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ZF4/69

七九・經部・禮類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　考工記析疑四卷　〔清〕方　苞撰……一
周官辨一卷　〔清〕方　苞撰……四一五
周禮質疑五卷　〔清〕劉青芝撰……四三九
周禮古義一卷　〔清〕惠　棟撰……四九一
畏齋周禮客難八卷　〔清〕龔元玠撰……五〇七
石谿讀周官六卷　〔清〕官獻瑤撰……五五五

望溪講授

周官析疑

抗希堂藏板

序

周官為群儒所疑幾二千年雖程朱篤信而無以解衆心之蔽以其中悖天理而逆人情者實有數端也望溪方先生讀王莽傳忽悟皆莽之亂政而劉歆增竄聖經為之端兆以惑愚衆每事摘發為總辨十篇然後何休

歐陽修胡氏父子凡訾議周官者無所開其喙予與先生供事

蒙養齋徐公蝶園及二三君子公事畢輒就先生叩所疑每舉一條先生必貫穿全經比類以明其義且謂漢唐以來一王之興其治教之大者必有數端與周官暗合厥後癈弛其合

焉者變更略畫而國遂無以立又古者邦畿千里縣量之地以分都家鄉遂公邑天子使吏治之者尚不及後世一大州支郡上下相親故委曲綿密之政可行後世遥制四海官如傳舍而柄操於胥吏法愈詳民之受病愈深其勢終有所窮而國必為之敝

予輩之豁肰心開與二三君子勸先生筆之於書五官之說凡三十六卷康熙辛丑陳公滄洲爲刻天地二官雍正辛亥朱公可亭刻春夏二官而未終及先生歸里周君力堂程君夔州嗣事而終焉合考工記凡四十卷後之學者讀四書畢即宜殫心於此讀經之瀍治政之方皆可以得其門逕矣

乾隆八年秋七月混同顧琮撰

周官析疑序

[illegible]能卓然出特見辨前人之僞解[illegible][illegible]先聖制作之精意自心心相印得其切要有所[illegible]損之益之皆合於道而不相悖周禮一[illegible]王道在是乃數千年來從未有善用之者假而用之有若新莽輕而用之有若蘇綽誤而用之有若王安石悬豈時殊勢異泥於古者終難行於後與蓋道統開自堯舜禹湯文武遞傳而至周公周公道德有於身運用之以輔成王而作周禮吾儒誠正修齊治平之學皆備後世不遡其道高德厚之心源而徒泥書中布置之粗迹思以易俗移風甚至矯拂人情而不顧毋惑乎用之而禍敗相隨屬也夫周禮廣大精微書中之粗迹類皆末世所增入固作僞而滋惑者也惟有人焉實指其僞而力辨之以解後人之惑斯可由偏布精寄中推聖人之用意深切處而篤信爲建太平之基本然苟非讀書功深卓然出一已之特見鮮有能別黑白而定一尊者若望溪先生是編可謂讀書功深卓然出一已之特見者矣余嘗謂漢儒注經博而流於雜宋儒解經約而探其原康成尊奉子駁句解字析惟務徵引以實之其於制作之心源未嘗默契而神會程張朱三子則直遡道德之統宗而明其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一博一約得失昭然先生讀書由博歸約宜其與程張朱之議論相合也且先生所辨有更補先儒所未及者昔人言周禮有闕文省文互見之異陳止齋則謂鄭注之誤有三今先生卓然自出特見論歆則証以公孫祿班史安石新法罪由康成而治經當求實用旨皆的當不易夫豈呫嗶末學一知半解所能仰企萬一者哉辨前人之僞解後人之惑謂周禮因先生而明可也雖然周禮法天地而明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蓋以天德而發王道今得是編余知爲政者有所持循鑒新莽蘇綽安石之失而善用之將庶政和萬國寧再見成周太平之雅化者於是乎在矣

海寧陳世倌撰

周官析疑序

王荆公謂周禮半爲理財之書今觀廛人質人泉府門關之絘布廛布總布巡考犯禁之舉罰不售之斂稱貸之息非即熙寧坊場白地房廊市例免行均輸之苛薄乎山虞澤虞迹人林麓川衡物物而厲禁之角人羽人掌葛掌炭之職纖介無不取之者不深究其所以然則與孟子所言文王之治岐相謬戾然張子二程子深非荆公之新法而於周禮則尊信而述之朱子謂非聖人不能作西山

眞氏極言其廣大精微必有周公之心乃能行有周公之學乃能言概指爲矯詐而訾棄之此林碩何休之妄與新義之瀆亂等耳善乎望溪先生之論曰周官萬世無弊之良法也世人所疑議乃王莽劉歆所增竄而鄭康成舛據漢法莽事以詁周官故介甫又用之以禍宋也自漢河間獻王獻周官五篇武帝藏之秘府諸儒莫之覩也故歆承莽旨得肆意竄入以自蓋按先儒亦有疑爲劉歆之書者而未若望溪灼見其孰爲歆所增竄而於班

史所載莽事具得其徵也其總論十篇大義既以章徹又逐節爬梳以析其疑經緯條貫一歸於正且探其根源使周公運用天理之實介甫撫拾傅會以求逞其私計之情昭然其不可掩焉夫金雜於沙玉淆於石旣簡別而存其眞又從而陶鑄之琢磨之於是金之光玉之潤有目者共識周禮雖列學經而學士能通其讀者蓋寡自是編出而後大典精義炳若日星明經之功顧不巨歟觀是編者當知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六典之周浹

莫非天理之流行果能隨處體認而近反之身心日用之間於以飭躬淑性求志達道皆於是乎有賴焉豈徒信古傳述已哉

雍正十年秋八月高安朱軾撰

周官析疑目錄

天官
卷一至卷七
地官
卷八至卷十五
春官
卷十六至卷二十四
夏官
卷二十五至卷三十

秋官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
冬官考工記
卷一至卷四

周官析疑卷之一

海寧陳秉之
高安朱可亭同訂　桐城方苞著
臨桂陳榕門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乃正位之事非體國也王城面九里畿內面五百里近郊遠郊甸稍縣畺

之地各有所任人有所宜事取其便皆量國中之體勢以定野外之經制五等之國以次而殺則其野外都邑郊關溝涂大小遠近必與相稱舊說似誤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元后作民君師所以爲之極也君奭篇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公卿師保萬民亦所以爲之極也全經之義盡括於此故六官之首並揭之俾守典者識焉辨方以正位體國以經野設官以分職皆所以安民生定民志而使導

王之道故曰以爲民極也　朱子以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辨書傳以極爲中之訛說以周官其義益明蓋以爲民極不可訓以爲民中也必兼至極與標準然後以爲民極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逐字皆得實義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合教禮政刑事而成治治之使各得其分謂之均均者上下尊卑貧富遠邇各得其平也詩人

刺秉鈞之不善一言以蔽之曰不平其心故相臣佐王平天下自平其政始而平其政自平其心始　六官正與師之外司旅凡六十人府史及胥之數半之而所掌不過藏官契贊官書治官敘凡政事皆官治之而吏不得與聞焉至徒則傳官令以徵令吏之事亦不得與聞焉所以姦弊不作而實德及民也後世小州縣書役差役之正副必數十人徒數十百人官安能徧察民何由自直哉　六卿官中府史及胥僅三十二人必各有所長者也故八統七曰達吏疑諸職中下士鄉遂公邑之中士必於是取焉徒之中有傑出者不可以賛書亦可以守藏治敘蓋古者農工商之子亦嘗與於閭里塾門之教也鄉遂之吏無府史胥徒以比長里宰之倫胥下士者即以農夫之淳實者爲之其行能果有可任自當以漸而升蓋聖人立賢無方始則無一人之不教終則無一行一藝一才之或遺也

治官之屬

李光坡曰典命大夫同四命而此分爲中下蓋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而爵則有高下耳

典命職公之卿三命掌客職士視諸侯之卿禮注言士以三命而下爲差似據此

宮正

凡命官曰正者總其政也曰司者察其事也曰典者守其法也曰職者主其業也曰掌者專其任也曰師者訓其徒也曰氏者世其官也曰人者稱其材也其餘如宮伯膳夫山虞林衡之類則各因其職事以起義

庖人

古民茹毛飲血包犧氏始火食爲毛炮庖之義宜取於此若包則茅匭橘柚皆有是名注義似偏

酒人

酒漿籩醢醯鹽冪七職皆出入王宮故以奄奚爲之以給世婦廟中之役故酒人用奄

注引漢法於女及奚皆曰女奴非也爲盛齊酒籩豆之實以事天地宗廟不宜用罪人秋官

司厲惟盜賊之女子謂之奴入于舂槀則女奴不供他職而他職之女奚不得爲奴明矣女酒及奚凡三百三十人舂槀事技繁重而女舂抌止二人奚五人女槀十有六人奚四十人蓋給役者司厲所入女奴而女舂女槀及其奚特監視教導之耳二職不列女奴及其數者以司厲職有明文且以罪入數不可定也

獸人

李光坡曰獸人與甸師相次以掌罟田獸之害稼者其徒四十人蓋所掌惟罟耕田之獸而識甸罟獸之法亦此職布之

凌人

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故連類在此

醢人

有籩人而無豆人者籩實果穀魚鹽餌餈皆易成故統於一官豆實醢物醯物雜而難成非一官所能共而豆實又不盡於醢醯之物也鹽亦籩實而別列一職者共百事之鹽籩實其一耳

籩人女奚少以棗栗之屬皆乾物也醢人醯人女奚倍之以菹醢之屬皆濡物製作事繁

鹽人

山澤林鹽爲國之寶民賴以生養也周公於山林川澤皆官爲之守而時頒於民然猶取其骨物羽物草貢葛征以當邦賦惟鹽則無守無頒無賦而聽民自取何也官守而時頒恐貧民生爭且竭取耳鹽則日食而外多取無所用之聽民自取而無賦則商賈雖爲阜通而不得專之

以要厚利聖人體民之忠處物之當如此

內府

司會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職歲掌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小行人適四方所至之國有事故則令賻補賙委犒禬慶賀哀弔則藏貨賄之府自郊野縣都至畿外隨地而有之內府所掌獨待邦中之用者耳謂之內者乃對邦國郊野縣都而言非對掌邦布之外府而爲內也

司會

諸儒謂大府下大夫而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屬非也大府之屬玉府內府外府以及官府都鄙之吏皆主守藏者用財之式法則司會鈎考之故司書職歲職幣皆屬司會而職內亦屬焉知所入然後可量以爲出也司裘掌皮亦以類而相從其出用之數亦待考於司會也大府所掌惟貨財之守藏則以下大夫領之足矣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掌九貢九賦九式九功之法以均節財用凡冢宰所布之治皆考焉於內則逆羣吏之治於外則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凡王及冢宰所以馭百官者皆與議焉其爵與小宰並而職事繁重轉過於小宰故特設下大夫四人以佐之正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不得不然者羣儒乃以私意隱度謂欲其權足以制大府然後鈎考糾察之勢得行謬矣

職歲

不曰職出而曰職歲者歲有豐凶所出一以歲

爲準而不得過也

內小臣

古者天子日視朝公卿大夫士皆得進見言事內小臣羣奄之長所掌者不過陰事陰令耳東漢末造天子不時見公卿大夫宦者口銜天憲勢傾朝野沿至於唐則天子之廢立由之死生聽之然後知周公之典百世不可易也

閽人

內則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穀梁傳亦云閽寺人

也此列序羣奄不宜獨爲墨者墨者所守蓋城郭官府館舍倉庾廐車之門王宫五門六服群辟會朝公卿百官所出入不宜使黥者守之注誤

寺人

諸職稱奄言其精氣之閉藏而已惟王之正內謂之寺人言能侍御於王必其才行之出類者也至內小臣稱士則非有士行者不足以充之

王之正內五人

不曰后之內寢而曰王之正內婦人所居必繫於夫以爲名猶內宰職不曰后宫而曰王之北宫也后寢設寺人而王寢無之何也王之路寢與公卿聽政即退適燕寢而晝以訪問夕以修令侍御僕從皆在焉惟夜以安身然後嬪婦敘御耳宫人掌寢中供具內小臣掌陰事寺人掌內人及女宫之戒令相道其出入則嬪婦入御女宫隨而聽事具在其中矣自朝及夕侍王者皆士大夫夜事則內小臣寺人當直者遞代而掌之故員無別設耳

內豎倍寺人之數

寺人五而豎倍之者正內日近王后職事親要刑餘之人善良者不多覩故取童稚之純一者備焉　奄人通內外之令領女奚之屬其事有斷不可缺者然考周官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其餘司服用者通天地二官四十五人數既甚少而爵以士者又不過四人其上有內宰宫正小宰太宰層累而督察之則亦安能爲國患哉

或謂刑人不宜近嬪御亦非也士大夫始有過行重自懲艾而終爲善良者多矣爲奄者不過四十五人其近王后者不過九人則必能補前行之惡者也

九嬪

疏引鄭氏檀弓注無稽之說也帝嚳四妃不過約畧詩所稱姜嫄有娀史記所稱娵訾氏陳鋒氏之女而云然不知娵訾氏乃帝摯之母陳鋒有邰有娀實生堯與稷契故有傳於後當時嬪

御未必止此四人也夏殷周以三遞增絶無徵據而由其說則流弊無窮好博而不能折衷於義理程朱所深病於漢儒皆此類也

世婦

鄭康成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注本確不可易其引昏義以證世婦女御之數及家語當夕之說宋以後諸儒紛然排擊皆於理有未達也天子法天凡事皆以十二為度故有三夫人九嬪魯伯姬歸於宋三國來媵春秋特書以為非禮

則天子宜備十二之數明矣三夫人雖不見於經而酒正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漿人又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夫人明矣此猶三公不見於經而其朝位則見於小司寇朝士射位則見於射人冢宰大司徒所供大祀止見五帝而昊天上帝則見于宗伯職及司裘耳益惟九嬪如九卿之不可缺三夫人則有其德乃備其位猶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世婦則有子而可以為王繼世者其無子而賢德出衆者或附焉女御則良家子賤姓于王宮王所幸御乃有其位故其數皆不可定也至王所未御必有限年出嫁之制而今不可考矣

古者內官九御自夫人嬪婦以下皆贊王后舉內治以共祭祀賓客之事以獻繭桑種稑織文組就之功以治王族嘉好合食內宗三月之教以備喪祭弔唁之禮亦如庶司百職之不可缺也群儒乃力排昏義並疑周官曲禮謂王宮嬪御不宜若是之多蓋以私意淺見妄議聖人運

用天理之書不知苟無王心無主而以欲敗度則惑溺專妬卽一二人亦足以亂王躬而亂百度果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則九嬪世婦女御之備官不過恪共內職以廣世嗣而已周公建官自王宮嬪婦以及奄寺暱近之人膳服瑣細之事皆屬于冢宰正以暱近則儇媚易生瑣細則宴私易逞故董之以師保務使禮度修明君心順正小無所忽大不可踰乃正心誠意之根源與道致治之樞紐也夫人九嬪世婦女御宜

皆有供使令者而不見於天官春官宮卿之屬每宮之女府女史女奚是也

內司服

此職及縫人女御即取諸列職世婦下者羣備以序奄下遂疑非王之內人不知二職所領多外事故首奄如非內人則當曰女宮

縫人

女御之下別列女工則爲內人明矣

染人

婦人每易驕侈以物采相耀故婦官染采並屬冢宰則後宮服飾不得競於華靡

夏采

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修身齊家而其原又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蓋必如此而後表裡無隔細大畢貫冢宰之屬驟覲之若紛雜瑣細而究其所以設官之意則天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統焉所以爲師保之任而非五官之比也至於格物致知之學則師氏保氏導養有素而隨事而究察焉者皆是也

周官析疑卷之二

湘潭陳滄洲
高安朱可亭同訂　桐城方苞著
臨桂陳榕門

大宰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邦國則舉其大綱故曰經萬民則詳其節目故曰紀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惟治教二官曰官府何也凡府之藏官掌者無所用治教即春夏二官有禮樂兵戎之成器而守藏甚易出入無私惟天地二官之府則九賦九貢之粟米貨賄百物良兵良器皆入焉故府與官並舉聽計考治廢置誅賞所以治官也曰成月要參互鉤稽所以治府也明其治教謹其禮俗所以教官也辨其苦良宜其燥濕時其發斂易其陳新所以教府也昔程子言春秋之文一字易則義必異治周官者亦當以此求之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師田之禮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習威儀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曰正百官四卯出甲更番征役故曰均萬民　司士正朝位詔爵祿亦所以正百官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備物致用治教禮政刑之事皆資焉故曰事典任者屬之事以盡其力也獨於冬官言任者水土之政尤勞且繁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官刑兼輕重而言司寇職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舜典鞭作官刑官府之常刑也其有極惡大罪則亦不免於刑殺內史六曰殺掌四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記曰刑不上大夫乃賈誼所謂體貌大臣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類耳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以分之所守言則曰官職以事之所服言則曰

官常其實一也上分職以授下故曰辨下服常
以報上故曰聽官府八成有一定條格故曰經
七事之法有施舍治訟故曰正聯與常獨曰官
治主於聚其人也餘皆曰邦治主于舉其事也

以八則治都鄙

都鄙記所謂內諸侯祿也與鄉遂公邑純用王
朝之制出封純用侯國之制者不同故別以八
則治之治分於外權操於內所謂馭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吏即服官者若府史之屬則其長所自辟除非
王朝廢置所及也法則者示以職之所守故曰
官廢置者聚其人之所堪故曰吏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私邑之用王朝之供各有定分而又時其歲之
豐凶事之繁簡是都鄙之用皆王朝所制也故
曰以馭其用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都鄙刑賞其長得自專恐妄作威福故其獄訟
必上於國則知賞亦不得專行雖假以威福之
柄而仍操之自上故曰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禮天子諸侯有四時之田大夫士皆得從君以
田故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此經田
役以馭衆乃天子田而縣師受法于司馬以起
都鄙之衆非都鄙之主得私自田獵也賈疏乃
云卿大夫得田王氏詳說又云惟天子之大夫

得田不知從君以田雖士庶亦可若私田諸侯
之大夫固不可天子之大夫庸獨可乎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爵祿廢置生殺予奪皆天理之自然也然以天
下之大柄而操於一人非上聖至仁豈能一一
各應其則及其變也則有不宜貴而貴不宜富
而富不宜廢而廢不宜置而置不宜予而予不
宜奪而奪者矣又其甚也且有不宜生而生不
宜殺而殺者矣所以然者情僞百出耳目易欺

人主一心豈能偏察自非公正無私能好能惡之相臣隨事隨時竭誠盡慮以告其君鮮不牽於私意蔽於僉壬而冥行倒置者漢唐以下非無勵精求治欲謹其操柄之賢君而不能比隆於三代以詔之者無伊傳周召之相臣耳此振古治道升降之分界也

二曰祿以馭其富

如宮正之會稍食宮伯之行秩敘雖微而必察也

三曰予以馭其幸

於爵祿後即繼以馭幸者人君於所親幸而濫以爵祿最亂政之大者故先之

四曰置以馭其行

人之性資剛柔敏鈍各有所稟官之職業文武劇易各有所宜故必知其行然後置之各當其任自始仕者論定而後官以至三宅三俊克出繹之而後俾乂皆率是道也如用違其才則雖賢而官或不治故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乃文武立政之根源周公本之以建六典者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

春秋傳曰淫而無罰福也故有罪而赦宥可以謂之福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馭羣臣猶有慶賞刑威之法而所以馭萬民者不過以忠厚禮讓爲先且一一實體於王躬而不專以布教敷言求喻於衆志蓋民弱而不可

虐愚而不可欺苟非至誠動物以善養人而覬求所以馭之之道鮮有能喻諸民而服從其教令者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先王顧畏於民碞惟務正其本統以漸摩而陰化之然是八者亦非上聖至仁未能自然而各盡其道故並使冢宰隨時隨事而詔王焉

七曰達吏

府史胥徒有才行特出於衆者則達之使爲士官也

以九職任萬民

天之生人無少壯男女有是身則有所居之分位有是分位則有所治之事業故名曰職盈天地之間有一無職之人有一不守其職之人則有家有國者必陰受其病故王公身任天職必使萬民舍九職無以託其身而君臣相與盡志於治教政刑禮事以董正之而使無廢職焉

一曰三農生九穀

此主以九職任民以上中下之農言之則可以

包五地以山澤平地言之則不可以包三農且卑山澤未有反遺邱陵墳衍者果爾則經文當曰五地生九穀矣周官於山澤之農所徵惟骨物羽物葛徵草貢以當邦賦正以除去平地原隰邱陵之可耕者卽原也墳衍之可耕者卽隰也則山澤之農甚少耳先鄭後鄭說俱未安

二曰園圃毓草木

易氏祓謂園圃虞衡卽三農中無田可受及受田而有餘力者爲之非也山澤之耕地無多故卽使耕者守其材物所謂山農澤農也園圃則地之宜草木而不宜百穀或華離而不可井溝者故別爲一職若沃衍井地之民雖有餘力豈能遠離鄉州以守山澤或近舍廬井而別開園圃乎不過於同井比邑受餘夫之田耳至于無田可受末世豪強兼幷土滿人聚之區則有之先王之世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利均而難專民散而不滿安有是哉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虞衡之職主長養山澤之材與及時出而用之曰作則兼此二義飭材之事盡於飭與化絲枲之事盡於化與治一言而盡萬物之理是謂聖人之文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載師職有牧田而牧地不見於經此與藪並列蓋牧地也地有宜于牧而不宜于田者故小司徒井牧其田野隨地皆有之而王朝之牧田必以任遠郊之地蓋四郊賓客所會所用畜物爲

多鳥獸有宜于藪澤而不宜于平土者四郊地狹賓祭用繁故兼養于藪待其成而近輸于牧然後甸稍縣都之地宜于牧者其附近農民及公有司都家得受牧焉此王政所以即人之心而盡物之理也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不曰女婦而曰嬪婦非有夫之婦雖織績而不責以布帛之貢也八材曰飭引以繩墨式以模範也絲枲曰治湅椎煮練以達其性也皆變其

本質而後利於民用故同曰化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古無奴婢子弟事父兄弟子事先生屬吏事長官所謂臣妾公家及士大夫之家始有之春秋傳人有十等皁臣輿僕臣臺之類則臣也士大夫之內御者公家之女奴則妾也無事時皆使聚斂疏材以自饒益故雖列九職而無賦貢與閒民同農工之家則聚斂疏材者即其親屬耳

世儒或以周官理財過於詳密疑非聖人之法非也財之盈絀係天下安危故易大傳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但後世所謂理財者惟計民之供及國之用與聖人所以理財者異耳蓋財之源在於生之為之而不可一聽於民也財之流在於食之用之而不可一委於吏也觀九職之任民至於聚斂疏材遂師之巡稼穡而救時事至于移用其民鄰長之趨耕耨拚稽女功所以導民於生之為之者視民之自謀而尤悉矣失財用物考於宰夫振掌事者之餘財歸於

職幣宮中之稍食宮正均之周廬之月秩宮伯制之所以察吏而防食用之浮冒者周矣禮俗之則頒於冢宰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辨於小司徒所以防民而謹食用之靡耗者備矣是乃生財之大道所以天災不能困而民患無由興也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職之事事以人力成者則目其人三農商賈百工嬪婦臣妾閒民是也主於地宜可輔以人

力則舉其地園圃藪牧是也惟山澤之材生於天成於地無所用人力不過使其地之人守之耳而長而儆之節而用之法禁操柄一稟於有司故獨以官名

三曰邦甸之賦

不曰六鄉而曰四郊者六鄉之外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四郊也不曰六遂而曰邦甸者六遂之外皆爲公邑也

六曰邦都之賦

都家各有貢司徒職制地貢而頒職事是也

七曰關市之賦

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之政或以九賦及關市證周官爲僞非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則市有賦矣春秋傳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則遠關有常賦矣

九曰幣餘之賦

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則農即以穀爲貢餘七者即以所貢之物爲賦明矣此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即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即虞衡之貢也園圃藪牧即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即邦郊甸稍縣都山澤關市之人以九職制九賦以九賦待九式貢物之外別無

所謂賦其義甚明康成乃謂口率出泉鄭氏伯謙又謂即百畝私田制賦皆未詳考經文故也九賦不言鄉遂何也鄉遂之賦見於經者甚詳故舉四郊以包宅田至牧田則六鄉不待言矣舉邦甸以包公邑則六遂不待言矣

以九式均節財用

大府九賦各有所待用之多少必與賦相稱所以節之也職內斂其財以待邦之移用所以均之也用二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尤均節

之大者九式無軍旅蓋甲出邱甸無養兵之費有事則遺人致道路之委積出畿則侯國供其資糧此古者所以薄取於民而財不匱也　古之師行未有用餽餉者齊桓東伐主魯西伐主衛傳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當時所過雖以為苦而齊師歲出力常沛乎有餘實由於此若王師之出則山澤閒田之所入方伯連帥之所共其儲偫必有素矣　李鍾僑曰九式皆有常制者惟軍旅之用無常故不頒為式

六曰幣帛之式

註以幣帛為贈勞賓客者贈勞幣帛於賓客中該之矣此蓋謂給作幣帛之費也祭祀禮神喪荒賵委皆用幣帛非止贈勞也

八曰匪頒之式

王氏應電以匪頒為百官之正祿非也九式以待公事頒祿無與焉蓋古者命士以上皆有田祿卽鄉遂中下士亦止倍增其田以為祿所謂匪頒乃因事而特頒者如冢宰之賞群吏及有勞績而非武功不得受田于司勳小則饒以泉布大則頒以粟米以非正祿故謂之匪頒耳

九曰好用之式

匪頒慶賜徧於羣臣者好用則王及冢宰加勞所偶及者　或謂臣民食用之式亦宜大宰頒之蓋統於九式非也九式國用也故大宰掌之大司徒主教民故以儀辨等以度教節而小司徒掌飲食喪紀之禁令州長以下歲時月吉讀法以申警之黨正所教尤詳大宰無庸更頒其式

一曰祀貢

先鄭以祀貢為犧牲蓋據月令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而言不知是乃不韋欲制為秦法者古無是也其諸庖人所共之好羞與

二曰器貢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九賦九功不宜有兵與成器必貢物也春秋傳桃弧棘矢以禦王事又尊以魯壺所謂器貢乃此

類耳
四曰幣貢
王氏應電謂幣貢與服貢相類故大行人無幣貢非也朝覲聘頫皆有幣無爲更列入貢物
九曰物貢
邦國獨致貢以粟米皆取於甸服所以用利而民不勞也大行人六服因朝而貢物各有定此則每歲常貢以當其田賦所宜上共者楚於周當在要服而包茅祀貢也桃弧棘矢器貢也則

各以國之所有而物非一類可知矣。諸侯當朝覲之歲則貢物宜親將之而不復遣大夫入貢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獨言繫邦國之民者畿內都家不世國邑其民皆天子之民也外諸侯則得私其民矣故九兩首列牧長以示牧長雖尊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儒以下等耳
二曰長以貴得民
長者一官之尹及鄉遂州長縣正皆得自辟屬吏者也閭胥比長及府史之類故曰以貴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
主者卿大夫之家有采地而畜徒隸者地非所專食其土利而已故曰以利得民
九曰藪以富得民
山林川澤皆有民而獨舉藪者財物衆而聚民多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正月之吉康成以爲朔日非也正月朔日王及公卿百官告朔於祖廟然後臨朝而視朔六官之長又於是日和布六典於邦國都鄙鄉大夫即六卿也又於是日受教法於司徒而頒之於其鄉吏州長又於是日屬州民而讀法黨正亦如之族師亦如之官吏士民不能以一身而趨事於兩地也況曆累以至於四三乎考之尚書曰月正元日又曰正月朔旦皆特著其爲朔至正月上日則變文以示其爲上旬之吉日矣詩曰吉日惟戊又曰吉日庚午又曰二月初吉是凡言吉者乃取其辰之良而不拘爲何日也無定日則皆得擇吉以展事而無所牽制矣朱子註論語以吉月爲月朔亦承康成之誤也孔子致仕後無爲每朔必朝以自同於當官者蓋遇君有吉事如冠婚世子生之類則朝服以慶賀

耳其稱吉月謂君有吉事之月而不定其爲何日也如曰月吉則似每月必擇吉日而朝矣

大宰職不條列所以治邦國者以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天子所以治諸侯與諸侯所以自治其臣民者皆具於是矣布治於邦國即以典法則柄統職式貢兩頒之也　曰象者非惟書其事且揭其圖使觀者易辨也不曰治法之象而曰治象之法者曰治法之象則似專縣其象曰治象之法則知並書其法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典法則之建舊矣而每歲必施焉即上經所謂和而布之者也牧公侯伯子男守土以牧民者監方伯連帥相監臨者五大夫貳三卿者各一其二則小宗人小司寇也見於春秋傳者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宗人則夏父弗忌釁夏嘗爲之司寇則臧紇嘗爲之其不言小僭也冢宰職專任重常以上卿兼攝而不別設大夫故魯人稱季氏爲冢卿○左傳從當時僭稱不言小史記

承誤謂孔子由司空為大司寇莫辨其非晉鄭至具六卿僭亂之極也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於都鄙曰設其伍而不言傅以大夫卑不得立兩卿則無所附屬又或公卿所設五大夫各共其職而不屬於兩卿也

八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官成已具於八法而復特舉之非特舉則似言官中之成法而不知乃小宰之八成以待萬民之治者也八成中政役師田閭里取予出入必就考於司會司書內外諸府祿位則冢宰實詔王以馭羣臣即稱責質劑地有司治之而司書之版圖傳別必以閭里徵所謂地傳也為內宰之市政亦兼統焉禮賓已具於八統而復特舉之非特舉則疑為宗伯行人之所專也賓客之戒具小宰掌之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宰夫掌之即鄉遂賓興射飲用財之計必考於司會五官之司旅各供其

事而治官之屬實執其總不於太宰職舉之則無本統矣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冢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四時迎氣之祀且涖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知然者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首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司服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參伍其文則其義顯然矣　司士職孤卿特揖而不言三公與此經不言昊天上帝義同　易大傳帝出乎震則四時迎氣各祭其方之帝固有此義屈原九章令五帝以折中戒六神與嚮服則祭五帝而以六佐配之秦以前固有其制非呂氏月令之臆說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日必卜何也案司服職雖羣小祀王必親之若有一定之期則四時迎氣享先王先公四望山川社稷五祀無月無之設王有疾或周親之喪

不能涖事者必多矣。惟卜、然後可於王躬安豫之日。而擇其吉也。宗廟之祭、本無定期、惟可時設王躬有疾、或旁期之喪、未可與迎氣當卜於氣至之前十日祭必計日而卜之、雖過旬可也、然則冢宰宗伯之攝位何也、羣小祀也、若王巡狩征伐、則雖大祀亦攝、禮不可廢也、或疑月令四時迎氣、必於始至之日、然不韋所述、未可據以破周禮、至曲禮云大饗不問卜、正可與此經相證、蓋曰不饒富。則爲圜丘方澤之祀明矣。冬夏日至、大司樂有明文、故卜日自祀五帝始也○或疑天子

諸侯絶期、疾則可使人攝、卜以求吉、不爲備喪疾非也、喪三年不祭、蓋以哀心時感、則難致其誠一。以交於神明。古者天子雖絶旁期、而於五服內喪、皆爲之變素服、居外、不舉不聽樂、如其倫之喪、所以絶期者。正爲凶服不可以祭。惟絶之然後可俟殯斂之畢、而卜祭耳。大夫當祭聞齊衰大功之喪皆廢、天子諸侯、獨非人情乎、疾必淹久、乃使人攝、若暫疾、自當俟其間、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審此則知卜吉乃義之一端、

而大指則恐喪疾不能躬親、以致其慤敬矣、

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

下文及祀之日、則此不得爲正祭之納亨、注疏似未安、詳見大司寇職、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祀大神、如朝日夕月之類、祀大示、則大社也、注以大神示爲天地、是別有五帝之祭、列於天地之上矣、蓋上帝之尊。非羣祀可匹。故特言之而

後以大神大示並列焉。大司徒職祀五帝、下卽繼以享先王、則中包天地以下諸神示之祀益明矣　疏謂天地亦應有質几、非也、几以依神。天地不祼。不可以人道求也。況設几乎。又謂無彝尊亦非也、天地雖無祼、而旣有爵、安得無彝尊、蓋卣以爵陳、亦猶黍稷之簋敦耳、疏謂酌以獻尸、則誤矣、

人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朝覲者少、則冢宰不與小宰職凡賓客贊受幣

受爵之事是也○會同必於國外以諸侯衆至其車馬旂旗次案朝內不足以容也王氏應電謂諸侯朝覲及免喪皆以己事入見故受之於朝廟會則天子以事而召諸侯同則天子不巡狩故於王城之外或於諸侯之國以示往見之意非也以事屬諸侯或不能巡狩而出國出畿以就之則與春秋傳所載天王下勞晉侯同大悖於君臣之義矣又云在外則禮畧費省亦非也饗食饔積豈可缺省饔積則各致於其館饗

食則以四方分日而徧邦國禮雖亡以事理推之可知其謬

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

不曰大軍旅而曰作大事者大封大役大寇大烖亦當戒於百官而贊王命也　命辭雖內史爲之而太宰始必佐王定謀中必佐王斟酌及戒之時又佐王申警也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覆出冢宰見不復决於王也如曰凡邦之小治聽之雖謂仍復於王可也春秋傳趙武欲一獻曰武請於冢宰矣以得專賓客之小治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正其治者正其所當爲之事也○聽其致事者聽其所已爲之事也廢退不職者置仍使居職任事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誅有以刑辟言者司烜職邦若屋誅則爲明竁

是也有以詰責言者八柄誅以馭其過是也此即馭其過之誅蓋羣吏之不職者每歲之終已廢之矣至三歲大計任職而有過差者則詰責之有功止於賞者古者能其職則終守焉非大材德不得驟進而居公卿之位故惟加爵命厚祿賜以爲勸也廢置之權重故必以告王誅責之事微專之可也

小宰

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王宮之政令宮中之事也凡宮之糾禁則事在宮外而關涉於宮中者如王后世子夫人世婦之弔事則有蹕衛儀法內外宗春官世婦下及女奚之出入於王宮則有班次期會皆有糾禁所治不止后宮也曰王宮則后宮兼之矣正歲以宮刑憲禁於王宮是也宮刑使大宰之貳掌之則雖天子不得私喜怒而妃妾驕恣虐下之患不禁而自弭矣○冬官亡小司馬闕四官之貳皆專掌一事爲正所不兼故首列之小宰之

宮刑小司徒之教法小宗伯之神位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是也刑典教典皆太宰所建而小宰小司徒復建之者每歲正月和布治教則宮刑教法亦得與太宰大司徒共審定也小宗伯之神位亦曰建者祖廟而外所增有繼世之宗兄弟嗣立所奉有同宮之主壇兆或有遷移社稷或有變置以至會同軍旅田役禍災之禱祠則爲位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皆因時而特建者六典八法八則之建於太宰舊矣而每歲復施焉即此意也惟小司寇不言建蓋外朝之位敘進而問之儀一定不移無所爲建耳太史通古今明天道達人事故與太宰同建六典舍此無言建者矣康成以建爲明布告之蓋未達於此小宰所以建宮刑者以治王宮之政令而習察其情事也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大宰職賦先於貢者論政教之次第由內而達

外也此貢先於賦者綜財用之大凡舉遠以及近也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

周官羣吏有以府史胥徒言者小司寇外朝之位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是也有言士以下者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是也有兼大夫以上者司會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是也大府及地官之州長遂師司市司門廩人亦當致計於司會冢宰三歲

大計羣吏之治則并兼六官之貳司會職則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六服之孤卿咸聽焉則六官之貳可知至此職則三公六
卿並在其中觀下經以敘正其位可見春秋傳
王使委之三吏正謂三公
一日以敘正其位
正貳司旅之位尊卑顯然似無所用其正而大
敘首列之宰夫正位並上及於王蓋必朝位先
正而後可以敘進其治也其中或以三公兼六
卿則以六官爲叙若顧命畢公之班在四毛公

之班居末之類是也他如鄉遂之吏與王朝士
大夫爵同而班必異三等之國其卿大夫之班
參錯不齊尤不可不正也
三日以敘作其事
所謂作者如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田役或留治
官中之事或作以從王以敘然後勞逸均而無
爭競退諉之弊
五日以敘受其會
或謂會兼政事非也會雖有以治狀言者而此

所言則專指財用以政事之功狀即上經所謂
進其治也
六日以敘聽其情
情或身家之私或職業功緒有當以情白於上
者注爭訟之辭未安
一日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
天官之屬教禮政刑事五典之綱維無不統焉
王畿侯國六服四裔之政令無不行焉其切於
王身者獨起居游燕飲食衣服左右暬御之事

耳劉氏彝項氏安世乃謂天官六十皆王者所
用以自治偏而不舉矣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專達兼有長與無長者
一日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萬民何以均管子曰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
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以相過也是以民作一
而得均此周公精意寓於九職任民之中以爲
富教之基本者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皆原於

此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懐賓客

懐賓客宜列於禮職乃列於教職者朝覲會同聘頫之賓客則禮職和邦國之事該之矣此所謂懐者亦主於教也如諸侯歲所貢士及四方之商旅則使慕王朝風教之隆裔荒之貢使則使知中國禮義之美也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太宰所建之六典即小宰所辨之六職六典所

以治官府百官六職不覆列者以職即官府之所守也六職所謂節財用懐賓客事鬼神聚百物除盜賊生百物皆典之所該也故於典畧之而職則詳焉治典曰以經邦國以紀萬民職則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何也有經邦國之典奉職者守經而不失使各得其分願則邦國所以平也有紀萬民之典奉職者循紀而不遺使各致其力庸則萬民所以均也教典曰以安邦國以擾萬民職則曰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何也邦國式於教而安無異義也上之施教曰擾故於典言之民能服教則寧故於職言之政典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職則曰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何也平者輯大字小而無所私故於典言之服者建威銷萌而不敢犯故於職言之均者賦役有式畨代有常故於典言之正者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於職言之事典曰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何也邦國承其事而富無異義也生則著其所以生之理故於

典言之養則備其所以養之事故於職言之春秋二官典與職無異辭者禮有常經刑有彝叙邦國萬民守典奉職無異義也治職平邦國均萬民與政典同辭者政典就軍旅一事而言治職則兼禮教刑政而言也六典及六職皆不及都鄙者以邦國該之所以治官府萬民者邦國都鄙之所同也

二曰賓客之聯事

國語單子稱周之秩官敵國賓至司徒具徒司

馬陳、鄭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其餘闕尹門尹甸
人膳宰天官之屬也宗祝春官之屬也蓋六官
皆有聯事焉
六曰斂弛之聯事
六聯惟斂弛事不紛然、秖斂、地官之事也、而受
法於司書入於大府則天官亦有事焉征役之
施舍亦地官之事也而國政不及國子凡國之
政事諸子存游倅則夏官亦有事焉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必有爭有訴而後聽之、穀出不過藉無所用其
聽政謂諸職貢物也。如嬪婦百工有疾病圜圃
藪牧有耗敗商賈有折閱宜薄其征或免之故
必以比居爲證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以位爭者或聘頫饗燕三等之國卿大夫士位、
各有當或軍旅田役王朝之士與鄉遂公邑都
家之吏位次之高下不以爵列爲差以祿爭者
古者祿以田邑黜陟予奪行焉前後彼此相承

授久暫。多寡。或不能盡得其平也。
七日聽賣買以質劑
書契質劑傳別舊說皆相似而指不分明、以義
揆之書契官相授受難以抵冒泉府賒物者亦與其有司辨而授之無庸各執其一、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
之是也、他書言右契左契乃士庶人做而爲之非周官之書契質劑用於
賣買事無久羈各執其一可矣無庸保證若稱
貸則償或不時人有存沒苟無地傳變詐必滋
皆因事而爲之制爾

八日聽出入以要會
官府掌財用者皆有出有入其有爭辨則以要
會核正之取予以一物言出入以總數言○李
光坡曰取予如司徒散利遺人施惠官予之民
取之也出入如泉府賒物旅師春頒秋斂之類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
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官府上羣吏之治狀而小宰聽之斷以六計也、
羣吏之治皆以廉爲本者不廉則善與敬正

非眞而能與法辨適足以濟其惡然徒廉而無善能敬正法辨亦不足以臨民涖事故又以六者斷焉聽其財用之治狀則廉與貪不能掩矣聽其職業之治狀則善能敬正法辨之實可差別矣　王氏安石謂治弊曰弊與尚書丕蔽要囚春秋傳蔽罪邢侯不合又以廉爲察亦非也日聽則察在其中矣蓋聽斷乃所以察之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祭祀賓客軍旅三合田役喪荒爲七事朝覲會同即賓客之事不得別爲二故聯事以賓客該之六聯言賓客而不言朝覲會同此言朝覲會同而復言賓客何也賓客所該甚廣如小司徒職所謂賓客則諸侯之聘使也王燕羣臣鄉大夫州長興賢才皆賓客之事官之聯事細大畢舉故以賓客該之至小宰所令不過朝覲會同之戒具其他賓客之小治則有司以式法供之

不令於小宰故特出朝覲會同以示小宰所令賓客之戒具獨此四者猶祭祀之戒具小宰宰夫通掌之而太宰所掌獨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之戒具也施舍治訟之事紛非小宰所能徧也蓋亦令百官府治之聽之○大宰掌誓戒小宰有戒而無誓者惟大祭祀然後有誓大宰專之矣師田之誓則王及大司馬臨之荒札之誓則大司徒主之小宰不與焉賓禮役事則無所爲誓故惟掌其戒俾百官府警其事而已大宰掌具修小宰有具而無修者惟大祭祀郊壇寢廟及時必修治次祀小祀門行霤竈之類無所爲修至山川邱陵墳衍之兆各因其方賓客軍旅道路館宿之修各於其地非小宰所及也田役喪荒更無所爲修故惟掌其具俾百官府供其物而已　六官之典不出七事而小宰通掌之何也太宰所專掌乃王修身齊家之要進退百官之宜惟喪祭賓客之盛禮乃左右王躬而無暇及乎其餘故七事皆統於小宰也就一

事而言之則六官之長掌其大六官之貳掌其
小而亦有兼大者則佐其長也如大祭祀大宗
伯眡滌濯省牲鑊而小宗伯亦眡滌濯省牲鑊
大喪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而小司徒亦帥邦
役大軍旅大司徒治徒庶之政令而小司徒亦
帥衆庶是也有於大事中專司其一節者小宗
伯大祭祀逆齍大賓客受將幣之齎小司寇祀
五帝實鑊水大賓客前王是也有通掌其事而
不佐其長者小宰通掌七事之戒具是也六官

之考亦然宰夫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鄉
師大軍旅田役正治其徒役則佐長貳也鄉師
大祭祀羞牛牲大喪帥民而至肆師大祭祀大
喪涖筵几築鬻則專司其事也有通掌其事而
大小並舉者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小
行人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之類
是也其並舉小大而不稱凡何也宰夫所掌獨
小官之戒令不兼大官而治事則通大喪小行
人則大客小客其事各殊不得不別白之也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

曰凡祭祀者冡宰所贊玉幣爵之外餘祭祀皆
小宰贊也祼將則小宰通贊知然者大祭祀宗
伯涖玉鬯省具以示虔也凡祭祀小宗伯將瓚
祼奉器以待用也他職無及祼事者則贊王祼
者惟小宰明矣其不曰小祭祀者以贊祼兼大
祭祀又或冡宰以疾與喪不得與則大祭祀之
玉幣爵亦得攝贊故以凡祭祀該之　社稷有
祼以胙者人鬼也山川有祼以其守爲神也魯語

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左傳臺駘爲汾神四方有祼以勾芒祝融
五官各司其方也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曰凡賓客者大朝覲會同則受爵與幣皆冡宰
贊也不曰小賓客者以贊祼兼大賓客又冡宰
有故則大賓客之爵與幣亦得攝贊故以凡賓
客該之　王不得躬祭大宰大宗伯攝明著於
經而無六卿喪疾使人攝位之文蓋二卿既攝
王祭則所共祀事必各以其貳攝可知矣六卿各有

事無相攝之道故小司徒小宗伯小司寇所掌皆獨言
小祭祀小賓客而小宰職則曰凡祭祀凡賓客
明冢宰攝王或自有喪疾則小宰有時而兼攝
也舉例於小宰則五官之貳皆得以攝其正可
知矣小宗伯職既曰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
禮又曰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不獨祭
祀爲然可知矣肆師職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
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
宗伯之禮又以明正貳之事惟攷得攝官屬中

雖有位尊於攷而並於貳者而各有專司不得
舍其職事而相代也祭祀喪紀大宗伯或攝王
或攝后小宗伯二人設並有事故則大宗伯之
事亦不得不以肆師攝矣故特舉以見例明五
官皆然五官之攷皆下大夫四人正以並攝正貳猶有自共其職者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

冢宰縣治象之法於正月歲將終民方無事也
小宰帥羣吏觀治象之法於正歲歲更始吏將
有事也疏據此謂縣治象亦以正歲誤矣吏觀
法於官府不必於縣之日小司徒正歲令羣吏
考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則吏觀法
於官府明矣　諸官以歲時序事者皆先言正
月次言歲終末言正歲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
春秋傳曰在北陸而藏冰與凌人職正歲十有
二月令斬冰合則正歲爲夏之正月無疑矣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司寇掌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而不及宮刑
以宮刑小宰所特建也賈疏乃謂小宰得秋官

文書而表懸之誤矣　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
賦九式小宰皆執其貳以佐冢宰而八柄八統
九職九兩不與焉所專掌則邦之宮刑六叙六
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七事之法也蓋八柄八
統九職九兩所以持政教之樞紐盡萬物之性
命正天下之統紀乃天子之事而冢宰贊焉者
也邦之官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七
事之法乃冢宰所統而叔服詳焉者也以小宰
而上參四者則體不順以冢宰而下與八者則

日有不暇給矣

周官析疑卷之四

宰夫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治有以功狀言者小宰以敘進其治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是也有以職業言者宰夫敘羣吏之治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是也蓋職業者所當治之事功狀者所已治之迹故通以治言之先鄭謂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疏謂宰夫桓次敘太僕小臣御僕等使辨理此復逆之事皆非也宰夫所敘者羣吏之職事耳諸臣萬民之復逆王與冢宰聽斷之其事施行必下於羣吏故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其文與賓客之令相次則謂羣吏待其事而非宰夫主辨次敘復逆之事可知矣　諸臣舉復萬民舉逆互文也又諸臣復多逆少萬民復少逆多故各以多者言之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徵召其人也令使承其事也司書逆羣吏之徵令則所徵於民之財賄所令於民之役事也

八職與六屬六職事相類而别掌於宰夫何也
屬有定數職有經事所謂掌官成以治凡也於
每職中别異其事以分屬其人所謂掌官法以
治目也且八職下逮羣吏又小宰所不暇詳也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
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正與司同曰官法者法之定則正下於司以布
之法之行則司報於正以質之無二法也師則
掌已成之科條所以佐正之不逮而分其任也
旅則舉其常數而已
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或疑貢賦有經財無由長不知成周之貢賦出
於九職與後世異如一邱一甸草萊闢農功修
則公田之入必歲益矣虞衡得其職則材木珍
異必較豐矣園圃藪牧盡其力則果蓏羣畜必
日滋矣是以當官者有賞耳　此職及司會皆
掌百官府羣都縣鄙之財用而事各異司會乃
句考要會之文書此職則檢驗其財物也財物

之失或由疎忽故誅以警之會計抵冒則作姦
犯科或昏庸不足以任職故廢而易之劉氏彝
謂宰夫據司會所句考而得之誤矣　足用者
所用無冒濫而常充善物者所藏皆完好而無
敗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
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而宰夫復以式法掌
之者小宰所令特物所當供耳宰夫則並詳其
用財之多寡故曰式法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凡禮事謂賓客軍旅田役喪荒之事也祭祀則
兼掌其戒而六事則獨比其具者祭祀多王所
親涖也故小宰戒事而宰夫申之惟恐其不豫
也六事小宰戒之則承事者知庀矣財用之式
出於冢宰故供具必宰夫比之
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賓賜謂常禮外或有加賜聘禮所謂燕與羞俶
獻無常數春秋傳所謂厚其燕好是也如賓以

事故久留或主君所親敬則加賜必具殯牽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

注謂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非也冢宰職無掌戒令之文蓋六官之正貳及攷與所屬中下大夫於喪紀皆有常涖之事如大宰之贊贈玉含玉小宰之受含襚大司徒之屬六引小司徒之帥邦役鄉師之御柩遂人之屬六綍遂師之抱磨是也春夏秋三官之屬皆然故於本職各明著其所涖之事示無待於戒令且非宰夫之所得戒令也自士以下則諸官之屬宰夫皆得戒令者以各有共具按喪紀之見於五官者大夫以上皆專涖其事士以下則兼共其物天地二官所共喪事尤多詳考可見其材物必取諸大府其會計必攷於司會故戒令並掌於宰夫而五官之正貳轉不自戒令其屬耳於三公六卿之喪曰官有司則旅所帥爲家有司可知矣

宮正

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此職所掌之令與糾禁與小宰同而獨無政蓋政惟小宰得專之宮正則承所布之政而加以戒令糾禁焉耳所掌之戒與宰夫同而增令與糾禁蓋申宰夫之戒而隨時以令其事因事而糾其行明禁以防其踰也宰夫總爲警戒所謂掌官法以治日也宮正條分而縷析焉所謂掌官常以治數也而小宰掌官成以治凡亦於此可驗焉王宮之羣吏士庶子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宰夫書其能者良者其稍食宮伯均之宮正申之然後以達於小宰小宰特受其成耳所謂凡者辨其人爲一類會其用爲一類上下其祿秩爲一類凡百官府之考課皆有此三類而祭祀賓客七事又各爲一類於小宰則爲治其凡於諸職諸事則爲執其總也

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平時當直者番代有故則盡入宿衛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

既辨外內而禁其非時出入其出入犯禁又有

幾焉曰奇衺者政教之行人皆艮正有獨爲邪惡者則奇單而無與爲偶也稍食惟見宮正內宰稟人三職蓋宮正內宰頒之而稟人給之也宮正所會以給士庶子及宮中羣吏之府史胥徒者內宰所會以給內人及奄奚女工者以其俱在宮中貴賤同受米於稟人故不曰祿而曰稍食若六官屬士即未得受田亦宜受穀粟於司祿故別異之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官府羣吏所居次舍士庶子宿衛者所居也自辨外內而時禁至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謂羣吏也以執事於宮中故辨外內而幾其出入以有職守故稽其功緒以有徒隸故去其淫怠奇衺之民會其什伍教之道藝謂士庶子也以羣萃於周廬故會其什伍以職惟守衛故教之道藝月終會其稍食歲終會其行事則羣吏士庶子之所同也均其稍食者時其事之繁簡勞逸而上下之也會其稍食者總而計之也於士庶子不言均其稍食者月終則均秩於宮伯職見之矣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令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自修火禁以下三事皆掌上令於王宮之文宮正令鐸令蹕令燭耳非身自爲之　王氏應電謂邦事即小宰之七事非也惟祭祀賓客王必親之故蹕耳師田則王或不親大喪王居廬小

喪未殯王亦不宜出至役與荒則執事者治之無所用蹕即三公孤卿董役視荒亦所至之地爲之辟乃秋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所掌非宮正所及也康成謂祭社稷五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亦非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皆在宮中中門之外不得以宮廟分　鍾氏晼曰王氏應電謂宮正於王宮之事無所不統備引師氏保氏膳夫醫師舍人司隸閽人禁暴氏司士九職之事以相證牽合傅會多與經文顯

悖、惟師氏保氏司士、與宮正並掌士庶子、尙爲有據、但師氏保氏所教乃學於虎門之士庶子、而宮正所掌、則宿衞於周廬者、大喪宮正授之廬者、乃王族百官、而司士令哭無去守、則謂士之有守者、雖哭不得離其局、其事各不相蒙、而漫以汨經義、不發其蒙、恐後學復爲所惑也

宮伯

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注疏謂士、宮中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非也、宿

衞之士有二類、司士職王族故士、其一也、外此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於成均、道藝未成、而謹信強力、行無偏邪、則任以宿衞、無棄材也、庶子乃諸子職所謂國子之倅、平時各修業於鄉學、詳見大胥掌固職 其不能升於司徒司馬者、亦嘗相其質而任之、若宮中吏、不過司膳服者、無事取其子弟以備環衞之義、且八次所用員數、恐亦不能充、先鄭說固未當、而賈疏曲護後鄭、更爲支離、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

魏氏了翁謂師氏保氏之教已詳、故宮伯惟掌其政令、非也、師氏保氏所教、乃與太子共學者、宮正宮伯所掌、則宿衞之士庶子、宮正既教之道藝、故宮伯不復掌耳　注疏謂作士庶子以從太子、而爲徒役、非也、士庶子入學與太子齒、不得謂之徒役、且諸子職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所用即士庶子、無所用徒役也、此所作徒役、乃士庶子次舍中、供其洒埽

食飲者、蓋宮伯徒二十人、僅可給官中徵令、士庶子之徒役、必取諸其家、以出入於王宮、必限其數、核其人、故曰作也、若宮正所掌官府、則各有胥徒、然所謂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亦兼羣吏之家衆、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易氏祓謂士庶子之職、有出而守禦國都者、諸子職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是也、有宿衞王宮者、宮正職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

守而聽政令是也恐未安太子無帥國子而守禦國鄙之理所謂惟所用之謂官廟之事耳若變出非常則所謂聽政令者又未必皆守而不出也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行其誅賞

月終均秩宫正郎據之以會稍食歲終均叙郎據之以會行事冢宰亦以是廢置焉三歲大計亦以是誅賞焉五官所以考其屬者皆可以是

推之 宫正兼掌羣吏士庶子故曰官府次舍統宫內之直廬也宫伯掌士庶子之宿衛者故曰八次八舍獨宫外之周廬也獨宫伯有授職事之文者諸子本無爵位故以宿衛之職事授之若宫中之官府各有常職無俟於特授故宫正第稽其功緒也宫正不行誅賞者羣吏之誅賞則冢宰詔之士庶子之誅賞則宫伯行之而宫正所謂會其行事者正冢宰誅賞之所憑也宫伯專行誅賞者士庶子無官守其爲誅賞也徵必以達於冢宰則煩且瀆矣若有位者之誅賞雖冢宰必以詔王而不敢專也古所謂誅多以譴訶責讓而言記曰齒路馬有誅春秋傳誅屨於徒人費不得鞭之見血是也

膳夫

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先舉王之食飲膳羞而後言養王及后世子則知后世子之膳羞皆在王所舉之牢及朔月月半所供庶羞醬物醯物百二十罋之內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

王安石謂人主當享備物以康成注此經辭不别白而康成之誤則因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罋醯人職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罋遂謂王日一舉備用此數不知醯醢二職乃朔月月半共之以備旬有五日之用內饔職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是也在禮王與后同庖日中而餕不敢暴天物也乃日備百二十品之羞醬百二十

醬之醢與醯物乎況籩豆有數豈能盡陳百二十品之羞而醯醢以醬共則非一朝而罄之明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大司樂職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爲常饌明矣若常饌日舉大牢則大食何以加焉鼎實經無明文疑疏所列乃朔月月半之饋常日雖十有二鼎所用不過少牢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是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又曰天子

社稷皆太牢則羣小祀不敢用也而乃日以自奉乎

以樂侑食

王食必以樂侑者聞和聲則心億而氣行也遇變而不舉又所以使王惕然於天時人事而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也　陳氏暘謂大司樂職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恒食無鐘鼓非也惟大食之鐘鼓大司樂令奏故特著之下經以樂徹於造正朝夕恒食也既以樂侑則有鐘鼓可知不言令者以常事畧之耳或曰與事相因宜即膳夫令之如大祝之來瞽令皐舞或食上樂人自奏鐘鼓而舉樂加進饌進羞工乃升歌論語疏天子諸侯每食作樂樂章樂師各異按左傳向魋之亂宋公欲召向巢聞鐘聲曰夫子將食則國君以上可知

以樂徹于造

徹於造食之處殽羞所未徧以供日中及夕之餕也

王齊日三舉

劉捷曰王齊於外則公卿大夫士皆有事焉后齊於內則夫人嬪婦女宮皆有事焉王后同庖故曰三舉而以其餘給內宮內外朝之供饌備肉脩之頒賜所以稱事體而即人心也楚語王舉以大牢祀以會韋昭注會謂會三牢蓋據此三舉爲義惟郊有帝牛稷牛宗廟社稷山川百祀絕無用三牢之禮惟齊爲祭祀故以爲義耳自東漢以後先儒傳授皆以爲齊則三舉至明王氏應電乃謂當作則不舉亦似有見或曰王於齊期十日內凡三舉異於平時日一

舉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天子有族食及羣臣禮食之禮又或故舊姻親入見而賜食故以燕食包之惟禮食當與公食大夫同不設胙俎至族食王必親預賜食或當朝夕進膳時而在王之側故膳夫奉膳贊祭也

鄭注日中與夕食乃常膳不得曰燕　劉捷曰王安石謂餕不祭王膳用六牲祭必以他牲非也牢肉既分三時則日中及夕不必以朝食之餕祭亦不必以他牲祭也王與后同庖異饌而分祭祭祀尸賓主人主婦各有祭則牲體肉物偏分即各爲新潔而不嫌於殘褻明矣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觀此則王燕食非日中夕食義益明族食禮食事重且多不宜舉燕而遺食也　饗乃君臣相接之正禮故八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其禮極嚴燕雖以示慈惠而賓主百拜雖脫屨升堂後獻酬拜起坐止之節仍不廢也拜起坐立之禮惟飲酒可行若一食之間賓主百拜脩起儀坐則氣體爲之不寧故公食大夫禮禮皆行於未食之前及將食則公退辟於箱賓三飯公致酬幣復退辟於箱以俟其卒食大夫之相食亦然主君食鄰國之臣亦然皆所以安賓也若侍食於君則可以安坐從君而食矣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記稱君與夫人同庖周官雖無王后同庖之文然膳夫及庖人內饔三職王與后世子之膳羞文竝相連正以明后世子之膳即王舉之牲體后世子之羞即共王之醬物醢物耳賈疏謂世子不與王同庖乃用此爲徵誤矣

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王后世子之膳不會非凡用皆不會也蓋品味有常不敢以異物供無所用會非恣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故王后之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皆以有常式也世子則服不敢備多寡惟王命而服會矣飲無常期疎數惟上命而酒會

矣食無加獻有無惟王命而膳飼會矣惟膳則朝夕有常故與王后同耳比事以觀則其義顯然矣

庖人

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於王之薦羞獨曰物者如天子牲孕不食之類共祭祀之好羞

王氏安石謂先祖先妣平生所好祭祀則特羞

之王氏昭禹引文王之菖歜曾晳之羊棗以證之皆非也屈到嗜芰有遺命宗老將薦芰而屈建命去之周公乃用此為祀典乎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入兼賓客不盡用禮終而以歸於有司者其出也以法授將命者其入也仍以法授牛人羊人之屬

內饔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

選以俟饋則如醢人醯人所共百二十罋乃悉以待饔人之選而非一朝而罄之矣

膳夫於王朝夕恒膳授祭品嘗以及燕食稍事皆有事焉故必親饋王后居深宮世子從師保而學於虎門皆別有饋者內饔共其膳羞而已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注謂膳夫掌之掌其式法也內饔共之共其品物耳疏乃謂內饔言共為親饋王昭禹又謂言共不言饋蓋降於王誤矣

豕盲眡而交睫腥

望者視遠而目揚也豕視下而近望視則反其常

凡燕飲食亦如之

賈疏謂王后及世子之燕飲食非也王后世子朝夕膳羞則內饔掌其割亨煎和已見上經若恒膳之外間有食飲則所謂稍事也蓋王燕羣臣與羣臣禮食及歲時族食皆內饔掌其割亨正與膳夫職燕食燕飲酒為類若用注疏之說

為王后世子之日中夕食及燕飲酒則宜用朝
膳所存牲體不宜別有割亨且其文亦不宜次
宗廟祭祀之後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少牢司馬升羊右胖司士升豕右胖腊人疏明
文無所出誤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特出饔人明親共其事也膳夫通掌肉脩之頒
賜其頒賜左右僕御宿衞之士則內饔共其物

而不親其事惟好賜則或以禮賢敬老或以勞
功展親故內饔親之如曰共王好賜之肉脩則
徒共其物之辭耳

外饔

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
牲體魚腊

視內饔所共少胖骨鱐者於下牲體魚腊該之
也內饔所掌宗廟之祭祀也禮宜備物外祭祀
則兼次祀小祀且有魚腊則宗廟不待言矣或

謂羣小祀不用牲或用魚腊按肆師職次祀小
祀無不用牲者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
之

程子以饗耆老孤子外饔掌其割亨遂謂饗未
嘗無食似未安饗禮九獻主飲食禮九舉主食
饗時不過共其牲體之割亨耳無食也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大喪紀實鼎俎者無文何也凡大祭祀小祭祀

及饗食奉牲羞肆皆諸官之正貳帥其屬而共
之而司馬有喪祭奉詔馬牲之文則凡牲視此
矣庖人共喪紀之庶羞而不及牲事以此小喪
紀王官之事而掌以外饔何也內饔掌王及后
世子之膳羞故所兼惟宗廟吉祭膳夫職無喪
紀亦此義耳　內饔本職共王及后世子之膳
羞宗廟之祭特以時舉且所掌惟割亨故先膳
羞而後及祭祀外饔所掌祭祀飧饔饗食獻賜
皆以時舉則先其重者可矣喪紀尤非常故未

列之、槁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則膾脯羹菜之屬宜外饔掌之、

亨人

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

辨膳羞之物以爲爨亨煮久暫緩急之齊也、其物之美惡則饔者辨之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李鍾旺曰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於鐙、公親設之宰夫設鉶四於豆西是賓客之大羹鉶羹

周官析疑卷之五

甸師

帥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

王耤千畝以上農夫爲率徒三十人足矣、敬其事而勤易焉倍之可矣多至三百人正以外內饔所用之薪蒸若通賦之畿內則有輸送之擾故使甸徒取之近郊之山林以便事也而限以三百人又以杜有司徵取之浩浮王宮食用之廣侈也王氏應電乃謂農功之時非三百人不足以集事謬矣且胥徒之設必與其事相稱故諸職有徒甚衆而無胥者甸胥三十人正以采取薪蒸時給外內饔賴其部署耳

共野果蓏之薦

場人凡祭祀共果蓏此則專薦宗廟與

喪事代王受眚烖

周公以嗣王生長富貴必知稼穡之艱難乃能知小民之依而所其無逸故特爲此禮以示不躬耕帝耤以事上帝神示則王宜受眚烖今以

喪廢耤非得已也故甸師可代受焉則無故而
不親耕以共粢盛其爲神示所不饗明矣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賈疏同姓絶服之外者絶服尚然則有服者可
知其說是也魏氏了翁乃謂五服之內則在議
親之辟夫曰議蓋從末減耳若大罪可無刑乎
獸人
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先王既有四時之田以習武守又設獸人專除
田中之獸故辨其名物無害於稼者則不罟不
足以共祭祀喪紀賓客膳羞者則不獻也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冥氏穴氏專攻猛摯之獸慮其害人獸人則兼
取其可備膳羞者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掌罟田獸獸人自罟之也故以時獻其所獲王
時田則從而守罟以備禽之逸也故令注於虞
中

皮毛筋角入于玉府
入於玉府見於天地二官者五卽是以考之而
玉府所用之有節與不盡利以遺民並見矣公
家所養之獸皮毛筋角惟入其中玉府之用者
則知餘皆不入於內府而以遺有司及府史胥
徒矣𩻨人胥徒至三百餘人所取於川澤多矣
而自所獻魚物外惟入其鬚骨之尤良者則知
其餘魚物及鬚骨皆聽其私之而不問矣澤中
珍物最多惟取其宜入玉府者則知其餘財物
並須於萬民而可當邦賦者則以遺其地之人
守財物者矣屠者之皮角筋骨惟取其宜入玉
府者以當廛征則知餘皆聽其交易而不斂矣
遂師入野職野賦於玉府而內府總受九貢九
賦九功之貨賄則知玉府所入止野之良貨賄
而內自都家外及六服之貨賄苦者良者並入
於內府矣羣儒之說不偏不該皆未得其要領
龔繆曰廛人入皮角筋骨此職則入皮毛筋
角蓋馬牛之革可用而毛則無取焉六獸剕鬻

與有毛者皆可用而骨則無取焉舍大裘而外無所用羊皮而斂之者掌皮故玉府不入也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凡田獸謂百姓之獵者王制四時之田天子諸侯大夫既殺縱民使獵民居山澤間者亦不禁其取獸角人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是也蓋天子諸侯蒐狩之政令掌於司馬而獸人所掌則百姓田獵之政令耳凡漁者掌其政令義同

䲣人

辨魚物爲鱻薨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

王之膳羞列於祭祀賓客喪紀之上者其用爲多也　膳夫庖人內饔三職后世子之膳羞皆與王連舉故他職但舉王以舉王則后世子不待言也獸人鼈人不言共王獨於䲣人言之者膳羞之用魚爲多野獸不可時得鼈非但膳所必需故不言

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龔繆曰兼言魚者簎互物而適得魚亦不棄也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

蠯蠃蚳獨舉祭祀者鱗互之物以共膳羞者爲多豆實則主於祭祀而後及其餘也授醢人百日前授之

腊人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李光坡曰胖半體也少牢饋食司馬升羊右胖司士升豕右胖注云片似無據　內饔無賓客喪紀之事疏兼言內饔誤

醫師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王氏安石以五毒五藥破鄭注非也凡藥物必先辨其毒之有無輕重而審所用曰聚毒藥則無毒者不待言矣如言藥而不言毒則瘍醫以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疑別有爲毒藥者五而

非藥矣且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五毒止石部中之五物耳疾醫無所用之即瘍亦不時用也而以先百藥何義乎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疾醫職曰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而此職曰邦蓋雖統萬民而以王宮百官府爲主也

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十失四者尚得食於官以是知醫之難其人也

然必試於醫師歷歲年而後差其等其失之多者必隨時而絀之則衆知其不可冒而不敢輕爲嘗試矣稽其事以制其食則食之少者必研精於其術而不安於下矣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食飲膳羞醬珍製作有常法而食醫和其齊者酌天時與王氣體之所宜也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楊氏時謂君子之自養恒放王則不至於疾故疾醫惟施於萬民非也萬民有疾且官治之則君子不待言故舉下以包上耳庶民非耆老不食肉安得審膳食之宜合四時之氣乎既衆知其所宜則能用者皆非法之所禁也

疾醫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疾醫瘍醫各八人以共王宮百官府之醫事猶

僅不給豈能徧及萬民疑萬民之疾大且危者然後醫士治焉其餘則受方於醫師而未列職者皆使分治其有功效亦官給之食先王之世不獨爵必當賢即醫者亦不能幸而得食所以能制百事之宜而盡萬物之性也

瘍醫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五氣播於四時必順時氣人之氣乃可養疾醫

職曰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則知為五臟之氣矣此曰以五氣養之則知為五行之氣矣疾醫不及此者以首列四時皆有癘疾則養之宜順時氣不必言矣或曰疾醫職所云亦五行之氣也凡症順於時氣則生逆則死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於瘍醫始列此見瘍亦宜以五味養也疾則不待言矣

獸醫

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既曰灌之而又曰藥之以藥傅其外也故獸病則第以藥灌而遂養之

酒正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事酒謂將有事卜日而造之酒也昔酒清酒則酒人造之酒府藏之以待用者五齊中之醍沈三酒中之昔清斷無旬日可成

凡祭祀唯齊酒不貳

觀此則齊亦可名酒

共賓客之禮酒　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王后八壺宜四飲皆備而第舉醫酏糟明清與漿無糟也夫人於醫酏之外別舉清醴無漿殺於后也　酒人漿人職皆曰奉之故注據此謂酒正所使之士即奄不知三職之言奉同而所

以為奉者則異飧饔饗食奄則奉酒漿以至所用之地酒正則使官中之屬士奉而陳之與鼎俎豆籩同列也以賓禮不可使刑人薦設故特言使其士奉以別之蓋自內小臣四人外奄無為士者言士則知其非奄而所謂奉者其事各異亦具見矣曰其士者明其為官中之士也地官凡言其屬其吏其民皆謂官中官吏及所治之民若即使酒人漿人陳設則經文當從牛人之例曰使職人奉之矣春秋傳齊侯伐魯獲臧堅微者耳齊侯使夙沙

當宗之學稽首曰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刑其先
人禮於士遂死之況王后致禮於賓客乎
使酒人漿人奉何也酒漿之共王后世子者乃
入於酒府餘皆貯於酒人漿人別使人奉則擾
矣惟不得與陳設耳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外饔掌饔食之割亨中有國老庶老故先耆老
孤子而後及士庶子此無酌數則不兼國老庶
老故列序而先士庶子然後及死事者之老孤
也　經兩言酌數前則酌以實尊之數也獻酬

之數宰夫主之非實尊時所得預計也此別酌
而飲之之數酌必有器而鄭注似以酌爲器則
於此酌數不可通　程子伊川謂外饔酒正皆
言饗耆老孤子則饗未嘗無食王制孔疏據春
人凡饗食共其食米謂饗亦有食皆非也燕禮
不設黍稷稻粱況饗乎外饔之割亨乃實鼎俎
以共饗禮不得爲有食之徵記曰凡養老有虞
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
而兼用之則養老或有時而用食禮而用饗禮

府則不得兼食明矣承人於賓客之外別言饗
食正謂饗耆老孤子其中有養老而用食禮者
則共其食米耳如去饗而曰凡食共其食米則
不知其爲何事矣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宰夫職百官府皆有歲會月要日成獨膳夫庖
人職有歲終則會之文以王后不會而特見之
也然膳羞皆有常式故惟歲終一會惟酒則朝
夕所進多少無常恐王后世子或不能劼毖則

敗德亂政皆由此始故日入其成月入其要而
小宰聽之按日而稽所取用每月而察其疏數
過則以式法制之若至歲終而後會則積漸沈
湎而不可挽矣

以酒式誅賞

典守之耗敗出入之多寡違式法者宜有誅若
作酒則官監之未有不如式者如式而味或不
良則天時物理之不可常者非誅所及也其典
守之能謹出入之平公及造作之獨良者則賞

焉注專以作酒之善惡言義尚未安

酒人

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鄭氏鍔破鄭注謂所役宜爲天官世婦非也天官世婦祭祀涖陳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謂朔事饋食加羞籩豆之薦耳然亦與春官世婦聯事宫卿職掌女宫之宿戒比其具是也其帥女宫而濯摡爲齍盛亦與春官世婦聯事宫卿職帥六宫之人共齍盛是也惟五齊三酒則九嬪世婦職皆無其文而此職曰以役世婦則爲春官世婦所專掌明矣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以義揆之饔燕食皆當爲禮酒所以致禮於賓客也飲酒當爲賓客之稍禮此職於禮酒之外別言飲酒與漿人職之稍禮互見也以致之而使自飲故曰飲酒以稍稍致之故曰稍記所謂燕與時賜無數是也注以禮酒爲給賓客之稍賓客自有稍禮豈得以饔食燕之以幣致者當之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

凡事謂王之三酒之饌燕飲稍事以及后世子之饌士庶子耆老孤子之饗羣臣之賜頒秩酒凡酒正所掌者入於酒府以酒正掌其法或自奉之或使其屬士或令掌事者及其人自取也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祭未有無齊者曰共酒則齊不待言矣前曰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蓋宗廟之祭及宫中小祀也故使從奉而世婦陳焉此曰凡則大小外祭祀后所不預故共酒以往而酒正自奉之賓客之禮酒飲酒則酒人自奉陳酒則以往而不奉何也酒人十人皆奄也其下無府史胥徒饗燕及飲酒之數少則與其僚自奉之可矣陳酒數多掌事者自使胥徒奉之有司陳之故奄人但與偕往漿人惟奉賓客之稍禮夫人致飲之清精義與此同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

酏糟而奉之

注謂后屈於王故無醴夫人不體王得備之非也后致飲於賓客之禮皆酒正之屬士奉之故獨載夫人致飲之禮耳蓋后六飲皆致而夫人止致其三也掌客職諸侯相爲賓夫人致八壺則不止三飲矣況王后乎既有后致飲之禮復設夫人致飲之禮者或后崩而夫人攝內治則宜有賓客之事又或來朝聘者爲夫人父母之邦則雖后在彼此亦得致禮也既曰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復特舉清醴醫酏糟者明所致僅半於后且醴則清醫酏則糟也后致四飲助王禮賓酒正使其屬士奉之夫人致飲之賓客私親爲多奄人奉之可也

漿人

掌共王之六飲

水凉無齊可辨故酒正所辨唯四飲此曰共則六飲無一可闕矣酏與漿皆米汁則凉不宜爲糗飯雜水蓋水之和以冰者

凌人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不曰凡喪共冰者曰凡喪共冰不知大喪之用夷槃也曰大喪共夷槃冰則凡喪共冰而不用夷槃具見矣春秋傳命夫命婦喪浴用冰及孟獻子所稱皆諸侯之制也天子之士比侯國卿大夫得用冰可知夷注訓尸以義測之夷等也喪大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蓋大斂衣物多衾必更寛大與相等然後可徧覆夷槃疑亦稱斂衣之多寡而爲之制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又曰男女奉尸夷於堂則夷不得以尸訓明矣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羣王子三夫人九嬪世婦之喪斷無不用冰之義而不見於經何也此必通按全經而後其義可明不獨共冰一事也六官之事莫重於祭祀賓客軍旅田役喪荒經文稱凡或統言祭祀賓客軍旅田役喪荒而不別其大小者通辭也詳考五官舉大而不言小者十居八九蓋七事所統會具見於諸官故文雖畧而不患其無稽也小宰以

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則七事之小者其共具之人戒令之事法皆具於小宰矣小宗伯掌小祭祀大小行人掌朝覲會同賓客之禮籍宰夫掌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則小祭祀小賓客之儀法皆具於三官矣小司徒凡用衆庶掌其政教禁令鄉師四時出田法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鄉遂羣吏各共其事則小軍旅小田役不待言矣凡喪紀皆宰夫帥其屬而治之荒政十二秉於大

司徒士師掌荒辨之法散見於諸職者一一可按則小喪小荒不待言矣惟祭祀賓客喪紀舉大而不及其小者義亦有二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宰祭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而皆飲之非大祭祀宰不攝曾子問天子在喪五祀之祭祝畢獻是也世婦大賓客詔王后之禮事一如祭祀非大賓客王后不祼宮正大喪授廬舍則其事不通於小祭祀小賓客小喪紀者也司服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凌人大喪共夷槃冰則小者所同而事具於小宰之

法宰夫之令職喪之所趨者也軍旅田役荒札則無小無大共具無異人戒令無異法文雖畧於小而事無不該義無不晰朱子謂周官徧布周密當於此類求之

籩人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張自超曰大行人諸侯長尚十有二獻則宗廟之祭決無九獻之義祼及朝獻饋食加籩豆羞籩豆王及后各一獻爲十獻諸臣并嗣舉奠爲十二獻似爲可據特牲饋食有嗣舉奠之禮而少牢則無之以士卑不嫌與國君同禮也詩曰君子有孝子朱子引嗣舉奠以證之則天子之祭此爲重禮可知矣司尊彝言諸臣之所酢則有獻可知矣酳及告利成之禮微故不數特牲長兄弟長賓加爵之獻在天子則爲諸臣之獻攷之於經惟此尚無牴牾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

鍾晚曰特牲少牢禮凡設籩皆在主婦亞獻時

故注謂尸既食后亞獻所加之籩而薛氏季瑄
乃謂特牲禮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殊不可解
長兄弟衆賓長加爵時本無設籩之文而妄以
此相糾纏可乎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鍾畯曰粉餈以豆爲粉糝餈上也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共其實者不實於籩也共其薦籩羞籩者實於
籩而奉以往也凡祭祀九嬪贊后薦徹豆籩世

婦粧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則祭祀之籩豆
嬪婦主實之故籩人止共其實當喪后重服不
饋奠賓客禮繁非內人所職則籩人實而奉之
可矣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王及后世子或問賜羣下則爲共其內羞也注
謂共王后世子飲食則經文當曰共王及后世
子之內羞况膳夫職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
有二十甕稍事設薦脯醢則籩人醢人總入於

膳夫而不自共可知矣王氏安石謂王及后世
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又引
世婦職以爲此內羞所共爲祭祀果爾則獨爲
后共而不得曰爲王及世子共且祭祀喪紀賓
客之事即爲后共不應別見此文　薛氏謂共
奉之職官府敬君有素故先王而後祭祀內人
朝夕王所故先祭祀而後王非也膳羞所以養
生故先言王而後及於祭祀籩豆所以奉鬼神
故先言祭祀而後及於王義各有當也且膳夫

祭祀徹王之胙俎非以共神也庖人共祭祀之
好羞非犧牲之正也內饔亨人主掌王后世子
朝夕常膳其於祭祀獨掌割烹奉牲獻毛獻血
登薦之重禮不與也故先言其本職而後及其
兼事外饔則先祭祀而後飱饔饗食獻賜矣至謂官府先王而後祭祀於經文亦不合
酒之肇本爲元祀故先五齊醢鹽齊菹並籩豆
之實故先祭祀漿人六飲皆以奉生人皆於其
職事殊之若以官府內人爲義則不可通矣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糗餌粉餈純乎穀故與乾物同實於籩酏糝雜
肉與膏故與濡物同實於豆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

籩人職曰共其籩薦羞之實離籩於實明共其實而不實於籩也此曰共薦羞之豆實連實於豆明實於豆而共之也醢皆濡物故實而奉之

醯人

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連言醬者合醯與醬而成之物則醯人掌之也七醢三臡純乎醢者也五齊七菹兼乎醯而為醯者也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膳夫職王日一舉日舉少牢也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甕醯人職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甕朔月月半舉太牢也祭祀朝踐饋食之節豆不過八朔夕常膳豈復有加而所共醯醬之物百二十甕則以待旬有五日之用俟更大食而後新之明矣且膳夫職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有稍事然後設薦脯醢籩人醢人職獨共內羞則朝夕恒膳鼎俎內羞之外未嘗畢陳豆實可知矣內饔職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則鼎俎每食必陳而珍物醬物必四時所宜膳羞所濟然後以饋可知矣經不明言孰為日舉孰為朔月月半之舉者以大司樂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為恒食不待言也

注不別白疏遂謂日共百二十甕夫果日日而共之王舉則共之文不亦贅乎朔月月半之舉鼎俎無異文上物不過十二也醯醢酒漿無陳數微也　曰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則知醯人五齊七菹為醬物矣則知醯物之無醢與臡矣以文義測之似祭祀之齊菹獨以醯成故別之曰醯物其餘膳羞合醯醬而成者則曰醯醬之物王舉曰醯物而不及醬者以膳夫職醬用百有二十甕有明文故於醯人職獨舉醯物以見

醢人所共爲醬物也后世子之齊菹獨舉醬者醢人職共后世子齊菹無明文故於醢人職見之而舉醬以明與醢人並共也　后世子之膳羞並共於內饔則已具於王舉所共之醢物矣而復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何也蓋膳夫內饔職所共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而內宰會內宮之財用均內人之稍食則夫人嬪婦女御及世子後宮之膳羞別有部署而使女奚治之可知矣其醬齊菹或王后命給賜則於百二十罋外別共之猶王及后世子或間賜羣下則籩人爲

共內羞皆在恒膳之外故特見之也　醢物醬物品味甚多使宮中嬪御各自治之甚難而宮共之則易與籩實不同故籩人惟時共內羞共餘籩實無別共之文也　曰醬齊菹則齊菹以醢成而佐以醬故以屬醢人醢物以醬成而佐以醢故以屬醢人具見矣

周官析疑卷之六

冪人

掌共巾冪

康成謂巾以覆物蓋以覆釋冪爲虚字賈疏及羣儒乃分而爲二按下經以巾冪六尊以巾冪六彝則注不可破也且承塵之幕形制甚大而巾甚小僅可以覆尊彝字形亦異不宜與幕相混

宮人

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記曰外內不共井如承簷霤則外內異所本不相通無煩制禮以限隔之康成以井爲受水者匽爲流水者似得之但又謂井受水潦匽受畜水則指不分明豈井乃穿地庭隅潴水以備凡匽則承霤通溝以流其惡者與或曰北方沙地或鑿暗井於中庭以受水潦所謂漏井也

掌舍

掌王之會同設梐枑再重

翁荃曰會同必於國外以諸侯衆至其車馬旂旗次案朝內不足以容也王氏應電謂諸侯朝覲及兇喪皆以已事入見故受之朝廟會則天子以事而召諸侯同則天子不巡狩故於王城之外或於諸侯之國以見往見之意非也以事爲諸侯或不能巡守而出國出畿以就之則與春秋傳所載天王下勞晉侯同大悖於君臣之義矣又云在外則禮畧費省更非也饗食饔積禮豈可缺費豈可省司儀職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享與祼可同日而畢則饗與食獨不可各以一日而畢乎饔積不致諸侯能自具古之道輕財而重禮故聘義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如此其厚者以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其義之大如此況大朝覲會同而可以私意鄙情測之乎

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

車宮曰設陳列之也壇壝則築土起堳埒帷則置梂杙繫綱故並曰爲也於帷宮獨曰設旌門者按春官司常掌置旌門故特加設以明二官各共其事如曰爲帷宮旌門則似一事皆掌舍共之矣

幕人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康成謂王出宮則有是事王安在以掌次待張事破之其說似是而非蓋帷幕王在宮或有時用之而幄帟則無取焉此總言幕人所掌有此五類耳所謂事亦非張事也凡收藏之法出入之式晞之風之之節濯之接之之宜無非事者

掌次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以爲即圜邱之祭非也典瑞職祀天旅上帝則祀天之外別有旅上帝之祭是謂大旅合祀五帝不得於四郊其亦於圜邱與劉氏彝謂王齋宿所設非也宿必於齋宮掌次所設張皆暫止野外以待事者

蓋即大次小次之案。以大旅禮盛。故加氈而設
邸。耳郝氏敬以皇爲大破、鄭注、不思舞師敎皇
。舞與帗舞羽舞相次、亦可以大訓乎、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
亦如之
合諸侯、謂殷同爲壇於國外、故張次與朝日祀
五帝同、　據經文似惟大旅有氈案皇邸、朝日
祀五帝合諸侯、則重案而無氈、亦不設皇邸、師
田則有幕帟案而無次、諸侯孤卿案亦不重、疏
謂此節與上互見似未安、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賈疏不言帷者、亦有可知、非也、師田宜四顧遠
望幄且不設況以帷障乎、
大府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
於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凡貨賄之要簿必入於大府、故曰受其入、受藏
受用之府、既得大府所須財物之數、則貢賦者
徑入焉。觀獻人遂師等職、皆徑入於王府可知。
而見例於職金者尤詳、非以財物入於大府、而
後頒之庶府也、　周官之法、藏貨賄之府隨地
而有之、司會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職歲掌
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則畿內皆有守藏可知
矣、小行人適四方所至之國、令賻補賙委槁禬
慶賀哀弔、則邦國皆有儲偫可知矣、　九賦關
市山澤幣餘而外、皆粟米也、九功則諸職之貢
物、故於九賦之外、別列九功、貨若金玉丹鉛之
類、可久藏者、賄若布帛皮革之類、宜及時以用、
而久之則朽蠹者、故貯之必異所、　王氏應電
謂大府掌其貳、其正在各司、非也、各司所存、乃
治狀之柢、冢宰受百官府之會、小宰大府皆掌
其貳、則其正致於冢宰明矣、司會司書與大史
所掌、則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之故籍、
藏之以待考稽者、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財用有臨事受書契於大府、而取之於所司者、

如匪頒好賜吏賞道齎工齎之類官府都鄙之所同也有經式凡具本存於其地者自鄉遂以至縣都祭祀賓旅師役學校所應用之財物是也有分貯於所司者天官之裘皮絲枲地官之倉廩貨布蜃炭春官成均之供具夏官閑廄之芻粟槀繬之工齎秋官圜土之四食是也凡此皆受文書於大府貢賦者各以財物入焉至月終歲終然後入要會於大府司會以聽勾考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王之膳服待以關市之賦廛人斂珍異之有滯者入於膳府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事取其便也然泉府職凡國之財用取具焉遺人職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職以其財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則王之膳服特所待之一事耳且王之恒膳畜牧之官及獸人獻人場人之屬共其物所市不過遠方珍異之細微而不入職貢者王后世子之服非內嬪婦之功不周或有不足乃以外府之泉具之則所取於關市之賦者亦僅矣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賓客四面而內鄉閑牧分列於四郊故稍秣必於是乎取之甸稍縣都皆共賓客之委積芻秣薪蒸而不言者賦博而地分所共於賓客者甚少且具載遺人委人廩人倉人諸職故正舉所待之式而餘可畧耳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邦縣邦都地最博則賦最多故以待凶荒外別

供幣帛祭祀而不患其不給也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九式喪荒並列而大府無待凶荒者蓋地官遺人職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凡事有定式然後大府可先期而頒財凶荒則大小久暫無常郊師司救巡問觀察以王命施惠不待奏請有司惟時給發事畢而入其要於司會故大府頒財不列耳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以九賦待九事亦總其大畧可以贍給非截然不相通蓋財物泉布可以互易盈歉多寡可以酌劑職內所謂敘其財以待移用是也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家稍縣都之餘地皆有焉而冢宰列賦大府頒財無及家稍縣都公邑之賦者何也列賦頒財皆以其地之大界言故包於甸稍縣都之中蓋其貨物入於內府粟米各留其地壹與家稍縣都同故所待之用亦各附於家稍縣都然後發徵期會事習而吏民皆便別立公邑之式法則轉滋紛擾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邦國祀貢嬪貢之屬多王朝用物而大府於九式之外別言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似不以共九式何也以此待彼特言其大數適相當耳九賦之財既可移用則九貢視此矣況徵收之時本有通法山農澤農可入其羽物骨物以當田賦屠者可斂其皮角筋骨以當廛征則四郊所用芻秣爲多必多徵其禾菽藁秸以當粟米布帛等貢矣所以獨言以九貢待弔用者王朝所用於邦國惟弔禬喪荒爲多故特揭之以示邦國之職貢仍以救邦國之禍裁者十居八九而朝覲之饗燕饔積頫省之幣齎則於九賦中賓客幣帛二式具之所以懷諸侯而大服其心也至於凶禮之賵委賻補槁禬所用乃粟米貨幣材物不能致自王畿必近取於方嶽之內庶邦所供閒田所入故知賦貢相通而互爲用必具有經法也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注疏謂九貢之外別有九賦爲口率出泉據此不知此以邦國之貢而並及之也蓋邦國之九貢與畿內九職所貢其物多同彼以待四方之事此則充府庫以待畿內之事即上九式之用也　古者以粟米易百物故謂之財國中四郊甸稍縣都之賦皆農田所入也故以待六事其他百工所貢之器物商賈之貨賄嬪婦之絲枲虞衡之金玉珠貝丹石百貨藏於府庫以授百

工皆以待九式之用與圃牧所貢之草木鳥獸等耳李氏覲王氏昭禹乃謂積貯以待凶饑誤矣古者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皆謂粟米耳凶饑則發倉廩市無征而作布府庫之百貨無所用之易氏祓又謂邦國之貢亦三年留一以待予用萬民之貢三年留一之外皆以給軍旅田役百官廩餼之費九式所不載者更不可解軍旅田役廩餼經有明文而謂以府庫之百貨給之不亦悖乎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方舟曰玉府所列玩好不越金玉兵器織文苟非淫巧亦無大害義必一切禁絶非堯禹之聖恐不能行惟掌於大府以式貢之餘財共之則知不可以耗天下之經費矣猶人情不能無所親幸惟列於八柄詔以冢宰曰予以馭其幸則知不可濫以爵祿矣聖人制法慮周萬變凡此類皆防川者小決使導毋致壅潰之意也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曰凡邦之用取具焉可而並舉賦何也見賦與用壹取具於大府而王無私藏亦無私用也

玉府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所共惟含玉復衣裳何也喪之用玉莫親於飯含生時玉府共食玉故始喪亦共含玉也復衣裳以依魂魄王寢疾時不服朝祭之服則始崩復於小寢大寢宜用燕服故玉府共之含玉非寶鎮也故斂玉贈玉則典瑞共之燕衣非法服也故斂奠厥之正服則司服共之經於玉府稱衣裳司服稱衣服亦寓此義然玉府已共含玉復衣裳而典瑞復列

飯玉司服復列復衣裳非重共之也大喪包世子而玉府所共則惟王之含玉及復於二寢之衣裳耳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

王之燕衣服凡褻器皆掌於玉府則冢宰小宰得檢察雖以貝貨賄共之而毋敢作淫巧以蕩上心矣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鍾琉曰珠槃玉敦非實鎮也故不掌於典瑞而玉人共之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凡王之獻該諸侯覲享王臣出聘反命之所獻及百工所成之器物宜共王之服用者則有司以獻而入於玉府也曰獻於王則疑於私獻曰王之獻則爲宜獻於王之物可知矣注疏所以別爲一解者恐與內府四方之幣獻無別耳不

知四方幣獻入於內府內府又取其中玉府之用者入之猶野職野賦皆入於遂師遂師又取其中用者入於玉府其事本各異也凡此類徧考五官比類以求其事理之實然後端緒可見

內府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九賦亦有貨賄何也角人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羽人徵羽翮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掌葛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觀此經則知周官和通上下備法以利民凡有貨賄者皆得入以代賦不獨山澤之農　大府職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蓋於大用中該之其不中凶禮五事之用者則與朝聘之幣獻充聘物好賜故內府並受焉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不言良者良苦兼受也

兵與器獨言良者其不良者司兵及用器者受之也幣獻之貨賄獨言良者庭實非良不薦也貨賄皆良則兵與器不必言矣邦之大用貨賄則良苦各有所待若兵與器之錫則必褒有德勞有功是以非良不用聘物好賜必以良貨賄共奉亦此意也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故聘物好賜亦於幣獻取之　鍾琉曰注謂冢宰待賓客之小治有善

而賜之王氏應電謂使者至侯國應有所問遺
如私覿之禮非也賓客之小治則辨其可否而
已無所用賜予聘使私覿官給幣物經制則然
非賜予也此謂賓客禮儀辭令之善或詢之以
事有所敷陳而當於理則特賜焉如春秋傳所
謂厚賄之是也

外府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百物有貢賦所不及者則以布市焉布之出者

賜予市齎也其入者國所鼓鑄廛人所斂買賖
官物所入及民當出粟米絲麻而或以布代者
大府以九賦待九式必式貢之餘財乃以供
玩好之用則粟米絲枲貨賄財物無由冒濫惟
泉布無定數而以通百物取用甚便苟耗於侈
靡濫於親幸則損主德虧國體者多矣故列職
以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則非大府式法之所須
有司得以職爭冢宰小宰得以義斷矣　王氏
應電以布爲布帛非司市所作之布獨不思廛

人掌斂廛布罰布總布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
售貨歲會其出入而納其餘非納於外府則受
之者何職與諸儒好爲異說皆未通攷經文之
過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王后世子之衣服何以用泉布也典婦功職共
王及后之用者惟內嬪婦之功或有所不能備
也邦國之嬪貢九職之婦功成於外工者多矣
而不以共何也王后世子之衣服非內嬪婦之

功則不用其有不備轉以布市之亦所以示節
制防廣侈也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
予之財用

幣卽布也禹發莊山金鑄幣濟民不曰共其幣
齎而曰財用之幣齎者量所應用財物而給之
幣以爲齎也曰賜予之財用者若王命賜以宫
室衣服而無夙成者亦量其所用財物而給以
布　五事皆有小用宜泉布者康成引聘禮之

道齋乃釋字義鄭氏鍔遂謂財用之幣自有共之者外府第共其行道之齋費則失之矣道齋惟聘使有之軍旅在道則遣人須其委積委人共其薪芻疏材槁賜扉屨皆官共之然軍既有市則別給泉布以為道齋理尚有之會同王親在行宜與軍旅同式若祭祀賓客喪紀皆在國中四郊安用道齋嶽瀆之祭名曰四望則望祭於郊無遣使之禮

司會

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

此經既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復云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似分貢賦為二故注疑別有九賦而以漢法口率出泉為準不知財用之最多者莫如九穀而皆出於田野惟關市幣餘無九穀國中山澤亦有耕者故舉其多而以田野為主皆徵其九穀也至於園圃山澤藪牧關市既非穀土虞衡圃牧工商嬪婦臣妾閒

民又非農者所執之業既殊所貢之物亦異不得不別而為二非既徵其貢又責以賦如漢以後口率出泉之制也曰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則賦為九穀明矣而可云口率出泉乎變民職之貢曰九功示民功所成不可妄費也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此以百物財用之存貯出用者而言也財用之在官府者內府外府玉府職幣之類是也郊野縣都各貯百物財用以供賓祭待賜予賑恤給斂縣職內貳都鄙財入之數職歲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是也疏以官府為邦中之賦郊野縣都並以民之出賦言誤矣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凡事之用財有分用者有總司者並出財者各有簿書所謂參以考之也粟米之式須於職歲出於廩人倉人與受用之吏而三官有聯事彼此互見所謂互以考之也大役有鄉師之要又有司空之辭惟日成紛雜易於抵言參互

以得其實則月要歲會雖大積而無誤矣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皆畿內事而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何也歲會月要并該侯國此職首言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是邦國亦各上其計於歲終也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米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古者邦國之要會皆達於天子可知矣則蓋必知其年之豐凶而後可酌其所賦於民輕重之法必知其國用之多寡而後可定其貢職之數也詔王及冢宰廢置總上羣吏之治四國之治而言之 凡財用出入必與政事相附察其財用之計而吏之敬肆能否治之得失居可知矣故曰以逆羣吏之治以周知四國之治司會所以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者以此不徒鉤考財用也 成周財賦徵斂者皆地官之屬也鉤考者皆天官之屬也載師任地故通掌徵賦之令鄉之徵斂統於閭師遂與公邑統於遂師家稍縣都統於縣師而小司徒歲終於攷屬官之治成外別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蓋命鄉遂公邑都家之吏皆致其歲入之籍及出用之數於司會司書也凡貨物則入於內府玉府其粟米則近者輸於王都而掌於廩人倉人遠者各留其地俾委人旅師遺人分守而時頒之而貨物之待賓客軍旅者亦存貯而散布於畿內司會所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也然司會遍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凡王及冢宰之廢置皆贊焉任重而事殷懼鉤考之未能無漏也故特設大府專掌式法以頒財司書專掌版圖要貳以周知百物之出入而宰夫復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詔冢宰誅賞蓋必用無冒濫然後蓄積足恃而民力可紓補助常周凶祲有備故孔子繫易以理財為義蓋治之使各得其條理之謂也秦漢以後徵斂鉤攷亦彷彿周官之法然不求其生之本而惟欲其取之盈不務節其所不必用而轉節其所當用是以法密而弊愈滋

民窮而國亦病皆不明於周公孔子理財之義故也

司書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九正即九職之賦貢也變文曰正以示惟正之供布在方策不可易也九事即九式也以用財言之則曰式以用財所爲之事言之則曰事

掌事者之餘財必使司書受之然後入於職幣者百物出入籍具於司書使司書受之則掌事者無所匿其情矣　叙其財者如粟米布帛之類叙其入之久近以爲出之先後則物無朽蠹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治

知民財器械之虛實夫家六畜之衆寡山澤生殖之息耗則吏之剝下與能休養生息者不可掩矣徵令之應通變以宜民者亦可得矣　器械版幹旗物之屬於器械六畜外別言民之財則爲布帛菽粟明矣山林川澤之數謂所生材物之多寡也計羣吏之治一以民物之蕃滋衰耗爲斷則殘民以逞浚民以生者不戒而自懼矣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

九賦之外別無九貢其義著於閭師職者甚明

舊說乃謂貢賦之外別有稅斂誤矣此職及小司徒所謂稅斂之事即稅斂九賦九功之事也詳見地官

周官析疑卷之七

職內

掌邦之賦入

曰賦入者惟有九職之貢物而不兼邦國之九貢也知然者大府頒財別言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而不入於九式也司會所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則兼九貢蓋包於官府中以司會兼致邦國之財用也職歲專掌式法所用不外於九賦而此職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賦

用不在九式之外可知矣賦入獨曰邦者以入於王朝言之也賦用曰邦國者九賦所待半用之於侯國也前曰以逆邦國之賦用者預計其當用之數也後曰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者鉤考其已用之數也內與出納之納同　黃氏度王氏應電謂縣都之賦留其地以待用非也九賦於九式各有所待鄉郊甸稍之賦亦有留其地者縣都之賦亦有入於王都者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受財受大府之頒而藏之者若內府外府玉府是也大府以其令之貳下職內故受而書之注謂受於職內以給公用非也凡出財用皆受法於職歲疏謂職內亦有留貨賄之府故得出給益誤矣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財入之數并言官府都鄙而財用之出獨言官府者以守藏言則官府都鄙異所不可以無別

以出用言則都鄙之財亦官府出而用之也九式之用各有所當一歲中九賦之入有盈歉所待之用有多寡則移其有餘以濟不足故敘以待之　會必以歲終當用者不可懸而待也此叙本歲之餘財以待來年之移用耳

職歲

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九貢九賦九功之入或藏於官府以待王朝之

用或貯於都鄙以待畿內之用出之數九式有經制者下文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者是也賜之數下文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者是也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

受式法不於大府而於職歲何也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故九式雖有常經而其豐其省則與歲上下故必於職歲受之

職幣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府職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此職凡用邦財者卽大府職所謂執事者蓋工賈之採辦百物吏民之總領與作者是也

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旣曰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則事無不該矣而又曰振掌事者之餘財示所振之財非一類也幣之發於官府都鄙之吏者雖有經式而總頒以待用其數必稍寬故歲終則斂其餘與作用財無定數則事畢振之皆於掌事者責其實也曰振者不振而歸於公則久之或乾沒且朽蠹矣復歸於所司則擾且紛故以小用賜予畢之

歲終則會其出

司會兼總會事有司各以簿書來會所憑以鉤考者職內職歲職幣耳故三職俱參會事而立文各異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但知其出數而已所用之虛實不可得而知故不曰贊以自主鉤考而無所用其贊也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則並核其與式法合否及所用之虛實而司會卽憑之以逆羣吏之治矣故曰贊謂贊司會也職幣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則兼職內之入職歲之出百官府之所會皆鉤考而贊正焉蓋其職掌斂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則於財用之出入虛實

平時侮事鉤考已無微不悉以贊會法掌事者更無所匿其情也宰夫職凡失財用物辟名與足用長財善物者一二有徵以司會之屬鉤考具得其實耳

司裘

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他職曰祀五帝旅上帝獨此云祀天者明此服本共圜邱之祭非四郊所通用也夏秋迎氣無服裘之理況方澤乎且四郊牲玉幣異色則主祭者服必從之大裘惟迎冬可服耳自穎達引

孝經緯鉤命訣謂祭地亦服大裘歷代難之議禮者莫能辨不知此穎達之臆說耳孝經緯鉤命訣亦無是也彼稱祭地之禮與天同謂其尊同牲玉之數拜獻之節不異耳玉幣以陰陽異色則裘服亦以寒暑異施可知矣且舍大裘其餘冕服皆同亦不害其爲衣服之同也屨人職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況裘衮乎

中秋獻良裘

凡裘之材取於冬寒者爲上以鳥獸氄毛細而溫也獻以中秋蓋上冬所取至將寒而獻之

季秋獻功裘

狐麛羔裘皆宜有良有功注疏尚未别白

掌皮

歲終則會其財齎

齎疑謂枲布也經於掌皮曰會其財齎於典枲功曰授女功之事齎蓋練治皮物絲麻所用物項細故給以布使自備之也外府掌邦布凡祭祀賓客喪紀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亦用以通

百物與

內宰

掌書版圖之灋

在版之奄奚其執事有常在圖之宮寢其居處有列所謂版圖之法也王之後宮非外臣所得入也故必給其圖然後可以分人民之所居鄭氏鍔謂小宰所治之王宮乃王之六寢內宰所治之內宮乃后夫人所居非也曰王宮則可兼后宮特小宰與內宰所治之人各異耳凡宮正

宮伯所掌者王宮之羣吏士庶子或布周盧或
次宮內不與嬪婦相接者也內宰所治奄奚之
屬與嬪婦時接者也小宰兼掌之故統之曰王
宮內宰分掌之故別之曰王內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
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三夫人分掌六宮曰教六宮則后夫人兼之矣
二十七世婦分屬九嬪曰教九嬪則世婦視此
矣於九嬪復舉陰禮明前舉六宮不敢斥言教

后而三夫人亦與焉又同是陰禮而承王御下
事上儀法亦別異也特出九御之婦職者以世
婦以上無絲枲之功事也內官不列三夫人而
絫人掌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知次於后而
居九嬪之上者有夫人矣猶師氏保氏不言敎
太子而諸子職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太子
惟所用之則知師氏保氏所敎國子乃與太子
共學者而太子亦在其中　和風翔曰金氏瑶
謂世婦以禮選故不待教非也九嬪乃不以禮

選乎
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內宰所掌無刑者王之嬪御惟宜敎以禮作其
事可罰可黜而不可刑嬪婦有過失小則苛罰大則黜遠佐后以治之
者則女史及春官世婦女史職所謂內政宮卿職所謂苛罰是也小宰宮刑之
建則以正奄寺女奚及司厲所入女奴宮中官
府之徒隸耳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康成謂使其屬之上士非也蓋詔后使春官世
婦內宗外宗治之不言所使以諸職有明文也

先鄭謂王命其夫后命其婦亦非也記曰夫人
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凡爵命必統於
天子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鍾晼曰大小以所成之物言如布帛錦繡則功
事之大者組帶紛帨則功事之小者小大之中
各有麤良
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

膳夫庖人內饔職所共獨王及后世子之食飲膳羞則夫人以下皆各使女奚治之故內宰會其財用蓋必如此然後事不冗而人皆得其節適也用此知古者夫人嬪婦女御爵命雖視公卿大夫士然有財用而別無祿秩蓋深居宮禁隨身調度及母家姻戚問遺禮幣凡用財之事皆包於九式之匪頒好用中內府共王之好賜予外府共凡邦之小用此古聖王所以謹內治明女教而爲萬民所則效也　上經會內人之稍食計所已給也此

均其稍食而又曰正歲均其稍食何也功事有劇易精粗所獻有良苦則稍食必有損有益而後得其平非歲歲而均之不可

內小臣

詔后之禮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故詔后禮樂之儀謂動作威儀登降之於朝者宮卿世婦詔王后之禮事祼獻薦徹莿將其事也內小臣所詔則禮事之小者如女賓客見后於宮中喪紀接外命婦內外宗祭祀行於宮中廟中在車之儀登下之節皆是也知然者祭祀賓客王后涖事於廟惟內宰宮卿得贊而內小臣不得與宮中喪紀則內宰不得贊而宮卿世婦比內外命婦哭不敬者而苛罰之亦無贊詔后以禮事故專屬於內小臣也

掌王之陰事陰令

必典章素諳而後能正王后之服位必儀文備悉而後能詔六宮之禮事必言語謹信而後可

通好事好令必性行端慤而後可掌陰事陰令故羣奄中惟內小臣四人爲上士

閽人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令

鄭氏敬以序官每門四人破鄭注王氏應電又謂此專言北宮之中門皆非也雉門以內尚有二門故曰每門四人又以明皐門之守不以奄寺古文簡核多如此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幾猶察也中門所幾獨舉三者以惟內人賓客及持公器者非閽人所敢幾故惟視其有帥與否若無帥必叩其所以有徵驗然後出內之士庶子及宮中之奄豎官府之府史胥徒周廬之徒役宮正有版以待之服器怪民之不宜入者則閽人自可而禁之不待言矣○鍾峴曰注謂須使者符節乃行賓客則掌訝帥以至於朝無所用符節女奚公器而用符節則不勝其擾矣

寺人

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諸職內人注多主女御蓋爲此經內人以下有女宮典婦功職內人上承嬪婦則爲女御不待言也閽人職內人則當兼女御及女宮其出入相導寺人職有明文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

鄭氏鍔破鄭注謂宮卿世婦不宜稱有司固然而謂別有掌祭祀賓客喪紀之有司則誤矣外有司豈可帥女宮而致之哉但注過畧宜曰宮卿世婦之屬耳（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內小臣內豎職皆曰祭祀賓客喪紀此職獨曰喪紀賓客祭祀何也主王后內人而言則先吉而後凶主女宮而言則先其執事之多而後其少也（王后所與惟宗廟之祭賓客則祼獻饗燕涖共籩豆壺槃事授繫垂若喪紀則兼有喪祭喪賓序哭予臨女宮執事爲多故以是爲差）

掌內人之禁令

前言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以下列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故戒以所當具也此掌內人之禁令

則禁以所不得爲如勝服踰侈禮度慆忘功事廢弛之類

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人宜兼世婦女御二職有明文九嬪以上則喪紀之禮事內小臣掌之　注疏謂女御賤故立於其前未安非立於其前不可以詔相禮事蓋居左右以前也即內小臣擯王后亦豈能不立於前乎但不於詔相王后言之而舉例於內人則言之體宜然

內豎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所通獨小事之令也知然者王之陰事陰令內小臣掌之不曰掌通內外小事之令而曰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者所掌不獨內外小事之令而兼給小事也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

寺人帥內人弔臨不言蹕而內豎言蹕何也祭祀賓客喪紀內人出入廟中所辟止乃執事之羣臣惟內豎導行可使之蹕若弔臨於外出宮

則閽人爲之闢在途則有司爲之蹕不待言也公卿大夫有事於國中郊野鄉士遂士縣士皆爲之蹕則內人可知　祭祀喪紀女御皆從世婦惟賓客不與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

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於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則喪遷時蓋廟之主尚未反也疏謂朝七廟訖且將行然後設奠於太祖之廟理不宜然羣廟各有垣門御柩以朝事甚繁重主不在廟何事多此勞擾用此推之卒哭而後主反雖爲未葬祭不舉亦以便喪遷之朝及設遣奠七廟之主皆式臨之死者與遠近之祖皆無憾耳

九嬪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夫人見於經而祭祀賓客喪紀贊王后之禮事

掌婦學之法皆首九嬪亦猶三公之下屬六卿而不自列職也　王齊喪及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皆出次故曰以時御敘明非其時則不御也曰以時御則無以著其敘之常曰以敘御則無以著其時之可曰以時敘御又似以當夕先後之期言必如是以立文而義乃備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

奠貴於玉齍后親徹豆籩而不徹玉齍何也豆籩之器與實皆輕粢盛之質與器皆重且始以

第 7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反文內

亥陳后皆親薦以致敬而徹則齊徹故俎簋並
使有司職之特牲饋食宗婦所徹惟豆籩而佐
食徹俎與敦亦此義也徹玉齍及鼎俎諸職無
文大祝令徹小祝贊徹而不目所令所贊之人
何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陳其鼎俎則內饔
視此矣凡王祭祀賓客之鼎俎內外饔陳之而
膳夫所徹惟王之胙俎則尸俎賓俎饔人各徹
其所陳不待言矣官以饔名則兼徹玉齍亦可
推矣（特牲饋食禮佐食亦兼徹俎與敦）凡祭祀司士帥其屬而
割牲羞俎豆則司士亦與徹俎而並及豆籩可
知矣聖經文畧而事無不該如此　據特牲饋
食禮推之則后所徹豆籩惟將以燕內賓者燕
同姓之豆籩則有司徹之　粢盛炊於饎人共
自六宮則后設玉齍無疑也王氏安石據故書
謂贊王齍鄭氏鍔遂謂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
逆齍肆師表齍盛爲贊王九嬪所贊者王后以
爲辨王氏之失而蔽惑又甚焉贊者贊設時之
禮事也宗伯奉玉齍兼天神地示言之若宗廟

則攝后耳后親祭則后設而九嬪贊焉無所用
宗伯矣豈可混爲一事乎至謂禮官贊王九嬪
贊后是一齍而王與后兩設之也邦國禮亡凡
喪祭惟據儀禮以推之特牲少牢設黍稷者皆
主婦贊者婦人而漫爲異說何與　贊后之文
設於薦徹豆籩上者如曰贊后玉齍薦徹豆籩
則似贊后進玉齍而自薦徹豆籩也

世婦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爲齍盛者女饎也世婦蓋監視教導俾水火之
齊必得以實簠簋注云差擇其一節耳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王后所不親弔則使世婦往不言公孤不必言
也舉卿大夫則內子命婦之禮同后與賓客之
事而弔事多不親者入諸臣之家也女巫職若
王后弔則與祝前蓋若王之周親則不容不親
弔知非掌王后弔臨之禮事者女御職從世婦
而弔於卿大夫之喪　掌弔臨者惟世婦何也

三夫人尊惟祭祀賓客及宮中之喪紀宜與其父母之喪宜歸而弔臨則非所宜及也九嬪則掌婦學以教九御凡王后之禮事皆典司焉亦無暇及外事且弔事繁多非世婦不能徧共

鍾駹曰賈疏於大僕小臣弔勞公卿大夫士皆曰王有故不親往而引以證此經則曰使致禮物非也二職兼勞或致禮物此曰弔臨更不可通蓋卿大夫或王之師傅近族姻親則王弔外仍當使內人弔臨

女御

大喪掌沐浴

不曰后之喪掌沐浴何也或王之母非后亦當從后禮又或后既沒夫人之攝內治者雖儀數有降殺而喪浴亦非女御無共也注王及后之喪非也大祝職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則非女御所掌明矣疏謂或使婦人共給湯物亦非也肆師職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鬯人職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則共給湯物不以婦人明矣經所以不別著王后者男不死於婦人之手士庶人且然況天子乎以外官掌之則大喪爲王以婦官掌之則大喪爲后不待言耳

后之喪持翣

持翣特舉后則沐浴稱大喪示所掌不獨后喪之沐浴明矣　李鍾珏曰賈疏漢制翣戴璧插喪大記畫翣二皆戴圭明堂位雖僞書亦曰周之璧翣則不自漢始

女史

掌王后之禮職

於后所行之禮命之曰職而女史掌之使朝夕恪勤凜然於職之不易盡則驕肆懈惰之習無自而生矣

典婦功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

作二事者女御授功乃獨言嬪婦者內宰以婦職敎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九御分屬九嬪

世婦故授功專責之嬪婦使各監省其屬也鄭
此職所授受獨內嬪婦之功者以獨共王及后
之用又外嬪婦之功典絲典枲受之也非宮中
所繅績王與后不用而所用兼苦良亦所以勸
內職彰女教也　比比次也絲物之小者纓帶
組紃之類是也其大者則帛紡錦繡枲物之小
者巾幕帨繢之類是也其大者則帷幕幄帟大
小賈固不同或大小同而材有美惡功有良苦
則賈相倍蓰故比次而楬之以共衣服則貴賤

有等以備賜予則輕重有差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疏謂以待王及后之用故藏於內府非也內府
都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非王及后之私藏
也蓋凡絲枲布帛皆藏於內府其成於內人者
則以共王及后之用若夫邦國所貢九職所入
成於外工者則以共邦之百用耳王之燕衣服
玉府掌之蓋既成而後以入於玉府　王氏應
電謂內府受良貨賄故頒之以共王及后之用
亦非也王及后亦有時而用苦功若在喪之服
物是也惟有苦功故不頒於玉府又以示服用
之常宜於儉樸非若玩好賜予專取精良也若
王及后世子衣服可以內府之貨賄共則九貢
九功何物不備不宜轉市以外府之泉布矣

典絲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

遂師入野職野賦於玉府則凡貨賄皆可以當
邦賦使所入有絲枲則宜與九貢之絲枲并入

典絲典枲以頒功於內外工

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內工注謂女御非也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功
則內人即女御可知矣此曰工所以別於內官
蓋女酒女漿之類及其奚也列於天官職者奚
女近千人其無事之時必須功而授齎可知矣
賈氏度謂外工諸侯夫人大夫妻亦非也觀魯
語敬姜所陳各有職業無暇受公家之頒且王
禮事所用縑帛組文非內工及外命婦所能具

必須於閽閽之嬪婦故謂之外工至王氏應電
以外工爲宮卿世婦內工爲九嬪而下益悖矣
或疑外司服所掌王服及賜服兼用此職所
須於外工者果爾則典婦功以共王及后服之
文不宜設矣蓋此職所須於內工者專以共王
后之衣服而兼及世子不足則以外府之枲市
之共須於外工者則以共三夫人九嬪世婦女
御以及外命婦之法服故不設於事官而爲內
宰之屬也至王賜六服羣辟卿大夫與畿內公

孤卿大夫士之命服則宜兼用邦國之幣貢嬪
貢服貢及民間嬪貢之絲枲冬官別有典司其
事者既成而後以入於外司服耳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
典婦功所掌王及后之用也宜藏於宮中而須
諸內府典絲典枲則本職自藏之何也非嬪婦
內人所成王及后不用故與九貢九功之所入
同須於內府以示其有經式若此職所共皆宮
中之事不時取用故量所共而藏於本職以便

事耳日成月要歲夫旬月而考之則亦無虞其
冒濫矣　鄭氏衆謂良功絲功縑帛非也絲功
亦有苦有良典絲所以獨受良功者不惟有司
之政令如祭祀喪紀所共飾邦器者所受非良
不可即上之賜予亦不宜用苦功也其苦功不
言所須受者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
而典婦功所楬良苦之功並須於內府則內府
受之不必言矣
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王氏昭禹謂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所掌非
也彼二職乃辨其用等非製服弁之司所謂政
令即下文祭祀喪紀所共飾邦器者所受耳
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
喪紀曰其貴賤各有等也祭祀亦有等而不曰
其以凡該之也
典枲
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典絲職曰掌絲入者以別於內嬪婦之獻繭也

此職不曰枲入者麻草皆九職所貢不必言也
冂掌布絲縷紵之麻草之物者麻草之物不獨
用於布絲縷紵而典枲所掌惟此也授齎典婦
功注訓來取絲枲非也據此經曰頒功則已給
麻草矣蓋給以枲布使自具練治麻草之器物
兼償其勞也於頒枲曰授齎則絲可知也於頒
絲曰外內工則枲可知也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

苦功且受則良者不待言矣蓋典絲職所用黼

畫組就織文絲纊非良不可故止受良功若枲
物則冪幕巾帨及包物拭器有宜於苦功而無
所用良者故兼受之若云專受苦功則古者朝
服且用布則燕私之服可知無轉不受良功之
理　先鄭謂絲爲良功枲爲苦功非也果爾則
既分二職第曰受其功可矣

內司服

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
沙

追師注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特
據明堂位夫人副褘之文不知乃劉歆之徒所
僞作耳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
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疏外命婦於后無服據儀禮喪服傳但義有未
安春官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昏
義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宜通內外命婦言
之

縫人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
服

王氏昭禹謂女御非王宮八十一之數非也王
后之衣必內人典司非於女御取之則並謂之
女工可矣惟繫內人而非女工之比故奄人爲
之役

掌凡內之縫事

凡內之縫事則不獨衣服也不獨王與后之衣

服也

染人

掌凡染事

鄭氏鍔引禮記謂宮中所染專共王祭祀之服

染人所掌以共國家禮事非也記所謂朱綠之

元黃之卽以付染人耳

追師

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

據此則詩曰副笄六珈記曰夫人副褘皆周禮

之末失也豈二王之後用之而其後列國皆僭

如醆斝之及尸君與

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

三夫人亞王后內官列職自九嬪始舉九嬪而

言及則內命婦為世婦女御明矣不可以先公

卿之妻故曰外內內宰職正喪之服位則曰內

外命婦兼夫人及九嬪也凡並舉命夫命婦則

曰外內者命夫多王之師保周親也此經不統

之曰內外命婦者正服位辨舄屨及出入可統

稱內命婦追師之設本以共后夫人九嬪之首

服而因及於外內命婦故別言之

屨人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追師職曰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此職第

曰辨者命屨初命時官給之其後則與功屨散

屨皆自為與衡笄用玉石可服上賜以終身者

異故第辨其法式也

夏采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大寢而大祖四

郊之復則屬夏采者大祖四郊為祭之最尊王

涖事贊王者冢宰故特設此職於天官以領復

事而他無所掌也　復者人之終也春秋傳晉

侯有疾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

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卹社稷禍孰大焉主

不能禦吾是以云也王之宮寢內外起居飲食

無一不關於冢宰必君之身終而後師保之責盡焉此天官之屬所以終於夏采也

李光坡曰冢宰貳王統百官均四海而諸官所掌不越居處服御財賦絲枲之事嗚呼此聖人之議道自已者也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或有所制而不敢縱或有所求而未必遂若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何求而不應哉何憚而不爲哉以是大欲而勢足以恢其邪心於以治天下國家吾不知其可也周

公知百官之得其統四海之得其均其要在王身是故先以宮室安其身焉次以飲食理其體焉繼以賦式節其用焉終以內官佐其德焉析其事則至纖至悉若無關於政治之要而觀其用意本末兼修內外交飭以正君身其至醇至備者乎一之以大宰之權分之以小宰內宰之任一起居一飲食一貨用一擇採進御多寡豊約用舍去取大臣皆得與聞之而天子不得以自私女子小人不得以竊惑而同是職者必名德之選是以上知之君就焉而益正中材之主守焉而寡過蓋正心誠意之實功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統也

周官析疑卷之八

臨桂陳榕門
漳浦蔡聞之同訂
新建周力堂　　桐城方苞著

地官司徒第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於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此古之聖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非漢唐之治所可及也　司徒會五地以辨物生相土宜以安民宅分三壤以均賦貢別年歲以制力征凡所以除民之害而厚其生者皆所以安之也十有二教三物八刑凡所以因事成禮隨時讀法皆所以擾之也安之中亦有擾擾之道即所以爲安地官職事無外於此者不曰安擾萬民而曰安擾邦國何也舉萬民則不

足以該邦國舉邦國則安擾其民即所以安擾邦國具見矣

鄉師

六鄉四面而環王城鄉師四人宜各主一面而注謂兩人共主三鄉蓋以同鄉之州不宜中分而各有所屬且以備有故而兼攝也

鄉老

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此三公統鄉民之證也三公雖無專職而散見於朝士司士諸職者甚詳不當以六官之上無三公爲疑

鄉大夫

周官六卿之外別無所謂卿者軍旅田役喪荒賓客大司徒小司徒鄉師主之五官皆有事焉而鄉大夫一無所預以是知其即六卿也鄉大夫遂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鄉大夫乃六卿不與民治州長遂大夫以下則其屬吏轉而相承身親其事無所用之　六卿兼鄉官故凡軍

旅田役皆鄉官令其屬帥民而致與大司馬軍政皆命鄉實相合鄭注大司馬謂軍帥不特置乃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者蓋武事壯猷六官之長或有喪疾事故則退老於鄉者亦可簡任以承其乏耳賈疏乃據此謂鄉大夫別置而非六卿誤矣凡治經者不能析衷義理推究事實但據經中一事一言以強證已說皆不可信況漢儒之訓詁乎

族師

百家之長卽以師名官則黨正州長以上掌教治者其德行道藝之足以表衆可知矣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此古之民所以易於觀感興起而政教無壅也

封人

所謂封疆者封土於界上也其職云凡封國封其四疆則舊說謂典封疆之官本無可疑鄭氏鍔之說顯與經悖

鼓人

鼓人所掌六鼓四金之節用於祭祀軍旅田役喪紀災祲夜鼜鄉遂都家公邑無地無時不有事焉不獨秀民能辨其音聲卽皁隸亦知其節會乃教事之重大而周徧者故次封人　鄉師四時出田法以教戰金鼓所以爲車徒之節制也次舞師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皆於干舞備之平時習舞然後前期可修戰法

牧人

載師任遠郊之地有牧田牛田卽牧人牛人畜牧之地故牧人牛人充人同屬地官

縣師

注自六鄉至邦國縣居中故名縣師非也小司徒井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遂與都之政治皆至縣而分執其總其法蓋通乎天下此職通掌天下之地域作軍旅田役之卒伍故以縣名官不宜以小

都之縣居中爲義

保氏

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則非三公之師保明矣大戴記稱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乃六卿上兼三公之位而非此經之師氏保氏也後鄭誤引以詁此職魏氏之說得之

司諫

先王之世所以教閭閻之秀民則有家塾黨庠州序之師教王世子王子王族則有師氏保氏

而又合之於成均所以陶冶學士者法無不備矣然學士而外農工商賈下逮隸圉有一人之不教則聖人之心惻然有隱而於政教必有所壅惟學士始可責以六德六行六藝之備至於平民則循理奉法爲善去惡其實事即在政役弛舍發徵期會農桑衣食遊居作息之間故別立司諫司救之官巡問而觀察之糾德正行考藝辨能以勸其從誅惡警過三讓三罰以懲其違所以德教烝於四海而可致刑措也

媒氏

民相怨讐及合婚姻隨地而有之和之以解其難合之以厚其別皆所以明彰禮義故屬地官然後事便而教習也

質人

民閒交易或相期約而不能立判官之取予斂賒或以事故而難踐前期故設質人掌其質劑書契以息抵冒詐辨爭注謂主平定物價誤矣

廛人

民居亦曰廛但廛人屬司市之屬則爲市廛明矣疏引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而謂主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不知貨在肆始稅其廛邸舍則民居也安得有稅載師本謂市肆爲廛民居爲里後鄭辭未別白而引之以證邸舍有稅不亦蔽乎

胥師

凡有爵者必稱士故知胥師以下非官也比長治五家即假以下士之名胥師賈師治二十肆

而仍與羣胥伍以是知古之賤末而貴農也惟不假以爵故王都而外鄉遂都家公邑凡小邑聚有列肆者守土之吏皆得辟除以治市政又所以便民而恤商也鄉大夫所賓興半農家子而未聞工商得與焉西漢之初有市籍者子孫不得推擇爲吏所以使民榮義而輕利民食之豐匱風俗之淳漓恒必由之

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

司虣所禁者顯故十肆一人司稽所察者隱故

五肆一人

司門

鄉之官以上大夫主之遂之官以中大夫主之門市之官則以下大夫主之輕重之差也每門下士二人而主之以下大夫蓋王城管鑰之任非位尊權重不能防閑而糾詰之也

司關

門關皆府一人史二人書契簡也徒四人而無胥節此見商旅之無擾矣　王氏應電門關無

兵守云云乃以唐宋以後之政俗議周公之典法言之不中無足怪也自管仲用齊而變周禮始分士農工商之鄉周官掌固司險所掌守政聯衆庶與士庶子爲一體無問國中郊野閭族州黨之民比戶而居者皆兵也國有大故鄉大夫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則國中四郊之守已固矣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都鄙公邑城池之固牧長與其民守之山林川澤之阻掌固司險與其屬守之無在而非兵也其平居

無事門關之守不過稽察無節傳及貨賄不物者故每門每關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已足以待其事無所用衆也司啟閉者不過下士無所用威權也後世門關之操柄日重卒隸從衙侵削商民阻抑行旅自孟子時已患其爲暴然後知周公之憂民切慮患深也

遂人

注謂六遂之地自遠郊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非也六鄉六遂而外凡造都邑皆縣

師盡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則稍縣畺乃縣師所掌也縣師所掌地域人民田萊六畜車輦之數兼甸郊都鄙者以受法於司馬以作衆庶會卒伍　六遂獨百里至二百里地遂大夫所兼掌不過公邑之吏治耳遂人通掌縣鄙溝涂形體之法故曰以達於畿非畿內通爲遂地也　六遂之吏所掌稽事爲多如有天時地澤風雨之急移用其民皆刻不可緩若官府設於王朝必待稟命而行則緩不逮事矣考秋官遂士掌四郊謂獄之治在四郊也以類推之遂人遂師治所亦當在四郊劉氏彝謂居司徒之府王氏與之謂居朝以總六遂之事皆妄說也

遂大夫

近世諸儒因鄉大夫即六卿謂遂吏亦兼以王官非也五官之屬自師及攷而外爵中大夫者十有八人爵下大夫者四十有五人而鄉之州長爵中大夫者二十有五人遂人遂大夫爵中大夫者八人遂之縣正州之黨正爵下大夫者百有五十人盡六官之中下大夫尚不足以充之況治官之大府司會內宰教官之師氏保氏司市司門廩人禮官之冢人墓大夫大司樂大師大卜大史內史巾車政官之射人諸子大僕司甲司弓矢戎右齊右大馭戎僕齊僕職方刑官之大小行人皆各有專司職重屬多事繁地近皆必不能兼鄉遂之治教政令而遥相統攝者也以義測之惟遂人遂大夫或可以六官之攷晉秩而兼攝之耳其餘鄉遂大吏或鄉遂之

上士積功累勞者漸次拔擢以任其職而爵秩得班於王朝之大夫其貴重則不能與王官並如後世京職與外吏爵列等而儀位則有差耳

遂無老遂大夫亦非卿蓋三公官不必備六卿九牧之倡位尊望重名不可以輕假也且鄉法通於畿內以公卿掌鄉治則畿內吏民皆當是則是效有所觀感而興起矣

旅師

遂之賦粟里宰徵之遂人遂師令之入於廩人

倉人其餘留於野井鋤粟屋粟閒粟掌於旅師
方春耕民有不足則頒之待秋成有餘則斂之
其新甿初徙者不獨散其利且施其惠而不責
以償遺人職所謂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是也
故官名旅師後鄭謂旅師乃爲縣師斂野賦穀
之官詳本職並無此意鄭氏蓋以縣師徵野之
賦貢而此職掌聚野粟不悟此謂六遂之野耳
郝氏敬謂鄉之閭師遂之旅師其職事蓋互
見非也鄉自州長以至閭胥無徵賦之事故別
設閭師以掌之遂則縣正掌其徵比矣無事復
設官以徵賦蓋六鄉地狹人衆不足以容旅民
故旅師設於甸遂稍內而四郊外而公邑家稍
因荒就食而願留處者有所依庇而収恤焉縣
都廣遠即有移民就食之事亦各於封內擇地
以處之非王官之所及也

稍人

遂人掌縣鄙溝涂其法達於畿內故旅師至稍
人六職次於遂人之下所主俱郊野米粟兵車

芻薪與糞種耕作之事蓋與遂人相左右者也

山虞

山澤利多爭訟易生竊盜時發必官爲之守而
民以時取然後生物阜而惠澤均故官司徒隸
不得不衆繁也

林衡

麓接平地視山木爲難守大山之麓有陁爲大
林者故別設官而增胥徒之數

澤虞

於林麓總言之於澤藪分言之者麓多爲林而
澤藪地各異也

掌蜃

李氏如玉謂自角人至掌蜃七官所斂即山澤
之賦非也閭師職任虞以山事貢其物任衡以
澤事貢其物山貢之大者乃邦工掄材及取金
玉錫石澤貢之大者乃蒲葦之共及財物入於
玉府者此七職所斂特細物耳謂縣師徵野之
賦即甸稍縣都四賦亦非也六遂之賦遂師徵

之里宰斂之則非縣師所掌明矣遂師徵財征入野職野賦遂大夫令爲邑者會政致事又戒凡爲邑者之功事則公邑之賦並掌於遂師明矣縣師所徵乃家稍縣都之賦而無公邑亦明矣

場人

本職曰國之場圃則爲載師所任而非農家之場圃可知注疏並誤

廩人

廩人掌國用而不藏粟米猶大府掌頒財而不藏貨賄也蓋舍人掌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米穀下及宮中之財守則膳夫之六穀稾人內外朝冗食者之食凡國中所用之米皆藏於舍人可知矣倉人掌粟入之藏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則畿內所用之粟米皆共於倉人可知矣以廩名官謂舍人倉人廩藏之出入皆受法於此職耳注疏藏米曰廩對下倉人藏粟曰倉似誤　胥徒較舍人倉人幾八倍蓋雖不掌蓋藏而徵令傳送之事紛互會同師役治糧與食必使各就其地分部以稽察冒濫也

司祿

古者分田制祿位有升降則祿有增減人有存亡則田有遞代故特設司祿以專掌之王氏應電謂即廩人九穀之數非也廩人所掌以待匪頒賙賜乃正祿外之法用耳若當官羣士之祿既頒以田又使入粟於廩人而後給之則徵收轉輸期會出納勞民耗財費時失事而義無所

取聖人立法不若是其膠擾也易氏祓謂獻穀數宜與司民之獻民數同亦非也民數三年而一校其息耗穀數必每歲而獻之

司稼

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四職相聯而終之以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司稼之職也宮府之饋萬官之祿皆於農夫取之歲有豐凶而法用常祿則不能不取足焉所以示居民上者當惕然於安受野人之養而職思其艱也在禮年穀不登

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則司稼所謂賙其急平其興以均萬民之食必自貴者始矣春秋時列國有凶卿大夫爭出私積以賑貸猶見三代君臣與民同憂之義

舂人

舂人職所領女奚數甚少蓋夫人親舂以共齍盛故女奚助以終事若牢禮饗食之米特取之廩人而差擇之耳

槀人

槀人職領以女奚者婦人主饋凡官吏人民給事官中者必女奚供食乃便而因遍給外朝之食也　舂人槀人其事較饎人為繁重而饎人奚四十人舂人槀人奚止五人者以舂槀給役者有司厲所入女奴而女舂女槀及奚特監視而指揮統治之耳不列女奴及其數者以司厲職有明文且以罪入數不可定也

周官析疑卷之九

高淳張彝歎
漳浦蔡聞之同訂
懷寧劉古塘　桐城方苞著

大司徒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必知土地之宜人民之數然後可定民之居制民之產以安其身而教擾之是即所以安擾邦國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官獻瑶曰此下數節之綱領蓋建土地之圖以辨五土之名物然後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異俗而施十有二教以一之然後知土地所宜五穀所殖而相民宅任地事然後可量地之肥瘠高下以制地征均地政然後可求地中制地域以建王國侯邦以造都鄙此建土地之圖所以

爲大司徒之首務與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州社經有明文黨立禜蜡亦宜有社樹之田主
似謂樹木於社壝以表一方之田名社與野即
爲田主之義也注疏乃以爲田神而别求配於
社稷之神證以詩之田祖以神農當之豈祭社
稷乃奉田主之神以臨之乎抑别有田主之祭
而奉社主稷主以依之乎經傳中絶無社稷與

田祖先嗇合祭之文朱氏申之說較注疏爲近
理　陳從王曰朱子論語注古者立社各樹其
土之所宜木以爲主蓋本諸此已不用注義
社稷自王國至州里隨大小有之不止王宮所
建樹之田主亦不專指耤田內也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
而方
先言物而後言民者下經因此五物者民之常
而施十有二教則辨五地之物生以人爲主必
歸重於人然後與下義相承接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
而長
此經毛物羽物亦謂野鳥野獸若馬牛雞鶩則
五土皆宜小異而不失其大同不宜獨舉爲山
林邱陵之動物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
肉而庳
王氏安石以贏物爲鼃螾之屬或疑鼃螾小蟲

未足當五物之一然羽毛鱗介之外别無所謂
贏物此經乃辨五地之物生故不論物之大小
而但計所生之多少羽毛鱗介生於平土者甚
少惟贏蟲爲多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五地所生之民形貌既殊則氣質剛柔輕重遲
速亦異始於資稟成爲習俗先王辨其氣質之
各異而知其性命之本同故設爲十有二敎以
一之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家人相怨多起於婦人故
以陰禮教親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即下經所謂以本俗六安萬民也民得生養之
樂有戚黨之歡然後勤於作業而不偷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恤即下經相救相賙之類誓以憂樂相同彼此
共之則民知恤人即所以利已而不怠矣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此十二教兼禮樂刑政而言隨其時地之所重
而勸導董戒之也歷言其效蓋使職教者驗之
於民以課教績之成否非徒爲文具而已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
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以教民言則舉五土可以包九州以九州之人
皆稟五行之氣以生也以居民言則五土分爲
十二土而十二土之中又各有五土必周知之

然後可相宅而使同貫利也西北之沙漠東南
之斥鹵雖五穀不生而人民亦可以食其土利
故第言相民宅蕃鳥獸毓草木任土事而不及
稼穡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
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法者田有一易再易
地有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
九等當如禹貢所差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梅殼成曰測土深不可以淺深言蓋惟覆矩之
法可以從高測下然以目之所見爲止若地面
之下無術以測其淺深也土圭之法乃求地中
自四邊嚮內規方千里以爲王畿又自王畿嚮
內以至將建王城之地而置表測景以漸而進
故曰土深猶士冠禮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
也若建王城欲知地之高下以制溝渠而測土
之淺深則用匠人水地之法自近及遠遞移其

表踊數十百里可馴致也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梅𧶽成曰土圭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

皆由此也　所謂地中者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圭於形言天之包地如卵裹黄皆圓體也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景之處爲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冲和會合乃可謂中嘗以歷法推之窮南極北晝夜偏贏赤道之下冬夏適均惟中國之地晷景盈縮與時進退二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謂之地中良不誣也經謂天地之所合者地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合故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合故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四時風雨寒暑皆天地爲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之合爲之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乃言地中之處其景尺有五寸用此以爲標識耳　景朝景夕當以鄭賈之說爲近理蓋天包地如卵裹黄地周之度與天相應每二百里而差一度南北異緯東西異經如夏至日中此處景正時迤

東則景必晡迤西則景必早自二百里以外漸差漸遠每三十度而差一時有在此處爲午而迤東爲酉迤西爲卯者今中國經度不同之地節氣交會皆有早晚之殊此得之實測非懸揣也　地體渾圓居天中亘古不動天以南北兩極爲樞紐赤道横帶天腰距兩極適均日行黄道出入於赤道之南北冬至出赤道南故距地近夏至入赤道北故距地遠而星辰距地則四時皆等也四遊之說謂地與星辰升降於三萬

里中又謂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其説皆不可通蓋地惟至静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觀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可見至於日至之景其南北長短之差參差懸絶非一定之數不可以道里計也鄭賈未解地圓之理故引無根之説如此　王蘭生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惟地中平壤爲天地之所合北極下半歲爲晝夜赤道下一歲再冬夏惟地中爲四時之所交日東近海多風日西連山恒雨惟地中乃風雨

之所會日南近日多暑日北遠日多寒惟地中乃陰陽之所和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於王畿曰封樹者規方千里包高山大陵不可以溝限惟起封界樹木以表之故造都鄙則曰封溝以室數計畝制地其域狹也篇首總言制邦國都鄙之畿疆曰溝封後分言制都鄙之地域則曰封溝者邦國封疆廣狹不齊地勢所宜或可溝或止起封界與都鄙計畝制域封必以溝者異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惟王建國自服於土中則大小之邦亦必相其山川之面勢道路之支腠以定國都控馭四境以土圭土其地者所以正國都之方位也國都既定然後可以制封域詩云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景山與京遷國且然則造邦可知矣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

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此經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知以七之可食者言司勲職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則知以其入所食者言　以詩及春秋傳所言魯衛之封畧計之封國之里數當以周官爲正其實周官與孟子所言亦不甚相遠蓋周官所言者

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內者
而言也顓臾魯附庸而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也所謂食者則其實
封食其土利者也見於經傳者公惟宋男惟許
宿則封國甚稀書曰分土惟三以諸侯之地方
四百里計之為方百里者十六其食者三之一
為方百里者五方十里者三十三方里者三十
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
一餘方百里者三方十里者五十五方里者五
十四以一易再易之田相減并藪牧疆潦之五

而當一十而當一者計之其為穀土亦約百里
耳蓋孟子言頒祿故止計穀土周官言所食則
并其山澤之毛至邦域之數則包名山大川附
庸閒田之在其封內者耳如今大州縣包絡山河動數百里而計畝
徵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類此武成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蓋天下初定夏商以來建國一仍其
舊別無土地可以大封孟子所言周初之制也
至周公建典則商奄既誅滅國五十廣齊魯衛
晉之封見於傳者殷民七族殷氏六族懷姓九

宗職官五正本末皆剪其宗祀奪其土田故三
等之國封域雖增所食穀土不過少加於百里
七十里五十里之數而不甚相遠也惟宋則疆
域最廣所食又多以修先王之典禮體大物博
且尹東夏而近王畿朝聘過賓視諸國為殷繁
凡以稱其用耳術數推理必諸子以上始有附
庸閒田至於諸男則封疆百里析之為五十里
者四以田之一易再易之半為穀土其餘皆山
澤藪牧盡以畀之而封內並無附庸閒田蓋非

此不足以立社稷通朝聘職貢其詳宜見於司
空之篇而今不可攷矣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
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
三百畮
鄭氏之釋都鄙非也春秋侵伐及邊境則書四
鄙傳曰都城過百雉又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蓋都所居鄙則界也制其地者計穀土也制其
域者兼疆潦藪牧也　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時

趙過爲捜粟都尉修后稷之法爲代田一畮三
甽歲代處之廣尺深尺爲甽播種其中苗生葉
已上稍耨隴草因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
根深耐風與旱則魏氏技所稱間隴而爲甽者
乃古代田之制雖歲種不易之地亦然以訓一
易再易之地誤矣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
而待政令

自土會至此皆經畫土地之事所以爲安擾人

民之本也以下乃專言人民　康成以地職爲
九職非也此經所頒職事即下經所云頒職事
十有二也九職已具其中既分九職而又曰頒
職事則義無所處矣上經土均之法辨五物九
等制天下之地征特標以作民職而此又分九
職則事複而辭亦贅矣蓋曰地職乃其地所當
承之職事也禮記郊特牲郊之日汜埽反道鄉
爲田燭不命而民聽上即六鄉之地職也遂人
國祭祀則共野牲令野職即六遂之地職也甸

稍縣都公邑當津要則服輸將給賓客師旅近
川防則共修築外至邦國則春秋傳所云取於
有閼之土以共王職是也地守亦非林麓虞候
之所守也山澤藪牧並列九職則林麓虞候之
所守於作民職具之矣按夏官司險設五溝五
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法掌固頒士庶
子之守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以通守政若造都
鄙則治其固與其守法乃此經及均人土均職
所謂地守也經言地職者三切究其義皆非民

職詳具各篇　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皆地法
也而復言以爲地法者以待政令言之也都鄙
有遠近其地有饒瘠其事有劇易故所以待王
朝之政令者法各有宜而不可以一致也　鍾
晼曰鄭氏鍔謂須執事於都鄙以待王朝之政
令非也此承上建邦國造都鄙而總言其地法
則不得專以都鄙爲義明矣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周官救荒之本惟在五黨相賙及令移民通財

使士師掌之而耕九餘三家有蓋藏又相賙與
通財之本也此十二政乃臨時補救多方以求
濟之事
一曰散利
所謂散利者發縣都之委積與泉府之作布也
先鄭謂貸種食未安貸種食乃旅師春頒秋斂
平時益民之政非爲救荒而設
八曰殺哀
宗伯職以凶禮哀邦國殺哀者節喪弔禬恤之

財用以賑凶荒也
九曰蕃樂
眚禮蕃樂似無與民事而以聚萬民者遇災而
懼以勤恤民則民之心聚矣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
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民有田里樹畜則能自養矣而老幼孤獨鰥寡
及以事故耗乏或疾病無依者上更有以保息
之而安富尤保息之大者蓋富者不安則民不

務積聚而失其養者衆矣上豈能徧給哉漢武
立告緡之法商賈中家皆破民偷甘食好衣不
事蓄藏之產業其明徵也　張自超曰管子九
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四曰養疾七曰通
窮八曰振困本此陸贄曰先王制賦不以殖產
厚其征安富之義也　恤貧當爲賑賜補助遺
人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是也旅師春
頒秋斂乃所以廩貸新甿注疏未安
二曰族墳墓

記曰絕族無移服儀禮喪服高祖以下小功三
月者皆曰族此經曰族墳墓墓大夫職曰令國
民族葬皆以有服者爲限也子姓或蕃或希有
續有絕惟限以五世然後宗支昭穆尚可比次
兆域廣狹尚可均移過此以往則紛而難理矣
必別授兆域各從所親分守而無爭始能愈遠
而不紊也
三曰聯兄弟
大宗伯職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且由親及

疏外姓之兄弟本因同姓而連及之耳注疏以兄弟爲婚姻雖本爾雅非其義終偏

六曰同衣服

媺宮室爲本俗之首者有廟有寢民安其居然後樂事勸功而重去其鄉也終於同衣服者民志定然後禮俗型也

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

布教於邦國都鄙使萬民觀之也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羣吏守之也布教布以上諸大綱也

施教法施以下諸細目也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五家聯近故奇衺使之相保二十五家則宅舍多矣故有故而寄託者使之相受百家則財力贍矣故葬具喪役使之相共五百家則勢衆強矣故寇盜使之相救二千五百家則蓄積厚矣故祲札使之相賙萬二千五百家則秀民聚矣故使之賓其賢者與賢國典也而曰相賓者五物則詢於衆庶書德行道藝及孝友睦婣有學者則屬其民是使鄉人自相推擇而賓禮之也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　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及十有二職三物八刑獨列於布教於邦國都鄙之後與四官異者前所列土會土宜土均之法皆地法也土圭之法以制王畿建邦國造都鄙荒政十有二保息六本俗六以聚萬

民養萬民安萬民惟十有二教主於教民而皆教之大綱故與諸大政並列於前此以下則親民之吏所奉守者故詳於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之後也先儒皆云此卽教法然三物八刑乃教法之正非比閭族黨州鄉則綱維布置以爲施教之地耳

十有二曰服事

冢宰任民以九職而司徒增其十二冢宰制國用者也九職所任皆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

秀民之學道藝巫史醫卜之世事庶人在官之
服事其職事不可闕矣

一曰不孝之刑

大司寇職三曰鄉刑上德糾孝故爲鄉八刑之首殺越人于貨孟子所謂不待敎而誅者也然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則其惡甚於殺人之盜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也

四曰不弟之刑

易不友曰不弟且退列於不睦不婣之下者曰不友則專於兄弟曰不弟則不遜弟於族婣鄉黨者該此矣

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

不任不恤亦有刑者背朋友之付託則不義安鄉里之危困則不仁此而不懲民俗日以偷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

六藝中禮樂惟秀民乃能習而凡民使由五禮皆可以防其僞使聽六樂皆可以防其情故復列之禮者稱情以立文乃所以防民之僞而老莊荀氏乃以爲化性而起僞蓋溺於俗而不達於先王之禮意也

凡萬民之不服敎而有獄訟者與其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獄訟至紛其達於司徒惟附於刑與不服有司之聽斷者耳必取決於司徒而後歸於士懼其濫也不服有司之聽斷得自直於司徒懼有司

之枉撓也仍與有地治者聽之而後斷焉懼民之誣其上也　鍾曉曰秋官鄉遂公邑所上之獄訟司寇聽其辭都家所上則曰聽其成書其成與其聽獄訟者是都家之長自與有司聽斷不關於司徒注有地治者兼都鄙似誤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祀天燔柴而曰羞其肆何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所謂羞肆乃以薦配享之人帝也記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郊之牛二蓋以祀天不可

薦俎享稷不可燔柴燔牛用全必異牛乃可以烹薦易所謂享以享上帝亦以祀人帝也郊以特牲而我將之詩曰維羊維牛爲祀文王也祀天不宜有俎豆獻爵而祀五帝大宰所贊有爵亦爲人帝也生民之詩曰于豆于登爲祀稷也五人帝有尸則稷亦宜有尸既立尸則具鼎俎豆登獻爵宜矣昊天上帝及五行之帝用犢而燔柴則粢盛秬鬯亦陳列而無獻薦之禮可知矣祀天之禮極簡則五人帝與稷雖有獻薦而尸惟嚌啐無飲食之事可知矣禮以義起邦國禮雖亡參伍經傳其大義猶可得而推也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修道自大小司徒以及遂人遂師皆令野廬氏而埽除者則守塗地之人委積皆令遺人而共之者守路室候館之吏後鄭及黃氏說皆未詳辨見遂師職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曰徒庶之政令皆在軍及閭禁之政令則大司馬治之也聽於司馬則曰卒伍致於司徒則曰徒庶　大喪曰帥六鄉之衆庶大軍旅大田役則曰萬民通乎畿內也鄉大夫職於大詢曰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大司徒職則曰萬民亦通乎畿內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

古者謀及庶人故也大故即小司寇所掌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也王崩苟無他故及尋常寇兵無爲致萬民於王門注誤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徵緩刑

於荒政十二之中獨舉其四者貢賦天子所制也故舍禁弛力薄徵必待司徒之令刑章天子所定也故緩刑必待司徒之令若有利而自散之以及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皆邦國所得自主也不及去幾者其政微也不及除盜賊者盜賊承凶饑而作勢在必除無可疑也於荒政十二之外增其二者移本國之民與鄰國通

財其事尤大非天子之命不敢專也故首列之

古者耕九餘三雖遇歲祲中家皆可自保其餘貧民則發縣都之委積兼令通財而官爲之責其償可矣其遇大荒則移民以就粟蓋中原之地多不通川雖有粟而難移其通川之地則移粟不待言矣大札移民則遷其未染時疾者以避地氣之溼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大司徒令教官致事而廢置誅賞皆不與何也所致之事即屬官之治成也小司徒既考之而行誅賞則其失得張弛勤惰並致於大司徒矣大司徒憑之以致於冢宰即冢宰所憑以爲廢置也宗伯司馬無令致事之文者禮成政行而事畢無可致也獄訟之事則至大司寇而止故小司寇歲終令羣士登中於天府而已王制王命三公參聽之周官並無此制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宰所令於百官府者王宮之事也故於職曰修於法曰考於事曰待而不用命者曰不共司徒所令於教官者教事也故於職曰共於事曰修而不用命者曰不正

周官析疑卷之十

小司徒

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
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
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五官之長與大宰共建五典而教法獨小司徒
建者以主六鄉而親民事猶小宰之建宮刑也
夫家謂男女既配耦者以是知周之征役不及
衆丁女戶餘夫也　教寓於祭祀飲食喪紀之
禁令使民知禮知義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教寓
於征役之施舍使民興讓興仁所以忘勞而犯
難也司徒之法無一人之不教無一事之不教
無一時之不教所以周徧淪浹入人之深至於
刑措也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
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頒比法衆六鄉則甸稍縣都邦國視此矣受比
要舉邦國則鄉郊甸稍縣都可知矣畿內則歲
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入其要內外詳畧各有
宜也　登謂升而載於册也物謂弓矢甲楯楨
榦旗物之屬即大比所稽兵器也注以爲家中
之財誤矣旗物有度式什器有良苦故辨之財
而曰辨則辭與事不相應矣漢法算緡錢商賈各以其物自占王莽從天下吏民一切皆三十取一康成每以漢法莽事釋周官害義之尤甚者也
小司徒雖頒比法於鄉大夫而鄉之教治
政事一斷於鄉師故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
司徒退而頒於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則於民
治一無所與昭然矣若非六卿則宜與遂大夫
同何以職事逈別乎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
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
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既有定法族師又有合
聯之法何也賈氏公彥謂擬入軍相并也但案
其辭意似專指在軍者并則義尚未備耳蓋必

合聯於可任者四五六人而取其一然後拔勇
可簡且非留其半以居守則受邦職役國事相
葬埋一族中居者或不足以共也族師在軍則
爲卒長必平時合聯然後二族戰士皆其所素
教而如臂指之相使居守之族師二族之民皆
其所素治然後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凡此類
皆周公夜以繼日精思而盡萬物之理者也
或據班志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止出
七十五人司馬法井十爲通三十家止出三人

疑周官不宜取一卒於二族中不卸一甸中雖
止用七十五人而此七十五人則必取諸八閭
之中司馬法亦然不如此則從軍之士與其長
不相習而役急不可恃居守之吏與其民不相
習而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必有扞格而難通
者矣役必更番總畿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
從徵發故八閭之人亦不以同時并調爲困耳
況司馬法乃齊穰且所作先儒論之甚詳班志
不惟於經傳無考春秋以前之書亦未見其徵

周官會卒伍合聯之法坦然明白按以事理之
實亦確不可移不得以異說亂之　邦職謂地
職也若民職十有二則不必合聯而後可受
伍兩卒旅師軍咸備始成一軍而獨言會卒伍
者起徒家一人故比各爲伍然必積至百人乃
成一隊也　追胥曰比者卒伍既定則各以所
居遠近相次而追胥也　李鍾僑曰小司徒承
會卒伍而言故先軍旅而後及田役追胥貢賦
遂人承授田萊治溝洫須職作事而言故先貢

賦而後及師田政役乃文義宜然鄭氏鍔謂軍
旅起於六鄉故先軍旅財賦起於六遂故先貢
賦則偏窒而難通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賈疏謂六鄉每家出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
卒爲上劑致甿遂人以下劑致甿每家出一人

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謂之饒遺、非也、羨卒即餘夫也、對正卒言則曰羨卒、對正夫言則曰餘夫、鄉遂互文以見義耳、何嘗獨厚於遂乎、　鄭氏鍔謂鄉遂都鄙邦國授田之法、有四節、非也、大小司徒與遂人大司馬、本無異法、蓋不易之田即上地、一易即中地、再易即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五十畝、可任者家三人、即此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即遂人之田百畝萊百畝、可任者

二家五人、即此之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可任者家二人、即此之家二人也、前後互見、辭有詳畧、安得意為之說乎、　田竭作、更番調發、使皆習於軍事也、追胥竭作、守望相助、非遠遣其閭井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曰掌其政教者、師則教以順命而不犯、田則教以習戰而不爭、役則教以同力而不惰也、蓋平時教法即具此、而有事則誓戒焉、　凡用衆庶、小司徒曰政教者、教法、小司徒所建也、鄉師於田役則曰政令者、受州里之役要、出田法於州里、其政皆鄉師布之也、軍旅會同大喪則同治者、其政稟於司徒司馬、鄉師躬治其徒役而已、州長於師田行役皆曰戒令者、政非所專、以帥而教之、故戒之也、黨正則曰以法治其政事者、州長掌政令之法、黨正循法以治其事而已、族師曰掌其治令者、躬帥徒役而至、則遂治之也、

政令者、命其事也、戒令者、警其期也、治令者、飭其人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而有大故、則小司徒致之、何也、諸子掌其戒令教治、而修業仍於鄉學也、於諸子職曰羣子、以合諸學、合諸射、合諸喪祭賓客而言也、於小司徒職曰餘子、各據其家而言也、與士並舉則曰庶子、言各有當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地事辨其地之宜井宜牧及黃白宜禾汚泉宜稻之類也農牧虞衡民職也大宰任之而大司徒頒之閭師掌之地事則小司徒任之載師物之而土均均之注並誤凡稅斂之事如納徵之期收掌之人廩藏之所委輸存貯之數皆是也即稅斂貢賦之事宜非貢賦外別有稅斂上經會卒伍而令貢賦者征役有繁簡則貢賦有乘除也此經制井牧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者地邑有衝僻收穫有早晚道

路輸將有遠近則稅斂之事必隨地而制其宜也小司徒專掌六鄉而所載乃井邑邱甸縣都之制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大司徒職具之矣故獨載井法以示內而六鄉外而六遂以及都邑名雖各異其地法則皆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積累而區分之也任土比民之法錯見諸職大司徒職載邦國封疆都鄙室數次及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小司徒職載井邑邱甸縣都賦兵之法載師職載任土之法閭師職載任民作貢之法遂人職載溝洫之法其授田則大司徒職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所授多寡之數小司徒職載上地中地下地之人所任多寡之數皆各舉其一彼此互備也　匠人爲溝洫其制既成不過歲爲修治而已何至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稅分治田與治溝爲二事乎康成之說於事理難通非獨無所考據也　注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非也井邑邱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

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此經曰九夫爲井者以出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并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以及疆埸之瓜八家之場圃皆取於所加百畝之中且四井爲邑量地制邑亦必取於四井之中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卽此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邱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鄭氏之誤起於謂匠人溝洫之數與遂人不同不知實無二法

特考之未審耳詳見匠人爲溝洫解　康成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匠人之法止九夫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同也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無幾其不可爲以十起數之溝澮者亦不可爲以九起數之溝澮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謂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况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即鄉遂多平曠都鄙包陵麓之說亦不可通

哉一則以四與五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綏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者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何不可通行井法哉且制地授田出稅賦役稽大家畜產之法見於司徒見於小司徒見於鄉師及鄉遂羣吏之職疊出互備不厭其繁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經界水道彼此各異是地法之最大宜特書而詳見者乃竟無一語及此則注說之誤明矣至孟子所云九一不可以此注證蓋遂當爲野而鄉不可以爲國中也　成同之法注乃以開方計之然畫井必因地勢非必萬夫之地截然齊一而爲井春秋傳所謂牧隰皋井衍沃管子所謂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其遺法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守地守也職地職也民職則冢宰大司徒類之而閭師專掌之小司徒分地域故辨其守施其

職而平其政即均人所均地政地守地職也蓋小司徒辨之施之平之而役均人以歲之上下均之地域既分則無所用其均故不言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小司徒職無田役以凡用衆庶該之而田役之政令則鄉師所專治也特舉軍旅以大軍旅必身帥也不及政令以大司徒實治之小軍旅則治其政令以大司徒不治也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凡役曰政令喪役獨曰政教者屬引則勸防有
式鼓封則舒縱有節也　大司徒帥六鄉之衆
庶屬其六引而此職又云大喪帥邦役則知遂
人所致六遂之役遂師所道稍人所帥公邑之
役並致於小司徒而小司徒所謂治其政教者
卽遂人之六綍遂師之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
役矣以遂與公邑之役並致焉故統之曰邦役
也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

而致事
曰治成者所治職事之狀所以別於計簿之成
也屬官謂官中士大夫及諸職執事王朝者羣
吏謂鄉遂公邑之吏及家削縣都私邑之吏以
不盡屬於司徒故別言之令羣吏正要會而致
事者將以達於治官不自考而誅賞之也宰夫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
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
治
觀教法之象則曰帥其屬以教法縣於象魏在
外之羣吏不能徧觀也憲禁令則曰令羣吏俾
各縣於所治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
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上經稽九比之數通乎畿內此大比羣吏止於
六鄉四郊者以遂與公邑之吏則考之者遂大
夫家削縣都之吏則考之者縣師又以見載師

所任近郊遠郊宅田士田等乃六鄉之餘地各
區爲邑而其吏亦小司徒考之也上經比民故
首國中此比吏故第舉六鄉四郊蓋鄉郊之吏
無居國中者　大司徒頒士農工商之職定比
閭族黨州鄉之制未言其所以稽而登之者若
何也小司徒則遂頒比法以時入其數至三年
而復受其要則凡九比之內其家之貧富民之
賢否戶口之衆寡畜產之豐耗器用之完毀皆
犂然於胸中而政教徵令施行於軍旅田役之

中所以斟酌調劑者靡不詳盡矣　領比法登鄉大夫不及兵器至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則皆兵器者鄉大夫州長黨正職主於教族師以下始有簡兵器之文體有所宜事取其便也古者卒伍兵器皆自具而公孫弘議禁民挾弓弩可謂昧於治體矣

鄉師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遂之教治獄訟皆遂大夫掌之而鄉則鄉師掌之者鄉大夫六卿也豈暇聽鄉之教治獄訟哉其於教則正月頒之鄉吏而已其於治則歲終令羣吏會政致事而已至獄訟則一聽之鄉師而不與者體當然也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五家為比蓋國中屬民之灋而因以施於鄉邑故曰國比之法稽夫家辨征役施舍小司徒之職也而復列於鄉師者小司徒通掌國中及四郊都鄙而鄉師分掌六鄉遂師分掌六遂縣師掌都家也馬牛之物蓋該六畜車輦而言小司徒職既曰六畜車輦而又曰辨其物故知為旗物及兵器役器也　遂之夫家衆寡馬牛之物遂大夫稽之遂師登之鄉則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何也遂大夫親民而職簡所稽能詳遂師則治廣而職繁故惟據所稽以登於冊鄉大夫六官之長豈暇稽夫家衆寡馬牛之物哉鄉師地官之攷其職繁矣而能任此何也地政之繁重者莫如遂師職之經牧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而鄉則小司徒領此矣故雖使鄉師簡稽鄉民而不病其劇也小司徒頒比法於上故舉重而先貴賤鄉師掌比法於下故舉多而先老幼鄉大夫族師皆先貴賤承小司徒所頒而布之也　下經明著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而王氏安石乃謂小司徒使登六畜車輦辨其物鄉師帥田役

所需惟馬牛故無辨其物之文其蔽蓋由不知經文互備此職以詳鼓鐸旗物於役故畧於前而與小司徒異耳蓋辨可任者及於馬牛則諸物皆辨不待言矣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致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遂與公邑之役遂人致之稍縣都之役縣師作之則並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可知矣而二職無文以例見於鄉師不待言也

凡邦事令作秩叙

曰凡邦事則不惟役事如郊爲田燭喪屬六引過賓修道之類皆是也即以役事言護辨之節番休之期必作秩叙民乃不惑諸儒多以役事之功程言失其義矣　黃氏度謂功力當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作非也功力之秩叙雖司空作之而因役之大小以定人數量地之遠近以爲徵發時歲之豐凶以爲番代皆有常次非鄉師執任之魏氏挍謂鄉師令之作之者鄉吏亦非也即役事亦官中上士中士作之俾鄉吏奉行耳况祭祀賓客之事乎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疏謂佐大司徒似未安宰夫從大宰眡滌濯贊小宰比官府之具肆師治禮儀以佐宗伯皆特文以見之則此蓋各共其事而非佐司徒也大司徒羞肆與奉牲相連則爲薦腥之豚解可知此又曰羞牛牲則宜爲體解而薦熟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

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大役曰帥民徒大軍旅會同曰治徒役大喪曰帥其民何也曰民者正卒也曰徒者兼羨也大役必於農隙功多而時暇故正羨同作軍旅會同或非農隙六軍之外給凡役傍輂輓輦者不必正卒故曰徒役也若大喪則禮重而役少必簡正卒之精良者以備之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則羨卒不得與明矣　先役事而後及祭祀役事鄉師所專掌也先司空之役事而後及軍

旅會同所役爲少也次喪役其事爲希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
於鄉舉州於遂舉里示時田自州長至二十五
家之吏皆各有所受之法也
以旗物辨鄉邑
邑謂四郊之內六鄉之外宅田士田賈田官田
牛田賞田牧田別爲公邑而旗物異於六鄉也
遂師再言凡爲邑者則甸稍縣之公邑並屬六
遂明矣朱子謂周官之文盛水不漏此類是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鄉師所徵令宜不出於鄉而徇於市朝何也王
朝乃百官府所聚羣都縣鄙之官吏日有事焉
如四時之田則五官之屬皆有聯事羣都縣鄙
皆受法於鄉師故徇於朝使共知而各警其事
也徇於市者恐國中之民或身在市廛雖有徵
令而不聞也鄉有小市則有地守者畢徇焉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以王命施惠者其職代王巡行見民囏阨即以
上命發倉廩出泉布而無所壅遏不待奏請報
可此聖人慮事之詳憂民之切也　歲時有天
患民病司救所巡自國中及郊野則此職之掌
亦兼六遂蓋鄉遂皆切近王都其民治必分掌
之而後能詳至於囏阨則並以屬地官之攷以
示其不異於鄉也自稍以往地域廣遠非王官
所能徧都家之長自當震動恪恭而時式以求
民瘼矣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歲終詔廢置大比詔誅賞皆詔冢宰也但廢置
必達於王而誅賞則冢宰專之
鄉大夫
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州長黨正皆曰教治政令而鄉大夫則曰政教
禁令者鄉大夫六鄉也用其體望以統六鄉而
不與治民之事下經使各以教其所治又曰各
憲之於其所治之國蓋州長黨正始有民治故
鄉大夫職不言民治也非惟不治民亦不聽羣

吏之治鄉師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是也遂大夫則兼聽治訟以無王朝之事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
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
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
舍以歲時入其書
役鄭以征爲稅又引此以證大宰九賦爲口率
出泉遂爲聖經莫大之蠹蝕若易稅爲役則其
義可與陳氏深之說相足蓋注謂國中役者少

野外役者多以人言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外
役少以事言也惟國中服役者既少而役事又
多所以征宜遲而舍宜早也惟野外服役者既
多而役事又少所以征宜早而舍宜遲也　舍
獨言國中者公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皆聚
於國中鄉遂之吏則當官奉職不在弛舍之列
鄉遂大夫所屬無府史胥徒又升於司徒者始
不征於鄉則賢能在鄉遂者亦不應舍故止以
國中言之至老疾則本無可任之理言國中而

野可知矣　小司徒頒比法於鄉大夫使簡稽
而登諸籍故曰入其數鄉大夫既登諸籍故曰
入其書　載師職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則六
鄉軍賦不宜取足於國中辨其可任者謂力役
之征以給公事耳　古者以六卿爲軍將而周
官之六卿實兼鄉大夫則車徒雖分調於畿內
而必以鄉民爲本蓋主帥與列校士衆不相習
則不可用也朱子詩傳謂天子鄉遂之民供貢
賦衛王室爲平王遠戍申許言之耳羣儒遂謂

鄉遂之兵不調是謂道聽而塗說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凡射衆耦皆合揖讓相先故取其能和勝不勝
相形媢嫉易生故取其能容和容興舞則方射
之時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也於獻賢能之書
後即以此爲詢者所以興起羣士爲後舉之本
也賢能德行道藝既成者故謀於鄉先生五物
材質可造者故詢於衆庶　鄭氏鍔謂州長射

而不飲黨正飲而不射非也鄉大夫之射必先
行鄉飲酒之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
序則先飲酒可知矣又據射義謂鄉大夫之射
始兼飲酒故州黨但言以禮會民以禮屬民不
知州長乃中大夫黨正亦下大夫顯與經悖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注謂出使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義未審疏
遂謂或為都鄙之主或為諸侯益誤矣所謂出
者出於鄉學而入於成均升為司馬也入者退
歸其州黨也蓋與其才德之大者而進於王朝

則將為公卿大夫以臨長之與其行能之小者
則還治其比閭族黨之民先王之世所以不患
選舉之不公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鄉大夫令會政致事遂大夫亦如之公邑雖統
於六遂而會政致事之令則不及焉以小司徒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則公邑之長自致於小
司徒可知也按小宰月終以官府之叙受羣吏
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令羣吏致事小司徒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小司寇正歲令其屬入
會遂致事皆於會政之外別言致事則截然為
二事明矣小司徒曰正要會兼月要也小司寇
獨言入會而士師職歲終正要會與小宰小司
徒同則會政為財用之計明矣地官則賓祭師
役學校之用秋官則圜土囚食器物之需皆是
也士師惟正要會而無致事之文以凡獄訟皆
與大小司寇共聽斷別無可致之事至春夏二

官則并無會政致事之文蓋禮事兵事之財用
乃他職共之事畢之後更無可致之事可會之
財其義與士師無致事之文可參驗也　會政
者上財用之計也致事者各致其一歲所服之
職事也曰會政者合國政無所用財也小司徒
歲終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則兼甸稍縣都之
吏也小宰歲終令羣吏致事則兼六官之屬也
不及會政者小宰月終受月要贊冢宰受歲會
則會政不必言矣　前日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後曰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此不曰各令其鄉之吏會政致事而曰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何也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六鄉甸稍縣都之徵斂師田行役皆以六鄉爲準而鄉大夫郎六官之長也故歲終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而六官公聽之則法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令有利於前而或敝於後者六鄉之吏皆得以達所見六官之長皆得以酌其宜所以爲正月之吉和而布之之本也

正歲令羣吏考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所治之國

正月始受法於司徒而須之正歲復使羣吏考法於司徒何也所受之法乃始和而布之者須之浹月則利害之實被於民者可見矣故復使羣吏就司徒而考之蓋惟恐民隱壅於上聞而所布之法尚未能盡乎事物之理也不曰鄉吏而曰羣吏又曰憲之於所治之國何也通乎羣都縣鄙也鄉大夫郎六卿司徒乃鄉大夫之一故得通令畿內之羣吏又以見治政刑事之和布於都鄙者並得以考於四官之長也　朝大夫職於都家亦曰每國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

賓與大詢皆曰鄉之衆寡蓋非黎獻不得與故數不可定也與賢能而謀於不善人則必以私計引親黨詢國故而雜以不善人則必以宼言亂大謀聖人制法慮無不周如此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國有大故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則有節者無幾矣然特關市之轉貨賄國使之通聘問有節則無幾耳若王有令或六官之長有令雖有執玉節以通令者如珍圭以徵守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之類猶懼變出非常或有矯假必使道路之官執旌節以輔之則令之始出必有所受致令之人必有識者如王之令必受於大僕宰夫而致之者虎賁行人司徒之令必受於鄉師而致之者宮中之士司馬之令必受於縣師而可保或通於掌固皆道路之官所熟識也

其别無變詐矣

周官析疑卷之十一

州長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鄉大夫掌政教禁令黨正掌政令教治而州長獨曰掌教治政令之法何也鄉大夫六卿也其於鄉之政教禁令躬為表儀執其總以率屬而已其法之詳則州長掌之下經所列是也考德行道藝勸戒則有法祭祀禮射喪紀會民治事則有法師田行役戒令賞罰則有法大考州里廢興則有法故鄉大夫之職正月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卽頒之州長也蓋鄉大夫董其成黨正以下承其事而掌其法者則州長耳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讀法之後繼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所讀之法為鄉三物八刑之類明矣疏謂讀十二教之法似未安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師田行役自黨正以下不復言致者皆州長之所帥也司馬教戰鄉師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故蒐苗獮狩無一不列鄉遂黄氏度乃謂司馬作軍六鄉不與顯與經悖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

黨正以下皆會政致事州長獨會政而無致事之文者致所治職事廢興誅賞行焉故使吏各自致於鄉大夫會政則財用之計苟無侵冒賞罰不行於其間故先會而鉤考之然後以達於鄉大夫曰會其州之政令者凡刷財或以政之常經或出於一時之令也

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明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州社所讀皆教法也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所廢謂簡不帥教者而移郊移遂

黨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於州曰治教政令於黨曰政令教治者州長掌讀教法考德行道藝故先教黨正掌讀邦法申戒禁作師田行役故先政也邦法者鄉八刑及師田行役之法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

曰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吉之非朔益明矣蓋月必以孟而日不必朔也州長職曰讀教法則此職所讀邦法爲政治禁令之目而不兼教法可知矣古者政與教常相通而事之舉則各有所主州長治師田行役之政令非不糾戒衆庶也而其讀教法則主於造秀民黨正書德行道藝非不教秀民也而其讀邦法則主於糾戒衆庶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習射正齒位皆先行鄉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

衆賓黨正所屬宜惟閭胥族師所書者與焉州長所會宜惟黨正所書者與焉知然者鄉大夫三年大比以禮禮賓惟賢者能者而其餘不與也 一命再命三命以王朝之士言若州黨之上中下士則其黨所自辟除不得有王朝之命也 鄉飲酒國事也故兼尚爵非私居燕飲之禮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羣吏之職其大綱有二一則會政財用之計也一則致事小司徒職所謂治成也鄉大夫歲終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而惟黨正有致事之文以州長所掌者惟教士察吏及教治政令之法無事之可致而族師以下之事皆致於黨正也鄉吏所致之事夫家衆寡馬牛車輦之稽也獄訟之成也役事之要也鼓鐸旗物兵器之籍也四時徵令之目也吉凶禮樂之器也鄉師歲終攷六鄉之治則致於鄉師而達於鄉大夫明矣遂大夫之令會政致事鄙師之會政致事亦

與鄉同而遂大夫則兼聽治訟掌誅賞廢興縣正則稽功會事蓋以遂人遂師所掌者皆小司徒之事而鄙政簡遂大夫非六卿故其事可兼而小者又可寄之縣正也財用之計簡故州長先令之而後以會於鄉大夫吏治之事繁故黨正各致之猶六官羣吏之事繁故小宰獨聽之財用之計尤繁故使宰夫專考之然後冢宰兼聽焉凡此皆聖人精義致用實心實理所周布也 黨正以下不自政令者凡鄉大夫有令皆

州長布之故曰會其州之政令黨正以下則奉令承事而已故第曰會政也疏謂黨正致於州長州長致於大司徒而行賞罰非也冢宰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大司徒令教官致事而不及廢置則令致於冢宰明矣至官中屬吏之治成則小司徒考之而行誅賞大司徒亦不與也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鄉三物惟六藝之成熟有司可自辨之若六行

則非鄉黨族姻不能詳也六德則非與朝夕久故者知之不能審也故閭胥凡聚衆庶則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屬民而讀邦法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正歲屬民讀法則書其德行道藝未有簡士而不屬其民者蓋論之以相習之人然後聞見實徵之以衆多之口然後好惡公積之以歲月之深然後鑒別當如是則所謂賢者能者無所容其僞冒矣而州長鄉大夫又層累而考之所以舉不失人而官無廢事也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百家之長即以師名官則黨正州長以上掌教治者其德行道藝之足以表衆可知矣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此古之民所以易於觀感興起而政教無壅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鄉大夫州長皆通考德行道藝黨正歲一書之蓋秀民之聚多然後德行道藝之出羣者可考焉族閭之間先求其行之無悖者可矣故族師所書僅六行之四閭胥所書僅六行之二也族師書孝友睦婣而附以有學以學乃道與德之階也　注謂族師無飲酒之禮蓋以族無庠序又少長材秀民族師位卑公卿大夫即有居是族者亦不敢與行鄉飲酒之禮故惟與其民少長相勸酬而疏謂不得以官物為禮則誤矣

酺乃官事自宜官授酒材與州射黨蜡同官饗祀而以民財共者惟秋官司盟之祈酒脯地官稻人之雩斂耳二事別有義故特著之以言祭酺則義無所處矣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鄉師職曰國比之法此曰邦比之法何也國比者以王城而言也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

之夫家九比之數而鄉師承其法以比六鄉故曰國比以示比法之起於國中也邦比者通鄉遂都鄙而言也族師掌挍登夫家合卒伍之聯故曰邦比以示此鄉遂都鄙通行之比法也

曰師四閭之吏以時挍登其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義亦著矣而必曰以時屬民何也此以辨師田行役之所任也民有可致以田獵而未能任軍事者有可共雜役而未能任田事者閭胥雖時數其衆寡必族師合聚而

親簡之然後任之各稱其材力也吏分四閭而夫家必合一族而挍登之何也此以合師田行役之聯也地有上中下之分則閭之衆寡各異必分四閭而登之又合一族而挍之然後衆寡相參以爲聯而卒伍可合也司馬以大均之禮簡衆此其基也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比長之治有罪奇衺相及者五家而已此合四閭八閭而賞罰相共者賈疏以爲軍政是也不曰百人爲卒二百人爲聯省文也惟軍法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不死乘伍有刑一夫先登而合軍同賞非此不足以致果毅禁督慢也受邦職以下則因軍政而連及之耳受邦職則共簡其游惰役國事則衆察其逋逃相葬埋則互糾其避匿非此不足以齊衆非如秦法鄰里相坐也以八閭爲限者過是則難稽也 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事急役重則然尋常征役必每歲可知矣此經聯法疑即其制也蓋聯十家而出五人聯八閭而出百人合羨卒計之乃用其一而存其四使得居守且無廢稽事也其必聯以八閭何也軍旅之伍必以近而合使與其類相依與其長相習然後以守則固以戰則彊但役必更番合畿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從徵發故八閭之人亦不以同時並調爲困耳 軍法至百夫則有長而非合二百家百夫不可調故列職

於族師而遂按夫家簡旗鼓兵革帥民而至亦鄰長掌之

閭胥

各掌其閭之徵令

閭胥掌徵令以比居為定而所轄止二十五家連井同巷耳目相屬呼召甚易後世變為戶長保長恒以一人掌百家二百家之徵令百弊叢生散戶既病而徵者半破其家然後知周官之法至微至細皆聖人心思之所竭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古者子生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為二一獻於州史一自藏之故歲時可合而數也族黨州鄉皆因閭胥所數而按登之所以不料民而知其衆寡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不及軍旅者教民於平時軍旅事棘既徵發則大司徒誓教而軍將制之矣二十五家人民寡孝友睦婣有學者未易數覯也故弟書其敬敏任恤者比耦而耕同井相友則敬敏任恤者迹可驗矣　所書不獨秀民農夫而有此即可備異日閭胥之選　閭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書黨正以上德行道藝皆備而後書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強力二者善雖小而可望其成德故謹書之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既舉祭祀役政喪紀而又曰凡事掌其比者上該軍旅徵發下該民間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以及合耦與鋤移民攷稼之事也

比長

各掌其比之治

比長即耦耕之民而曰掌其比之治者五家有所欲治於上上有所治於五家比長必與之俱也

封人

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而匠人職左祖右社鬯人職社壝用大罍州長祭社專爲祈穀無不祭稷之義明矣而惟舉社經傳無專言祭稷者以是知稷與社壇同兆祭同舉也　大司徒先畿封而後社稷此先社稷而後畿封者從職所重

令社稷之職

諸有職事於祭祀者皆冢宰小宰令之封人所令其諸守社稷之壇壝以及修築洒掃之職與

鼓人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凡王朝祭祀之樂器及舞器皆大司樂之屬教之小師教鼓與鎛師教金奏之鼓可見六鼓皆其所教鼓人所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乃用於州黨之祭祀及師田庶事者耳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

爲鼓之義惟注爲安鄭氏鍔乃謂教韗人爲之而王氏應電祖述焉非也韗人爲皐陶具列廣輪圍徑鼓面版厚中穹倨句之尺寸以及冒鼓之時日鼓人所教更有何法其不可通明矣然則諸樂之器皆不云爲之而獨鼓人有此文何也凡鐘磬柷敔雅拊之類擊之皆有定所絲絃徽柱按之皆有常度匏竹塤篪吹之各循孔竅惟鼓則擊之無定所其淺深疏密輕重緩急各

有度數以要禮事樂歌之節會鼓非一類樂官掌鼓奏者亦非一人故各以度數教之至於軍旅田役則凡軍吏有司皆受鼓節焉州黨之祭祀與舞則有司皆受鼓節焉故特出教爲鼓之文與衆樂器異也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四金皆師田所用也軍事先鼓而後金大司馬職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荀子曰聞鼓聲

79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版反內

而進聞金聲而退軍事主進故以鼓人掌四金
與大閱自王以下至旅帥皆執鼓同義蓋必能
進而後能退故以鼓始而後以金終焉 金鼓
之節大司馬於四仲月之蒐狩教之矣此鼓人
掌之而屬於司徒者不肆之於平時則臨事倉
卒失措而不可用故豫使田野之民皆習聞其
聲而知進退止齊之節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以上辨鼓之聲用乃有司執事者鼓之此下爲

鼓人所親鼓也獨舉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
舞明王朝神祀社祭鬼享非鼓人職也蓋惟六
鄉之中春祈秋報舉蜡祭則祈報不待言及歲終蜡祭百
物而與舞然後鼓人鼓之其餘州黨社禜酺贅
以及山川因國之類皆主祭者使執事之人鼓
之鼓人不與也中士六人豈能給二十五州百
黨之鼓事哉

牧人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
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
色牲毛之

曰阜蕃其物者物衆多然後牲可擇也如曰牧
六牲而阜蕃之則似量所共之牲數以牧而無
以見其廣牧以待擇矣色以毛別既列其色而
復曰毛之者色雖純毛之美善又各有差等也

牛人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曰掌養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則似民共其牛而

官養之故曰國之公牛以別白之

充人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別言凡散祭祀之牲則四望四類社稷與祀帝
享先王同可知矣

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祭義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親巡牲展牲疑謂
此春秋傳郊牛日展斛角而知陽展道盡矣告牷以體完而無傷告
也 碩牲謂牛馬防其奔駭故助牽之故司馬

職喪祭奉詔馬牲校人職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充人亦當助牽經於六牲皆各指其物而此曰碩牲正以兼牛馬二物耳不曰贊王以喪祭並贊司馬也

載師

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授地職即司徒所分地職其地所承於王朝之職事也鄉遂公邑都家皆有之知非九職之事者授民以九職閭師所掌也且百工商賈嬪婦

臣妾閒民之所任不得謂地職載師所任皆平土故雖包圃牧之地而山林川澤則閭師別任之其不得爲九職之事昭然矣授者以授鄉遂公邑之吏家稍縣都之長也注謂授農牧虞衡使職之誤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

大宰職邦中之賦注邦中在城郭以此經次之則園地附郭之地也國中人聚非郭外有園地則果蓏無所取於郊野致之則艱矣王政即人之心如此　詩所謂疆場有瓜春秋傳所謂井竈葱韭取焉者宅畔之園農民所以自給也故秋穫則築以爲場周官九職園圃毓草木則土宜雜樹及瓜瓠者民受之而貢草木私市之以給衣食共國中官府士民之需此職所謂場圃則九職之一而非農夫所築之場故與廛並有征以在農田之外也注謂季秋於中爲場尚可通蓋果蓏中亦有宜乾曝者薛氏季宣以爲室廬旁之場圃鄭氏謂場以登禾黍則誤矣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凡仕者以罪廢則各還其鄉里若以老疾致仕而德行道藝可備顧問或爲王之故舊設其田邑在數百里外則使宅於近郊而量賜以田如外諸侯如魯鄭則於王都賜湯沐邑也故惟康成之說於事理爲近　士田所以養升於成均之學士也士庶子宿衛王宮者宮伯行其秩而大司樂樂師大胥無及學士之秩者則別有以

養可知矣蓋當官者有田祿又有宅田以養故士有上田以養將仕而未受職之士聖人之待羣臣所以仁至而義盡也　庶人在官及商賈家子弟力能任耕即授以餘夫之田則不顧世父兄之業者仍可歸農蓋以世事教能者其常而材力各有所宜亦未嘗不聽其改業也　賞田與致仕者之宅田爲食公田之人不待言矣學士及諸給事於官者皆不暇躬耕亦各就邑居所近區公田以授之而使食所入也必制公

邑設有司以掌之乃別爲七者之田而不列賦於大府何也使入於廩人倉人而後給之則徵收出納期會輸將不勝其擾矣故使各受其田之所入也　近郊遠郊之田征調財賦無專司者以地官諸職考之宅田官田賞田士田牛田牧田宜皆食公田之稅而免征調惟工賈之家子弟受田則宜與諸田之農民並起徒役而驟於鄉師鄉師職以旗物辨鄉邑所謂鄉者六鄉所謂邑者即宅田士田等類也其財賦則徵於閭師閭師職不言六鄉而曰國中及四郊正以中包近郊遠郊之田耳小司徒主六鄉而大比兼六鄉四郊之吏以待徵令則宅田士田等之征調財賦附於六鄉亦猶公邑之附於六遂明矣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所任地不見鄉遂者鄉地在四郊任鄉之餘地以爲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

鄉不待言矣遂地在甸以遂之餘地任公邑則六遂不待言矣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十一者三代之中正也至魯宣公初稅畝著於春秋則前此無稅私田之事可知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取具焉其耕地實八十畝故孟子及春秋傳通計公田八十畝私田八百畝而

言入於公者乃十分之一耳若周官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則不過歲入公田之穀井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反覆參攷蓋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三句二十三字爲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穀土而別有地征故特著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三句一十九字則

莽歆所增竄也蓋莽竊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爲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其欲多取於民之意顯然可見故歆增竄載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耳此誣聖賊經之尤大者而自康成以來莫之能辨故以春秋所書及閭師之本文正之　上經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國宅謂列居國中者（註以爲官舍則無征何待言）即所謂里也廛

之征布溥以既征其貨也漆林亦民用所需然其利厚又不費人力使民爭鶩焉則穀土爲之奪矣故重其征俾所入無以遠過於田農所以博民於生穀也園廛之征特輕者廛占地無多園貢草木且果蔬之屬可佐穀食與漆林異矣（後代染草蔗芋花卉之利厚民爭廢穀土以種之而烟尤甚上腴之地半爲所奪）朱子仍康成之說謂併雜稅而爲十二黃氏度主之非也合觀九賦各貢其物嬪貢則凡有配偶者之所同外此別無稅矣雜稅漢唐以後始有

之而以釋成周之賦法可乎陳氏傅良謂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乃公邑及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故歲貢其十之二而自有其八亦非也家稍縣都之賦各當九式之一不宜得私其八至公邑則天子使吏治之與鄉遂同不過受下大夫上士之常祿耳安得有歲貢其二而食其八之法乎司勳頒賞地所食僅三之一而謂家稍縣都貢止十二可乎薛氏季宣之說尤謬陸氏佃說與陳薛有同有異但前後皆言民賦而中間忽

言內諸侯之貢文既不倫理亦隔閡蓋二十而三及無過十二之說求之經傳百家無一可通故羣儒皆遷就而爲之解耳　園之征二十而一卽所毓草木二十而貢其一也鄭注以宅之樹疆之瓜當之貢疏又謂卽春秋傳所謂取於公田以種葱韭者先王之於民豈若是其悉乎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方里而井里布一井所應出嬪貢之布也田有

一易再易一井亦約四五家耳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能行矣　無職事謂醫卜巫覡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者諸技術之人在官員選甚少卽以醫言之疾醫瘍醫各八人以共王宮及公卿大夫之醫事且日不暇給則王城以內不列職而爲醫者必衆矣況鄉郊以外乎餘可類推其執技以食於民間所得每厚於農夫故征之與受田百畝者等亦所以警游惰也如謂閒民不惟義不安法亦難行

以時徵其賦

徵賦者閭師而以時令徵者載師也

周官析疑卷之十二

閭師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不曰六鄉而曰國中及四郊明近郊遠郊所任宅田官田之類亦閭師掌之也知然者自甸以往始有公邑而統於六遂　曰以時徵其賦而下所列皆九職之貢物則貢之外別無賦明矣特以地計則曰九賦以職言則曰九貢耳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列其職也閭師則按職而命以事定所徵大宰之法通乎天下於閭師舉之則畿內及六服咸視此矣　嬪貢布帛而典絲職又掌絲入疑國中四郊則貢絲甸稍縣都則貢帛案月令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老幼如一必近在國中四郊可知矣禹貢有漆絲或周官邦國嬪貢亦兼絲與布帛　閭師山澤居末與大宰九職異者大宰制國用故以材物之多少爲次此職掌任民故以人功之多少爲次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醫卜巫覡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者也此無職者則閒民也雖無常職而未嘗無事故使出夫布者古無怨女曠夫閒民大率有匹偶而無次丁不能任百畝之田故使轉移執事其身既隨所助執

事者而有賦貢矣其妻則宜出布帛恤其寡艱故惟征其布其曰夫布以一夫一婦所應出之數爲準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荒其園圃者也此獨不樹未嘗不毛故罰止於不椁載師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受田而不耕者也此不耕者謂百工技食之人本未受田故罰止於無盛其事本異故罰亦異耳獨舉庶民者士大夫有田祿則不在此列　遂之治訟遂師遂大夫聽於上縣正掌於下而鄉師以下別無掌獄訟之官何也蓋鄉之剸設閭師所掌即縣正之職也縣正

職之徵卽此職之時徵其賦也縣正職之比卽此職人民六畜之數也縣正職之政令卽此職所待之政令也縣正職之須田里分職事卽此職所任諸職事也二職所掌凡事皆同獨此職無掌治訟趨稼事而賞罰之文蓋此職不耕不樹不畜不蠶不績之罰皆掌焉則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不待言矣故與縣正職互文以相備也徵比治訟之不掌於州長何也六鄉之治主於敎所以爲甸稍縣都邦國之表儀而

州長又承鄉大夫所頒而施敎法之長吏也使掌徵比數衆寡六畜征粟帛百物計贏縮辨貢苦則無以使民高其行而恥貪鄙矣使掌治訟訊決細故從事於纆索鞭笞則無以使民化其德而與仁恕矣且擾擾於徵比治訟之間日不暇給則所以考德行道藝者必不能從容以旣其實矣惟師田行役帥民而致與縣正同蓋非有地治而親民者不可以帥衆而師田行役亦敎法之所寓也縣正可兼徵比治訟何也遂師

徵財征入野職野賦則掌事者遂師也縣正特各布其徵之令耳野之國政少禮事簡故兼比與治訟而不以爲煩且秀民野較少比與治訟亦所以敎畊也縣正遂各五人而閭師鄉各二人何也國中之獄訟鄉士受之其致治並歸州長閭師所領適當縣正之半耳鄉師聽獄訟遂則言訟而不言獄何也亦互文以相備也猶縣正職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閭師職具不耕之罰則勤耕者有賞不待言矣　地官專職唯土地

人民二者載師任土地不能離人民閭師任人民不能離土地而必分爲二者蓋相民宅之利害辨五土之肥磽綱維旣定可守爲成法而稽夫家課民力上中下之戶歲有登耗農工商之業時或改移各因其能而任以事其稽核視地事爲難故載師可兼掌畿內而閭師所掌者僅四郊之人民其分任之者尚有縣師遂師也

縣師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地域田萊之數小司徒掌之鄉遂之吏各掌其夫家人民六畜車輦之稽而復使縣師通掌之且外及於邦國者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衆庶會卒伍不可不備知其數也既掌軍事則大比因詔廢置所以考羣吏者不厭其詳也　張自超曰縣師雖兼甸郊里而所專掌則都鄙稍故列職先都鄙稍而後及甸郊里猶小司徒雖兼都鄙而所專掌乃國中四郊故列職先國中四郊而後及都鄙也　和風翔曰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據戶籍以徵兵則通天下而有餘親自辨察雖畿內公邑難徧況六服之閒田乎呂氏祖謙乃謂縣師掌邦國之閒田不獨無所徵信於事理難通抑且顯與經悖　又曰小司徒三年大比受邦國之比要故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六畜車輦之稽具在地官數之多寡盈耗按籍可稽鄭氏鍔乃云

安能盡掌而辨之稽之以爲專掌公邑之徵繆矣　既曰夫家又曰民人者兼餘夫在室之女也授地上中下之差以人數多寡爲準則處女必登於籍明矣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賈疏致於鄉師鄭氏鍔引稍人職作其同徒輂輦以帥而至聽於司馬以破之非也古者軍帥即六卿五卿有喪疾事故或可使人攝而大小司徒必有一人治其政令鄉師則無不在行者大軍旅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帥衆庶鄉師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小軍旅小司徒巡役治其政令夫大軍旅畿內六服之師咸會而戮其犯命者惟鄉師大司馬不敢專焉則無役不從可知矣司馬主兵大役亦屬植受要故稍人職言聽於司馬其實無不受節制於鄉師者諸儒好異說皆由未嘗熟復經文耳　張自超曰左傳鄭人授兵於大宮楚人授師子焉以伐

隨又鄭火授兵登陣諸儒遂謂甲楯甸邱自具
兵器臨時授之然考周官鄉大夫大比考夫屋
及其衆寡六畜兵器此職會車人之卒伍使皆
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族師合卒伍則簡兵器
里宰比六畜兵器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所授止
貳車乘車之戈盾及旅賁虎士之戈盾則卒伍
兵器皆自備可知矣左氏所傳或春秋時列國
之變法或所謂授兵者亦止授將校而辭未別
白耳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辨其物即大司徒職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
九等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其閒穀土多
寡不均其穀土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故必
辨其物然後可以制其域大司徒職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必知
上地中地下地之分然後室數可定縣師通掌天下之兵賦而所
制地域獨都邑者六遂之域遂人制之六鄉之
域小司徒制之也都小都大都也邑公邑家邑
也遂人掌造縣鄙形體之法而縣師與慮事者

縣師掌甸稍縣都則或造公邑建都家而取其
餘地以附益之或地域華離幷割公邑以成都
鄙之形體必二官聯事乃得其宜　劉捷曰鄭
氏鍔謂縣師所造惟公邑非也如止公邑則宜
曰凡造邑不當言都又謂辨其物爲辨五地之
物生亦非也此經乃量地制域必詳辨上中下
地然後域可制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注以野爲甸稍縣都後儒易之爲四等公邑皆

非也周官稱野有遍乎鄉郊以及縣畺者鄉大夫國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徵之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以達于畿有
兼遂及公邑者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又曰凡事致野役則野兼自甸及畺之
公邑大司馬辨號名既曰縣鄙各以其名又曰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野謂六遂邑謂六遂中
之縣也而此職徵野之賦貢則專指家稍縣都蓋
六鄉四郊之賦閭師徵之遂及公邑之賦遂師
徵之都家之禮事兵刑各有專司而貢賦之徵
別無見經者則爲縣師所掌明矣縣師徵都家
之賦猶載師徵畿內之賦皆令徵而非本職自

徵也　載師閭師職皆曰以時徵其賦九職之
賦於民者皆順物成之候而各以其時徵也此
曰以歲時徵其賦貢采地之賦貢以時徵於其
長每歲而一致也閭師第曰賦者王官自徵之
則言賦而已該諸職之貢物矣都家則粟米貢
物竝入於其長而後其長致貢焉故必言賦貢
而後其義乃備也遂師入野職野賦有明文故
第言徵財征經文義各有當而不相混蓋如此
載師通掌畿內之地政故通掌徵賦之令而

閭師所徵則六鄉四郊縣師所徵則家稍縣都
也里宰職曰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遂師職曰以徵財征則知六遂之賦里宰徵之
而遂師執其總矣閭胥職曰各掌其閭之徵令
則知六鄉之賦閭胥徵之而閭師執其總矣用
此推之則家削縣都之賦執其總者縣師而徵
之者亦二十五家之長致之者必都家之長吏
矣閭師掌國中及四郊則知近郊遠郊宅田士
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之賦並掌於閭師

矣載師以公邑任甸地九賦唯列邦甸不及公
邑而遂師徵財征入野職野賦遂大夫職凡為
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則知公邑之賦並掌於
遂師矣何以知縣師所徵野之賦貢為小都大
都家邑而不兼采地之公邑也遂人中大夫二
人遂師下大夫四人所屬上中下士及府史胥
徒之數與六官之長同又遂大夫六人爵列與
六官之貳等環列邦甸使各徵其方公邑之賦
則威權足以統攝官徒足以周給地勢便於征

輸若縣師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以布徵令於
都家則有餘而兼掌三等公邑之財征則不足
矣縣師爵卑而數少以都家各有長其承事者
各有邑宰故耳

遺人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曰待者待鄉師司救司稼之屬以王命施之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阸

民之囏阸無地無之郊里野鄙宜同此法而無

見焉以歲時巡國及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鄉
師職已詳也鄉師曰萬民據所巡而見其無不
徧也此職曰民據囏阨之當恤者蓋囏阨與凶
荒異或以喪疾事故而致非衆所公共故第曰
其人　劉捷曰鄉師所巡省乃春秋補助之常
司救所巡察乃天患民病之大此所恤則閭里
閭單丁女戶偶以事故而致囏阨者非鄉師司
救所及故别屬遺人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賓客道路之委積亦遺人須之而獨言郊里者
賓客聚於王都故委積必取於郊里舉其多者
而言　不言家削之委積者委人掌甸下之聚
而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則公邑家削之委積並
掌於委人以共師旅可知矣疏謂縣都可兼稍
非也遺人掌待施惠賓客會同師役非施惠也
故别爲道路之委積耳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

古者無游民羇旅當爲凶荒所移之民六鄉地
狹故使就食於野鄙宜兼來徙家及就粟而願
留者委人以甸聚待羇旅正與此合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縣都之委積最多故以待凶荒且便於內外移
用也　待賓客羇旅既列遺人職復列委人職
者遺人須委積委人共薪芻也大府邦中四郊
甸稍縣都之賦各有所待而此職郊野縣都之
委積委人職甸稍之委積又各有所待何也蓋
賦不盡輸於王朝其存者各貯其地以爲委積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
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雖主賓客會同師役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
五十里有市本爲遠方行旅路室候館則專爲
賓客及會同師役之貴者而設耳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巡者所掌非一地也自郊里至縣都皆有委積
大府以式法所應用各存貯於其地有司守之

以待遺人時頒故先期必巡而比之道路之數積共之者倉人治之者廪人則凡委積可知矣

均人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均地政者均所征財賦也均地守者司險掌固所頒守法凡民皆有任焉而其事有劇易守者有衆寡故必通計一國一都應守之人或私助財役或輕重其力政賦貢以相準而後得其平

掌固職所謂移甲役財用亦其一端也均地職者所承職事雖有常而亦時有劇易也　下有力政則地政爲財賦明矣如地守爲山澤虞候之守則已包九職中而地政即九職之財賦也乃分而爲三聖人作經豈如是紛雜而無紀乎唯地守爲司險掌固之守則此疆彼界劇易各殊安平與有事勞費迥異必均之而後有所循唯地職爲鄉遂公邑都鄙所承之職事則功役之繁簡以地致而遠移財用之盈虧以歲收爲高下必均之而後有所準若以守爲山澤所頒則廣狹各隨其地職爲民職所授則農工商賈圃牧虞衡嬪婦各有所承不唯無所用其均亦絕無均之之法鄭氏鍔黃氏度之說皆似是而非　大司徒制地征分地職奠地守小司徒辨其守施其職平其政而均人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土均均邦國都鄙之地守地事地貢詳要有宜參互相考所以曲得其次序而政必宜民也　張自超曰賈疏謂均人總均畿內鄉遂公

邑以土均所掌唯邦國都鄙而序列遂吏之後也此亦四等公邑兼掌於遂師遂大夫之徵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以旬爲均蓋本諸此即以無年爲率六鄉之中得七萬人有奇要役亦足以共矣曰均者周官以下劑致民豐年五穀皆登即下地之民用之三日其從役也亦輕中地上地無所增加是之謂均所以安富

也無年所收薄也若凶札則全無力征而川防淺築決不可緩者調於他邑彼此相補故三年有大均之法猶守政之甲役財用可移耳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地守曰收則守法中有相助之財賦明矣地職亦曰收者設所承浚築輸將供積之職事一歲適寡必別有所入以當之而寬其劇者之賦貢所謂均地職即此類也　觀此經則地職不得爲九職益明矣財賦皆九職所出也既無財賦

而又曰不收地守地職者蓋盡免九職之額征而其他守政中應出之材器地職中應共之材物亦不收耳地守中用其材器及移甲役財用經有明文地職中材物如遂師職祭祀共野牲戴記郊之日鄉爲田燭之類若地守爲山澤虞候之守地職爲九職貢物則不惟地守本在地職中不宜分爲二而於地守地職外別言財賦絕不可通矣　方道希曰財賦即上經所謂地政也既曰無財賦又曰不均地政者有財賦然後可施均法既無財賦則法亦無所施耳

師氏

掌以媺詔王諫王惡

天子師保有公孤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蓋專爲教太子設者春秋傳晉侯問楚子鍾儀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則職專於教太子可知而其職首曰以媺詔王諫王惡何也使太子益嚴於師保也王且以媺詔王之惡且諫則所以詔太子諫太子者不可玩忽明矣

以三德教國子

大司樂掌合國之子弟王制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自古不易之制經傳畫一之文也柯氏乃謂國子皆聚於虎門師保教之非也世子學於虎門不過取國子中秀異者十數人共學師保專教太子兼司王朝王舉必從能徧教數千百之國子乎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知仁聖義中和之德乃養以道藝而成者此曰以爲道本蓋以天命五常之德粹然至善者言

也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孝行以敬爲大而此獨曰以親父母王公之子於父母多尊而不親也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賢良卽同學中德行道藝秀出者吕氏祖謙謂國中之先生長者則無由與虎門外之國子相接如謂大司樂所云有道者有德者則當在師長之列王太子入太學時雖得相接而不當曰友行矣尊賢良列於事師長之前何也順於師長童稚所易知尊賢良則能與於學行而爲明道進德之益者大矣 書傳王子東髮而入太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八而入太學其年較長正欲擇其性行學業之優者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師教以道藝者師氏保氏大樂正小樂正之類是也長同學中行列尊年齒長者　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師氏保氏分爲二職者師氏所教十五及二十入大學者也保氏所

教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以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要其終而言之也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中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入學者六德未可遽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粹然至善者爲道之本而後六德可馴致也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孟子曰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又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皆至德以爲道本之義聖賢所以發人心之蒙而興起其善端者莫切於此 崇高富貴易於浮惰必使知勤敏爲行之本而後六行可漸推也有父兄在睦婣任卹之行不可得而見也第使知親父母尊賢良事師長而百行有基矣若六藝則小學所必親故無異教也於孝行之外別教孝德而曰以知逆惡者非知人之逆惡自知其逆惡也師氏主教太子太子之事父母也師保奉之動必以禮於孝行無由顯悖故特教以孝之實得於心者使知於父

毋之敎陽奉而陰違則爲逆偷爲不義則爲惡
而太子之逆惡不可糾詰也故伸其敎於國子
先儒謂猶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也師氏無
敎太子之文者古者太子入學與胄子齒故以
國子該之國子本宜學於太學以太子故敎於
虎門之左則敎太子不必言矣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司士職路寢門外之朝不過與羣臣相見並無
羣臣白事王聽治之事王揖而入乃玉藻所謂

退適路寢聽政也此曰司王朝謂王出路門外
揖者司士而威儀言動師氏亦察之也王還入
路寢聽政贊治者冢宰而是非得失師氏亦察
之所以交修而惟懼其有愆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敎國子弟

不曰凡中失之事而曰國中失之事者以先世
王太子王子弟善敗之迹告之使知鑒戒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師氏保氏所敎皆未冠與太子齒相次以共學
者故國之選俊不與若太子既冠成人則必博
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而
不專於貴遊子弟矣　以此經次第觀之首曰
以三德敎國子似以太子羣王子而言繼曰掌
國中失之事以敎國子弟似兼王之族姓而言
繼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乃言公卿大夫之
子弟舊說相承既久今姑仍之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

職專於敎太子及國子而王舉則從者祭祀軍

旅喪紀國子必從太子而會同賓客諸子亦作
羣子以從王故師氏保氏帥之以觀於政事亦
所以爲敎也

聽治亦如之

聽治謂王視朝畢退適路寢聽治也路寢門外
之朝惟見羣臣而不聽治其服位則宰夫大僕
正之若路寢聽治師氏保氏不在側則何由以
媺詔王諫王之惡乎注以聽治爲野外非也必
太子從王而後師氏保氏從太子則聽治於野

外師氏保氏與閽者辟矣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王門以夷隸守之者使王朝夕出入惕於德失政散則四夷弗賓又使裔荒之人知朝廷禮義之盛以爲聲教也觀此則知守王宮罪隸不與矣罪隸職其守王宮二語舊說謂繫閩隸下錯簡可徵信於此

周官析疑卷之十三

保氏

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自以媺詔王曰諫王惡蓋因事而陳善納規與公孤之職自別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賈疏參連裏尺乃射之常節不可謂之藝能剡注義亦難曉竊疑裏者包也或上下或左右兩

矢注鵠而正相對中間所包恰一尺則謂之裏尺猶兩席相對而中容丈曰函丈也凡圭之形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弦其上端及左右稜則三角形剡注者三矢注鵠如圭首上剡之形也蓋一矢貫鵠者爲白矢二矢中而如式者爲裏尺三矢連中者曰參連中不連而三角形爲剡注四矢皆中而正方爲井儀裏尺剡注皆以其形體言故於井曰儀以顯其義也矢三中而不相連式不合猶無稱焉則下此可知矣自裏

尺以往皆貫鵠而見鏃者也中鵠而矢墜則不見其儀故詩有取於四鍭之如樹耳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保氏居虎門司王朝當與師氏同不言者文畧也

使其屬守王闈

師氏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倍於保氏以王門外守者衆多且用四夷之隸故以師氏之

胥徒董之保氏守宮中之闈則第用其屬之胥徒足矣

司諫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自州長及族師無時不讀法以敎民而考其德行道藝復設司諫司救之官何也敷教在寬蔑鄉官之職惟在教育化誘以興其賢能州長之糾不過合聚而警戒之閭師之觥撻罰乃庶民小過而創懲

之法無見焉故特設司諫以主學士之不帥教者下經曰以行赦宥則不帥教者有移左移右郊遂寄棘之法明矣於德曰糾於行曰正則性質之乖異可知於道藝曰強則學誦之偷惰可知於朋友曰勸則平日之比於匪人可知茍能改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則猶將因材而器使焉司救之官則專爲罷民而設也坐諸嘉石役諸司空聚諸圜土學校之法未聞有此以是知爲平教罷民也然不

齒止於三年鄉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民雖自棄而先王不忍終棄之也　羣儒多謂懼州長以下所考德行道藝未實故設司諫以巡察之而彼此參驗非也羣士之德行道藝自閭胥以上層累而察之積月累歲以達於州長鄉大夫親詢於衆庶倘懼其不實而惟司諫足信乎魏氏校謂訪求人材察舉逸遺亦非也古者鄉舉里選即有秉德抱道而不願仕者衆必知之鄉射禮所謂君子是也若農夫敬敏吏胥廉幹則有

閭胥鄰長等職以處之無爲特設一官以巡問觀察且於此經所謂正其行強之道藝皆不合故知專爲學士之不帥教者設耳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詔廢置以詔小司徒及遂大夫也鄉遂並近王都司救巡國及郊野則司諫職宜同赦宥謂士不帥教移郊移遂而能變者宥之使各返其鄉學若罷民則州里之吏自任於司寇而宥之與司諫無與王氏應電說誤

司救

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以禮防禁謂使父兄督敎鄰里糾察有司誅詰視平民加嚴使不敢怙惡所以救之也故其文在誅讓之後加明刑之前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鄉師巡國及野春秋補助之常也鄉師司徒之攷又以四人分掌六鄉天患民病或越月涉時而後可以終事故別屬司救其列職皆曰以王命施惠示所至有司不得沮格也鄭氏乃謂欲恩歸於王誤矣　先王之於侯國雖使方伯連帥遞相監臨然必時蒐其邦以震之所以使之震動恪恭而不忘其所守也其於萬民雖使有地治者遞相督教然必使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所以使之畏懼懲艾而職思其居也

調人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李鍾僑曰似當謂鳥獸殺傷人如馬之踶嚙牛

之抵觸猘犬鷹鷂傷人之類注謂殺傷人之畜產則其事細微豈得謂之讎難乎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

父兄之讎而可和者以過而殺傷也此即有虞流宥之法辟諸海外則終身不得近其父兄妻子辟諸千里之外則終身不得展其墳墓雖以情宥而國法亦少伸矣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弗辟必怙勢而弱其敵者也故官持瑞節執而放諸異國周制九服外薄四海用瑞節者徵信於所放之國也（守邦國者用玉節）若執而治其罪則無事瑞節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

殺人而義者如夫爲寄猳穿窬夜入人室之類令勿讐而仍不使同國者恐相遇而不能忍也雖不同國而仍令勿讐讐之則死者恐其迹之

他國也（父之讐雖已和尚使辟諸海外亦恐迹而得之鄭游販奪人之妻其夫攻殺之而以其妻行子產復之令游氏弗怨）

媒氏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妻似謂出婦入子或媵女既入夫家未御而夫死改適人者（漢書許后傳嬀當入颰侯氏子死）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自仲春以下三十七字蓋莽歆所增竄莽法私鑄者伍坐沒入奴婢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竄此以示周公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自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夫無夫家而聽其自奔雖亂國汚吏不能布此爲憲令即以所會者爲鰥寡亦非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故知周官必無是法也且以文義求之於奔者不禁後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者未知其何指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

贅設亦無此文義康成之說害義傷教羣儒求其故而不得強爲之辭皆不足辨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並云嫁子入篋笥者亦無過五兩也

禁遷葬者

遷葬或出母改適無子而前子欲遷以祔父

司市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禁物靡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

微以及僞飾之禁過市之罰屬游飲食之禁皆所以教也　鄉遂公邑稍縣都莫不有市而官司市政獨立於國中國中之政立則餘皆視此矣且聯門關以譏不物則境内姦貨通不得行而市政壹矣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物同使列肆於一區則美惡相挍易辨而市價自平矣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張自超曰商通貨而賈居之則貨阜賈居貨而商通之則布行

以泉府同貨而斂賖

方道章曰官有斂賖之政則以貨來者同獲售而不至於稽滯折閱貨之積者同得散播而民賴其用故曰同貨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大市者鄉邑之民以百物交易也必日昃遠邑乃可至商賈市以朝者商以貨來而賈居之或求貨於賈成議轉物每窮日之力必以朝乃便也販夫販婦市以夕者所販乃朝夕所求之物市之者亦近市之人也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劉捷曰鄭氏鍔謂爭長短者執鞭度以齊之方入門不宜有以長短爭者考工記以鼎扃乘車

計門之所容刻度於鞭豈備有以鉅物入者則以度門之能容否耶　其既成賈者則展其物以待判決其未成賈者則定其價以待求索即賈師所掌也　王氏郎氏謂器幣不中度數生物不中殺爲不成非也彼所云乃財物犯禁者司門舉而歸於質人以罰之非賈師所掌也此所謂成如已入質劑而未交割及成賈而期以泉貨取者則展視其質劑及所約之期過期則聽其別售後雖有爭訟官司不聽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

辟開通也泉府同貨而斂賒官斂不售貨則商賈入貨以受布民有買於官則入布以受貨有賒則取貨而約期以入布皆所以開通泉布也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康成謂舉而沒諸官非也蓋登於册籍使踰時而求者可驗耳春秋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管子時簡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此申禁物靡均市之事害謂奇器異物無當民用者作無益害有益故使之無靡者倘可用但費財而導侈故使之微周官詳於市政即此一節足以消游惰阜百物備天災厚民俗非細故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孫氏之宏謂市無征而作布以利商賈乃欲阜通百物以便民近似而非其實也無征以恤商作布以散平民使易菽粟自兩事耳蓋古者耕九餘三公私皆有積粟雖遇凶荒中家可保故惟以暫救恤使五黨相賙士師之移民通財是也其單丁女戸及遭疾病事故而貧乏者則官給泉布使自糴粟則無地無人而不便若商賈所通之百物則豈可以療饑哉古者作錢幣以救凶荒以穀粟之積者多也若無穀粟則泉布無權後世兵火水旱貴人富商有抱其金玉錦繡而死者政無常經民非本富故也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鍾晼曰此所謂十有二者文與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相類謂市中飾僞之物十者之中約計有二民及商賈皆有之在所必禁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

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刑人卽犯憲徇扑之市刑者若過市而赦刑人非以爲德也示上無踰禮然後可以禁民爲非也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知過市爲非禮之行則內疚於心又以身居民上罰不宜施而使刑人代之則負慚於衆凡此皆所以禁過於未萌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

雖師行有律猶恐遠方鄉邑之民有懼強賈句

奪而不前者使市司帥賈師以治市政則民聽不惑而百貨屬路矣

質人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平物賈者賈師質人專掌質劑所謂成者兩人交易入質劑於質人則一成而不可變其欺僞者後得質訟治之各有程期　徐念祖曰古無奴婢而書曰臣妾逋逃似謂奴婢豈盜賊之子女罪隸舂槀之外或以賜羣臣故士大夫之家間亦有之與記稱子碩請鬻庶弟之母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市有人民蓋謂此等豈士大夫家亦有以所畜臣妾相鬻者與　方道希曰宮正分其人民以居之則人爲貴者民爲賤者明矣縣師人民連夫家言則爲僕夫處女明矣此職人民與貨賄牛馬連類故注以奴婢當之若朝士職所委人民則幼而失迷道路者耳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不獨罰之且書其所犯於册籍使懼而不敢再

也質人所稽書契也所考度量淳制也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記登於册明矣自鄭氏以秦漢新莽之法詁周官凡曰舉者皆以沒入其貨財爲義不知列職於關市者雖纖悉不遺然皆以利民用禁詐僞止爭訟詰盜賊警游惰懲鬬囂誡亂而未嘗利其財也市之征惟廛布關亦然司門既征其貨則關市無貨征矣所以既征其貨復征其廛者恐商賈過贏而民爭逐末耳卽管子使四民交能易作終歲所入無道以相過之義　且市之征布

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則上無所利之明矣門關之財以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而不以給他用則其義益彰徹矣

廛人

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罰布即司市小刑中刑大刑所罰蓋既憲之徇之扑之而又罰以布也嗜利爲姦者雖受辱心猶未已反以損財則其心戢矣　劉捷曰先王之制於商則貨外無征司門之征其貨賄是也

於賈則征其廛而不征其貨此職之廛布司關職之征廛是也若如鄭注既征其廛又稅其肆守斗斛銓衡者又稅之入質劑者又稅之雖桑孔心計未聞及此而謂周公之典有是乎　犯質劑者之罰宜統於罰布不宜別爲一類經之本文止宜有總布罰布廛布絘布質布乃劉歆所增竄也蓋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巧法以窮商工故竄此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耳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入于玉府非中玉府之用者不斂也澤入之財物亦然蓋其物皆民用所必需取其尤良者而留其餘以爲萬民之用俾得自貿易也　市無貨征皮角筋骨以當廛布耳商致遠物蓄財多故征其貨屠物則閭閻朝夕所求不宜別稅故知以當廛征注謂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者別稅之雖末世市征亦未聞苛細至此

胥師

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劉齊曰儥慝而曰飾行者今市中賣偽物多使老弱疾者詐爲有急而使人不疑所謂飾行也

賈師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

辨其物之良苦使各有差等良苦相均始得其平

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三代聖王所以恤民惠商其法曲備而穀物之蓄所在皆有之故遇天患可禁貴價者後世救荒則以增價招商爲善政時勢各有所宜也

司虣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不正者陰謀市竊故胥伺襲而執之鬭嚚虣亂其迹顯見禁之不可則搏執之而已無所用伺邱氏項氏之說非也

司稽

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和風翔曰李氏如玉謂稽留連不去之人非也犯禁與不物者不待稽留而後可辨當以稽察爲義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徇者不必刑若盜賊則雖小必以徇且刑之其大者則歸於士也市之大刑扑罰又曰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則歸於士者惟盜賊爲多矣

肆長

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必辨其名實然後物可正價可平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賈師職曰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肆長賈師之屬也賈賒官物之布必肆長斂之可知矣其或日終而總計之或旬終而總計之以會於廛人故曰總布與

泉府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

於此見聖人愛民之實而後世平準均輸藉以浚民者不得假託也　徐念祖曰貨至不售而官斂之其故價必賤可知矣故令各從其抵不忍因貨之缺乘民之急而多取以病之也疏謂康成不從先鄭恐前買時貴後或賤依故價予

之所損民誤矣時價果賤民乃不求之市肆而貴買諸官乎　有泉府以斂滯貨然後賈師可禁貴價先王恤商愛民至誠至公人心所由感動也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方道章曰買貨必從所司者官收滯貨本以利民必實有需用然後予之若遠商大賈轉貨逐利則不予也貨之滯者踰時必騰躍故設禁如此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古者粟米布帛牲畜民自有之以祭祀喪紀而有賒於官不過金錫漆絮及遠方之珍異耳惟祭祀喪紀乃許其賒則冠婚賓客且不聽矣賒之外安得更有所謂貸哉以為貸不滯之貨則農工之家無所用之以為貸之商賈而聽其轉販則泉府所斂專以濟喪祭之匱乏而都鄙從其主人國人郊人從其有司正恐其轉販也謂貸以泉布則先王抑末以歸農萬無資商賈以牟取其利之道自王莽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計贏受息鄭氏以釋周官王安石遂立青苗法劉氏彝陳氏傅良辨注之誤以為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為息視鄭氏為近理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以莽欲貸民取息故竄此以誣衆耳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斂有賒而無所謂貸明矣賒物細微使衆有貸法則所貸當十百千萬於賒不宜衆小而遺大經文當云以泉府斂貨而賒貸矣　周官之法荒札則賑救之藉阨則賙恤之皆繇上所有以予民惟

旅師積粟春頒而秋斂特慮新畮少儲蓄故多方以利之耳所以至秋必斂者不斂其本粟則無以給後此之新畮也　蓋貸乃閭里有無相通之稱至春秋之末宋鄭饑諸大夫助公以私粟假民然後有貸之名然宋司城氏貸而不書則本粟且不收矣不惟周官無貸法春秋以前之書從未有言官貸者此三語乃莽歆增竄無疑　自北宋以後羣儒爭言賒貸可行於成周而不可行於後世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即賒法亦僅可行於井田封

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耳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不曰國用而曰國事之財用謂事所用之材物以布市者取具於泉府以在市而通百物也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蓋九職貢物所無而爲邦用所必需者泉府市其物所征之布不足用則受布於外府以具之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納其餘注謂內於職幣非也職幣乃斂用邦財者之餘幣不與泉府聯事此謂納諸大府也蓋市布皆入於泉府泉府至歲終會其出入具簿籍以納其餘於大府大府受而頒之外府正所謂受用之府也

司門

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於門征商貨公家所斂則入於官府而不之市廛所以省轉運與廛征也　王昭禹謂正其貨賄而後無者有利者阜以破鄭注非也閽師職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而征商之文無別見者則司門主征貨賄明矣或以市無征而作布疑市之征布斂不售貨則市所征征布明矣亦有貨征非也泉府以市用此見成周之潤畧於征商也關市皆不征其貨司關所征之非貨於征本職之廛征見之推於門征之蓋自王都而外必公卿王子弟之太都小都鄉遂之州縣及公邑家邑之城廣民殷者有城有門百貨所輳然後征焉其餘千家五百家之市其貨賄入於關而不入於門者壹皆無征也司門之上士中士皆倍於司關又特設下大夫二人以領之增下士十有六人以佐之正以通掌畿內之門禁及貨征耳至於貨之高下美惡賈師辨之豈司門所能及哉羣儒無根之說如此類者實多不足辨以鄭改讀經文膚學每拾與說以爲名故辨之　鍾晼曰言舉而不言罰者門近於市矣故舉之使受罰於質人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列職於門而關則無之以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遺人職有明文也王氏應電謂專用所罰犯

禁者之財未安政教清明犯禁者無多而老狐至衆蓋公家委積素備而罰財亦在其中耳

周官析疑卷之十四

司關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貨自外入者由關而門由門而市非有司關之節不得達故曰以聯門市鄭注兼自內出者言則下文凡所達貨賄以節傳出之爲剩語矣故於彼注復迂其解　張自超曰王氏應電謂司市司關皆用璽節獨司門不言節蓋舉兩端則中可知非也自關入必達於市關之璽節門者驗之即聽其入矣自市出必達於關市之璽節門者驗之即聽其出矣司門特不用璽節耳門關用符節經有明文而云司門不言節可乎門用符節以達賓旅於關也關用符節又以達於畿內及所之之國所過之門關與通貨賄爲二事絕不相涉　方道希曰司門言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則關可知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貨賄之出入有掌其治者則出入先後不相犯

有掌其禁者則靡害飾僞不能行　廛人斂廛布此職復征廛者或留貨於關以待野鄙之交易而不入於門市也不曰廛征而曰征廛者關非久留之所曰廛征則似凡停於邸舍者皆征其貨曰征廛則知所征者乃廛布而其貨乃久留於關者與所征之非貨皆見矣康成乃據此分征與廛而爲二則又失之　或疑孟子稱關市譏而不征而周官有廛征不知商之有征賈之有廛猶農之有賦也使農民有賦而商賈無

征則恐民爭逐末周官之法爲萬世經也孟子所云獨文王治岐之政然耳豈可以後世之征商已甚而疑周公立法之未當乎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簿記其貨俟詰問或撻其人或罰以布而仍還其貨也司圜職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司市職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凡罰多以財言若舉爲悉沒其貨則財之虧過甚矣而復罰以財乎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門無征不征其貨也關無征不征其廛也

掌節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注據典瑞以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爲邦節是也但釋下經謂諸侯於其國中用玉節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用角節則非耳蓋邦節卽玉節角節也　王有徵守恤荒起軍治守和難聘女治德結好易行除慝之命而遣使於諸

侯則用玉節各象其事以徵信於其國都鄙近在畿內無所用金節故直用角節以達王命二節乃天子所獨用故先列之而後及上下通用之使節耳以經傳考之諸侯上聘及邦交皆得用玉而天子之於諸侯舍命圭賜瓚而外凡聘問無用圭璋者故五瑞之外別有此下聘徵信之圭璋自掌節言之則曰玉節耳而諸儒謂瑞不可以爲節誤矣春秋傳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致玉曰以爲瑞節蓋諸侯別無玉節卽以

所執之圭璋爲信故云瑞節耳　大行人職王朝遣聘之禮四閒問（小行人存頫省皆閒問之事）歸脤賀慶皆治德結好之類致禬則恤荒之類外此則有會同而徵守有征伐而起軍旅侯國有寇戎而爲之徵兵治守兩國相怨讐而爲之和難侯氏有敗度而加威讓使易行除慝王朝之嘉禮則聘女凡天子有命於諸侯其事盡此矣惟聘女穀圭之外別有大璋蓋聘后之幣非用玉於侯氏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守邦國者王有命焉則使者執玉節守都鄙者王有命焉則使者執角節也曰使邦國者使都鄙者其義更顯而經曰守此前儒所以疑焉而曲爲之說也不知曰使邦國則嫌侯國上聘於王及方嶽中邦交通得用之曰使都鄙則嫌公卿王子弟遣使於畿內及六服之兄弟姻親通得用之必曰守然後知二節乃王所獨用而非諸侯與畿內公卿王子弟所通用也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而玉節無列焉則諸侯不得用可知矣於侯國之都鄙別見管節則天子於都鄙用角節之義益明矣康成乃謂諸侯於其國中亦用玉節倣天子之制而爲之義不可通夫天子有命於都鄙猶不用金節而諸侯乃用玉節乎蓋有徵召於四境朝發夕至遠不過數日故用管節如竹符之類耳　不曰諸侯而曰守邦國者以守都鄙者備舉其人則贅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曰凡邦國之使節該王使與諸侯之使也侯國所用之節法式須於掌節大行人達之小行人適四方則齎其式以往　下經以傳輔節傳別爲一物則英蕩疑亦竹簡之類若子春杜氏之說爲函器爲畫函則不得云輔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疑符節璽節乃刻竹書所由加印篆行者白執

之旌節則道路之官使人持之以送行者非執
節及齎貢賦無所用之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
則不達
在境内惟家徙及轉貨乃有節暫出者不必有
也
遂人
掌邦之野
鄭注野爲甸稍縣都非也不曰六遂而曰野者

以造縣鄙形體之法及治溝洫通乎畿内又兼
掌四等公邑耳至稽民授田簡器教稼治野辨
萊頒職作事貢賦征役祭祀賓客喪紀其法雖
通行於家削縣都而所專掌則惟六遂與公邑
遂兼公邑詳見遂大夫職蓋法可通行而政令必各有所主
都家之長既分主之而縣師復執其總以是知
遂人不與也
以上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
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
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凡造城邑必度土地之宜而與田野相要縮所
謂形體之法也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鄉之比閭族黨州未著其城邑之形體與皆有
地域溝樹故於遂著之以與六鄉相保相受相
葬相救相賙相賓之法互備又以見公邑稍縣
畺之同此法也獨舉縣鄙者百家以下雖各爲
聚落而不能皆立城邑惟縣與鄙然後備城邑
之形體又以見鄉遂及都鄙別無城郭而遂大

夫即於五縣擇便以爲治所鄉大夫師都亦如
之也　小司徒井法以四起數此以五起數何
也井之體方必以四起數乃便於計畝以徵賦
此則城邑居民之室數必以五起乃便於行比
法以相保受　大司徒頒教法故比閭族黨州
鄉著其各有教治遂人掌造縣鄙形體之法故
鄰里酇鄙縣遂著其各有地域亦互相備也地
域溝樹自酇以上始有之知然者修閭氏邦有
故令守閭互則罰以下不能徧溝樹明矣百家

以上皆有溝樹此盜賊所以易詰戎馬所以難犯也　造城邑必因山川原隰之面勢規疆潦藪牧之便宜度道路溝渠之支湊故必以土地之圖經田野然後城邑之形體可定其法粗具管子度地篇

凡治野

遂人於致氓教稼穡均賦役頒田萊治溝洫皆揭之曰凡治野明自國中而外由鄉郊以逵於畿皆同此法也

以下劑致甿

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不論上地中地總以一爲正卒餘爲羨卒與下地家二人者一例所謂以下劑致甿也凡鄉遂皆然何嘗獨厚於遂疏誤詳見小司徒職

以興耡利甿

地有肥墝人有喪疾事故興起耡甿使彼此相助則交得其利若移用其民以赦時事及五黨相賙之類皆是也不惟旅師所與之耡粟

以彊予任甿

彊予謂有兼人之力者則多授以田若餘夫則授田有經制則民轉移執事助耕乃其職不宜在此列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鄉受地無餘夫之文以輸將服公事者皆近取

於鄉也鄉之上地無萊近城郭人畜聚易糞也

鄭注餘夫亦授一廛所以饒遠賈疏正卒之外一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不知餘夫受室必二十年而後子能助耕前此惟可助父兄以耕耳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婦而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少者已足助耕之數則別其壯而受室者爲餘夫而授以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壯女滿五人六人七人之數而受一夫之田則事理之自然經制之一定何事辨

其嫡庶而特著其爲餘夫乎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曰治野以作溝洫畛涂言也故計所占之地而曰十夫其實耕者乃一井九夫之地耳匠人所謂方十里爲成卽此經千夫之地而耕地則九百夫匠人所謂方百里爲同卽此經萬夫之地十而耕地則九千夫詩曰十千惟耦蓋舉其成數猶三十三里少半里而曰終三十里也黃氏

謂自一夫至萬夫皆十除其一蓋得其指　曰凡治野曰以達於畿明自鄉郊至縣畺皆用此以治也觀此經則鄉遂不用井法之非決矣野對郊則爲甸獨舉則可兼鄉郊鄉大夫職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城郭之外通可以謂之野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

老幼廢疾不可任者也其可任而施舍者蓋貴賤及賢能也而不列言之者鄉近國中多君子遂遠郊多野人不惟貴者服公事者不若六鄉之衆多卽賢能之輿亦甚少也注謂頒職作事卽載師職所云物地事授地職非也九職任於閭師載師專掌任地故特言地職以見其爲地邑應承之職事與民職異也此職別見令野職於後則此所頒爲九職明矣載師任地以分鄉野都邑所謂物地事者乃物其土之所宜此承頒職而言則所作卽九職之事明矣　他職言

施舍必兼可任者而此畧焉以頒職作事卽所以任之也

以起政役

政役謂輸將浚築所用卽師田徒旅而事則異故更列之下經所謂凡事致野役是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牧人所畜以共祭祀者藪牧所貢之鳥獸也甸師共薪蒸掌炭共炭灰不應祭祀時遂人又別共之蓋山川因國前哲令德之祭祀在野者則

野共其牲其執事之人則遂人令之耳左傳子服景伯曰晉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何出有職焉則令野職爲共祭祀審矣曰國祭
祀者以別於遂之禜酺蜡社也所令野職卽載
師所授之地職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師役政令
所經歷其地必有職事焉載師總任畿內之地
故主授地職六遂及四等公邑則以授遂人故
遂人令之也鄉師凡邦事令作秩序則家削縣
都之地職以授其長而其長令之亦可推矣
知此野職爲共祀事者以承共野牲之後且須

職作事已見上經也知遂師野職爲九職中貢
物者以與野賦並列而入於玉府也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

疏謂總令遺人非也遺人掌巡須委積耳野廬
氏掌國道路至於四畿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
之人聚欜之又曰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
大師令埽道路則修道者守塗地之人而令之
者野廬氏也野廬氏之徒百有二十八人而知不
自共修道之事者道掌畿內之道禁其事繁劇
胥徒雖多僅足共巡比譏察耳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
六綍及窆陳役

遂人稍人皆有大喪帥役之文黃氏度遂謂遂
人致於稍人蓋以稍人職獨有聽於司徒之文
故疑遂人轉因稍人以達耳不知遂人長官豈
有反帥役而致於屬吏之理蓋六鄉之喪役鄉
師帥之皆聽於司徒但鄉師遂人帥而至則聽
於司徒不言而可知稍人下士或疑帥以至遂

而遂人以致於司徒故特文以明彰其義耳知
甸之公邑亦屬役於遂人者遂役專屬六綍而
遂師共邱籠及蜃車則共役者爲甸之公邑可
知矣遂師既道野役共邱籠蜃車而稍人復帥
蜃車之役則共役者家稍及稍之公邑可知矣
蓋擴隧之役多而稍地視縣啚爲近故也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
令

上經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令縣

王之屬帥而至於遂也此則親帥而至用事之地以聽役於司徒遂人遂師以遂名官而凡治皆曰野何也兼自甸及畺之公邑也惟大喪屬六綍稱六遂之役不徵於公邑也

遂師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小司徒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舉縣都以為準則通畿內之井牧皆小司徒制之矣而遂師

復經牧其田野何也井牧雖定而其經界必以歲時飭正乃無侵漫如月令之修封疆審端徑遂是也古者墓域官掌之山林川澤官守之市政官聽之民訟大槪多財征役事之抵冐耳他如稱貣婚姻相負之類則遂大夫聽之非遂師所職也故特著之　遂師所登遂人憑以頒職作事為貢職師出政役之準也故辭事一與遂人同遂人之登遂大夫之稽皆以歲時而遂師獨以時者以辨可食之數其事尤詳也於可任

外別之曰可食者何也可任謂能任耕及征役者也可食則不在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數又未及餘夫受田之年而能佐耕耨自食其力者也蓋上地中地下地合耦既定之後而一家中人數或有減耗則必於同井共邑調劑民及未受餘夫之田而能佐耕耨者以助之里宰既以歲合耦又以時合耦者以此故也遂師既周知其數則里宰得隨時而任之然後財征無廢役事可作耳舊說謂地之可食者則小司徒

均土地稽人民已周知地之上中下與可任之人數矣　注疏判制田界與井為二事乃承鄉遂地法各異之誤　鍾蜿曰古者粟米惟取公田之入財征謂嬪婦園圃虞衡山澤藪牧之貢耳王氏應電謂徵財征止於當年所耕之田非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謂有大役盡用里民不得過此至每年役事則必量土利之厚薄計人力之餘乏而調劑以得其平均人所謂均力政是也謂三等之地皆同亦失之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讀法與賢詳於六鄉經野勸農詳於六遂鄉師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則遂可知矣遂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則鄉可知矣蓋鄉遂羣吏所掌有同有異然後備列之其同者則各舉其一以相備也後世民自爲耕穫有水旱凶荒者尚能自救而貧者則坐視其田之蕪沒然後知先王設官以移用其民慮事周而興利溥也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凡祭祀之誓戒小宰掌之此國祭祀之在野者故遂師承小宰之誓戒而審之以戒其屬吏與民也遂人專掌經野而他政惟持其綱故國祭祀遂人令野職而遂師則審其誓戒野牲之共亦主其令而遂師共之故遂人職第曰共野牲而遂師職則曰共其野牲也　方道章曰王氏昭禹謂遂人既共野牲遂師又共乃贊之非也凡經言贊必其事有待於助者冢宰受歲會惟恐其紛錯而有抵冒故小宰贊之小宰以法掌祭事之戒具惟恐其玩忽而有愆忘故宰夫贊之稽之五官義莫不然若共野牲而入於牧人何待二官之相助哉且牧人所牧之牲不宜遂師共之牧人無牲羊人買牲以共則牧人本買而牧之可知矣王氏詳說謂大宰司寇掌百官之誓戒遂吏遠在二百里外固無責焉審之而已亦非也大宰司寇所誓戒王朝執事之百官也遂人既不預何由知其所誓所戒而審之哉金氏瑶謂牧田在遠郊正遂地故遂人共之亦非也牧田雖任遠郊之地

而不在六遂之中王朝之祭祀牧人自共其牲於充人與遂人遂師何與哉諸儒蓋由不知此經所云乃國祭祀之在野者耳都宗人職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王正此類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野職入職中貢物也野賦山農澤農所入材物也　遂師所掌獨遂與公邑耳家削縣都之賦貢蓋縣師徵之疏誤　徐念祖曰黄氏度謂遂師所入即虞衡所徵於山澤之農者非也山虞

林衡川衡並無徵於山澤之農遂師徵財征則角人等以骨物羽物葛材草貢之類並入於遂師遂師擇其中玉府之用者入之其餘則並入於大府以聽其頒惟澤中有珠貝珍物時得之則以時入於玉府故與諸職異耳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磿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注以蜃車爲匶路蓋據士喪禮記遂匠納車於階間不知彼乃士禮耳巾車職小喪共匶路嬪

婦羣王子猶然況天子之龍輴自宜藏於典路而共於巾車無納於遂匠之義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遂人辨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而遂師則周知其數遂人令貢賦而遂師徵財征遂人起政役而遂師作役事遂人令田師而遂師掌軍旅田獵之政令或舉其綱或詳其目也

遂大夫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遂師職已具此而覆見者遂大夫稽之然後遂師得據而登之也倒施舍與可任之文又曰可施舍者登於遂師則施舍與可任者已定矣方其稽之則介乎可任可施舍之間者不可不辨也遂師職曰衆寡六畜車輦此曰衆寡六畜田野者田野有定數登民物器具之可用者無爲及於田野也衆寡六畜同而田野之收穫或異

則可任與可施舍者於是乎别矣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不言其遂之吏而曰爲邑者兼公邑之吏也注謂采邑政令戒禁容遂大夫亦施焉非也大宰以八則治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其爲邑者無爲舍其長而會政致事於遂大夫小司徒歲終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令鄉遂公邑都家之吏皆會政致事於治官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縣師掌都邑之賦貢三年大比以考羣吏而詔廢置則都家

之吏主之者縣師也惟公邑之吏無文而此職
三年大比既曰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
其地治者又曰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
誅賞廢興之則其吏乃遂之屬吏而凡爲邑者
則公邑之吏可知矣又司會掌官府郊野縣都
之百物財用則野謂遂與公邑明矣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
治者
稽夫家畜產以及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人

遂師遂大夫以及縣正鄙師酇長每職必列不
厭其複而興甿止於遂大夫職一見之簡校賓
興之法無一及焉何也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
遂大夫以下羣吏所掌與鄉有同異故每職備
列之興賢之典一同於六鄉覆列之則贅矣故
第言帥其吏以興甿而知一準於六鄉也　上
經既令爲邑者會政致事下經又戒凡爲邑者
之功事而誅賞廢興之無爲於興甿後復言吏
治而明其有功者蓋卽賓興之終事也賢能衆
多卽其地治者教導之功聚凡有地治者而明
之則無功者愧恥而勸勉矣又與鄉大夫興賢
之事互備以此職見鄉大夫既獻賢能之後以
五物詢衆庶亦屬有地治者而明其功也以鄉
大夫職見遂屬有地治者而明其功卽以五物
詢衆庶時事也於明其有功之後始言屬其地
治者何也使但曰明其有功者則似無功不在
列而勸懲之義不彰矣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如注所列僅二事耳祀賓射鄉不與焉非義所
安也四達疑卽八則中之四蓋八則中廢置祿
位誅賞乃上所以馭吏非吏之功事也祭祀禮
俗賦貢田役則鄉遂公邑都鄙通行之政凡爲
吏者之功事無外此者矣禮俗包教學田役包軍旅或曰自
遂以達於甸之公邑自甸以達於稍縣都之公
邑故曰四達　鄉師之廢置誅賞尚以詔冢宰
而不自專而遂大夫直曰廢興誅賞之何也鄉
師六官之次也鄉大夫卽六卿也其宜廢宜置

可誅可賞得自列於冢宰六遂及公邑地遠而事紛一一見冢宰而詔告之日有不暇給矣故惟據爲邑者所會之政所致之事定其誅賞廢興以狀陳俾冢宰憑以聽斷焉其易廢置爲廢興何也廢置以人言廢興以事言如川防溶築之有改移徵斂功役之有用舍是也於鄉言廢置於遂言廢興亦互相備　遂大夫之職與鄉大夫異者聽治訟也縣正與州長異者掌治訟也鄙師與黨正異者掌祭祀而不及喪紀冠昏

飲酒也鄼長與族師異者治祭祀喪紀也鄉大夫不聽治訟六官之長未遑鄉邑之治也故使鄉師聽之遂大夫遂師皆曰聽其治訟者遂師所聽獨財征役事之訟凡民事之訟並歸遂大夫也遂之治訟分聽之者繫於鄉也鄉近王都國中之訟皆歸於鄉士矣遂大夫曰聽治訟縣正曰掌治訟者掌達之於遂大夫而不專決也鄉之中州長涖大喪黨正掌喪紀冠昏遂之喪紀僅一見於鄼長職冠昏飲酒則並無文者鄉乃公卿大夫賢士所萃故喪紀冠昏飲酒禮儀備焉遂則羣甿聚居分畀禮畧不敢以煩有司也喪紀所關尤重其士大夫之家則鄼長治之

周官析疑卷之十五

縣正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移執事謂掌固之移甲役其職云與國有司帥之卽縣正也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則遂師掌之帥之者則酇長里宰耳　稽功者每人而分考其程也會事者合計其功事以爲役要也

鄉之掌徵比數衆庶者皆閭胥而遂則縣正掌

徵比鄙師數衆庶何也閭胥之數衆庶以辨施舍而鄙師之數衆庶以察美惡而誅賞閭師之掌徵比執功役於下而縣正之掌徵比乃施政令於上其事各異故互文以見里宰亦掌徵比以辨施舍與閭胥同黨正亦數衆庶以察美惡而誅賞與鄙師同耳州長職無徵比與縣師異何也財賦則閭師徵之比法則鄉師掌之矣

鄙師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鄙師所掌獨無農事者其大綱則遂大夫縣正董之其細目則酇長里宰親之也察衆庶之媺惡將以助遂大夫興甿　鄙師之數衆庶而察其媺惡與黨正之涖挍比而書德行道藝事同而辭異何也用此見數衆庶之卽涖挍比也用此見書德行道藝之並簡不率教者而誅賞也

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遂師職曰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職曰以歲時稽其夫

家之衆寡稽者稽其數登者登諸籍耳以所治者衆也若酇止五百家故其民可得而數

酇長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有司遂大夫所委屬吏也遂大夫簡器豈能徧親數注誤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古者王內之政令內宰治之民家之女功酇長稽之所以上下男女各警其職而事無不舉敎

無不行也　女功使里宰鄰長稽之尤爲切近然比屋同巷雖相督察易至玩忽故董之以鄰長使震動恪恭於吏治而不敢慢也女功之勤惰吏得而稽之則婦姑反唇家人詬誶之大惡不禁而自弭矣此周公之法所以止邪於未形而與禮相貫也　鄰長校登夫家之衆寡及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並與族師同則掌合聯之政令不待言矣

里宰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此見閭胥所掌之徵爲徵財賦所掌之比爲合耦以治稼穡而此職讀法書敬敏任恤掌觵撻罰一與閭胥同也　周制粟米惟公田之入其財賦乃九職中貢物也宜有定額而必待有司之政令然後徵斂者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職凶札則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是九職中貢物亦與年上下而不可預定也蓋民勤於食故寬其雜徵使得自營　遂之財賦遂師徵之疏謂縣師徵之旅師斂之有司謂縣師旅師恐誤

鄰長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鄰長即耦耕之民故所掌無農事

旅師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耡粟民自相助之粟也古者以政成民建設長

利不僅恃上之賑恤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春秋傳曰務穡勸分蓋使民自相助則所濟者博故司徒職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司稼職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遂人職以興耡利甿皆使民自相助也此經所謂耡粟即所與以相助者　閒粟載師職凡民無職事者之所出也蓋醫卜巫覡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而所得或饒於農故使出夫家之征若閒民雖無常職而未嘗無事閭師職所謂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如注

義則單丁或僅有配匹而使出一夫之征粟又使出夫布彼何從得之　助粟屋粟閒粟皆非公田所入故特設旅師以掌之各貯其鄉里以賑貸新甿注疏謂主斂縣師所徵賦穀誤矣或謂民自相助之粟不得云施其惠散其利非也民自相助之粟而官典之以爲民施惠散利於義何傷若公家之粟則所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也遍旅師職無救荒事不得相混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

政令

施其惠者初徙之民築室具牛種田器官資其之匱不責以償也散其利者能償之民則春頒而秋斂也均其政令者頒斂之期亦不得偏先後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

官以旅名專掌新甿也甸居鄉遂都家之中故特設官以収恤歲饑而移鄉井士狹而徙廣虛之民而凡畿內之耡粟屋粟閒粟皆斂焉將治而教之故官以師名　或疑以質劑致民春頒秋斂乃通行之法非也惟新甿業次未定故不施征役又特頒興積以勤恤之若定居井邑之民則族媰閭里有無相通大司徒朝士職所謂通財是也且春秋補助政有常經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安用質劑頒斂之擾擾哉且頒斂非守土之吏不能行王畿四面每方設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專掌新甿之治尚可給也若使徧致鄉遂及四等公邑之民而辨其質劑掌其頒斂

則勢不能行矣如以此爲互備之文則宜見例於鄉遂而不宜繫於旅師經曰凡新甿之治皆聽之則新甿久而成族征役既定此法亦不行矣

稍人

掌令丘乘之政令

不曰掌丘乘之政令而曰掌令丘乘之政令者四丘出乘之政令其地有司掌之稍人則掌其令耳注謂掌令都鄙修治溝澮誤　注疏分鄉

遂都鄙田制而二之遂據小司徒五家爲比五人爲伍謂鄉遂家出一人以衞王都據小司徒四邑爲邱四邱爲甸謂都鄙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一乘用以征戍非也攷之夏官大司馬四時之田旗物號名並舉鄉遂而出車之詩于牧于郊則鄉遂之兵未嘗不與征行也五家爲比五人爲伍意主於平居相親愛則臨難相捍衞四邱爲甸甸出一乘意主於卒伍疊發則民力不病車甲更番則民財不傷強分爲二義無可據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

縣師通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使皆備其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之帥而至者州長也其事則鄉師主之遂之帥而至者縣正也公邑之帥而至者其長也其事則遂人遂師主之而家削縣都無見焉則稍人帥之無疑矣曰以至者以其地有司至也何以知非都家之司馬也二司馬所掌乃士庶子及衆庶車馬之戒令而不親軍事古者輿帥必用其地有司士非素教不可用也曰行役則非畿內之士功也如仲山甫城齊召伯城謝之類故不聽於司空而聽於司馬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

六鄉之喪役鄉師帥之以聽於大司徒六遂之喪役遂人帥之以聽於小司徒而遂師復道野役共邱籠及蜃車以此職證之則鄉屬六引遂

屬六綍而甸稍之公邑共蜃車邱籠明矣循是以推之則內而宅田士田之類外而三等采邑喪役無徵可知矣蓋宅田士田之類事分而民少各徵其役則苦紛擾三等采邑地博而民衆喪役無多無庸偏徵且三年大均力政喪役無徵則近其地邑之川防城郭輪將百役皆可補調所以省遠役之勞費而事無遺佚也公邑之在縣畺者道遠宜與采地同不徵喪役 遂師及稍人並共邱籠及蜃車之役者稍人帥以至

遂而役遂師道之也覲稍人之帥役而聽於遂師及遂大夫職再舉凡爲邑者而四等公邑之屬於六遂益明矣　會同師田行役曰治其政令喪紀曰掌其政令何也曰治者專聽斷也曰掌者掌其事以待上之聽斷也蓋喪役及師田行役皆大司徒小司徒治其政令而師田行役則鄉師遂師州長縣正皆分主聽斷故家削縣都之衆庶稍人亦分主聽斷而曰治也大喪之役則鄉師遂人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主聽斷者

惟司徒故采地之役稍人亦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不曰治也喪役之所以異於師田行役者何也師田行役用民衆政令繁故羣吏層累以分治之而後司徒總治焉喪役政令簡禮事重故鄉師遂人稍人帥焉而司徒親治之也師田之政令聽於司馬而司徒職又曰治其政令何也師至合軍誓衆以後田至建旗令鼓以後然後司馬治其政令方其作民而至則司徒治之大司徒職所謂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　有職專而專聽斷者里宰比其邑之衆寡六畜曰治其政令是也有職尊而不專聽斷者遂人於野役野民並曰掌其政令禁令是也　注據縣師之文謂稍人徑帥而致於司馬非也凡畿內征役之施舍皆掌於小司徒則稍人必先致於司徒而後司徒使聽於司馬小司徒鄉師之所帥皆聽於司馬故稍人所帥不得曰聽於司徒耳

委人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舊說委人所掌惟薪芻疏材而無粟米非也果爾則曰掌斂野之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可矣其曰斂野之賦者蓋公邑家削之米粟存爲委積者亦委人掌之也知然者遺人所掌無公邑家削之委積委人兼掌甸稍之聚而軍旅共其委積薪芻也薪芻疏材木材獨於甸稍斂之者居王畿之中而環郊遂便委輸也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遺人職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羇旅而此職賓客共其芻薪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則賓客不共委積可知矣羇旅者賓客之細也舉賓客則羇旅可知　遺人職賓客會同師役共道路之委積而委人但共賓客之聚者掌訝逆賓於疆及委而致積積兼牢禮故委人獨舉所斂之薪芻也若施惠於羇旅其與積則旅師頒之惟軍旅之委積至廣雖頒於遺人出於倉人而共之則委人之專職故特出之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注以餘聚屬縣都蓋承上經稍聚甸聚而言必縣都也但專指畜聚之物則狹矣公卿王子弟頒采地必並授山澤園圃疏材木材之物其長當自斂之委人所斂惟縣鄙中公邑之賦耳故凡之以待用所謂賜者或以厚縣都中同姓屬疏而位卑者或過賓行旅亦間有頒賜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

軍旅用廣故家削公邑之委積並蓄以待共又稍居王畿之中道里均輸將便　方道章曰注謂所共乃軍旅委積之薪芻而非委積果爾則委積於文爲贅矣蓋軍旅衆多委積中牢賜但及將校必益以疏材士卒廝輿乃可徧給耳

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野委謂委積之分貯四野者有守者故共其兵器野囿所以畜賓客在道致積之牲牽也財用謂藩羅之材及芻秣以暫停而不久留故不曰牧而曰囿以所共惟近於路室之囿故曰其野

囿也野之牧地則自有牧者主之此別爲二事羣儒乃欲牽合於軍旅義不可通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諸侯會討之師必近調於方嶽不宜有入王畿者所謂賓客即帥王師之軍帥與其佐也不曰軍帥而曰賓客何也曰軍帥則疑師帥旅帥亦在其中路室候館必不能容師帥以下行人職諸侯來朝稱賓聘卿稱客王朝公卿爵列與諸侯等大夫與國卿等稱賓客然後知授館者惟主帥與其佐也

王朝之公卿帥師在道稱賓客蓋主所過之地
而爲言燕禮稱賓則因事以起義各有當也凡單旅之士衆惟共
其物而將帥之爲賓客者則授館也詩曰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則士衆不可徧館明矣凡賓客
會同師役遺人掌其道路之委積而委人復掌
之者遺人掌其須之令而委人則共其物也

土均

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土地之政邦國都鄙所征於民也地貢所貢於

王朝也均人曰均地政鄉遂公邑並征其財賦
也土均曰均地貢邦國無粟米之征都鄙自委
積而外所徵亦貢物爲多也地事亦載師所物
宜禾宜稻之事蓋土各有宜旱潦相錯登耗不
能無偏比邑連井之地必使更迭而耕之乃得
其平是謂均之也凡經言地職者所以別於民
職也言地事者所以別於地職也注既以地職
爲九職又以地事爲農牧虞衡之事於載師職
不可通乃以爲土所宜事不惟自亂其例於諸

職俱不可通土各有宜故有均法若農牧虞衡之事則無所用其均九職太宰任
之大司徒頒之閭師掌之無爲又使小司徒任之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
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
民之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制其輕重之
法則地守地事地貢以地爲差不待言矣　均
人以歲之上下均力政則邦國都鄙可知矣土
均以地之美惡爲禮俗喪紀祭祀輕重之法則
鄉遂公邑可知矣

草人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㶌用
犬
糞種非糞田也蓋煮其骨汁以浸種而種於九
等之壤則可以達其土氣之宜而制其偏是以
謂之土化之法若糞田則安所得麋鹿貆狐之
糞以糞九畮之田哉

稻人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

其用水也則自防之水門以入於溝自溝以入於遂舍於列而灌溉通焉水過大則以澮寫之於川而毋使害稼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所芟草積田中恐其根附土復生以涉𨍷揚而反之使其根在上則槁而澌腐以可糞田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此言始墾澤地為田之法也澤中草盛根著於土雖芟薙復生甚易惟夏日積水土柔可因水力而絕其本根然後芟夷蘊崇之則草不復生而可稼也舊說夏火如熱湯利以殺草月令之文蓋謂利以夏日殺草而燒薙之大雨時行則如加熱湯可以化所燒薙之草而糞田耳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不常雩祀官自共之旱暵則為民請命故斂之民以奠百神之矜憫而稻人所掌下地雖旱而無憂故使獨共雩祭示民以同憂相恤之義也

喪紀用席為多且役徒露處必上覆下薦惟葦隨地可施注謂闉壙未知何據

山虞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萬民取木雖當其期必限以日防過取也若邦工掄材則興作有式冬夏隨時可取故無期日之禁至春秋所斬必籍羅雜材可於園圃取之不入山林之禁

凡竊木者有刑罰

閭師不樹者無椁則宅舍無桑也此職竊木有刑罰則原野無耗材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皆此類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山田山所宜田之處迹人所掌邦田之地是也惟山虞澤虞有田獵之政林與川不可以田

川衡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三時皆可漁惟別孕之時則官以時巡而舍止
其所守之地則犯禁者知戒矣林木可時計網
罟之入無可稽尋又川旁居人鮮少故巡者非
時止於其地不可若澤藪則其地之人守財物
者多無所用此川衡惟言守而不言厲禁亦以
川無居人故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山林不舉奠物者惟田獵以共乾豆川澤之奠
物則不出於田獵也田獵於澤復特舉者澤水
所鍾不特舉不知澤野之可以田也

澤虞

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獨澤言國者稻人掌稼下地則澤可稼者仍頒
於民其餘乃澤虞之所守耳財物之入於玉府
者犀角象齒珠貝之類也金玉生於山而山虞
不言入其財物於玉府者卝人取之入於職金
而後職金以入於玉府也　惟澤之財物有頒
萬民之文者山林之材取用有節川之鱗物三
時聽民自取惟澤中葭葦蓮芡鱗互之物會其
涸而歲一取之上不得私其利守其地者不能
盡川故必須之萬民也山林及川民得自取而
澤物必待頒於上者澤有珠貝齒角珍物聽民
自取則爭端伏矣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於川曰川奠皆水物也曰澤物之奠兼本蟲木
蔬及水草之實　喪紀用葦或以藉器物或徒
役在野寢處焉或編席支柱以蔽障風雨其

用甚多故稻人與此職並共之惟以圖壙則弃
埋所宜注疏不知何據

迹人

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天子蒐狩之地有常如詩言甫草傳稱鄭有原圃秦有具囿之類必
廣皐大藪可陳六軍外此砠磧墝埆不利榖蔬
而可蕃禽獸者皆為厲禁而守之時取以給邦
用故曰邦田之地以明不獨四時之圍禁也其

政卽爲厲禁及頒其薪芻於守者注疏義猶未
備
凡田獵者受令焉
凡田獵者或王子弟公卿有宗祧之事而王賜
以田春秋傳鄭申豐將祭請田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則三公九卿王子弟宜得用鮮
或喪紀賓客春秋之膳獻有司時取或獵狩
以役縱民入獵亦如斬材之有期日凡此類皆
迹人令之　疏謂夏官主田獵者受令非也四
時鄉師出田法致衆庶以聽令於司馬先期虞
人萊所田之野無受令於迹人之義
角人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
政令
賦者田稅政令者絲麻力役之征也觀此則九
職貢物之外別無九賦益明矣不曰以當邦賦
而曰邦賦之政令者山澤之田不可井授且使
其農散處以守厲禁則難於合伍故不獨無公
田之賦凡師田行役之政令皆不及而各以

地之所出當之凡此類皆周公夜以繼日審思
而得之者也荀卿曰盡小者大周官之法所以
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者皆當以此類求
之　計田以定賦計賦以定征役之數故曰邦
賦之政令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凡物皆以共財用而於角人特言之何也傳曰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齒角
骨物非中用者不足以爲財角人不物者不徵
則皮革毛羽不待言矣
掌葛
以權度受之
古者王畿四面各五百里而骨物羽翮葛材草
貢物皆輕細徵以當賦乃所以利民後世郡縣
萬里而置均輸平準且凡物皆取焉轉輸出納
吏得爲姦而民困於無告矣
掌炭
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以炭名官而所掌則先灰物者蜃必爲灰而後可用而煅之者炭也炭之灰亦可滌汙若先舉炭物則似灰即炭之灰矣

以時入之

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仲夏令毋燒灰故云以時入之王氏昭禹謂無時不可徵課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諸職無覆舉用其物之事惟此職爲然蓋財物之徵皆以共王朝之用獨蜃炭則鄉野小吏亦

得受之以潔治舍廨廩倉如赤犮氏以灰灑除貍蟲壺涿氏以焚石除水蟲是也故於邦用之外特出凡炭灰之事以明之即月令令民間燒灰爲炭亦在其中

掌蜃

祭祀共蜃器之蜃

閭師職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疏謂萬民入山澤取材者皆有貢不知山澤之物百姓旦夕取資而不可離者若薪炭皮革角筋蒲魚蜃蛤之屬取之皆有稅則利竭於下矣閭師職所云貢其物者蓋或官取其物或山澤之農入之以當邦賦故設角人羽人等官以時徵之非謂平時旦夕取材於山澤者皆有賦也　自角人至掌蜃七職皆徵山澤之材物以共邦用而惟於炭人言之角人則兼言財用何也以炭灰兼用於鄉野故先舉邦用以明異事齒角則不獨以備工事之用而須賜問遺亦可以當財物也他物則或可爲財或可備用而不

得相兼故不言凡金玉錫石齒角骨物羽翮葛材草貢荼蒲莫不須於百工獨染草言須者他物隨時可須而染草須必以時故特著之

囿人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獸人曰共其死獸生獸者田獵所獲生死皆共其全也此曰生獸死獸之物者畜養之獸死則共其筋角皮骨其生共之物則麋鹿之解角是也

場人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饗亦如之

注疏饗謂朝事之籩豆或曰每月朔薦皆非也祭祀已該此二節不宜曰亦如之外饔職於祭祀賓客後繼以邦饗耆老孤子士庶子槀人職凡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此職所共蓋謂是與天官甸人已共祭祀之果蓏而復設場人以中祀小祀甚多而賓客之共尤廣也

廩人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匪頒在田祿之外賚賞勲勞具有成法者賙賜則王之好賜其事無常稍食則給事宮中之官府徒隷人民朝夕飯食以在正祿之外而所用不多故謂之稍食猶給事外内朝者謂之冗食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宣城梅文鼎曾言古量一升當今二合六勺以詁此經合趙充國疏人食八升計之尚覺不遠蓋中人日食一升以爲率婦女老弱則食浮於人力耕可任者則不能飽多少相補月食二鬴得今三斗三升有奇可以無饑矣中年則人餘一鬴豐年二鬴卽耕九餘三之法也民患恐豐年靡費故官爲之制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也充國所奏以優丁壯遠征者故以二升有奇爲率　於數邦用詔穀用之後復言以治年之凶豐則二鬴三鬴四鬴之法專爲萬民設明矣

但廩人掌此則自有田祿者之外凡府史胥徒百工技食之受食於官者必亦用此制三年之中無人不餘一年之食所以菽粟陳因雖旱乾水溢里黨可以相賙而不徒恃上之振發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古者師行無饋餉所謂治糧與食者令道所經有司共之委人職軍旅共其委積倉人職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是也委積隨在有之而治其糧者廬宿候館雖有飲食以待賓客而不

足以給大衆。故師行必載糒也。嵩高之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則六服之內。無在不有委積以待王官之徵令可知矣。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或曰、春秋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解者曰、燾謂下故上新、各半也。廩謂全用舊穀、少覆以新、然則謂之接盛者、豈有取於新故之相接續與、

舍人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

舂人共祭祀之米、饎人爲盛、然後舍人實之簠簋而陳之、舂人賓客共牢禮之米、差擇之也。舍人則實之筥、載之車、故曰共其禮

倉人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委人軍旅共其委積、此復共穀積者、曰凡國之大事則兼大喪大祭、不獨軍旅也。倉人通掌畿內粟入道路之委積、遺人令之、倉人出之、廩人治之、委人共之、故四職聯事。而倉人委人並曰共也。

司稼

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

草人土化之法、王畿邦國之所同也。所謂物地相宜而爲之種者、不過掌其法而已。此職巡邦野之稼、則親行畿內、其事尤詳、故辨種及於穜稑。縣法徧於邑閭。於百穀之名、五土十有二壤所宜、必周知之、先王之畏敬威農於茲可見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井田之法、助而不稅、而荒政有薄征。此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何也。中年則閭師所徵、圃、牧、工、商、虞、衡、嬪、婦之貢、旅師所斂、耡粟、屋粟、閒粟、皆以差減。無年則盡除之。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司稼所掌非救荒之法也。蓋至凶荒則散縣都

之委積市作布以給貧民又使民通財而以士師掌之甚則移民就粟且並施十有二政然後足以救之若歲小歉或此疆彼界豐歉不齊則用均食之法使有無相通所謂賙其急者公家補助之外則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是也所謂平其輿與旅師職平頒其輿積同蓋次貧之民公貸之粟俾有收而償之此自人食二鬴至食三鬴之歲皆然先王於農事始則移用其民以相救終復均調其食以相賙則天患之小者舉不

足以病民矣

舂人

掌共米物

米物者其質之美惡舂之精粗非一類也

饎人

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膳夫內饔職王后世子膳羞恒相聯此共王后六食則世子不必言矣槀人共內外朝宂食者

之食而內宮之飲食膳羞諸職無文則內宰會內宮之財用爲夫人以下服物膳羞之用益明矣

槀人

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

謂之宂食者以其人自有稟祿因給事外內朝不暇自爲食而官共之也　李光坡曰冢宰掌邦治舉其要耳其僚屬庶尹皆經理王宮之政至於遂生復性以寵綏斯民者未遑也設司徒之職舉天子作君作師之事而致之於民乃順承天萬物資生故曰地官也敎始於郊里故自小司徒至比長八職專主六鄉而牧田牛田在鄉者故封人牧人牛人充人四職次之鄉之政有二曰征役施舍曰德行道藝載師至均人五職詳征役施舍之事也師氏至媒氏六職詳德行道藝之敎也然則敎養之道備矣施之天下何以加茲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也王國面朝後市王門十二在六鄉之內十二關門則臨畿

土今次於鄉之下遂之上者市雖在國五百里疆界中凡五十里之市皆在焉門關則聯於市以達貨賄者關市有譏用節爲多故司市至司關十二職爲一類而掌節附焉遂人至里宰專及田野之制祿稍之緒與六鄉互見爲義旅師如鄉之閭師也稍人如鄉之縣師也委人士均如鄉之遺人均人也而鄉有封人載師縣師遂有稍人土均則通公邑都鄙邦國之政皆舉之矣草人稻人詳穡事養民之原也土訓誦訓通

土俗教民之本也四職所掌鄉遂都鄙邦國皆有焉故次於土均之後也若夫山林川澤賦貢之所出國用賴焉故自山虞至場人十有五職又次之冢宰所列九賦九貢之目盡於此矣賓祭之所取軍旅喪紀之所共膳羞祿廩凡爲九式用財者將於是乎在故廩人至稾人職終焉司徒敷教而教職惟鄉官師保等十數人其閒所措理者養民之事居多先儒疑爲司空之錯簡是不然夫先王之世辨物居方秀者爲士而

樸者爲農下及工商各有常居皆有法守使之父以教其子兄以教其弟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閑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非以道率民豈必東膠西序始名教哉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故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若生者不得其情死者不盡其常矍矍然喪其降衷秉彝之心其鈍頑無恥者固相率而歸於悖戾不可復制即常性未移者亦頹墮委靡消沮而不復振則道之不行從可知矣此司徒一篇所

以聯教養爲一事也然則司空之職何與周禮爲書委曲周詳無不備者獨至壇兆廟社之法井田長廣之方附庸閒田所餘之多寡山林川澤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乘除天時有生耕穫何以無失其序地理有宜高下何以無拂其性山川沮澤民居有度焉興事任力遠近有量焉宮室之制器皿之宜舟居之用凡數事者雖略見於諸官而未詳其規度宜皆列職於司空而春秋戰國之世開阡陌盡地力相兼以力相後

以僭司空一篇尤其所深病而急欲去其籍者也其失蓋亦久矣或乃竄綴紛紜離散全經所謂愚而好自用也

周官析疑卷之十六

臨桂陳榕門
高安朱可亭同訂　　桐城方苞著
宿松朱字綠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舜命伯夷典三禮名曰秩宗周人因之立春官宗伯蓋以宇宙之中莫尊於天神地示人鬼而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凶軍賓嘉始之終之皆以祭祀蓋無事不以天神地示人鬼臨之所以作其忠敬之心也秩宗者敘次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事也宗伯者治尊禮之長官也若如俗說以宗廟之宗為目其人則對先王先公義不得以稱伯矣自唐以前注疏箋傳皆訓宗為尊至宋王昭禹始謂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易氏祓謂與大宗小宗同義其支離悠謬不足辨也蔡

氏沈以宗廟爲義、後儒多遵之、謂凡祭祀之禮、皆自祖宗推而及之、不知天神地示之祭。本以宗名。舜典曰禋於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賈逵曰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天神地示皆稱宗。乃秩宗之義所由起也、夏殷以前、經傳未有稱宗廟者、有之自周書始、蓋因殷有三宗、而殷人稱宗、實由夏書受命於神宗、孔傳曰宗、文祖之廟、

孔疏曰、言神而尊之也、無逸篇昔在殷王中宗、孔傳曰、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卽蔡氏沈尙書說亦云、宗廟始祖之廟、則祖宗及宗廟之宗、本以尊爲義、而秩宗宗伯之掌三禮、不得專以宗廟爲義、益著明矣、

雞人

凡禮事、舉之必以時、其間動作止息、又各有時、雞知時、故掌以禮官之屬、而凡告時嘑旦之事、皆掌焉、其職事肖祭祀、故與鬱人鬯人相次、

典命

古者命賜羣下、必於祖廟、故冢宰詔王以爵祿馭羣臣、而典命司服則列於禮官、

守祧

守祧用奄與女奚、豈祭祀雖無女尸、而先后之朝祭服及遺器、亦藏於祧與、其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而獨以祧名官、何也、舉祧則足以該廟也、諸侯朝聘禮辭多稱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春秋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禮官列職以祧名官、而經傳於天

子無稱祧者、何也、易王假有廟、尙書諸侯出廟門俟、覲禮侯氏肉袒於廟門之東、他書亦無稱天子之太廟爲祧者、蓋后稷之廟、文武之世室、雖藏先王先公之祧主、而皆不祧之廟、君天下、臨諸侯、自當以后稷文武臨之、故惟稱廟、而禮官辨世次之後先、則宜舉祧以該廟也。若諸侯相接、號辭必稱先君。而邦交多始於所祧之祖。故亦舉祧以該廟焉、后稷文王、雖身不爲天子、而德爲聖人、造邦新命、故周人覲享、皆在后稷之廟、而遷鎬以後、每發大命、必至於豐、周頌又

有率見昭考之樂章、皆周公運用天理之精蘊、也、疏云七廟并姜嫄爲八、蓋據詩生民篇與大司樂享先妣之文也、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稷以後特祀姜嫄。及有天下。亦相因不改。其於都宮之旁、別建一廟、而歲時享祀、亦不與九廟同日與。

世婦

六官皆卿一人、而宮卿則二人、何也、六官有貳以攝正、而宮卿無貳、故每宮二人、以備其人喪疾或自有家事也　周官自夫人嬪婦以及女奚閹寺、皆掌於小宰內宰、復設宮卿世婦大夫士以列職於宮中、使王知深宮燕私。一嚬一笑。中外臣庶。皆得以耳而目之。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正君心。謹際禮。俾表裏澄澈。以爲萬官德先。之儀則也。且使有德有齒之婦人、日周旋於后夫人嬪婦之間、則耳濡目染、默化潛移、實隨事而調劑者、亦不少矣約葉生酉說

外宗

九嬪世婦女御爲治官之屬、內宗外宗爲禮官之屬、皆制禮之精意

墓大夫

賈疏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言墓、非也、本職曰掌其度數、則非不封不樹明矣

職喪

劉氏彝謂職喪所掌、下達萬民、本職並無此義、地官黨正所教喪紀之禮事、乃及萬民、鄭長以下乃治其事耳、諸儒不考經文而好立異說、不可勝辨、往往如此

大司樂

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其時詩書未具、易有畫而無文、禮初興而未備、惟樂乃郊廟朝廷閭門鄉里所通用、而附禮以行、學者陶養德性、舍是無可爲教、故二代因之、至周則詩書禮樂具備、而掌成均之法、猶以大司樂名官、蓋崇士之學、必以樂爲始、君子之德、必以樂而成也、以中大夫爲之、則必賢德彰聞、負公輔之望、而爲凡有

道有德者所依歸國之子弟所矜式者矣師氏一人而大司樂二人者虎門之教主於王世子其共學而相衛翼必聰明質仁厲學敦行者乃與焉以一人為之表率足矣成均之教則國子弟貴遊子弟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諸侯之貢士皆合焉非二人不能共襄其事也　宗伯掌五禮而大司樂之教不言禮何也凡學士皆童而習之矣且祭祀賓客射鄉軍愷禮行而後樂從之平時歌詩學舞春秋合舞合聲樂作而禮即依焉故不必復言禮耳

大胥

胥掌官叙以治叙樂官名胥以致諸子正舞位序官中之事皆治叙也大胥掌學士之版而小胥掌其徵令其事相成故皆別職同官而府史胥徒共之凡五官之司旅職業相聯者皆然所以便事而省役也

大師

大師小師瞽矇也而爵以下大夫士蓋知音識微必明於天地之性惟有道有德者能之故作豎謠聽軍聲國之重事皆以屬焉而周以前師多賢達觀孔子正樂而魯之樂官竄身異國匿跡河海不能一日安於其位可知周公教澤入人之深

小師

周官人數皆量職以制之師氏保氏各一人事不分也大師二人一以備軍事也小師四人雖或聽大師仍有自共其職者

鎛師

磬音屬角而難調磬者和則眾音皆依之故同律既定首列磬師而兼教編鍾九夏之奏獨以鍾鼓故別設鍾師以掌之笙以繼堂上之升歌又與磬聲相應故其職總教諸管樂及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名官舉重也鍾師之外復設鎛師以掌金奏之節而王朝禮事軍事夜事之鼓皆屬焉非專官不能共也笙師兼掌竹匏土木四音鍾師兼掌絲音鎛師兼掌革音而金音則鍾

鎛二師之外仍以磬師兼之蓋禮事之用金爲
多其節奏又各異也

韎師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特設韎師蓋周起岐雍
其化先行於南次及於北而東方獨阻風教商
奄既誅淮夷徐戎尙爲魯患故特設一官肄東
夷之樂以志王化之難成職方首揚州亦此義
也

旄人

四夷有慕化而願留者祭祀賓客使各舞其國
之燕樂以示聲教之四訖其思歸者亦聽焉故
無定數疏謂鞮鞻氏掌夷樂而不教旄人教而
不掌非也旄人所教舞也鞮鞻則掌聲歌分職
甚明

大卜

孔子贊易然後天下知貴筮自周以前重卜故
以大卜名官而兼掌之

占人

列立占人以卜師筮人致其誠壹以聽所命而
心不可分用也

簭人

筮人之徒少於筮氏者以龜有爇燋吹焌之事
而筮儀較簡也

占夢

殷宗恭默傳說見夢夢協朕卜武王以誓師大
人之占著於小雅傳記所載祲祥凶變先見於
夢兆者多矣故周公特設掌夢之官與卜筮眡
祲相聞皆聖人畏天省躬精誠之所貫注實事
所由修舉也

眡祲

此職觀妖祥辨吉凶叙降皆與保章氏同而不
以類相從何也保章氏雖兼掌日月星辰風雲
之變而以星土辨地域以豐荒降祲象以十有
二風命乖別皆觀乎天文以詔救政
之事故與馮相氏爲類若日之有祲則人君之
象十煇之法乃所以使王隨時觸事恐懼修省

以弭災變故與卜筮占夢相從也
喪祝
其職事不止於祝而以祝名不止於喪而以喪名從所重也
甸祝
五官中如甸祝之類或兼官而臨事設之
詛祝
呂刑以覆詛盟爲有苗罪則詛古已有其事小雅山此三物以詛爾斯蓋理法情勢之窮有不

得不要言於鬼神者世儒乃以此疑周官誤矣
詳見總辨
大史
王氏詳說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大史內史當之非也內史掌八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考政事與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者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賞賜亦事之不可不籍者則記事者宜內史外史掌書外令書使於四方之令又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宜外史惟大史職則絕無可附於記事記言者蓋大史稽天道內史外史記王之言動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大史爲史官之長而內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疑取於此
車僕
戎僕馭夫具列夏官掌戎車之萃者宜以類從而別設車僕隸於春官何也邱乘之法兵車皆民所自具公卿大夫賦輿有定其自乘之車始

則君賜繼自爲之故政職別無掌戎車之官與藏之之所五路皆屬於巾車故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亦隸焉戎僕設於夏官專掌王路而兼倅車之政車僕隸於春官專共戎車之萃與巾車聯職以便更續而馭夫則屬夏官以閑輿衛皆聖人處物體事精神所周浹不可以不察也

周官析疑卷之十七

新建周力堂

漳浦蔡聞之同訂

安州陳廷彥　　桐城方苞著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能事天神人鬼地示則餘四禮舉而措之耳故建保邦國獨目此以著其義　天曰神妙

萬物而不可見也人曰鬼其所歸也地曰示以示爲義五嶽四瀆名山大川顯然示人以法象也　李光坡曰邦禮有五獨言掌吉禮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舉首以該終也建立也保安也正倫理則立篤恩義則安上下各得其所而皆安故曰建保邦國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國家無故上下和睦以事天地宗廟百神乃人事之最吉者故曰吉禮喪疾禍亂則祀事不能舉矣都家鄉邑皆有鬼神示之祀此不言者統於邦國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冢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舉五帝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此不及五帝者舉昊天上帝則五帝可知也司寇職禋祀五帝則戒日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先王制司中司命之祀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賦之以性者湯所謂降衷是也既生而有形氣又必有制其死生修短之數者孔子所謂命是也王者相協生民之中欲登之於仁壽而消其疵厲夭札故特立神號以祀之亦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德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也日月星辰風雨教以象設者也司中司命禮以義起者也既有典祀祝號然後天文家以三能文昌諸星當之　易曰震萬物者莫疾乎雷而不列祀典何也未有不雨而雷者祀雨師則已包雷師矣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林川澤
李光坡曰祀天神祭地示其時其地詳見大司
樂而此經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職四
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示之祭
自不得以社當之然此經序祭有社無示司徒
鼓人職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亦言社
而不及示典瑞職以圭璧禮諸神祀地之外不
著社稷大司樂分樂以祭亦不別著社稷於祭

地之後二者又言示而不及社似乎彼此互見
而示祭社祭禮無殊也勉齋黃氏曰社祭土稷
祭穀土穀之祭達於上下故方邱與社皆祭地
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於上
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不曰祭示而曰
社祭亦以其禮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靈鼓靈鼗
以祭地示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此說較之賈
疏所謂以小該大者尤爲長於理而合於經也
祭法王有大社又有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

之地示王社祭京師之地示說本白虎通竊意
大社立於王宮乃祭京師之地示京大也師衆
也京師之社固可稱大王者無外社繫以王則
祭天下之地示也此禮惟王有之諸侯以下則
否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其卽澤中之方邱與
射牲之後未有不陳其血者故戴記曰郊血而
此於社稷以下始言血祭蓋社稷五祀皆有人
鬼爲血以歆神兼以人道事之也古者山川之
守死而爲神故春秋傳曰姜太嶽之後也又曰

臺駘汾神也以人鬼配食故亦有薦血之禮以
是推之山林川澤之小者配食無主名則惟用
貍沉可知矣（疏謂嶽瀆亦當貍沉如臺駘爲汾神之類又宜兼薦血蓋經文每互見故於社稷五祀五嶽舉其禮之繁者山林川澤舉其事之多者）舉昊天上
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以稱者
實柴槱燎不過以氣求之於陽血祭瘞埋不過
以魄歸之於陰而聖人所以昭格於皇天后土
者惟在於精意故實柴槱燎乃祀天之所同而
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瘞埋乃祭地之所同

而以屬祀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禋祀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於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於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別見於大司寇故宗伯職畧焉冬至圜邱夏至方澤別見於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帝別見於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別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誤矣

王社大社之說出自祭法白虎通畧同乃東漢諸儒摭拾戴記而爲之周秦間古書未嘗有

此蓋王都唯建一社故名大社或稱王社別無祭天下之地示之社以有方澤之祭故也或以方澤無配享之人鬼疑并無此祭不知古者宗廟之祭亦不設女尸地統於天故無配享者非若社爲司穀土之神可以句龍配也　胡仁仲謂王者父天而母地埽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示則唯有社祭並無所謂方澤蓋據此經及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皆不言大示而諸傳記亦多以郊社對舉故妄爲此說不知周官中雖有

爲莽歆所僞竄者而大司樂章則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工竇公所獻司馬遷封禪書首舉虞周之典祀直引其文史記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示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則是篇乃周官之舊明矣戴記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則祀天祭地儀物皆同可知矣又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曰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七十子之徒各記所聞而大體不易則

不得謂社祭之外別無方澤之祭昭昭然矣鼓人首舉社祭義已見前其他傳記則或以便文或舉下以該上玩其本文義自可辨無庸徧舉也至引父在爲母期爲證則悖甚矣父歿即得伸則非恩義之有輕重也以期爲斷所以達父之情而便其事耳而子之居處飲食哭泣思慕猶三年則所以自盡者實與父同而無二可見矣　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蓋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其用雖分而實合

故其祭雖合而亦分四郊迎氣爲四時也故至祀五方之帝而以五人帝配焉以其質具於地故又用血祭而以五正配焉若道同於天故以配天神臣道同於地故以配地示鄭注五官之神蓋舉配祭者而所正祭乃水火金木土之神故以列於五嶽之上也左傳晉史墨所稱社稷五祀及大戴禮宰予問五帝德篇孔子謂五官別稱五祀不得同帝正此經所謂五祀也但與四郊同日同壇或異日異壇則無考矣　火正

曰祝融土正曰后土傳有明文而康成謂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蓋惑於史記北正黎司地之說不知司馬遷所云或顓頊時曾命黎兼司火土而祀典則定祀句龍康成不能辨乃於大封先告后土亦云黎所食則誤之中又誤矣

方道希曰上舉五嶽下及山林川澤則四瀆從五嶽之禮不待言矣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先鄭以禘祫釋追享朝享蓋以追遠之祭極於禘祫則羣廟之主並朝於祖廟也不曰祫而曰肆獻者時祭亦祫惟大祫徧陳毀主必曰肆獻而其義始著也不曰禘而曰祼者時祭皆自祼始於時祭之外特言祼則爲禘祀可知蓋求神於陰於極遠之祖尤以祼爲合漠之本也（禘自既灌而後孔子不欲觀可徵魯人尚知禘尤重祼也六宗皆禋而於昊天舉禋祀義與此同）別有饋食者凡大祭祀必散齋致齋數舉則國事將有滯壅故於禘祫時祭外減去祼及朝踐以前之禮節而自饋食始虞禮記禫後吉祭猶未

配以及月朔朝廟歲時薦新或因事而特祭皆宜用此大宗伯該備典祀不舉饋食則宗廟之祭有遺司尊彝惟辨大祭祀祼獻之彝器故小祭祀不備祼獻朝踐者無列焉義各有當也

肆陳也列也按尚書告災肆赦春秋肆大眚韓非子慮事廣肆似兼周徧之義大祝肆享亦謂大祫享先公則鷩冕別見司服職故舉先王以包之

以荒禮哀凶札

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饑饉更事方嶽中鄰近之國以王命通財(古者以粟米為財)則不惟無遏糴之患亦並非告糴之私矣至移民事更重大或於本國相移或移於鄰國必禮有經式然後其國得以情告而司徒以王命制之也

以弔禮哀禍烖

春秋傳曰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可見成周盛時天子哀邦國之憂而諸侯同方嶽者皆重救患分烖之禮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以禬禮哀圍敗

成周六服承則孰敢擅興而有哀圍敗之禮何也蓋聖人監古立法而知世變之所窮且蠻夷內侵不寧侯馮弱犯寡雖盛世亦間有之或事過而後聞不惟有威讓之令舉九伐之師且厚恤受兵之國義盡仁至所以懷諸侯而天下畏之也古者百用皆以粟米圍敗之後惟歸財為

急用此知六服中邦國所貢閒田所入之粟米蓋隨地而貯之以共不時之與發

以恤禮哀寇亂

東遷以前及春秋之初邾婁顏為賊於魯天子為之誅顏而定魯侯國之外寇猶能討焉曲沃篡宗周師再伐衛朔搆禍王人出救侯國之內亂猶將恤焉蓋周公之典具存其人亡故不能舉耳

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時聘無常期諸侯或有故不得朝則遣問起居殷頫則王室有故慶喜弔憂而六服皆使人來視也

以軍禮同邦國

必能四征不庭然後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必有用衆恤衆簡衆任衆合衆之禮然後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曰以軍禮同邦國

大師之禮用衆也

大師或天子親征則大司馬巡陳眡事若常武

之詩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是也或命將出師如采芑江漢獨遣方叔召虎是也節書徵調如臂指之相使敵王所愾如手足之衞頭目是謂能用其衆　地官正貳及攷皆曰大軍旅至大小宗伯始變文曰大師何也伍兩卒旅師軍以所合徒役之多寡爲之名耳（春秋傳有衆一旅師田非合五百人不可用故舉軍旅以括之）故方起徒役則曰軍旅用以征討則曰師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肆師職亦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大宗伯言用衆小宗伯從王征伐故正其名曰師

大均之禮恤衆也

春秋傳魯賦於吳八百乘邾賦六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蓋不獨徵兵以車乘爲差田役貢賦之數亦如之故大均屬軍禮平邱之會子産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則不均之病衆明矣注疏及諸儒所言皆侯國均人之事非干朝大均之禮所及也大均蓋量其土地之饒瘠道路之遠邇國事之劇易以爲貢賦征役多少疏數之差

大田之禮簡衆也

春蒐秋獮帥諸侯以講武事則其君之賢將之武號令之嚴明與反是者皆可得而見矣必如是然後事有本統可使百將一心六軍同力車徒刺伐所簡之末節耳

大役之禮任衆也

大役或建都邑如仲山甫之城齊燕師之城韓必調方嶽之中地域鄰接者以屬役也或濬大川或築大防非傳衆力不能濟度道里之遠近量穀土之饒瘠時年歲之豐凶乃所以任之

大封之禮合衆也

師有功或王臣出封或羣侯加地進律其禮皆屬大封春秋傳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乃始封之禮王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春秋傳襄王賜晉南陽之田命

爲侯伯乃加地進律之封皆合其土地人民以相附屬也　大司馬制畿封國即大封之禮也制軍詰禁即大師之禮也施貢分職即大均之禮也簡稽鄉民即大田大役之禮也大司馬職論造邦之經式必合其衆而後可用也故自大封始大宗伯職論軍禮之重輕則莫要於大師而衆不可以猝然而用之也必先恤之以得其心簡之以辨其材任之以程其力至論功行賞然後析圭分社加地進律之典施焉故以大封

終　大均屬軍禮惟均乃可以作師徒賦馬牛車輦也大役屬軍禮古者城築即屬役於師旅也大封屬軍禮示侵敗王畧則六師及之也

以嘉禮親萬民

民之秉彜於兄弟昏姻朋友故舊賓客本有相愛相敬之實心所謂嘉也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親者或以昵而瀆疏者或以遠而忘故先王制禮以達其嘉好之心乃可以常保其親而不至於乖戾易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行禮苟無此嘉好之實心則雖循其外之節文亦不足以合禮也　饗燕脤膰賀慶之禮達乎諸侯賓射之禮達乎卿大夫士惟飲食昏冠之禮下逮庶人而統曰以親萬民者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凡用於朝廷邦國者皆所以使民觀感而親睦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曰宗族則無不包矣而又曰兄弟何也古者大功以上同財朝夕相見無所用合食故特標兄

弟凡小功者謂之兄弟以示惟小功以下及宗族乃有合食之禮也蓋勢散而情疏非合食則情意不通憂喜不聞而其中又有貧富貴賤之別則見爲弗顧而以此相尤者多矣天子諸侯之體尊非族食雖期大功有不得時見者故世降一等而親者尤數皆所以爲教而使民效之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詩曰朋友攸攝書曰太史友內史友先王與羣下皆以朋友視之故賓射之禮答其拜與之坐

皆朋友之道也古之爲臣者居其位則思死其
官而君爾忘身豈不以此也與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周官王朝於聘使無饗燕之禮惟諸侯之臣相
爲國客乃有之疏所云聘客一饗燕與時賜無
數惟公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宜有之
耳詳見大小行人職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見於春秋經傳者歸脤賜胙未有言歸膰者傳

曰天子有事膰焉謂二王之後以助祭而受膰
非歸之於其國也兄弟之國受膰亦以助祭故
大行人言歸脤不言歸膰公穀注皆生曰脤熟曰膰以熟膰則爲助祭者明矣但脤之歸亦不可以達遠豈猶於臘而乾之然後以致與
再命受服
一命亦有服而必玄冕乃得言受服猶子男亦
有卿而必王朝孤卿立兩卿始得言受官也司
服職卿大夫玄冕疏謂無孤之國卿亦得絺冕
顯與經悖

三命受位
春秋傳管仲辭卿禮曰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
欒盈之奔曰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晉鞏朔
獻捷於周王使詰曰未有職司於王室以是知
列國之卿必受命於王然後爲有位也
七命賜國
子男五命侯伯七命具列行人職則六命者惟
王朝孤卿不待言矣都鄙賜則已前見故但言
賜官子男賜國不待言故但言賜則也於七命

言賜國則子男之未成國可見矣於六命言賜
官則孤卿地廣事繁得立其兩與小國之一卿
異而七命成國有備三卿者皆可推矣
九命作伯
鍾晼曰薛氏季宣謂上公九命加一命爲二伯
非也二伯王官也其職與四岳同不宜以外諸
侯兼宋於周爲上公不聞兼王官之職又謂上
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爲縣內諸侯亦無所據
李光坡曰職服位器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則與

官國皆曰賜者自上言之牧與伯皆曰作者必
有過人之功德乃可作而居此位也
公執桓圭
射人職三公執璧而尚書周公植璧秉圭豈三
公加命即未出封亦得如上公之執桓圭與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經文多互見侯伯同七命信躬相對上曰信則
躬爲微曲可知矣下曰躬則信亦象人可知矣
雖不改字義本可通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典瑞職璧羨以起度玉人記璧羨度尺而注云
穀蒲皆五寸何也豈禮天之蒼璧乃取陽數之
極而用九子男所執則依其命數與　李光坡
曰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
寸半圭之形也璧形圜內有孔謂之好孔外謂
之肉肉倍好謂之璧
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鴈非家禽不時得又不可畜蓋舒鴈也取其安
舒而潔白膳夫受摯以爲膳則皆恒用之物可
知矣
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孟子曰庶人不傳摯爲臣士相見禮庶人見於
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是庶人雖見
君無摯也而此經載庶人之摯且以入諸臣之
等何也無摯而不爲容者如省耕斂涖田役而
衆見於君也其執摯者如周豐段干木之儔君
迫欲見之則自宜執鶩而不得同於不傳摯之
臣矣　儀禮士大夫始見君執摯容彌蹙奠摯

再拜稽首林氏之奇乃謂執者惟玉若執羔鴈
則不能拜趨蓋考之未詳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
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典瑞職四圭有邸疑即蒼璧也兩圭有邸即黃
琮也青圭以下形制度數此經及典瑞皆不載
蓋其詳宜見於冬官觀玉人記則五官名物之
無徵皆由於冬官之闕可知矣　不曰四郊而

曰四方疑五嶽四鎮四瀆禮神皆用之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玩注意蓋謂祭禮之有幣與賓禮酬爵之幣同耳賈疏遂謂獻尸别有酬爵之幣失之愈遠矣凡告用牲幣並不立尸至瘞埋於泰折則更無尸之可立矣凡行過山川之禮亦然安得以幣為酬爵之幣乎卽謂正祭獻尸有從爵之幣亦不可逼果爾則經記宜明著之古書中亦必有旁見其徵者此臆說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祭之始薦血燔膋以求神於幽所以作陰德也此近於鬼道故以禮儀為節所以防其過薦黍稷內羞以養神於顯所以作陽德也此純乎人道故以和聲合漠所以防其過　上經舉禮神之玉次及牲幣次因天產而及地產並著求神於陰陽之義注及羣儒舍祭祀而別求其說是以多端而未得其理也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如二至禋祀四郊迎氣四時孝享之類合百物之產如上經所謂以天產作陽德以地產作陰德及菹醢以水草陸產相間之類致百物則煦嫗覆育不殰不殈而致四靈百物之祥是也　李光坡曰此推言禮樂之功用也人君建中和之極萬民服中和之敎則氣之所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

草木茂句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所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致百物謂致物產之祥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

玉鬯玉齍惟宗廟社稷用之非禮神之玉也知然者太宰職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則禮神之玉贊奉者太宰也其職於享先王後特言贊玉几玉爵蓋惟以人道享之乃

有玉八玉爵太宰既贊玉八玉爵故宗伯所掌惟玉鬯玉齍也於玉鬯曰涖者小宰贊祼宗伯惟涖玉鬯而已於玉齍曰奉者肆師表齍盛告潔宗伯則及時而親奉焉宿祭之前夕也注訓中戒似因太宰視滌濯然不害宗伯與太宰並視　上經雖並列大神大示大鬼而玉齍疑惟宗廟用之古者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雖周入質文兼用有蒼璧黃琮而爵不用玉太宰祀五帝分玉幣爵爲三則爵非玉可知下祀先王始言玉八玉爵爵不用玉則簠簋

可推矣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禮宜從天地下此則小祀也贊玉齍九嬪而外無別見者亦可相證　魯語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則玉鬯卽鬯圭鬯圭卽瓚也瓚盛秬鬯而曰玉鬯猶敦盛黍稷而曰玉齍耳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量人宰祭則與鬱人受斝歷是冢宰亦攝祭也豈王有疾則宗伯攝位而亮陰則冢宰攝與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薦徹皆攝則果獻之攝可知外宗職可互見也以是知宮中小祀后不與則祝畢獻蓋大祝付練祥掌國事小祝小祭祀掌事曾子問王崩既殯五祀之祭不廢祝主之可與周官互證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注謂君無酌臣之禮故宗伯攝王爲祼非也辨見大行人職

王命諸侯則儐

觀烝祭歲而告周公其後則天子亦因祭發命

詩云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必因愷獻也若不當祭期則特告曾子問告用牲幣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王朝至豐則告於文王之廟也而不及祀事必用幣帛皮圭加牲以告而祭之儀不具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上帝而曰旅者徧用事於四郊所祭非一帝也春秋傳鄭子產禳火祈於四鄘蓋其遺制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鄉邑謂鄉遂及公邑其地皆有社蜡酺禜因國

之祀注謂都家之鄉邑誤　宗伯職獨無正月之吉始和布禮於邦國都鄙云云者治教政刑隨時損益禮則一定而不可易無庸每歲和而布之也禮不下庶人閭門鄉黨之禮則十有二教具矣若郊廟朝廷邦國之禮則當官者自肆之無事縣於象魏使萬民觀之

周官析疑卷之十八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

建神位乃小宗伯所專掌故首列之而後及與大宗伯相成之事猶小宰之建宮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司寇掌外朝之政皆其專職也神位宜合下諸兆而言疏謂專據國中對下四郊等爲外神未安

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禋祀昊天上帝已見大宗伯職而圜邱方澤具

列大司樂故獨舉四郊之兆大宗伯止載四郊之器豈祭黃帝則用黃琮與月令雖以五行次五帝而所載止四時迎氣之祭豈孟春祈穀之郊乃配以中央之帝與

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

山該林川該澤無原隰之兆者原隰平土也社通於上下爲土祭之最盛矣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先言禁令而後及用等者禁令不止於用等也

如喪禮之飲酒食肉、御內、嘉禮之燕飲、合食、軍禮之坐作進退、貴賤同之、其類至多、皆不在用等之內、如曰掌五禮之用等與其禁令、則似止用等中之禁令矣

辨廟祧之昭穆

康成以祧爲超去之義、陳氏祥道破之、而訓爲兆、非也、春秋傳豈敢愛豐氏之祧、是大夫三廟即以曾祖之廟爲祧、正以其行當遷去耳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知非父黨母黨妻黨之三族者、以下文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也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六牲不言所用者、使五官共奉之、則所宜用不待小宗伯辨之矣、祀有小大、則六齍之用有備不備、同是齍也、而所用有多少、內人恐不能盡辨、故及時以其數授之

大祭祀省牲眂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鄭氏鍔謂齍盛饎人炊之、舍人實之、非也、舍人有司也、所實者外祭祀之齍盛耳、宗廟之事、則天官世婦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涖而陳之、則已實於簠簋矣。又曰小宗伯逆之、以授大宗伯、大宗伯以授內人、益非也、春官世婦帥六宮之人共齍盛、比其具、則帥奄奚以致之者、必宮卿也。小宗伯逆而置諸其所、宮卿涖之、及時、然後內外宗傳致於九嬪、以授王后、而薦焉、見於諸官經文明著、而以臆說亂之、可乎、賈氏公彥據

儀禮少牢謂天子饎爨亦當在廟門外、迎入堂東、實於簠簋、亦非也、少牢爲饎者有司也、故爨在廟門外、特牲之饎、宗婦主之、主婦視焉、則在廟門內東堂下矣、況王之世婦帥女宮爲齍盛而爨乃在廟門外乎、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四十八篇、至唐而亡、其置爨之所及世婦涖陳之節、今無所考耳、特牲少牢內羞皆出自房中、而不見爲之之所、亦由儀禮殘闕、見於他篇而佚之、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

小宰瓚祼將之事實鬱鬯以授王也小宗伯將瓚祼送瓚於小宰使實之以祼也舊說小宗伯以瓚授王王以授尸則無所用小宰之贊矣統言將瓚則后之璋瓚亦將於內宰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小宰受幣大府玉府皆在天官而將幣之財物則使禮官受之何也庭實旅百各以其國之所有而無常貨以禮官掌之則異物奇器不在行

人職貢之籍者不敢以獻而得以非禮却之矣武王克商之後大保猶以玩物爲戒即周公制典預爲之防之義與　致享以幣將庭實如春秋傳所云以乘韋先十二牛也鄭氏鍔乃謂以庭實將幣誤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康成據左傳軍行祓社釁鼓謂祝奉社主以從以經義考之似未安廟無二主故以遷廟之主行若奉社主以行則王社遂無主矣七廟五廟無虛主而社獨可以無主乎以此經斷之立軍社者就軍中而立社也社土神故隨地可立羣衆皆可以立社惟遷主則載於齊車故於軍社曰立而主車則曰奉也傳所謂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蓋祓社之時即以牲血釁鼓而祝奉此鼓以從耳若奉社主則宜曰祝祓社奉主以行而釁鼓之文爲贅矣況曰從者載鼓以從君也若載社主則君宜從主主不宜從君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

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每舍奠焉而后就舍蓋貴命也無遷主則不載主而以幣帛皮圭代祖禰之命猶社不可虛主而以祓社之牲血釁鼓祝奉以從也但幣帛皮圭所以禮神故曰遂奉以出又曰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則君從其後可知矣所釁之鼓則縣於兵車以待君臨陣而鼓之者也故曰祝奉以從古經傳之文一字不苟措如此　大祝職大師宜於社造於祖立軍社

若社亦載主則宜曰奉主車以該二事而別起立軍社之文正以明社主不行至軍而後設立耳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曰與祭則必有主祭者其六軍之主帥與若所征之地近五嶽四瀆則使有司將事而不親也非徧祭四望如有事於東方則祭海岱即肆師職祭兵於山川是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以禮官與軍事者軍旅不可以無禮也以禮官與田事者田獵不可以無禮也大宗伯不行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爲重也　凡經言有司而不目其人者已則見也大師宜于社造于祖立軍社大祝職有明文故此職曰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事于四望亦見大祝職故曰有司將事于四望甸祝屬禽饁獸舍奠于祖禰故曰帥有司而饁獸于郊注乃云有司司馬之屬誤矣此職獨舉饁獸於郊而不及釋奠於祖禰何也田歸之明日王親釋奠非小宗伯甸祝所事也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曰有司專司其事者曰執事非一官之屬也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大喪五官之正貳攷殷皆有事焉冬官雖闕而匠師與鄉師御匶而治役則爲冬官之攷明矣此經及執事涖大斂小斂而斂者不見於五官故康成疑爲事官之屬是也或乃引喪大記注

胥當作祝以爲斂者即大祝誤矣大記所謂大胥衆胥必冬官之屬亦有二職如匠師裔大工人士之類大祝職大喪贊斂則別有掌斂者可知士喪禮商祝鋪絞紟衾衣而後言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則斂者非大祝明矣大司樂之屬有大胥小胥掌羣士之政令則冬官之有大胥小胥必其才智足以調度凡工事者大喪使掌斂事理亦宜之以此類推冬官之正貳所掌喪紀必定兆域度邱隧程窆竁復土諸大政可知矣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眡葬地獻明器甫竁嗣王皆不親而使小宗伯

代哭何也古者葬域不移司空定兆卜吉而授
竁度則有成命矣匠在殯宮王朝夕奠哭無時
無為離殯而遠出相視也啟殯祖奠陳器行器
王皆哭雖獻材獻素獻成事甚繁瑣創鉅痛深
親眡之不若小宗伯眡之之詳也或疑王哭而
小宗伯及執事從哭於遂哭文義難通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禍
裁則亦如之
蒐狩以軍禮行之且馳逐邱陵懼有車僨馬傷

猛獸搏噬之患故祈呵護於神如春秋傳敢告
無絕筋無折骨之類是也濬大川築大防建城
邑則祈興作順成役夫不病永不傾決故田與
大役皆有禱祠其歲時必舉之小役則無所用
禱　上經曰大裁此又曰國有禍裁何也水火
凶荒所被有大小大裁然後徧舉羣祀若方隅
有裁則禳不越境與大裁之徧於上下神示異
也且禍兼厲疫或王宮親貴札瘥其事非一故
曰凶有以該之　李光坡曰禱祠即上文將事

四望鎰獸於郊之類肄儀為位至此始言之者
文相足也既裁即上文所謂大裁上言禱祠此
言肄儀為位亦文相足也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無祭天地之文者與篇首所謂四類互相備也
因天地之裁而類及社稷宗廟則四郊四望之
類不必言矣　日食雖為天變然春秋以用牲
於社為非禮則未必有類祭社稷宗廟之事月
食更不得為大裁其諸雷震宮廟風蜚屋宗之

類與

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
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此立侯國之祀也王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
大宗伯建之矣其曰佐者立之者肆師定而頒
之者大宗伯也此三事雖侯國之禮而立之者
肆師故首列焉猶小宰職首建宮刑後及所以貳大宰者而以歲時
序其祭祀以下則王朝之祭祀奉宗伯所建之

戎法而建布焉耳諸侯不祭天地則無責柴之
祀其宗廟之祭無旅幣無方之奠未賜珪瓚則
不敢爲鬯雖賜樂不敢備六代之舞故大祀止
於玉帛牲牷若天子則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式
邸射以祀山川不得云次祀用牲幣矣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繫于牢使充人芻之也職人五官及其屬也小
宗伯職毛大牲辨其名物而頒于五官使共奉
之肆師實掌其事注以職人爲充人監門則繫

于牢而芻之者又何人與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皆大宗伯親之莫重於
齍盛而第使肆師表告何也滌濯實鬯納亨皆
有司之事也故親臨眡若齍盛則帥宮女而爲
之者天官之世婦也帥而共之者春官之世婦
也外臣安得而眡之涖之省之故待其既共然
後使肆師以潔告加徽識而宗伯親奉以揭虔
焉

及果築鬻

築與築城築防之築同義鬱人掌共鬱又和鬯
以實彝而不使築鬻何也宗廟之事莫重於牲
與盛而祼鬯以求神則尤重焉大小宗伯專治
大禮以詔相王故牲事不與齍則使內外世婦
共之小宗伯省之而後宗伯親奉之築鬻之事
使肆師主之鬱人和以實彝然後小宗伯酌而
送之若並以築鬻付鬱人則禮嫌於輕矣小宗
伯不假築鬻故肆師掌焉肆師不假和鬯以實

彝故鬱人掌焉皆事之宜也

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

大禮則詔相贊正貳也小禮則相治警羣有司
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

惟大賓客然後涖小賓客則司几筵設之而已
祭祀無涖筵几之文包於展器陳告備也小
宰凡祭祀賓客贊祼將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
時將瓚祼而大宗伯肆師祭祀之祼皆不與何

也王若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而主曾王祭亦或攝后載祼及薦籩豆無暇及此故通使小宰共之賓客之祼贊小宗伯將之而肆師又贊爲何也或大小宗伯並喪疾僅小宗伯一人以攝大宗伯之事則將將贊祼不得不以肆師攝矣若祭祀則小宗伯所共惟將贊又無攝大宗伯之祼之事無用肆師代匱也

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

大宰職大朝覲與會同並列則四時常朝者衆

亦得爲大此不言會同朝覲佐儐共設則會同不待言矣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

曰于畺及郊非徧於畿內必其地有水旱厲疫乃侯禳也祝既將事而肆師必偕何也邦中近郊之典祀大宗伯時攝之故郊以外之侯禳使肆師攝如王親之所以急民病也蓋至周而禮儀大備扈衞繁夥乘輿數出非所以靖民故自四郊四望四類諸大祀外王皆不出鄉師遂師

歲時巡國及野以賙囏阨視稼穡則省耕省斂補助之政亦寄焉凡此類皆周公因時制宜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經有同辭而異所指者以事本各異無庸別白也天官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官屨散屨對王宮而言則外命夫惟公卿大夫士此禁衰不中法則外命男爲朝覲之諸侯聘頫之卿大夫而都鄙之兩卿與遂人遂師遂大夫亦在

列其他甸稍縣都公邑私家之羣吏不得去其守而入臨注專指六鄉以出似偏而不該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在師中而田也所謂社宗乃師中之軍社主車也惟因師而田特告於社宗故爲位而用牲焉若四時之田有司表貉於陳前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有常典矣　李光坡曰甸字疑衍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軍旅田役之禱祠小宗伯爲位類造上帝封于

大神祭兵于山川乃肆師為位何也師勝而告
功位有故常肆師遵循舊典而已若特有祈禱
則所以斟酌其儀位者非禮官之師不敢專也
先師甸而後及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
山川何也師甸不恒舉也猶獻人職先牓羞而
後及祭祀賓客喪紀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奉與牽事各異奉者奉主以入車而隨侍於車
上也牽者傍馬而引恐其駭或詭銜竊轡也兵

車乘車有御而無牽主車則別有牽者慎之至
也師出與歸皆小宗伯奉主車而別有牽之者
非衛士莫能任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師敗
績則司馬為失其職矣故厭而從小宗伯以奉
主車兵車尚可寓乘師歸無戰鬪之事則大司
馬小宗伯可左右主車中而肆師亦助牽與國
同憂彌加戒警之義也古者五十為大夫大司
馬小宗伯不能竟日從行其下車而從不過車
始駕及將就舍時耳肆師曰助牽其亦騎而從（春秋傳晉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則古固有騎行者）遇險艱然
後下而相左右與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四時之田獵有曰大者豈王不親而使司馬即
事則為小與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
薙草而預卜之何也月令大雨時行燒薙行水
利以殺草稻人職以涉揚其芟作田蓋藉水力
以芟雨行以時則所芟之草可化為糞故預卜

之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國有大故大宗伯主其祭小宗伯贊其事又使
鄉遂都邑有司及民自祭於其地蓋必君臣洗
心以思救政萬姓同憂以籲百神庶幾可回天
心而弭災變也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常祭必待上令則民間好鬼淫祀之慝禮俗
無自而興矣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國之大事小宗伯既佐大宗伯而肆師復佐焉何也肆師兼治禮儀又或小宗伯有故不得與則攝而佐大宗伯也國之小事小宗伯掌之而肆師復掌焉何也亦攝小宗伯也如大師小宗伯一人在行一人有喪與疾則祭祀賓客不得不以肆師攝矣不曰大事佐大宗伯小事佐小宗伯何也設王有疾而大宗伯攝祭則大宗伯

之事不得不以小宗伯攝大宗伯有喪與疾亦然設小宗伯各有事故則小宗伯之事亦或以大宗伯攝　正之事得以貳攝於小宗伯舉例以大宰攝王事多而大宗伯攝王兼攝后其事尤多也正貳並有喪疾外事惟攻得攝於肆師舉例以大宗伯攝王兼攝后之時多則小宗伯不得共其本職之時亦多也詳見小宰職

鬱人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經於祼事共鬯飾器築鬻和鬯實彝細節具詳而酌以實於瓚無明文以小宗伯將瓚祼鬱人濯瓚而陳之則小宗伯酌而實之可知矣以贊祼非正謂小宗伯酌鬱鬯時鬱人奉瓚以相助耳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注詔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非也祭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告時於王則詔儀者大宗伯詔早晏之節者小宗伯也當祭之時奉牲

奉盛詔相贊導凡在王所者皆六官之長與貳不宜以鬱人下士參錯其間其所詔者蓋小宗伯耳鼓人明言詔太僕鼓此不言詔小宗伯者小宗伯以時將贊祼經有明文也

凡祼事沃盥

大祭祀小臣沃王此職又別掌祼事之沃盥何也小臣所沃者始入之盥而此職所沃者將祼之盥也王之獻尸皆小臣掌沃因鬱人掌鬱鬯故將祼而盥鬱人共沃猶祀五帝士師沃王則

並共尸之盥皆取事之便也小祝小臣之沃盥惟舉大祭祀而次祀小祀無文何也舉大以該小乃經之通例以事在必共不疑於小之或否也此曰凡祼事則兼次祀小祀可知　上經言濯祼玉則此所沃特盥手之水耳疏並及洗瓚誤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

黃氏度謂肆器以盛沃鬯蓋疑陳尸之器不宜使鬱人舉之不知大渳設斗共釁鬯鬯人之職

也玉府掌王之褻牀第而大喪所共惟含玉角枕角柶喪浴之牀第夷盤則兼共者則爲鬱人所共之肆器明矣蓋君子以齋終示王至是歸潔其身以從先王之享祀故使鬱人主之也

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注疏謂祼器用於遣奠蓋以凡明器皆曰廞而此獨曰共皆曰奉而藏之而此獨曰貍耳不知遣奠時魄體尚存不宜有祼凡廞者皆旋作之也惟祼玉則王平生所執以祀宗祖者即以其器入壙而不更作故不曰廞而曰共也曰奉而藏之尚未知藏之何所也天子之明器具凡樂器五兵弓矢及用器或疑體大物博別有廬室以藏之曰貍則知皆藏於壙中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康成謂斝應作嘏盞以苛非音爲第曰受斝歷而飲之可矣不宜更言卒爵鄭氏鍔推廣注義以爲未妥尸薦腥而鬱人量人先飲卒爵乃情理所必無是也考諸經傳受福之爵無不自飲而使人代飲者蓋惟王在喪冢宰攝祭不敢飲

福而神惠又不可虛故嚌之而使執事者代飲耳尚書顧命大保嚌而不飲亦可相證曾子問宗子有故在他國攝主不嘏不敢受福也王在喪而冢宰攝祭則受嘏而使人飲之義各有當曾子問不嘏亦以聲謁爲假此職與量人聯事此職之文承葬共祼器之後量人職承喪祭饗奠之後皆明王之在喪也王在喪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宮中五祀有司舉之故此職言大祭祀以明爲四時宗廟之事既卒哭王各反廟豈可廢祭記稱三年不祭謂王不親耳其下文即云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可見量人職言凡宰祭以示三年中皆冢宰攝位互相

備也乎特王不奠祭則宗伯攝位在喪則宜冢宰攝尙書伊尹祀於先王則周以前固有此禮矣

周官析疑卷之十九

鬯人

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四方山川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

所共鬯器自社壝始而不及圜邱方澤以祀五帝太宰贊玉幣爵祀大神祭大示大宗伯涖玉鬯經有明文也祭天雖用陶匏至周則質文並用而有玉幣玉鬯猶大裘之被以袞云耳　羣

儒爭爲臆說或云飾非設巾乃飾畫脩概蜃之器或云卽以雷文蜃漆爲飾不知器既成則濯概而已無所用其飾未成而爲雷文用蜃漆則工人之事耳俱不可通　廟疑當作望廟用六彝已見小宗伯職又詳司尊彝職如地官委人掌公邑家稍之委積以待羈旅則遺人職不列公邑家稍之積而此經備列祼事不宜遺五嶽四瀆也　李光坡曰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今既有四方又曰疈事者葢專指百物以用器有異故別言之耳

雞人

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

祭祀致齋三日凡與執事者皆宿於齋宮故夜呼旦以叫之喪紀則百官同次於王宮不待言矣豈大賓客會同及軍旅將發之前夕百官從行及待事者亦不敢宿於家與非然則雞人下士一人非百官羣聚不能徧叫也抑雞人唱之仍有遞相傳者與

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不日告之日而曰告之時者用事有早暮如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類

司尊彝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賈氏公彥謂彝尊各二皆一以盛明水一以盛鬯齊非也祭有明水以存太古之意多陳之無謂也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則明水獨陳於室中明矣周官所須職事惟具等威器數之大者其儀節多不詳未可以五官中未見明水所貯之器所陳之地而意爲之說也司烜職止載共明水火而明水所陳之地明火所用之事亦不具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方舟曰以此經證之宗伯職六享之義始明蓋追享謂大祫及禘皆追遠之祭即宗伯職所謂肆獻祼也朝享謂免喪朝廟之祭即宗伯職所謂饋食也周官每同事而異辭以互發其義蓋因此經以見宗伯職所謂肆獻祼乃大祫與禘追享遠祖之祭所謂饋食乃免喪朝廟之祭又因宗伯職以見大祫徧獻毀廟之主異於時祫及禘以祼爲主朝享自饋食始之義也但此經朝享亦有朝踐宗伯職獨言饋食豈自饋食以

下禮皆備而朝踐之禮簡畧遂獨舉饋食以爲名與凡喪吉祭宜微異於喪祭之饋食或畧具朝踐之節而不備其儀猶凡祭皆有血腥爓熟而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也　五齊以實彝尊則罍之實爲三酒可知矣罍爲諸臣所自酢則獻尸亦酌於尊而不用三酒並見矣彝言有舟則知尊之下無舟矣祼以求神獻莫重焉故彝有舟獻尸則兼人道天子之尊廢禁故仍其故常也尊言有罍則知彝之外無罍矣祼於室無爲備諸臣之酢故無罍注惟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非也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經有明文彝

二齊四罍二所謂八尊也祼用鬱齊則朝踐饋食所用者四齊可知矣彝必用二者一貯明水也尊必用三者王后分酌戴記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雖所傳與此經異亦夫婦不相襲之徵也　劉捷曰朝享當爲免喪朝廟之祭即儀禮禫後所云吉祭猶未配也蓋追享爲事上祖之終朝享爲事新陟王之始時祭之外莫此爲重注疏皆主月朔朝廟之祭但祭前尚有告朔於明堂祭後尚有聽朔事若依四時常祭之禮則必窮日之力乃可終事以義測之宗廟之禮所以繁重而難舉者惟王后交獻與尸相酬酢及羣臣之旅酬耳告朔外事非禴祠烝嘗之比后不宜與又每月常祭必如奠告之類不復立尸若如四時禘祫致齋散齋立尸迎主則廢時失事日不暇給凡獻酬儀節一切不舉故可兼舉告朔聽朔禮事耳天子之禮皆以十二爲節故掌客職諸侯長且十有二獻而況享先王乎特牲饋食疏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四時之祭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未知所據恐亦未可信參伍經傳二祼朝踐

饋食酳尸王與后共八獻無可疑者後此疑二王後統外諸侯爲九獻二王後不在亦外諸侯自爲一獻王朝異姓公卿大夫爲十獻長兄弟爲十一獻外諸侯內公卿大夫同姓者皆統於此嗣舉奠爲十二獻祭之節目無大於此者考之經記似尚爲可據

大喪存奠彝

存與諸子職存游倅之存同蓋存而不用也虞而立尸始以神道事焉魄體在殯不忍遽以神道求之故凡奠皆陳尊而存彝以不祼也與鬱

人義正相發蓋喪貧則存而不用及葬乃埋之
○鍾蛻曰注疏以存爲省省牲鑊眡滌濯大小宗伯之職也此職惟掌陳器并無省眡事

大旅亦如之

大旅上帝及四望四望本宜用祼以大旅主五帝且徧於上下百神故不用祼此禮義之所以深而通也

司几筵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封國命諸侯禮極重而序列朝覲饗射之後以其事不常舉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此專言王祀先王之昨席也注兼言神席蓋因下經於諸侯祭祀之席謂無轉遺先王神席之理不知天子之席極於五重含甸役熊席喪事葦席而外凡事皆席五重斷無先王神席反減於五重之理則不言而可知也若諸侯之席三重而神席與昨席又異不得不並舉以明之

且天子不言神席之義得此互證而益顯然矣記曰鬼神之祭單席蓋異代之制也若周制則宜特著之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

此曰諸侯祭祀下經萑席後又曰諸侯則紛純則筵國賓以前三者皆諸侯在國之事而甸役以下乃別言王朝之禮明矣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先鄭以國賓爲老臣後鄭謂諸侯來朝卿大夫

來聘皆非也按覲禮戶牖之間天子之位設焉斵無諸侯與孤卿大夫之几筵而設於牖前之義且天子之席五重此承上文諸侯席三重之後而曰亦如之亦不可通惟諸侯之國乃有筵賓於戶西之禮見聘禮戶西即牖前故特稱國賓以著此上三事皆諸侯之禮而下文甸役喪事乃復言王朝之禮也何以知其非王國之賓也此職首舉大朝覲大饗射無爲更言王國之賓而此承上文三重席而曰亦如之則爲侯國之禮無疑

矣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黼純紛純專指萑席而言　柏席疑殯時加攢木上攢木加塗若無席蓋幕之類不可塗則及葬時籍抗木下者槨弓椁柏以端長六尺殯席抗席皆加於椁上即不改字舉柏以代椁義亦可通但康成謂藏中神坐之席則無據耳肂及壙中安得別有神坐藏中別爲宮室而具神坐秦漢以後始有之

康成改敦爲燾固未安而以爲棺在殯及窆加見時每覆席則一几雖無所據猶事理所或有項氏安世王氏應電乃謂盛黍稷之敦每敦一几則謬矣凡鼎俎簠簋皆同陳而獨於敦設几且每敦一几何義乎此蓋簡錯文有脫誤不可強爲之說也

天府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玉鎮蓋先王所執以祀天神人鬼地示涖朝覲會同凡圭璋同瑁之類乎澤存焉後王不忍復用而登諸天府以鎮撫社稷非爲其物可寶貴也大寶器則自古法物及玉足以弭水旱珠足以禦水栽之類康成謂玉瑞玉器之美者義似偏狹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羣吏之治諸官之屬各層累而考察之以達於

冢宰而天府以受治中亦得與議焉蓋惟恐或失其中而諸官所考冢宰所聽或有未詳則生民將受其病故臨之以天地祖宗雖上士之微所見亦得直達於王而與冢宰相可否也三王之世竭誠以求民隱多方以致直言如此　曰及門已包遂與公邑疏謂不害者文畧非也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不曰歲終而曰季冬與前上春相應以表夏時也夏數得天故祭祀蒐狩仍用夏正而見義於

天府以爲五官之通例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地官獻賢能之書秋官計獄弊訟及邦之盟書皆登於天府而不見於此職何也此職載藏治中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也載受藏民數穀數以祭天之司民司祿陳玉而與執事也若賢能之書獄訟之計盟約之文其得失當否天府既不糾察又不與執事是以散見於三官而不詳於本職耳　李光坡曰秋官有司民之職孟冬祀司民司寇獻民數於王然則地官有司祿之職獻穀數者必司徒也

典瑞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舉朝日而不及夕月者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禮神之玉同則所執之圭亦同可知然魯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則其他服器牲幣亦有異者賈誼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歲祀之常也覲禮般同王帥諸侯拜日於東門之外蓋發大政而特舉以肅羣侯黃氏度謂每日而朝妄說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於王舉朝日則祀天地宗廟不必言矣於諸侯舉朝覲宗遇會同則祭祀不必言矣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不曰旅五帝而曰旅上帝者四時迎氣及國有大故而徧祀五帝孟春之郊季秋明堂之享皆用之　李光坡曰大宗伯六器與六瑞六摯相次則蒼璧黃琮或初致其神奠玉而禮之如執摯以見者故曰禮天禮地此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與祼圭有瓚爲類則邸當亦瓚屬表記曰秬鬯以祀上帝則此邸疑或注秬鬯者雖不以祼而奠以享神故曰祀天祀地推之下文圭璧者是於圭頭爲器如璧璋邸射者是於璋頭爲器如邸而射皆挹鬯爵也鄭氏見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此官無之而別云四圭有邸兩圭有

邱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邱之祀四圭則夏正郊天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祭兩圭則神州之神又合而一之曰蒼璧爲邱四圭託焉黃琮爲郊兩圭託焉更無他據今且闕之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於先王言肆於賓客言祼者宗伯職以肆獻祼享先王以祼代禘故於此言肆以明凡祭皆有祼也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或以周官每以四望與山川並舉疑非五嶽四瀆非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皆有兆而五嶽四鎮四瀆尤地示之尊者故別言之小宗伯職有司將事于四望曰于則以地言之而不得泛指他神示明矣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李光坡曰掌節之節守國行道之用也典瑞之瑞作事之信也先儒或謂瑞即節誤矣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臨川吳氏以後世陵冢發掘謂以玉斂必非周公之法非也含斂用玉備見古籍不獨典瑞職具此五帝三王之法皆以漸而詳蓋必事遭其變物見其情然後制法以爲之防當其情之未見變之未生不能每事而逆料之也周道既衰陵夷至於戰國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有掘冢之姦漢以後海內無主亂賊公行遂至禍延陵寢春秋之世井堙木刊以爲極暴稱舍於墓師遷以懼敵實未敢踐蹂也況三代盛時天下

有王諸侯軌道何由豫知後世至有發掘之禍乎且自秦以後下穿三泉內備宮觀金玉重寶充滿其中故啟亂賊之悖心若僅如周公之法斂用六玉含兼珠貝所直無幾雖亂賊亦不肯以微利而冒大惡也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祭祀賓客則始終奉之俟事畢而藏焉若聘使所執有司所用喪紀所需則惟出之時共奉之以付其人其應反者則俟其人之事畢而自反

之也
典命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大行人掌客及覲禮王禮諸侯止分三等而此日五儀者送逆牢積燕賜之禮若分而爲五則不勝其煩故以三等差之然執玉不同則侯伯子男先後自別不礙其爲五也五等謂公孤卿大夫士也注謂自四命至不命爲五則三公孤卿不在諸臣之列且曰五等之命則不宜數不

命之士明矣經言諸臣五等之命非謂諸臣之命止於五命以下也舉王臣則下該侯國疏謂專據諸侯之臣益誤矣　公卿大夫降殺以兩王朝大夫四命則上士宜再命又四命兼中下大夫則中士下士宜同一命鄭賈之說不惟無據理亦未安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王氏應電之說非也如其言是命三而儀亦三也蓋侯伯子男至衆同時而朝覲會同且與王臣之命數相間則禮之數亦有所窮故約侯與伯子與男而一之然此特王禮諸侯之一節耳至於諸侯即事服冕車旗各異安得不別之爲五儀哉記曰禮深而通又曰禮粗則偏治經者當於此等求之　易氏祓謂周惟杞宋公爵而未嘗爲伯九命作伯蓋如周召分陝之類非也

分陝乃遥領諸侯非出封之比宋微子以上公而尹東夏齊太公以大師而征五侯九伯則以上公而爲方伯明矣（史記於太公出封未著其爲公爲侯但周公召公之子始受封故爲侯爲伯太公以三公之長而身受封無降而七命之理）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周官公孤不列職而其名散見於他職此曰公之孤則知凡曰孤卿者乃王之三孤矣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亦如之謂冕之旒數及衣裳韠舄之制皆同若夏秋迎氣之祭決無服大裘之理屨人職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而况裘乎如卿大夫之凶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其凶服亦如之而不言加緦以士服無降殺加緦不必言耳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此職先四望山川而後社稷五祀何也以宗伯職見社稷五祀雖祭用希冕而非小祀又以此職見宗伯職所謂五嶽兼四瀆四鎮其下山林川澤乃羣小祀也用此知冕服之用各依類以取義而非以服之尊卑為事之輕重大裘象天之色且取其質也衮冕先王之尸服也鷩冕先公之尸服也饗於太廟射共祀事故從享先公之服而用鷩

為虎蜼山川之所生也故祭四望之服用之粉米所以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以象人事故社稷五祀禮通於上下乃人事之最切近者故服以祀之羣小祀之類甚繁玄冕衣無文惟裳刺黻則天神地示人鬼無不可以祀矣如以事之輕重為差則太廟之享豈宜輕於五廟四望社稷五祀豈宜輕於饗射哉　公之服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則王備十二章可知矣享先王以袞冕則祀天地以十二章之服可知矣不敢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以袞冕祀先公其義一也郊特牲及明堂位皆特舉旂之章而不及於服者旂有旒而設日月乃周人創制若服之備十二章則遂古如茲不必言也　典命職上公九命為伯其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衣裳九章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公之服也天子法天以十二為數蓋日月星辰麗天非人臣所可服

凡弔事弁經服

夏官弁師職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外此惟舉弁絰韋弁蓋凡弁皆以鹿為之故弁師及此職皆無爵弁蓋以爵弁製法一與皮弁同惟其色微異耳其詳宜見於冬官冬官既亡韋氏之記亦闕謹以此職相次之文義及弁師之製法參考之蓋皮弁者弁之正也故天子以視朝諸侯以聽朔兵事之弁則外必加冑春秋傳郤至免冑則內有弁可知鄭注用韎韋則弁宜同色若中有玉璂象邸玉笄則冑不可加矣故專用韎韋示與皮弁之五采及玉象異也凶事雖習武而無所用冑其弁不可以加冑而止可以冠故曰冠弁示與韋弁異也傳記於田事皆不曰皮弁而曰皮冠則其采飾璂邸必微異於皮弁而今無考矣凶事則曰服弁者惟有服者可冠不獨無采無玉且以布為之冠武同材其制各異而以弁名者大體與諸弁同也弔事弁絰宜素弁加環絰而記云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絰紂衣則未知何代之制總之六冕則冕同

而衣異三升則升異而衣同其大畧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
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幸其綱領尙存於此職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舛誤可辨而正也注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爲天子牧民

則民爲之服而況天子乎康成旣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繐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憒憒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斬衰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無疑矣又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葢因喪服無明文黃氏榦臣爲君服圖亦未敘列耳然此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娣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內宰

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别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朞章曰爲夫之君葢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畧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又據儀禮繐衰七月章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

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繐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即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緦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爲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頫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儐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

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繐衰庶人縞素而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說者以折衷義理决不可通故也　羣儒曲護舊說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爲國君齊衰又爲天子齊衰則爲貳統而例以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不知爲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絕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絕之於天子矣況民爲國君非爲人後之比大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

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必待大司徒之令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師役則令槁禬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爲數月之服不惟義不可以苟止而情亦不能苟安如以貳統爲嫌則男子

爲父斬衰又爲君斬衰婦人爲夫斬衰又爲長子斬衰亦爲貳統矣毋乃害義傷教而不卽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服必降於夫夫爲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獨不思父在爲母期而婦爲姑亦期婦爲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爲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其夫之斬與齊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衰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既降爲繐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

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緦衰以不得上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矣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

注謂錫衰無事其縷以公卿職近而情親哀心

自內而發緦衰有事其布以諸侯人衆而地遠哀心由外而起非先王之禮意也內外尊卑之體殊則衰不得無辨其哀之輕重淺深則視乎其人與其功德耳王爲士服蓋五服內同姓及故舊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鄭注九章之說羣儒辨之詳矣[illegible]學者終以三辰之服未見於經爲疑不知六典乃設官分職之大經故服物采章文多不具即禮之大節亦彼此互見未嘗舉一事而備其全故端緒雖尋卄如三夫人不列職而見於酒人公孤不列職而見於朝士射人朝士射人職不明著其爲王朝之孤而以典命公之孤四命見之是也即禮之大節亦有五官宜見而無見者以冬官闕故也如巾車職小喪共匶路而天子之龍輴無見凌人大喪共夷槃冰而王后世子及夫人羣王

子以下之槃無見以大喪小喪之匶路及冰槃之制必詳著於冬官也此職第言袞而不及袞以上之三辰第言袞以下鷩以下毳以下玄以下而不及其絺繡之物則亦具詳於冬官可知矣或以玉藻王被袞以象天爲疑不知彼乃袞之譌也惟大裘純黑故以象天之色若被袞則非所以象天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或祀天被裘以示質朝日則備十二章以盡文故曰大采與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緦承孤卿大夫也注不別自就卿大夫而言鄭氏鍔因此謂自孤以上不服謬矣天子諸侯乃絶旁期周官文畧而義詳於王曰凡凶事服弁服未別其爲何服也於卿大夫曰加以大功小功則天子諸侯服止齊斬具見矣於諸臣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則侯國之臣於君夫人視此而外此皆自爲其親戚具見矣緦衰之名於王爲諸侯見之孤卿大夫加大功小功而士無降服則加緦不必言矣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獨舉大祭祀大賓客者專以所奉言小祭祀小賓客則共其服而不親也節服氏所掌惟裘冕雖次祀之服不與焉蓋其差如此　鍾晼曰祭祀賓客不言次小以王或不親也孝經所云不敢遺小國之臣謂隨大國之臣旅見而各以其藉禮之耳小行人於小客受其幣而聽其辭則王不親見者多矣賈疏未安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司服通共喪紀之衣服而玉府又共復衣裳必王之所常服也典瑞通共喪紀之玉而玉府又共含玉必王之所愛玩也此亦事死如生之義

典祀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百神之兆非胥徒四十人所能修除故必徵役於司隸此臨祭而守厲禁其事簡所帥之屬即胥徒也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文武在七世之内本爲祧廟八世九世則別立世室而祧主藏焉廟既增立則守祧者亦以時增疏乃謂奄八人守七廟及姜嫄廟而不得更增文武二廟則固矣

若某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疏因司服有大喪共奠衣服之文遂謂尸不服
者以爲奠衣服不知喪祭未虞以前不立尸故
有奠衣服若吉祭則設其裳衣乃以授尸無爲
更奠之也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典祀注脩除謂芟埽之禮記春秋脩其祖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堂自
脩脩除似止謂芟草萌除塵壞有司脩除之即典祀即其屬而
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也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隋與服之藏各異而不別言之者隋非埋藏必
致腐敗衣則常留以共祀事無待於明言也

世婦

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女宮即本職及春人饎人所轄女奚也以列職
於宮中故曰女宮司隸以罪入舂槀者不在此
列宗廟之粢盛祭器之濯溉乃以付盜賊之子
女可乎　先鄭云比讀爲庀具也下言具則比

不得爲具故後鄭不從

凡王后有擇事于婦人則詔相
覲禮天子於諸侯無拜法而當喪則答拜觀顧
命康王之誥則不獨二王之後爲然后所答拜
亦不獨二王之後之夫人王之世母叔母姑姊
妹及王師傅之妻以禮見皆當答拜　夫人之
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命婦皆受命於君
而后夫人無爵命婦人之理先鄭及疏之誤先
儒辨正甚明而王氏應電反據以破後鄭謬矣

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以是知爲公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備官王
宮而非王之嬪婦也

內宗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天官內宰內小臣九嬪世婦春官世婦五職皆
言后之祭祀至內外宗始揭宗廟明外事后皆
不與也於疏且卑者見例則其上可知矣　於
內宗特著薦加豆籩則王后親薦而九嬪贊焉

者爲朝事饋食內羞之豆籩可知矣尸告飽主人酳尸後主婦復薦籩豆故曰加東成以籩豆爲加故幷以所獻之爵爲加爵本無可譏而羣儒紛紛排擊過矣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亦如之

內外宗各有專職有兼事薦加豆籩內宗之專職佐傳豆籩則兼事也佐后薦玉豆眡豆籩外宗之專職以樂羞齍則贊其兼事也九嬪贊玉齍九嬪贊后玉齍薦徹豆籩而外宗復佐贊何也九嬪贊后於正薦之時其奉齍與玉豆以入於室

而待陳者則外宗也外宗佐薦玉豆內宗薦加豆籩而朝事饋食之豆籩奉以入室無明文何也豆籩之徹也內宗佐傳於外則其陳也奉以入室不待言矣豆籩之陳無文何也其徹也后猶親之而九嬪贊焉則親陳不待言矣曰佐傳者以正傳者外宗也特牲少牢敦黍敦稷主婦親薦徹者皆有司春官世婦掌涖內事於外官則徹玉齍遞傳而下者亦有司也故使外宗士之皆禮意之微密也但言佐傳豆籩者外宗職以樂羞齍則贊則傳玉齍不待言矣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王哭諸侯內外宗不宜序哭必王之周親也疏以薨於王國及本國爲別誤矣異姓庶姓雖薨於王國王親哭之使卿大夫弔可矣王之周親雖薨於本國而內外宗皆有適焉不序哭可乎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注疏及王氏昭禹說俱未安若外諸侯惟后之父母或有奔喪之禮而絕無見於經傳卽如漢

儒之說以公卿爲內諸侯苟屬異姓庶姓及同姓之疏遠者后亦不宜往弔也若卿大夫爲王伯叔父兄弟親兄弟之子卿大夫之妻爲王之姑姊妹王后不臨其喪可乎世婦內宗所弔則王之同姓而疏遠婚姻而切近者王后之弔僅一見於女巫職而他無及焉何也內宰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內小臣祭祀賓客喪紀擯詔后之禮事則弔事具矣

外宗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曰贊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則籩無以玉飾者可知矣明堂位止言玉豆他書亦無言玉籩者蓋豆木器可用玉飾籩以竹制各有宜也惟籩無以玉飾者故先獨舉玉豆而後別言豆籩王后所親薦爲朝事饋食之豆則加豆羞豆無以玉飾者可知矣九嬪贊玉齍此曰以樂羞齍則贊則惟玉齍特以樂薦又可知矣經於玉几玉爵玉敦玉齍玉齍注云用玉敦玉敦盛血以待歃則爲木器明矣每特文以見而疏謂凡王之

豆籩皆以玉飾未知何據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不曰及徹亦如之而曰及以樂徹不曰王后羞齍則贊而曰王后以樂羞齍則贊者明羣小祀不用樂則薦豆羞齍后或不親而外宗亦不贊也齍不言贊徹者說見九嬪職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內宗王族之女也故后有事則從外宗則少疎矣非諸臣之配偶則子婦也凡內事達於外官者以宮卿世婦掌之義亦如此且人數挍內宗爲多故可兼佐宗伯若王之姑姊妹女子子多降於外諸侯在王都者必甚稀也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

宮中小祭祀內宗不與而外宗掌之以人數多可番代也而內宗數少故惟從王后而不贊宗伯之義益明矣

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序內哭者與內宗聯事外則其專職也

冢人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喻君臣非謂兄弟可以亂昭穆也自朱子以齊桓公四子皆立爲君若以繼序爲昭穆則祖以上皆無廟祀其論定矣賈疏義不可通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居左右以前後非左右排列也如文王之子則皆附於左而爲昭武王之子則皆附於右而爲

穆而又於其中分爵等以相前後以前謂少進而近於墓道之中央以後謂少退而遠於中央也古者以五服之內爲族又以祖及孫爲三族曰各以其族者繼世之王以昭穆分左右凡一王之子及孫皆從葬焉過此則別授之兆域亦如國民之有私地域若如注義子孫皆附其所出之王卽以五服爲限亦勢不能容矣 天子之別子衆兄弟之子皆宗焉不敢自附於祖王而葬則可附何也宗法爲收族而設也別子之

子自爲兄弟之子所宗別子自附葬於祖王其義並行而不相悖周公附葬於畢而滕爲文昭稱曾爲宗國蓋其徵也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死於兵謂罪在大辟及身爲不義而見戕者若執干戈以衛社稷可轉絕其兆域乎曾子所謂戰陳無勇謂臨陳退蹜及先奔不得概死敵者居前謂居左右以前而近於中央耳注謂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辭意似晦

及葬言鸞車象人

孔子謂爲芻靈者善此象人當卽芻靈後鄭及賈疏謂象人爲木偶以破先鄭誤矣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正墓位須正之使後之附葬者各以序也凡事皆貴者至然後蹕止行人惟王之墓域則設爲禁令使行者自止所謂蹕墓域也若諸侯諸臣之附葬者則有事時爲之蹕而已

凡祭墓爲尸

以是知古無墓祭也凡祭祖考無以異姓爲尸者以其氣不相屬也以冢人爲尸則祭墓地之示可知矣

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此王之子孫爲諸侯卿大夫於畿內者疏謂統同異姓誤矣外諸侯則自有冢人畿內異姓卿大夫則彼各有祖宗兆域依昭穆而葬墓大夫之所掌也墓大夫職獨言令國民族葬而不及卿大夫者卿大夫之祖宗皆國民也以貴而立

廟尚不敢自主其祭而使宗子主之況敢去先人之兆域而別葬哉墓大夫職正其位掌其度數則兼卿大夫士而非獨庶人可知矣變卿大夫士而曰諸臣者兼王族之無爵者而言也葬於墓者有多寡故必臨時而後授之兆塋域有廣狹各爲之禁而使不相侵乃所以均之

墓大夫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藏記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故知以服內爲限門雖有興衰子姓有衆寡必限以服內然後域可增損人無競心

師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古者死徙無出鄉六鄉周廻王城必使中士各守一鄉而遂及公邑之墓地直其方者亦受節制而聽禁令焉遂與公邑居中而守者宜擇於其地之有司都家則自設官而遵用王朝之法如都家宗人司馬之類疏謂萬民各自守之誤

職喪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曰國之喪禮者自士以上國皆致禮焉與庶人異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宰夫職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使其旅則職喪官中之士亦必涖焉故王命有

事即使詔贊主人之禮事但據此則所詔贊至諸大夫而止此承上文兼卿大夫士凡有爵者而不別白之何也王朝之士多宰夫不能皆使其旅治其喪故以公卿大夫爲限若此職所掌禁令序事則凡有爵者皆不可得而遺也且羣士之喪王命固不能徧及而或出王族或爲故舊婚姻或有勤勞令聞王特命有事焉則宰夫自應特具其儀物職喪自應詔贊其禮事故不得以公卿大夫爲限耳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一

大司樂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治建者國之學政如樂德樂語樂舞六行六藝
則始建典時即宜具備大司樂特治之而已其
弦誦之時歌舞之節教學之數則大司樂建之
而又治之也曰合國之子弟者王子弟公卿大
夫之適子國子之倅國之俊選皆造也國子之
教於虎門國子之倅掌於諸子者春秋合舞合
聲皆入於成均惟士庶子宿衛者宮正教之道
藝宮伯行其秩叙不復隸大司樂耳疑王宮之
士庶子即國子與其倅始常入於成均者考其
德行道藝上不足以任卿大夫而下不至與不
帥教者等故使宿衛於王宮所以因材而任其
力也宿衛中職修而學進者仍可備卿大夫之
選宮正教之道藝宮伯歲終則均叙宰夫書其
能者良者以告於上是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
宗
大司樂之屬樂師教樂舞樂儀之節大胥小胥
正樂舞樂縣之位皆樂之粗迹耳大師小師審音播器乃以教瞽矇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與道諷誦言語之義
非有道有德者孰能陶冶而成之大司成即道
通德備而學士至衆一人之耳目心力豈能徧
諭哉故凡有道者皆使從問以開通其心知凡
有德者皆使觀型以變化其氣質學士之德行
道藝所恃以養成者端在於此非有司之所能
及也故其職無高卑其人無定數或取諸士大
夫之休老者則其德與道已久著矣是鄉飲鄉
射禮所謂先生也或以道德自重隱居而不仕
者則所謂君子也其傑出者死則以為樂祖而
祭於瞽宗戴記所云釋奠於先師者是也古者
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從容無為而所關於治教
者甚大太子入學而與羣士齒凡有道有德者
皆所師承習與知長化與心成於德性豈小補
哉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興賢能以進於王要其學之成也故必備六德六行始學樂者自養其德性則以中和爲先而知仁聖義不可遽求也有父兄在故以孝友爲先而睦婣任卹不能徧及也不敬則心不一無恒則業不精故合祗庸以爲六德焉　體中達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弟所謂孝德也此養士之本故與師氏之教同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以樂德教國子者非謂樂有此六德謂以樂教人所以養其六德也以樂語教國子者非謂樂之語有此六類謂以樂教人欲其達此六語也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爲蘩太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類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此二者亦與肆業時之諷誦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誦之是也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語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於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卽可興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故知謂樂之語本有此六類決不可通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獨不及文王之樂者六樂皆陳帝者之功德故

於正祭用之二南所稱多后夫人之事故於祭畢而燕用之而又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也蓋以騶虞采蘋采蘩爲射節而諸侯之射也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先行鄉飲酒之禮其合樂皆終於二南則無地而不用無人而不聞視六樂之用尤切以徧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上經教樂語樂舞、乃分而教之。詠其聲者、雖調
律呂於絲絃而未合諸八音之全。動其容者、雖
習於屈伸俯仰而未應於鼓鍾之節會、故大合
之以備用。用之祭祀、則可以致鬼神示、作動物、
用之燕饗、則可以和邦國、安賓客、說遠人、用之
閭門鄉黨、則可以諧萬民、鄭注謂以冬至夏至
作之、已不可通、而賈疏更覺支離　王氏詳說
謂此節以天地人之大祭祀言、分樂而序之、下
數節以天地人之次祭祀言、非也、此節總言以

聲與舞大合樂、而治神人、下乃分列天神地示
人鬼所用之樂耳、　呂氏春秋言黃帝以嶰谷
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
宮、好異者多祖述之、不知傳記存者、言音律莫
先於管子、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首主一而三
之、四開以合九九、以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
又曰、凡聽宮聲如牛鳴窌中、則九九爲八十一、
與宮聲之濁、昭昭然矣、周語亦曰、夫宮音之主
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而自黃鍾第之以至無

射、齊騶忌亦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司馬遷
博考羣書、而定黃鍾之管爲九寸、朱子宗之、而
可以他說亂之乎、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尚陰而樂器
陰也、陰律則尚陽、而人聲陽也、陰陽和而後樂
成、祀天之樂、以陽律爲重、天主生、物之始、故用
黃鍾陽生之律、而合以陰之大呂、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祭地之樂、以陰律爲重、地主成、物之終、故用應
鍾陰成之律、而從陽之大蔟、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先鄭以四望爲日月星海、陳氏詳道以四望稱
祀、遂據公羊注、言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中包
日月星辰司中司命、世儒或信焉、不知公羊氏
本以三望爲大山河海、其曰天子有方望、無所
不通、謂天子於海內名山大川、皆可有事、諸侯
則僅得祭境內之山川耳、尚書望於山川、左傳

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禮記柴而望祀山川、經傳百家不可枚舉、即據周官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文正相承。則欲以四望爲日月星辰不可通矣。其意不過以天神之樂一、而地示之樂三爲疑耳。不知神之在天者無聲無形、不可以分而示之。在地者有方有所、不容無別。故所用之樂各異、而禮亦然。大宗伯職天神之祀、禋祀實柴槱燎同爲升煙之祭、而地示則血祭、

貍沈疈辜求神、制牲典文各異矣。六樂所致地示三而天神則一、義亦如此。如謂四望不得稱祀、則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天地對文、俱可稱祀、何獨於四望而疑之。　古傳記於天神地示人鬼通稱祭、或通稱祀、惟周官分祀享祭、而典瑞職於地及四望山川皆稱祀、司服於四望山川亦然。諸儒之說皆由未嘗詳考經傳之文耳。經於四瀆無明文、而參以諸職則見矣。典瑞職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則爲山川之祭可知矣。宗伯職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此經既曰以祀四望、又曰以祭山川、則四望爲山川之大者明矣。下經四鎮五嶽崩於山並及四鎮、則與五嶽配之四瀆祭列四望、而不得下比凡山川明矣。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舊說周特立廟祀姜嫄、謂之閟宮、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商頌推契之自出、而舉有娀、義亦如此。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注以先祖爲先王先公、則外此更無所謂宗廟之祭矣。劉氏彝以爲后稷而證以雝詩言禘大祖、似爲得之。但指意尚未分明、辨見黃鍾爲宮節。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象物及天神、

象物如史記樂書師曠鼓琴白雲起風雨隨之之類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鼓爲五音所由和故首舉之管與琴瑟則堂上堂下歌奏之節也並舉之而先管者以重人氣也凡樂八音具備此特舉其尤貴重者耳　管子曰商聲如離羣羊則其音最悲非祭祀所宜故其調不用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上言五變而致土示此言八變而地示皆出何也上經列序五地土示者原隰之示耳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則方澤之祭較之原隰之土示其感召必有難易可知矣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祀先祖與祀宗廟歌奏及舞各異何也上經分樂而序之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圜丘方澤外之次祀則先妣先祖亦大祫時祫外之特祀也故劉氏彝之說可從然既作大武乃用以禘祀而不用於大祫與時祭何也禮不王不禘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至武王大統乃集故特舉禘祀以成功之樂告於先祖而大祫時祫則舞九磬九功之德三代所同而盡善盡美莫如虞帝故獨用之蓋不敢以已之功德而薦於先王先公即不敢服袞冕以享先公之義也己孤暴貴不爲父作諡雖車徒不敢以入宗廟門皆由此義衍而達之此周公曲體武王之心而成其德者也或曰先祖或曰宗廟何也大祫時祫皆升羣廟之主入於稷廟而獨舉於稷廟者惟禘祀及

藏記所稱特礿耳故不曰祖廟而曰先祖以禘祀上兼帝嚳故也曰宗廟然後可該七廟之大祫時祫此因事立文所以曲當也宗廟之舞武王既自嫌何以不用象箾南籥也籥文舞也文王終守臣節豈肯自比於歷代受命之君故周公作樂於伐崇過密之武功皆不以入於舞節而惟用籥舞歌二南又所以曲體文王之心而成其德也文武之舞歌備載周頌大武南籥既不用於宗廟將焉用之大武則禘祀而外宜用

於武廟之特礿南籥則宗祀明堂而外宜用於文廟之特礿（司服職享先公則鷩冕如無特礿則絶無獨享先公之事戴記所云有可徵信於經者此類是也）至文武遞祧則為世室則四時之祭皆用焉且古者賓祭同樂故四夏以享元侯文王為兩君相見之樂則用為聲教者溥矣

天之體動故其感較速地之體靜故其感較遲然天地皆見在之氣而人鬼則已屈之氣故致之為尤難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獨舉大祭祀者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凡事用樂以聲展者皆大師而大司樂弗親也疏謂賓兼中小誤　周官諸職於祭祀賓客師田行役皆於職事中平序惟此職每發凡以起之蓋此職之大體有三而序次亦以為界自篇首至教樂舞成均設教之法也自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下用樂以事神人及感通之效也此下則大司樂躬親其事者故以凡樂事起之其於六樂再言凡者一以見歌奏每調必備五聲

八音一以見每變所致百物神示之各異也於圜邱方澤宗廟之樂皆言凡者見凡天神地示人鬼之樂宮調樂器皆同特所用之舞不得與圜邱方澤禘祫同也知然者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四方用羽舞旱暵用皇舞凡小祭祀皆不興舞則次祭以下不得用圜邱方澤禘祫之舞明矣知宮調樂器皆同者以類相求則舍此別無可用又經云天神地示人鬼皆降則所用之同可知矣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
則令奏昭夏
獨令奏三夏者祭祀之樂大師令奏 舊說歌
有辭奏無辭儀禮笙六篇皆有聲無辭非也燕
禮下管新宮而左傳宋公賦新宮則有辭可知
矣大司樂令奏騶虞則凡言奏者皆非無辭可
知矣郎以金奏肆夏之三言之曰三則各有篇
章曲調明矣而謂無辭可乎
師國子而舞

大司樂帥國子而舞非貴遊子弟莫用也樂師
帥學士而歌徹則凡學士皆得與大胥職凡祭
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則學士蓋兼國子與
選俊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
此經曰王大食則膳夫職王日一舉乃少牢可
知矣曰三侑皆令奏鐘鼓則膳夫職乃始食以
樂侑卒食以樂徹而侑不至於三可知矣朔月
月半之大食然後大司樂侑則每日恒食工師
自供其職可知矣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羣儒據大司馬職謂愷樂獻於社不宜獻於祖
非也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王制天子
將出征造乎禰受命於祖則師有功必告於祖
禰而奏愷明矣獻於社告於祖禰令奏者皆大
司樂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
不及四瀆何也舉五嶽四瀆而不及四鎮則疑

四鎮不在列舉四鎮五嶽則四瀆不待言矣周
官內官無三夫人而於衆人致飲見之六職無
公孤而於朝位見之無通經不一見者四瀆之
名必見於司空之篇而今無考也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疏去樂據廟中而言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而
言非也去樂者屏而不作其日暫也弛縣者日
久也知然者諸侯之喪衆多去樂不能久也大
臣則數少而情戚春秋傳知悼子未葬杜蕢諫

鼓鍾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是以弛
縣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變雖大一日
之事也大札大凶大憂非可一日而弭也則屏
樂期有久暫必矣　侯國卿大夫數少故皆以
卒哭爲期此經所謂大臣乃孤卿以上註疏兼
大夫亦未安

此篇分樂合樂及律呂配合之義前儒推闡多
疑似影響之談昔韓氏愈自言於經書惟求其
意義之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則未嘗一得其

門戶朱子論祭祀無商音朱徽宗強作徵調不
成必樂人辨得聲音方可理會但此別是一項
也不消理會蓋周衰疇人子弟分散樂器度數
及鏗鏘鼓舞無一存者而欲鑿空造說此自欺
之學耳故於前儒之說相沿既久及義意猶可
窺尋者約畧存之以俟後學之參考而不敢強
爲之說以附韓朱二子闕疑慎言之義云

樂師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
舞

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六者皆包大小
舞而言而樂師所教則主於小舞也蓋人習其
一謂之小舞合衆小舞而大衍之有綴兆行列
有進退止齊而節之以聲音以象功德則謂之
大舞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凡人行步及車行皆有徐有疾而舞者行其綴
兆亦有徐有疾故教學舞者以行步之節而命

曰樂儀也大學乃王大子春秋所有事教國子
則王大子巳包其中注疏以王出入言義尚可
通而世儒過爲捂擊又或謂教王非教國子則
謬也至爲王則無復教於成均之義矣雖孺子
王出入必有捧負導引者按節以行而非樂師
之職矣自士大夫以至公卿平時行步及任車
或從王出入朝廟其儀無二故並於學小舞時
教之

環拜以鍾鼓爲節

朝位東西及南三面環拜謂羣臣環列而拜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小事用樂如玉藻進禨進羞工乃升歌之類樂
師掌國學之政以貳大司樂王爲大子春秋入
學時聞其教戒者也小事用樂使令奏鍾鼓則
恒舞於宫酣歌於室之風何由而作哉小師於
小祭祀外别舉小樂事而注謂小事用樂者卽
小祭祀誤矣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

饗食諸侯覆陳序樂事令奏令相如祭之儀者
明舞徹則不與也蓋以舞仕者職之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上經掌其序事總言凡樂事且與治其樂政並
舉若如常例曰饗食諸侯亦如之則似令奏鍾
鼓以下六節皆同而不兼序樂惟覆舉序樂令
奏令相然後知饗食之樂異於祭者無來瞽臯
舞歌徹三事又以見惟賓祭樂節繁多故其事
宜序若歌射節侑常膳及進禨進羞之類則無

所用其序也疏誤　和風翔日内宗以樂徹佐
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則徹亦宜用樂蓋
學士不與而工師職之
樂出入令奏鍾鼓
九夏惟禮事之大者用之鍾師以鍾鼓奏九夏
是也其獨言奏鍾鼓者奏鍾鼓而無樂歌此經
是也或奏鍾鼓以節他樂此經饗食諸侯序其
樂事皆令奏鍾鼓是也牲出入祭祀之大節也
故奏昭夏若樂器樂工則但以鍾鼓聲其出入

可矣　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云樂之大歌有
九又曰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
之族類也樂崩亦從而亡故頌不能具韋昭注
國語因之前此則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
頌也杜子春據之故知九夏皆有樂歌行以肆
夏趨以采薺行趨且異歌況九夏之奏皆禮之
大節乎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郊廟朝廷閭門鄉黨之樂歌皆工師所熟習也

兵者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愷歌無虜預敎必旣捷然後因事陳辭以薦於廟社故樂師旋以敎瞽矇而爲之倡先工務德敎以養人心之和具見於此　王氏邵禹鄭氏鍔謂大司樂王師大獻令奏愷樂爲王親征此則命將出師非也曰凡軍大獻則包王行及命將明矣蕭大司樂掌令奏樂師則敎愷歌而倡之事相承而各有所主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司樂所掌乃師儒之仕樂德樂語之論教律呂之精微禮事之重大他不暇及故所屬樂官政令治訟皆樂師掌之其職如六官之師事與其長相成也

大胥

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學士之版合國子及鄉之選俊而言也而所致惟諸子何也蓋國子入於成均之外或在虎門師氏保氏敎之國子之倅或宿衛於王宮宮伯掌之或修業於鄉學諸子學之國子之在虎門及國子之倅修業於鄉學者春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則並入大學與衆學士比校而大胥掌致之注專以合舞言義未備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不曰節而曰會者舞之節必與聲會也荀卿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而治俯仰屈伸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蓋言舞與聲會之難也入入於綴兆

也出退休也凡奏樂合舞人有定數學士習舞則更代而徧故出入無常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特舉祭祀則燕饗之樂學士皆不與明矣旄人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雖祭祀惟殷薦祖考之樂學士舞之至於燕樂則舞者伶官也自磬師至司干中下士凡六十人以舞仕而兼通於音者必多簡任焉旄人之屬舞散樂夷樂則燕樂之正舞者必伶官內之中外士二卿矣公庭萬舞賢者以自傷故周公制禮不使學

士舞饗燕之樂爲其將爲公卿大夫之選其燕節不可不素礪也　觀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大祭祀學士得與樂官之貳同歌觀旄人職則正祭畢雖公侯孤卿之獻酬學士亦不可爲之屈而舞

序宮中之事

宮中之事謂樂事也祭祀賓客事在郊壇廟寢故特舉宮中之樂事如王大食恒食皆以樂侑記曰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比而次之使樂有常

度工有定員更番遞代與小事用樂必使樂師令奏鍾鼓同義即此所以大爲之防也　王氏安石謂比國子宿衞宮中而學道藝者其事乃宮正宮伯掌之與樂官無與歐陽謙之謂宮當作官皆非也凡諸官之長必次第官中之事惟大司樂所司皆德教禮事之大者故樂師職凡樂掌其序事正官中之樂事也而樂師之事亦甚殷故宮中之樂事又使大胥專序之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二

大師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天籟人聲本有陰陽而以律同之陰陽合之也

梅㲉成曰上生下生之術即淮南所謂倍而以三除之四而以三除之者是也商羽角宮徵者相生之次也上九者言以九爲上也必以九

爲上而以徵居之者欲使宮得五爲中數也蓋自五至一爲五聲大小之次自九至五爲五聲相生之次而宮之爲五不異也置一而九三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算以爲寸法如寸法之數以爲實而以寸法約之得一寸又置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實而以寸法約之則得九寸矣此黃鍾之宮上下相生之本蓋音之始數之始而亦氣之始也　自一而加之爲三再加則三三爲九三加則三九二十七四加則九

九八十一、故曰四開以合九九也、八十一宮聲
之數、亦黃鍾之數、十二律還相爲宮、然黃鍾爲
宮正也、故以黃鍾之宮言之、三分八十一而益
一、則一百八也、爲徵數、三分一百八而去一、則
七十二也、爲商數、三分七十二而益一、則九十
六也、爲羽數、三分九十六而去一、則六十四也、
爲角數、上生言復其所、謂以本數上生也、下生
言去其乘、謂以半數上生也、蓋宮商用全、徵羽
用半也、如此則五聲皆上生、與諸家之說不同、

然其數則一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詩之起莫先於風謠、有風則已備賦比興之三
體、由是有雅頌之二部、故以爲序、　注謂教瞽
矇、蓋以主教學士者大司樂也、不應又以屬大
師、不知大司樂掌建治國之學政、不能一一自
教也、平時樂德樂語、皆以屬有道有德者、所謂
樂語、即六詩也、詩以合樂、有道有德者能知義
理、識其大經、而要管弦之節會、察聲氣於細微、

則非瞽師不能詳也、故又使學士受教於瞽師、
如六代之舞、雖掌於大司樂、而必先以樂師之
教小舞、詩書禮樂、有道有德者日講所聞、而大
司成又別有論說、分職聯事、義各有當也、注固
失之、而羣儒或謂此事以教國子言、亦非也、古
之瞽師亦多有道有德者、而大師出自瞽矇、故
瞽矇亦在所必教、而所以教之者、亦必以六德
爲本焉、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以中和祗庸孝友爲詩教之本、使知凡播於樂
歌者、皆以興起養成人之六德也、以六律爲詩
之音、欲歌詩之應乎律、然後可比音而樂之也、

或疑瞽矇賤工、不當以六德爲教矣、欲使之
歌詩奏樂、以和神人、乃以其藝也、而賤之、使之
不知其意、不平其心、精粗本末、判然兩途、此後
世禮樂所以崩壞也、且大師下大夫之秩、不爲
不尊、今日所教之瞽矇、即他日小師大師之選、
觀飮射諸禮、歌畢則主人獻工、大師必爲之洗、

所以待之者亦不輕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觀小師職則登歌擊拊所帥者小師也而與歌
射節及廞之帥瞽同文何也豈登歌一唱而三
歎小師四人或有喪疾事故不得不以羣瞽攝
小師職既有明文故於此見其義與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
疏謂祭饗賓射之鍾鼓皆大祝令之非也大祝
所令獨逆牲逆尸侑尸之鍾鼓耳樂事之鍾鼓

乃大司樂樂師令之　李光坡曰虞書戛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
之樂也其下言笙鏞以閒則閒歌也簫韶九成
則合樂也儀禮雖鄉樂亦有升歌笙入閒歌合
樂之四節則此大祭祀其備四節可知經不言
者蓋閒則歌管之迭作合樂則歌管之並與而
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也
大喪帥瞽而廞作匱謚
羣王子夫人九嬪大史賜謚卿大夫小史賜謚
而大喪之謚則大師作之且帥羣瞽而廞何也
蓋古人謚以易名苟失其實是欺天地神明不
誠於君父而見疑於天下後世也故至於南郊
稱天以誄之非嗣王及公卿大臣所敢專也大
師及御瞽自王爲世子入學之時而性質言動
聞之已詳矣終王之身自祭祀朝會饗射師田
以至起居飲食出入燕游師與瞽常在側且賤
而無目言無隱避俾各陳王之行迹而大師取
衷焉蓋天子至尊所畏者惟天所懼者惟天下

萬世之公議故定謚於南郊以示天鑒之甚明
陳言於羣瞽以彰人心之公是所以大爲之防
而正君德也　曰作謚義已備矣而加匱者記
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疑夏殷以前
皆卒哭始諱至周則既殯即作謚而諱名故以
匱謚顯此義耳不曰既殯作謚者曰既殯則其
期寬曰匱則在殯之初即諱名可知矣
小師
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鼓當作樂器注出音爲鼓以眡瞭瞽矇二職所掌樂事皆自播鼗始耳賈疏遂謂六鼓皆鼓人教之不知鼓人所掌者鄉遂之事眡瞭不宜受教於鼓人蓋六鼓音聲之節鼓人自以教鄉遂之共聲樂者小師自以教眡瞭竝行而不相悖也　李光坡曰八者之序蓋自下而及上自柷以及匏與金石則磬師鍾師笙師鎛師掌之矣鍾鎛笙磬其類不一故各有專之者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大師令奏擊拊則大師令之而小師乃擊之耳注疏似誤

大喪與廞

小師佐大師以教羣瞽故陳王之行迹亦與焉則作諡得與大師商論可知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

大師職令奏鼓朄亦大師令之小師鼓之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六樂聲音之節樂工皆能按焉而其和與否則非知音識微者不能辨也故小師掌之若大師聽軍聲而知吉凶則非身備六德而神明於六律之音者不足以與於此

瞽矇

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瞽矇所播者止此塤與簫管之孔可按弦有徽可循柷敔一擊鼗可執而播之若他鼓及鍾磬擊之必於其所非無目者所能任也故眡瞭掌之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大師作匱諡書於世本者小史之事非瞽矇所能任也歌詩或以琴瑟於世繫無取焉蓋王眡時俾瞽矇誦詩以陳善敗或道前世之昏明定諡之美惡以爲法戒或奏琴瑟之雅聲皆所以養王和敬之心而使匪僻無由入也注並誤

眡瞭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瞽矇播鼗眡瞭又播鼗蓋所掌樂事皆有以鼗

爲節者

掌大師之縣

觀此則知凡宿縣皆小胥治之大胥展其器惟大祭祀則大司樂以聲展耳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

凡瞽矇所掌者眡瞭皆廞之磬師鍾師無廞器之文而眡瞭擊笙磬頌磬且掌大師之縣豈廞之者亦眡瞭與　大喪之樂器雖具而必估大旅之樂器雖陳而不奏故連類而及之古者山

崩川竭水火大祲皆以喪禮處之祭祀吉禮也國有大故而旅則凶事也陳樂器而不奏吉凶相半而取其中也注謂旅非常事及時乃興造其器非也有大故而禱祈可俟興造之成而用之乎蓋以凶事而用郊廟吉禮之樂器非所安也故別有大旅之樂器以待事而事不常見樂器久弛故及時修整亦可以云廞耳此職承喪器而言廞故笙師職復言大旅則陳之以著喪之樂器旋造則及葬而藏大旅之樂器夙具則及時而陳耳

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

賓射皆奏則祭祀不必言矣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大師所掌者制律以合聲典同所掌者依律辨聲以爲樂器也四方之聲如管子及呂氏月令所載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齊與食醫所和之齊同義謂其分之所際也蓋以十有二律之數爲樂器之度以十有二聲之齊爲樂器之量度必以律之數者記所謂百度得數而有常也中之所容雖同而形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侈異則音亦異焉故必以十有二聲爲之齊

磬師

掌教擊磬擊編鍾

既設鍾師而不使教擊編鍾何也石音難調鍾爲聲律之綱故編鍾並使磬師教之金石之聲諧則衆音皆可依之以爲準而各得其齊量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書言韶樂之盛而總以戛石拊石皆此義也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及祭祀奏縵樂

六樂之外别有縵樂燕樂何也六樂及四望山川則其餘皆小祭祀耳小祭祀或不興舞則禮必畧疑獨用絲音以爲樂章如笙詩之類故謂

之縵樂燕樂則大祭祀饗食射禮之終皆用之

古者絲音獨有琴瑟而或曰弦歌或曰縵樂豈與人聲相和者曰弦歌有聲無詩者曰縵樂與祭祀升歌間歌合樂有定法而復侑縵樂者蓋無算樂之後或獨操縵而不配以歌曲也

李鍾僑曰縵樂用於祭祀而不用於饗食何也大饗備樂徧舞與大祭祀同無所用之

鍾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射節所奏詳具射人職此職似可不詳然泛云凡射掌金奏則似别有射之金奏而不見其節以爲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歌節矣猶六摯已具宗伯職復見於射人明以射而朝則各有摯也

笙師

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塤簫管小師教之復列是職何也凡樂之用人氣者皆笙師教之故使兼教三者所以審音不

厭其詳也小師所教革木絲音他職不兼何也革木一聲絲音經度顯然可按惟人氣高下疾徐其辨甚微教之尤不可以不審也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惟笙師鎛師籥師司干職有奉藏葬器之文蓋笙師所掌竹匏土木之音備矣鎛師掌金奏之鼓金革之音備矣籥師所掌文舞之器備矣司干所掌武舞之器備矣絲石宜磬師奉藏蓋節

之殘或傳寫遺失也然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樂師凡喪陳樂器而眡瞭廞之則無二音之器獨缺之疑矣。眡瞭職無奏而藏之之文者眡瞭卑賤爲諸官廞之而奏則非其事也。賈疏乃云文不具誤矣果爾則諸職奏藏之文宜盡削惟於眡瞭職廞樂器下增及葬奉而藏之豈不辭約而義明乃詳其所不必詳畧其所不可畧以蓄疑端經文不宜亂雜無章至此

大旅則陳之

大旅之樂器繫大喪之後而惟見於眡瞭笙師二職何也於眡瞭言廞則凡樂器畢陳可知矣。於笙師復言陳則陳而不奏可知矣。大旅陳而不奏以喪禮處之之義也。笙師鎛師籥師司干皆言奉而藏之而典庸器不言何也其所廞筍簴也。鎛師既奉鍾磬則竝以筍簴往可知矣。以是知聖人作經文不虛設而事畢該

鎛師

掌金奏之鼓

鍾師所掌者金奏之節鎛師所掌者金奏之鼓節而擊之者則眡瞭眡瞭職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是也。如二師自奏則賓射鼜愷之鼓既列職於鎛師復列職於眡瞭不可通矣。二師無教擊鍾擊鎛之文者磬師職曰教擊磬擊編鍾則特縣之鍾鍾師教之特縣之鎛鎛師教之不必言矣。郊廟朝廷之樂事鼓人不與故金奏之鼓鎛師兼掌之從所便也猶金奏掌於鍾師鎛師而四金師田所用則鼓人兼掌之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鎛師所掌即鼓人所教而別爲二職何也鼓人所鼓神祀社祭鬼享軍旅田役之金奏以及祭祀百物之神皆用於鄉遂都邑者故屬地官鎛師所鼓祭祀饗食賓客大獻皆用於王朝者故屬禮官惟鼓鼜二職竝列而鎛師大獻鼓愷樂守鼜鼓人則無之然後知鎛師所掌乃王朝之事其夜鼜惟王親在行則然若鼓人則凡軍旅

通掌其鼓與鼙也。　陳氏暘引樂志、鼙鼓長六
二尺、破注謂夜鼙卽用鼜鼓、但鼓人職以鼜鼓
鼓軍事、下言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脈
絡相聯、而不另列鼙鼓、所引樂志、不過後代之
制、未可據以破注也

韎師

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東夷之俗、於三方為美、則其樂亦於諸方為優、
故其官特稱師、而祭祀大饗皆舞之、不與諸方
同

大饗亦如之

明小賓客之饗食及燕射、皆不用也、於大饗奏
之、以示王化所被之遠、致此之難、蓋君與臣交
警之

旄人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散樂、蓋五帝三代之遺聲、不在六樂之內者、如
樂記所稱歌商歌齊之類、及大史采風、取其善
者而播諸樂府也。有聲歌、則亦宜有舞矣、肄散
樂、所以昭美善之不遺、存夷樂、所以示德威之
遠耀也、蓋祭祀賓客無算樂時或用之、九服土
風不同、則舞亦各異、故四方廞以其舞試者、皆
隸焉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曰其、所以別於燕樂之正也、謂散樂夷樂之附
入燕樂者

籥師

掌教國子舞羽龡籥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則凡六樂中文舞武舞具
矣、籥師所教、獨舞羽耳、大師教六詩、以六律為
之音、則弦歌具矣、籥師所教、獨龡籥耳、籥師獨
教羽舞、則帗舞皇舞之類、皆舞人樂師教之、明
矣、獨教龡籥、則弦歌乃大師教之、明矣、所以別
設一官、以教二事者、國子藏修息游、諸舞或不
能周、而羽舞於燕居尤便也、琴瑟無時不御、而
管音則龡籥尤雅也、陳氏暘乃謂籥師教文舞

而武舞不與司干掌武舞而文舞不與乃無益
之辨且與經傳牴牾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鼓無專掌九夏之鼓鍾師掌之縵樂之鼙亦屬
焉金奏愷樂之鼓鎛師掌之夜鼜之鼓鼓人鎛
師分掌之祭祀饗食樂事之鼓大司樂樂師大
師令之故籥師所鼓獨羽籥之舞
籥章
掌土鼓豳籥

笙師所教已有籥而別設籥師以籥師所教者
國子而笙師所教者瞽矇眡瞭也既有籥師而
別設籥章以管與聲樂及所用之事各異也黃
帝已制律管而伊耆氏乃用葦籥則其聲少變
其用尤廣可知矣革木一聲尚有其節以土爲
鼓則聲尤質節尤希可知矣蓋逆暑迎寒祈蜡
賽禱無地無人不有事焉故特作鄉野士民易
習通用之聲樂而並不言所教之爲學士爲野
人也其官名籥章何也以歈豳兼風雅頌校他

樂歌爲繁故但掌其章句使人誦習詠歌之則
止歈葦籥不若二南雅頌詩歌與律呂必一一
相應
凡國祈年于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惟此言國何也祖迎於坎壇爲六宗典祀則逆
暑迎寒王當躬親之若祈年祭蜡則鄉遂縣鄙
之小吏皆帥其民而報賽焉籥章中士二人下
士四人豈能越王都而偏共其事故曰凡國之
祈年以示所共者惟王躬親及公卿攝位之祈

蜡耳　王氏安石以田畯爲司嗇非也司嗇乃
后稷不可以田畯當之八蜡内有司嗇又有農
農即田畯蓋古之始耕田者先嗇止一而田畯
隨地不同猶國學舍菜之先聖先師也
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豳詩王業之本而不陳於宗廟何也所言乃田
家之事不可與六代之樂並又不可與燕樂縵
樂夷樂雜陳用以逆暑迎寒索饗萬物協天時
勸民事義精而教溥矣二南風教之原故以爲

燕樂用之鄉黨邦國以化天下后夫人卽事於宗廟故祭之末亦歌焉

鞮鞻氏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韎師既掌東夷之舞旄人又掌舞夷樂則此職所掌四夷之樂爲聲歌明矣而復曰與其聲歌何也其聲歌可比於樂者則於無算樂用之其不可以比於樂者亦存而不廢識其土風列其善敗以備觀省如六服內之有方志大師所陳

之有變風耳

典庸器

掌藏樂器庸器

樂器諸官分掌之而復掌於此職者如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及琴瑟管籥先王先公之手澤口氣存焉不可更用又不敢棄置則必藏而世守之祭祀或與裳衣宗器竝陳

大喪廞筍簴

筍簴蓋方廞時則縣之入壙則去之此職所以不言奉而藏也戴記有鐘磬而無筍簴或異代之制或有而不縣與

司干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司兵司戈盾祭祀皆授舞者兵此職則授舞器何也五兵之外別有舞兵舞器如大舞之玉戚桑林之旌夏是也且羽舞中帗皇之屬皆包焉干卽盾也既有司戈盾而別設司干何也彼用

之於戰陳此用之爲禮器也司兵授戟與二矛司戈盾授戈殳而無盾正以舞者之盾司干授之耳且武舞之干不獨五兵有之蓋五兵軍衆所執如大舞之樂象王者仗鉞秉旄象軍帥者執玉戚皆宜有干則司干所掌不獨五盾也舞者既陳然後授器何也六代之樂舞器各殊必行列既定就而分授之乃無舛誤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三

大卜

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玉之璺罅有紋可見而體實未坼、龜灼而紋坼、最細者似之、瓦則其坼較粗、原則大裂矣、疑取象命名之意如此、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此八者雖曰龜之八命、實三易三夢所同用、蓋

此乃所占之事目也、觀下文可見、卜事莫大於立君、大封、大遷、大師、祭祀、喪祀、而八命中惟征可兼大師、他無列焉、何也、諸官及本職已有明文、無庸覆舉、而王者四征不庭、既不若祭祀喪祀之有常、又不若立君大封大遷之曠見、且中包時巡及王所不親之小師、故特著之。見於詩書春秋傳者、惟立君大遷大師祭祀之卜為多、而喪卜大封無見焉、蓋宜詳於邦國禮、而其書已亡矣、至於肆師職之卜葬卜稼卜戒、春秋

傳魯桓卜成季之生、懿氏卜妻敬仲、衛侯卜渾良夫見夢之類、皆包於凡小事中、而此八事則有關於邦之吉凶利害、故特詳其目、而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也、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贊如孔子贊易之贊、蓋掌三兆三易三夢者、各獻其占、而大卜則發揮其所以然之理而宣著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封國之始、必卜其土之所宜與策命之日、注未安、

凡小事涖卜

疏次卜事謂大遷、大師、涖卜者大宗伯、陳龜者宜小宗伯、非也、小宗伯惟大貞奉玉帛以詔號、不與卜事。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又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則贊小事者宜肆

師也蓋宗伯專掌涖卜小事則大卜代之卜師
專掌貶高作龜大事則大卜代之其陳龜貞龜
命龜大卜所不親疑肆師掌之小事大卜涖卜
而肆師職又有涖卜之文何也嘗社之日大宗
伯涖事獨則不與故卜來歲之芟之戒之稼涖
者宜大卜而三事又小事之尤重者故肆師兼
涖焉猶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宗伯帥執事而卜日而祀五帝大宰亦帥執事而卜日蓋
並帥之也知小事而外涖卜皆大宗伯者宗伯職祀
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則喪事大

師大遷大封立君涖卜不待言矣

卜師

凡卜事貶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李光坡曰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
成而知其凶墨木也爔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
木過而陰則不食墨

占人

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
吉凶

古者重卜先簭而後卜故簭人不必知卜而卜
必兼通於簭既得八事之頌猶恐於龜象未
審復以簭義參決其吉凶是謂以八簭占八頌
也然簭辭之吉凶各有其故皆原於八卦之象
與德其或簭龜從違各異則又恐簭人之占未
審故復以八卦之象與德究切其義是謂以八
卦占簭之八故也不曰占簭之故而曰八故者
八卦之象與德因事而異吉凶於八事各有所
宜各有所迕也

簭人

七日巫祠

李光坡曰漢書郊祀志晉巫所祀有巫祠之名
亦其一徵

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龜人所掌惟辨龜之名物及藏龜數龜奉龜而
已凡卜事非其職也簭人相蓍藏蓍共蓍之外
併掌揲之之事龜事繁蓍事簡也

占夢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疾而迷及寤而有夢傳所傳秦穆公趙簡子之夢是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

平時王夢或占或不占季冬則數將終歲更始王有夢必發幣而占之故曰聘也聘禮以圭幣自通告神用圭幣故假以為義

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周公之作祝辭乃以祈福祥求永貞為義何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視人君之所服行使王對越天地宗廟百神凜然懼於不終而知自求多福在常守正道則所以警王心而輔正其德者多矣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年祝瑞祝歐陽氏謙之得之順祝天地宗廟之常祝也祭統備者百順之名禮運禮時為大順次之天地之祭宗廟之事順也年祝祈年之祝也吉祝冠昏卜告大師愷獻之祝也化祝天地有異裁而祝其消化也瑞祝嘉祥見而告於天地宗廟也筴祝冊封諸侯而告於祖廟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鬼神不與人同心災厲乃見故以祈禮同之非時而祭上帝曰類非時而祭祖禰曰造攻如救

日伐鼓以兵之類說謂以辭責之如變置社稷必責以辭　大師大會同之類造後皆特見此類造乃以同鬼神示消灾變所用之事異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作六辭因事而特告也上下天神地示也親疏由禰至祧墠也遠近四望五祀之類祠與禱皆因事而特祭祠以報福祥禱以請憂病也誥會亦質神之辭誥者

尚書逸祝册告周公其後是也會者招衆神而要言春秋傳所謂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是也誄者至於南郊稱天而誄之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注謂衍當爲延炮當作包周猶徧也義皆可通古書以音近而譌及同事而異名者甚多男巫

望衍旁招以茅則衍當爲延明矣小記輕者包重者特莊子周徧咸三者異名而同實其指一也則字義本同九祭尸賓並用賓客之命祭延祭見玉藻曲禮而祭祀亦有之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特牲饋食尸坐祝命綏祭是也二佐食次第取敦實俎實以授尸正延尸以祭耳祭祀之兼祭見特牲少牢而賓客亦有之公食大夫禮兼祭庶羞是也賓客之徧祭見曲禮而少牢十一飯所舉所祭無不徧也至振擩絶繚尸賓祠具不待言矣蓋祭者尸賓而命祭延祭則賛尸賓之節會也每物專祭其常也然或物微禮殺亦有時而不祭惟尸賓之正禮有兼祭有徧祭故特揭之此四者祭之正也振擩絶繚則曲詳其儀節也自朝夕恒食而外祭祀賓客必有授祭者故以命祭始而以共祭終焉特牲士虞及少牢禮舉幹舉肩言振祭而不言擩是振原有不擩者注專以肝之既擩復振言似未盡

辨九㨶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

五曰吉㨶六曰凶㨶七曰奇㨶八曰褒㨶九曰肅㨶

曰振動則未嘗拜也而序列稽首頓首空首之下何也奇偶吉凶乃前三拜之細目肅拜不過下首以爲恭而已振動則顔色變作手足辟易身體戰慄非尊者有過越之施無所用之其禮最重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辟與三退時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慴不寧更甚於答拜故列於五

拜之前也注未指所施用王氏應電謂應受其
拜而不答者不可通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經文有號先於祝者先舉神號以祈降格然後
以祝辭通如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祝造奠入
廟先以噫歆之聲三聲神聽而後以子生告也
有先祝而後號者祝辭中始具神號如少牢禮
祝曰孝子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
事於皇祖伯某是也先號後祝者必大事此經

大禋祀肆享祭示及小祝大師釁祈皆曰號祝
是也先祝後號者多小事小祝侯禳禱祠甸祝
表貉詛祝盟詛類造攻說禬禜皆曰祝號是也
類祭有以小事而舉者以詛祝掌之則非天地
社稷宗廟之類可知矣蓋因事而舉用其禮儀
皆可以名類造則凡就而告焉者皆是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
隋釁交神之正禮故先之逆牲逆尸事神之始
事故後之蓋令鐘鼓以禮之大小爲序而非以

事之先後爲序也祭尸禮莫先於隋牲事莫先
於釁　李光坡曰逆尸乃逆牲牲殺乃薦血釁
薦血也薦血之後乃有脾膋隋於主前之禮蓋
以自下向上爲言之序
來瞽令皋舞
歌與舞必依祭節故大祝告以樂入之節而後
樂師詔來瞽大祝告以當舞之節而後樂師皋
舞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

大渳小宗伯大祝皆掌之然小宗伯職曰大肆
以秬鬯渳則治其禮之辭也此職曰以秬鬯渳
尸則親其事之辭也又小祝以同官而贊渳則
親其事者非小宗伯益明矣　小宗伯職曰大
肆則當以陳尸及浴器言此曰以肆鬯渳尸則
肆專言浴器
付練祥掌國事
凡事皆國事也他職皆掌事此獨曰掌國事者
未葬宗廟之祭不行既祔主各返廟時祭皆行

特嗣王不親而大祝掌其事故特稱國事以別
之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
宗廟之祭及羣祀嗣王不親明矣曾子問五祀
既葬而行祝畢獻則祔以後七廟之祭畢舉可
知矣量人有宰祭之文必宰攝也王親祭則掌
事者冢宰宗伯宰攝則祝掌事示別也五祀祝
自獻祀畢故無攝主也練祥以後則凡祀王皆
親之祝自共其職事而不得曰掌國事矣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

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前四事皆君舉而祝從惟至所征之地將有事
於四望及軍歸獻社則大祝獨前行致告也曰
國將有事者君不親也知然者肆師職有司將
事於四望則君不親明矣下經過大山川則用
事焉君親之也故異文焉　小宗伯帥有司而
立軍社奉主車軍社則大祝立之主車則肆師
奉之小宗伯帥之而已　用師之地未必正當
四望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謂大祝與肆
師也祭兵於山川肆師為位則大祝前祝儀之
以將事者必肆師明矣
小祝
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
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賈疏以將事屬下句非也王所親或公卿攝位
則祝自執其事而已小祭祀王或不親公卿不
攝但使祝將之故曰將事若侯禳於畺及郊則
承王命以將事者乃肆師小祝但掌其祝號耳

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以王親在行小宗
伯掌師中之祭故獨使大祝前往也　周官於
侯禳禱祀之事甚詳蓋人心寘頑惟遇疾病烖
危窮而反本易警發其善心故聖人以神道設
教使恐懼修省以思救政則所益多矣　豐穰
之後仍祈有年是之謂順旱則多風以雲氣將
族風輙散之風寧然後雨可降旱可寧也春秋
傳若之何憂猶未弭又欲弭諸侯之兵以息之
義也注讀彌為敉未安

大祭祀逆齍盛

小宗伯逆齍小祝又逆何也主逆者小宗伯而小祝先之疑小宗伯逆於廟門小祝則前逆於爨猶喪之大渳大祝掌事而小宗伯又涖焉百官府之戒具小宰掌之而宰夫贊之也考其秩敘饎人凡祭祀共盛則掌炊者饎人也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則自爨奉齍入廟陳於西堂之上者舍人也夫官世婦帥女宮爲粢盛則以終后夫人之舂事春秋傳所謂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是也舂

官世婦帥六宮之人共粢盛先期則帥而共舂事當祭則帥而共贊陳薦徹也小宗伯小祝既逆齍然後肆師表之而涖陳焉知女宮之爲粢盛非炊者婦人禮不下堂無門外之事而共其職者有饎人也 特牲饋食禮黍稷始陳於西堂則舍人奉粢盛入廟亦宜陳於西堂少牢禮設饌祝神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設於室中則西堂所陳世婦宜獨取玉齍設於房中至后薦玉齍則內外宗自堂上傳簠簋於室中俾后親薦而九嬪贊焉猶少牢禮婦贊者執敦黍敦稷以授主婦而次第設之也小祝無緣得薦齍盛於神座前疏誤 李光坡曰王氏昭禹易氏祓皆謂齍盛輕於牲故大祝迎牲小祝逆盛王氏又證以六官奉牲六宮奉齍皆非也王親射牲故六官奉之后親羞齍故六宮共之事分內外非有輕重比類以求之同是尸也二祝同逆而送者惟小祝豈得謂送輕於逆乎蓋大祝相尸禮方終又當令徹故各共一事耳

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尸以象神逆尸不以卿貳又不使大祝何也方迎尸時六官之長貳各有禮事牲事大祝方有室事兼令鍾鼓故小祝領之大祝職相尸禮蓋必既升有室事堂事而後相焉自門庭以至於階皆小祝道相故廟門內之盥亦小祝沃之

李光坡曰論禮之先後則逆齍盛當在沃尸盥之後贊奠當在贊隋之上此或文錯至上三者小祝專職下三者則贊爲之各以其類不可以

後先言矣

大喪贊渳

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大祝小祝皆掌大喪之渳而其文各異何也大喪兼王后世子而鬯乃所以事天神地示人鬼惟王主鬯故喪浴用之而后世子不得用也小宗伯職特言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明自王以外渳皆不得用鬯也肆師職曰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明渳不以鬯則雖大喪不共築鬻也鬱人職曰大喪之渳共其肆

器則知后世子之渳不得用鬯而得用鬱矣鬯人職曰大喪之大渳共其釁鬯則知非王之渳不得稱大而釁尸不以鬯矣大祝職曰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則知所謂大喪專指王而不兼后世子矣（世子不得稱崩后之喪浴女御掌之）此職曰大喪贊渳則知所謂大喪兼世子而其渳亦大祝親之小祝贊之特不用鬯耳大祝之特言崩與小宗伯同以王之喪浴大祝親其事而小宗伯治其禮也小祝不稱大渳與鬱人同明渳不以鬯不得稱大也

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生人行道必有齎故於葬曰道齎之奠分禱謂遣人分祭若以遣奠餘牲則幾於慢矣注誤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先鄭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於于字不可通後鄭義亦未備寇戎近郊保其壇兆可矣何取乎祀社在王宮無庸言保蓋將爲禦寇之師宜告於社而郊壇震驚則寇退而祀焉亦禮之可以

義起者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小會同謂殷頫

喪祝

及朝御匶

曾子問王崩祝取羣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疏以爲朝七廟廟各一宿誤

祖飾棺乃載遂御

載與飾棺皆葬前一日事下文及葬御匶乃御以出宮故注知此為遣車之御也載在飾棺之前而倒言之者與下遂御之文相承接其義乃顯也疏據既夕禮注謂遂匠納車於階間誤矣彼大夫士之禮耳巾車職小喪共匶路則天子之龍輴共之者乃巾車明矣即別有納者亦不宜用遂匠其匠師與鄉師與匠師御匶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及葬御匶

劉氏彝謂鄉師遂師相代不如鄉師及葬乃與

匠師御匶而治役遂師及窆抱磨皆臨壙時也

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

周官於喪紀多獨舉大喪故於喪祝職備舉大喪所有事而繫以小喪亦如之以示凡喪紀事有必舉物有必共者皆通乎小喪以為他職獨舉大喪而不及小喪之通例也於末舉卿大夫之喪以見稱小喪者事在王宮也　諸職所列飯米熬穀茶葦薪蒸木材之類皆統吉喪事以其物之貴賤所通用也衣服含贈沐糞銘旌窆器樂器之類尊卑有度則多舉大喪而不及其餘蓋喪所必用不疑於小喪之不共而各有禮命故其事不必詳也相禮贊含贈涖斂屬引御柩序哭之類亦多舉大喪而共之者非一人或別有所見大宰大喪贊含玉贈玉而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則知大喪之外贊含贈者皆小宰矣大宗伯大喪為上相而小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知小喪相禮者小宗伯矣小宗伯涖大斂小斂而肆師凡國之小事

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則知小喪涖斂者肆師矣大喪大司徒屬鄉之六引鄉師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遂人屬遂之六紼而遂師道野役抱磨則知大司徒所不親鄉師遂人遂師各共其事矣宮中序哭世婦內宗外宗皆掌焉則兼掌小喪不待言矣惟大史職特舉小喪賜謚以大師帥瞽而廞作匶謚非特見則疑小喪賜謚者亦大師巾車小喪共匶路明羣王子嬪婦皆得用輴禮有獨伸不同於臣下也觀此經可徵既

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而注訓以柩路之非 小宗伯大肆以秬鬯渳、不曰大喪而曰王崩明自王以外渳皆不得用鬯也。掌蜃共闉壙之蜃不言喪以非王后不得用也。成公三年左傳宋文公葬用蜃炭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譏用天子之禮也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勝國之社稷禱祀行焉且作其祝號則記所稱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非禮意也亳社北牖特以別於時王之社鄉明焉耳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掌事掌王朝弔臨賵賻之事也喪家之事則所掌惟斂與飾棺其他弗與蓋二事各有爵等而防其僭差職喪所涖之禁令是也賈疏乃謂自勸防以下皆掌之誤矣經於大喪之後繼言小喪亦如之至卿大夫之喪則特舉斂與飾棺二事正見不得如王宮之小喪自勸防至御匶竟與王后大子同耳職喪於諸侯卿大夫士之喪無不掌以國之喪禮與禁令凡有爵者無不徧也宰夫及此職至大夫而止王朝之士多不能徧也。宰夫職不言諸侯所治之喪至王官而止也職喪與此職不言三公等而上者不必言也。

甸祝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時田皆爲祀享故出舍奠於祖禰而歸則否以旋舉享礿享蒸之正禮也

師甸致禽于虞中

時田則宜饁獸於郊而不舍奠師田則宜舍奠於祖禰而不饁獸豈王巡狩會同歸至近甸適

值冬狩之期遂因師衆以田無暇更舉故饁獸與舍奠並行而不相悖與若王師征伐則雖歸值狩期亦不暇田蓋師有功則宜獻愷師不功則奉主車而入以喪禮處之田狩自宜更舉也

詛祝

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類造何以有詛兵祭也以所伐國之罪昭告大神且與同役者要言俾用命而無二心如春秋傳所載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之類義近於詛故

詛祝作其辭、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信用者示所要之必用也叙者次其事之小大
也叙國之信用如魯盟東門氏叔孫僑如之類、
質邦國之劑信如成王賜周公太公以盟之類
男巫
冬堂贈無方無筭
李光坡曰方者如兆山川邱陵等各因其方此
不祥之氣非可以方拘也筭者秩祀之神名號

有數不祥之氣非可以數計也
女巫
旱暵則舞雩
婦人浴種饁田與耕者同憂勤春抗斂穮親其
爨饎望歲不收則計日而知老弱之饑殍矣其
哀誠最切可以感鬼神故使女巫舞雩與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邦有大烖而使愚婦人歌哭而請妖妄不經甚
矣班史載莽好厭勝及敗憂不知所出崔發言
周禮及春秋左傳國有大烖則哭以厭之莽乃
率群臣會諸生小民朝夕哭甚悲哀是乃劉歆
死之月也故發承莽之意纖歆之事而爲此議
因増竄女巫之文削去二語與男巫職立文正
同、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四

大史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曰建者廢舉損益得與大宰共酌定也法則不言建該於六典也　大史明於天道達於先聖之舊典累朝之故事故凡禮典之因時損益及五官和布於正月者皆得與大宰酌定既掌建典又逆其治則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成達於六

官者皆别達於大史以聽鈎攷可知矣本職於約劑則貳六官司民所獻民數則與冢宰司會同貳天府惟建典不言貳著其異於諸職之相副也疏乃謂迎受治職文書義尚未該

凡辨灋者考焉不信者刑之

冢宰體重而事繁故辨法者使正於大史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

司約所掌惟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此職埒都鄙蓋經界水道工築諸大政役比邑連井並有職焉易生爭鬬都鄙及萬民皆有之故入約劑於司約兼藏於大史恐其久而抵冒耳若官府之取予則有書契而無約劑喪祭所賖官物則各從其抵不踰時而入於泉府矣安得有約劑疏謂井官府之約劑藏之非也若民間之質劑則自藏之訟而後以質於有地治者黃氏度引小宰八成之質劑以證此亦非也惟大約劑乃入於司約

須告朔于邦國

不曰須朔而曰須告朔者並每月所行之政令布告於臣民也先儒以告於廟爲告朔於侯國言之猶可於須朔言之則贅矣春秋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既朝於廟而曰不告月則爲以是月之政令告於臣民審矣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李氏嘉會疑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爲呂氏春秋臆說非也惟常月各有所居故有閏月詔王居門之禮大史正歲年故閏月居門之詔屬焉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大師聽軍聲必與大史同車者同律之聲必合時日以爲占武王伐商吹律聽聲推孟冬以至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是也

小喪賜謚

小喪專指王宮以卿大夫之謚掌賜者小史也。大史掌祭祀朝覲會同之禮王舉國子無不從則於喪王子之性行察之悉矣故小喪賜謚主作之

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射以觀德王之動作禮義威儀徵爲左史記動故使執其禮事 大史之職自建典以外皆國之大事而淵畧於天官冢之術數兼使有司治之有馮相氏考歷象以正歲時有保章氏察妖祥以占時變大史不過總其綱維辨其差忒而已惟聽軍聲以知吉凶誅南郊以垂法戒則天道人事之精微而難辨顯著而難欺者大史身任之蓋古非有道有德者不居是職故曾氏鞏謂唐虞之世史臣皆聖賢之徒雖至周衰見於傳記者猶多倜儻非常之人則知周公設官以下大夫而所掌皆與六卿相可否之事所以維持世教之意深矣

小史

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注疏專以有事宗廟言尚未盡古者大夫歿君不舉其名王時巡舍於諸侯之祖廟亦當有忌諱記所謂以禮籍入亓小史之事也 李光坡

曰如男女辨姓東郭偃所謂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之類皆所當詔

大祭祀讀禮灋

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法而主讀者小史也於大史曰禮書以書協事也此曰禮法則事與書兼之矣史小史之屬史也舊說大史讀禮法時小史以書叙俎簋則經何不直書小史以明之而第曰史乎如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之類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賜公孤外諸侯謚無文何也士無謚畢卿大夫則上焉者可知矣六服羣辟及畿內卿大夫易名之典甚繁大史事重且殷故使小史主之

馮相氏

掌十有二歲

梅㲉成曰太歲十二年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是歲星因太歲而得名而太歲究無與於歲星也此節掌十有二歲專屬太歲後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專言歲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梅㲉成曰致日致月即虞書敬致之義也日行出入於赤道有北至南至之殊月行出入於黃道有陰歷陽歷之分冬夏致日注義盡之矣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蓋春秋二分當黃赤二道之交此時測月之弦望可得陰陽歷之眞度而氣之至不至可知矣

保章氏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察天象之順逆也觀天下之遷考人事之轉移也必參以人事然後吉凶可判（如鄭不復災熒惑退度遠宋之類）先星辰於日月者所掌天星也致日致月者馮相氏掌十煇之法者眡祲而保章氏兼掌其變動何也凡日月之變動必以所歷分星之度爲占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辨吉凶斷句水旱斷句辨吉凶兼天災人禍人

禍之修救則下經所云救政叙事具之矣若水旱則必預降豐荒之祲象使吏民得早爲之備並降豐象者知何方豐何方凶然後可移用其民而均其食也注未安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李光坡曰日月星辰居常而有變動則天下之大異也星土之妖祥占在一國歲之相占在一歲五雲之物占在一時十有二風每月可占蓋以大小久近爲次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春秋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問於重人而得其禮所謂訪叙事

內史

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大宰內史所掌八柄其次第各異何也大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言所以用此八柄之道也故爵祿之後首曰予以馭其幸示不可假以

爵祿也次曰置以馭其行必論定而後官也其當官不職者則或宥以生或奪其祿或廢其身或誥其過乃用此八柄之次第也內史職曰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則守成法以待用而已故爵祿之後繼以廢置用舍明而後天位天祿無曠也廢置之後繼以生殺予奪賞罰行而後所廢所置競勸也先生殺而後予奪者輕重之倫也此八柄自然之次第也大宰所詔無殺者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示禮下之誠也然曰生以馭其福則不宥以生者誅此矣內史所掌無誅者古所謂誅誥責譴呵而已非法之所及也 唐宋以後有制詔已降而宰相封還辭頭者此正冢宰之本職也有天子宰相成謀而給事中封駁者此正內史之本職也蓋古法盡一二人偶創行之故衆以爲奇史書其事然下能言上能聽者不過千百之十一耳周公列此爲典法使爲人君者皆知爲政體之固然而坦乎不疑爲人臣者各知爲職守所當然而無與

分過也

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內史掌納訪而宰夫大僕御僕各掌復逆其職之所以辨者何也諸職所謂逆即羣下所納之言也所謂復即王所訪之事也大僕御僕分掌之以達於王內史受之以察其當否然後以詔王治所治之事下於宰夫則使羣吏奉行之官事非聯而實相首尾其不關於冢宰何也凡治皆冢宰所贊則內史所詔王必與冢宰參決可

知矣注謂叙事即小宰之六叙非也小宰以叙聽其情乃羣吏自以其情告於小宰此所謂叙事之法則所納訪之事有大小緩急隨事斟酌次第發命無一定之叙故不曰叙事而曰叙事之法也經於事之有定者皆直言叙事樂師凡樂掌其叙事饗食諸侯叙其樂事大胥叙官中之事是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不及士者豈士卑且衆王不能一一親命或命

而不以策與詩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則命有不親者矣王氏與之謂大夫出封加命爲子男故得策命不知大夫四命受器自宜策命非以出封故也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不曰讀四方之事書而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曰讀四方之事書則似內史自讀之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則知內史之讀爲王之聽之矣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覆舉內史見親其事而非付之屬史也小史職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則其屬史王之命內史親受而書之且貳之則矯假以爲不信者孰敢萌其慮哉漢唐以後中使口銜天憲以亂國常則內史之職廢耳　徐念祖曰凡王之命皆書且副寫藏之也若專言上所書爵祿之命則第言掌貳王命可矣

外史

掌書外令

命乃王所黜陟因革政事之大者令則發徵期會禁戒政事之小者

掌四方之志

陳氏傅良謂古者侯國不得有史非也太史公表十二諸侯惟據春秋表六國惟據秦記惜史記獨藏周室遭秦火而滅則王綱未墜以前列國皆有史而達於外史可知矣至六國僭王安肯更達其國史於周特秦得其圖籍而自滅之

耳若列國有史爲僭則孔子不當據魯史以成
春秋矣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凡聘頫之常不皆有書或命以事或有所訪詰而後有書故書其令使後有攷也不覆舉外史此令輕異於王命之必內史親書也不貳之亦以所令輕也虎賁職奉書以使於四方　王氏詳說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大史內史當之非也大史職無記王動作之事而內史掌八

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攷政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賞賜亦事之不可不籍者然則記事者爲內史明矣外史掌書外令書使於四方之令又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爲外史明矣大史稽天道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大史爲史官之長而內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宜取於此
御史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治令之出冢宰贊王復設御史以贊冢宰惟恐有偏側缺失得以補察也以禮官之屬贊治官者六典八法八則大史與冢宰共建之惟御史習其儀法察其義類又王之治法史必書之也
凡治者受灋令焉
凡王之治令及冢宰所掌成法施於邦國都鄙萬民者皆御史布之故凡治者受焉
掌贊書

五官法令其長得自布書之者各官之史耳惟治令必稟於王然後下於六官萬民邦國故御史贊書　贊書謂書凡治者所受之法令也故置員多其史至百有二十人
巾車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此職及司常大司馬皆曰王建大常則諸侯以下不得建明矣而大行人九斿七斿五斿皆曰

建常何也、旗常者、緻幟之通稱也、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而統之曰常、春秋傳三辰旗旂、昭其明也、大常而外無畫三辰者、而統之曰旗、則知旗常可互稱、而大常則惟天子得建之矣、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玉路非諸侯所得乘、二王之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車服各從先代、觀詩歌白馬則乘殷路可知、故金路以封同姓、魯衛皆侯、則無公爵可知、注以同姓爲侯伯、是也、又言其畫服如上公、蓋誤以上公爲

金路、與同姓之侯伯同、因謂同姓侯伯、得攝用上公畫服、不知章服豈容踰越、司服職有明文、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

司馬職、仲秋治兵、王載大常、與此異者、田獵爲祭祀、故建祭祀之旗物以表敬、非卽戎比也、古者出軍、以喪禮處之、故將軍鑿凶門而出、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曰同姓以封、異姓以封、曰以封四衛以封蕃國、何也、金路不獨以封同姓、如太公封齊宜以金路而同姓之封爲多、象路不獨以封異姓、如霍叔復位蔡仲續封宜以象路而異姓之封爲多、故不得爲必然之辭、若革路則惟以封四衛、木路則惟以封蕃國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

車蔽所指各異、王喪車之蔽、則車旁禦風塵者、后安車無蔽、則車前蔽也、知然者、以有容蓋也、朝王在宮中、故不設前蔽、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考工記陳篆、必正夏篆、以五采畫轂約也、夏縵、其冒紘具五采與、

凡賜闕之

凡授車必會其入、賜則其人得私有之、故去其籍、

大喪飾遺車遂廞之行之

疏謂還以金革象飾之、非也、彼工官之事、巾車所掌、謂設障蔽耳、雜記遣車四面有障、職中有工百人、乃

爲容蓋幄蔽之屬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不曰執蓋持旌從車而別起持旌之文於執蓋後者明執蓋者從而持旌者前導也　此柩車之旌也旣夕禮祝取銘置於茵至壙茵先入無持銘旌事注誤　龔瓔曰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則在道不建故巾車持之

小喪共匶路與其飾

疏大喪謂王小喪兼后與世子非也春秋傳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曾齊歸薨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則后世子不得爲小喪明矣蓋謂羣王子三夫人以下路車以賜諸侯則羣王子夫人嬪婦得稱匶路明矣　小喪共匶路而王之龍輴無見焉何也其制宜具於冬官　言小喪則大喪不待言矣地官注疏謂遂師所共稍人所帥蜃車即王之匶路引士喪禮遂匠納車爲證謂天子至於士匶路皆從遂來以康成之勤經於經文猶或遺忘學者可勿戒而輕於立說乎

典路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巾車通掌車政典路第掌五路之名物爲說故分二職疏謂冬官造車訖以授巾車飾以金玉象然後以王及后所乘入典路說本無據亦非事之理以金玉象飾車乃冬官之事也

車僕

大射共三乏

賓射燕射別無共乏者則車僕兼共之明矣而獨舉大射何也按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士所射也惟大射朝覲之諸侯王朝卿大夫士皆與乃張三侯共三乏若賓射卿大夫不與則惟共虎侯熊侯燕射諸侯不與則惟共虎侯豹侯而乏亦如之也司裘共侯所掌皮也車僕共乏所掌革也

司常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
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大閱王乘戎車建大常而道車斿車並從者量
人營軍壘而量市朝則王行雖信宿不廢朝夕
之朝若以巡狩會同而講武則視四方之聽朝
是也如宜王會諸侯於東都而田於甫草之類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
象其號
注云三者旌旗之細又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

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非也蓋官府各有事
州里各有名家各有號并書於旌旗之上耳所
謂象者即旌旗也如孤卿同建旜大夫士同建
物而所書則別之曰某司徒之旜某司空之旜
某大夫某士之物所謂官府各象其事也州里
之吏同建旟則書某州之旟某里之旟所謂州
里各象其名也如魯三家同建旗則書季氏之
旗孟氏之旗所謂家各象其號也各象其事者
各書其事於象也名號亦然古文簡奧多如此

觀司馬職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
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
與號焉則此經之義顯然矣　州里鄉遂也於
鄉舉大於遂舉細也縣鄙公邑也知然者司馬
職中夏教茇舍曰縣鄙各以其名而又曰鄉以
州名野以邑名則縣鄙爲公邑明矣建旐舉縣
鄙而後不言者各象其名如州里無疑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
以義揆之似車上曰建樹於地曰置覲禮壇上介

奉其君之旗置於宮是也蓋致民宜樹旗於壇
不宜建於車也但月令云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誓時亦不宜在車而大司馬職建旗於後表之
中豈建樹相對則義有別而散文可通耶

都宗人

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注王子弟立祖王之廟蓋因左傳邑有先君之
廟曰都不知此春秋亂世之慝禮也諸侯不得
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乃三代達禮至春秋

魯立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故强家僭擬或有立
先君之廟者觀楚公子圍之横悖尙云圍布几
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都家不得立祖王先
君之廟明矣　史記封禪書高世比德於九皇
今注亦無六十四氏之說康成或別有所據而
賈疏引史記以證所見或唐時史記雜家之注
與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注以祭爲禱祠報賽非也報賽乃秋冬常祀有

大故則王崩及寇戎荒札故徧禱於羣神
家宗人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都宗人職令禱祠反命於國而此於反命下特
起祭亦如之之文注謂王又命祭非也禱求也
祠報也無緣又命祭蓋王國有大故而命禱祠
於都家者以其域內有羣神之壝也上所謂都
祭祀家祭祀之禮祖廟社稷五祀之常祀也都
家各以其時用事不復待命於王若羣神之壝

則或主分星或主山川或主因國帝王賢聖非
都家所得擅祀也故不獨有故禱祠卽每歲常
祭至期必以王命令之祭畢必反命於家乃備
言之者於都言之或疑家之禮有異也於家言
之則都可知矣猶都曰正都禮與其服而家則
條舉衣服宮室車旗也有寇戎保神壝則於都
言之者不先舉羣神之壝則不知其爲禱祠於
羣神也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

名物
此言以神仕都家者蓋都宗人家宗人皆官於
王朝以制都家之祀事其私邑必各有巫祝若
王朝以神仕者則大祝司巫之屬具矣猶鬼神
示之居亦都家之鬼神示也若國之神位則小
宗伯建之矣都家之地或爲分星所在則其神
也山川林麓則其示也因國之無主後者則其
鬼也其壇兆所宜必圖度而後定所謂猶其居
也必掌三辰之法然後可以猶鬼神示之居者

如春秋傳所載實沈爲參神神降於莘曰其至之日亦其物戊子逢公以登而知妖星爲告邑姜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注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而不言天神地示蓋疑都家不得祭天神地示也又曰用祭之明日蓋疑二至正祭天地無暇及其餘也不知天子二至惟祭圜邱方澤其他鬼神示之

祭時地各異惟都家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夏日至致地示物鬽則所謂天神地示人鬼乃其地之分星山川因國而附以物鬽耳則無不得祭之疑矣王子弟之守其采地者自可以時舉郎公卿大夫有職事於王朝亦可使其官臣及家老攝也其禮惟都家有之何也鄉遂地近且狹則統於王朝大祝可以時致祭故所須祭號有邦國都鄙而無鄉遂公邑蓋以鄉遂羣吏但有社禜酺蜡亦其徵也公邑大不過縣鄙山川分星因國包畧甚廣王既命都家以祀則公邑之在稍縣畺者有司亦不得特舉明矣

李光坡曰宗伯掌邦禮雖兼治神人而事神爲重故其設官先後皆以神事次之小宗伯立鬼神示之位肆師掌其玉帛牲牷所以貳大宗伯也祭莫先於祼故首以鬱人鬯人司尊彝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故次之陳其宗器故天府次之禮神以玉故典瑞又次之祭有尊卑服有等差故次司服先雞人於司尊彝者明禴祠烝嘗

欲及時事也先典命於司服者古者於禘發爵賜服所謂祭有十倫此其一也次典祀守祧未祭守之當祭巡之也次世婦至外宗贊王后內事也祭以追遠喪以愼終故冢人至職喪次之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故大司樂至司干二十官次之貞之夢卜以知其情故有大卜八官假於祝巫以薦其信故有祝巫八官然後有大史四官詳於天道內史三官謹於人治而莫不有祭祀之聯事祭必乘大路載大常故繼以自

巾車至司常四職都宗人家宗人祭有賜禽有事命禱故附見焉雖其間名分之嚴教育之方凶賓軍嘉之禮莫不備舉而無非推仁孝誠敬之心以及於天下黙契天親之理以順其秩叙命討之公此天道之至教聖人之至德也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五

桐城方苞著
安州陳廷彥
高淳張彝歎同訂
臨桂陳榕門

夏官司馬第四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夏於時爲火於卦爲離離爲甲冑爲戈兵離上之象曰王用出征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蓋非威明之極不能用兵以正天下故司馬爲夏官凡國事無非政而獨於司馬言政者張皇六師然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政行於天下也

張自超曰或謂軍政莫重於馬故夏官主兵而曰司馬非也春秋以前未有謂士卒爲兵者蓋兵民本末分也（六經而外三傳國語國策稱師稱衆稱士稱卒未有稱兵者稱兵自漢初始）其稱兵皆以器言夏官之屬別有司兵正與師安得以此爲號哉所以稱司馬者

凡車多以馬駕而兵車亦在其中猶地官别設司民而正與師稱司徒則包四民而兼農民之合伍者必如是然後義周而名當也惟不曰司軍制軍則以兵爲凶器而不願民之見兵意亦寓焉耳　書傳殷稱圻父亦稱司馬牧誓司徒司馬司空是也至成王訓官始定其名曰司馬而酒誥云圻父薄違小雅仍稱圻父蓋文誥非命官之比故通用先代之稱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治教禮刑四官之攷旅皆有官中常行之職業惟兵則戢而時動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戒也故軍司馬以下設輿司馬以閑輿衞而教以磬控驟馳之節設行司馬以整戎行而教之以步伐止齊之數使習之於不時而試之以蒐狩所謂本強而精神可以折衝也畿內之兵既更番而試之六服之國亦各用王朝之法以蒐乘簡卒則諸侯之師皆可以從王朝司馬之法所以六軍同力如臂指之相使也楚之強也卒乘輯睦日夜無懈隨會憂其難支晉之衰也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歎其不競觀此則知周公整軍經武之法雖百世不可易矣輿司馬之爵高其任重也行司馬之數倍其徒多也六師之作每軍輿司馬宜各一人行司馬各二人旅下士之居者行者亦各聽於二司馬而職文既逸

無可稽矣　大司馬掌軍政之大者其小治則軍司馬聽之唐時節鎮設行軍司馬祖此　天地春秋四官之攷通治官中之事而夏官則分職何也以戰則車驟徒趨車馳徒走各有節以田則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各有法其事既異則其職不得不分職專然後平時之教練易精臨事之指揮乃便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

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地官比長下士而伍長不言下士何也平時掌五家之治必校行能而賜爵焉軍旅專取壯勇伍長未必即比長之爲士者又自六鄉以外五家之長本非士也

司勲

官中大夫士而外首列司勲非信賞必罰不可

以用師而民之死生聽於將覆軍之法重則有功者之賞不可以不先也王功國功民功事功治功五者竝列職於司馬之屬何也王功國功之體大征伐雖包其中而不足特舉也民功事功治功既成則本強而内外順治有不戰戰必克矣所謂善爲國者不師也賞功之典非治教禮刑之所及故惟列於政官爲宜

掌疆

疆界所以正封守禁侵奪王政之大也先王知後世強衆相陵必自紊其疆界始故設官掌之至春秋時大國兼地數圻則王政不綱掌疆之職不能復脩矣

候人

注以候人爲候迎賓客之官蓋據國語敵國賓至候人爲導之文此職無候迎賓客事而詩稱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候迎賓客非軍事無所用戈殳蓋候人本主境上候望而有方治來者亦帥之送之若大賓客自有掌訝與訝士迎送非

候人之職矣諸侯不備官候人或兼攝掌訝之職故國語云然

挈壺氏

挈壺氏隸夏官軍行必載行漏也

服不氏

四官皆各養一牲而羊人馬質竝設於夏官復列服不射鳥羅氏掌畜四職何也四官事紛惟兵則不得已而後用官中事簡而國事所用馬與羊最多羅氏所掌羽物賓繁掌畜所養事煩

雜冗故竝設於夏官射鳥氏則因射而及之又所射乃鳥中膳羞者與羅氏掌畜爲類故别之於庭氏之射夭鳥設官分職之宜講事處物之當卽此可見論官職則射人之下當次以司士諸子以服不氏同有事於射故與射鳥氏四官竝附焉

羅氏

服不氏贊張侯射鳥氏兼爲射人取矢故次射人羅氏掌羅鳥而䭢之者從其類也

司士

司士隸夏官以司馬論辨官材習察其人然後用之各當也

諸子

入成均者必適子其餘皆掌於諸子故其職曰掌國子之倅疏誤

虎賁氏

虎賁氏不言徒而曰虎士蓋勇而有志行者

旅賁氏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其地尤近職尤親故皆以命士爲之且世職焉蓋必材武過人忠義素厲而後得與此選後世逆亂多由禁旅使宿衞皆世臣良士姦凶豈能相煽哉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趨者虎士也徒之強力者也虎賁之外更設旅賁夾王車而趨乃任官之士強力而篤於忠義者故夾王車之左右視先後者尤親且近矣曰旅賁示可以任心膂之寄也疏以衆訓則莫衆於虎士而旅賁則少或曰以爲下士而曰旅也

節服氏

春官司服辨所用以共其物而已故特設此職使常侍左右凡王登車下車易服弛服之節及風雨寒溫皆在視而得其宜所以謹儀法而王躬是保也司服惟辨禮度其事簡故設官止二人此職朝夕無間必八人乃可以更番遞代其不以類從司服而屬夏官以與諸僕聯事凡王有行無不從也

隸僕

凡國中之勞辱事皆罪隸共之王寢之埽除糞洒不可使盜賊之子故以徒代隸而因以隸名官謂此僕所掌者隸事也疏謂與賤者同稱則司隸中亦有下士何獨於隸僕則爲賤稱乎

司甲

甲之成也難收藏亦不易故官中之士及府史胥徒視司兵司戈盾以倍也

司戈盾

五兵五盾既有司兵以掌之而又設司戈盾之職何也司兵事繁大小輿帥及甲士之五兵皆以司馬之法頒焉故王之侍衛别使司戈盾授之府史皆半於司兵其事簡也無胥而徒亦少以士大夫之戈盾皆親授之無所用胥徒也若甲士則頒焉而使胥徒授之可矣故司兵有胥而徒特多

槀人

司兵司戈盾惟辨其物以頒之而司弓矢則别設繕人槀人何也王親征不過杖鉞秉旄而已五兵不親執也射則特有事焉設當祭祀會同禮射而弓撥矢鉤則無以觀示羣下故特設繕人掌王所用以詔其儀而贊其事也五兵盾甲皆成於爲兵器之工官而役輸焉而小大之齊般鍊之方惟工師能辨士大夫不能參也矢則其用最多事最要而理甚微同是幹角筋膠絲漆而下工以不足同是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而拙者不能爲良且

必視人之志慮血氣以爲安危故特設槀人齊工使獻素獻成試之用書其等乘其事以異其餼而上下其食又糾之以誅賞匪是不能使工皆競勸而用無不利也

道右

戎右以中大夫齊右以下大夫道右以士者右取其武故戎右宜尊賓祭尚嚴故次之朝夕視朝武非所尚也右以戎兼田以祀兼賓而僕各異者右主捍衛其事可兼賓祀師田車行異節

必各有專僕而後事可閑也
戎僕
大僕下大夫戎僕則中大夫何也大僕平時朝夕王所以謹儀法其在軍惟贊王鼓而不共御事葢王親卽戎乘危歷險馬或駭輿咎莫大焉必久更戎事智畧過人不惟進退驟馳保無傾覆且艱難倉卒可輔王以發大命然後能勝其任故慎簡六官之貳衆職之長以充之而不取之於羣僕也戎右以中大夫其義畧同但中大夫二人之外復設上士二人葢戎田兼事上士乃田車之右耳
田僕
田僕數多以王田道車斿車並從也
廋人
廋疑當作庾庾露積也菽粟宜有葢藏芻禾恒多露積馬之阜惟芻秣是視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每閑二人所掌必芻秣也左傳有庾皮後周庾信自述受姓之始曰掌庾承周

而五官中別無掌庾庾人則庾譌而爲廋明矣
圉師
校人職自圉人以上圉師趣馬馭夫並分員隸之數而序官不載何也經文已明特於圉人所分揭其數而其上可放而準矣
土方氏
土方氏形方氏及山師川師邍師所役皆司徒之事而以屬司馬者示有不稟職方之度而僭敗王畧者則九伐隨之　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正此職所掌
邍師
五等之國及附庸外八州皆有閒田諸侯削地則歸於閒田故特設原師以掌之　地官虞衡所主畿內之山川也夏官山川原師所主九州之山川原野也原師官府胥徒獨倍者平原較山林川澤爲多也
家司馬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或疑此當爲家司馬職之文都司馬職役宋司

馬亦如之當繫於此非也家地甚狹大夫不具官安能設上中下士府史胥徒一同於都司馬乎臣謂家之邑宰也家司馬不別設官吏仰其家臣也其所以異於家宗人家士者祭則王朝有事焉刑必決於王官兵賦有定其數又少則使其地有司帥以聽於王官而家司馬掌其徵令可矣　注以卿入家與載師職小都任縣地異非也家賦少故王朝不特設官三公官不必備食采者卿為多而賦兵又衆自當入都司馬而不入於家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六

臨桂陳榕門
同里劉古塘　同訂　　桐城方苞著
新建周力堂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大宰建六典司徒建土地之圖宗伯建三禮司寇建三典皆曰邦國獨九灋之建曰邦國者四官所建皆王邦之典而侯國兼用之九灋則專為侯國設也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邦國有違言多由邊境鄰接經界水道之爭或中間隙地彼此皆欲得之如春秋傳彌作等六邑宋鄭盟而不有之數故制畿封國時必使無犬牙相入及川防相礙者乃所以絕其爭奪之源司馬之屬特設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蓋為此也八州之內皆有閒田屬於王官諸侯之削地歸於閒田其加地進律則以王命取於閒田以與之皆所以息爭端定衆志故曰以

正邦國、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設儀辨位本大宗伯主之、大行人辨之、小行人協之司儀詔之又列於九灋之中、而大司馬並掌焉合諸侯之六耦則以屬大司馬與覲禮享畢侯氏出而肉袒請刑同義蓋嚴於禮法乃所以銷兵刑於未萌也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分職謂王巡狩征伐小大之國各有所承之職、

事春秋傳所謂各脩舊職如衞取於有闕之士以共王職是也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用謂用以征伐田役也縣師掌邦國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故大司馬據以簡稽而用之大宗伯之軍禮五此兼其三大封則定於制畿封國之初大均則寓於施貢分職之內蓋平常無事恤其財力以厚其生然後一旦用之皆知戮力於王事也獨言鄉民者周制六鄉家一人已足充六軍之數而侯國之三軍二軍一軍亦以鄉爲準其有征伐則六鄉之士更番調發軍帥師帥將之、以爲一軍之主而遂與公邑采地亦更番簡擇以從鄉衆而足萬有二千五百之數（春秋時軍法如此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是也）蓋大師大田大役國君必親命卿必從所用與帥必鄉吏之夙能附衆者所起徒役必鄉民之與吏相親服其敎練者然後以遂

及都邑之吏帥其衆而附焉是以用無不宜教無不習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公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有敎士三萬人蓋猶用周公遺法耳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均守平則所以正邦國之都家也、（八則以治都鄙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欒盈曰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三卿二卿一卿所守地邑多寡各居其君之十一是之謂均爵有尊卑而八則無同異是之謂平守均而則平則

上下和睦而國無不安矣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九法之中大司馬專之者制軍詰禁而已司馬之屬與諸官聯事者三制畿封國地官冬官之事而土方氏形方氏與之聯施貢分職地官之事而職方氏與之聯均守平則地官天官之事而司險掌固匡人與之聯凡此乃大司馬掌其法而他官承其事者也他官執其總而大司馬與焉者二簡稽鄉民縣師主之而受法於司馬

設儀辨位統於春官秋官而惟大射大司馬合諸侯之耦是也至於建牧立監乃大宰專職司馬無與焉比小事大進賢興功則天子巡狩考職所以勸懲羣侯運動四海之操柄而皆列職於司馬何也蓋不能四征不庭則威命不能服衆而恩禮亦不足以感人五官之典皆廢閣於無用矣周之東遷以後是也周公作立政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周頌時邁亦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與此經之義更相表裏乃聖人仁育義正運用天理之實心實事與後世之耀威而黷武者異矣

馮弱犯寡則眚之

眚病之也如貶其爵命薄其恩禮披其附庸之類與削異野荒民散不能自治其國邑故削之馮弱犯寡必雄傑驕蹇之侯也病之使不能張則自戢矣

負固不服則侵之

王師自出則宜曰討曰伐侵者鄰敵相掩之辭

也深則深入其阻淺則掠其邊疆蓋負固者必險遠之國若會同討伐而據險逆命必曠日而勤民故委之方伯連帥使壤地鄰接之國侯間而乘之出其不意以聲王討即不能應時戡定而四鄰交侵王無宥命勢窮力屈自不得不悔禍而服義矣不服如朝覲愆期職貢不入之類注謂不事大國非也其然則秋官掌交諭以九牧之維九禮之親可矣更不從亦不過威讓甚則降班侵之非義也

放弑其君則殘之

賊殺其親罪有輕重用罰非一故統之曰正放弑其君則非徒殺之必裂其支體如齊人轘高渠彌之類故曰殘

犯令陵政則杜之

杜與壇相近而有輕重蓋陵其鄰國猶未敢犯王朝之政令也壇猶放也周公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雖禁其出入而尙得以私屬自隨與鄰里往來杜則限隔內外不得復與人通與獄

城類矣所以杜其犯上作亂之萌也注謂不使與鄰國交通則似不絕其位而罰轉輕於壇羣儒不能辨注之誤反疑九伐之輕重失倫蔽亦甚矣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春秋於世子亦書弑其君則賊殺其親乃謂戕其戚屬者雖正其罪誅止於身其子姓果賢猶可繼世也滅則舍亂人之類殄其世嗣或先世有元德顯功則存其宗祀而建置族姓可也惡

莫大於放弑其君殘其身且瀦其宮則滅不待言矣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政職主軍旅會同田役所賦車徒之數而職方氏所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亦附焉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

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上地以下已見小司徒及遂人而覆舉之蓋畜衆者司徒而徵兵者司馬或畧焉則可任與施舍之數不分明矣曰凡令賦見此職所言乃傳所稱儆賦賦輿之賦與九賦異也所令乃六服羣侯之軍賦若畿內軍賦則大司徒令之矣大司徒職凡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曰凡則畿內邦遂公邑家稍縣都無異法可知矣侯國制畿施職制地令賦已具於司徒而復列於司馬者必司

馬董正之然後疆場不犯而政令無褻也其後
召虎南征疆土是徹乃率由周公之典法耳
周官之法車輦馬牛兵器旗物民自具之有事
征伐則遺人委人共其道路之資糧別無所謂
軍用自康成以賦爲給軍用者胡氏安國遂謂
田以出粟取之農夫賦以出兵取之商賈雜稅
遂爲亂國邪臣興利者所假託故削之而辨其
非使後世知凡此類皆說經者之誤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春時方寒以教茇舍則難露宿治兵大閱更非
其時惟教振旅爲宜　列陳曰平者篇末大喪
平士大夫都家鄉遂之吏其爵命與王朝士大
夫同而班次則有升降前後必平之使各就其
列也四時之田王子弟侍從之臣皆高爵其列
陳也一循軍禮所攝軍將之事也則從軍將之
班所任師帥旅帥之事也則從師旅之班不以
爵等之高下參錯相紊是之謂平若專列六軍
之將佐輿帥則止曰列陳如戰之陳可矣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
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
公司馬執鐲
古者田狩禮辭皆稱宗祧故割牲必先以射王
執路鼓義取於乾豆也軍事貢鼓而不使軍帥
執之者天子九伐多用方伯連帥之師故以貢
鼓屬諸侯教以敵王所愾也晉者進也聞鼓聲
而進聞金聲而退出師之律也以金奏之鼓屬
主將所以示師行之節制與　鐃以止進使卒

長執之何也其聲可達於四兩也若旅帥以上
執之則所轄廣而不可以遠聞矣鐸以通鼓使
兩司馬執之何也四表僅二百五十步六軍分
左右而陳去中軍有甚遠者矣惟二十五人之
長排列甚近相次而傳鐸則同時可立達矣鐲
以節鼓使公司馬執之何也以爲車行徒步之
節必伍長執之檢察乃便也以節車徒而鼓人
職曰節鼓何也車徒既行鼓聲不絕其行之疾
徐異則鳴鐲之節亦異如車徒皆行鼓聲三而

一鐲則車驟徒趨鼓聲再而一鐲鳴鐲以爲鼓聲疏數之節故又以爲節鼓也四金獨無鐃康成以爲用於樂而不用於軍是也馬氏貴與乃據國語鳴鐃于以爲軍行亦用之吳夫差之軍政豈可以紊周公之典法哉　仲春列王及諸侯所執之鼓仲秋列所載之旗而仲夏辨號名仲冬教大閱惟言羣吏蓋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且官徒般衆勞費甚大故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也況仲冬大閱六軍之車徒

備陳三時之軍事具舉若王出而諸侯畢至則畿內之車徒不能畢陳吏士之校試不能詳辨矣至於茇舍之禮主草宿以辨夜事以宗廟百神之主無故而草宿於曠野不惟體非宜事亦可駭如張帷宮陳邸案秉荆薪則與幽昏席草之義相反矣或以國之大閱司常頒旗物王建大常爲王親狩之徵非也其職曰及國之大閱以春蒐秋獮及王巡狩征伐而簡車徒舉大閱則皆可以包之不可據爲冬狩之證車攻之詩

首曰駕言行狩而後曰于苗故朱子以苗爲狩獵之通名宣王南征北伐即以夏會諸侯發大命而因爲苗田亦六月出師之類萬無與諸侯草宿之理若果行此篇中必宜一語及之而可據此以斋成周之舊典乎　夏苗冬狩天子諸侯不與乃以事理之實推之知其必不可行非獨以此經文爲據也蓋圜邱方澤之祭必於仲月其致齊散齊必與宗廟之祭異期使日至在望前廟祭尚可於是月舉事如在望後則夏禴必逾午月冬烝

必逾子月矣時祭卜日蓋爲此尚得率諸侯以苗狩乎因此意古者夏宗冬遇必以孟月蓋盛夏則農功方急水旱不齊救政宜預隆冬則諸祀備舉百政皆會新令始和必朝王之後次第遣歸國事始可不廢可會聚王都浹月以待從田助祭乎呂氏月令冬夏迎氣之祭諸侯皆不與必周之舊典蓋迎氣非前月之末即孟月之初諸侯已朝者既歸來朝者尚未至也覲禮之末有率諸侯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西門外之

文會同而祀方明然後舉之則冬夏宗廟之祭
不留諸侯以即事明矣　注謂王不執賁鼓尙
之於諸侯固失之後儒謂諸侯不敢煩天子故
代王執亦非也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則王雖親征不過監臨侯伯與六事之人
無躬列行陳執枹鼓與羣下馳逐之義況時田
教戰乎路鼓之執蓋以令諸侯軍將之鼓而爲
之倡耳　諸侯乃朝覲而適遇時祀者故與於
蒐獮近畿之國亦或因王事來會春秋傳衞取

相之東土以會王之東蒐是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王氏應電謂旗居卒間以分地遠則疏近則數
非也既曰居卒間則遠近畫一而無疏數矣蓋
圍初合時車徒行列皆疏漸進則所圍漸狹而
行列自漸密耳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
祭社

於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
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莫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文又祈穀之後可與大雅相證於夏舉礿於冬舉烝則春以
祠秋以嘗視此矣

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
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
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三時之田皆終日而畢事惟教茇舍必前期而
至以事在宿夜故也自上文如振旅之陳及撰
車徒讀書契皆前期一日始至禁屯之事也自

辨號名至軍之夜事皆夜宿茇舍部署六軍之
事也其他皆如振旅則謂列陳時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教亦不廢耳蓋車徒書契司徒之屬
鄉遂公邑家稍縣都之吏歲時校比詳矣而司
馬則未知其虛實息耗三時之田終日而畢無
暇及此而夏苗之前日則寬然有餘故使司馬
之羣吏與司徒之羣吏會校其書契以數擇其
車徒然後一旦徵發如燭照而數計帥以門名
以下乃正教茇舍之夜事也安營之法必四正

田獵各有部分周廻相應軍將及師帥旅帥各有幄幕隊長士卒則依車乘以當營壘詩小敘彼屬宿亦在車下設有寇警主帥發命以備偏隅或設伏迎敵昬黑中惟用號名然後可按徽識以詔將士而行者守者皆按部而不亂故不曰辨號名而曰辨號名之用也苟鄉所謂行如戰詩所謂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皆由此道耳　鄉以州名野以邑名與司常職於鄉舉州於遂舉里同皆偏舉細大以包其中也二十五家之里宰即以邑

名而有徽識者師行野宿設昬夜而有調遣百人之隊必留其半以守營壘非各以五伍之長統之不可也縣鄙之名起於遂而此職及司常皆以名公邑者又以見公邑必至五百家以上其長乃帥衆以從師田也象即謂徽識象其事謂各書所掌之事於徽識也　辨夜事必於仲夏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　古者車戰必以晝見於傳記皆日詰朝相見而夜事必辨者爲固壘相持及師行野宿之備耳至春秋之末宋子罕始宵軍鄭

衛戰國秦漢以後始數用之而得志焉可以觀世變矣　周官於鄉遂公邑家稍縣都皆曰野其文自判也鄉師職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野爲六鄉可知矣縣正職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則野爲六遂可知矣遂人職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曰凡事致野役則野兼公邑可知矣鄉遂公邑之賦貢徵之者閭師遂人遂師

則縣師徵野之賦貢獨家稍縣都可知矣六遂之獄訟遂士掌之都家之獄訟方士掌之則縣士掌野爲通掌公邑之獄訟可知矣野閭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則野兼六遂公邑家稍縣都可知矣凡稱野者皆可以是推之

鍾踶曰此節注義蒙混者甚多無庸深辨而大體舛謬無若帥兼軍帥師帥旅帥至伍長及門謂在門所樹者卒長即不可以帥名況每下者乎凡制戎行至百夫而有隊長即卒長也所統

四兩苟有調移命其卒長以下於兩司馬可矣伍長之門不宜有所樹伍長之號名不可勝辨且亦無事於辨其謂鄙師至鄰長州長至此長皆辨號名蔽與此同又謂縣鄙爲縣正鄙師野爲公邑不知縣正鄙師雖列官於六遂而公邑都家之采地亦至五百家而爲鄙二千五百家而爲縣此野之通制也他職雖有以野爲公邑者而此職與司常職皆於鄉舉大於遂舉細以包其中則二職中所謂縣鄙者並指公邑昭昭然矣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

夜事既畢昧旦而興不過表貉圍禁可終朝而畢矣蓋仲夏日炎使將士被甲荷戈馳驟窮日則人怠馬煩而軍容爲之不肅矣故教以茇舍凡坐作驟趨馳走擊刺之節皆於前日畢之而苗以車田取物甚希禮成而人不勞專舉而時不費凡此類皆聖人以仁體事所以曲成乎萬物也　舊說禴祠烝嘗皆以孟月非也仲夏苗田獻禽以享礿仲冬大閱獻禽以享烝則以仲月明矣詳攷五官不獨舉孟仲及季者爲夏正無疑卽統言春夏秋冬其事亦未有可附於周正者則舊說之誤決矣時田以致享必有生得之禽而止用爲乾豆何也先王不貴異物故鼎俎所登惟牲體魚腊其餘水陸珍異以實豆籩乃可夙具而備物春秋傳所謂惟君用鮮者亦惟用之於醢醬菹虀而已蓋時田之後尚有散齊致齊之期則以鮮物爲菹虀尚可逮事也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

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治兵所載旗物與司常所建互異何也旜與物無事時所建也故王朝孤卿大夫士建之熊虎之旗鳥隼之旟龜蛇之旐軍旅所建也故師都鄉遂公邑之吏合卒伍簡車輦兵器建之及司馬治兵則師都鄉遂之吏有涖衆而不列號者故所建異也師都之長孤卿也軍吏亦孤卿也既有軍吏復有師都而所載各異何也孤卿之

長師都而爲軍吏者既載旗矣其王子弟及退
居采地之孤卿則載旜也鄉遂之吏如州長縣
正各帥其民而致者既列陳而作旗矣其鄉師
遂師遂大夫黨正之屬掌政令刑禁而不帥車
徒以騶趨於行陳者則載物也惟此所謂郊野
即司常職所謂縣鄙而所建所載皆旐蓋公邑
之吏帥民而致皆身列陳故旗物無異耳知然
者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田郊里之地域有會同
軍旅田役則受法於司馬使各帥其車徒而至

鄉之帥而至者州長遂之帥而至者縣正則公
邑之帥而至者必其吏也鄉遂之吏有不列陳
者故所載異公邑之吏無不列陳者故所載同
也然則鄉遂之吏列陳者安載載旟也知然者
大閱羣吏以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鄉遂之吏
必仍載旟與公邑之吏載旐同矣其曰羣吏作
旟羣吏弊旟即謂旟旐也惟或載旟或載旐故
以旗包之也百官亦載旟何也蓋與司常互文
以見義司常見孤卿大夫士從王而不與圍禁

者建旜與物此見百官從王而與圍禁者亦載
旟也（百官即孤卿大夫士）猶司常見師都州里之吏主兵
者建旗與旟此見師都鄉遂之吏不主兵者載
旟與物也（州里即鄉遂）茇舍治兵稱名各異何也茇
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野爲遂明
矣故縣鄙爲公邑治兵鄉遂載物則郊野必公
邑也其或曰縣鄙或曰郊野何也縣士掌公邑
故公邑謂之縣而地在四鄙其曰郊野又以見
四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亦隨

在設公邑以統之也治兵列師都而不及大夫
有采者於百官包之也茇舍則以家包孤卿大
夫王子弟也列縣鄙於家之前者公邑也先公
邑與家而後鄉遂者茇舍之禮辨號名以習夜
事遠者難辨故先之近者易辨故後之也　經
文鄉遂載物而謂列陳者仍載旟何也以聚其
事實而知之也六卿涖其私邑曰師都監六鄉
曰鄉大夫而治兵則爲軍吏鄉大夫既爲軍吏
則載旗矣州長縣正以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

必載乎時所建之旗矣其載物者獨鄉遂之吏不列陳者耳猶司士所掌朝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而周制常以六卿兼公孤則卿之兼公者必北面矣兼孤者必東面矣其西面者獨不兼公孤之卿耳鄉師於四時之田所治者政令刑禁爭訟也遂師所掌者禁令賞罰也遂大夫所掌無軍事黨正以法治師田行役之政事此四職者皆涖衆而不列陳則所載旗物必別於列陳者可知矣惟鄉師職巡前後之屯

而戮其犯命者近於軍事然曰巡前後之屯則不與圍禁明矣蓋仍治其徒庶之政令耳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濾羅弊致禽以祀祊

曲禮天子祭四方注謂祭五官之神以上有五帝之郊下有山川之祀則舍五官之神方祀無可屬也至此經祀方與小雅以社以方大雅方社不莫則與曲禮所謂方祀異蓋五官之神宜附於四郊迎氣之祭或舉於郊之明日不宜以仲秋並舉也此經與大雅雖言天子之方祀亦不得以五官之神當之況小雅所稱乃卿大夫之事乎諸侯方祀各主其方而不得相假況鄉遂公邑之社方安得越祀五官而四方皆備哉蓋號物之數萬而不越乎飛潛動植飛潛動植並生於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中則報成萬物土祭五土之示明矣惟其爲五土之示則自王畿侯國以及大都小邑無地不可以舉四方之祀矣　變文曰致禽以物成而獲多故屬而比之然後取其上殺以獻也於秋冬曰致禽

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羣神之饁可知矣春猶兼祠與社而夏惟享礿則取禽之約無若苗田者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七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

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後五十步爲一表

田法戰法之詳、至仲冬始見者、雖各脩於其地、亦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徧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也、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矣　四表相距僅二百五十步、以表太遠、則費時多、而田狩將不及事也、禁圍前後之屯亦僅百步則知鄉遂都家公邑之車徒皆前期

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甚少矣、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鼓鐸號名旗物之辨、凡畿內有籍者無漏焉、使及期徧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亦不足以容矣、古之軍政、所以事習而民不煩者、恃有先期分教之法也、春秋傳、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合魯東西封畧而言、則知非盡陳於所蒐之地矣、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車徒當陳於後表之北、記曰、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惟陳於後表之北、故誓必北面、誓畢然後司馬南面令鼓而車徒以次而前也　注以羣吏爲諸軍帥、似兼主將、以義揆之、必王親誓、師或大司馬主兵、傳王之誓命、然後軍帥宜聽、若時田、司徒誓命大司馬與軍帥皆涖焉、聽誓者特師帥以下、且其辭曰不用命者斬之、田以習戰軍帥制命、不宜以不用誓之　按尚書王親出

征、誓辭王自發之、則大司馬會討、亦宜親述王之誓命、士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五戒首軍旅之誓、則發誓命時、士師宜涖焉、春蒐之禮、有司表貉誓民、表貉者肆師也、士師掌田役之禁、則誓民者必士師矣、斬牲以左右徇陳、乃師田之所同、共其事者皆小子也、王氏應電乃以爲條狼氏誤矣、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惟誓師各就其人、而以軍法命之、小子則刲羊以誓、而不命其人、職事各殊、豈可混乎、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六軍三三而居一偏則中軍不宜在六軍之內王親田則王涖而大司馬贊焉王不與則司馬主之其六軍之帥宜各閱其屬每軍各立四表如中軍之式諸侯師都之吏則各帥其屬分隸六軍分班鱗次而進中軍不偏閱也蓋古者兵車一乘用士七十五人而大閱之表相去僅百

步必單乘如墻而進始能容其驟趨馳走而及表而止乃得截然齊一雖各閱其屬分班鱗次猶恐難徧況以中軍徧閱六軍乎非分班以進則每軍萬人車徒平列遠者當在三數里之外其坐作進退發刺之節雖本軍耳目不能徧及也　大閱時疑徧閱六軍之士而車不盡閱畧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以法考之三萬人僅充三百餘乘之用天子萬乘若盡閱之則無地以陳無人以供魯人大蒐盡陳革車以三桓變舊制分公室各自爲軍恐數有虛冒故備陳而數之也先王之世不料民而知其多寡況車數乎蓋鄉遂之吏歲時按登車輦其法已悉矣司徒職惟田竭作蓋謂更番而教之雖大閱豈能盡試鄉遂都鄙正羨之卒謂之大者惟此備六軍之數若三時之田雖六軍不必備也　軍帥執晉鼓而中軍以鼙令鼓何也王親用師大司馬巡陳視事而賞罰不爲六軍之將則教戰亦贊王而不偏主一軍可知矣大僕職凡軍旅田役

贊王鼓則王先擊路鼓而後司馬以鼙令可知矣王不與則司馬自主中軍而以鼙令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鼙小而其聲尤讙故以令鼓中軍以進羣帥旅帥以進卒伍故執鼙以相應和卒長以下則執金矣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

羣吏致民於後表之中陳而皆坐尚未行也故至第一表曰車徒皆行由第一表至第二表象師之進故曰鼓進由第二表至第三表則極矣

彖伐國之附其城。對敵之薄其陳。故車發徒刺
而鼓退也、凡此坐作進退發刺之節、四時所同、
而獨於大閱言之者、民事至冬而畢、然後車徒
可詳簡也。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大閱事畢、則鳴鐃而卻可矣。復鼓之而後退、何
也、鼓以作氣、兵事以嚴終、故復鼓以示氣無衰
竭耳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

以叙和出、

和之義、當爲面、爲角、國策見棺之前和、凡物皆
得稱、注軍門曰和、經曰左右和之門、則不得以
和爲門明矣、以叙和出、以次第出左右兩和門
也

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
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車徒既出軍門而趨圍禁、則左右陳之有司平
其行列、每百人爲卒、則植旗其間以分所占之
地、必廣狹如一、古者天子不合圍、故六軍分爲
二陳、而驅逆之車、當旁禁地之前後、各有屯百
步、以待田畢、屯車徒而後各獻其所獲也、險野
人爲主、謂列陳用徒、而以車承其闕也、險則高下偏仄車不可行其間卒地乃以車承其闕易野車爲主、謂列陳用車而
以徒承其闕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
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
取左耳

上經曰司馬振鐸、此曰羣司馬、何也、教戰列陳、
三三而居一偏、用鐸通鼓、以次相傳、彼振則此
止、故第言振鐸者爲兩司馬、義已盡矣。此則併
六軍而趨圍禁、衆鐸齊鳴、非加羣字不足以顯
此義也、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
入獻禽以享烝、

車徒皆行、獨言徒弊者、車至所止之地、則排列
不行。徒乃進而逐獸、終事而後徒弊也。苗田曰

車弊疑夏物未成又暑不宜腊取物少故車射
而徒不刺冬則物成乾豆具焉選徒衆多守取
無擇故車徒並列而以徒爲主也月令孟夏毋大田獵則少取可知其曰驅獸毋害五穀者令農自驅先儒以訓苗田之義非也獵有違禁豈能驅田中之獸假而獵於隴間則車徒轥踐視田獸之害稼倍蓰無算矣會獸之害於國稼者薙氏春令爲阱獲秋杜塞之戰法田法春舉其綱冬詳其目大閱司
馬延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斬之即春蒐以
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
鳴鐃且郤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
譟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
乃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
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　先王寓兵於農正
羨之卒必無一人不教然後本強而精神可以
折衝事習而比戶皆能守禦又必歲時從其有
司以試於司馬然後居常自厲而無怠心公邑
都家之民分四時更番以從蒐狩數歲而徧未
見其煩擾也按經文號名旗鼓備列縣鄙地官

又曰惟田與追胥竭作而陳氏汲乃云司馬所
教惟鄉遂餘皆不與謬矣狩用徒弊正與火弊
車弊羅弊相對且以徒爲主又與守取衆獸之
義相應而王氏應電乃云冬亦兼用火羅皆昧
事理悖經義故畧舉一二以見義例焉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下特舉大師則此謂司馬奉王命以征伐也行
禁令因伐有罪而明王禁於羣侯也注謂王巡
守會同誤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稍人帥衆而致於大司馬王親征則邦國亦以
師從凡帥衆而致者大司馬皆以致於王故建
大常注謂致民者鄉師非也役則鄉師致之軍
事則正治其徒役戮其犯命者而不致也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

觀此則大司馬不任軍帥而兼督六軍吏士春
秋傳晉軍帥及佐之外別立司馬蓋其遺法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律者、軍法之書也、易曰師出以律、兵事以嚴終、故旣勝、猶執律秉鉞也、國語黃池之會、夫差列陳十行之帥挾經秉枹、一軍之將挾經秉枹、師帥所挾者律之目、軍帥所挾者律之綱也、若律管、則抱之者太師。非司馬所執。或疑古用竹簡、不可執、非也、太史執簡記、奉諱惡、雖用簡所書要約、何不可執乎、　六軍之帥、必各帥其屬以振旅、而司馬獨先、亦不爲軍帥之徵、　小宗伯立軍社、奉主車、蓋駐軍然後立社、在途所奉惟

主車也。此經師有功則先愷樂獻於社、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本截然爲二事、傳記亦無言主車兼社主者、世儒溺於舊聞、或據此爲師行載社主之徵、云師行若無社主、則每日立社、不勝其煩、蓋誤據曾子問每舍奠焉之文、不知所言乃廟主與社無涉也、即此可爲所奉無社主之徵、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兵凶戰危、故雖王師九伐、必具死敗之禮、厭而奉主車、及相弔勞、皆使大司馬親之、俾無事則職思其憂。消患於未形。有事則謀出萬全。敬命而無曠也。雖師有功、將士必有死傷、士庶子之弔勞、王猶親之、則每上者不必言矣、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疏謂賓射亦六耦、但不用諸侯、蓋誤以賓射爲燕射也、經於諸侯曰大賓、因其朝覲會同而與之射、故謂之賓射、所以別於王臣之燕射也、此獨舉大射者、明諸侯公孤卿大夫士咸與。而司馬所合。獨諸侯之六耦耳。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注謂牲魚即魚牲、蓋疑小子職羞羊肆羊殽肉豆、大司馬不宜又羞羊牲、不知各舉一節以互相備、周官通例也、奉牲羞肆、大祭祀、大司徒大司寇掌之、小祭祀小司徒小司寇掌之、大司馬宜奉羊牲、羞其肆、而變文曰羞牲魚者、牲與魚遞進、而以次羞之、羞牲則奉牲不待言矣、常祀牲不用馬、且於下喪祭特見之、則所羞之牲爲羊明矣。大司馬所羞惟肆、而小子則兼殽與肉

豆其事並行而不相悖也肆一也而二職同羞之蓋小子進設於奠所然後大司馬進薦於尸賓而授其祭也以大司徒大司寇之奉牲知大司馬亦奉牲而文略也以大司馬之授祭與兼饗食知大司徒大司寇亦授祭兼饗食而小祭祀小賓客二官之貳亦如之也以是推之士師奉犬牲則鄉師之羞牛牲疑亦類舉所彌而非常祀夏官特設小子以貳羊人觀小子職則牛犬之肆殺豆肉亦宜牛人犬人羞之餘見小子羊人職

小司馬之職掌

小司馬職闕以諸官例之所事掌必論辨官材也羣師之職皆以貳其正然必有專掌之事為正之所不能兼者如小宰之建宮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宗伯之建神位小司寇之掌大訊是也國子選俊並升於司馬司士治之庶子之脩業於鄉學者諸子治之而大司馬職不及論辨官材則小司馬專之必矣

司勳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大行人三等侯國皆曰建常疑諸侯在國對其臣民亦得稱大常如路寢象魏之類故特標王之大常以別於使有勳者自銘其常也蓋請於君書於彝鼎以告其祖宗可也自銘其功於旂常則非無成代終示民不佻之義矣

大功司勳藏其貳

內史職王有賞賜贊為之以方出之六等之勳當賜地者司勳議其功之所稱以上於王王使內史為之辭書於方以下司勳惟大功銘於大常者則以詔司常祭於大烝者則以詔典祀王之命辭其正則二官藏之而司勳藏其貳若功小無祭與銘之命而惟賜之田則司勳藏其正矣注謂功書藏於天府於經無據

掌賞地之政令

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其二即使兼治之而不復置公有司蓋地有華離則經界易淆邑太褊狹

則發徵易擾既使兼治其二則貨賄粟米征輸之期與留以待用之地師田行役車徒之數及帥而致之之人王朝之政令必及焉羣儒或謂鄉下經賞之輕重視功彼乃賞之規條非賞地之政令也或謂制其疆界則未賞時所營度非既受後之政令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

三之一食二入於公也都家各有采地有功而頒賞則於四郊以便資給王都之家衆也郊里

之委積以待賓客又以恤其地之艱阨非二入於公不足以周事其不頒以三之一而使兼領其二何也其地間厠於鄉田必各因地形以成邑聚然後無或華離而經界明吏治便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周官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則知載師所任宅田賞田之類皆各區爲邑而使吏治之　加田疑即孟子王制所謂圭田也凡受田祿者皆有之非以有勳而賞以祀其先而爲數又少故無征若如注所云既賞而又加賜則加田仍賞田耳

馬質

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校人辨馬之六物而馬質所量惟三者惟師田雜役官吏受馬於有司故量其賈有死而更或止更其物之法種馬齊馬道馬非羣下所得用無所庸其量也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賈以齒毛而定旬之內更者量齒毛而責以生時之賈也以其物更者以既死之皮筋肉物爲之直也入馬耳乃旬內旬外之所同以物更者且入耳以防抵僞則以全賈更者不待言矣嚴其罰於受馬之始俾謹視其馬之性質而養之得其宜則調馴而不至暴疾矣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古者任載皆牛車或人輦馬所駕惟乘車戎車田車所謂以任齊其行者先以長短高下度其相稱之車以齊兩服之任強力相方然後引以兩驂視其疾徐之相應又時其勞逸而調習之然後前却左右登逸下坂無不如志不專以力之強弱也輦傭皆謂以力之強弱為任之輕重乃後世單騎任載之事而以言古法誤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

民間牛馬之賣僨質人掌之此訟則師田行役

卒隸有爭及官買不得其平或稽其賈與同受馬於有司馬死傷當償而以過失相推者注謂賣買相負訟

量人

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以分國為九州者周更定九州析冀以為幽并并徐於青而豫州之境西至華山則虞夏以來建國必有舊屬於此而新屬於彼者故曰分也

凡建國大司徒制其域封人封其四疆而已城郭后宮市朝道巷門渠之細非王官所能及也其國自有匠人營之而掌於量人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以有出疆之職也量人下士二人兼供軍旅喪祭之役豈能徧營六服之國邑哉詩載召伯營申及於寢廟乃宣王特厚元舅非封國常制　注以后為王與諸侯蓋以先舉后宮而後及王朝為疑不知王之路寢與后宮相連先王宮而後及市朝由內以及外也凡攻位

之始必先定內宮址基然後推之以為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位至營作則先宗廟而後居室事理固然耳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軍有朝者或王親在行或主兵者三公及諸侯入為卿士者國語季氏有內外朝戴記大夫有私朝疑皆僭禮記者習而不察耳里所以定分界蓋量市朝州涂軍社之所居也詩瞻仰昊天云如何里亦當訓居　軍社與朝市州涂同量

則立社於所至之地而非奉社主以行明矣若社主在車與遷廟之主同則經文當曰祖社不應舉社而遺祖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王宅憂則宗廟之祭必冢宰攝尚書伊尹祀於先王是也王平時有喪疾則宗伯攝事羣儒必謂宗伯可攝冢宰不可攝或引禮器謂宰祭卽制祭說尤謬悠詳見鬱人職

小子

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或以我將詩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疑祀天亦用羊遂謂此經祭祀兼內外神以破賈疏非也郊用特牲見於書傳者甚多我將乃祀帝於明堂以文王配故有羊耳此經明曰羊肆羊殽肉豆則非所用以祀天者其爲宗廟之祭何疑醢人豆實無羊肉然生民之詩卬盛於豆承載燔載烈戴記觴酒豆肉攷工記食一豆肉則肉固可爲豆實禮文殘缺不得專據醢人而謂古無是禮也

祭祀贊羞受徹焉

牛人犬人皆專官行事而羊人之外別設小子職何也非重禮不用大牢而犬之用尤希惟羊則次祀小祀小賓客皆用焉飾牲祭登首其事甚繁復使供社稷五祀之祈珥釁邦器軍器師田猶陳贊羞受徹則日有不暇給矣故別設小子以分其職觀此可知先王無曠庶官之義

羊人

掌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既曰凡祭祀又覆舉祭祀何也正祭不用羔如開冰小祭則無升首之禮故再言祭祀明升首之爲正祭也三牲皆升首獨於羊人言之何也牛人共牛牲之互與其盆簝則割而升其首自屬牛人之職故獨舉共互與盆簝以相備焉於牛言升首或疑羊之不必然於羊言之則豕可知矣牛人羊人等既主割牲而內外饔又掌祭祀之割烹何也掌牲者升首饔人則體解以納

宗也大祭祀司士又率其屬而割牲何也其文上承賜爵而呼昭穆繼以羞俎豆則所割乃屬衆賓衆兄弟之脀俎耳詳見本職

凡祈珥共其羊牲

羣儒爭以祈珥爲祭祀破鄭注不過以下文別言釁耳不知刏衈乃社稷宮廟始成之釁不害下文爲釁器物也小子職珥於社稷祈於五祀之後亦別釁邦器及軍器義與此同此職於祭祀外別舉祈珥正明供羊牲以釁而無事於升首耳

賓客共其灋羊

牛人備舉牢禮積膳饗食賓射之牛其法具列於掌客故言法羊以該之而軍事喪事之列於牛人職者此職亦以法共可知矣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牛人但言享牛求牛而此職特舉沈辜侯禳則知非典祀重禮不用大牢矣蓋享牛者四時之典祀也求牛者如大師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天

地大烖類社稷宗廟也典祀自五嶽四瀆而外山川沈埋止用少牢管子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亦不用大牢之證此聖人所以紀百神愛天物也釁鍾以牛戰國之慝禮耳小子掌釁社稷五祀邦器軍器皆以羊則釁無用牛之禮明矣　釁之外別有積疑即小子職所謂師田斬牲徇陳使血漬於地也若積柴之祀則不宜列諸毀事之後注似誤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司馬無布而云受布于司馬以是知五官應用泉布貨賄有司不得私授受必諸官之正以達於冢宰頒於大府致於官中而後有司分受焉所以杜侵漁防抵冒也或以巫馬入其布於校人疑凡長官皆有存貯之布非也巫馬以馬疾受財於校人故馬死之粥布入焉以備馬疾之費也職金受入征入於爲兵器之府受罰金入於司兵以事相首尾故使用金者各會於大府考於司會以省賫送出納之煩耳其餘財物之

入未有不歸於大府者財用之出未有不須於大府者故其職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受財用焉又曰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故如司馬乃臨事取布於大府以給牧人若六官之長皆有貯布則致無本統抵冒百出而難稽矣掌牲之官惟馬質羊人有賈蓋小祭祀小賓客所用羊牲爲多而馬質有賈則以馬死或宜更其價或以其物更耳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八

司爟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戴記季春出火爲田也左傳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先儒據此遂謂季春出火以陶冶季秋內之其實不然夏月土潤溽暑以燒石則粉解以陶器則燥裂伐薪爲炭陶成百物皆宜於冬春且冰以火出而畢賦所以解鬱蒸救時疾也而又布火以助盛陽於天時人事俱不相應蓋

季春始熯野則出火於窑家則出火於室而不用季秋始肅然後內而用之耳雍并幽冀之地民俗臥必以火始季秋春盡乃止此經曰民咸從之民亦如之則謂室居所用之火而非野外之陶冶明矣

掌固

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注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樹之有刺者以樊垣墻爲便耳土各有宜城郭溝渠凡樹之成林者

皆可以爲阻固蓋內有蔽則敵恫疑依以設守
攻者難入故春秋傳伐國而勝乃得焚刋其竹
木秦漢以後塞上樹榆柳蓋古法之遺

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
器

公卿大夫之子家有田祿萬民計口授田俾各
守其地之阻固以自衞而財用稍食國猶須焉
所以厚下安宅而其效至於民忘其勞民忘其
死也財用曰分視地守之劇易而有多寡也稍

食曰均計功力之多少以爲差等也古者民之
衣食菑患織悉皆君爲計處而民以材器給國
事如於其家此國維所以固仁義之利所以長
也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
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通守政卽均人所謂均地守使劇易相通而得
其平此平時之守法也至移甲役財用則其地
猝有警掌固必以達於司馬使國中有司持符
節以徼之他境故與帥而贊之舊說國有司仰
掌固或謂司甲役財用者皆非也　周官移用
其民者二遂人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所以禦
天災而食無不足也掌固移甲役財用所以捍
人患而兵無不足也然非教化有素而信孚於
民亦徒法耳後世習於游惰則子弟而怠耕溺
於功利則將吏而外市安能使救人之事而盡
其力固人之守而致其死哉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

不及邦國何也其國自有掌固治之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

自國至遠郊百里之內溝樹凡三重地愈近則
阻固之設愈數也凡郭外曰郊都之郭外亦宜
有溝樹凡此類皆所謂地職也

司險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
而達其道路

五溝五涂遂人所治也而於司險復曰設者凡

井田溝涂之設一以盡地利一以爲阻固故必使遂人與司險共議其形勢之錯連水流之輸委道路之支湊猶邦之六典大宰建之而大史亦與共建疏謂非遂人田間之溝涂誤矣不言都邑者曰國之五溝五涂則通乎畿內矣於掌固言都邑者守法之詳皆具於掌固也不言邦國者溝涂之細非王官所能遙制也其國自有司險設之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邱陵之險天作地成非人力所能設也周公設司

險掌固之官所恃惟溝樹耳每見山澤豪民居阻溝樹盜賊卽不敢犯苟城邑要塞多設溝樹則居者有以自固而戎馬失其利此爲民長慮者所宜先務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掌固所掌城郭溝池樹渠之阻固所在皆有之非其屬所能徧守也故惟須其守於士庶子衆庶司險所掌乃要害之道故國有故則以其屬守之蓋以其屬下士監臨士庶子衆庶而嚴其守法耳疏以其屬爲胥徒誤

候人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必每方各以三人掌之其六人則掌達於朝或軍行則從也

環人

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環謂環伺四面或有掩襲衝突之變故也察軍慝察已國之姦人爲敵間者搏諜賊執敵之爲諜者凡外諜必有內姦與表裏故兼察之巡邦國謂從王敵愾之邦國也此職所列皆臨敵時事前五者先爲不可勝後三者蓋欲不戰而屈人之師

挈壺氏

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官代哭者使嗣君知已當哭無停聲而哀敬之

心不可以瞬息弛置也。使小大之臣。知事君猶事父。而忠誠宜自竭也。

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

或疑王宜下堂而揖羣臣、與燕禮同、不知燕在堂上、故下堂而揖、朝在門外門阿以南之堂、豈能容三公九卿之朝位、況羣臣乎、以義測之、諸

臣宜先正位於庭中、王乃出門降階、南面而立、大夫庶士、有所欲言、皆得出位自達於王、王視朝而入、乃聽政於路寢之堂、六官各進所屬之治、王與三公坐論之、大夫庶士皆待事於門外之直廬、考之經傳、尚書顧命王出在應門之內、卽路門之外、正所謂治朝也、羣侯始見嗣王、王發大命、公卿進戒、皆在庭中、則每日視朝之禮可知矣。在禮君過卿位而後登車、入則未至卿位而下車、攷工記曰、朝市一夫、則三朝皆在庭中。而王無立於堂上之禮可知矣。戰國策趙見王之獨立於庭也亦三朝在庭中之徵蓋王必日見羣臣、然後堂廉不隔而情舉通、必退與大臣參決、然後事緒備詳、而政有統耳。　此獨言三公孤卿大夫之位、與摯、蓋燕射也、朝與燕射之位各異、故注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羣儒多掊擊之、但非爲射而見、則朝位已具司士職。無庸覆舉、且常朝不宜有摯。邦國禮亡、或諸侯之燕與射、君既登席、而後納卿大夫、天子則始入以常朝之位見、既見而後

入燕於寢、其賓射則既見而後設賓主之位、以射於朝、義無不可、不得以經傳無明文、而謂必無是禮也、三公在畿內、禮殺於出封之上公、不可以執桓圭、又不可下同於侯伯而執信圭躬圭、故執璧、不嫌與子男同、　射禮大射爲重、賓射次之、燕射又次之、觀大射用虎侯熊侯豹侯而賓射惟用五采之侯、三燕射惟用獸侯、又大射在郊之射宮、而燕射於寢、此可以見其等差也、凡將射必先行燕禮、諸侯之大射先燕、則天

子之大射可推又況賓射先之以燕不待言矣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注謂王有祭祀諸侯當助薦獻非也小行人職簡錯於象胥者於喪紀軍旅會同外別舉王之大事作諸侯則王有祭祀作諸侯者乃小行人明矣此職國事謂國中之射事耳如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子秋合國子之倅於射宮或王有喪疾不得主祭而使諸臣會射以擇士皆國之重典也射人自宜掌其戒令詔相

其事所謂治達者以五物詢衆庶則有所稱舉合射以考藝則有所進退將祭而擇士則別其事任以其事爲王所不親故必以所治達焉凡祭祀皆大祝所掌而祔練祥獨曰掌國事明喪禮內宗廟之祭嗣王不親也王之射事皆射人所掌而又曰若有國事謂王所不親之射事也凡首言燕射之位歲時必舉之常禮也次言賓射之位或舉或否無常也次及國中之射事王雖不親射人亦掌其戒治教令也大射之禮於後乃特詳之示賓射燕射皆用其法儀
以射灋治射儀
凡器物之陳等威之辨先後左右之序升降出入之節皆法也而循法而執其事者各有儀故曰以射法治射儀射人執法儀之總則自大射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外餘皆射人合耦可知矣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

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鄉射注謂選於弟子備三耦以爲初射經不言何人爲之而正射者不在列則舍弟子別無可充以是推之初射王之六耦諸侯之四耦其取諸士庶子之未受職者與諸子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其使觀習並以備燕射之耦與據鄉射大射禮正射之耦無數但此經云王以六耦射三侯而大司馬掌合諸侯之六

耦則其目之大射則以六耦先之而正射之耦
與其以爲與諸侯燕六耦特舉大射豈時祭有
期諸侯與燕以待事始能具六耦若賓射諸侯
不能備其耦而與孤卿大夫合則射人兼主之
此其諸侯四耦而大射儀止三耦豈與諸侯賓
射則君自爲耦合臣下而爲四國中大射則惟
其三耦與春秋傳亦云公臣不能具三耦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惟大射張侯用貍步者選賢以執祀事專取其
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不以及遠爲賢也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賈疏備引戴記謂諸侯親割天子亦然非也內
饔掌宗廟之割亨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羊人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始殺者牛人羊人之屬
脈解體解者內外饔王惟射牲無親割之事也
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舂其
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
必自舂其盛則諸侯乃刲羊擊豕天子三牲皆
有射而無割明矣戴記所稱皆曰君夫人而無
言王后者正周禮王不親割之徵　立尸以象
神祝以事神故相尸者必祝禮莫重於祭王躬
是飭故詔相王禮者必大小宗伯射以習禮樂
司徒大學所升之士並司士論辨之故掌其戒
令詔相其法事者必司士會同朝覲賓客軍旅
孤卿大夫無事不與射人俱故因使相祭祀之
法儀其於卿大夫凡有爵者之材行知之悉矣
故凡從王及掌事者亦射人作之設官分職之
意皆可以此類推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

射人作擯介習察其德器與容儀也會同朝覲
大宗伯爲上相故所作惟介下喪事作卿大夫
知其才力所稱也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

卿大夫自有軍行不惟六軍將佐與帥自有戎
車御從王者自當乘其服車而以革車從惟王
則棧車不可以即戎故使乘王之倅車亦所以

體事而稱物也。

服不氏

掌養猛獸而敎擾之

猛獸而設官以養之何也寘氏穴氏所攻或并得其稚獸必養而長之俟其既成而後取其皮骨爪牙以備器用敎擾者納之圈檻時其饑飽逆其怒心之謂也凡此類亦聖人所以盡物之性

掌畜

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注以鳥物爲鶉鷹之屬蓋疑家禽不宜歲時致貢不知掌畜所養無野鳥貢以歲時以便膳獻耳蓋王后世子之膳以及內宮外內朝宂食者之公膳賓客之禽獻若每事每日而取掌畜不勝其擾且無以辨其物之時與嘉故分四時貢其阬成而當於用者膳羞秩賜則頒之於庖人賓客禽獻則掌之以有司而屬於掌客然後物可先期以辨事可應時而集至於祭祀之卵鳥則臨祭然後共之以鳥必將卵而後膚革充盈此聖人察物之詳也王氏安石謂鳥物爲翠脣羽翮不知畜鳥之羽翮無可以飾其車旗衣服者況翠脣乎

司士

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

在朝之羣臣其損益可歲登下若邦國之卿大

夫士都家縣鄙之小吏則辟除廢置各由其君長數可周知而損益登下則不能徧記也故別言之獨舉縣鄙則鄉之州長遂之遂大夫皆王官朝命可知矣（州長遂大夫爵與六官之貳等自無其長自辟除之義）不辨其年歲則用之或非所任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是也爵列有經而復辨其貴賤者如小宰司會遂人州長並中大夫其表著之位必有辨矣邦國都家縣鄙之吏會同軍旅田役之等威亦然　王氏應電謂邦國句之數

二字衍文非也同曰都家而卿大夫之有無則
異同曰縣鄙而公邑采邑必不能如六遂之縣
鄙地域夫家截然齊一且都家縣鄙或設或裁
或分或併歲有損益則官吏之多寡各殊故必
先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而後能詳卿大夫
士庶子之數也　專言以功過黜陟者則曰歲
登下其數可矣其曰損益之數或事劇而益其
員或事少而損於其故也每歲正月和而布之
者此類皆是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教士以司徒而爵與事皆詔於司士者司馬論
辨官材然後文武各當其任也詔事奠食蓋諸
官未命之士與鄉遂羣士其長所自選署者
有德則宜授以爵未有有德而不能其職者也
其能者必有功乃授以正祿有祿則有爵矣
上三句乃詔王治之目也三者既定則奠食自
有常法以授地官司祿須之而不復瑣瑣詔王
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
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
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
門之左南面西上
從王者皆南面王出則目送王王入則面向王
也蓋以擁衛宜左右各適而南而身稍向王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不見士位以朝士職有明文在孤卿大夫之後
也古者公孤多以六卿兼攝孤與卿大夫既分
東西則羣士各從其長故每旁皆三揖注據燕
禮及大射謂羣士東面王西南鄉揖之非也燕
與大射公即位於阼階故卿大夫巳上皆北面
士西方東面而虛其東以臣無背君而立之義
也王南面視朝孤與卿大夫位分東西羣士何
故偏聚於西哉
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
門左揖大僕大右羣僕也門右揖王族故士虎
士也此數官之位適介路門左右王始出未揖

公卿不得先揖甲者故還入門而後揖之大僕前即大僕職所謂入亦如之蓋前正王治事於路寢之位也　春秋傳王揖而入蓋楚猶用周禮

掌國中之士治

曰掌國中之士治者獨升於司馬之士故不及鄉遂都鄙也於羣臣之版則通掌之於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周知之而士治則獨掌國中也此特舉士治則上經詔王

治乃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之秩序而不兼卿大夫之治可知矣卿大夫之治蓋冢宰詔王疏未安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

祀五帝及大神示享先王百官之戒誓具修皆冢宰掌之凡祭祀之戒具小宰掌之司士所掌獨士之升於司馬以待辨者之戒令耳射人相卿大夫之灋儀則司士所詔相宜兼上中下士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制牲羞俎豆承上文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所制所羞乃同姓異姓庶姓助祭者賜爵時之牲俎及豆也少牢禮有雍正雍府亦猶王朝內外饔割制牲體也其有司馬亦猶五官之正貳各帥其屬牛人羊人小子之類羞牲體肉物也但大夫不能備官故儐尸時尸與主人之家脅俎湆魚俎司士羞之王朝之司士則惟共羣下賜爵之俎豆耳注謂割牲制體疏以豚解體解釋之非也祭祀之豚解則內外饔掌其割亨其從

獻燔胹制於量人無爲又使司士割之羞之以是知其爲賜爵之薦俎也且曰帥其屬正以賜爵之薦俎多割與羞非一人所能供也少牢下篇云衆賓拜受爵薦俎設於其位下云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其皆有薦俎可知俎即牲俎薦謂脯醢一籩一豆此經直言豆亦有籩可知經言昭穆何以知兼異姓庶姓也少牢人臣之禮故先賓而後兄弟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舉昭穆則凡賜爵者皆視此矣惟二王之後及非二王

後而爲長賓次賓者宜在同姓之上而與尸侑
王后之知次第先設然非司士之事也

凡會同作士從

會同朝覲凡有爵者皆射人作之則司士所作
惟未命之士審矣蓋卿大夫士之各共其職者
其治令戒具小宰掌之射人所作則不與執事
而德容辭氣爲優者並使從王以爲國華備將
使也士則使之觀禮習儀而豫教焉

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喪之治令戒具小宰掌之而射人復作卿大夫
掌事司士作士掌事何也同居是職而材性獨
有所宜故事各有所諳惟司馬之屬論辨官材
知之爲審也蓋射人司士分作之而後小宰總
戒之曰六軍之士謂比長以上也引以挽輴六
鄉任之紼以舉柩六遂任之披以持柩而防傾
側其任尤重故作有爵者以承事焉六軍中比
長萬有五千擇取千人不得爲多而楊氏恪乃
謂合鄉遂爲千人引紼披皆用之未嘗求以事

理之實也諸侯升正柩五百人則天子負引執
紼執披者自宜各千人蓋役必番代王禮多用
天數如左右披各六以四番計每披執者僅二
十八耳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國有大事王宮之士庶子則宮伯作之國子則
諸子帥而致之大子羣士則司士致而頒其守
鄉邑之士庶子則掌固頒其守古者國之守政
士無不與焉以其識義理而能爲民之倡且未
仕而已教以與國同憂也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邦國之士任司士何所據以稽以是知王朝之
治六事各爲聯而所以治邦國者則合六官之
事以爲聯也蓋匡人達法則以匡邦國而觀其
慝則邦國之士能守天子之法則與過越縱弛
者可稽矣縣師掌邦國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
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則能牧天子
之黎庶與貪殘耗敗者可稽矣司會受邦國之

會以周知四國之治則能守天子之式法與靡
眚侵年者可稽矣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則能守
天子之刑章與昏墨頗類者可稽矣其有軍旅
會同田役之事則帥衆而至者方畧材武可稽
矣其有朝覲會同聘頫之事則承事而來者動
作禮義威儀辭命可稽矣大宰以六典待邦國
之治大史又以六典逆之內史讀四方之事書
則在國之百司治辨罷庸者皆可稽矣掌訝作
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下

事庶子則從君之羣吏徹肅驚散者又可稽矣
考之者非一事察之者非一人所以進退爵祿
而無不當其所任也大司馬既以九法平邦國
又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之君其國之羣臣官守
民治財用兵刑進退廢置一稟於王官故能以
天下為一家而無敢反側以聽王命也王及冢
宰之廢置司會每歲而一詔之而三歲稽士任
進退其爵祿乃掌於司士何也司會考財用之
計其為廢置也微而更張不可以不速司士則

徧考所任治教禮政刑事能其官者績必久而
後成廢其事者迹必久而後著也　侯國之卿
命於天子故司士稽其任而進退之其曰士任
者侯國卿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春秋傳晉
士起歸時事於宰旅是也此職所謂士有二類
一六官上中下士一升於司馬以待論辨而未
命官之士也掌國中之士治蓋大命之士所治
即論辨官材之事也會同賓客作士以從則非
已命之士各共其事者可知矣蓋士庶子未出

學者會同賓客諸子作以從故升於司馬之士
司士作以從也適四方為介大喪令哭無去守
者則六官之士也有守則各有職司未命之士
無承使四方之義故知其別如此　有守者哭
無去守則未命之士會哭於士庶子之列可知
矣諸子職大喪正羣子之服位不曰國子而曰
羣子者蓋兼師氏保氏大司樂所教國子宮中
宿衛士庶子及士之升於司馬者　記稱司馬
論辨官材其事於此職見之惟國子俊選並升

於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故司士擯焉
而辨其贄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卽
記所謂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
後祿之也蓋地官師氏保氏鄉大夫州長之屬
春官大司樂樂正之屬所以教士者惟養其德
厲其行昜以道藝而已人之材性剛柔敏鈍文
質不齊必司馬論辨官材然後緩急各相其宜
而文武各得其任然使素不相習直待其升於
司馬然後論之辨之則惡從而得其實哉故設

諸子之官凡國子之學於成均虎門國子之倅
之脩業於鄉學者國有大事則帥之而致於大
子有甲兵之事則合其卒伍會同賓客作以從
王而掌固須城郭溝池之守政又以士庶子為
衆庶之倡則士雖未仕而已狃習於國家之政
事雖未升於司馬而司馬之屬已熟察其材之
所宜性之所近矣所以論辨官材審知灼見而
無誤也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九

諸子

掌國子之倅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於成均者謂之國子
諸子所掌蓋其衆子為國子之副貳者故曰國
子之倅也下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則非國子
之常在成均者明矣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曰羣子兼國子與其倅也知然者師氏保氏大
司樂之屬別無正國子服位作國子以從之文
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
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凡國之政事謂力役社田追胥之類國子當為
諸子文誤也曰遊倅者以其無職事而優游於
庠序以學道藝也凡國之政事存遊倅者國子
則司馬弗正國正不及其倅則國正不及而甲
兵之事猶聽於司馬掌固須士庶子之職與其

守是也。進退之者、進則與國子選俊同升於大學、以待辨材授官。退則仍歸於鄉學或隸於宮正宮伯以宿衛也。知國子之倅平時不肄業於大學者、此職曰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大胥職曰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平時脩德學道於家塾鄉學可知矣。　周官掌士庶子之治教者不一、天官則宮正宮伯也、地官則師氏保氏也、春官則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也、夏官則諸子也、掌固也、其職之分事之聯。各有義焉。宮

正宮伯所掌、獨宿衛之士庶子也、師氏保氏所掌、王同姓及公卿之適子也、其職曰以教國子弟、則王之同姓也、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則大夫士之子、與者蓋鮮矣。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則國子、國子之倅、及國之選俊皆隸焉。其曰國子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其曰學士者、兼國之選俊也、其曰以待致諸子者、致國子之學於師氏保氏者、及其倅也、諸子所掌、獨國子之倅者、其適子或學於師氏保氏、或入於成均也、諸子掌國子之倅、而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有甲兵之事、則治以軍法者、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所掌者、國子之教也、使帥而共祀事、治甲兵、則褻矣、故別以屬諸子也。師氏保氏會同喪紀王舉必從、而正國子服位、作國子以從、則屬之諸子者、其職兼詔王嬍諫王惡、則無暇及乎其餘矣。

司右

掌羣右之政令

三右皆朝夕王所身自執事。並無府史胥徒。所謂政令者、即下文合車之卒伍、比其乘屬其右是也、若戎右乃中大夫、齊右下大夫、無以上士令之之義。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凡兵車皆有右、而乘者有貴賤、所當有劇易、則右之材力亦宜有差等。故必比次其乘以屬其右。然後用各稱其材也。合車之卒伍、則不惟王

之倅車卽師帥旅帥之右亦司右屬之可知矣。卒長以下之車右則宜擇於卒伍中勇力而習於其長者非戎右所及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司士諸子論辨學校之士此則論辨武力之士故三職相次、若如注說則當以冠舉右。平時則試以五兵之用而皆相其能然後有事可比其乘而定其所屬再言掌其政令者前所言用之之政令此則敎之之政令也

節服氏

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王祭祀賓客之服大僕正之燕服小臣正之復設節服氏蓋朝夕王所而時視衣服之節適者列職無此文義已見於命官也獨列祭祀朝覲之維大常郊祀之從尸車者見從王而供別役惟此三事其餘會同師田視朝巡狩燕饗弔臨視學養老諸禮事及燕出入皆不供他事而惟節服是司也。節服氏掌王生時衣服而王之復別屬夏采祭僕隸僕餘喪紀亦弗與焉與膳夫內饔不供喪紀之鼎俎而別屬外饔同義蓋羞服以養生古人雖無忌諱而分職則各有所主。其服亦如之疑注語而誤錄爲經文也蓋注家誤以袞冕六人爲句而疑諸侯四人何以不言所服妄綴此語而不知義不可通袞冕惟上公加命乃有之諸侯不得服也況以諸侯之下士而服之乎古者軍旅同服或以防姦宄祭祀朝覲無故而亂法服之常義無所取

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享先公鷩冕而郊祀可裘冕者大裘質而無文非袞之比觀此則上經應以袞冕斷句益明矣

方相氏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

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敺疫可也而蒙熊皮黃

金四目則怪誕而可駭大喪先匶宜也而卜得
吉兆先王體魄之所安也乃入壙以戈擊四隅
敺方良不亦悖乎蓋莽好厭勝如遣使負鷩持幢與令武士入
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正與二事相類故歆增竄此文以示聖人之
法固如是其多怪變耳削去蒙熊皮黃金四目
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則職中辭義相承完
善無疵

大僕

掌諸侯之復逆

周官復逆大僕與小臣御僕分掌之以三官朝
夕王所旋至而立達也以天子耳目之司寄之
畢散且分職徑達而不關於其長何也聖人立
法本無猜防羣下之心惟出以至公而盡萬物
之理故姦弊亦無由生章邯在軍使司馬欣請
事而丞相高不納霍山領尚書上書言其家者
屏不奏權重而職專故也

王眂朝則前正位而退

司士正朝儀之位統上下而言之此職正位而
退則不兼羣下以職首正王之服位而知之也
以司士職知大僕之退在路門之左以此職知
司士職大僕前乃正王內朝之位經文辭簡而
義明類如此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
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而别言御庶子者其直日
御於王所者則曰御僕分守路鼓者則曰御庶
子蓋大僕與御僕常在大寢之門內而御庶子

在門外故大僕聞鼓聲則速御僕使迎受御庶
子之所達速御庶子使迎問鼓者所欲達也肺
石所達窮民乃不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故朝
士以達於司寇也路寢所達窮者則吏士枉抑
於長官及獄訟不能自直於司寇者而大僕以
達於王也王制司寇以獄之成質於王王命三
公參聽之先王任人不疑惟於刑獄則惟恐其
有蔽壅而多方以求達民隱如此康成謂即肺
石所達窮民非也立於肺石士聽其辭以告於

上而罪其長則事無不直者矣　方道章曰曰窮民乃小民之孤窮者曰窮者則庶官庶吏皆在其中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

大僕贊王牲事與大宰同何也大僕相儀而大宰祭其不如法也蓋大宰凡事贊王而大僕朝夕正王之儀位祭禮莫重於牲事故五官之正貳皆各奉一牲而大宰大僕則凡王之牲事皆贊射人職曰祭祀則贊射牲大宰大僕贊王牲事而不舉射何也射人所贊惟射牲大宰大僕則凡薦血燔膋薦腥薦肆時王之儀法皆贊曰贊王牲事則射在其中舉射則不足以該牲事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曰前驅則非出入於宮庭也古者無騎自士已上皆乘車而士尚可徒行虎賁旅賁前後左右於王以趨是也古者五十爲大夫筋力向衰雖庶人年至亦不爲甸徒以難趨走也虎賁氏趨以卒伍者宜爲羣士下大夫二人則一前一後乘佐車以敎率之大僕不可徒行故乘車以道引以乘王之倅車故不

敢曠左以職主於御故居左而自馭也大僕不御王車者以大馭齊僕道僕戎僕田僕分掌之也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則自大僕而外乘王之倅車固有不自馭者矣

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

小宗伯所縣男子之衰冠也故縣於大寢之門外以示臣民大僕所縣婦人之首服也故縣於宮門男子之衰冠縣其式可也婦人首服之式縣之則褻矣故不曰式而曰法蓋第書其所用之物材與長短廣狹之數而不縣其式也古者祭設同几而無女尸義亦如此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大僕掌公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皆不言王蓋親弔則掌相其法儀而有故則奉使而往也

小臣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

賓射承饗食之後因燕而射也不曰饗食燕而

曰賓射又因此見饗食無射法也如大僕之法

即正王服位詔儀法贊牲事贊弓矢之類

祭僕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王所不與謂四郊之外郊野甸稍縣畺山川因國前哲令德之祀都家則王之懿親尊屬故皆賜禽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致福於王當斷自大夫已上士則所祭爲王之懿親尊屬然後得致與

御僕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注疏謂羣吏府史已下非也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則御僕所掌大夫庶子之復逆也經所稱羣吏惟小司寇外朝之位對羣臣而言謂府史外此皆大夫士也蓋非常之變專詢萬民故府史亦與焉若平時則府史已下縦有建白亦各達於其長耳士大夫之弔勞既掌於小臣則此職弔勞專承庶民而言其或府史胥徒有死國政者亦於庶民之弔勞包之

隸僕

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黄氏度謂五當爲王王氏與之謂守祧掌寢廟脩除此當爲王之小寢皆非也宮人掌六寢之脩守祧職曰其廟則有司脩除之正謂隸僕耳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五官中無復於王寢者劉氏敞謂此王之小寢大寢是也而云古者神人不參幷以五寢爲王寢則顯與經悖上經祭祀修寢承五寢之埽除而言則爲五廟之寢明矣大喪夏采既復於大祖則此職大寢爲王之路寢明矣但君子以齋終既遷於路寢不宜復就燕寢而復且隸僕亦不宜使入嬪婦叙御之所豈小寢中有爲王五服喪期所出次者故於是焉復而非嬪婦叙御之寢與

弁師

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

注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非也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衮冕以九爲節則大裘之冕備天數不必言矣玄冕無旒故不數耳以旒緅日無用一旒之義且衮無章則冕宜無旒　經文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據文義亦不數玄冕之辭　先儒多據戴記謂郊亦服衮非也祀天尙質不宜服衮衮裘字形相類被衮以象天蓋裘字之誤大裘

黑象天之色也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

上經第曰繅此曰繅斿上經玉有數此無數則所謂繅斿九就者繅以行列言斿以所綴玉數言也既曰繅斿九就又曰繅斿皆就者見斿所綴玉皆如其繅之就以爲下經諸侯及其孤卿之通例而王官亦各如其命數也故上經繅十有二不言皆而玉十有二言皆以示惟王之諸冕繅有殺而玉無殺耳於諸侯言玉瑱則玉可知矣

司兵

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此職所頒授厥建惟兵而曰掌五兵五盾者車步異便險易異形攻守異勢所用兵有長短則盾亦異焉故兼掌而辨所用然後司戈盾可頒授建設也物謂良苦等謂長短輕重上士中士下士所服之等也如王之旅賁故士所受虎士所執貳車乘車所建必其物之尤良者故辨以

待之而司戈盾亦曰掌戈盾之物也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司馬之法謂兵器良苦之等缺失備用之數授受之所共事之人皆是也注謂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失之矣　用兵注謂出給守衞亦非也出給守衞當在授兵之列謂之用者其諸弓矢斧鉞之賜及斬殺罪人之兵臨用而後出給者與

司戈盾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戈殳司兵之所掌也而復列是職者盾所以衛豈擊刺之戈殳司兵授之擁衛之戈殳則與盾而並授與　司兵授舞者兵此職於其時止授戈盾也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授旅賁者惟殳授故士虎士者惟戈何也近衛

王者惟用短兵司兵職建車之五兵則長戟二矛已建於乘車貳車之上矣不言受兵輸與司兵互見也此職有府則盾與殳戈不宜復輸於司兵　兵車及旅賁虎士之戈皆以爲衛也故司戈盾掌之古書每以干戈並稱春秋傳狄卒皆抽戈盾冒之以入於衛師豈非一衛一刺相備而不相離者與

及舍設藩盾

此職獨無大喪廞藏之文以戈則司兵廞之盾則司干廞之也

司弓矢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

槀人弓弩矢箙皆春獻素秋獻成此中春始獻弓弩何也槀人所掌幹材也秋合三材則弓弩之形制成矣故書其等而入功於司弓矢矢箙既成則工事無所加故遂獻之弓之形制既成而寒奠體冰析濟春被弦功乃訖故至中春始獻之也槀人職所謂獻者工獻於槀人也此所

謂獻者獻於王也弓弩之工未訖槀人已試之而行誅賞何也形制既成則可被弦而試之矣紲檠施漆既試而後終事焉耳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

鄭注恒矢之屬軒輖中又謂前後訂其行平非是辨見考工記矢人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

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注疏之說諸儒多病之康成之蔽蓋由必以規
爲圓以句對直而不知弛弓雖其勾必不能合
三而圓而規之義亦不必定爲圓也周語規方
千里注規畫也戴記其規爲有如此者注規度
也揚雄法言蕭規曹隨說文規有法度也不聞
皆以圓訓按考工記凡爲弓以形體之短長分
爲上中下三制又必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九
合而成規謂既度其形體又度其志慮血氣而

審擬六材之齊量以合之合之至於九然後規
制可定耳遞降以至於士猶必三合若不三合
則必句弊而不可用矣每見弊弓久不用則或
句於近簫之兩端或句於隈皆由其合材之始
未嘗再三審度耳欒氏爲削合六而成規詳見
攷工記解

澤共射椹質之弓矢

大射以貍步張三侯不以及遠爲賢也此用椹
質豈合士於澤宮以考藝則并校其力之強弱

與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獨言大射燕射者射者多無定數必如數而共
弓矢若賓射惟諸侯與耦數有定所共弓矢亦
有定故不言也

凡師役會同須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弓矢有利攻守者有利車戰野戰者有利射豻
侯鳥獸者有利射甲革椹質者師則或攻或守
或車戰或野戰役則田獵會同則射豻侯甲革

故各以其物須之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故須
弓矢從授兵之儀也

田弋充籠箙矢

平居無禮射之事所佩矢有數不必滿箙軍旅
則籠箙之外多備以防匱乏詩交韔二弓束矢
其搜是也惟王之乘車及田弋則充其籠箙而
止

稾人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

誅賞

書其等者材有良苦必使上工爲其良下工爲其苦也乘其事者上有敏鈍敏者所作必多鈍者所作必少也襲工但以其等之大凡至試其弓弩則良苦之中又各有巧拙多少之中又各有堅脆或上工而偶有疎失或下工而時得精堅必辨之至晰而後食可上下耳

戎右

詔贊王鼓

軍旅田役贊王鼓者大僕也戎右衛王兼持馬推車恐無暇助王擊鼓蓋詔王鼓兼詔大僕贊也凡王鼓大僕皆贊獨軍事則使戎右詔贊者師之耳目在右御御心一於馬察敵之可而作士之氣惟右專之故使詔焉觀長勺之戰公將鼓而曹沫止之齊師三鼓沫曰可矣則詔君鼓者宜車右馭者別有戎僕蓋驅乘而居鼓下

齊右

凡有牲事則前馬

不曰王式而曰凡牲事者齊行不出朝廟宮庭舍牲事無式也於道右曰王式則下前馬而此不言下者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右之職也有牲事則王式而車不行右已下持馬不必更言下矣

道右

詔王之車儀

車儀獨道右詔者朝夕燕出入之儀既習則祭祀會同賓客加謹焉耳惟戎車之儀異常如玉藻戎

容暨暨之類故戎僕別掌之

大馭

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

右下持馬故王自馭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工歌肆夏則路行綏而鸞和之鳴疏工歌采薺則路行疾而鸞和之鳴數故馭者既知肆夏采薺爲行趨之大略又必審聽鸞和之節然後車

馬之儀與工歌相應也

戎僕

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郊壇至近且犯軷則以田以鄙國外會同皆犯軷可知獨言巡守及兵車之會舉遠也　巡守乘革車與朝覲會同異者王出畿則武衛宜嚴也

掌凡戎車之儀

注謂衆兵車易氏祓遂以步伐止齊之儀實之

非也其然則上文所掌倅車之政具矣儀與政不同戎僕身在王車安能徧察衆車之儀蓋掌王凡在戎車之儀耳行道按壘禱戰誓師鼓進受愷各有儀法故以凡該之道右掌詔王車儀在師中則戎右之任重且繁故使戎僕掌之

道僕

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日朝夕燕出入者謂朝夕視朝及或以燕遊出入也大馭齊僕無掌副車之文蓋祭祀饗食皆在廟無所用副車也朝夕視朝亦不宜有副車此掌貳車之政令豈謂燕出入與郊祀宜有副車而不言者王出宮則副車必從不待言也

田僕

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以鄙省耕斂也蓋以鄉遂為限

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

比禽謂比次所獻禽種物各相從且別其上殺

中殺下殺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

校人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養之事如良馬師圉校多芻秣異等之類乘之事如齊道戎田德力毛足各有所宜之類　注謂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疏以序官有馭夫趣馬圉師而無僕夫因疑校人所屬則有僕夫而文闕後儒又謂即五路之僕似俱未安大馭戎僕各二人皆中大夫與小宰小司馬爵同即齊僕下大夫二人亦不宜下兼廄馬以事理推之道僕田僕上士皆十有二人更番代御無事之日多故左右二校各以六人兼攝與天官內司服縫人職之女御即取諸御叙於王之燕寢者畧同經不特文以見其爲道僕田僕何也序官馭夫與二僕相次而列於校人之前

則僕夫即道僕田僕亦可見矣蓋有事則道僕田僕御王車馭夫御貳車無事則分掌廄繫其職同也若趣馬則專掌芻養之節故列校人之後而爲官中之屬　注謂校有左右則良馬每種四百三十六匹不知此計兩廄所容馬數耳非謂每種數必齊同也蓋物雖有五而用之則止四事若齊道戎田各有定數而分二廄則種馬一類安所用之哉以事理推之王之齊路道路及副車從車出入宮庭更番駕脫數不過百至玉路惟共郊祀則其用尤稀三者必以種馬之德優者充之其餘皆以供戎田之用耳田以習戎自軍帥及親者貴者之車皆宜用種馬使更番調習至於軍旅會同巡狩則四路皆從加以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其數當十倍於齊馬道馬春秋傳楚之游闕從在師中者四十乘　由是觀之齊馬道馬並駕玉路者合之尚不足以充二廄其餘種馬各分散於戎馬田馬諸廄之中以領之而六校十二廄皆良馬也注謂六馬各一廄則

駑三倍非二廄所能容而於經文別言駑馬而無僕夫亦不可通矣　注以一種之數三之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本無可疑而羣儒多謂駑馬宜三倍於五種之數非也古者軍旅之馬皆邱甸自共卿大夫兵車各有定賦良馬五物惟以駕王之乘車貳車從車耳其任載則有牛車有人輦駑馬所共不過畿內小吏單騎及役車之用耳取於千二百九十六匹之中綽有餘裕矣三倍於五種何所用之哉古今事實不同不可

不究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舊說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皆分爲三但諸侯不應竟無種馬戎馬特所畜不多故合種馬齊馬爲一種戎馬田馬爲一種家則良駑各一種耳初試爲大夫者畜馬止一乘等而上之雖十倍止四十匹耳百乘之家據其采地所出言之私家安得有馬至八百六十四匹之多也況大夫出聘私覿之馬公家具之經特言天子邦國與家等殺之大槩耳

凡馬特居四之一

陳氏謂牝牡雜則不可以駕此謂養馬時不知牝牡共槽棧亦踶齧不可養惟注三牝一牡欲其乘之一性相似爲近然果爾則經文當曰凡馬乘匹牡居四之一其義乃著以近代之法證之民間所畜多牝馬其牡騬則扇九而存一以爲特以非扇雖單騎亦難控制也況欲服之驂

之而齊其任乎先王愛物之政則扇三而存一對扇而言故不曰牡而曰特也所存之特既少則通淫時以一特將三牝義亦可以該矣見於詩者戎車田車使車皆用四牡則玉路齊路道路可知漢時閭閻聚會不乘字牝則國馬雖駑亦無取牝之義疑十二閑皆牡馬也其牧地所畜之馬則宜數倍於此取爲犧牲則地官之牧人掌之犧牲亦不用牝以禮賓客及國使之幣馬則旋

以庾人所敎之駣補之若公馬止於十二閑所畜則每歲幣馬必耗其半或三之一矣且遊牝時三倍於特之牝將於何取之哉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攻特之說先鄭得之若縶維使不得乘匹則乘執駒是也扇馬必於爲駒時謂氣血易長而不傷既乘匹而後扇則有不能全活者而性不若駒之良竟不扇則終不可乘用故庾人攻其爲駒者而校人於通淫後并攻其特

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駁夫

臧僕謂即於駁夫內書其善者以補道僕田僕之闕至齊僕必上士清直久著乃升爲下大夫大馭戎右則才德出衆然後任焉

飾幣馬

諸侯來朝王賜車服必以馬從又或加賜有馬而以幣將皆校人飾之也疏據覲禮王勞侯氏以璧謂王家遣人無庭實非也覲禮最畧未至王郊以前禮皆闕必已見於春朝夏宗也賜車服之後繼之曰重賜無數安知重賜中無馬與幣以前見於春朝夏宗而無庸覆舉乎經云幣馬乃據覲禮所未詳而斷爲有幣而無馬固矣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大宗伯職玉及牲幣各倣其方之色疑止據四望五嶽四鎮四瀆之正祭而言若行過山川及崩竭而有所禱其地或在偏隅間於二方故並用黃駒以地之色統之與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文不承毛馬之後者自飾幣馬至共幣馬皆齊色也詩曰路車乘黃書曰布乘黃朱是幣馬必齊色也詩曰駟鐵孔阜又曰四黃既駕是田馬亦齊色也遣車之馬以芻靈則同色不待言矣六月之詩曰比物四驪謂物既比而色又齊見馬之盛也牧野之師用四騵蓋君所乘其餘則皆齊力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宮當作官字誤也他職有府史此更有師圉之

屬故以官中該之與秋官士師掌官中之政令同義不得爲官若春官小胥序官中之事則義不得爲官詳見本職

趣馬

掌贊正良馬

同曰良馬而其性質血氣於五路各有所宜用非其宜則當正之趣馬朝夕拊馴知之審矣故校人辨六馬必使贊正焉所以下無匿情事無遺使也

牧師

凡田事贊焚萊

山虞澤虞職無焚萊之文而蒐田有火弊則焚萊者虞人可知矣曰凡田事者王時田而外甸稍縣都宜蒐獸之地應不禁其焚萊牧師遍掌畿內之牧地具知其宜焚之處故凡田者皆受令於山澤之虞而又使牧師贊焉野人若無所稟而焚萊則司爟有罰矣

廋人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

先王制禮馬將乘匹則佚之而不任人將娶妻則止於外而不使皆所以盡人物之性

正校人員選

廋人下士而使正校人員選者每閑二人則趣馬馭夫僕夫才智可以相長性質各有所宜知之審矣與趣馬之得贊正良馬同義或疑廋人所正惟師圉趣馬以上之員選不宜轉使廋人正之且謂漢以刺史察郡守明以御史糾督撫

乃後世防姦之術非先王禮意然詳考五官如司士詔爵詔祿內史以八枋詔王治司會掌典法則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上及正與師小司徒頒教法鄉大夫以六卿承而受之當官行法不問尊卑故教之所以無壅黜陟之所以不枉實由於此何獨於廋人之正員選而疑之

圉師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以其習於埜草故使充椹質習於爲射故使翦
闔椹質宜以木爲之而空其中以知草實爲蓋
古者射有褻尺井儀必以草充質然後矢之貫
質者始能如樹羣儒謂盤草爲質非也甲革椹
質取貫堅也而以草盤則義不可通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
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
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山師川師所辨之利害謂設險之要害也土訓
誦訓所道地慝方慝謂惡物汚俗之害也知其
害則利可興開道通津則疆圉之利也除惡革
汚則禮俗之利也職方通掌九畿必周知之然
後封守可定政教可頒

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
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州起西北去東南絕遠故首列之以志風教之
所暨也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叛終周之世爲
禍災於中夏故職方所記以險遠爲先　鎭者
其山高大爲一州之望若能鎭壓之也水瀰漫
而灘淺草盛者曰藪窪下而鍾水可以爲陂灌
溉者曰浸會稽在浙江紹興府東南具區即禹
貢震澤今所稱太湖也三江岷江松江浙江也
岷江雖發源於梁州而入揚州之界則合安池
宣昇潤與諸州之水而環其北松江合嘉湖蘇
常諸州之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徽嚴杭諸州之

水在其南揚州之川未有大於此者五湖無考
旣列具區則以太湖旁五湖當之非也　九州
男女之數所以皆可凡數者司民自生齒以上
皆書於版而諸侯歲獻民數則按籍可稽矣所
以具列於職方者男女偏多偏少之地所以差
其征役紀其作業者政教不得而同也

正南曰荊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
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顧景范曰、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雲夢在湖廣德安府城南、江水發源四川成都府茂州西北之岷山、歷梁荊揚三州、至今南直揚州府海門縣東入海、漢水發源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嶓冢山、至湖廣漢陽府城東北入江、潁水發源河南府登封縣東陽乾山、至南直鳳陽府潁州潁上縣入淮、湛未詳、今河南汝州境內有湛水、潁湛本在禹貢豫州之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

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潁湛二字疑傳寫互譌、豫州當曰潁波、荊州當曰湛溠、鄭注似不可破、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顧景范曰、沂山在青州府臨朐縣南、孟諸在河南歸德府虞城縣、禹貢屬豫州、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唐縣東南桐柏山、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東北入海、泗水出兖州府泗水縣東陪尾山、至江南淮安府清河縣南入淮、今名南清河、沂水出青州府莒州沂水縣西北雕厓山、至淮安府邳州南入泗、沭水出臨朐縣沂山、至淮安府安東縣西入淮、

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濰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顧景范曰、岱泰山也、在濟南府泰安州北、大野在兖州府濟寧州鉅野縣東、河從西域崑崙山、至陝西西寧衛積石山、乃入中國、歷雍豫冀兖四州之域、東北入海、今從東南合淮入海、濟水發源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王屋山、至山東濟南府濱州利津縣東入海、亦曰大清河、盧水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廢盧縣境、濰水出青州府莒州西北箕屋山、至萊州府濰縣東北入海、禹貢屬青州、

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顧景范曰、嶽山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弦蒲在隴州西、涇水出陝西平涼府城西南笄頭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汭水出弦蒲藪東北、歷平涼府境至西安府邠州長武縣而合於涇、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至西安府華州華陰縣北入大河、洛水出慶陽府城東北廢洛源縣南流合漆沮二水、至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南入渭、通典曰、洛即漆沮也

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顧景范曰、醫無閭山在遼東廣寧衛西、貕養在山東登州府萊陽縣、在禹貢宜屬青州、菑水在濟南府淄川縣東南、時水在青州府臨朐縣西、

河內曰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顧景范曰、霍山在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東南之三十里、爾雅秦有揚紆、此屬冀州未詳、漳水有二、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清漳出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西南少山、至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合焉、其下流復分爲二、或從北直河間府獻縣合滹沱河、或從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合衛水、汾水出太原府靜樂縣北管涔山、至平陽府蒲州榮河縣西入大河、潞水闞駰曰、即濁漳也、今潞安府城西南二十里濁漳經焉、土人猶呼爲潞水、通典曰、潞河在密雲縣、即今北直順天府境白河也、　春秋傳載晉所兼國曰狄揚韓魏、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揚爲晉所兼、豈邘亦在冀州之域、以音同而誤紆與、

正北曰幷州其山鎭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顧景范曰恒山在北直眞定府定州曲陽縣西北昭餘祁在太原府祁縣東虖池水出太原代州繁畤縣東北泰戲山至北直河間府靜海縣北小直沽入海嘔夷水出山西大同府蔚州靈邱縣西北高是山一名唐河至北直保定府安州北合於易水淶水在保定府易州淶水縣東北亦名北易水易水在保定府安州城北名南易水　羣儒謂周分梁州以入雍豫蓋據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而職方華爲豫鎭其實非也雍梁西境並以黑水爲界雍州東境際河故於梁州舉華陽以示二州南北以華山爲界耳蓋梁之北境遂與華山之南相對非其地直接華山也王氏應電謂梁州未歸化者甚衆故周公以共職貢者分屬荆雍豫三州而不及以政教者不入職方亦非也周南德化首被荆梁而雍梁接壤服屬尤親牧野之師庸蜀盧濮皆從故以附王畿而爲枝輔與虞夏都冀遂併營幽於冀同義耳　職方列舉九州所利之物產與禹

貢有無多寡不同何也禹貢詳邦國之貢物而職方則闡閭所利賴四民所恃以爲生其義各異也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相維如相朝相聘相𦝫相弔救菑恤患及奉王命以討有罪之類　觀此經則大行人六服所貢各主一物乃入見時所貢而非歲貢之常可知矣

王殷國亦如之

注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據上經曰王將巡守此曰王殷國亦如之似巡守與殷國爲二事耳不知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先期之事也王之所行先道而巡戒令在途之事也既至方岳而殷國則亦如先期之戒令辭事相承即此可徵殷國即巡守時事鄭氏偶未達耳

土方氏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土宜土化之灋皆以土之淺深剛柔燥溼風氣之寒煖而異故土方氏辨之

懷方氏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疏方貢謂六服諸侯非也九服之貢皆大行人致之此曰來遠方之民則非貢使明矣蕃國之民以貨物交易者或貢其方物亦不拒也政職以聚百物故設此官

合方氏

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李光坡曰此官皆柔遠人之事除其怨惡者禁土著豪強爲商旅患同其好善者彼此地產交相好善則貿遷者利其息故其文承通財利同數器壹度量之後也上懷方氏來遠方之民此官達其道路以濟其不通也懷方氏致遠物此官爲之均調使樂徃來也

訓方氏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四方之政事有得失上下之志有異同旣以告於王則必褒嘉而飭正之故正歲布以爲訓也觀新物則利於民用者可使四方倣效之所謂無者使有利者使阜也若作無益害有益則禁絕之所謂靡者使微害者使亡也　司徒之屬有誦訓而復設此職者誦訓所掌獨其國故事此則周知其國政人心俗尚而使王知所以紀其政教也誦訓所掌獨巡守之事而此則布訓

於四方也惟此職所誦四方之傳道卽誦訓所道方志蓋此職采而達之而後誦訓道之司徒所布於邦國者敎典之常也此所布之訓則因其國政人心俗尚之有偏而矯革化誘之者

形方氏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華析也離麗也地勢應屬此國而披於他國則在此爲華在彼爲離而統攝難爭端起矣故正之

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諸侯不和多起於疆埸之爭故事大比小政教多方而獨繫此職之末

山師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山林川澤仍頒之於邦國特使王官遙掌之而致其珍異之物耳原師掌辨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乃以建國邑與山

師川師之職異故不言所致之物又原隰皆穀土無珍異之可致也　珍異之物或爲常貢可充祭祀之好羞者或非常之物如玉足以庇嘉穀珠足禦火災及藥物可療疾病者不可必得有則致之非貴異物而以爲玩好也

邍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封建國也邑制都鄙也五土獨掌其三者邱陵墳衍皆有穀土可計賦以建國邑山林川澤之小者則因其封域計其穀土相其形勢而頒之以爲阻固焉　山師川師邍師與地官虞衡閭師之職同而事之所主則異閭師所掌者任地而邍師則封國建邑以辨其疆圉虞衡所掌者作山澤之材而山師川師則辨利害以爲設險守國之本葢五物九等國邑封域雖總於司徒而制畿封國則司馬之職故特設職方形方以專掌之而山師川師佐焉邦畿之外五地土壤

達於四海閭師不能悉辨也故設邍師與山師川師司險掌固聯事而聽於職方以定城郭溝涂樹渠之分界也

匡人

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則冢宰所建而使司馬之屬達之且觀其慝所以警不聽命者達法則遂足以匡邦國者使其國之臣皆稟王朝之法都鄙之吏皆守王朝

之則諸侯雖欲反側而勢不能行矣

撢人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正王面所謂四面而內鄉也匡人達法則而邦國之臣皆稟承乎王吏撢人誦王志而天下之民皆內鄉於京師此先王養諸侯而兵不試之道也齊晉之衰民不知君而陪臣各固其私以成篡奪之漸則知止邪於未形周官之所慮遠矣

都司馬

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政若諸子官伯掌固之所掌學若大司樂之所掌是即所謂國法也都家士庶子之政學一以王國教冑子之法治之以聽國司馬者有軍事則聽於諸子有守政則聽於掌固也

家司馬亦如之

此謂家司馬雖以家臣爲之而平時掌戒令政學用國法有事聽於國司馬一與都司馬同也或以春官序官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例之謂此職之文與序官各使其臣以聽於國司馬互錯求以事理之實決不可通蓋都家宗廟社稷及都邑四時之常祀與天神地示人鬼物魅之特祀於冬夏日至者（神示謂分星山川之祀人鬼謂因國前哲之祀）皆同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不得與都異若夫士庶子衆庶甲兵之數則雖鄉之小都視家衆亦四倍焉故上士中士外增設下士八人正以所

統者衆耳若移職文於序官則土地人民僅四分之一而官徒則同不惟無所用之且將何以供億乎移序官各使其臣以聽於國司馬於本職則戒令政學不能該而各使其臣義亦無所著序官所以云爾者正以見地狹人少故王朝不別設官而各使其家臣領之與都宗人異耳李光坡曰大司馬掌邦政以兵事爲主故凡兵甲車馬之政隸御僕從之官九州邦國之形勝阨塞要害皆屬焉兵事以賞罰爲主故首司勳

兵莫重於馬故馬質次之政莫重於地故量人次之次以小子羊人者祭祀之事也繼以司爟者火政兵事之要也設險守固制勝於未形故掌固司險次之候望譏察簡勺尋隱故掌疆候人環人又次之挈壺氏三軍之耳目故又次之射以武事而備禮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習焉故射人次之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皆因射而及之也司馬辨論官材司士佐之六官之師旅得其人則六軍之將帥得其任諸子之治國

子司右之治戎右皆此意也自是以下至圉人數十職則詳衛王之政虎賁旅賁夾衛王車節服以衛王車而及之也方相氏以衛室神而連類及之也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王之出入起居皆擁衛於前後左右故次之王車有五路乘車之冕弁各有宜故弁師次之車中甲兵戈盾弓矢具故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次之戎右齊右道右爲車右者所謂勇士也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御車 謂僕夫也馬以駕車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皆馬官也不次於馬質之後者馬質專掌買馬以備軍馬之乏凡馬之政教皆校人司之也職方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以及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撢人皆所以周知天下之土地形勢山川林澤原野之險易而施訓道匡正之法所以銷兵於未形止亂於未萌也都家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於國司馬故以是終焉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一

湘潭陳滄洲
高淳張彝歎同訂
新建周力堂　　桐城方苞著

秋官司寇第五

刑官之屬

遂士縣士方士皆別設官而鄉士卽用司寇之屬士者所受國中之獄訟其治在國中也諸官皆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以給官中之事而

司寇之屬士獨兼受國中之獄訟者諸官之事紛秋官則所掌惟獄訟而四郊之獄訟鄉師聽之而後達於縣士遂之獄訟遂大夫遂師聽之而後達於遂士公邑都家之獄訟守士者聽之而後達於縣士方士其獄辭皆已定矣其上達則士師察其辭小司寇附其法大司寇斷而行其令故司寇之屬士雖使兼受國中之獄訟而不患其不暇給也四官之事有司分治之使官中之士兼之則侵官也則離局也司寇聽獄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獻其議雖他人所上獄訟亦公聽而共成之則雖使兼受國中之獄訟而非侵官無離局也且四郊之獄訟鄉師聽之必內達於鄉士者以獄之成必取決於司寇也國中之獄訟無外訴於鄉師之理故使司寇之屬士受之觀此類則聖人精義致用之學見矣

遂士

疏謂遂士兼主六遂中公邑之獄訟非也其職

曰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則不兼公邑明矣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書其成與聽獄訟者至都家始有異文則甸稍縣都之公邑並掌於縣士可知矣縣士職與鄉士遂士無異文以其爲王朝之吏而所掌公邑耳　遂之士倍於鄉何也鄉地近耳目眞遂則稍遠而獄訟之達也遲所以聽其辭而察之者尤不可以不詳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其爭訟不附於刑有地治者自斷之則達於司寇者宜無多而鄉設

上士八人遂設中士十有六人以主聽而辨察
焉蓋惟恐不得其情也

縣士

家稍縣都之公邑大不過縣故掌四等公邑之
獄訟者以縣名官宅田士田等在鄉郊者亦宜
爲公邑而知不掌於縣士者四郊地陿其爲邑
也微且其田多公卿大夫士以及庶人役國事
者受之其有獄訟必近就國中而取決於鄉士
明矣　公邑之貢賦載師執其總而遂人令之

遂師征之以入於大府師役則遂人令之邑長
致之遂人帥之以聽於司徒功事則遂大夫戒
之歲終令會政致事於小司徒以達於治官獄
訟則主縣士以達於司寇知縣師所徵野之賦
貢惟家稍縣都者以九賦有家稍縣都而無公
邑則知統於邦甸又鄉遂公邑之貢賦掌之者
乃閭師遂人遂師也知縣士所掌獄訟兼六遂
中公邑者以遂大夫雖兼掌凡爲邑者之政令
功事而所聽惟遂之治訟也知遂人遂師職所
謂野乃公邑者以遂人職既曰大喪致六遂之
役而又曰凡事致野役也

方士

自甸稍至縣畺皆有公邑其獄訟紛綸故縣士
四倍於鄉士三倍於遂士都家至衆而方士數
較少者都家之長各與其士定議附法方士受
其成而已

職金

秋於五行爲金其用斬刈鑄刻爲多故屬秋官

掌四

掌四僅用司圜下士之數徒亦減四之一而無
胥蓋拘囚以待刑殺栖止有定耳目易周若罷
民則施以職事所以稽其業緒糾其爭鬬防其
遁逸者尤不可以不詳故士有加徒有加而又
有胥以董其徒惟恐其不能改而致屏遠方或
出圜土而入於大辟也

罪隸

古者罪人不孥而盜賊之子女不宥以姦宄之

人或不顧父母兄弟而皆知愛其妻子故以是累其心又使其妻子畏懼警戒而毋動於惡也

貉隸

四翟之隸皆慕義而來願留中夏者故因其能而各任以事謂之隸者王宮宿衛宮伯所掌士庶子也旅賁皆命士也虎賁所掌謂之虎士必粗知道藝而有異於胥徒者故於司隸所掌稱隸以別之春秋傳人有十等隸班在六非甚賤也盜賊之子亦使班於四隸者非其身之惡也不使列於齊民者恐其習爲匪僻也

布憲

大司寇布刑於邦國都鄙與大宰司徒司馬同而特設布憲以表懸於四方邦國何也治教政之有更易者以簡書布於君長有司承令布治施教敷政則不患幽隱之不達矣獄情萬變刑章有因事而增減者有隨時而輕重者自漢唐至元明刑律常有增改若官吏知之而民或不聞則陷入者多矣故使王官持旌節以表懸所以宣播道路

四方之觀聽也若小司寇所謂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者則專指畿內而言蓋曰縣士則爲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明矣此職曰諸四方邦國及其都鄙則爲畿外可知畿內地近仲冬以後刑獄尚有不宜留者故夏之正月始布懸之布憲則自侯衛達於四海故四方分出以子月巡行至寅月表懸始徧也

禁殺戮

下士二人豈能司察畿內之私相殺戮者其職曰以告而誅之蓋既立專司則怨家及守涂地之人皆得以告也其不以有地治者掌之何也有地治者專司治教所聽不過其地之民訟地訟必附於刑而後歸於士此職所掌傷人見血壤獄遏訟皆大違法禁以刑官掌之則輕者誅罰重者即歸於士然後姦民畏法而不敢輕犯耳

禁暴氏

職所列皆禁於未然之前使欲爲淫非者不得逞故官名禁暴

野廬氏

國野之道廬宿候館委積皆隷於地官而刑官掌其幾禁蓋守涂地者雖得脩人必歸於士而後可正其罪以刑官掌之則隨時隨地可以搏執撻戮而禁令無壅矣凡事物之禁皆屬刑官職此之由

司寤氏

盜賊姦宄多乘夜竊發故以刑官司寤王畿至廣而所設僅下士二人徒八人者守涂地者各

有夜士干掫司寤氏不過詔之以禁禦耳人皆寐而獨寤分時以令干掫然後閭閻得安寢也

司烜氏

易曰日以晅之荀本作烜取火於日故以司烜名官不必易爲爨秋氣最清取水於小當秋官明潔凡祭祀明水之用爲多故屬秋官而並掌夫遂以共明火也明水可積日而取之以待用若祭之日天適沈陰必不能取火於日豈亦當秋陽正烈之日傳火於荊薪畜之以待更然故於司爟之外別設此職而禋祀五帝之明水火必大司寇奉之與

條狼氏

韓愈文有荒不除義遵注疏但此職掌王公之趨辟師中之誓命絶無道除不蠲之義蓋令野脩道者遂人巡道脩者遂師則除不蠲乃彼二職事也當以鄭氏鍔之說爲正注所謂狼扈道上亦可通乃賈疏失其意耳春秋傳扈氏無淫

注扈止也古者雖君出不預止行者偪近而後辟之狼戾之人或慢止道上而不肯早辟故使八人先路執鞭以辟之

冥氏

猛獸且晝多伏藏設弧張爲阱擭每以暮夜昏冥之時而得之故以名其官

穴氏

害人之物莫酷於猛獸故首冥氏以擭噬莫之能避也蠱毒次之其發較遲而死傷則一也穴

氏又次之雖摯獸而伏藏遭之者尚希翨氏已下則無關於軀命矣

薙氏

柞氏薙氏通言攻木殺草之法蓋掌苑囿山林及公家園圃之官而使民取法焉知然者以掌凡攻木殺草之政令也陳氏汲專主苑囿義已不該而謂山林自有虞衡掌此則誤矣二職總無柞薙之事薙氏下士僅二人而柞氏八人正以兼掌山林園圃攻木之事繁多耳

翦氏

蠹物雖無傷於人而害甚廣故先之貍蟲雖螫人而遇者希故後之

銜枚氏

大刑以征伐銜枚氏所掌本軍旅田役而旁及道路之囂讙故屬秋官大祭祀謂郊壇亦禁道喧也

伊耆氏

蜡記伊耆氏始為蜡裲葦籥土鼓亦猶隸首造數容成造曆蒼頡作書之類耳

大行人

賓客之事而掌以刑官之屬何也鄉飲酒義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賓者以義接人者也又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迎送揖讓皆以賓主之禮和之過則慮其無辨故以刑官掌之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蓋必其道各盡而後君臣之恩義可常保也

掌訝

設官之數與訝士同以賓客四面而至送逆之事必偕也府史胥徒則省半焉蓋以訝士兼受四方之獄訟

掌交

小行人辨五物各為一書以反命於王則巡觀侯國而究察之明矣而復設掌交以巡邦國何也掌交積日累月以得其禮俗政事利害順逆饑穫苦樂悖逆和親之迹然後小行人之出可

周諸詢度按實而別其類也。小行人四人，二人留治官中事，當巡行之歲，二人分出所至之國，淹留不過旬日，非平日具得其事迹，安能倉猝而立定乎

掌察

掌交之末、備列九稅九禮九牧九禁九戎之論、則所以馭邦國者畢矣、掌察以下七官、皆馭都家之法也。其職曰掌察四方、謂王畿四面之都鄙、各以二人掌察也。方士掌都家獄訟、亦每方四人。蓋官中之刑獄、則脩縣而察之者精矣。其禁令、則分掌而察之者詳矣。賓客之禮事、無所用其察。至於六

服之國、治教禮政刑事之大者、則王及六官之長貳察之。其民情土俗之小者、則行夫小行人察之。無爲別設一官、且其事紛放、亦非中士八人所能坐察也。所察宜主官吏之賢愚、祿爵之當否。蓋都家之賦貢、則掌貨賄之所司、祭祀禮俗刑賞田役、則朝大夫之政令、都則家則之職守具矣。

掌貨賄

此掌都家列於九賦之貨賄也。蓋天官之勾稽

供具、地官之政教禁令施則於都家、使遂守之、無所用王官、而其農田之所入、或留爲委積以待賑發、見遺人職。或輸於王朝以待九式、見大府職。其餘職之貨賄財物、亦或輸王朝、或留本邑、宰夫所攷羣都縣鄙之財用是也。其存苛也、則有燥溼朽蠹之虞。其出用也、則有調發轉移之節。故每方各設下士四人以掌之、以備或留而鈎攷、或出而巡視也。司貨賄宜屬地官而設於秋官何也。貨賄出納、乾沒抵冒、姦蠹易生、以刑官之屬

掌之、隨時糾詰捕治、所以懾威姦宄。

朝大夫

此職府史之下、有庶子而無胥、何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有政令事故、非胥徒所能呼召也。故即用都家之庶子、供胥之役。庶子列府史下、而別無胥、故知供胥之役。蓋以胥掌事、恐都家之子弟或有拒違、以都家之庶子統之、則細民奉法惟謹矣。朝大夫朝夕職事於王朝、故庶子從而治叙焉。其徵令、則使徒達之都家之司馬、掌士庶子車馬兵甲

之戒令而設胥如他職何也軍政也師都且親
帥焉豈慮其玩忽乎傳曰盡小者大治周官者
當於此類求之

都則

八則雖須而遵守之誠奉行之善不可以不辦
也故設職於都家以攷之朝大夫必朝夕王朝
而後可聽事以達政令都則必分置於其國家
亦式焉而後可守典以覈僭差事各有宜也

都士

治職教職絶無治都家之官以治教二典王畿
侯國所通行也禮樂征伐威福必自天子出不
惟諸侯擅命必加九伐卽卿大夫之私邑亦必
使王官掌之故春官則設都宗人家宗人夏官
則設都司馬家司馬而獄訟放紛既設方士於
王朝又設都士家士與有地守者共治之所以
謹其操柄以防冒濫也　刑官之屬設於都家
者較禮職政職為多然列職八而闕者蓋丘焉
其故何也都家之禮樂刑政皆以王官掌之乃

聖王安上全下之至德要道而衰世之人情不
便也是故諸侯放恣封域并兼經界改易惡民
之疾其暴亂也宮室崇侈車服僭踰恐民之議
其悖傲也而司空之職亡軍制擅增車徒毀列
惡民之怨其殘逞也而小司馬與司馬行司馬
之職闕遂至齊晉魯衛宋鄭皆有強家逆臣貢
賦自專刑威自斷惡民之知有君也而掌察掌
貨賄都則都士家士之職闕惟方士之上獄訟
朝大夫之達政令則田氏未篡三晉未分已前

亦不能盡廢其故常且君不能專決而於已無
害也故二職之籍猶未去耳禮職之無闕何也
禮之大經迹難盡泯所惡於害已者乃條理之
精詳而不可踰越者耳禮典所載皆大經也其
條理之精詳者則具在司空之籍矣羣司馬之
職亡而大司馬班爵祿之籍亦亡而孟子猶聞
其畧比類以觀則知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乃百
世不易之定論矣　秋官卿大夫上士共三十
三人而中士下士四百有二人蓋位卑則不敢

怙勢以枉人職分乃易於悉心以體物也　王氏與之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無取乎書邦之藏秋官之府不宜多至七百餘人非也惟獄訟之要不得不詳具而久藏蓋上下比罪不可無攷於前聽斷失中尚或有反於後故都家獄訟之成士師並書其聽獄訟者而況司盟之載書司約之約劑大司寇所獻之民數士師所掌合聯之節稽荒辨之法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所掌賓客之禮籍小行人所獻六服邦國之事書視五官已倍加且朝大夫都則都士每國而有之府安得不再倍於諸職哉聖人制法非求以事理之實不可妄議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二

安州陳廷彥
同里劉古塘同訂　桐城方苞著
青陽徐詒孫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刑邦國卽下經用三典於三等之國蓋以刑邦國之民若諸侯之不率者則九伐施焉非五刑所及也既曰刑邦國又曰詰四方蓋詰四方邦國之用刑而不率三典者大宰以刑典詰邦國卽此義也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如酒誥羣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是也　加刑於新國平國亂國之上者明制在王朝布刑於邦國之時卽別異輕重而酌其中也如無畫一之法以限之則邦國諸侯驕暴昏懦者或徇私任性以爲輕重羣儒謂刑邦國之諸侯謬矣

續修四庫全書

以五刑糾萬民
糾有約束之義示以所尙而不用命者刑隨之則如木之從繩而無不可矯正矣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大宰官刑以糾邦治則所糾乃有位者司寇官刑以糾萬民則所糾乃庶人在官者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曰野曰鄉曰國非以地別之以事別之也亦士力役之政野刑也故曰上功糾力不孝不友不

睦不婣不任不恤鄉刑也故曰上德糾孝弟之作姦民之爲暴勢家之滅義國刑也故曰上愿糾暴雖國中野外之人所犯鄉刑也則以鄉刑弊之餘刑皆然 劉氏彝謂國刑爲典禮之刑蓋據注以暴爲恭不知義亦不可通蓋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則九伐之所施也亂名改作殺無赦者也至於祭祀賓客序事以賢卽小有過差不宜遂麗於刑且禮典不可云尙愿失禮而有訶責不可以爲國刑羣儒以五刑附治教禮政事五典義皆穿鑿難通王氏應電專以市言國刑非也糾之者市官之外禁殺戮禁暴萍氏等官皆有事焉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民罷於作業則必放僻邪侈而有害於人寘之圜土欲其困而悔也施以職事欲其勞而思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使知改則終可安其生不改則無所逃其死姦

宄之民舍此無以革其心雖周公制法亦不得不出於此 反其鄉里而曰中國者使終不改則當屏之遠方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
注造至也不至則是自服不直非也無論所訟虛實未有被訟而不自質辯者果自知不直而不至爲吏者當致其人平其事而後可以息爭未有置而不聽者蓋造者作事之端兩造者各陳其致爭之由也書曰兩造具備則不可以至

第八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訓明衆曰禁民訟者或事端微細或曲直顯然則立使解散而不復致於朝也陳從王曰訟獄者多挾一偏之情與其證佐以求伸及各陳其事由各出其約劑則據證難拚立可解散故必合兩造兩劑然後聽之而不主先入之言徇一人之私則將不敢挾其一偏而致訟獄故日以曰禁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訟是非可立決者也兩造具備則曲直可判矣獄遲久而後決者也或負財物或背昏媾其約劑有眞僞佐證有存亡未可以一言而決必致於獄然後其罪可定故所入加重又緩其期然後聽之舊說以罪相證非也以罪相證無緣有兩劑若官司所守彼此爭執則各於其長訴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　臨川吳氏謂必入束矢鈞金則貧者無所赴愬未遍考周官獄訟之法故也國中之獄訟鄉師聽之六遂之獄訟遂師遂大夫聽之公邑之獄訟爲邑者聽之市及門關之獄訟市師及質人聽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都家之獄訟都家之士與其長成之大者方士達之小者方士主之又有肺石以達惸獨老

幼尙慮其無所赴愬乎其造於大司寇而求伸者必事久變生情有詐僞辭無佐證雖具兩造而無所徵雖執兩劑而未可憑如書所謂單辭記所謂有旨無簡者是也古之聽獄訟者意論輕重之序而刑故無小辨法而不信則刑之辟藏而不信則刑之故使入矢以明直入金以示信重與之要而不肯息則視常法必有加焉所以使不直不信者懼罪之重而私伏故曰以禁民訟以禁民獄也其或聽之而終不得其情則又有盟詛之法而徵之以鄉里臨之以鬼神蓋聖人親歷情僞之變法有所窮不得已而立法外之法以警人心明天理吳氏不究其端委而勇於立異過矣　方道章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謂兩造兩劑之不具者禁之使不得訟獄也若兩造兩劑具備則有地治者與質人司約立聽而立斷之非大司寇所職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張自超曰此曰未麗於法則圜土之罷民爲已麗於法者可知矣圜土之罷民曰害人是實有被其害之人此曰害於州里則頑囂酗肆爲州里所患苦耳

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五家以近相保此更遠及二千五百家之州何也五家相保使糾察於平時也其過失邪惡尚

未形故曰有罪奇衺則相及嘉石圜土之罷民則過失邪惡已成矣懼其暫求自脫而不能悛非比偶之民所能制也故使其有司任之閭胥里宰實掌撻罰任之而不改則頑朴加焉傲很怙終可復於州長而投竄之故不曰保而曰任蓋使有地治者任其責耳必如此然後邪惡之民無遁情若以任爲相保之義則二十五家之里民不能相保況二千五百家之衆哉曰州里者於鄉舉大於遂舉細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

斷獄弊訟者大司寇也乃散見於羣士而本職無列焉何也圜土嘉石所以禁於獄訟未成之先而閉其徑塗鈞金束矢所以謹於疑獄疑訟而防其變詐肺石以達窮民又所以警有地治者與職聽之士而懲其枉橈也蓋使民無訟其本原固在於皇建有極章志貞教而止惡於未

萌明清於單辭董正諸司乃大司寇之職至於職斷不失則羣有司之事耳此本職無一言及於獄訟之義與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刑典每歲和布不惟科條有增損即諸侯之國有由新而爲故既亂而復平先平而後亂者其典之輕重必隨時變易乃得其中也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

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邦之大盟約有或背之則征討必行六官皆有事焉故並藏其貳又使邦人及諸侯知所約之必不可犯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此侯國有爭訟非九伐之法所及也故以邦典定之如疆埸之爭則所犯教典政典也昏媾相負則所犯禮典也川防之閉縱則所犯事典也

本無輕重一定之法必隨事而酌定之卿大夫之獄訟以八法斷之者官職之不舉官聯之不會官常之不脩官成之不守官法之不遵官刑之不當官計之不實國有常刑也若卿大夫而有土地財物之訟亦當以八成弊之　王氏應電曰或謂邦典即大司寇建邦之三典邦法即小司寇之八辟麗邦法邦成即士師掌士之八成此似是而實非也三典以刑邦國之民非所施於諸侯八議適乎上下豈止於卿大夫八成以斷庶民之獄者為多而士師之八成則以糾姦慝而非以斷獄訟不若舊說為安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既總言大祭祀又特舉禋祀五帝豈凡祭祀之戒誓大宰小宰掌之司寇不涖惟祀五帝即事於郊野其事尤嚴故兼使刑官之長涖之與小司寇及士師職皆特舉祀五帝蓋刑官之正貳及攷皆從而蹕者又其屬聖人慮事之詳如此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此職及太宰皆納亨後繼言祭之日則納亨非謂亨牲也按特牲饋食禮祭之前夕宗人視壺濯及豆籩然後視牲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請期牲與鼎同時而告次日乃殺牲則納亨為納亨牲之鼎鑊明矣蓋祭前一夕之事終於納亨曰納亨前王則知視濯視牲王皆親之矣太宰納亨贊王牲事在視滌濯之後而小宗伯省牲在視滌濯之前何也小宗伯乃省牲非所也

蓋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於五官、使共奉之、小宗伯之職也、前期、小宗伯省其當否、祭之前夕、王出視牲、然後五官共奉之、舉獸尾以告備、舉鼎鼐以告絜耳

大軍旅涖戮于社

觀此、則知古之軍法、雖臨陣對敵、有不用命者、亦執而歸於士師、使羣士聽其情、傅其罪、然後司寇涖戮於軍社也、蓋大宗伯不與軍事、大司馬巡職六軍而不帥師、則大司寇必為軍帥、而

戰之日、不得涖戮於社明矣、將在軍、雖君命不受、而不得專戮、何也、軍刑至重、恐倉卒中或過出無心、或情有抵冒、故必歸於士師、明徵其辭、而後司寇涖戮、先王以哀敬之心制刑辟、惟恐其或有枉橈也、凡軍旅、鄉師戮其犯命者、所治者徒役輂輦、其犯命者、戮不過鞭朴、士師禁逆軍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則附於五刑者皆掌焉、至大司寇小司寇所涖、則必斬殺之刑、其餘刑則士師涖之也、蓋凡斬殺刑戮、乃掌戮專職、而士師又曰戮之、則從司寇以涖大辟、而餘刑則自涖可知矣、春秋時、軍帥亦不專刑殺、而聽於司馬、鞌之戰、韓厥將斬人、郤克將救之、是也、至唐李光弼河陽之戰、羣帥少却、即趣左右取其首、乃危急存亡之秋、非此不能使人致死、功雖奇、非常法也、漢唐以降、軍帥權重、得先斬而後聞、積威所劫、雖挾以叛逆、不敢不從、然後知軍刑必歸於司寇、政有本統、乃萬世無弊之道也、此亦古者軍將即用六卿之證、若王不親

行、則小司寇涖焉

小司寇

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司徒掌萬民、而使刑官致之者、三者皆國之變事、以刑官涖之、則進而陳其憸謀、退而動以浮言者、不禁而自戢矣、其不以大司寇、何也、其職擯而敘進、以傳語王與六卿並聽之、秋官之長、不得獨去其列、而為擯也、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臣莫尊於三公故北面以答王親民之官莫尊於州長故帥百姓而位三公之後若鄉大夫則六卿也雖監臨六鄉而不與民治宜西面以帥羣臣觀此而鄉大夫以六卿攝鄉老以三公攝益明矣使別設鄉大夫而非六卿則帥百姓者宜鄉大夫而不宜以州長注疏乃謂鄉大夫在公後義不可通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

羣士士師所議既附於刑小司寇復用情訊之記所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也書者所告犯法之由即獄辭也讀之而囚無不服衆以爲宜然後法可用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注引春秋傳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明國君不坐獄訟使其臣代之若大夫自有獄訟亦不躬坐當使其屬若子弟代之也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掌囚掌戮職凡有爵者皆刑殺於甸師氏而小司寇及甸師職獨舉王之同族何也其決本爲同族設而有爵者視焉故司寇甸師職第舉其法之所自始而掌囚掌戮職乃並詳其事之所兼及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呂刑惟貌有稽以色包耳目辭氣此以聲包色氣耳目也蓋或貌變或聲變則餘必從之聲以辭言而辭不足以盡聲不直而巧辨者辭雖不屈而聲必有異則聲聽乃色氣耳目之樞紐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邦法中本無此八議之法故以麗之既曰麗邦法又曰附刑罰者以八等人之刑應末減者當於邦法之中弊罪時得權衡其彼此之輕重低昂而附之於刑罰也

三曰議賢之辟
賢而罹於法者如僨軍喪邑之類或阨於事勢而非其罪也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三訊並用而要以民爲斷者所訊取於民乃其情之實也蓋民之所共白而以爲可宥者末減可也其不可宥者則權其情罪之輕重而施上服下服之刑卽呂刑所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司刺言三刺三宥三赦而此不言

赦者凡宥必酌於民言若幼弱老旄惷愚之應赦者不必訊於民而後得其情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周官登於天府者四民數則冢宰司會貳之者以制國用也內史貳之者執國法國令之貳以逆會計也賢能之書獨內史貳之者以詔王廢置爵祿也盟約之書六官皆貳者邦之大盟約若有畔者則禮樂征伐不行於天下六官皆有責也大史內史司會復貳之者大史掌約劑內史掌八柄其有會同征伐則財用計要司會之所職也獄訟之登不書其貳者自鄉遂都鄙之吏達於羣士羣士達於士師小司寇訊而弊之大司寇聽之士師受中而致於下書之者不一而足矣第登中於天府以示罪皆天討而無事復書其貳也　三年則天道凶豐之數至此齊矣公私出入之經上下可較量矣民之少者則已壯未老者則及老矣故大比之而凡受田歸

田之令或征或舍之差耕三餘一之法民數有稽則國用可制也　古者四民之中農居八九其餘男女貴賤無一人不在九職所任之中故計民數卽可以制財用後世遊民衆多凡賦皆出於田故陸贄論兩稅之弊謂先王制賦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徵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傷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自明以來百工之役丁夫之役皆歸田

畝而千百萬游民終其身無一日庸於公無繇粟入於國於先王懲游惰恤農重穀之道若背馳矣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注以實鑊水在納亨之前謂洗解牲體似未安蓋鑊非一或以焠水或以亨牲此實鑊水蓋焠水之鑊以備王與尸之盥及沃牲去毛之用二事必具鑊及納亨則所實惟亨牲之鑊耳割牲事褻故使內外饔執之而小司寇實水以致敬焉益鑊水者士師其職曰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則不得專主亨牲明矣謂洗解牲體則失之愈遠牲去毛以熱湯既體解則實於鑊而後加水

大賓客前王而辟

朝覲會同大司寇前王此不曰朝覲會同而曰大賓客何也蓋正舉朝覲會同之禮其事特重且或舉於巡狩及會師之地故必大司寇親之小司寇前王則饗食燕飲行於廟及寢者故以賓客言之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寇職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何也曰國則事在國中曰邦則逾乎畿內也賓客而外凡視學養老告朔弔臨蹕於國中者皆小司寇命焉朝覲會同而外凡用事四郊省耕省斂以及巡狩征伐王親在行蹕於畿內者皆大司寇命焉故兼以凡該之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民之夫家老幼衆寡鄉師遂師鄉大夫遂大夫既以歲時登之稽之而復設司民於秋官以登其數至獻數於王則不以司徒而以司寇者必服教而不罹於刑然後爲天民之良王始得而有之也　王氏應電謂上經大比登民數一節當移屬於此非也司民定祀於孟冬故三年大比之民數亦於是日獻而此所獻則每歲之民數見三年大比息耗之數多可定國用之大凡

故曰制每歲而計之則息耗之數少故曰以圖國用而進退之且上經言制國用並未及祀司民何爲移屬於此哉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獄已成辭而附於罪者歲終則總計其數訟之可立决者則遂斷之也　王氏應電謂下經命其屬入會乃致事當繫於此而以小司徒比證非也小司徒考治成正要會一時之事耳而此職則非一時之事也獄訟弊於夏正之十月則

民得役公旬營私室以終歲事而自羣士之外凡所屬羣吏必至夏正之正月然後一歲之事始畢而可致也蓋天地二官所考之治成所受之要會其事大抵相連故可同時而考之受之秋官之事紛雜而各不相蒙故於歲終專弊獄訟於正歲乃會庶事所以專一而致其詳耳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小宰職曰觀治象之法見不獨縣其象幷書其法也小司徒職曰觀教法之象互文以備其義也此職曰觀刑象義具於前則文可省也小宰小司徒職曰徇以木鐸此變文曰令何也曰徇者義主於警其人曰令者義主於達其語也天官之屬皆在國中地官之屬鄉大夫卽六卿都鄙之長則王子弟公卿大夫也遂及公邑吏雖不在國中而總其事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土均之屬皆親觀教法故義主於警其人秋官之屬自鄉士而外治在郊野都鄙勢不得盡去

其治所而觀象於國中故義主於達其語也曰令則可以該徇曰徇則不可以該令

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大司寇旣縣刑象於象魏小司寇復令布縣何也縣於象魏以示國中之民及民之有事於國中者而不能徧也故正歲小司寇又令羣吏宣布於四方而各縣於所治之地與大司徒正月縣教象於象魏而小司徒正歲又令羣吏憲禁令同惟小宰無正歲復縣之文蓋治象之法皆

不出於官庭及國中既帥羣吏以觀之又布於邦國都鄙則官守其法民從其令無事更表縣於其地矣若刑之科條教之禁令必家諭而戶曉安得不表縣於其地而使親民之吏更爲宣布哉小宰獨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亦此義也小司馬及司空之篇雖亡而依類以測之則師田之禁令皆及時而後行小司馬宜無正歲憲禁之事司空掌城郭溝池道路作宮室車旗衣服無時無事不有禁令義當表縣知然者以禮典

一成而不變則春官並無和布縣觀之法也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惟地官秋官有入會致事之文者惟二官用財紛雜而纖細必各會之以入於冢宰若禮官政官所用之財則各有經式冢宰司徒之屬共之不必其官自會也惟二官之職事積日累月而成其案牘或因於前其得失有攷於後故歲終致之而後冢宰聽焉若禮事軍事則時過而事畢無可致也　士師職正要會在歲終憲禁令在正歲則此經宜在登中於天府之下錯簡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三

士師

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

曰五禁之法者其法掌於士師而遵法而施禁者則六官之司旅也備爲之禁使民知少有傾側則陷於刑罰而謹稟以協於中是謂左右刑罰也

一曰宮禁

曰宮禁則凡事在宮中者皆具焉不獨閽人所

掌也如宮正比次舍則去守者有禁矣糾德行則奇衺者有禁矣稽功緒則淫怠者有禁矣秋官禁暴氏司奚隸之聚而出入犯禁者有戮又其顯著者也至宮中之火禁則宮正脩之國中及軍旅則司烜氏掌之國失火野焚萊則司爟掌之蓋一事而通乎五禁焉萍氏之幾酒謹酒亦然餘可類推

二曰官禁

朝士職慢朝錯立族談乃官禁之行於官中者司市命夫過市之罰乃官禁之行於國中者至宮正職所謂去守宰夫職所謂失財用物辟名則入於官刑非禁之所及也

三曰國禁

凡司市所禁皆國禁也而郊野都邑亦用之司門幾出入不物及財物犯禁者其法聯於關市戴記王制郊特牲及月令所列法禁皆可以是推之

四曰野禁

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卝人迹人囿人所禁專行於野者也野廬氏蜡氏萍氏脩閭氏所掌野禁爲多而賓客祭祀之禁則通乎國中司隸守王宮之厲禁而兼及野舍餘可類推

五曰軍禁

銜枚氏禁無囂本軍禁也而通乎野之田役禁嘂呼歎鳴歌哭於道者本野禁也而通乎國中至尚書費誓所稱春秋傳侵官失官離局亂行乃軍禁之大者而不見於經豈四司馬之職亡

而今無考與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刑則大司寇縣於象魏使羣士縣於所治而已禁則書而縣於門閭使婦人孺子皆若耳提而面命焉所以犯禁而麗於刑者寡也猶司徒之敎法令羣吏縣於所治之國而已而辨穜稑之種與其所宜地則使司稼縣於邑閭皆聖人知周萬物之明法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以誓言之費誓則戒之於先秦誓則以戒於後以誥言之大誥則戒之於先多士多方則以戒於後故曰以先後刑罰

四曰糾用諸國中

祀五帝大宰掌百官之誓小宰掌七事之戒其以令百官府五官之貳正歲各帥其屬而觀所縣之法所以糾庶官也邦有大事宮伯作上庶子大司樂合國之子弟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所以糾庶士也小司寇致萬民而大詢所以糾庶民也皆國中之事野外亦有糾而專言國中舉其大者多者

五曰憲用諸都鄙

對國中而言則都謂小都大都鄙謂鄉郊公邑甸稍也小司徒令羣吏憲禁令小司寇令羣士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蓋通鄉郊公邑甸稍縣都皆縣之誓用於軍旅者賞罰用命不用命必出矢言使知必行也誥用於會同者宣諭以禮義然後衆志可通也禁用於田役者田矜能而競

利役惜力而冒功最易犯令也國中用糾者其民聚可合致而申警之也都鄙用憲者其地遠必分布而表縣之也曰用之於者以事言也曰用諸者以地言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族師之法八閭爲聯止於二族而此經並舉州黨何也五族爲黨黨之奇族有合於別黨者矣五黨爲州州之奇黨有合於他州者矣至於鄉

而數無奇零聯無外合故曰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也族師職曰相保相受者所以教相受之人使之相保而篤於恩義也此職曰相安相受者所以糾所受之人使之相安而止其衺惡也族師合聯軍政也故刑罰慶賞合八閭而相及相共此職言追胥之事則相及相共者多寡無定數故第曰以施刑罰慶賞而不限以八閭也

三代盛時諸侯軌道兵革不試故坐作擊刺寓於四時之田慶賞刑罰寓於追胥之比蓋軍

政不可以無警而弛民氣不可使久安而怠也

掌官中之政令

諸官之司惟此曰掌官中之政令何也宰夫所掌則通六官之事鄉師分掌其鄉肆師則掌禮事之小者以佐宗伯惟士師則獄訟之上察其辭以詔司寇獄訟之成致其令以付羣士凡官中之政令無不待之以定由之以達者故特文以著之

掌士之八成

曰士之八成所以別於小宰之八成也八者舊獄載在刑書具有成法羣士守之如春秋傳魯盟臧紇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是也

一曰邦汋

春秋傳鄭伯來乞盟蓋汋也注汋血而與之爾雅井一有水一無水曰瀱汋集韻汋挹取也其諸聚斂掊克之臣浚民之生以蠹邦本者故列於邦賊邦諜之上與

六曰爲邦盜

注據春秋書盜竊寶玉大弓故以竊寶藏解之但如竊邑外畔殺國之大臣懿親及凡竊財貨者皆盜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

其歲之祲有等差其地之民有衆寡其民之困有淺深其財之用有多寡其事之施有緩急故曰荒辯之法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移民通財地官所掌而又使刑官令之者移民

則慮有顛越不恭暫遇姦宄者通財而使刑官董之則富者知必償而無匿財矣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燕出入偶以遊讌出入也恐奄寺或導以邪僻及姦宄刑人竊發故使刑官糾之且示王不當數遊讌也若宮中燕出入必從則無暇理邦之刑禁矣或以燕爲燕諸侯則下經諸侯爲賓蹕於王宮已該朝覲及燕饗　蹕以禁止行者辟則開道而使辟於旁故宮中廟中則辟王燕出

入則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小祝職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大祭祀沃王盥鬱人職凡祼事沃盥而祀五帝之沃盥獨以士師共之其鑊水則小司寇實之士師增之豈非以即事於郊野刑官之正貳及司皆前後左右於王以致其嚴而因使共近王之職事與　張子曰節服氏郊祀有尸不害爲稷尸用此推之凡有尸者皆人鬼也此經祀五帝有尸五人帝之尸也社稷有尸社與稷之尸也春秋傳晉祀夏郊董伯爲尸鯀之尸也虞夏傳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嚳之尸也儀禮周公祭泰山以太公爲尸古者嶽瀆配公侯國語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爲神汪芒氏之君守封偶之山者也春秋傳臺駘汾神也則亦爲人鬼之尸明矣五祀有尸行神則世傳爲黃帝之子中霤門井戶竈必始爲是者也若迎猫迎虎則或以木禺芻靈記亦未言以人爲尸由是言之非人鬼無尸

決矣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其屬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也旅帥卒長即鄉遂公邑都家邦國之有地治者羣士即平時斷獄弊訟之監司也必與羣士偕然後無事而中禁則其令明有罪而傳刑則其議當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士師先令正要會然後小司寇命入會小司寇令羣士憲刑禁則士師帥而憲之易刑禁爲禁

令者、刑則大司寇所布、而小司寇令羣士縣之者也、

鄉士

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掌國中、其治所在國中也。四郊之獄訟、鄉師聽之、而後達於鄉士、國中之獄訟、則鄉士自受之、國中四郊之民數、則並掌而糾戒之、　鄉士八人、注謂四人各主三鄉、恐未安、豈二人主國中、而六人各主一鄉、中士則四人主國中、而十二人分主六鄉與、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既曰聽其獄訟、又曰辨其獄訟者、聽之以探其情、辨之以附於法也。凡爭訟之附於刑者歸於士、則不附於刑者、鄉師遂大夫之屬、已聽斷、使解散矣、其附於刑者、士又聽之、察之、辨之、旬而後政於司寇、其死刑則又別異其要、加審慎也、職聽於朝者、司寇弊訟斷獄、羣士皆在、各麗其法、獻其議、而主六鄉之獄訟者、則鄉士也、遂士已下皆然、　春秋傳使王叔之宰、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

遂士縣士、治在郊野、而曰羣士司刑皆在、何也、遂士縣士、各以所治職聽於朝、方士各以所治上於國、則不期而會者、日無虛矣。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

古者司寇行戮、君爲不舉、故必累犯法者、同日而刑殺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大祭祀、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禁也、汜埽反道、鄉爲田燭、令也、大賓客、誅相翔者、暴賓客者、禁也、守涂地者、聚欜、令也、餘可類推、

遂士

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遂士掌遂之獄訟、而治所則在四郊也、遠郊乃

六鄉之地而遂士居之者近於遂則民隱可聞不遠於國中則獄訟易達也鄉士各掌其郷之民數而糾戒之者鄉大夫不與民治故鄉士自糾戒也遂士縣士則各掌其民數而糾其戒令蓋戒令其民遂大夫公邑吏之職也遂士縣士特糾之耳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

刑殺於郊者就遂士之治所也肆各於其遂者

與衆棄之以懲其未也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斷獄訟惟刑官咸在公卿大夫不與必王有欲免之人乃令會其期

縣士

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

此職掌公邑之獄訟縣師掌稍縣都之賦貢而皆以縣名官明公邑都家邑雖大不得過二十五百家也知此職所掌惟稍縣畺公邑之獄訟者甸之賦貢役事皆兼掌於遂吏遂師於徵遂之財征外別入野職野賦遂人於致六遂之衆役外凡事致野役遂大夫於令為邑者會政致事外戒凡為邑者之功事皆以兼公邑故也稍縣畺公邑之獄訟並以三旬而上則甸之公邑以二旬為期而兼掌於遂士明矣 縣畺公邑去王都遠矣而期以三旬蓋惟恐保伍地傳牽

連而失業也秦漢以後大州壯縣以數百里之獄訟而決於一人惟大盜死刑功令尚有限期其餘戶婚田土之訟有頓於州縣踰時經歲而不決者矣況郡守監司乎是以前賢謂一州一縣之獄訟非分其任限以期不可治也

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

公邑去縣士治所或三數百里刑殺於縣士之治所而肆之於其邑不勝其擾矣遂之刑殺就郊而肆之各於其遂以遂本近於郊耳此職曰

各就其縣肆之三日明就其邑而刑殺因肆之與遂之刑殺就郊異也其不曰邑而曰縣者公邑本以縣名春官司常夏官大司馬皆以縣鄙名公邑但二十五家已上皆得名邑言邑則疑各就其閭里言縣然後知所就乃邑宰之治所耳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

不曰邦有大事而曰邦有大役何也大祭祀大喪紀自六遂無及焉惟賓客軍旅所道經則通乎畿內然其入也必近王都而役禮事繁其出

也踰鄉遂則事益簡野廬氏掌道治遺人委人共委積薪芻公邑都家不過埽除道路守涂者聚欜而已故自縣士而下不復言邦之大事蓋賓客軍旅所經無所爲聚衆庶之事也惟役事則公邑與鄉遂畧同而諸官無明文故於此特見之其不言致衆與役所致何也遂人職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則致衆者遂人也又曰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則致役於司徒者亦遂人也遂人職惟大喪帥六遂之役則野役兼公邑明矣縣士蓋兼掌其禁令耳以其爲刑官之屬故獨掌禁令而政治不與焉

方士

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不言掌其民數者其數自有都士家士掌之康成謂民不純屬王非也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司民歲登下其死生則刑殺所減之民數鄉士遂士縣士歲以致於司民

而都家之士亦歲致於其長而以達於司民可知矣　鄉士遂士縣士皆聽其獄訟察其辭者鄉遂公邑之吏雖以獄辭上而未成議附法也故親聽其獄訟而察其所上之辭都家之獄訟則已成議附法矣故第聽其獄訟之辭而不復親聽其獄訟也死刑之罪獨曰辨者以未嘗親聽其獄訟辨之尤不可以不審也　易氏祓謂第上獄訟於國不必職聽非也羣士司刑皆在

而方士反不在乎蓋都士家士隨時而上獄訟之辭於方士方士聽之苟有未當必復下於都家核察而明辨之必的然無疑乃上於國也縣士所掌公邑在縣鄙者亦限以三旬而方士所掌在稍地者寬以三月正以不親聽獄訟而聽其辭必遠其期乃有往復駁議之隙耳

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獄訟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不曰聽獄訟而曰聽其成者鄉師遂大夫遂師職皆曰聽其治訟蓋以獄情直達於士而不自附其法也都家各有士以掌獄訟必與其君定議附法而後上於國故變文言成所以別於鄉遂公邑之未成者都家之獄訟蓋質其成而犯者不與之俱故方士第聽其辭司寇第聽其成書其成而已蓋民訟以地比正之慮牽連佐證者因此失業也　方士不言職聽於朝何也司寇聽其成蓋獨聽方士所上之獄辭而未嘗聽其獄訟也則方士不得曰職聽於朝明矣不言刑殺及肆之地何也曰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則各就都家邑宰之治所可知也不言方士之治所何也曰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聽之則方士待其治於國中不待言矣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不舉邦事而曰都家之大事何也專地與民雖王朝徵役亦止爲都家之大事而其長又自有祭祀喪紀城郭溝池浚築之役故以都家之大事包之

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此縣師職之錯簡也都家各有邑宰其上有五大夫兩卿以佐其長脩法而省之以行誅賞長及兩卿之事耳不宜以屬方士方士所掌不過都士家士所上獄訟之辭其他土地人民之數賦貢師役之稽承祀與賢之典讀法施禁講禮厲俗之宜皆不與聞何由遙制而脩之省之以獨斷其誅賞乎惟公邑則其地狹其吏微無專

制之長官故賦貢役事則兼攝於遂師遂大夫獄訟則兼攝於縣士軍政則兼攝於縣師而縣師掌地域夫家田萊畜器以作衆庶則賦貢役事之達於遂師遂大夫一切治教之施於邑宰者皆可省之而得其概矣故使縣師脩縣法省吏治而行誅賞焉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都家所上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方士自主聽斷注謂告於司寇聽平之非也既曰三月而上其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而復設此文何義哉

蓋鄉師遂師遂大夫公邑之吏皆王官也故獄訟之小者俾得自決都家小獄訟雖其君與士共成之而必取決於王官然役政有本統或謂上治猶上計不專指小事主之謂據所上治廉察都家士之能否益謬矣計羣吏之治者冢宰也獄訟之當否司寇聽其成書其名以待考覈則非方士所得主明矣

訝士

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

春秋以殺大夫爲亂王法則士民之死刑皆邦國所專決也設倒行逆施以賊賢害民何以制之故設訝士以掌四方之獄訟使司政典獄者有所忌也然六服廣遠王官遙制無由得其情實故據其所上獄辭而察之其有刑罪不相附者則諭之使更平反焉

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

有治於士宜兼士民枉橈而訴於王朝者注專指邦國之吏讞疑辨事尚未該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必往而成之者就其地然後可以刺羣言得情實也

有治則贊之

刑官中言治皆指獄訟羣儒以爲有朝享之事爲通於王此大小行人之職與訝士無涉也蓋其國之僕隸輿臺有過失爭訟者以在王都不敢擅自治故以聞於訝士而訝士佐治之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邦之大事不獨軍旅大役時田皆聚衆庶誓禁不及賓客恐其徒有犯者故使訝士讀而爲之備

朝士

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射人小司寇朝士所掌朝位各異互備也射人

所掌因射而朝之位也孤卿大夫列於左右故諸侯來朝而與射者從三公北面以答王羣士卑不在列小司寇所掌大詢於國民之位也故羣臣羣吏分列左右而州長及百姓從三公而面王朝士所掌則其事宜與外諸侯定謀者羣士從孤卿大夫之後羣吏從公侯伯子男之後內外之別也蓋必各舉其一而法乃備義乃明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以鞭呼趨且辟所施於庶民徒隸也慢朝錯立族談惟此職見之亦以有羣吏蒞民若司士大僕所掌常朝則禁地肅清儀皆素習無所用此禁矣　祭祀朝覲喪紀皆宜呼辟不獨大詢爲然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大者公之官收之以待求索也若雞豚劍帶之細過時而不索則失者已棄置矣故使得者私之曰庶民私之者設士大夫得獲亦不私而貯

於官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獄辭朝上卽夕可斷而羣士職聽於朝必各限以期日者不惟容其辨察乃懼或枉橈聽其人赴訴而自申列也若過期而後至興恐別生變詐而事端無窮故以不治絶之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同貨財卽士師職所謂凶荒令民通財也天災

流行令民同貨財以相濟而以國法行之爲責其償與息則富者樂於出財而民常不困矣犯令謂多取息與能償而過期不償者士師令之糾士又令之犯者加刑罰焉所以使出者無顧惜而貸者不敢背也先鄭謂司市爲節以遣之凡商賈皆以節行不必同貨財也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此謂身亡而親屬執傅別以責者若或妻子欺弱或族屬疏遠欺其不知故抵冒也若轉責使

人歸之則必別有契約作證而無從抵冒矣地傅謂傅別有士人作證者小司徒聽民訟所該者廣獨以其地附近之人正之不必有傅別故曰地比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春秋傳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羅與盧戎兩軍之又鄭子罕宵軍之並以攻爲義不曰剽掠而曰軍者聚徒有兵異於刦請之盜

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

若仇在本國既書於士則有司者當治之此閭之法相保相受有皋奇衺則相及在本國必無逃隱不宜聽其私殺矣蓋仇在異國將往報之先言其情於本國之士士覈得其實而書之他日殺仇於異國而自首其情則異國之士得訊於本國而釋其罪此王禁也通天下而統於王故有此法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貶謂刑從末減也札喪以札而死亡者衆也蓋荒札則比屋皆然鄉鄰族姻莫能相救其罪不至死而附於刑者或一人繫獄舉家無告則無罪而死於荒札者多矣寇戎相逼不能守禦則其禍更烈故或降其等或緩其期俟既定而後弊獄焉其曰慮者刑罪中有情不可恕或幷無家累及不能守禦者必使親民之吏殫心以究圖之非概行寬釋也

惟呼趨且辟及禁慢朝舉委朝之人民器物爲

朝士本職其餘諸士聽治之期收責同貨之令禁寇復讐之法荒札寇戎刑貶之憲乃州章之凡非外朝之法也其不列職於士師而於朝士何也凡獄之成皆聽於朝司寇士師羣士無日不有事焉國中鄉遂公邑都家邦國之吏民無日不有事焉故以朝士掌之俾有司惕然於耳目之衆著而無私徇也俾吏民曉然於憲典之有常而無妄干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四

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重民命司寇獻數之本義也而大宰之制國用大計羣吏必據此爲根柢以制財用則知其都數足矣以攷吏治則疆邑區分般耗各殊辨之不可以不悉也必異其男女者九州風土別異所生男女或相倍半知其數則所以作其配偶任以作業者政教必有調劑（如多男之地則課以耕牧多女之地則導以蠶桑之類）故三年大比內史則據之以贊大宰攷吏治司會則據之以贊大宰制國用而職方氏所以具知九州男女多寡之數亦由積年較比而得其詳也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王拜受者一則賢能之書一則萬民之數蓋國

非民不立民非賢不治民爲萬物之靈而賢能尤萬民之秀王所受於天地祖宗者莫重於此故拜而登於天府　小司寇職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者以民數之殷耗而制國用之多少也此職曰以贊王治者以民數之殷耗而考政治之得失也　李鍾僑曰漢文帝一歲斷獄數百而武帝時乃數萬周公置司民於秋官而獻民數以司寇使王知生齒不可耗於刑殺而使民遠罪宜有道也

司刑

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

罪之重至大辟而止矣惟盜賊則不止於殺而奴其妻子惟七十與未齔者不爲奴故別見於司厲而不列於司刑以示盜賊而外更無從坐之法也蓋非耄與悼任其天屬爲邪惡而不能匡其將入於盜賊也不以告於鄰里使收教於圜土而共私其姦利則罪固宜有所分矣

司刺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宥謂流放尚書流宥五刑春秋傳鄭放游楚於吳子產曰宥女以遠是也春秋刺公子偃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則當以刺爲殺此經曰三訊又曰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則不宜以殺爲義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三訊而後決者非惟慮其失入亦慮其失出也三刺蓋以情罪之可疑及羣士司刑所議之不

齊者訊也羣儒多謂訊之而皆曰可殺則殺之否則釋之非也以萬民爲本參以羣臣羣吏之說而折以情理之中或從其多或從其少不必羣臣羣吏萬民皆同辭也下經云然後刑殺則四刑之疑者亦用三刺亦不宜獨以殺言三訊之文凡再見者司刺先汎訊之其有所建白者小司寇又親訊也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李光坡曰不識者僻陋之人未識國法非下文

生而惷愚者比、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幼弱老旄連坐而惡非己作者爲多如司厲所謂七十及未齔者是也惷愚則懵然無知或爲姦人盗賊所誑誘指使情本可矜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易所謂赦過皆此類耳管夷吾以赦爲奔馬之委轡蓋自周有亂政五刑皆瀆諸侯放肆徇私從欲縱姦宄以賊無辜故極言其害而秦漢已後識治體者皆以赦爲戒也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

三刺所以求民情也三宥三赦亦曰以求民情者求其情而不在可宥可赦之列然後罪無所疑而中可斷刑可施　求民情求所犯之情也斷民中則於羣臣羣吏萬民所復之參差不齊者而斷以理之中卽中庸所謂執兩端而用中也

司約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六約據注疏皆典法則之所須也不宜有約劑、約劑者兩相爭而質成於上者也故書於宗彝丹圖而有訟則辟藏神民地邦國之約也治神之約如山川爲兩國之望而巡狩柴望所共犧牲玉帛之賦不齊治民之約如兩國接壤而相要毋受逋亡毋掠邊鄙故違其約於王室也治地之約如春秋傳鄭宋之間有隙地爲成而虚

之或江河移徙壞地或進或蹙而定其疆植者功器摯萬民之約也功功役也如洫澮畛涂比邑共之而功役不齊地所産器比邑皆上供而爲數不齊故違其約於官府也治摯之約如昏姻旣入幣以死喪遷徙易期恐後有變而預聞於官六者皆事之變也若典法則之常則何約劑之有不分邦國萬民而統言之者治神之小者萬民或有之治功之大者邦國或有之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此經所謂宗彝與尚書異蓋宗廟之典册也約劑全衆非六彝所能備載且有訟則辟藏數啟宗廟而視祭器非義所安也其義與鼎之有銘異銘祖考之功德於祭器宜也邦國萬民之約劑而書於天子之祭器何義乎況祭器有定數而約劑日增將因約劑而別增祭器乎其不可通明矣丹圖如春秋傳著於丹書之類亦册籍也

司盟

掌盟載之灋

盟者載其所要之辭於策謂之載書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貳在司盟故云載在盟府其正則與牲俱埋矣王氏昭禹謂其正則藏於天府天府並無此文安得以臆揣乎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萬民犯命必國之大事如甯武子宛濮之盟以國人多直元咺而貳於衞侯子產請焚載書以安反側也詛其不信者則事微而人亦無多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司約辟藏不信者服墨刑而此則使之盟詛何也司約所謂不信者所訟與約劑不符者也其或約劑符而歷年久遠情事別有變詐而無質證則使要言於神以懼之又使其地域之衆庶共牲與酒脯則或有知其實而相質證者且使為變詐者懼不見直於鄉里而他日不相保受也

職金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所受入征之金錫入於為兵器之府者鑄造之用多非入征不能充金罰貨罰則入於司兵者纔脩之齎少則罰金與貨可給也既以金罰貨罰入於司兵而稾人齎工不受財於司兵何也

五兵五盾之繕脩自當受齎於司兵司戈盾
職而不屬於司兵則直受於職金可也觀職金
所受曰金罰則知鈞金之入不直然後罰之直
則仍反之其人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

汲冢周書大聚篇武王聞周公之言乃召昆吾
冶而銘之金版以類相推豈國有大烖旅於上
帝其責已懲艾之辭亦鏤於金版而垂後戒與
汲冢雖周末僞書而稱用金版以鐫銘必於古
有傳

司厲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
入于司兵

盜賊之貨賄宜反之失者而以入司兵何也若
應時追獲具有主名自宜反之其人或竄伏他
邦越歲踰時而後得之其所掠之物已變易爲
他貨賄必一一推究而求其人以反之則牽連
糾詰滋蔓無窮近世功令盜賊所掠貨賄有
主名懸示以招而其人終不敢認或盡懼有司
胥吏推訊要索廢時失業也周官之法盡萬物
之情變而歸於便民非聖人不能制於此可見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身有爵不宜有爲盜賊者其諸戚屬有如士師
職所謂邦賊邦盜者與書傳凡降畔亦以盜賊
之法治之其父兄子弟有爵者實不知情或爲
所迫脅可從末減　有爵者雖戚屬爲大惡宜
連坐猶不爲奴先王以廉恥厲士大夫之節行
如此

犬人

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

充人所繫者牛羊也犬則槀人豢之臨祭犬人
共之易氏說誤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此職賈徒倍於羊人疏謂兼田犬是也但牽田
犬非十有六人所能共相犬者亦不僅官中之
賈經曰凡相犬牽犬者屬焉則别有共其事者

明矣王氏說未安

司圜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不虧體疑卽掌戮職所謂髡謂既改而髮仍可蓄也惟髡故無冠飾

掌囚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王族適甸師氏示刑殺可質諸七廟也有爵者適甸師氏示刑殺可質諸天地百神也

掌戮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焚酷於辜殺王之親其律尚輕於殺其親者聖人立法所以仁至而義盡也今律不孝不弟列逆叛之前義亦如此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

不曰盜亦如之而曰刑盜於市者刼請攘竊之盜無傷於人刑或止於刖劓也上言凡殺人者則殺人之盜已具其中首舉賊諜外此雖析殺不磔也次及焚辜裂其體而不磔如牲之疈辜也殺人者與盜則惟斬殺而已　李光坡曰殺就市宮就蠶室除刑就屏處所謂五服三就也若盜則刑亦於市異於平人之犯罪者

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軍旅則有斬殺田役則有刑戮也田以習軍旅故鄉師巡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春秋傳孟

諸之田楚申舟扶宋公之僕是也役亦有刑戮者如壞隄防以災民倡訛言以驚衆之類是也經統言斬殺刑戮者軍旅之小罪亦有刑戮田役而作姦犯科惑衆害民亦或斬殺以徇也殺人刑盜既曰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此又特起亦如之之文專指王之同族與有爵者而言也蓋古者大田大役皆大司馬涖衆屬植以軍法部勒徒庶恐疑在師中則戮於社田役之刑各徇其地故特著其亦於甸師氏也易氏祓

謂軍旅田役之斬殺亦掌戮司之則無待於重言歐陽氏謙之謂亦踣於市刑於市則更謬矣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記所謂公族無宮刑蓋議獄時不當以宮而降從劓刖耳先鄭以髡者爲司圜所收能民似可通其不冠飾而墨幪疑卽爲其髡也蓋能改者反其州里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其罪不至殺而又不能改者州里莫任將焉置之則長髡而

使之守積宜矣反於州里者髮仍可蓄是之謂不虧體也其罪輕者則但加明刑而無髡法與

司隸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下經別列四翟之隸所共職事則上所列諸事皆役罪隸明矣蓋以四翟之隸而爲百官積任器役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非其所習遠人觀德而使役煩辱事體亦不宜且四翟之服事於王朝者其數不應衆多以役國中庶事兼搏盜賊掌囚執人則力有不暇給惟罪隸則百二十人之外實繁有徒以力則能給以事則易習而體亦宜之曰帥其民正以見罪隸之爲國民而別於四翟又以包百二十人以外之徒衆也

罪隸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凡有守者卽墨者守門髡者守積之類蓋彼既不得去守則宜有聽其役者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盜賊之子其類姦兇又親戚爲戮不宜俾守王宮與野舍故司隸通掌五隸而守王宮與其厲禁獨舉四翟之隸此爲閩隸下錯簡無疑

閩隸

掌子則取隸焉

舊說俱不可通疑此本罪隸之文而二職互譌也古者官人不世則罪人亦不宜世以盜賊極惡故男女從坐然取爲隸者及子而止則易世而後能爲農工者聽之矣假而罪隸之苗裔遂

世世爲奴則其族蕃滋而隸員有限將焉用之必舊入者脫籍新犯者繫焉然後罰無重苛而人樂遷善取隸及子而止則隸所帥之餘民亦止於子不待言矣

貉隸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與鳥獸言即所謂教擾之也能言之鳥必人與之言而調習之猛獸媚養已者命以起伏動靜則應焉蓋久而習於人言耳

閩隸所養非畜鳥也貉隸所養非常獸也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乃列職以養之何也一切禁之則側媚之臣轉得挾爲奇貨以啗其上故列於六職以示其物爲無奇掌於胥隸以示其役爲甚賤正所以止邪於未形也

布憲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所言憲邦之刑禁者正所言懸於畿內下所言懸於四方也大司寇懸刑象於象魏布刑典於邦國都鄙小司寇又兼大司寇之五刑士師之五禁而宣布表縣之士師又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復設布憲之官以申嚴大司寇之刑典小司寇士師之禁令蓋先王明罰勑法欲吏遵民喻而不厭其詳如此

禁殺戮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鄉野公邑都家守士之吏層累而相督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政有常經似無庸別設此職蓋周公建典承商辛之弊俗胥權相滅無辜籲天不得不多爲之防使有所懼而不敢逞且六官之典通行於海內楚粵蜀閩阻深僻陝之區互相讐殺而不告於官雖近代猶然則此職之設慮事詳憂民遠矣　職司斬殺戮而所告無斬殺戮何也傷人見血者必告則相殺不待言矣

擭狱過訟乃鬬傷殺伐之漸嚴此三者乃所以禁殺戮也其既相殺戮者則以歸於士而罪在大辟亦不待言矣

禁暴氏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正者使人慴伏而從己也亂暴之民以力求正而不依於理法戰國秦漢任俠姦人是也

野廬氏

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叙而行之

春秋昭公八年蒐於紅穀梁傳御轚者不得入

范注轚挂則不得入門又國策車轂擊

掌凡道禁

國野之道廬宿路室候館之委積地官遺人掌之而不使兼掌道路之禁令何也凡民之有罪過者可使有司治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若道路宵晨暫過姦宄非刑官之屬巡察監視隨縛而刑之不足以肅也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國之大事既脩除道路復特言大師埽道路者脩除特平治之埽則凡餘糧之栖畝芻薪之露積雞豚之布路者一切埽清之以絕寇攘爭奪之端也

蜡氏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任人雖歸州里三年不齒服飾尚異於平民故與刑人同禁

雍氏

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曰國稼者溝瀆澮池本以利通國之稼也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澤地水至則陷未至既過皆可耕種若規爲洿池則其地永沈沒矣故同於山之爲苑而禁之以作無益害有益也　溝澮山澤並掌於地官

而復設此職以掌其禁令何也地官教民以興其利利之所在或專且爭故使刑官之屬董之又所以靖民而去其害也

萍氏

幾酒謹酒

詩曰無酒酤我蓋惟大夫以上祭祀乃及時命爲酒則士庶人祭祀冠婚力或不能自造亦不禁市沽但宜有限量耳幾酒蓋苛察其無事而漫作者謹酒則戒慈其因事多作及市沽而濫

於禮事所宜用者與

司寤氏

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夜之長短不同而星出之早晚亦異月令每月記昏旦中星以正時亦以分夜也農民行旅見某星至某方則知爲某時不惟昏旦所見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晨則門關已啟故見行者而禦之宵則邁閉以禁過而已

司烜氏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

南方火位也故司爟通掌四時改火出納火之令職主於市火之利而不掌火禁其曰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蓋因布令而及之使民知避其害非火禁也火禁如用火之地救火之法以及夏毋燒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以刑官之屬掌之使民不敢犯也軍旅之火禁以刑官脩之者非軍刑所及也司烜掌明火故並共

墳燭庭燎以爲刑官之屬故并爲屋誅之竁焉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

古者教化彰明士大夫相厲以禮有爵者及王之同族而罪在大辟乃罕見之事故曰邦若屋誅以示非常刑也所以爲明竁者播於衆兆使邦王乃不得已而行天討又使親者貴者知身被刑僇且遺羞於子孫則人自懼矣　冢人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正爲此也蓋不惟王族及公卿大夫之兆域不宜有此以汚辱其先人

卽庶人清門亦用爲恥故使其子姓親戚別葬
之而有司爲明竁以示懲焉

條狼氏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士師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此注兼祭祀非
也祭祀之誓戒無所用殺轘之刑且大宰掌之
大司徒涖之非條狼氏所及也　朝士帥其屬
而以鞭呼趨且辟與此職異文何也朝士所掌
外朝也故呼百官使就位又辟胥徒萬民使無

擁雜此職掌王出入則身執鞭以趨而辟止行
者耳故於誓亦執鞭以趨於前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
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僕右不用命則敗績故其法重既曰僕右又曰
馭蓋制馭一軍者卽軍帥也發命不衷出謀不
審則以國予敵故其刑更重於僕右大夫則師
帥旅帥也事有當關白而不關者則鞭之鞭作
官刑故也師謂百夫之長族師鄙師以下衆士
也故其法末減於大夫誓邦之大史曰殺小史
曰墨乃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春秋傳晉楚
之君在行其出謀發命者皆主將則大夫以下
皆關於主帥至周官之法無問王在師與否掌
其戒令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者皆大司馬則
所關者大司馬及本軍之帥也邲之戰楚子及三帥皆聽於令尹孫叔敖乃古遺法先鄭之失後鄭已辨之而賈疏又失
其義　疏以大僕贊王鼓故謂馭乃御車者不
知僕右謂戎僕戎右也御者瞬息心不在焉則

車且駭敵且及矣何暇贊王鼓哉大僕與王同
車宜居鼓下而法亦宜輕於僕右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五

脩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㰛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凡吏士皆有常饟而宿衛守互擊㰛者中夜巡徼閱其勞故官與穀米使爲粥以共夜事脩閭氏巡而比之因比其追胥者以行賞罰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脩閭氏與野廬氏同掌道治而所禁各異何也

國中有徑踰而無橫行在野則逐捕盜賊及行旅自衛兵革不可禁道路寬廣而行人稀且有風雨之急而投廬宿馳騁不可禁曲禮入國不馳則國外可馳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閭亦有互王政之周於守禦如此

冥氏

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

楚辭九章設張辟注辟謂機矢張謂罻羅即此經所謂弧張也

庶氏

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此官僅下士一人故人有能敺蠱者則令之而比次其術之高下

穴氏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蟄獸猝不易得各以其物火之蓋物性各有所畏故令觸其煙焰而不能藏也

翨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摯獸猛鳥特設官以攻之者非獨慮其害於人亦所以安衆鳥獸而使之生息蕃滋也

柞氏

掌攻草木及林麓

柞氏攻木薙氏攻草皆主苑囿之官若畿內林麓欲化爲穀土或以賓民居則第掌其政令下經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是也

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此示人以攻草木林麓之法也、凡草木、陰陽和則滋生陰陽極則敗絕夏火盛而又火之以絕其陰冬水盛而又水之以絕其陽則萌蘖不生、根株腐爛而土可化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既以水火絶其萌芽矣俟其火氣之既得而水之俟其水氣之既浹而火之又所以使之相劑相成故土和美而可種植也、

薙氏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夏草盛聚其莖而刈之故曰夷秋百穀皆熟恐以薙草傷嶺實故引繩以遮列而後芟其畷中之草也冬則耜以反其土草根在上則春不復生

硩蔟氏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翦氏

凡庶蠱之事

庶氏掌除毒蠱蠱之病人者此職庶蠱蠱之病羣物者

蟈氏

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或以灰灑之或以煙被之者郊廟朝廷學校嚴閟之地乃絕其類若會同師田所暫止則使之無聲可矣曰水蟲不獨鼃黽也

壺涿氏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庭氏
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事言國中者若山林田野則不必禦也曰鳥獸者既不見其形則不辨其爲鳥與獸也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若神也以下劉歆所增竄

銜枚氏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嚻

令凡執事者若郊祀則扈從及道所經皆令焉
注主字疑誤
禁嘂呼歎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國中之道謂廣路通衢若巷歌巷哭固不禁也野涂無禁以不能徧禁也

伊耆氏
軍旅授有爵者杖
將軍杖鉞羣帥皆執兵其有事於軍中而不親甲兵者如小宗伯肆師大師大史小史師氏之類則不論其年齒皆授以杖用以别於卽戎者軍中自主將至公司馬皆各有所統之人所司之局故不任軍事則别之曰有爵者　觀此益知無誓大史小史以墨殺之理

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春者事之方始秋則功可以成夏則事既始而功未成故使陳其謀猷冬則此歲既終而來歲

更始百事皆宜計慮也　諸侯至以春則用朝禮一歲之中其國應行之大事如遷國邑治川防建國卿及有罪廢黜之類則以告於王而方嶽中應行之事王亦以詢其來朝者故曰以圖天下之事也至夏則農功方殷其國內之事無可圖者而方嶽中有未協之事情四方有未定之事故則各效其謀以聽王之采擇焉故曰以陳天下之謨至秋則農收畧定職貢可差獄訟

多成庶政可致故曰以比邦國之功至冬則來歲之宜皆可預計如諸侯慮凶荒則王爲之議賙委諸侯慮寇戎則王爲之籌備禦不獨王與之協且使方嶽鄰封皆與之協故曰以協諸侯之慮也然分四時以制法亦舉其大畧非截然各不可通先舉春秋而後及冬夏者夏暑雨冬祁寒宗遇者必少惟春朝秋覲爲多大司馬職惟春振旅秋治兵列諸侯之旗鼓月令惟春秋迎氣列叙諸侯冬夏則無之且於季夏特著不可以合諸侯又因此可見宗之禮從朝遇之禮從覲也見鄭注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春秋傳曰有事而會若一州之中有犯王禁者則必召其方伯連帥以聲討而發禁焉曰四方者不論何方非徧發四方之禁也施政即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所施削黜流討加地進律諸大政也施典於邦國每歲正月又和而布之舍巡守別無特施於天下之政注謂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尚恐未安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巡狩雖以十有二年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爲徧召天下之諸侯多此勞擾如謂六服殷見可俟十有二年之後則更無是理其或王既篤老或嗣王冲幼又或王方在疚兼大親喪疾不可久違必酌徵州伯卒正連帥之忠誠夙著威望久彰者州各數人以定議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牧之類其餘五等諸侯皆仍其朝覲宗遇之常期尙或可通　經每連言大朝覲會同蓋或以來朝者衆而舉之或於常朝之外因事而特舉其因

巡守而會同者即十有二歲之殷國周頌哀時之對是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邦國有交相惡者當衆聘其國卿皆在故諭使解除　注謂諸侯使大夫時聘王親以禮見之非也易氏祓已辨其誤但所引鄭游吉語於經義無當蓋靈王之喪晉侯宜行而使段印往不可以爲時聘之證　按春秋傳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得上聘王朝況大夫乎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

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小國之卿王所親見者鮮矣下經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謂列國相聘與從卿而聘於王朝之大夫士牢積皆遞降耳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此與典命之文互備以典命見分土惟三而列爵五則儀亦五如圭璧之異制朝位之有差是

也以此經見儀雖五而命則三故饗食饔積惟分三等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

陳氏傅良易氏祓謂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四十五步以朝王非也經言公立當車軹注推之以為王立宜當軫則賓主皆立於其所然後陳擯傳辭諸侯趨而進或近王數武而王乃少前以就之耳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

張自超曰聘禮受圭之後繼以三享中無間事覲禮亦然將幣即受圭三享即受享乃一時之事並在廟中車迎之法或見於朝宗而今無考耳

擯者三人

服物采章諸侯之所服也牢禮饗食王所以禮賓也非各用其命數不可惟擯者之數則用其半以示在天子所則有所屈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

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

天子旅見諸侯故有此禮蓋六服之國未能同時而至一日之內交擯將幣三享禮賓成禮亦不能多人故時其衆寡而旅見焉然後館舍可以遞容饔積可以間致訝勞可以徐周此朝覲宗遇所以必不可不旅見也爵侯國而旅見滕薛之君故春秋並書以志非禮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

士皆如之

注謂諸侯之卿朝位步數亦下其君二等恐未安諸侯來朝天子以車迎故有朝位步數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三職惟有大賓之禮事則國卿入聘王親饗燕者必甚稀矣惟聘享正禮必積至衆多而後王一涖焉其位不過序立於門之内外及中庭耳安得有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之車位哉小行人職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雖聘享王亦不親矣六服聘頫之

事日月無虚若朝位交擯幣享王禮一如其君而下二等不惟王不能堪而王國之公卿大夫士亦日有不暇給矣　諸公三饗三食故惟公之孤尚得與饗食侯伯再饗再食下二等則無饗食而惟致饔積可知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守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歲見四載而遍此經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皆非也果爾則或一歲而空一方之諸侯或一歲而空一服之諸侯其國或大喪大札水旱寇戎將棄而不理乎竊意周制侯服最近故每歲一見而遍甸服地較遠分國

較多兩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遍男采衞要地愈遠分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順人情便國事也虞夏之制亦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皆有朝者可知矣舜典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　尚書六年五服一朝言六年中五服皆朝以徧非謂僅一朝也其不言六服者以徧朝爲言故侯服每歲一朝者不數

也與周禮本可通春秋傳叔向所言乃雜舉古
制及文襄之憲令耳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於九州外之蕃國曰世一見則夷鎮二服不在
九州內者朝聘之禮聽其自致而無定期可知
矣六服之國具列常貢則夷鎮二服聽其朝聘
而不責以常貢可知矣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

辭如致福告喪及自通於尊長儕輩之禮辭命
謂稱於君大夫自稱稱人所舉之號名如曲禮
少儀所記是也象胥瞽史亦王使至其國而屬
諭之注謂皆聚於天子之宮未安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小行人職適四方達六節成六瑞則前王而巡
者其小行人與觀此經十有二歲與尚書周官
正合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而後殷同非也
小行人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大行人曰禮儀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多
儀百辟來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儀賓
而見之所尤謹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
禮之則不過按故籍以時饗食致飧積而已禮
籍即司儀掌客所列二官既分掌其事而小行
人復通掌其籍者以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
禮其籍已豫具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
禮之

職貢雖有常而必時其歲之豐凶以爲贏縮故
往歲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貢職之
數以季秋蓋農收備入而後其數可定也功謂
治國事之狀至秋則歲功成刑獄決凡治之狀
可按驗矣故獻之　入貢獻功將命必國卿也
故王親受之即下文所云大客則擯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
而擯

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　館宜使他卿故小行人爲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嗇夫爲末擯見覲禮必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　國語卿出郊勞覲禮王賜侯氏命諸公奉篋服則郊勞宜使卿覲禮第舉皮弁而不目其人必已見於朝宗之禮也疏云使大行人蓋據覲禮鄭注而鄭注亦未知何據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大客謂大國次國孤卿之命於王朝者小客謂小國之卿也若蕃國之使臣則協其禮傳其辭言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者象胥之職也行人何與焉惟其爲小國之使臣然後有言欲達則以幣將之若蕃國之君雖入朝有摯而無幣況使臣乎　以是知王朝於諸侯之聘使惟致饔積而無饗食也蓋惟大各有所欲言王乃親見而小行人擯之小客雖有言不見也千百八國歲時聘問旬日無虛卽使公卿大夫饗食亦日不暇給尙何暇治王朝之政共朝覲宗遇之大禮乎故專掌於小行人而列職者四人俾交相代而無滯壅也　大行人兼掌大客之儀而謂王朝於聘使無饗食之禮何也儀之所包甚廣小行人司儀之擯相掌客之陳數皆大行人所總領也公之孤比於小國之君亦得一饗義亦可包而其事甚希上公以外之聘使則槩不得與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賓客來享來王不患儀之不協其邦交則恐以地之僻遠國之彊弱有過恭過汰而違王度者故使小行人適四方以協之所以消患於未萌也觀春秋中列國會盟之次朝聘之數則王迹既熄九儀不協之明徵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無玉節者、此所達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及也。都鄙用管節者、別於畿內之都鄙、蓄得尊異、則節自不得而同也。無貨賄之璽節者、國中所用亦非行人所及也、賈氏引司關職、謂貨賄同用符節、非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即璽節也、果同用符節、則璽節何所用乎、

成六端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此適四方之事、而首舉王用瑱圭者、典瑞職瑱

圭以徵守、則亦應使邦國知其形制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於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故其文次於使適四方之後也。蓋凶荒之賙委、師役之槁襘、必待奏請、則緩不及事、即適遇其國札喪禍裁福事、亦必於常儀有加禮意、乃洽。且札喪禍裁福事之小者、或不敢以聞於王、朝而王使適遇之、則不得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也。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及興發調移之法也。 或曰、治其事者、行此五者之事、宜治其故者、慶賀哀弔或致辭、或兼幣玉貨財、若賻補賙委槁襘、則或取於閒田所儲偫、或取於同州鄰接之國、以當其職貢也、 小行人所至之地、適有師役、則所令止於槁襘、若出師起役之令、則大司馬布之、

或遭圍敗、則依襘禮而命行之、蓋救患分災不宜遲緩、故不待奏請期報、若蔻亂則所以恤之者多方、必王及六官詳議之、非行人所得專令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率以是為準矣虞書及王制所列巡守黜陟之大政無出下四書之外者惟札喪凶荒出於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矣至於厄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十有一歲小行人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所以實察諸侯之治狀也王所至之國其君臣皆有事焉殷同於方嶽五等之國及附庸畢集惟恐或愆於儀故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王畿即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王至方嶽首輯五瑞故成六瑞次之諸侯各用享於王故合六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賻補以下五事次之王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削絀流討諸大政故以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在方嶽未能徧至群侯之國而察其治狀之實也故先期使小行人每國別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既其實而不徒以其名所以能周知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六

司儀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凡朝覲諸侯將幣王禮諸侯皆於廟無所爲壇儀禮覲禮既終附載爲壇帥諸侯以朝日反祀方明乃此經所謂合諸侯大宰職所謂大朝覲會同也鄭氏鍔易氏祓見覲禮稱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遂謂凡朝覲皆有壇不知饗禮乃歸以前覲禮之本文也饗之禮之而歸其

國則覲事終矣復言諸侯覲於天子爲宮云云乃記者更端畧舉祀方明之禮事不具文不屬蓋會同之禮已亡姑述所聞以附於後耳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詳諸侯諸臣之相爲賓而畧𤣥子之禮諸侯弟曰擯之各以其禮者其禮已具大小行人職也羣儒破注義謂將幣與禮賓仍在廟非也惟諸侯衆至廟不能容必爲壇而見然後受幣與禮賓可同日而畢事耳亦如之謂自將幣致享及祼賓皆各於其等也若既見之後仍一一將幣於廟而禮之不惟曠日彌久廢時失事無取於爲壇而見所云亦如之者又何所指哉

王燕則諸侯毛

獨舉燕禮者饗食已見大行人燕示慈惠尚齒而不序爵禮尚相變也故於司儀著之行人不言燕者饗食正禮在廟必一舉燕則王加厚然後親焉（賓客職三饗三食三燕弗酌則以幣致之諸侯相爲賓且然天子可知）惟

會同無廟中饗食必衆燕於壇宮儀象不出門謂諸侯無故而相饗於野外耳會同受王禮賓皆於壇壝宮則就此衆燕可矣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不言王禮諸侯之儀而言諸侯之相爲賓何也言王禮諸侯或疑相爲賓之有同異言相爲賓則王禮不待言矣蓋各以其等爲之數無可增損也且於其上揭王燕諸侯則毛則饗食饔積

送逆登降揖讓辭受之儀。各以其等數。而壹同
於相爲賓可知矣。 諸侯之邦交、於大行人之
終畧見其凡、其禮儀則詳於司儀、其共具則詳
於掌客、義各有當也、大小行人所掌、皆天子所
以禮諸侯也、其鄰國相爲賓相爲客之儀物、於
行人見之。則義不安。不於司儀及掌客具之則
無其所矣。
及將幣交擯
此諸公相賓、下經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疏皆以

將幣爲用圭璋、則大行人職之廟中將幣三享、
亦爲正行朝禮受玉可推、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主君出送、以車從備、賓退乘以入且若將遠送、
故賓辭也、及三辭則賓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
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常在賓告
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卽拜。而賓已
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如繫
再拜於告辟之後、則似主人亦不欲賓見其拜

矣、入時自大門外步行入廟、故三揖三讓也、
出時亦步行至大門外、送升車而別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注謂六禮惟饗食速賓、其餘主君親往、非也、冠
禮之賓、儕輩也、鄉飲酒之賓、鄉大夫所治部民
也、主人猶親速、況敵體之國君乎、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
主君親郊勞致館、而拜禮不及、何也、二禮以拜
其來朝之辱也、賓入將幣、則已拜主君之辱矣。

此正禮之相答。故不數也。不言拜還圭者、還圭
與致饔餼同時也、不拜致贈與郊送者、亦答其
來朝之正禮也、賓入辭而主君出贈送、則遂行
矣、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此總言賓答主人之節、繼謂隨而答其禮也、主
君郊勞致館、賓隨將幣而入享、主君致饔餼、隨
而拜其賜、主君速饗食、隨而拜其勤、如主國之
禮、謂弁服擯介進止揖讓登降交拜辭請還辟

之類注所謂儐主君之幣玉亦在其中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
注謂侯伯之臣不致積據聘禮無致積之文然此經曰凡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不應無積可知矣 王氏詳說謂有積無問異於國君下經問君大夫則問聘者亦在其中非也大行人掌客職之問承饗食饔餼之間而問以脩脯也此職所謂問則始見聘使而問君大夫無恙混爲一事可乎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使者亦三辭而後拜受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不答拜即此拜逆客辟也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此以三揖約之也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即此三讓也公升二等賓升西階西東面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即此客登拜客三辟也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出即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故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
及禮私面私獻
王氏詳說謂私覿私面之幣皆已物而以聘禮證之非也內府職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

物而奉之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凡幣物皆官給之明矣即以聘禮言之宰書幣命宰夫官具特言官者正以明私覿私面之幣物皆官給耳既返國正使公幣私幣皆陳上介陳公幣羣介不陳蓋正使卿也故陳之以示體國之義得君命而後以私幣歸上介已下則不敢偏陳以煩君之命耳乃用此以爲私覿私面幣皆已物之徵則義更淺狹而不可通矣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

剕大夫客對君勞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
必出中門而後問君大夫者諸侯相爲賓則主
君郊勞介郊勞不親故出廟而後問示不敢即
安若欲就客而問之也旣曰再拜對又曰辟而
對者前對問不恙後對或別問君之所爲也後
曰君答拜前第曰君拜者非答客也㫖其君之
起居不恙則如親見而拜以致敬也或謂廟中
禮敬不可及其餘故出門而後問非也私面私
獻皆於廟而反不可問君大夫乎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注謂饗食亦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者非也
所以如將幣之儀而異於郊勞者正爲君親饗
食故與將幣見君之儀同耳若大夫致之則當
如郊勞之禮矣還圭主君弗親而亦如將幣之
儀者將幣以圭則還圭者兩國相答之正禮也
雖大夫致之若主君之臨而已不敢答禮焉故
聘禮迎於門外而不拜猶將幣時主君拜至客
辟而不敢答拜異於郊勞之拜辱也聽命受圭

負右房而立猶授幣不拜而下異於郊勞之聽
命下拜登受也其儀與將幣不同而曰如將幣
之儀謂不敢答禮如親見主君而受命耳郊勞
曰禮者有償使者之幣故兼儀與物而言之王
氏志長謂還圭主君親之亦無稽之談聘禮有
明文豈得臆爲之說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
使者將返主君乃就客館送之所以答聘享之
正禮也故主君再拜者四若使者出迎而不敢
答拜是安受之也旣出迎而辟猶不辟也故賓

辟於內侯主君旣退而後從拜於朝
明日客拜禮賜
聘禮之終所以言三拜乘禽者以主君之饔餼
饗食夫人之歸禮明日客皆拜賜所未拜者惟
日賜之乘禽耳故於廟辭而總拜焉此曰禮賜
自不得遺禮而專言賜且賜亦不止於乘禽凡
致禮所將之幣及饗食燕之酬幣侑幣皆是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

儀亦如之

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具詳司儀何也大小行人掌客所司皆王朝賓客之事也故圭璧車服常纓祼酢饗食牢積之綱維於大行人舉之禮籍貢獻郊勞眂館承擯受幣聽辭之節目於小行人具之牢禮飱獻飲食之等數於掌客詳之而凡介行人宰史之飱饔餼備具焉以皆王官之所共也王朝於聘使既無饗食之禮則三職中無可列者司儀通掌九儀則諸侯之臣相爲國

客舍此無可見者矣而公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當得一饗其禮終無所見也故於掌客職著諸公三饗三食三燕諸侯再饗再食再燕以與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相參則惟公之孤尚得比小國之君而有饗亦可推矣經文之簡嚴而精密如此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上經言同等之國君相朝卿大夫相聘之禮而未及大小之國相朝相聘者故統舉四方之賓客而以從其爵而上下包之

凡行人之儀

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故行人受儀法焉

行夫

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

不曰吉凶而曰媺惡者如王小有問勞雖媺而不得謂之吉小有弔慰雖惡而不得謂之凶蓋

但以言辭慶恤而無禮幣者與

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勞辱之事非行夫所可自執當徵役於所居之國而行人不自徵何也王朝特遣之使居其國久則有司使隸聽事必有常經不待賓之徵令行人周流方嶽居日甚少則勞辱事亦甚稀間一有之則使行夫徵於其國之有司可矣使注兼大行人非也小行人四人平時皆不爲聘使司士職作士適四方爲介爲卿大夫聘問之介

也此曰使則介之者惟十有一年小行人使適四方以協禮事則行夫爲之介耳居於其國謂介行人而居所適之國也使則介之宜列居於其國之前而倒其文何也明居其國則以屬士而掌長官之事至奉書將命時則遂爲之介別無他職之士與之俱也

環人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

疆

逆賓於疆及宿令欜歸送亦如之掌訝之職也而又設環人者所以待過賓於王畿而之列國者故曰通賓客又曰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曰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則非止而有事者明矣曰環人者環四境而待過賓以達之於四方也

象胥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之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此下三節皆小行人錯簡蓋貳之職事常與正相差大喪大行人詔相諸侯之禮則詔相國客必小行人也凡諸侯之王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則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必小行人也小行人職主國客且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於諸侯之望卿大夫士庶子之選知之必詳故有王事則主作之 王有事於畿外軍旅則有各守其疆而不調發者會同

則有以喪疾不能朝於王所者各使國卿問王起居故受其幣 卿大夫士庶子皆諸侯之從者若王朝之卿大夫士則贊王命而戒之者冢宰王朝之士庶子作之者諸子無爲復別設官以掌之

掌客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大合諸侯則其長必二王之後也故備天子儀

物示賓而不臣、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

觀此經則知王巡守至方嶽合諸侯而考禮度、布政教、乃殷同之正禮、宗伯職殷見曰同、大行人職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正謂此也。蓋一歲而徧於四嶽、則天下之政盡施矣。注所云王不巡守而徧召六服之諸侯、或王冲幼篤老喪疾類

、仍間一有之、乃事之變、而禮必有異。注乃限以十二歲當時巡之年、誤矣、詳見大行人職　纂

儒多不用注義、謂王至方嶽而合諸侯、土國始共具、蓋以涂所經過令百官百牲皆具、疑太煩擾耳、不知王巡守而過諸侯之國都、自當舍其祖廟、卽經其四鄙、惟帷宮旌幕王官可自具耳。飧牽委積、不以令守國者、將焉取之。且名曰百牲、然牛羊豕而外、亦不過魚腊乘禽及陸產水物、合之爲百品耳。周語鄰使過賓、百官各以物

至。況王巡守、君親監之、百官尚有不各共其職事者乎、凡此類、乃好以私意小知妄立異說、而不求之事理之實也

上公五積皆眂飧牽

積用飧之牢、以爲禮也、生而致之、一夕遷次、不盡用也、始至則飧孰腥並陳、餼致饔餼飧牽並陳、固是禮有大小、亦順事之宜以適賓耳、　司儀職既詳相爲賓之儀、而此職第言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牢禮餼獻飲食、皆以爵等

爲之數、而不辨致禮者爲王朝、爲鄰國、則上下同之明矣。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

注謂君用脩、臣用牢、非禮、疑有脫誤、非也。問皆以脩、不聞有牢、大國之孤尚不問、則餘可知矣。蓋二句各言一事、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乃承上經致積而言、惟上公有加禮、故從者積皆有牢。侯伯已下之從者、則皆共積而不盡有牢矣。下經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惟上公曰爲

之牢禮之陳數侯伯子男則第曰爲之禮正以皆有禮而不盡有牢耳積出入皆致於禮爲極故獨於上公之從者舉例飧饔餼皆以爵等則積亦視之可知矣其義蓋互相備

三饗三食三燕

掌客獨詳諸侯相爲賓之禮何也積飧饔餼壹視其爵等以爲陳數不容有異上公五積三問侯伯四積再問子男三積一問已見於大行人職則天子所以禮諸侯不異於諸侯之相禮明

矣惟饗食燕則侯國可行而王朝決不能行蓋諸侯世相朝雖同方嶽其事甚稀故可致其濃洽若六服羣辟朝覲宗遇絡繹來庭天子隨時旅見即一饗一食一燕亦旬日無虛矣故行人第列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而燕亦不之及也若會同衆至則受享禮賓皆於壇同日而畢事惟燕禮可舉於國中或即於壇饗食各以幣致蓋王燕諸侯毛則可以同日而畢事也　大行人惟言饗食司儀及掌客始兼言燕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惟饗食爲特諸侯之正禮燕則王所以親公卿大夫而兼用於羣侯司儀通掌九儀掌客專掌四方賓客之供具則於燕不得獨遺矣　注引聘禮不過謂以幣致耳賈氏公彥遂謂饗食嚴而燕褻故無幣致之禮覲禮疏又云燕亦以幣致自相牴牾聘禮所以不言燕者蓋饗燕皆有酬幣言饗幣則燕如之耳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

之陳數

注謂若以命數則參差難等止以卿大夫士爲差非也曰以其爵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爵之相當者爲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爲卿大夫士之爵同而其等各異也若惟以爵而不辨其等則總之曰皆以爵爲之陳數其義乃明而其文三見於辭爲贅而義轉難通矣羣士之等難差則各量其所用之物以致之是則可云殺小禮耳若如注說子男之卿陳數

與君同則紊大禮矣朝覲饗食所以正君臣之位明尊卑之等也不宜有此濟亂不經之禮經於大牢特牛必特見之上公之羣介行人宰史曰有牢是羊豕必具也其下曰有飧饔餼則惟特豕耳蓋不惟禮有隆殺物生之數本有多寡也

夫人致禮

此亦惟侯國之禮則然蓋世一朝其事至稀故夫人於壺漿籩豆之外致膳致饗致食壹與主君同若王后行此則日不暇給而理亦非宜故

見於天官者惟酒正掌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所具者壺漿寺人職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所具者不過壺漿籩豆內宰致禮惟此而已宰夫掌賓客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外饔掌賓客之飧饔饗食而無一語及后夫人則絕無膳獻饗食之禮可知矣至大行人職后從王而再祼者惟上公蓋二王之後以敵禮待之伯侯一祼則后不與矣況別致膳與饗食乎

侯伯四積皆視飧牽

自侯伯已下不復言羣介行人宰史之牢何也見於經者惟二王之後爾上公故從者之積牲牢備具若侯伯已下之從者道積皆有牢不獨物力難周奔走執事者亦日不暇給矣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言三積而不言牢則其餘使臣之積不過量所應用以致之必有牲餼而不備牢禮可知矣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

之

王賓諸侯諸侯相爲賓大行人掌客各見其牢以示上下同之而諸臣從君而爲介特聘而爲使王朝及主國所以禮之亦同以飧饔牢積之數壹以其人之爵命爲準故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在野如會同爲壇於國外受饗禮賓皆於壇有燕而無饗食是也以是推之則巡守殷國其主

國亦惟王官共億而羣侯來會者禮必從殺可知矣

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

注殯饔餼正禮主人致之則受非也君有喪臣從服喪食上下同之賓受之則無用主人致之則不誠非遭主國之喪之比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禮不當受則主人不以熟致非致而不受也

掌訝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

必與訝士俱以設有暴客者可即時詰搏且訝士掌侯國之獄訟既入王畿即賓客之從者自有闘爭亦不敢自治而歸於訝士也

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

國賓客將至徃逆時已關於野廬氏矣及身經其地又申令守涂地之人使聚欜耳應致積之地其積早委焉掌訝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則隨地可致故以屬之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注謂賓客之治爲正貢賦理國事非也邦國之貢冢宰致之其典冢宰施之地法司徒頒之禮事宗伯令之獄訟司寇定之役事司空戒之而又使司馬兼董焉非訝士所得治明矣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邦有賓客則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導之有治則贊之蓋或賓客之僕隸厮輿與邦人有爭或賓客之屬自犯法禁其在王朝皆

不敢自治而以歸於掌訝掌訝使訝士治之訝士職曰有治則贊之即贊掌訝也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春秋以爲非常而志之則周之舊典可知矣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不曰則而曰有者大國之君有卿訝而小國之君可以大夫訝大國之卿有大夫訝而小國之卿可以士訝若小國之大夫及列國之士則雖

有訝者而非命士矣知然者列國之士天子無
使命士往訝之義也司士職會同賓客作士從
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則訝列國之士者
其諸王朝未授職之士與庶子與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凡訝者謂上所云卿大夫士皆待賓至國而後
往非若掌訝之逆於疆也掌訝惟至於朝詔其
位而已此訝者則詔相其禮事掌訝及退爲之
前驅而已若賓有治王有令於賓則此訝者通

掌之

掌交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
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萬民所聚謂其國之大都會也四海九州山陬
海澨掌交何能徧至惟於民聚之地道王之德
意然後可樹之風聲播傳幽隱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說論說也蓋或自言其利害或議政事之得失

有不能達於王及國君者皆爲達之是之謂士
傳言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
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注通事謂朝覲聘問非也朝覲聘問禮有常經
無爲別設官以掌之蓋非朝聘之期而鄰國有
事欲相通則因王官之巡行而達其意也其事
如通防交糴聯婚姻詰逋逃之類　九稅司徒
所掌也九禮宗伯所須也九牧冢宰所建也九

禁九戎司馬所專也而使刑官之屬諭之者蓋
邦國不能率由典常則刑禁及之刑禁不能施
則兵戎詰之與司馬九法兼備五官之職其義
畧同冬官雖亡而見於尚書者曰居四民時地
利其法惟始立國用之建國之後未有無故而
變冬官之法者故不之及也

朝大夫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上文國事故乃天子所施爲故日聽之以告其

君長使知王之所好惡辟行之也此政令則施
於都家者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
方士職曰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則此職
所謂治乃請事而非獄訟可知矣此職曰治於
國則掌訝職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乃治賓
客之從者與邦人之爭訟而非賓客以事請可
知矣
李光坡曰自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三長官而下

畿內之獄訟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主之六服之
獄訟訝士主之次以朝士者斷獄弊訟皆於外
朝也次以司民者見民者天之所司王之所敬
刑罰不可以不中也獄訟既弊有五刑以麗其
辟故次司刑有刺宥以議其輕重故次司刺有
大亂獄則故府之藏可覆視故次司約有疑獄
不決則質之明神故次司盟於是罪輕而贖刑
者則職金受其入罪重而拏戮者則司厲執其
注稍重而未麗於法者則司圜收教已麗於法
則囚而刑殺故掌囚掌戮次之從坐者恕其死
因任以事故司隸罪隸又次之蠻閩夷貉之隸
或得之征伐亦以類附焉繼犬人於司厲者司
厲治盜犬能逐盜者也雖然刑非得已也禁於
未發則民安而上不煩故布憲申禁於天下禁
殺戮禁暴氏司禁於國中野廬氏蜡氏雍氏萍
氏司寤氏所以使行者無害死者有主陸走者
無險阻水浮者不沈溺時其宵晝行止以節皆
道路之禁也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皆祭祀軍

旅之禁也自冥氏至庭氏十二職草木鳥獸爲
民害者驅而除之義之盡也繼以銜枚氏司囂
者無端歌哭雜氣妖聲不祥也於是刑事盡矣
次以伊耆氏者秋養耆老故也次以大行人等
官者賓位於西北天地之義氣屬秋也朱子曰
凡諸侯朝覲會同禮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
主刑故屬焉賓客見王則有儀故司儀次之而
行夫掌小事環人主送逆象胥掌四夷國使以
類附焉賓客朝見有饔飧牢禮之歸故掌客次

之賓客自來至去皆有訝故掌訝終焉掌交所以諭王志於天下之邦國也掌交已下所以達王事於畿內之都家也

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程　崟

桐城方苞望溪解　受業王兆符參訂

黃世成

冬官

冬官名司空者四時之有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度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川梁於農事既畢爲宜司空者蓋主於空虛不用之時而使民有興事任力之實用也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

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此天道之以虛爲實也事典不立則三時之利不能盡四民之業無所基此聖人之以虛爲實也故官以司空名而其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司空之職居四民時地利工事其末耳今其大經大法無一存者蓋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惟百工造作之法自古相沿意者故府亦有其籍以其爲民生所習用工師所世守故猶可傳述然觀匠人營國爲溝洫僅具高深廣袤之度而所以建立城邑分處四民因山川形勢以辨井牧別疆潦規偃瀦町原防者無一及焉則工事中有關於大經大法者亦不存矣蓋記者僅得之工師之傳述而未見故府之典籍故也　張自超曰記言秦鄭是東周語淮北濟汶皆齊魯間地終古戚速椑茭注以爲齊語其周末齊魯間曉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與　李光墺曰考工雖言治器粗迹而每有盡性至命之文

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王公所任天職也與士大夫共之農工商亦謂之職者各有所守之業以服事其上一失其職則生養不遂而致治以傾矣女史掌王后之禮職內命婦亦皆有職而況外命婦及農工商賈之婦女乎先王之世貴賤男女無一人而無職禮樂政刑無非所以警其職者故自上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此正德利用厚生之根本也大宰九職不出農工商三者虞衡所掌即守山澤之

農圃園藪牧農之類也閒民則農民之不受田者臣妾則士大夫之家衆也司徒所增職事三學藝者士也世事者賤技末藝世善其事服事者不能為農工商而給役於官其無職者則罰及焉不勤其職則謂之罷民而刑施焉自春秋戰國而四民之外有倡優秦漢以後有僧道士農與兵分士失所學工作奇技淫巧商致難得無益之物民之無職者十四三有職而失其所以為職者又半焉凡先王所以正德利用厚生

之道變亂毁壞幾盡矣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周官所云珍異多指食物此記所指則玉石丹漆金錫之類耳蓋民生日用必需之物隨地而有之商賈所通不過四方之珍異且錦文珠玉用之各有等差是以民勤於本業惟土物是愛商賈無竒贏而逐末者少乃經國之大猷也後世無物不轉販半無益於民用而滋其淫侈土利之所以不博民生之所以不厚風俗之所以衰敝恒必由之資借也濟也借懋遷以濟民用之不足也　張自超曰先儒謂作記者欲見工事非賤故以列於六職非也國有四民乃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設也無農工商則無以生養無士則無以治教而生養不得遂先王之世四民之外無民六職之外無事所以無一事之不脩一民之不得其所也四民之外有民六職之外

有事而欲生養之不害治教之大行難矣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春秋五等之君皆稱公儀禮有公食大夫禮一國之政決於君故注以公為諸侯其不言三公以三公論道經邦舉王則與三公坐論在其中矣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必知周萬物而後能創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
也巧者官司之長如工倕殳斨伯與之類能知
聖人之意循而達之以究盡制作之理工則世
守其成法而已輪人記所云巧者和之則工之
巧者耳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
易大傳網罟耒耜衣裳舟車門柝杵臼弧矢棺
槨宮室書契之作或出於上古之聖人或出於
中古及後世之聖人

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
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
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橘不可踰淮者氣感之而化也鸜鵒不踰濟者
氣迫之不可居也貉踰汶而死者氣觸之而斃
也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是已若鄭刀宋斤等
器豈天下之金不如五國之剛天下之工不如
五國之能乎即鄭與宋魯與粵彼此相易亦不
得善者蓋淬金之水不同則鋒鍔自異原出於
地氣清濁也如今各島夷之洋刀有久堅入奐
吹毛截竹之不同皆地氣使然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
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石有時以泐謂盛夏時易解散不可燒爲灰也
若久而剝落則不可謂天時使然楚辭及莊子
皆謂金石以旱暵而流疑寓言非實事也澤潤
澤也冰將解必先見潤澤然後化而爲水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
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
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
諸工當各有官統之未可謂工即爲官也
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
等
戈短兵可迆而建之其餘長兵則建而不迆故
下皆直言崇之數而無迆之分也五兵何以皆
建古者兵車容三人中御左挾弓矢右雖主擊

刺亦時下推車持輪不常持兵且車戰相持推
利弓矢必輅而相及車轂錯然後短兵接焉故
建於車之在方隨其所宜取而用之爲便耳
左傳楚人教晉人脫扃杜注扃車上兵闌兵闌
可脫當在輢之外賈疏所云以鐵圍範者是也
其建之則短者在前長者在後與
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
酋矛夷矛皆刺兵非句兵也後人因詩二矛重
喬意其爲句不知喬所以縣英鄭箋謂矛矜室

題是也　不言夷矛以并軫高爲六等已備也
廬人備載夷矛之度而曰六建既備車不反覆
鄭風魯頌皆言二矛則夷矛亦建意者守國之
兵乃建之與
車謂之六等之數
上文曰車有六等之數嫌車之制有六等故申
明之見後五等雖非車之數而人在車中戈殳
戟矛建於車上故并謂之車之等數也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

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屬者附著無閒也凡工粗必待膠漆塗飾而後
無閒方其爲樸而已無閒則固可知微至先鄭
以爲至地者少似未安行山之輪佯則至地者
豈能少乎蓋言其功之細緻功細緻則行戚速
矣
輪人
斬三材必以其時
李光坡曰三材不記何木者轂輻牙所宜之木

尚多但斬之必以其時則可以得其木之性而
用其長傳云山有木工則度之是也鄭云今時
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用之敝而見其完乃知材美工巧故築氏爲削
亦曰敝盡而無惡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
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望遠視進迫近曰望而視者稍遠而視之所以

弸於甚遠也曰下迆見牙之內面向上而受輻者則正方也此所視者牙而曰輪者遠望則見其大而不見其細故舉牙之週遭者以爲言也幎爾言其週遭之度皆同下迆言其近地之處漸殺　工之巧在心而注於目非規矩繩墨所能盡也故曰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用目巧也　李光坡曰上言合三材以爲輪則轂爲先輻次之牙次之此則輪成而視其善否初視輪次視輻次視轂物之理言之序

也

望其輻欲其掔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肉謂幹材之豐殺肉稱謂輻上菑入轂下爪入牙者與其鑿廣狹各相稱也輻與轂第曰望棠上省文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綆以竹爲之一名箄所以護牙而掩蚤孔者也宁書謂輪邊有一重護牙者其直環如綆然今時車牙外以鐵葉裹之綆之制疑類此謂之綆者形若繩也謂之箄材用竹也今外車尙有以竹爲綆者案蚤之正以綆眡者按今輻爪每間一鑿而穿牙施綆則疎數左右之度均齊與否不能掩矣　匡者矯而正之也菑與爪不相佹則輪雖敝不至於偏挺而無所用匡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木之體圓中分其陰陽而以矩畫而識之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車人記行澤欲短轂行山欲長轂大車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是轂短則圍必小也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是轂長則圍必大也苟轂長而圍小轂短而圍大則制不稱而不利於行此記雖言四馬車之轂理則一也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史記平準書更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蓋古語以週遭爲郭而郭椁義並同

以其圜之防捎其藪

注疏以轂之徑言而計其菑入之淺深然賢之徑六寸有奇除壺中傳木之金週遭厚僅二寸而菑之入轂者三寸九分寸之五理不可通以圜之防捎其藪蓋以週遭之度而計容藪之廣狹也捎縏也鑿木以為孔與匠人記捎溝同義謂鑿土以為溝也轂圍三尺二寸存其二以為肉而鑿其一以納菑轂乃堅固而無坼裂之患但圜之防僅一尺有奇則每菑僅三分有奇然

太薄而不牢蓋止計柄之入鑿者而菑之幹固不止此也（古者轂三十輻體不及寸故轂入轂之鑿僅三分有奇）以其圜之防捎其藪謂以三分之二為肉三分之一為壺中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下文言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則壺中內大而外小推外當輻菑處其內正得三分之一也統而言之中空處皆可名藪下經量其藪以黍是也切而指之外當輻菑處為藪此經是也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

此轂長謂徑也轂長有以圍徑言者車人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是也外穿小於內穿者內穿大然後軸體厚壯而承輿力強外穿小然後轂體堅實而觸物無損蓋交衢木曲車轂最易相擊而兩傷也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

容轂者輻菑齊入相抱而轂居其中央也必直者眾輻左右正相對也轂中空而藪多故必束

以筋裹以革而筋之附木革之冒筋又以厚膠黏合始能久固　以治轂之次第言容轂必直始為素而定其體及加飾則先施膠施筋以革裹之然後陳篆而加采焉先言陳篆者以事之大小序非以功之先後序也注謂容者治轂之形容易氏祓以凡為甲必先為容證之似未安甲之長短豐殺必稱其人之身故先為之容於轂無取也且與必直義不相應趙氏溥謂以革輓轂謂之約亦非也轂以革幬不宜又以革為

約、今時車多以鐵束轂、豈古固有此制、與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革受雨露、則濡緩而內之筋膠皆動。故加漆焉。
漆乾而後可摩、疏謂摩而後漆、非也。注曰丸漆、
疏謂以骨丸之、其法未聞、據近代施漆者內先
布灰、但曰既摩革色青白、則革外不應更有他
物間之、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輻必置轂之中央、二在外、鑿孔當小穿、然後其

深可容輻菑之柄。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
不言輻之厚者、轂圍三尺二寸、約留三分之一
為餘地、以三十輻均之、輻當厚十分寸之七、其
菑之端入內者、又稍殺焉、股則加厚約一寸有
奇、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
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
凡柄之廣狹、未有不與鑿相得者、而輻之廣狹。

亦必與鑿之淺深相稱。鑿有淺深、以轂之圍有
大小也、圍小、鑿淺而輻廣、則鑿之銜輻不固。圍
大、鑿深而輻小、則輻之支轂不強。　鍾晱曰太
車任重而轂短、圍小何也、牛駕行平地、無馳驟
頓撼也、
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弱謂菑之入轂深處。以漸而殺者。度其輻廣、以
殺其菑之端、則轂中肉好相稱而完固、否則鑿
內受菑處磷薄。加重任必折矣。　顧陳垿曰、折

當作坼、轂不應有折也、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
疏謂曲者以火炙之、可揉戾使直、非也、輻長不
及三尺、不宜有曲、所謂揉輻必齊者、亦以火養
其陰而齊諸其陽也、蓋木之陰陽有偏、久之其
力不齊、故揉而齊之、平沈、試輻材也、已為輻則
骰股異圍、必不能平矣、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
也

集韻槷木楔也輻與牙之鑿枘不相得雖加楔
久之楔之端必突而出曰足見者以槷施於瓜
之末而言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三分寸之二綆之廣也輪有杼有侔而綆皆不
及寸者牙侔而綆狹於行無不利也綆廣則於
杼者不可施矣或謂三分六寸之二知不然者
大車之綆寸則凡車必較狹可知矣曰綆三分
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足矣而冠以六尺有六寸

之輪者前言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而
未著輪崇之度故因綆而及之且知徑崇則知
其圍三之而綆長竟圍故於綆言廣而不言長
也又大車之綆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其綆
必較狹綆三分寸之二者惟六尺有六寸之輪
耳
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
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
牙不外殺則近地處厚雖爲石所齧僅甐其兩
旁而不能甐中央之鑿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李光與曰輪所以固者在揉牙之工使外不失
理筍簴相入而不挫旁無負起逐段相接皆資
火力謂以全木爲輪無是理也
萬之以眡其匡也
匡矯而正之也旣設軸兩輪相對用矩以度其
四面相去之分則微偏挺而分不均者畢見可
矯而正之矣

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記有明文注以爲兩壺非
也兩壺大小穿具有分寸且黍細微惟以量轂
牙之鑿孔可按數而得其準耳
部長二尺
不曰達常二尺而曰部長者下記蓋崇十尺曰
部長則知達常與桯合而爲十尺部之二尺連
達常計之矣蓋之柄必分爲二節者時張時弛
以便事也古法蓋弓無中斷線貫之節故柄納

於部鑿而不可移動非若後世之蓋可開可合也故曰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隧若通一木以爲柄則冒紘張弛及收藏皆不便後世可開可合故又以一木爲便耳蓋崇而重非桓柄不能勝然斗之所容者有限故必先以小柄入斗而後以大柄承之此亦一義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桯長倍之則達常長四尺矣此以見達常之入桯中者有二尺也達常長二尺桯長八尺合而崇十尺皆以其可見者言之而不數其不可見

者至桯之入輿底者又當有數寸且有鍵以固之是以雖有疾風莫之搖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尚書枚卜功臣春秋傳南蒯枚筮之又左驂迫旋於門中以枚數闔以鳧氏篆間謂之枚例之枚亦闔上之金乳也闔二扇何用數杜注誤其訓如个夏官之屬有銜枚氏則以名物此又以起數皆緣文而別其義也

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廣當以鑿之上下相去言部高一寸故鑿之上下相去可容四枚部周圍二十八弓若左右相去四枚則好廣而肉薄不能固矣廣爲橫而以上下言者部之體圓週廻而鑿之則上下似橫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下直二枚則近上內畔二枚不鑿而鑿上亦四枚矣蓋必如此然後上下之固同也鑿端一枚者部之體圓弓鑿非以漸而殺則不能容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

軫

弓有長短庇有廣狹或等威之辨或時事所宜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

其穹者二尺下者二尺揉而曲者自高趨下之二尺也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

李光型曰道右掌前道車王下車必以蓋從蓋以爲容非專爲雨而禦雨尤其用之切者

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

十尺

王乘車而出路門則五門皆車之所出入匠人言路門應門所容之廣而不言其高以此推之蓋崇加車之軹轐軫四尺總十四尺門必更高於此可知

考工記析疑卷之二

輿人

輿人為車

指輿為車者輿乃車之正體軸轂輪輈皆為輿而設輪崇衡長皆以輿廣為度也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矯揉以桒木材輢植於隧間式貫於輢間而不可搖動故亦曰揉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

毛氏彥清謂輈人所謂任正卽軫其圍尺有四寸與此不同此言田車之軫非也無為舍乘車兵車而忽言田車又不明著其為田車也注軫輿後木任正謂輿下三面材蓋軫之圍殺於前及左右三面材凡三寸耳軫去人立處遠無所持任非任正三面材之比也

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

兩輢者較式之所託也不宜詳言輿制而獨遺輢又不宜較間之木與轂末同名且其文上承

式較、下接轛、疑當作輢、剝蝕而誤軹也、疏謂較
式之下、別有植木橫木末、知何據、較兩相植木
也、式宜貫於輢、或陷置輢間、不宜別有植木、較
式之下亦不宜別有橫木也、式貫於輢中、而輢
閫反小者、以植木力強、橫木力弱也、轛疑卽輢
之末上出於較、而相對者、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
生焉、繼者如附焉、

直者如生、卽立中縣者、言其著於任正、木甚固、

如地中生木、深固而不可搖也、板之相連、與軹
轛較式橫直之相交、皆爲繼者、如附、言變貼無
閒、如枝條附幹、而不可析也、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大無與小并、謂兩木並植而相對也、注乃以偏
邪相就釋之、記止言大倚小、而注增小并大、且
以爲摧與絕之分義、皆難曉、以物理推之、記所
云大與小并、非偏邪相就、謂以木之近根者與
遠根者相對、且專言對立之輢、而橫設之式較
不與焉、注疏兩相暨立者與橫貫者並稱較、蓋木近根恒粗而堅、
遠根則漸細而脆、若以近根者與中央及木末
相對、則圍徑雖同、而強弱逈別矣、凡車行坦平
時恒少、而左右偏側時恒多、兩輢對立、式橫貫
之、設以近根者爲右輢、遠根者爲左輢、車行少
偏於左、則右輢之力注於左、而若倚之、久之左
輢必撓曲矣、或陷深泥、驅仄徑、既傾於左、旋側
於右、所載人物隨之、左輢弱、縣爲右輢所引、則
鑿穿處必絕矣、知非指式與較者、橫貫於中央、

弱者得強者以撐拒、則不至於橈、或傷其鑿枘、
而幹必無中絕也、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弇謂車相微向內也、侈謂微向外也、輿六尺有
六寸、縱橫深廣、一定不移、惟兩相板當旁者可
微向內外耳、

輈人

輈人爲輈

古者駕馬之車皆一轅、而兩服夾之、兩驂又在

其外非如後世之車兩輈而一馬當其中也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

田以習戎而車則異者兵凶戰危非國馬不可用齊車道車皆用國馬正閑習而便於即戎也其次力漁而高不及八尺者使駕田車以習馳驟其在軍以載共事而不即戎及徒役疾傷者亦可以不後於戎車駑馬則不可用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

凡任木統下任正與任衡也任者用力持載車以輿爲正故輿下前及左右三材爲任正以力持輿之正載處也曰衡任者負輈而引車衡之力也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輈雖揉之而曲亦必以木之本曲而可爲輈者揉之若直木而全恃火力以相勝則馬之所引未有不久而返其直性者矣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

大車之轅摯惟直故摯也既曰轅直又曰且無橈者直言其無穹而上者無橈言其無曲而下以持衡者。或曰摯本當作直以音近而譌

自車戰廢馬車皆二轅雖行平地有乘塊而傾者古法一轅居中四馬引之行平地萬無覆車之理即山行澤陷人力可輔不至於必僨但一轅四馬則馬必等力齊足而後可駕非王公國卿不能具故相率而從簡便以一馬服兩轅則

驂馬有無多寡可不計矣此事勢之相因而變者

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上言大車不利於登此言大車雖行平地時多而亦有不能不登阤之時故必使人抑制而伏其轅如不伏其轅則車後仰而牛之吭膺間束絆者必若絞縊矣曰節軒摯之任者必斫載前後適相稱然後無軒輊之患也

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輈直且無橈也

此言下阤尤難必手援輿底之向前者以輕其任然後無崩奔之患若不援其邸則任重勢猛其下若崩而緧其牛後矣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注水之管中穹而兩端微下輈之不淺不深似之則馬之引之也利而車行如準之平久者言輈之難弊也安者言車之無傾也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

上言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此申明之言其形亦近於弧但不可太深而折欲其孫必循木之經而毋絶其理也

良輈環灂

弓人記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蓋漆以所著而異其文角質堅而理密既治滑易故漆文如環輈之漆文如環則木堅密而治之滑易如角矣故以驗其良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車動則輪轉故以象日月之運行蓋建無遷移故以象經星之布列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旗之正幅爲縿斿則别以帛爲之如其數綴於縿如冕之有旒趙氏溥謂裂旗之邊幅爲數條臆說也惟别爲一物而相連屬故尾九星取大

火之屬星七星取鶉火之屬參與伐連而爲六營室與東壁連而爲四羣儒爭以不取本星而取連屬之星破鄭注皆由未達此義耳 以上文蓋弓輪輻已著日月星辰故不及三辰之常記者因事以立文義當然也且日月爲常載在春官司常人所共曉可不必詳 林氏希逸圖九斿者九龍七斿者七鳥非也惟一升一降故曰交龍若各准其斿數則大常十有二斿日月星辰可各畫十二乎趙氏溥謂龍橫畫取可升

可降然注一象升朝一象下復於義爲近難以臆説破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注據覲禮謂旌旗之屬皆有弧但此記弧旌宜爲軍事所特建蓋畫弧與枉矢於旌以象天討也上四旗乃平時所建故特表弧旌與司常九旗不列大白而別見巾車義同以軍用凶禮故耳如鄭注則祭祀賓客所建大常龍旂皆畫枉矢何義乎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李光坡曰首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而此再見者賈氏謂與下攻金之工爲目然他官不別作目而此獨異例疑此記別出一手其中錯簡亦多如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何以削與殺矢皆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鼎及鑑燧斧斤爲者無其人則殘缺多矣鳧氏不曰爲鐘而曰爲聲以有聲之器不止於鐘也桃氏不曰爲劍而曰爲刃以能割之物不止於劍也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

鍾鼎金不多則考之而聲不揚焚之而質易敝故用六一上齊也斧斤以攻堅木以刈叢棘金不多則易鈍澁故用五一戈戟軍器貴鋏銳故

用四一亦上齊也大刃則鈇鉞之屬其用爲希故三一蓋下齊也削與矢鏃體小而刃薄金多則易缺折故用五二取其忍也鑑燧各半則聖人心通造化辨察物理所以取陰陽之精而相感召者不可以意測矣江淹銅劍贊序古以銅爲兵至秦時兵革互興銅不充給故以鐵足之然戰國策已言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管子小匡篇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所謂惡金必鐵也列

子殷湯篇鋼鍊赤刀切玉如泥則春秋時已用鐵爲刀如鐘鼎之類自宜用銅餘則銅鐵皆可用而據今法則錫與銅鐵俱不可合銅以鉛和鐵以鋼煅豈古分五金鉛鑞之類通謂之錫如燭以蠟塗而注則謂以蜜耶　李光坡曰鉛本草謂之黑錫今鑄錢用之湖州青銅鏡亦以鉛和然光青黑無晶烈之焰若用以取水火恐不能與日月之明相感召蘓頌寶藏辨曰凡鑄銅之物多和以錫然則六齊和錫古法本然余得

古鑑背有銘文小篆類漢人書其次句曰和以銀錫清且明亦其徵也

冶氏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李光坡曰殺矢一十三字當屬上敝盡而無惡之下蓋削殺矢皆下齊築氏所執觀上序可見

李光坡曰欲新而無窮謂殺矢也刃常如新而不觿澁則利而能入敝盡而無惡謂削也鋒鍔敝盡而無惡敗則其用可久冶氏爲三字當移置戈廣二寸戈字上　削時砥淬無事以常新言矢刃又不宜以敝盡言光坡之說不可易也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

張自超曰戈之制進則用其鋒以刺退則用其斜勢以鉤胡太直則其體橫而刺難入胡太曲則其鋒直前無斜勢而以鉤則不決鉤必穿所破之衣甲而後固鋒直前而以鉤則不能決穿其衣甲矣胡之鉤用力與援分內長則胡之折處大近前與援同向而鉤無力胡之刺貴與援並入內短則胡之去援遠其入緩而人易避矣倨句謂其形微倨微句而不過也胡之下爲內則外謂其上近援處胡本近援處加廣則無折傷

倨句中矩

張自超曰戟三鋒直前胡之橫貫者與直前者同度其形正方故中矩也既中矩而又曰倨句

者援長於胡循胡之末至援之末弦之則倨句
也
與刺重三鋝
張自超曰鄭司農謂刺卽援非也旣曰援五之
不應復曰與援康成謂着柲直前如鐏者亦非
也戟三鋒直前不應又有物直前如鐏葢戟鈎
兵也如圖所載三鋒直前則可刺而不可鈎豈
鋒刃旁有曲而鈎物者其名爲刺而後世失其
制與

桃氏
桃氏爲劍
劍之爲用最廣虎賁旅賁王出乃執戈盾當宿
衞則佩劍（樂記虎賁之士脫劍）商旅在涂不可以操戈戟
惟劍可衞身見於春秋戰國兩漢之書公卿大
夫士見於君皆得佩劍至秦則王亦身佩焉秦
銷鋒鑄鐻而項籍猶得學劍韓信亦將佩劍以
其不爲兵器故禁令不及也
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

脊之廣必半於刃而設此文者明脊之居中而
無偏也脊直上至劍末故曰從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莖謂劍之鋌入夾中者穿其中以夾鋌故謂之
夾
中其莖設其後
劉提曰中其莖者外包以革木也設其後者於
後復設鐔也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

劍柄接刃處有盤形隋圜疑劍首卽謂此圜謂
環於臘外也迴遶距劍身皆一寸三分寸之二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
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
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鄭注此士乃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非也弓
人亦有上中下制所以稱其人之材力弓盡人
可挾劍盡人可佩非若五兵各有常度必能用
者始執之

鳧氏

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鄭氏鍔引臧記易則易于則于謂于者寬緩不迫鍾聲之發欲其緩既失彼記本指亦非此記的義蓋此記著鍾之度與名而下文乃言其聲彼記于訓廣大鍾之衡度惟銑間最廣大故以于名耳

于上之攠謂之隧

劉捷曰今之鍾脣上有圓而隆起者卽所擊處也豈古則窒下與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

李光坡曰鍾有三層銑與鼓同一層鉦一層舞一層假如銑徑一尺去二分以爲銑間因於銑間內去二分以爲鼓間此一層也鉦徑八分去二分以爲鉦間此二層也舞徑六分去二分以爲舞廣三層也鍾弇上侈下分數如此注自矣 劉捷曰銑之十分以角之外侈者言之銑間之八分以鼓末之內直者言之銑與鼓相距無多也鼓間鼓與鉦相去之分也舞廣舞與鉦相去之分也銑間鼓間舞廣皆以從度上下相去言惟舞脩以橫度左右相去言不言鼓徑者鉦八銑間亦八鼓介於鉦銑間則徑之爲八可見矣

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

甬之圍乃環其外而總計之去一以爲衡圍則穿內空而計之也若甬圍亦穿內空而計之則衡圍小於左右甬圍視甬體必挍薄於下文三分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不可通矣甬中設旋向衡處得三分之二不宜反薄於左右二方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鍾之縣以甬而用力尤在衡一在下甬之附於鍾者雖少薄無虞也二在上乃衡之横於甬上

者非倍其厚則力不強而易至崩折矣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
說
謂體之厚薄所震動乃聲之清濁所由出而聲
之清濁又或與於形之侈弇故必厚薄侈弇適
其宜而後清濁得其分也下文言薄厚侈弇而
不及清濁以此　下五句卽其說

考工記析疑卷之三

㮚氏

改煎金錫則不耗
金錫之質剛柔本異所出之地又殊或一再煎
而本質已呈或三數煎而查滓始淨每煎則體
色必改必至於不耗而後止故曰改煎至㮚氏
始著其法者量體堅厚不慮損折非若鍾有考
擊鼎用烹飪五兵以擊刺矢鏃劒削尤貴精堅
量且改煎則他不待言矣鄭氏鍔謂鍾鼎不改
煎非也

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以是知改煎蓋分金錫而煎之至不耗然後各
權其數而合之以鑄焉如合而煎之則金錫之
耗有多有少而其分不均不可以定其齊也準
之謂定其厚薄之分也金錫既不耗然後權取
一鈞按鬴身及臀耳之尺度形制計其厚薄則
厚薄之分有準矣量之謂爲模範也厚薄有準
然後可爲模範

槩而不稅

官鑄𨱖使市者槩取則焉又禁取稅俾典司者不得借以牟利也竊疑金錞之量惟司市守之民間及小邑小市必準其容受而以木爲之古人旣知以木爲鼓之臯陶則必知以木爲𨱖鍾矣若必以金鑄則過重而難運且比戶資用民力亦不能多鑄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

鑄也

上文言改煎金錫不耗分金錫而各鎔之未鑄而鍊其質也此言鑄金之狀齊金錫而合鎔之臨鑄而視其候也　鑄金之狀不列於鳧氏而列於㮚氏者金石之樂皆天子所賜而量則官民所通用州黨市集皆宜有準故使衆著於鑄之之狀也

函人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李光坡曰合甲不言其物卽合犀兕而爲之也或用兩犀革或用兩兕革或合用一犀與一兕而爲之費多工多而價重甲之尤良者也凡甲皆削革之裏合甲則削之彌薄惟存其表兩面皆表故堅久也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

重若一者長短廣狹不能一也　鍾琬曰以其長爲之圍文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通計上旅下旅之長蓋甲裳之下尙有脛繳則甲裳當下被於膝自肩及膝之長圍之正與身腰相稱

鄭氏鍔謂取一旅之長以爲之圍誤矣

眡其朕欲其直也

凡革在背腹肩髀者厚薄適異卽同一處所而緩急亦異方其未燥時膚裏可驗是之謂朕於此時辨之毋使一札之中厚薄緩急或異一旅之中腹背肩髀或異是之謂直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

更變化也治革功少則粗硬革裏之脂膜盡淨

變而熟易柔滑則其材化矣
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
若朕不直則取材不正必一方緩一方急雖有良工亦不能制之使善矣
舉之而豐則明也
革色光明則舉而視之倍覺其豐
鮑人
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
摶與左傳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之縛同杜注

謂急卷之是也若革有厚薄緩急迫卷之必皺迆而不正著謂革內縫起如絫者淺則治之熟而腠盡矣故曰則革信也
察其線欲其藏也
甲札堅故有鑽空之小然其線猶可見也尋常服用之革則細而軟縫者精巧則線之迹幾滅矣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
毛氏謂此節當在卷而摶之之後非也覆釋上文而忽出此節者水澣脂柔之後正當引而信之耳取材正而無緩急則用無先裂之患而卷而摶之亦不迆矣
韗人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鼓人掌六鼓雷鼓靈鼓路鼓以祀天神地示人

鬼乃官司所守非民間所通用故不載其制此記首舉六尺有六寸之鼓而次鼖鼛則六尺有六寸者晉鼓可知也晉鼓鼓金奏若舉其名則惟邦國得用故詳其形制而隱其名以見其爲上下所通用也蓋民間習田習戰則必用鼖鼓與王傳役則必用鼛鼓自王公以下祭祀賓客所用皆六尺六寸之鼓而不敢名曰晉以別於王朝金奏之晉鼓耳厚三寸三字疑譌或衍版不宜過厚也

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
之一謂之鼖鼓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
磬折
於鼛鼓曰倨句磬折、則上三正兼上二鼓可知
矣。於鼖鼓曰中圍加三之一、則鼛鼓視此矣。穹
者三之一、知爲一相者、所言鼓木之衡度也、必
合二相乃與中尺之圍合也。曰中圍加三之一、
則計圍之共數可知矣。鼖鼛不復言厚三鼓同
也、

良鼓瑕如積環
瑕者隙紋也、謂鼓木合縫處、鼓二十板、兩端狹
而中穹、取材正直、則縫之左右相值者合而視
之如環、如積環、謂衆板之輻輳也。惟良鼓爲然、
若材偏斜而工拙、則左右縫不相值。而望之不
如環矣。鼓面之革、不施漆、故舊說不可通、其然
則當云良鼓環滑、
畫繢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上言六采之相對者、爲繢次也、此以四時相續
之義次之爲繡次也、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
上言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此獨言黃、且變地而
言土者、明黃爲中央之色也、其象方天時變爲
句、方與方物出謀發慮之方同、蓋承上文言青
白赤黑爲四方之色、而黃爲中央之色、其象則
仮倣天時而變、如月令四時各服其方色、而中

央土服黃是也、
山以章
爾雅釋山上正章、郭注訓章爲平、蓋繢山之上
平者、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四時所用車服旗章色各有主、而以他時之色、
間雜成文、所謂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也、禮
記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爲質、即謂此、
鍾氏

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

獨言纁緅緇豈羽可染者獨此三色與

㡃氏

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

始盝之後揮則再盝亦如之再盝之後塗則明日沃盝之後亦如之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覆出此文明惟晝暴夜宿與湅絲同餘法則各

異也　㮚氏不見爲鼎之法以其齊與鍾同貴賤貧富無人而不用大小重薄各稱所用而爲之制無事載其法也㡃氏無湅布與麻之法義同其功纍其事觳匹婦處女無人不能爲故不設此工與粤無鎛燕無函同故製作之方亦不見也

玉人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劉捷曰舊說以冒三等之圭義殊淺陋三等之圭形製各異而以一圭冒之可乎不過取覆冒天下之義耳

天子圭中必

羣公皆執玉以將事而天子端拱於上舉諸侯以下則疑於天子之不必然天子且用繅則執以將事者不必言矣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知尺有二寸爲四圭琢出之數者以下經圭璧五寸兩圭五寸有邸非以琢出之數言則不可

通也圭璧不言有邸璧即邸也四圭不言有邸以兩圭有邸從可知也不於四圭言有邸者於四圭言有邸或疑坤二而虛祀地之兩圭不必一玉俱成也　李光坡曰疏云邸於璧中琢成寓穴爾雅獸屬爲寓寓穴獸窠也琢成寓穴非注酒而何然則坡於典瑞有邸謂邸亦猶類兹非其徵與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案圭首六寸體正方自首以下度雖減殺而體

亦正方故曰珽也蓋搢於帶間非大其首而削
薄其下則虞失墜又玉質重若首以下不削則
過重而難勝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
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
前馬
朱中謂鼻內通流處以朱漆飾之也知然者勺
中既用黃金則別無所謂中矣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

劉捷曰論語注以聘圭爲諸侯命圭命圭者守
圭也豈可以聘頫哉朱子於三禮之學閒有未
詳凡後儒所摭拾以議朱子者多此類非義禮
之大要也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宗尊也天子繼世故尊無與並后則或有母后
若祖母后存焉惟祭祀賓客夫婦親之必時王
之后若宮中內治王之母若祖母在焉則卑者
不敢專也故內鎮必宗后守之而駔琮以爲權
亦稱宗后焉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琮或五寸或七寸皆可爲權者以斤兩分寸決
於衡也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易氏祓謂此天子之三夫人非也夫人有致飲
於賓客之禮以來朝者或其父兄伯叔也若既
享后而又享夫人則並后匹嫡亂政之尤者成
周時必無此禮卽其父兄伯叔亦各致方物可

也詎可以干享禮之名哉鄭注要不可破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
夫人以勞諸侯
舉下以見上也曰后以勞諸侯則似夫人之禮
異舉夫人則后可知矣知后無異禮者上物不
過十二無以加也夫人有勞諸侯之禮謂王不
更立后而夫人攝內治也王合諸侯具十有二
牢諸侯之長十有再獻蓋二王之後不敢以臣
禮待也凡勞以賓之爵命爲等故諸侯之相勞

其數同於王夫人之勞諸侯其數同於后侯國
夫人之勞諸侯亦然
王氏詳說考定玉人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八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繅子男執皮帛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李光坡曰考工一書雖出於戰國間多唐虞夏殷之緒惟玉人一工盡屬周制與典瑞脗合王氏取典瑞以正玉人自首至末文皆偶對義必連合可與典瑞之文互備其制或此詳而彼畧其用或此見而彼隱然大體皆同惟典瑞無冒此記無穀蒲則簡編殘闕耳案則物微禮器類此者多矣故周官弗列也

矢人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司弓矢注引既夕禮志矢一乘軒輖中以證恒矢易氏祓遂謂恒矢庳矢前後皆四分故此記不言非也既夕禮明器也其於猴矢曰骨鏃則尚微有輕重志矢無鏃通體皆笴故軒輖中耳

此記恒矢庳矢生人所用前有鐵鏃安得無輕重所以不言者鏃之輕至茀矢七分而極則恒矢庳矢前三後四更不待言耳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

投笴於水必半沈半浮因刻記之就其中央設比則兩畔各有陰陽而輕重之分均否則陰陽各居一偏輕重不均而矢行不直矣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注謂下記長寸當作二寸據此但與冶氏文同不宜皆誤按今軍中之矢刃一寸有奇其鋌之較粗而出於笴外者又二寸有奇蓋非此不能深入而穿衣甲也古尺視今更短刃一寸其鋌之出於笴外者必更一寸乃適於用曰以設其刃者明刃寸而設之則出笴外者二寸也弗之能憚謂不畏風之振撼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矢分三等鏃之輕重不同而第曰三垸何也若所舉爲重鏃之量則其下遞減所舉爲輕鏃之量則其上遞增刃鋌之長短亦然當其時人莫不知而今無考耳

陶人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李鍾僑曰甗甑盆鬲諸器不言崇廣之度何也㮚氏爲鬴方一尺深一尺此其法也計所實之幾何或崇而小或卑而廣不可以一律拘故不著也

旊人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鄭氏鍔謂旊人合土爲器陶人用火成之非也甗盆甑鬲庾簋豆之尺度形制具列於前然後並舉陶旊之事則髻墾薜暴之禁轉均合膊之法爲二職所同惟所造之器各異耳　羣儒多謂春秋傳豆區鬴鍾醢人四豆爲木豆實四升惟此職實三而成觳者爲瓦豆實一斗非也以

記、證記、爵、獻、觶、酬、正、四升、考之傳、記亦無以豆
爲十升者、
器中膊豆中縣
張自超曰、言器則凡陶器皆然、以豆有直柄、較
之他器爲異、故特著其中縣、且見旊人爲不獨
簋也、
梓人
數目顅脰小體騫腹
案、騫騰而上也、凡羽物胸腹多向上、莊子其

脰肩、肩亦謂其長、鳥目多旋閉旋張、故云數、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
三下兩个半之
張自超曰、梓人攻木、當主爲侯植、而詳言鵠及
身與个者、必明乎其廣崇之度、而後植乃相應
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詩曰、射夫旣同、獻爾發功、故曰以功、春祭擇士
用此、則夏秋冬亦然、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知獸侯爲畫其形者、以云白質赤質也、非畫於
布、則無所謂質、
廬人
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於戟獨曰車者、步卒所用、止戈殳爲便、戟與二
矛、則用於車上爲多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
摶

彈丸圜而滑易、詩曰、蜎蜎者蠋、蓋蠕動之貌、皆
以物喻也、句兵握之固、然後傳人無轉移、故以
彈爲病、椑則不慮其彈矣、刺兵摶、則體圜而力
強、不慮其蜎矣、
𣪠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
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
舉圍細、則運之便而勢疾、侵之義、如陰陽之道、
侵謂其分偏勝也、舉圍欲重、則必增其分、使偏
強、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
爲之被者、以物裹之也、凡兵把中必圓、而以物裹之、乃與手相得、所握不過數寸、而被圍二尺四寸、以漸而殺、乃堅固而無折傷也、戟之圍不言、介於殳矛、則其度可差也、故夷矛亦不言、
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
殳之舉圍在下端、而矛之舉圍在一分二分之間者、殳轂兵也、執其下端、乃便於轂、矛刺兵、而兼句其長二丈、舉圍必近中、乃便於運而伸縮進退、自由其心、矛不言殺圍之長短、必與殳同也、

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柲身短者必稍粗、長者必稍細、蓋柲圍與刃廣必相稱、戈柲六尺有六寸、刃廣二寸、則短者粗可知矣、戟常刃廣寸有半寸、則長者細可知矣、下文云試其蜎亦細之驗　殳長於戈、則柲必細於戈、矛長於戟、則柲必細於戟、然後人力可勝、殳去三分之一以爲晉圍者、其柲圍較粗也、矛去五分之一以爲晉圍者、其柲圍本細也、更細則過弱而不可用矣、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句兵欲無蜎、而此又視其蜎者、彼言用以直刺。此言樹而搖之也。用以直刺、則慮其大弱而橈、樹而搖之以眡其蜎之均、則知其材堅忍、而上下周圍如一矣、樹而搖之、止可試其中半以上、

故又柱之兩牆之間、眡其通體之橈均、試廬之所當有兩牆相距、自殳及夷矛皆可試也、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車不反覆、謂兵之建於車上者、馳騁動搖、而其柄無偏挺曲橈也、

考工記析疑卷之四

匠人

置槷以縣眡以景

眡以景者、眡東西南北之方位、皆以此表之景也、

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梅轂成曰、此言為規以識日出入之景、非先識景而後為規也、其法應於國中治地極平、作圓規中心置臬、日出時景在臬西、視景交規處識之、日入時景在臬東、視景交規處識之、末取兩交相距中屈之以指臬、則臬為正南、屈處為正北、

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上記水地以縣、圭正其基址、故曰建、此圭槷城郭、辨塗巷、作宮室、故曰營、方九里以徑言、其週圍則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　李光坡曰、下文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可證此言王城四方各九里也、

市朝一夫

或疑一夫地隘、不足以容市朝之衆、百畝之地、廣輪六十丈、當今度三十七丈有奇、雖數千人可容、且市有三、各有所主、易期而入、則無壅矣、大朝雖曰諸侯萬民咸在、然不過適來朝之諸侯、萬民必耆德為鄉邑之望者、然後致而詢之、非必徧致萬民也、惟大合諸侯、朝廟不足以容、然後為壇三成、則四時朝覲宗遇、無不能容之患明矣、　史記秦築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庭中可坐萬人、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脩餘四步、為堂之前後檐階、廣餘五步六分步之五、為堂之東西屋翼、堂之廣過於脩、故室所餘廣亦過於脩、

九階

劉捷曰、賈馬諸家以為九級、似得之、康成謂世室堂高一尺、據禹卑宮室而言、不知禹乃卑己所居之宮室耳、以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推

之則已之宮室卑而宗廟則崇閎可知矣且深
廣之度皆過於殷周而基僅一尺於制不稱又
謂東西北各二階亦未安明堂自漢初不得其
制朱子以爲應象井田四隅之室隨時而易其
鄉果爾則東西面或有階若宗廟路寢東西二
面皆壁不宜有門戶及階也尚書顧命立於側
階注北下階也疏側猶特也則雜記夫人入自
闈門升自側階不得爲東西面有階之徵至婦
人奔喪升自東階不忍以賓自處又不可與賓

相混故由阼階以升即堂南面之東階耳奔喪
之禮通乎貴賤如以東階爲堂東面之階則士
庶人之堂亦四阿四面有階乎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劉捷曰門堂得正堂三之二而門之左右各隔
其半以爲塾厥其半以爲堂則室所占與門與
堂較又居三之一也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

不言廣者準夏制之廣四脩一也周制南北七

筵東西九筵則不止於四之一矣故特著之

凡室二筵

劉捷曰凡室二筵者夏制三四步四三尺中
央室較深廣周則五室皆同也舊說四室在四
隅按月令四時中月皆居太廟而餘月居左右
个則四室當在四面之中今堂脩七筵而南北
中央三室已占六筵所餘一筵爲前後檐階尚
苦其狹豈周之五室竟連接爲之而中央室之
四面即用四室之戶牖與不言東西廣者準以

堂之廣也殷周制加備而堂室脩廣轉約於夏
未審何故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九室宜列后正寢之旁在禮婦不命適私室不
敢退九嬪之事后亦然曰居者不唯治事起居
飲食皆於是也九卿則惟入朝次焉事畢而退
故不得言居陳氏祥道謂九嬪常居九室非也
九嬪上承三夫人下領世婦九御故晝居九室
一夕返六宮匪是則非失其序而亦非人情之所

安矣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注兼高廣而疏獨以高言者宮隅長於門阿僅六丈城隅長於宮隅僅六丈通城之四隅不應僅二十七丈若止言城門譙樓所揜或過遭之陡出者其廣又不應至二十七丈也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諸侯守在四方不威不強不足以臨民禦敵故

城宜高廣非都城在王宇下之比也

匠人

匠人爲溝洫

自禹盡力乎溝洫三代聖王皆不恤膏腴之地以爲溝涂引小水以入於大水以人鑿之水川通天作地成之大川當其時農無無田民無水患自商鞅開阡陌毀溝涂自謂富國強兵之奇計人爭效之湮溝塞澮數世以後支川墊淤伏秋潦漲大川汎濫連州比郡廬舍沈沒人民流殍坐視而不可拯救乃秦變周法釀成百世之大患也井田雖不可驟復而匠人以水漱溝疏小川以通大川之法可不亟講哉 張自超曰溝洫土功也而屬之匠人蓋濬畎澮距川自高趨下由近及遠必用水平之法然後委輸支湊通利而無滯塞且築隄防必用竹木以楗石菑通水門必設版幹以便啟閉皆匠人事也

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

先儒謂遂人匠人之法不同蓋以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成閒謂之洫乃九百夫之地也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同閒謂之澮乃九萬夫之地也不知百夫有洫而九百夫之地不過爲洫者八其外始有澮環之千夫有澮而九千夫之地不過爲澮者八其外始有川環之積至於九萬夫之地亦不過爲澮者七十有二環澮之川九而已其環於百里之外者郎環於三十三里外

之川也同間之澮積數雖多而其實即千夫之澮同間之澮所達之川即千夫之澮所達之川然則遂人匠人之法實一而已（遂人經田野之官匠人司其工役而已未有不受法於遂人者）因專達於川者溝洫必因澮以達澮則直達於川而無或旁行側注於溝洫也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遂人萬夫有川人力所爲之川也此記兩山之間必有川天作地成之川也天作地成之川或

數十里或數百里而後有之以人爲之川逼焉然後尺寸之流皆距四海而無壅漲之患矣

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山水凝結地勢高下相因本有自然委輸之經絡所謂地阞也爲溝者必因焉其支湊之處宜引此水以屬彼水亦必順其理若障遏強使注焉終必潰決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

凡行水欲其行尤欲其定太疾則易衝決於灌溉舟行皆不利故必紆曲使停緩以定其勢注謂磬折則引水疾誤矣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

防自上視下以爲深與聘禮壇十二尋深四尺同義

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

既以一日所作爲式而又以一里爲式者人力有強弱功作有難易以一里爲式則所用非一人所積非一日可度衆力所能任附合以就功

役也

車人

既有輿人復設車人又不以類相從次於輈人之後何也兵車田車國事所用自五路至墨車棧車有爵者所乘故輪人輿人輈人作之大車羊車柏車則任載所用及庶人之役車故車人作之而輿人記所載式軹軓之度無一及焉蓋古者非有爵不得乘車三車皆輿狹而箱深則專主任載明矣

半矩謂之宣

注據說卦以宣爲人頭但說卦本言髮之皓落與廣顙相對非謂頭也此記曰欘曰柯曰磬折皆借器物以明尺度則宣疑亦器名　項氏安世據爾雅𣞤六寸謂之宣謂矩尺有二寸柯當尺三寸有半非也柯長三尺記有明文則宣欘磬折之度即柯可推矣且於下記轂長半柯牝服二柯決不可通

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行澤者杼輪地處薄必用木心乃堅久行山者侔則可順面勢之所向而爲之矣曰仄者輪材必用曲木因其斜仄之勢而輮之也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不言柏車輪崇之度者大車輻長一柯有半而柏車長一柯大車之渠三柯者三而柏車二柯者三則輪崇六尺不待言矣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大車行澤其輪杼踐地者削薄非廣其固輪之綆則速敝羊車柏車不言綆度者凡車之綆皆三分寸之二獨大車較廣耳羊車不言輪崇者與柏車無異也　乘車之軫六尺有六寸又三分去一以爲隧者御與左右並乘必衡廣乃能容而從不可長也大車高廣六尺而牝服則八尺者衡狹而從長然後載物多而車行安也

鄭氏鍔引晉武帝乘羊車宮人爭以竹葉插戶

鹽水灑地以引帝車證此記非也晉武非倣古羊車之制或於宮中爲兩輪迫地之車以羊駕而人挽之以行樂耳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安得有此試思七尺之車其重幾許羊雖高安能勝此賈疏云宮內所用因晉史所云而揣度漢時亦爾鍔乃引此以實之繆矣晉及後齊梁亦倣其制隋大業中作車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之羊車皆非考工之羊車也

參分其長

今車制於轂之入箱下者各鑿二孔下鐵鋌以

釳軸之兩旁謂之鉤心以擊其鉤謂此
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此別言牛車轍挍隘則衡輈亦挍隘也不言四馬車之轍輈者輈與車廣衡長參如一已見輿人職也
弓人
筋也者以爲深也
引弓之盡爲深筋附幹以爲堅忍然後引之盡而無折傷王氏昭禹謂以射則中深非也中之

深以幹直而力強非筋之故
凡析幹射遠者用埶
張自超曰木有曲有直性不可移車之牙必順其埶而用之乃久而不挺弓之幹必反其埶而用之乃激而能遠
夫角之本蹙于𦚔而休于氣是故柔
春秋傳而或噢休之蓋煦養之義不必易讀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弓長六尺下士服之除挺臂五寸必角長二尺有五寸乃幾及於簫中制上制度更有加必以他角續之角長則續其近簫者可也角短則續其在淵者不可也故雖三色不失理而長不中度尚非角之尤良者必兼此數美乃直一牛
漆欲測
漆有眞僞必測之而後知挹而下注細如絲髮而不斷乃無他物之雜
秋合三材
三材幹角筋也膠絲漆所以合之

析幹必倫
木之文理易見故必循其倫角灂環而本末粗細不均不能如木心之直故惟取其面勢正而無邪
斵目必荼
荼與玉藻諸侯荼同義猶莊子所謂斵輪徐也蓋木之節目強斵之使其分視四週少窪乃不與筋相摩
紾之不皆約

絲所以約帑也使比次而皆約之則束縛太急帑不能少有屈伸以隨幹角爲張弛古人體物之精如此

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

前以不中不均並列而後獨言懷膠者明斲幹雖中而施膠不均亦能摩角而使之挫也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于挺臂中有柎焉故剽

舊說中有變謂簫與臂用力異果爾則辭不足

以指事矣蓋抗弦送矢全力在簫所謂末應也彈弓無簫故引之常縱弓幹盡處忽以簫逆插幹間勾而向前其形制有變故抗弦有力而送矢疾也茭從交弓幹之端折爲兩岐而以簫剚入故曰茭簫則一木雖以筋膠合於弓幹而體本兩判故曰解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

峻疑當簫隈之交而抹弦者舊說以爲簫簫狹而長不得云方高其柎謂於挺臂中置骨穹而隆起也宛當作挽以音同而誤也無已應謂引之過度而其體能應不至於折傷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

興謂把握中搖撼也柎下力弱則簫應弦而動把握中必搖撼

弓而羽閷

羽閷者角之兩旁甚薄其暴起有似於羽

維幹強之張如流水

幹強而又能張如流水者質堅而柔忍也

維角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角用反埶以掌拄於柎與峻之間故曰党之當弓之隈必與幹宛轉相隨然後能張如流水負弦謂不應弦所謂引如終紲也釋之無失句失謂反脫也弓不調則釋矢時多反脫體如環謂既弛之後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

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

材美爲之時已明著於上記工之巧則盡去所陳諸病而曲得所利是也勝當讀去聲言角不可強於幹幹不可強於筋弛惟其如是故量其力亦三均三均注以角幹筋之力言得之疏謂以次而加則非也劉目不䈅則摩其筋施膠不均則摩其角三材同時而合筋附角幹而膠以黏之絲以約之定法也惟幹勝一石可試而知安得有加角而勝二石加筋而勝三石之法哉

惟所謂以繩摫之而巡加三石者則於其已成而驗之如此耳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

下文豐肉而短骨直以立躬與血氣之異也寬緩以荼忿勢以奔志慮之異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來體謂被弦時之度也被弦之度有定而以多寡言者以往體之多而見爲寡也以往體之寡而見爲多也射遠者用勢故往體多射深者用直故往體寡

大和無灂

弓背施筋膠必別有物以被之今制裹以木皮故太和者無所用漆漆蓋施於所被之外也若無物以被則筋膠不任霜露而漆亦難施

和弓轂摩

弓久不用恐角幹辟戾而不和故以柲鉤其近

簫處而膝倚其左右隈以調之大射禮所云正所謂轂摩也注疏以爲拂塵似未盡其義

望溪講授

周官辨

周官辨原序

昔昌黎稱孟子功不在禹下葢拯人心之陷溺實可與平成比烈周官之蔽蝕千七百年矣良由新莽王安石並假託以禍世故雖程朱二子定爲周公致太平之書非聖人不能作而後儒仍嘖有煩言望溪方子以閱漢書見此經爲衆所瑕疵者皆與莽之亂政同符乃辨其爲劉歆所增竄者凡十餘事具得其徵辭而闢之豁如也夫何休歐陽修胡宏魏了翁輩心疑莽歆所僞亂而未能深究此

經之本眞程朱二子則灼見周公運用天理之實而未嘗分別莽歆所僞亂故終不足以帖疑者之心自望溪之說出則羣儒更無所開其喙爲天下國家者可舉而措之而無疑矣故吾謂望溪之功亦不在程朱下北方之學者以余與望溪久故多叩吾廬索觀其書乃謀梓總辨十章以先之且寄語望溪宜早出其全書與學者共之安知不果有興於治教也

雍正三年孟夏江右同學龔纓撰

序

方子望溪中歲五經皆有述而治周官儀禮則在獄始開通

聖祖仁皇帝矜疑獄辭五上五折本凡覆奏行刑者即執經索傒于門外而方子刪截汪疏不輟同繫者厭之投其書于地曰命在須臾奈旁人訕笑何方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及出獄未兼旬而

聖祖特名入南書房是秋移　蒙養齋徐公蝶園時叩周官疑義方子詳爲辨析遇館中後生則爲講喪

服聞而持行者數人余與河間王振聲謂筆之于書然後可久乃出其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爲周官辨浹月而成夫喪禮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本也五官之法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也然先王立中制節其所以然之義傳記或未之能詳而周官爲莽歆所僞亂自東漢以來學者懷疑而不能決自有二書然後喪禮之所以然五官之本然與莽歆所增竄昭然若黑白之不待辨而分傳曰述者之謂明方子之述可謂明矣龔君孝水曾刻周官辨于河北劉君月三刻喪禮或問於浙東以授其生徒二君子没流傳者益希余惜其可以助流政教而行之不遠又喪服尊同則不降及泉府以國服爲之息舊刻尙未辨正故重校而錄之其序跋評語則猶仍其舊云乾隆七年三月混同顧琮序

自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與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

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册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周官辨

桐城方苞望溪著
混同顧琮用方訂

辨僞一
辨僞二
辨惑一
辨惑二
辨惑三
辨惑四

辨惑五
辨惑六
辨惑七
辨惑八

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敘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敺疫禬蟲攻貍蠹去妖鳥敺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

方厭鳥以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淩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旣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旣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

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哲族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旣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出實八十畆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

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者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羸而民爭逐末

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紏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紏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驅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哲族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歉足以名疾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驅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夭厲自息矣夫

疫可驅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鷩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誣燿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鐫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

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哲蔟氏去以方書十日以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無他事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為之前驅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希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為二子所薙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義理詳明證據確切使胡文定父子見之亦當濊然心服 李厚菴先生

其說皆前古所未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即乎人心此之謂言立 蔡梁村

此真西山先生所謂能訂千古是非之文山有崩頹河有變遷此案一定終古不易 李雨蒼

周官辨僞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鬬辯也每見甿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顧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

文王后妃之躬化逮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况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鄰長稽之凡民之有邪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汙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没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公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没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爲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經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

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其僞構經文皆歆爲之謀王也又以文義覈之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

嗚呼聖人之

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千七百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疎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

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

則本有爲諸侯緦衰及其首服皆弁經之語而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册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於巳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異同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自記

程朱二子雖灼見周官非聖人不能作而於莽

歆所增竄未嘗一一辨明故六七百年世儒終懐疑而不決得此二篇條分縷析若辨淄澠周公之典乃昭然如日月之離薄蝕而顯光精自程朱以後開闡聖經之功惟玆爲鉅矣 朱可亭

陳清瀾作學蔀通辯自謂若朱子在天之靈有以啟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望溪此文其周公在天之靈有以啟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耶 李雨蒼

周官辨惑一

逢莽之惡而假周官之法以浚民者劉歆之罪也重安石之誤使襲迹於莽而不悟者康成之過也康成之訓九賦也以爲口率出泉其訓門關市政也以舉爲官没其貨國服爲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以農言之旣用其力以治公田給役事貢布帛復用其私田之入以具車輦畜馬牛備兵器而又計口以責其泉其於民也不已悉乎禁有小大犯有輕重罰有等差乃漫不

訾省而於關則没之於門則没之旣没其貨而又罰其人至貨賄六畜之遺於市者三日以爲期過此則没於官而不可復請不幾於讎斂而相攫乎哀民之窮而貸之而重責其息責之而得則民重困責之而不得則法必行是以哀之者罔之也夫口率出泉漢法也周官無是也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而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餙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

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則農即以穀爲貢餘七者即以所貢之物爲賦而貢之外別無所謂賦明矣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則自市以外別無泉布之征明矣没貨于官漢之末造也周官無是也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管子以時簡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凡曰舉者登諸籍也以没入爲義古無是訓也質人所稽者書契所考者度量淳制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登諸籍而不可

謂没其貨也決矣康成于門關司市之舉皆曰没其貨而質人則缺焉是其不可通也康成已自覺之矣而猶欲以此蔽來者乎貸以泉息以泉者莽之亂政也周官無是也古者農各受田工廩於官而與農交易山林川澤官守之而民以時入焉養生送死之具家自有之其以祭祀喪紀而有求於官不過角貝金錫漆絲時物之類耳然惟喪祭始聽其賖則冠婚賓客賖且不聽矣況貸以泉乎三代盛時閭閻生養本無所用泉即上之賑凶饑養老孤恤艱阨亦各以委積待而不恃乎泉惟大荒作布乃以當菽粟而使民自相糴耳若以泉貸商賈而收其息則王莽貸民以財使置產業而分其贏得之術也自莽及安石而外雖亂國晻世不聞更用此以浚民造怨而謂周公爲之乎司市之職曰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則有斂有賖而絕無所謂貸其義甚明而泉府貸息之文爲劉歆所增竄決矣不獨二鄭之說大悖即後儒謂服國事以爲息於理爲近而實違於事情蓋民艱阨則上隨時以賙不宜聽其妄貸以自耗若商賈則能通泉布而不能服國事且公旬三日用農民以服役事已

寬然有餘外此別無所爲國事矣

甚矣治經者之不可以不聞道也程朱二子於禮之節文間有考之未詳持之未當者至于修身治世之本原則與古昔聖人精神相憑依而無一事一言之不合康成于三禮之學勤矣其間名目度數參互考證亦可謂能竭其思慮者矣而乃以亂世之事誣先王之經以遺毒于後世惜乎朱子既發是經之覆以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於康成悖道賊經之說未嘗辟而闢之也

以經傳正注家之誤語皆山立具此識力始可以明道解惑 楊賓實

春秋之末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猶賑而不貸也方是時宋亦饑司城子罕請於君出公粟以貸大夫盡貸司城氏貸而不書蓋示君大夫不當言貸也晉悼公謀息民魏絳請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以貸然謂之貸者不過異時仍歸其本粟耳觀傳所載亦可知前此饑則餼之艱則賙之而絕無所謂貸矣至

戰國齊孟嘗君收債於薛馮煖謂不拊愛其民因而賈利之盡矯以賜貧民而燒其券則子貸之法爲成周所必無泉府之文實莽歆所僞亂昭昭然矣 蔡梁村

以公心析理絕無爭氣 李剛主

周官辨惑二

宋之禍始於王安石厚斂以剝下成於蔡京童貫王黼極情以奉上其說皆託於周官而京與貫黼之姦言實啟於安石嗚呼康成亦與有責焉爾夫膳夫職之義非甚隱深而難辨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又曰天子社稷皆太牢則羣小祀不敢用也而乃日以自奉乎禮莫重於祭朝事饋食之豆數不過八而日共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甕之醬物將安所置之乎 掌客致飧公豆四十羞致於其館以待賓從猶致饔餼之醢

醢百二十甕也注疏以證王恒膳日用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甕之醬物誤矣詳見掌客職 羞

膳夫職所謂王日一舉舉少牢也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甕醯人職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甕朔月月半舉太牢也醢醯以甕共則以備旬有五日之用而非一朝而罄之明矣經所以不明著其孰爲少牢孰爲太牢者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爲恒食不待言矣醢醯百有二十甕爲朔月月半之共義亦見矣若恒食日舉太牢則大食何加焉醢六十甕醯物六十甕果日日而共之王

舉則共之文不亦贅乎至於王后之膳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以具於太宰羞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用其會非縱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其義於世子之有會有不會見之世子服不敢備多少惟王命而服會矣飲無常期疏數惟王命而酒會矣膳無加獻有無惟王命而禽會矣惟朝夕恒膳品味有常無所用其會者與王后同耳自康成於王日一舉鮮不別白疏者以爲日舉太牢共百二十甕之醢醢而安石因之有備物之說自康成以王后世子不會爲優尊者安石張之而京與貫黼以速北宋之亡嗚呼經義之不明其禍遂至於斯極夫然在鄭氏賈氏特訓釋之疎耳若安石則心術隱微之病也其言祁寒暑雨民猶怨咨也舍先王思圖民艱之義而謂民怨不足恤其掓青苗法也襲迹於新莽而假周官國服爲之息以惑主聽而閉民言安石之學雖於道未有聞而於文則晰矣顧還其說謬其旨若此者將以遂己所圖而自益耳用此觀之其說膳夫職也安知非陰便人

主之私以售其術哉嗚呼君子之用世非不欲其功之成也而曰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以少有計功之心其末流必至違道以遂其私雖幸而有功而得不償失矣又況毒民以禍世乎此程朱之教所以必起於心術隱微之際也

解經當乎理義故能使讀者爽然於目快然於心在昔通經之儒惟劉原父之釋三禮具此卓識餘子未足比擬 李雨蒼

不惟針介甫之膏肓使後學誦之可惕然自正其心術 汪武曹

周官辨惑三

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世儒以爲疑嗚呼此萬貨息耗之原人心淳僞之本禮俗善敗之關政教通塞之樞紐也聖人之忠於利民而盡萬物之理者具此矣自市政廢而陳肆之貨不當民用者十四三其作之以力是奪民功也其成之以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有敗是亂民德也姦利得詐僞滋人心之所以抏敝而不可救藥也自山澤不隷於公盜竊公行而吏不禁而材物之耗者十二三矣

愚民非時妄取不俟其成而竭用之而耗過半矣山彌望而皆童陂塘稍遠於宅舍即任其淤墊而物生之源益隘矣豪民擅山澤之利商賈籠難得之貨淫侈踰度震燿鄉閭中人以下皆化焉憂貧而不畏不義榮富而不恥爲姦雖有政教常以外心應之而寔然無所動于中此所以法嚴令具而姦不勝也周官之立市政也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所以利用厚生而正民俗也考權槩壹度量淳制法不中者不粥于市治質劑辨名實所以閉民之姦心也衣服飲食不粥于市屬遊者有禁貴而過市者有罰所以防民之黜嫚也山林川澤官爲厲禁而平其守則生者得遂長矣以時計林麓而賞罰竊木者有刑罰焉以時舍川澤而糾其守犯禁者執而誅之則成者鮮耗敗矣斬材之期日官令之財物官頒之則爭端息而獄訟無由興矣凡此者皆所以利民也而上則一無所利也商則于門征其貨賈則于關市征其廛而稅無重加焉門關之財以養老孤市之征布以

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雖曰關市之賦以待膳服然鼎俎籩豆之實共于牧人獸人獻人場人者備矣所取于市不過遠方之珍異耳嬪婦內人之功以給王后世子之衣服外府之泉不過時共其乏匱耳至若山林川澤之材物守之者官而用之者民惟山農澤農受田而守禁者徵其骨物羽翮草貢葛材以當田賦而萬民之斬材佃漁受澤物之須者毫末無取焉聖人之心豈不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也哉門關市肆所以不能無征者益

以九職任民有職則有貢無緣偏厚于商賈且先王之均萬民也使農士商工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以相過是以貧富不相耀而民無倖心若商賈無征所得過贏是鼓末業而廢民于生穀也如少有利之之心則山澤之利豈特什百于關市之征哉凡此皆周公夜以繼日竭其心思以致忠利于民者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之實于斯可驗而乃用爲疑不亦悖乎嗚呼聖人制作之精意世儒之智固宜不足以及之然于經之本文未嘗詳考而漫爲無稽之言雷同以相和此道聽而塗說者孔子所以深惡其自棄也夫

指事類情於聖人運用天理處實能見其所以然述者之謂明非此等文字不足以當之 朱可亭

横從放恣繩墨隱伏其法得之周秦盛漢人 吳佑咸

周官辨惑四

周官之刑獄爲羣儒所疑者三一曰入束矢鈞金然後聽其獄訟則貧者無所赴訴二曰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此春秋傳所譏于鄭莊也三曰軍刑之誓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嗚呼史所司乃兵交之時日耳而殺之墨之此書傳所記盜賊姦宄所未逞之淫刑也而謂周官有是乎若夫束矢鈞金之入盟詛地牲之共乃聖人所以運用天理而究萬物之情特羣儒未能察致耳周官之法六鄉之獄訟鄉師聽之六遂之獄訟遂師遂大夫聽之公邑之獄訟爲邑者聽之市及門關之獄訟市師質人聽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都家之獄訟都家之士與其長成之大者方士達之小者方士主之又有肺石以達惸獨老幼尙慮其無所赴訴乎其造於大司寇而求伸者必事久變生如書所謂單辭記所謂有旨無簡者也故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明所禁乃兩造兩劑之不具者耳禁之而不能止則使入

矢以明直入金以示信所以使訟且獄者難其事而薄物細故可以內怨而中止也所以使被訟獄者懼于情不能匿罪必有加而私服也（古之聽獄訟者意論輕重之序而刑故無小辨法而不信則刑之辟藏而不信則刑之故知情之難得者罪必有加）若兩造具備之訟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久矣兩劑具陳之獄則質人司約與有地治者聽斷而歸於羣士久矣若有地治者與質人司約聽斷不足以服其心則當赴愬於職聽之士其遲以旬月正爲此也使職聽者而有枉橈則司寇親聽於外朝羣

士司刑皆在獄訟者皆得自言其情何爲復設入束矢鈞金然後聽之之法哉至於聽之而終不得其情故不得已而使之盟詛臨之以鬼神所以怵其內心也致之以其地域之衆庶而使共其牲則或有知其事而相證者（鄭伯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穎考叔者所以卒得子都之迹亦必其衆庶始不敢言而暴露于事後也）卽所訟無徵而播其變詐於地域之人異日且不相保受焉是亦奸人之所懼也葢人情之所不能止者聖人因而用之以濟乎法之窮呂刑之誥曰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則虞夏之前固已有此而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不可以是議周官審矣若太史小史之墨殺則義焉取哉古者軍之大刑不過將及僕右以主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僕右其股肱也不戒不愼必至敗國而殄民故條狼氏之誓于僕右曰殺馭曰車轘（既列僕右則馭必主將之制馭一軍者故其刑尤重）大夫以下特官府之常刑耳先王制法盡人而不倚於天信理而不惑於數豈以兵交之時日而妄施墨殺乎班史稱莽性好時日小數垂死之時尚令天文郎按

拭于前時日所加莽輒旋席隨斗柄而坐則其平日行軍之律誓衆之辭必有申嚴於時日禨祥而重其罪責者然則誓邦之太史曰殺小史曰墨之文抑亦歆之所增竄也嗚呼經之本文既有僞亂學者生二千餘年之後惡乎正之亦正以理之當否而已而理卽具於人心金矢盟詛之法以人情之所有而知爲理之所不可無也太史小史之刑以人情之所無而知爲理之所不宜有也夫五帝殊禮三王異政而君子信其揆之一者亦信以此

心此理而已用此言之豈惟周官之僞亂有莽事之可徵哉凡戴記所存衰世之慝禮皆以是别而芟之可也

余經歷郡縣久諳民事乃知此文灼見聖人立法之意 陳滄洲

豈惟獄訟卽室中瑣事亦有其情難詰而無從判決者非格物窮理之盡不能發此難顯之情 涂夔菴

周官辨惑五

鶴山魏氏在羣儒爲明於周官之學者而於兵賦則惑焉其言曰司馬法田穰苴之法也而康成以證周官果若所云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牛十二則井田固厲民之法也民大無聊矣嗚呼穰苴所述果成周邱乘之政所不敢知而以甸出長轂人具馬牛兵器爲厲民則未明於秦漢以後與三代民財之分數民事之異同而漫爲是鹵莽之説耳是徒見夫政無常經民生狹隘終歲無完衣豐年無餘儲以爲如是而復賦以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民何以堪不知自井田之廢環海之中十九皆隸農也耕者無田而有田者不耕耕者倍貸以具牛種畜妻孥而不耕者收其歲入之半故耕者窮不耕者以其半而出租賦給踐更百役有司多求以困之故自貴人富商而外不耕者亦窮若夫成周之世則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凡百畝所入皆民之私藏也公旬三日之外皆民之暇日也以今吳越中地百畝爲率中年所入

率二百石有奇中原半之而量幾倍則數亦略相差也管子之計民食也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而周公授田則三之一以爲凶年無年之積一以爲移民通財之備也其分固寬然有餘矣賦兵之初四邱之衆家出歲入之十一而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應時而立具矣過此以往歲出其百一而繕完修補無缺敗矣况乎馬牛之畜可以任載可以糞土田固農事之根柢也材木取諸山澤絲枲成于婦功所耗於民財者不過金鐵皮革及工事之費

耳豈若後世之民百物材用絲微毫末非出泉布以求之於市肆而不可致哉鶴山生南宋之末習見民事之偷苟民財之匱竭以爲成周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而以此妄議周官之法不亦汰乎尤可怪者七十五人乃四邱所起之徒庶也而曰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牛十二馬牛車輦兵器旗物之出於民見于小司徒見于鄉師見于族師見于縣師稍人見于遂之羣吏委積之頒于官見于遺人見于委人見于廩人見于倉人而曰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經無明文治溝洫者地官之屬則遂人夏官之屬則司險而土均所掌乃地守地事地貢也夏官司馬之篇皆政典也而曰政典無傳四司馬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由是觀之其於周官之本文猶未能誦數而條貫也而可遽伸其臆說乎嗚呼聖人之經所以爲萬世法程者以其皆經理民物之實用也自漢以前經學雖疎而治經者皆求其實用故苟有所執其見于行事必有異于人人唐宋以後訓詁詞章之學

興自三數大儒而外不過摭其故事剟其遺文以自潤澤其進於是者又爭欲立異說以爲名是故說愈繁而義愈晦學愈博而用愈疎鶴山之學猶號爲求濟於實用者而鹵莽若此無惑乎南宋以來恒以通經而不達于世務爲儒者詬厲也嗚呼世務之不達其於經乃果能通也耶

於萬物之分數古今之政俗井然於胸中故言皆當物唐宋諸家之文未有如此濟於實用者

朱可亭

明白洞達足以開物成務不獨汪洋勁肆有先秦盛漢之風軌也蔡梁村

周官辨惑六

廬陵歐陽氏謂周公設官太多王畿千里計十四萬有竒攻周官者據此以自固不知五官之屬其數無多彼所計者特鄉遂小吏閭胥鄰長之數耳嗚呼此閭族黨州鄉之法周公所以錯斯民於袵席以致刑措者此其基也阡陌既開以後以視井牧未廢之前治法之汚隆人心之淳僞禮俗之善敗所以截然背馳而不可挽者皆由於此而乃用此爲譏議乎其爲道也即近以致遠盡小以爲大

所用之正長即其鄉之民也所布之憲令即民之家事也條分而縷析綱舉而維張以施典法如木之有根以課功事如農之有畔千里之內一事之失宜一民之不率舉可知也故治非是則不行教非是則不偏禮非是則由之而不安政非是則操之而不習刑非是則放紛而難理事非是則抵冒而無稽秦漢以後大州壯縣疆圉或數百里而掌事者不過數人徵輸獄訟盜賊役事紛然而百出耳目思慮苟有不及吏必緣之以爲奸此斯民之

所以苦病而無所底告也周公之法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二十五家之長財賦之徵斂閭胥里宰掌之以聽於閭師遂師公田之歲入九職之作業不問而可知也而長吏苛斂胥役侵牟保正破家之患無自而生矣觵撻罰之事閭胥里宰掌之其不率教而有獄訟者鄉師遂師立聽而斷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而士之治各有期則蔓延久繫無辜失業薄罪瘐死之患無自而生矣五家相保以簡罷民既以清盜賊之源而伍兩既定以地遠近

相比而追胥則民之守望相助即所以詰邦盜也閭胥里宰以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而又合聯以役國事則久暫勞逸可以互均喪疾事故可以相代也其用意尤深遠者以修農事則比邑之民可以移用而天期地澤風雨之急救之也時而土無遺利以育賢才則鄉州之選始於家塾而六德六行六藝之實觀之也察而士無遁情典法之施半寓於民間之飲食喪祭冠婚而禮無不達有司所課下及於比戶之女功而教無不行至於軍旅

之興將無非其長伍無非其隣晝戰目相識夜戰聲相聞其懽欣足以相死古之聖人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此其樞紐也歐陽氏所病于設官之多特謂無祿以給之耳嗚呼是未察於古之田祿與後世異而鄉遂羣士之爵與祿又與王朝之士異也葢古有不命之士有無田之士故司士職曰以功詔祿而又曰以久奠食謂不命之士其長所自辟除者也其在官中則能以久著而差其廩其在鄉遂則位以久進而益其田故不得

與詔祿同科耳何休之述井法曰在田爲廬在邑爲里里八十戶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漢去周爲近休所稱雖或衰周變法而周官鄉遂之制大略視此矣葢閭胥比長雖曰中士下士其實耦耕之民也師田行役常與其曹偕作並息而他無事焉以其材力稍優故進其等以率其曹即秦漢以還所賜之民爵是也天官九兩所謂以治得民者葢本非官也以治民事得統率其儕伍故名曰吏至於族師則所轄稍衆而其事亦較繁喪紀祭

祀則治焉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書焉合聯簡器則掌焉耕耨女功則督焉其身不得卽事於南畝故倍授之田使得傭閒民耦强力以代其耕術數推理必百家之長然後可受倍田葢族師倍田則黨正有加焉計閭民轉移執事者止足以供此若閭胥以下雖益其田無從得隸農也黨正下大夫族師上士何以知授田之數止此葢鄉遂之吏尊其爵者俾權足以統攝薄其田者事簡而員多也使皆如王朝之大夫士則無地以給之矣雖曰上士其爵亦等於諸官未命之士耳至於六遂則其事較簡而其爵亦較卑卽通王畿之內百夫之長皆受倍田不過三萬餘家所占之地不及一同之

半而何憂其不給哉況乎鄉遂之吏雖多而無府史胥徒以今直省計之省不下百縣以中縣爲率胥役之受糈於官者僅數十人而附胥附役以及里保雇直漁韲平民以贍其妻子者不下千人合百縣而計之與周官畿內中下士數不相遠苟大府皆賢郡縣之吏皆良而無非分之求以重困之民尚未以此爲苦病也用此觀之族師以上卽取於民以祿之不患其不給而況乎僅倍其田閭胥比長之屬雖盡益以田取諸提封千里授田六百六十萬井之中不足爲廣監而況乎斷自族師以上哉昔朱子讀地官司徒之篇以爲古者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役只爲一事其所以能聯爲一事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也故曰此周公建太平之基本而乃用爲疑不亦悖乎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不足以見作者之意愼毋輕言述哉

治教禮政刑事皆以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爲根基爲樞紐灼見聖人制作之意非一世之文千

百世之文也李雨蒼

究宣聖制釋千古之疑言有始出而可信其與天壤相敝者此類是也受業黃世成

周官辨惑七

前儒謂賖貸之法當井田封建時不惟周公之聖可行雖庸吏可行郡縣以後不惟王莽安石不能行雖周公亦不能行蓋政教禮俗形易勢殊故事同而情異信矣然按以司市之文則周官本有賖而無貸貸也者比戸相通之道也若以官貸雖不責其息以周公行之而民亦有不利焉雖重責其息如莽與安石而官亦終有損焉其故何也蓋不責其息民將輕於貸而妄自耗及本不能歸而有

司之法行必私倍貸以求脫而生益艱矣重責其息至于疾病死喪逃亡困敝而不能支則民雖殉以身命而財終不可得也惟賖斂則宜於古而不宜于後世耳然豈惟賖斂哉掌節之法遠行必有節傳比長之法近徙必有節授無節無傳者有幾則不達無節無授者唯圜土內之由斯道也盜賊無所隱逋逃無所之然唯古之時民皆土著遠行者惟商與使近徙者不出其鄉斯可耳後世行此則門關壅塞廬宿莫容官徒騶馳而日不暇給矣

一歲之中州長之讀法者三黨正五之族師十有二閭胥則凡聚衆庶既比則讀焉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以及車輦六畜兵器旗物小司徒稽之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閭師掌之族師技之閭胥數之趨及于耕耨稽及于女功由斯道也禮與民習而相安政與民宜而無蔽衣食可殖禮俗可興然惟治不出于州黨而詳于族閭掌地治者即其鄉之民而無府史胥徒則可耳後世行此則呼集奔趨廢時棄業家至戸籍層累督察胥役因緣

倚法以相蹙迫脊脊然雖寢食不得寧矣齒角骨物羽翮絺綌葛材草貢並徵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由斯道也可以息民力可以寛民財然惟輕細之物徵之王畿千里之中四面而至遠者不過數舍則可耳後世易之以平準均輸百物皆徵轉運萬里名爲不加賦而民力之困民財之虧不啻收大半之賦矣嗚呼周官之法所以極于瑣細繁密而無遺者乃聖人愛民之心徬徨周浹因時制宜而曲得其次序者也管子治齊號爲能用

周官之法然簡節而疎目視周官爲僅存其大略矣武侯之治蜀也士無抑才軍無冗食下無匿情其治象於周官爲近然不能指其何者爲用周官之法也嗚呼治周官者以是而求之則幾矣

本貴與馬氏之說而類之盡之馬氏之說世所共見故不復載 自記

周官辨惑八

司空之篇亡自漢以後無異議而晚宋元明諸儒乃分割五官以爲事典自宋以後瞀儒好爲異說以乖經義者多矣而此則號爲通經者實倡焉嗚呼是之謂不知而作也夫五官之事皆基於事典故洪範之列官政首司空而後及其餘而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也尚書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則體國經野之實用也卽是以求之則事典之本體昭昭然可見而羣儒之迷

謬不足辨矣蓋惟司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事各異方雖若有連而不相及也鄉師之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蓋任役事者地官之民徒而興事任力則有司空之辟焉今其所謂辟者安在哉大司馬之職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蓋聚大衆故以司馬之法治植要以習軍中之壕壘然司馬曰與慮事則主其事者非司空而誰哉川澮溝洫之積數遂人掌之量人量之司險設之而規五溝五涂

之深廣相因山通川之地執要綰道路以立關梁時式險易以傅衆力溝或以水澈防或以水淫則司空之法也王畿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大司徒制之大司馬正之量人量之職方氏辨之土方氏相之形方氏正其華離遂師辨其名物而鄉遂郊關以封域而别其遠近農士工商以作業而異其遊居城郭渠落以鄉山經水而審其面勢測土深以求泉順地防以行水春築隄防冬繕城郭詳見管子度地地員篇則司空之法也其在他職則事更無聯

焉者社稷宗廟之位四郊四望四類以及山川邱陵墳衍之兆小宗伯授之會同之壇司儀令之而正方攻位量功命事小宗伯司儀不與也王內之宮寢宮中之官府次舍司空作焉而後內宰書其版圖之數宮正宮伯比其官吏人民士庶子之居朝市既成而後小司寇朝士太僕掌其政司市布其令倉府廄庫既成而後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倉人廩人校人庾人儆其守車旗兵甲既成而後巾車典路司常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辨其用其他禮樂賓祭之器守藏服御之物莫不皆然惟天官之染人追師屨人夏官之稾人疑可爲事官之屬然王后世子之飲食衣服皆隸天官而聽于冢宰聖人有深慮焉染人以類從則所掌特宮中之染事耳兵器之用惟弓矢爲多而易毁折故司馬之屬特設稾人以試之然曰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則造之者乃弓人矢人可知矣用此觀之五官之屬皆確乎其不可易冬官雖亡而以五官按之其職其事可班而列也又況鄉師所涖之匠師儀

禮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覲禮之嗇夫不屬於司空而焉屬哉此義清溪李邦卿所發昔朱子於謂詩序宜遵者終不與言蓋賤其道聽塗説不足辭而闢也故余推本司空之職事及與諸職聯事而不相及者使後世有以考而羣儒所分所繫之無章則存而不論焉

此篇與吾弟邦卿所見略同南豐曾氏所謂理當故無二也李厚菴先生

先生每言周官義理事實皆見於無文字處學

者知此并可得讀易與春秋之法受業雷鋐記

蒼莽回互不煩繩削而合于度猶見管荀遺則

受業吳以誠記

周禮質疑

〔清〕劉青芝撰

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
二十一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八七毫米寬二九二毫米

周禮質疑

周禮質疑跋

先生王父庶常公平生著書最富向雕刻十餘種皆手
自校讐畧無差訛久已流布海內嗣復著閏餘稿六卷
江村隨筆十卷續錦機補遺六卷而周禮質疑五卷乃
暮年所手著也去歲庀工受梓未及半而遽捐館舍輝
每覩手澤遍滿行間而幽明永隔音容頓杳不禁泪涔
涔下伏念　生王父一生好古績學文章翰墨雖已大
彰寰區而終老詞垣未獲少展所藴時爲悒惋讀其自
序所抱經濟可畧窺一班矣今輝謀于伯父叔父慂慫
告竣以仰副　生王父未竟之志第諸父苫茨中心神
未寧弗暇細閱而余小子復昏愚無知魚魯罔辨其中
舛錯不知凡幾倘四方　大人先生能正其譌而糾其
謬惠然頒示俾　生王父衆著重加更訂以稱完書豈
惟荷諸君子之德于不忘而輝魯莽之罪庶可少逭于
萬一也夫乾隆丙子四月三日孫曾輝揮淚謹識

小序

周禮太平經國之書也余少有志焉及登仕版職詞翰耳與幼學左尭舜君民徒托空言不禁午夜嘆息長夏溽暑偶翻周禮注疏及諸家解不無異同得失聊爲折衷焉凡政教典法可以見諸行事者酌古準今每以己意論著之甄定吟諷熙皋之象恍如在目吾老矣世有願爲伊吕事業者乎吾將以此冊贈之乾隆乙亥夏五八十一歲江村老夫劉青芝造

周禮質疑卷一

襄城　劉青芝芳草撰

天官

序官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古之內小臣員簡任重人賢奄上士四人奄僅四人官省而所用皆上士王明齋所謂必有士德士行士德而錫以士爵者也其所有事掌后命正服位前驅所以左右王后之出入起居也至於禮事詔之相之正之則六宮皆閑於禮矣好事好令將以物而慰以言親親之道賴之陰事陰令掌焉則恩澤普而嫉妒無聞其職任豈不重哉自漢明帝以後員數日增中常侍十人小黄門二十人迨唐開元天寶間宦官黄衣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人愈衆而權愈專天曹手握天憲口含衆動搖山河威勢震雷霆由之朝綱紊亂王室潰喪漢唐以來史不勝書宋祁所謂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者也此皆不講於古內小臣之職而所用皆陰險詭毒之寺人故也若以士德士行之上士充之寧有是哉夫然後嘆周家命官之善也

太宰

予以馭其幸

註以幸爲言行偶合於善言行偶善似不得與爵祿誅廢並列八柄中劉氏謂王所親幸楊氏謂雖發幸無過制劉執中以幸爲榮幸予及其賢天下榮之李景齊以爲人主有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人心使之奔走於事功此馭幸深意四氏之論近之蓋幸須兼賢奸兩種於私人之幸無濫賞於賢人之幸有殊恩皆所謂馭也

誅以馭其過

誅字先儒兩訓責讓殺鄭氏曰誅責讓也賈氏曰臣有過失非故爲者則以言語責讓之又曰內史變誅

言殺欲見爲惡不止則殺之過非惡且逆探其爲惡不止而遽以殺立戒恐非然林椅曰誅與生對立以用誅之文考之必非適然之過上文生字王有所以生之者非應死而赦之以生也如何云誅生對立魏鶴山曰誅止責讓字從言諸經皆然自秦漢以來始以誅訓殺因舉陵陽三禮辨云三歲誅賞計其凡而升黜之魏意黜非殺也據諸說訓誅爲責讓者是而過乃適然也

小宰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廉者洗心而潔行天下事皆須從此做起況此六事乎古人於六事皆以廉貫其首蓋有深意貪者廉之反貪殘伏於隱善以文之貪取成於巧能以濟之貪之極爲橫烏能敬貪之形爲邪烏得正苟得何以守法智昏何以辨事康成以廉爲六事之本得之宋東巖曰廉特善之小言善則廉在其中天下有善而不廉者未有廉而不善者又謂廉猶廉問廉察似重在問察上曰聽曰弊問察在其中矣豈尙煩此喋喋乃反以康成解爲非何哉

凡賓客贊祼

賈氏曰凡賓客贊祼者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謂

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王昭禹曰灌酢祭祀先王以祭祀之禮待賓客所以致敬而神之今人宴賓將宴端身立廷瞻舉爵灌地名曰告奠此蓋灌酢之禮之遺但灌非奠亦無所告相沿之誤不知古人敬賓以祀先之禮待賓也

宮伯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

王明齋曰秩祿之高下事有勤惰則爲之高下其食叙位之等級官有陞降則爲之先後其次月有勤歲則陞之月有惰歲則降之而先後在其中高下先後一正所謂均也介甫謂秩酒秩膳依品秩予之勞逸劇

易以歲時更此一胥吏足辦之何煩宮伯均爲首言行其秩叙恐其留滯也尙虛至於均則實見之行事矣○按王宮之士庶子註謂士王宮中諸吏之適子庶其支庶也疏謂吏卿大夫之總名臨川王氏曰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余謂卿大夫之子弟以天子爲家守在王宮則其情親教之以師保合之以司樂考之以諸子則所以成其德者備以休戚一體之人講明於道義者有素而使之列於八次八舍則王之前後左右誰非端人正士哉奉燕私可以養德司褻侮必能守義此古之執戈衛王宮者必以士大夫職之也鄭節卿云西漢之興凡更直執戟

內謹門禁外統車騎者皆經明行修之士故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可覩矣宮伯所掌在版之士庶子古皆用卿大夫之子弟爲之有以哉

膳夫

膳夫掌王世子之食飲膳羞

王者食飲之微必掌以膳夫之官者一以供其養一以節其制也上世肉林酒池及唐家以鋪遞貢荔枝窮奢極侈四海困苦誰非此不節階之厲哉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人主之欲一動必有投其欲長其欲成其欲者則其欲必至於縱如火之燎原豈復尙可撲滅周官所供各有定制正以朝夕人所不可離者日漸月磨以窒之非偶然也○王日一舉王喪荒札災故五者有一則不舉王者敬天勤民之意寓其中矣世子會其食則無會荒之失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儲君國本三會足以正繼天下之本矣嗚呼王世子一飲食間所關於德業之隆替者如此其重且大掌於膳夫而冢宰統攝之也宜哉

王齊日三舉

曰齊自屏絕酒葷淸靜澹泊所以交神明也齊必變食變其常食也常日一舉且罷之乃日三舉哉又齊

潔也恭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若曰嚼大嚼必有堯舜千鍾以繼之任意飲啖形神頹唐內何以致其潔外何以致其恭所謂齊不齊者應不爾按一舉一大牢三舉三大牢日三大牢無論暴殄天物即廉頗善飯恐亦不能飽其十一也至謂恐食力不及不能勝祭事所任愈重則所養愈加厚平生不思養生之道偶以三大牢充一日之腹輒能使精明強固哉亦可哂矣在禮一人之養歲刲羊劉豕八百頭擊牛三百六十內外祭祀無月不齋則一歲食牛羊豕不下一千餘頭竊疑周公制禮恐必不若是侈也鄧潛溪曰經文誤盍不舉也王明齋曰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齊

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二說得之

庖人

共祭祀之好羞

康成謂好羞非常物若荆州䱹魚青州蟹胥則好字當從上聲鄭鍔謂屈到嗜芰死而其子羞芰則好字當從去聲鍔說爲長凡其死生鱻薨之物寧不以其好者供祭祀不待言矣孝子思親之所嗜而以好羞祭其先此祭祀之獨異者故庖人特共之也安石謂所求難致文王菖蒲曾子羊棗亦豈難致之物哉又云昭先人之僻好君子不爲以一飯不忘之心而視爲暴親之過何其謬也又引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

薦正爲証四方之食非好羞之謂也更不倫矣

外饔

邦饗耆老孤子

疏謂耆老孤子死事者之父祖兼國老庶老孤子死事者之子余謂耆老孤子對舉但就死事老幼言之不必兼國老庶老觀酒正諸家所解耆老孤子可見矣鄭鍔曰耆老之子孤子之父死於王事憫其窮獨無依酒無酌數示恩意之厚又云此非大饗大饗則凡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矣鄭節卿曰生蒙其力而死恤其老幼所以報也太拘則歡不洽酒無酌數則曲盡其情而極其歡據此則無尋常養老釋奠設席

適饌省醴割牲執醬執爵之儀文可知矣其非陳氏禮書所謂羅氏獻鳩以養之國老司徒以保息養之庶老並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又可知矣必如陳氏所云外饔耆老總三者而言則皇氏所云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王志長以爲庶人無咎無譽歌詠王風以至於八九十者應亦在其中則耆老又當爲四種矣古人之文隨人隨事立義不必牽連漫衍疏謂耆老兼國老庶老者不必從也

甸師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莊渠曰甸師王宗廟粢盛戮於是示得罪祖宗已不

敢赦得之介甫以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鶴山曰殺其子孫以事祖禰必不然矣甸師非掌刑之官其地亦非市朝戮人之所王族有罪而必致刑於此者疆埸多屋宇有隱處刑於此爲王族隱也不與國人慮兄弟之意文王世子曰王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磬取縣義以縊而死故其文曰死刑亦不欲顯言殺戮也易氏以罪有輕重分死刑爲二等亦不必矣

獸人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鄭鍔曰春物方服乳未可取者不當獻秋物已成苟可獻者無不用故不言所獻之名冬夏豈無不可取

及苟可獻者何以獨舉其名也余謂獻狼獻麋偶舉其一耳獻獸物不名何物凡可獻者獻之不勝數故不名葢知冬夏之獻之不盡此二物也且古人文法多故用變化○四時獻物備養王之用也介甫以諸物皆害稼以官主獻正所以除民之害其論大而無當後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出獵有時獺祭魚虞人入澤梁是也取獸有法不殺胎不殀夭是也死生鱻薨辨其物宜公宜私審其當獸人所掌政令不過如是介甫謂周沛澤多而禽獸至人嘗患其過唯周有以勝之然後中國之患除獸人之官修寧百姓之大者其論更迂怪而背謬矣

鼈人

掌取互物

鄭司農曰互物謂有甲蒲胡龜鱉之屬王氏謂殼相交互也下文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司農謂籍以杈刺泥中搏取之則互物為物而籍為取物之器明矣吳氏曰取埋藏沉潛之物必有待於互物若今之魚叉則互物又為取物之器矣其訓下掌凡邦之籍事則曰邦之籍事凡非網罟可取而器之有類於叉可以得魚鼈者皆是何其與互物之解自相矛盾也

瘍醫

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原缺

先王之於祭祀必內盡其誠而外備其物朝事籩事生朝食之進饋食籩食時所進加籩籩饋食之有加羞籩籩其養之有羞所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內盡其誠也水草之菹陸產之醢細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食美物也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也天生地產莫不咸在其物可謂備矣而且稻麥黍稷皆三推五推之穀牲牢豚魚亦須割烹腥熟之力則備物之中而誠意又寓焉矣善乎臨川王氏之言曰孝子養親欲致其盛欲致其細又欲致其難且美而又必欲自致焉朝事以下諸節先王於祭祀凡孝子所欲致於親者可謂無弗至矣糗餌粉餈酏糁之類其

穀出於耕耨而且用舂冶煎和之力爲多服其勤而致新以進正所謂自致之道也如此解經方能曲盡先王祭祀孝敬之誠意區區字句之釋名訓義抑末矣

幂人

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畫布巾幂六彝

疏布程氏謂疏布之尙反女功之始女功之作始於粗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功之蠹也故先王於祭祀尙疏布焉王昭禹曰言畫則知疏布之素言疏則知畫布之密皆非也觀下文凡王巾皆黼則此皆畫巾可知幂八尊用疏布幂六彝亦用疏布又可知寧王六彝獨不尙疏布故蓋互文也昭禹又以下文王巾皆黼知此畫巾亦皆黼而以鄭註畫雲氣爲非論却是鄭註文無所出也

凡王巾皆黼

史氏曰黼者絲以斧形而白黑半之白黑西北乾方之色而斧又有斷制之義以乾之剛健斧之斷制以進賢退不肖而不至慢與過視黼巾足以知戒其言辨而醇古聖王戶牖刀劍皆銘亦觸目用警意也但剛健斷制於國家凡百政治何者不宜而獨以用賢退不肖爲言亦拘矣又云祭巾旣用布王巾豈敢以他物爲之以此知黼巾亦布因致慨鼎豢飯土增啜

鉶羹者以天地宗廟之奉不過陶匏所用後世天地宗廟之器未之有改而自奉乃金玉文繡矣論亦偉

宮人

掌王之六寢之修

修鄭鍔謂修飾以致美大非先王設官以掌之意矣宮人所掌皆勞事末務無乃褻甚不知褻事王事也王事天事也共以吉士而統於天官正所以弼王使之敬而勿褻也吳氏謂居高明遠濁穢所以養神明而清志慮亦斯義耳昔衛武以爲荒耽之警則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內子有庭內弗洒弗埽晉那以不能修正國之道則此勞事末務豈細故哉余謂修修治

宮寢埽除蕪穢是也若云飾美是爲遊玩之觀則大
謬矣

掌次

掌王次之灋
灋下文旅上帝祀五帝師田喪射等所宜張設者皆
所謂灋也註云大小丈尺史氏謂廣狹多寡之制度
於文無出不必從

大府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劉迎曰式者九式貢者九貢顧東巖以爲合乎法式
者之貢古者任土作貢如靑之怪石徐之浮磬皆式

貢也顧說是玩好之用陳及之曰非供耳目之玩宗
廟之鎭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於是以其
可玩也故曰玩好先王於玩好以餘財共之以明無
餘財則不共諸器皆朝廷之不可闕者寧得以無餘
財而遂不共乎恐不然矣先王玩好其非後世珍禽
奇獸縱耳目之欲可知若文王靈臺靈囿靈沼與民
相歡樂是亦玩好也夫何傷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此總言凡邦之用財皆於此取足也其用九貢九賦
九功之入可知黄氏謂九式之當用邦賦者貢不與
有餘不足推移之而必取具其意以經文單舉賦言
用也亦拘而不通矣聖經文法言賦則貢功皆在必
如黄說則當云凡邦之貢用賦用功用豈復成文理
哉

玉府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金玉玩好兵器良貨賄屹然六事鄭鍔謂金玉良貨
賄固可玩兵器豈可玩之物似以金玉兵器良貨賄
俱在玩好中矣黄氏謂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必
取其良者下奉上當如此似又以金玉玩好兵器又
皆在良貨賄中矣皆非是兵若兌之戈和之弓器若
赤刀厶璧之屬良貨賄其質出於自然而美者王昭

禹云然玩好非貢賦之入必責以玩好之獻但其地
只產此物可以充玩好亦足以便其所貢胡氏云然
二人之解爲諸家所不及宜從

司會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會職會計者其始致財用也必先知六典八法八
則爲治之大本以此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其於國
政之是非民情之疢弊無不考察治正之然後施九
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以致之及以歲會考歲成之
後又必周知四國禮樂刑政之治歲會雖不足而其
治可旌歲會雖羸而其治有可廢乃詔王及冢宰廢

置則知政治與財用相關通而逆治知治又爲理財之本也財之出納掌之甚易持法以較用之當否則甚難府藏之官司書總其文書職歲職內課其出入職幣主其餘財各職其一而會計之官獨以法職其全焉司會持法者也其任重凡王后六宮世子與夫卿相大夫士其用度當否皆得鉤考舉正之故國無侈費而財用足後世會計之官收掌出納其下之奉者有人糾察理正其上之用者無人以致人主窮奢極侈於上人臣承上意急征橫斂於下民不堪命而國空虛皆司會不設之過也漢之計相唐之度支使猶有周官遺意倣而行之正以司會之名責以司會之實其於國家財用或庶幾乎

司書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

凡徵於下而奉於上者皆所謂稅斂也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易氏以釋經者闌稅斂在貢賦之外遂以稅斂爲九職之稅斂則非矣法定制也掌事者受之而不敢於法外取民黃氏謂通其有無平其緩急而出其稅斂之法是司書隨事自出通融之新法矣又非也

職幣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註云拼也撿也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拼知其足剩謂之撿夫振無與財意似不可以拼解振按說文拼上舉也王禹昭謂振者以時舉之恐積久遺忘訓拼爲舉庶幾近之要之拼撿皆非經文用振字本意恐人以餘財爲無用而輕忽之也則振之使知皆斯民膏血當寶之如珠玉又恐人以餘財爲剩物而妄用之也則振之使知皆國家謹身節用之餘毫末不可以濫費蓋振有整頓警與之義而餘財不致沉滯則養老賑饑必多格外殊恩又有震動謹凜之義而餘財不致耗散則卑宮菲食應成恭儉盛德成周覺察餘財而振之何如是之嚴切也後世借古餘財之名因有羨餘之貢皆暴斂橫征於民以爲幸國家之恩榮者嗚呼徒喪其生平耳亦可哀哉

內宰

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

書賈氏謂書之於版似書版爲一事矣劉執中謂六宮之陰禮九御之婦職王內之政令閽寺之法禁皆其所以爲書又似內宰所掌一書足以槩之矣況經文明言掌法以治如何將政令與陰禮婦職法禁並列耶蓋書版圖屹然三項書鄭鍔謂所以教宮人如後世女則女訓之類版圖劉氏謂宮內百職之名氏皆載於版宮寢內外之廬寺皆畫於圖是爲得之政

令凡王內之百事皆政令也康成謂閽寺者非內宰治之治百事使各當耳鄭鍔謂其意以爲第禍既交則情與愛洽顏辭媚熟則公爲私奪故以宮閫政令付內宰示大公至正以塞險詖私謁之原其言殊大而無當也

以陰禮教六宮

后妃與王同體嬪御亦王所愛幸此閒最難處賢並寵則妬不答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甚之任姦邪而害忠良易冢嗣而傾社稷皆種於此此內宰所以有六宮之教也林之奇謂宮禁之密房闥之事內宰何能教之男女之別正家所先求閫使外官治

內事固哉斯論所謂教者非親相授受也古者后妃皆立師傅葛覃言歸首告師氏左傳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是也擇師傅以朝夕訓誨寧非內宰之所以教六宮乎如林云是視周家內宰如秦之呂不韋漢之審食其唐之武三思委以國事而令其監宮中矣豈不悖哉陰禮余意李氏所謂德皆正言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後服無衰道陰禮也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審官之莫不好德亦陰禮也王昭禹以凡內事皆陰后祭市司徒教親謂之陰禮與此意同尚不及李說之親切也

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二事鄭註謂絲枲之事王氏謂祭祀賓客之事經無明文似硬差排作二事也黃氏曰九嬪職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功即婦職作二事以作事爲女功而二字究無着落易氏以爲左氏載史墨文言曰物生必有兩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王以三公爲貳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爲貳矣諸侯以三卿爲貳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爲貳矣正合此經各有屬之義據此是以貳公弘化之貳釋此貳字恰符各有屬意殊勝強尋二事作証之支離也

內小臣

正其服位

前內宰已言正后之服位矣此復言者某氏以爲傅內宰之所正耳贊后佐后皆內宰親之至此獨命內小臣傳正哉鄭鍔謂內宰所正者大祭祀之時此乃正之於宮闈之中耳斯論得之

有好令於卿大夫

陳及之謂內交卿大夫之賢者賢亦衆矣豈王后所宜交鄭氏言后親族爲王朝卿大夫者得之鄭註云后於其族親所善者言親而不爲所善者亦不與也其論更爲完善

閽人

奇服怪民不入宮

言宿衛之士偶有奇怪者即禁止之防非常也若常人從未入宮即非奇怪已早闕諸宮門外矣

凡內人公器賓客

史氏曰內人應役之人公器應用之物是矣至以公卿大夫之妻應得入見者解賓客何所據而知公卿大夫之妻爲賓客也余謂賓客常出入王宮者與應役之人應用之物等必有帥以導之也

寺人

掌內人之禁令

史氏於上文戒令訓曰戒飭其怠令趣其行書然兩

事至此復訓爲一事前言戒令戒於未然此言禁令禁於已然何自相矛盾乃爾黃氏謂在宮有警戒之令於外有禁止之令亦支離余意曰令言其所當行者曰戒曰禁皆言其所不當行者經偶變文耳無庸過爲分晰也

九嬪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學在是千古之婦道亦盡於是矣與顏氏之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爲千古聖學之本同一切近篤實範圍天地而不過也內宰陰禮舉其要耳九嬪之教乃致其詳亦與四勿爲克復之自等善乎劉執中之論嬪教也曰婦德以柔順貞潔爲本婦言以溫柔正順爲則婦容德以正其心禮以正其容步武宮商動靜禮樂是也婦功祭祀灌邊豆以致其潔奉養精膳羞以盡其心致力祭服歲功之所施也盡禮粢盛薦徹有贊佐也金史后妃贊以麗色相高巧言相傾衒能市恩逢迎固寵嘆後世婦學之不修信哉而班惠昭之言婦行亦可爲凡爲婦者鑒焉故附錄之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

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余謂四事以德爲本苟無其德徒言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詩刺之矣徒容冶容誨淫爲盜之招易惡之矣徒功北雞司晨惟家之索書戒之矣故婦學之法以德爲首焉

世婦

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賈氏謂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爲弔似以世婦無弔卿大夫之禮矣鄭康成曰王使往弔郝仲輿曰王后使往弔王氏曰世婦視大夫故使弔臨於卿大夫之喪蓋世婦象大夫自應有弔喪之

禮故或為王使或為后使也況下篇女御云從世婦弔於卿大夫之喪則世婦之為弔喪益明白矣賈解非是

女史

女史

女以史名與王之左右史等凡后之事以禮從與左右史記王之言動等執彤管以侍后女德善惡必書不獨王后無非禮之動而宮女亦皆懼而修德此豈女奴曉書者所能辦哉鄭氏之說非是劉執中云蓋擇嬪御之賢者為之何氏曰皆窈窕之淑女以掌其教也則得之矣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典婦功典絲典枲

絲枲婦功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使之勤作不苟典職耳此人主奢儉所自節國家存亡所關非士人掌之不可蓋奢必淫佚淫佚必縱恣貪殘暴橫所必至也國安得不亡儉必省約省約必謹慎憂勤惕厲所時凜也國正賴以存人主苟知一蠶所吐僅有一忽五忽方成一絲則一絲之得良不易矣與農之粒粒辛苦等豈得用如泥沙曾無一毫顧惜哉士人朝夕左右俾王思絲所由來惻然於女工之艱則愛物之心生暴殄之懼深而恭儉之德成矣非然者導上之欲而長其惡敗國亂政可勝言哉此先王所以設三官必掌以士人也

周禮質疑卷二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纂

地官

序官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王道必自鄉始古者以三公為鄉老三公無專職在朝則稱公在鄉則稱老在朝則上與天子相坐而論道參六官之事以進退百官而不畏其偪在鄉則下與百姓相親而言教行六鄉之事以搜賢舉能而不嫌於褻三公位尊道隆位尊則其言易從道隆則其教易行鄉老日與鄉人接聞見審而是非真毀譽公而賢否當是以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以獻於王也必有取於鄉老蓋鄉老師教也非公位固不足以當之先王設官之意謂教必發乎邇而後見乎遠也故於鄉特設三老焉

大司徒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四方風土不同習俗亦異所謂移風易俗者因其常而施教焉非紛更變改之謂也五土剛柔異性隨其性之近矯其性之偏而教行焉矣高明剛克沉潛柔克隨之也剛必折濟之以柔柔必懦振之以剛矯之也秦晉强猛訓之以揖讓吳越巽弱鼓之以振拔因其自然去其太甚潛移默化道一而風同正所謂安擾之也武侯治蜀用威曰威不立則惠不行當時不苦其難無他安之也荆公新法行四海沸騰不安孰甚焉夫然後嘆先王安擾之為善教也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語曰祭思敬又曰祭如在如在則敬自生安敢有苟且之心乎賈氏謂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非是

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中字應作去聲讀以刑教之中乎禮中乎法耳非謂其有過不及之失而教以中道也鄭鍔謂民之暴以不知自歸於中道非是鄭又引書言皋陶明刑而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為教中道之証更謬甚矣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鄭鍔以民積財貨常有不足之歎以度教之安敢無自足之心其論狹而强王昭禹曰以度教節則衣服械用有制貴賤有等民皆安分而無覬覦之患所以知足也斯言得之

以任土事

鄭氏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賈氏謂任人性居之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蠶余謂任人之性而

居之非先王以法辨名物而相民宅之本意也蓋能釣者居澤能耕者居陸乃所謂因其能大司徒相其宅而任以土事意在斯乎鄭鍔以任爲任土作貢此處尚說不到貢賦上觀下文制天下之地征自見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周公宅洛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周家建國用卜未嘗用土圭之法卽以土圭測景論溫公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時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據此是地中屢變將建國亦隨之屢變乎況堯都平陽舜居蒲阪文王居鎬初未嘗定求地中以建國也善乎王志長之論

曰惟王建國云云非當年已試之實錄乃言帝王均平四海制作詳備應若此耳鄭鍔所聞於師土圭測日之法亦有不可解者師云冬夏二至晝漏正中立一表以爲中東西南北各立一表其取中表皆以千里爲率其表則各以八尺爲度於表之傍立一尺五寸之土圭焉日南者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其南方之表則於表南得一尺四寸之景不及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爲近南故其景短南方偏乎陽則知其地之多暑他三方類是余謂中表有定地方知南北東西之表之景之偏今中表定於何地乎將合四方之表以求地中乎而四方之表亦無定跡此皆其可疑者

以土圭土其地

前言土圭之法測土深鄭司農云土深謂東西南北之深鄭鍔曰凡地之遠近里數侵入則謂之深今史氏訓以土圭土其地而云測土深之法又以淺深言何與史云穿土至深莫不有沙礫土面有膩土則肥土圭測其淺深而知其肥磽土面有膩土自肥深土有沙礫自磽此理之一定何以測爲況地之淺深土圭以何法測之乎易氏曰土其地者依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制其小大廣狹之封斯言得之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皆所謂荒也萬民將流徙而走四方先王乃以十二政聚之然亦是第二義矣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十年皆積豈禹水湯旱所能災哉此預防凶荒端本澄源之良法也蓋未荒而備之莫若九年之餘已荒而救之莫若十二政之聚李悝平糴法豐年賤收之凶歲發而糶之穀價不貴耿壽昌常平倉穀賤增價以糴穀貴減價以糶民均受利此又其次也周世宗於淮南饑貸米不責其償可謂仁人矣胡寅曰若責其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

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皆民所甚病此
亦不可不知也富鄭公賑饑青州可謂處置得宜矣
丘濬曰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少聚爲一處則
蒸爲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爲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
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徧及豈之則動經旬月序之
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皆足致弊此
亦須兼採也先事之備之善與不及事之弊往事可
鑒矣趙汴知越州前民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
幾鄉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可僦民治者幾所庫錢
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使各書以
對曾鞏曰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饑

已爲濟饑之備後世有志於民者當依其條件先事
訪問也蘇軾與林希書言熙寧荒政之弊費國家錢
米累百巨萬於救荒初無絲毫益救之遲故也丘濬
曰朝廷須定奏災限期頒行天下災八分以上馳傳
五分以上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爲期
限緩不及期有罰如此藩服監司郡縣守令有不以
救災爲急者乎斯言可師也他如趙清獻在會稽不
減穀價四方商賈輻湊韓魏公在仁宗朝請罷鬻沒
官之田募人承佃爲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皆當祖
其意審時度勢臨事酌行之至戰國時秦饑乞糴於
晉魯饑乞糴於齊漢武詔令水潦移於江南下巴蜀
之粟致之江陵此皆後世移民移粟苟且權易之術
卑卑不足道矣

六曰去幾

鄭司農以爲關市去幾王氏曰門關所以防姦人出
入不幾得乎幾者市之去幾也斯言得之

九曰蕃樂

杜子春讀蕃爲藩謂閉藏樂器玉藻年不順成食無
樂大司樂於大札則令弛縣解縣不作而已何以閉
藏爲

十曰多昏

昏必用六禮凶年不責以六禮則昏者自多非命之

多昏也呂氏謂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
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亦通

十有二曰除盜賊

前云緩刑此云除盜得無自相背戾乎非也小過刑
可緩大罪必用重典也凶荒之歲姦人乘間竊發一
夫夜呼萬衆響應非有以重懲之梟駭鼠竄竊弄鋤
挺禍亂之機已兆於此此荒政必以除盜賊終也辛
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曰刼禾者斬正師此意耳

六曰安富

凡富以克勤克儉得者居多亦有何辜後世乃以豐
富故征取無義而暴吏更以鋤富強爲能貧者固不

可使之朝夕不給富者寧可使之室家不寧乎均非盛世愛養萬民之道也故先王思所以安之安者不擾而已不擾則自安李氏曰大司徒十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本俗六安萬民其六曰同衣服知足衣服不異則富者安非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

魏莊渠以爲祖宗根本所在民不忘本則善心生俗字無下落且安萬民尚說不到生善心上劉執中以爲使俗有本安於其生本俗二字折講不得顛倒不得且俗又以何者爲本乎皆非也康成訓本爲舊得之以因也因其舊俗而不爲紛更則自無擾亂正所以安之也

三曰聯兄弟

註以昏姻嫁娶訓兄弟似非兄弟字本義疏引爾雅釋親云母與妻黨爲兄弟此處似說不到外親鄭鍔云自一世二世而後分房析族疏以疎遠以兄弟之不聯庶幾近之劉執中曰兄弟衆多者必使受田同井則手足相應衣食相資父母相接子孫相親以此訓聯兄弟甚爲切實而萬民之安即在其中矣

使之相受

杜子春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單以移徙言亦狹矣鄧潛溪謂老受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養之又情事之必不能者先王豈肯強人以所必不能哉鄭玄曰宅舍有故相受寄托其說爲長曰有故不時有也曰受寄托不負寄托正比閭之誼也

使之相賓

相賓相敬之意先王敦睦之教也如斯而已康成謂賓客其賢者於何見其爲賢者而賓客之乎鄭鍔謂賓興之時彼賢我賓我賢彼賓但以三歲賓興言亦非先王名鄉使相賓之本旨也陳君舉謂一鄉萬二千五百家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使之相賓必賢而可用乃相賓彼非賢而爲庸衆者遂可以不相敬乎大抵訓釋經文以簡易明白爲尚勿穿鑿勿附會勿泛濫勿深晦乃得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魏氏以登爲進而成之鄭鍔曰好逸惡勞民之常情任以職事使之勉力赴功乃所以登之是矣劉執中以登爲登於籍如能稼穡者登於稼穡之籍大司徒安能舉邦國都鄙之萬民之任十二職事者盡登於籍乎且登籍必稽籍亦不勝其煩矣

以鄉八刑糾萬民

大司徒以鄉三物糾萬民而復糾萬民以鄉八刑何哉蓋教非刑則不行也始之縣象以教也本以責民之帥不帥無罰民將日流於不肖繩而選舉之政行

姑用其所親潛德幽光聽其沉淪草澤不罷蔽賢歟
也是以古之司教者上賢以崇德必簡不肖以除惡
及教成而用之也進賢受上賞蔽賢必蒙顯戮用是
人材蔚起野無留良昔齊桓公於鄉長復事必親問
焉有聞於鄉者不告謂之蔽明鄉之秀出於衆者不
告謂之蔽賢鄉之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不告謂之
下比皆以五罪罪之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斯即先王
糾萬民以鄉八刑之遺三物八刑皆言鄉老教必自
鄉始是以古來觀人者必資鄉評用人者必取鄉舉
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造言亂民如鄭註訛言惑衆左道亂政當付大司寇
用重典矣余謂造言妄言也亂民不循繩墨也且輕
說方與教刑合鄉刑教刑也書曰朴作教刑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司徒掌教之官不服教而有獄訟聽而斷之猶與其
可教也至非教刑所可治然後歸於士附麗也麗於
司寇士師之五刑乃歸之耳故項氏以司徒斷刑士
行刑爲非

小司徒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王東巖謂征役之施舍只是凡征民力以受役者於
貴賤老幼廢疾則弛其力而舍之是小司徒掌教法
以稽以辨者只爲力役一事亦太狹矣且貴者尚有
力役之征乎王昭禹以爲貴治賤賤事貴老在所養
幼在所慈廢疾在所寬恤方與小司徒教法合凡征
役句又是推開另一事說或征或役宜施宜舍自有
法在征役須如疏解征謂稅之役謂徭役施舍須如
鄭景望解施猶加也或加或舍必辨其實乃爲得之

以施政教行徵令

政教徵令判然二事皆以所入民物之數而斟酌之
易氏所謂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而起師田之類是
也賈氏謂小司徒施政教徵索於民似將徵令牽入

政教內又云及所施政令改徵爲政以施字貫下又
似徵令即所施政教均絫雜不可從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古者軍法起於鄉鄭註所謂因農事而定軍制者也
陳君舉曰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
擾無廩給之費先王寓兵於農誠千古不易之良法
也王明齋謂攷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
十家二比長所統僅五家而已合五比爲閭裁有二
十五家自有閭長統之康成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
而教令使之則閭有長之明驗也其所云伍之人取
於家之內是所云十家取一人則非按鄉遂之制始

於五家之寡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倘十家而取一人僅得一千二百五十人耳積伍而爲軍亦是萬二千五百人矣天子六軍益七萬五千人也家數豈足敷人數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六鄉六軍備矣此古之軍所以必起於鄉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周家授田之制參差不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司徒遂人益以田之肥瘠爲授田之多寡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大司馬言土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小司徒大司馬又以口之多寡爲授田之肥瘠也王制言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孟子言一夫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王制孟子又謂授田有定畝而以食人多寡爲農之上下也孟子當周末造周官周禮豈不知之而言周制獨與周禮異王制何者其聞見審必以王制爲可從耳後世言授田者自當以孟子之言爲宗田限百畝不言肥瘠自按授田之區之地之肥瘠而均之肥瘠均人心安矣先王制作固不强人以所不安也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正卒也其餘皆羨卒從役家一人民力已寬更有羨卒備代民力自有餘唯田與追胥竭作以所役近且暫故正卒羨卒乃盡行耳先王愛民甚故不肯盡其財力所以國有閒田民有羨卒後世反此晉作州兵魯作丘甲按籍調發不遺一人秦自實田唐括逃戶隱田山陬海澨尺土必登於是民財殫民力盡矣夫然後嘆先王毋過家一人之爲愛民之至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平居掌衆庶之政教戒禁者也及起衆庶用之則自有臨時之政教戒禁在小司徒乃掌之耳鄭鍔以小司徒位尊爵高乃能合政教與戒禁兼掌之彼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爵位不逮司徒者僅能掌政教戒禁之一乎必不然矣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鍔謂大事常事之大者如田役之類家一人足矣

故致授田之夫大故事出意外患生不測非家一人
所能禦故致爲羨之卒不執定大事大故爲何項得
之如鄭註大事戎事大故災寇無乃太拘乎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此治野之法繼鄉法而起者也故曰乃鄉地近內沃
土多而草萊少則有井無牧至野外之地肥磽相兼
乃可井牧井用比折而行也王東巖言井其田野方
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中私田包外是也牧其田
野上地授萊視田半下地授萊視田倍中地田萊等
是也至比折之法左氏與議言之詳矣沃衍之地九
夫爲井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

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當
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疆潦之地九
夫爲數五數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當一
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
爲牧二牧當一井此折其當則井牧或兼施或單舉
方成活法而不窮於所用周公經地設井立步制畝
當年經畫自有定制後人註釋不無參差一井之田
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公田居中亦百畝或以爲八
家同養公田先治之或以爲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
畝爲公田此分田治田之不同也一夫田百畝除山
川林麓三分去一則僅六百畝此數於百畝者又一

易再易之田或家二百畝或家三百畝又溢於百畝
矣此畝之取數多寡不同也後人欲行古人法但師
其意可耳八家同井存亡相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
有無相貸疾病相救是也區區較量於田畝多寡間
亦末矣周公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故通率備言之
縣都之名偶同公卿采地鄭註遂謂造都鄙爲采地
制井田也固哉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邱邑縣都地各有域分之使不相亂域各有守辨之
使不相踰然後農圃虞衡因地以施其職因職以起
其稅且又必遠近輕重適其宜而得其均故曰平康

成謂守爲虞衡之屬王昭禹遂以山虞澤虞掌其政
令爲守無乃侵下其職位乎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
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六鄉四郊之吏教治有優劣政事有得失其中夫有
勤惰屋有修廢以及戶口之衆寡六畜之登耗器械
之備乏平之正之攷之正所謂大比也以待政令賈
氏謂以待政令所須則供之是矣項氏曰政令即大
比之鈞考前已平之正之考之矣復待鈞考乎王氏
曰待誅賞之政令前歲終考屬官而誅賞自鄉郊至
都鄙有地治者皆屬官此六鄉四郊吏獨非屬官乎

誅賞於歲終三年大比再行誅賞先王恐無此制也

鄉師

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國比之法卽小司徒九比之法卽大比吏之法鄉師用之故曰國比之法林氏謂卽大司徒五家爲比之法五家爲比特五家之總名耳與下文閭爲五比之總名等焉得謂之比法乎夫家衆寡衆寡之數耳小司徒夫家九比之數鄭玄謂出九賦之人數是也稽察衆寡之人數耳尙說不到可任可施舍易氏謂稽夫家衆寡謂其可任者辨老幼貴賤廢疾謂其可施

舍者分配更屬支離辨其老幼貴賤廢疾辨人耳牛馬之物辨物耳辨之者何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兩辨字正相應故以此句結之夫家衆寡以時稽察而已與此結句固無涉也

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司空掌役州里出役鄉師則受州里遣役之數按司空功作之章程而因以鉤考稽察其役事也黃氏謂要與法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則逆爲揣度之辭非鉤考之義矣且役事必逆知何謂哉

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

而陳之黃氏以爲句絕言陳列也較鄭註爲順觀上下二句皆以以字起以而字轉益了然矣旗物易氏謂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是鄉邑各有旗各有方色辨之使不相亂故有政令刑禁之治其非司徒所建熊虎之大旗明矣大旗致衆庶而陳列之已耳鄭註亦非是

稽其鄉器

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各主集爲其所共之器而鄉師則又總比閭族黨州鄉所集爲之器而稽之者也鄉師四人二人主三鄉恐鄉器之不備與敗壞也稽之惟比長閭胥等是問庶鄉可無不完之

器矣惟此鄉器財出六鄉之家用共六鄉之人鄉師掌而稽之以成此大同之美俗王氏以爲鄉器比閭族出於民黨州鄉出於公且以王昭禹謂鄉器皆集民財爲之爲非而曰行禮以教民而反取於民乎然則比閭族獨非教民行禮之地而可以任其取民乎至鄭氏謂比閭族黨之服器出於比閭族黨之所罰而爲之假使無可罰器卽可以不制以先王公物和俗之大典而謂必待里布屋粟之罰而始成其論更悖謬矣

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

攷察稽展皆爲鄉吏而言非謂鄉人也攷教察辭鄭

註所謂視賢能以知道藝與否。視吏言事知其情實否是也。稽器王昭禹謂器吉凶賓軍凡備物致用者王氏謂稽稽其足否與良窳是也。展事王昭禹謂事凡施於名物者皆事。賈氏謂展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是也。蓋然四項皆兼兩端。故下文云以詔誅賞鄭鍔謂攷教則察其辭稽器則展其事若以攷教先察辭稽器乃展事者王昭禹謂教之不明常起於辭之不正又若以辭爲可以亂教者均失之矣

周禮質疑卷三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著

鄉大夫

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下文興賢者能者鄭註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下文興賢出使掌之興能入使治之賈疏賢者德大故使出長能者德小故使入治。道藝屬能爲小德其次於德行明矣。朱子謂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冊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似將道字說得太大了。如何謂之能謂之小德須合鄭註賈疏參觀始得。

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

人爲天地所鍾毓材乃帝王所長養故三年大比其賢其能之選鄉則賓而興之獻賢獻能之書王則拜而受之曰賓曰拜敬之至也登於天府與宗廟寶藏等。蓋以人材者國家之寶物也。後世求賢取士試院圍以棘聲名袒裸以進校卒夾持窮搜極索片紙偶誤輒被斥逐糊其名易其書其求之取之如此之嚴且窘及觀其所得賢士乃以一日東塗西抹之文字遽享終身馭貴馭富之爵祿又何其輕且易也天下

安得有眞材國家安得有善治哉試觀先王之世其教之也比有長以防其奇衺閭有胥以書其敬敏任恤族有師以書其孝悌睦婣黨有正以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之鄉大夫興之其成材也如是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然後可以從政其用材也以第而升如此王定賢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又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其官材之辨論也又如此此賢能所以群起教化所以大行也今欲講求政理當自得人材始至人材所以教之興之官之又當倣之古法故曰鄉舉里選百世不易之良規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

射以觀德自以射之五物詢衆庶也王平仲以賈氏附會後鄭其說支離當矣易氏以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黄氏乃以節比於樂爲與舞非也易氏云已射皆有舞以爲發揚蹈厲之舉得之

黨正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正齒位卽下文齒鄉里齒父族不齒等壹命鄉里老者長者先之再命父族老者長者先之謂其近於父兄長長之義也三命不齒謂其近於君貴貴之義也貴貴長長正所謂以禮屬民黨於序飲酒不同於他飲酒者正在此陸佃謂坐主人於東南坐賓於西北等爲正位六十三豆七十四豆等爲正齒而以下文一命再命等夾入正齒中以爲正齒之証則位字又以何者爲証乎經文於飲酒於序下加一命再命之文則知所正者齒之位非齒與位並舉也

比長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先王教民之法何其詳且備哉人必識法教乃行故月吉之教先以讀邦法州四讀法黨歲七讀法族十四讀法是也比人稀必隨閭胥讀法鄉已爲賢者能

者故經無讀法之文有善必錄人乃勸故讀法卽繼以所書敬敏任卹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族師書之德行道藝黨正書之是也若比長禁其奇衺之心而已州長攷之鄉大夫興之而已故經無所書之文勸戒賞罰必相兼教化乃成比之有辠則相及閭之失禮則有觵撻之罰族之相保相受相及相共黨之糾戒州之糾其過惡鄉主興賢興能然三年大比必攷其德行道藝乃興此德禮之教所謂必輔以政刑也禮教人情所苦飲酒人情所樂先王每於人所樂時而行禮教焉州則一年再飲春秋習射從而飲之黨則一年一飲歲十二月因大蜡於序飲酒族無飲

酒禮因祭酺而民得相爲獻酬鄭註所謂合錢飲酒爲醵也比閭二十五家耳於農隙賽神報功自飲酒飲自有禮但經無明文耳鄉則禮教成賓而興之乃鄉飲酒禮之大者故以此終焉余按學記註一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朝夕出入常受教於塾又按書傳說大夫七十致仕者歸教於閭里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註所謂朝夕受教於塾想即此右塾左塾之上老庶老也此又見先王教民無間朝夕不在黨庠術序中而爲比閭族黨州鄉經文之所不及載者故備錄焉

封人

令社稷之職

社稷之職康成謂將祭之時諸有事於社稷者若爲社事而單出爲社田而畢作爲社祭而供粢盛皆所謂職事也鄭鍔謂諸侯當守社稷之職恐其廢而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諸侯豈封人小官所得令之使不敢哉必不然矣

飾其牛牲

飾取其潔非取其華也康成謂刷治潔清得之王昭禹謂飾以文繡非是

舞師

凡野舞則皆教之

野舞凡野人欲學舞者舞師皆教之以待用在舞徒四十八人之外舞徒徒之能舞者故經文於徒上加舞字舞師但帥之爲舞耳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往舞似以下文野人爲舞徒非也賈氏又云樂師六舞教國子并有旄舞人舞此教野人故無此二者則直以教兵舞帗舞羽舞皇舞之四舞爲教野人矣何其謬也

牧人

共其犧牲

註謂犧牲爲羽毛完具又引周景王時賓見雄雞自

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斷尾不爲犧則犧必體具也鄭鍔云上言牲物此謂犧牲蓋牷全也犧亦全也牷之全謂色純犧之全爲體具鄭司農解牲牷云牷純也玄則以體完爲全王志平謂純色曰犧牷亦毛純無雜又云牷從全體無傷毛無雜均有全意解犧牷者紛紛訖無定說余謂凡祭祀用牲必取色純體具者犧牷兼之彼以何者論色何者論體均失之矣

載師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薛氏云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

有屋粟之罰民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乀家之征是以長之所轄者有此游惰之民而因以罰其長也朱子謂士大夫之有土者宅不毛以爲亭臺田不耕以爲池沼家養浮泛之人是又以士大夫之有土者有此不毛等事而以里布等罰之也王明齋謂爲工商雜流言之有此里布等罰耳均授以宅里彼專於别業構屋皆滿而不毛均授以夫田彼則唯事别業不暇耕而他人耕之閒民雖不授地亦當計其家之衆寡而施以征役以當十一十二等之征以上三說皆言罰有專主余玩經文三凡字爲凡有宅有田無職事之民言之也爲凡不毛其宅不耕其田不任職而

爲游手之閒民施罰以警之也則上三說皆未安至所謂里布等亦必酌其多寡之宜以里布等名曰罰之耳若執定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夫而出三夫之粟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恐非游惰貧乏者所能辦先王必無此强其所無之酷罰也鄭註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如此解則里布夫家之征又將何所用乎且國用自有經制易常仰給於此先王乃以此罰物充國用哉必不然矣

縣師

凡造都邑

王昭禹曰縣師掌閒田之地則造都邑者合天下閒田言之天下閒田都邑豈一縣師所能盡造上文國有軍旅會同田役大事鄭鍔云縣師聞有是戒往受法於司馬作其衆庶馬牛車輦會其車人卒伍備其旗鼓兵器然後帥之以至天下閒田大事恐亦非一縣師所能盡辦是皆惑於鄭註賈疏邦國之解而附會之也鄭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賈云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天下余意邦國即邦畿也詩云邦畿千里畢載千里畿內言則諸處皆可通矣

遺人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鄭鍔謂五地委積門關委積出於稅其餘皆三年九年耕餘余謂三年九年之餘皆先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國家大經費乃用之豈僅爲此五地艱危等事設哉五事不常有故各因其地所出之物之餘以施惠焉不常有俟時而予故曰待即門關委積以稅推之則五地之委積自各有出處又必以其餘乃用則以事不常有所用無多故也至養老孤以門關委積賈氏云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死政老孤國家自有周恤大典必不借此區區稅餘余意老孤乃出入門關之老孤無依者耳非死政者鄭鍔又謂出商旅

之利以養死義之家使民知義不勝利尤支離

均人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鄭鍔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一旬而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中年無年以次而降爲十八日九日此周禮一經視歲上下爲用民力之節以漢文帝集諸儒剌六經作王制用民力歲不過三日爲非又以康成改旬爲均爲鑿余謂農隙力役是矣至謂三月之間輙用民力二十七日先王必無此暴政也按一夫二十七日千夫則爲二萬七百日是二萬七百工也以千夫計工便如是多夫至萬更當何如恐每歲鑿池築城之類用不盡如許工也康成訓旬爲均是劉執中所謂均其民力周徧皆用其三日也而文帝歲不過三日深得先王均力之意矣

師氏

掌以媺詔王

以媺詔王有兩義事甚微而爲王所宜爲者必詔王以行之善甚微而爲王心已萌者必詔王以成之昭烈謂勿以善小不爲孟子謂是心足王皆是此意故養君之善德必自謹小慎微始正君之邪心必自防微杜漸始

敏德以爲行本

敏速也勇也怠緩從事天下事都行不去註謂敏爲仁義順時呂氏謂敏爲不息之謂皆未安

保氏

保氏掌諫王惡

古者諫官無專設而諫言者衆後世特置諫官而無諫言卽言與不言等古之時王有惡保氏諫之瞽矇之官以領詩諫士師之官以傳言諫司市之官以市議諫上虞之官以獸臣箴諫是以王過惡日聞而國事不至於崩隤也自漢武置諫議大夫他官不越職言而諫官或以畏禍不敢言或以媚上不肯言或以軟骨不能言間有言循故事而已經歲不聞有一言闗國計民生可登史籍者正言不上聞王惡有不日滋者乎嗚呼後世號稱諫官者可謂紛紛乃耳無聞目不矚口艱語如聾者瞽者啞者咸聚於一堂也哀哉

調人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 至 不同國

王東巖云調人所言謂過而殺人耳然過者在所赦而於人有父兄君臣之讐不可同處故使之辟此言殺人之賊本以過失在所當赦而使之辟恐傷孝子順孫之心也王東巖又云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此主爲復讐

之人言周禮所言主為人讐之人設且調人之和難乃過殺人者耳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讐也此與周官設調人之職之本意恰合故並錄之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項氏謂與讐者瑞節使執其讐以歸於官有節則無敢敵者而忠臣孝子不至於遭害以孝子順孫為能執賊耶彼自往執何煩官節以官節為無敢敵耶殺人之賊死且不辟何畏官節倘以官節而使孝子順孫遭害是賊未得而兩命並殞矣康成謂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以治其罪其說為允

凡殺人有反殺者

反殺二字賈氏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為敵而害已既殺其父慮後患復殺其子弟恐天下無此賊人之情史氏謂殺人者死王已殺之而讐家復思報焉恐天下亦無此孝子順孫之情鄭鍔曰有司以法殺人有敢讐而殺有司者以此訓反殺二字較穩

媒氏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鍔謂判妻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去者是謂出妻再嫁出妻世寧有幾余謂已許字未娶其夫物故者是為判妻鄭註所謂未成昏禮者是也

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婚六禮必備令也有故不用令而奔者聽其殺禮而成婚不禁也倘無故不用令則罰之康成云重天時權行之直以聖經為誨淫之書矣鄭鍔謂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信哉奔者六禮未備疾行之謂非私奔也

司市

平肆展成奠賈

註訓展為整整飭會者則成字為閑文訓成為平平成市物市物以何為平成皆未穩鄭鍔曰平其列肆使有分界而不爭展省其貨之成否使中度而不罔

利肆定物成乃奠價之高下斯為得之王氏解成字尤允王氏曰器中度布帛精粗中數木中伐鳥獸魚鱉中殺此所謂成也○試觀一市之間胥執鞭度以敘而行上旌有令市以時起大治大訟市師聽之小治小訟胥師賈師聽之肆平則地均成展則物良賈奠則直當市吏掌焉官有舍思次介次市官所涖止也市為利藪次以思名先生欲其見利思義也次以介名欲其臨財勿苟得也市官顧之時凛凛焉嗚呼市闠雜地也而物置有所人安其敘秩然有條井然不亂熙熙攘攘而來者如遊靜虛之宇非王者之市而能然與而王者之世可想矣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古者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皆自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始故三餘者財貨之源錢布流通權一時之宜抑末也司市作布以濟凶荒札喪與湯以莊山金鑄幣贖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金鑄幣救困者同亦權宜之術耳後世因之不尋源逐末爭寶金玉矣管子曰上幣珠玉中幣黃金握之非有補於暖食之非有補於飽蘇氏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可以爲衣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可以爲食語曰不貴異物賤用物金寶珠玉異物也布帛菽粟用物也今之人皆舍用物而營異物者也飽暖終無補饑寒轉怨天噫亦晚矣

胥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或撻或戮或罰有罪者之三刑也鄭鍔謂撻而戮之又從而罰之古必無此蠹刑易氏謂戮以示辱亦非正刑典乃戮豈示辱哉

泉府

泉府

後世借名法周官泉府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青苗均輸其爲厲民階亂不待言矣即以泉府論得人以理其惠小不得人以理其害大天下千百郡縣得千百賢人理之未必無小惠然亦不勝瑣碎煩擾矣況古來君子少而小人多以擧小落落散布天下行周官泉府法病民病國大亂之道也竊疑聖王理財自有大經大法乃張官置吏日營營於斂賒揭書閒與商賈爭利以行其私恩小惠王道蕩蕩王道平平決不若是也惠而不知爲政孟子嘗論子產矣平政辟人可哉後人疑周公不爲利泉府非周公法理或然也

遂人

掌邦之野

鄉遂異名官因以異法亦不同有鄉法有野法自是辨異同者紛紛矣鄉不言夫一廛惟言受田而遂之

上中下地皆言夫一廛鄉不言餘夫而遂之上中下地皆言餘夫鄉餘夫授田二十五畝鄉法也遂人餘夫田萊如正夫之數野法也然六鄉爲四方之標準故野法必本於鄉法即如遂大夫三年大比帥吏與甿非即鄉大夫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乎鄙師所謂祭祀非即黨正所謂祭禜乎其他亦有互文見義者六鄉詳軍制伍兩卒旅師軍而田制亦在其中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是也六遂詳田制遂溝洫澮川然軍制亦在其中軍賦邱乘是也六鄉有大司徒六遂則爲遂人六鄉有小司徒六遂則爲遂師尊卑異官其爲掌鄉掌野則一也先王因地之遐邇以命官

因地之高下平衍沃壤瘠土以畫田以教以養以耕以戰以守其法可謂詳且備矣苟得人焉本仁愛之心布先王體國經野之政度土地之形審時勢之便變而通之行而宜之不必區區較量於鄉遂異同有無間庶周官之法可行而王道可再見也昔人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善乎王平仲之論也曰六典乃周公詳勸治平之書均平四海因革百王制作詳備應若是耳非必當年一一已試之實錄也讀周禮者涵詠其位天地育萬物之心量可耳舉而措之損益潤色自有妙用句櫛字比推求得失抑末矣

遂大夫

則率其吏而興甿

甿農民也興舉也於農民中舉其賢能者耳康成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斯言當矣或謂鄉主教遂主耕鄉之賢能以道德遂未嘗以此教安得以此與余謂六遂之地民曰野民牲曰野牲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職曰野職賦曰野賦以其地遠於國諸凡朴畧故皆以野名之所教者稼穡之事爲多故曰遂主耕非以野鄙之而謂此中無人也詩曰或耘或耔又曰烝我髦士則髦士非出於耘耔閒耶大舜歷山伊尹有莘諸葛南陽又孰非自耕稼中來也周公無逸諸篇其言農事纖悉俱備是天下豈農莫周公若其才之美孔子稱之又安得謂農民中無奇才異能也至謂遂未嘗以此教則又不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又曰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則六遂中之賢能固皆大司徒之教所漸摩涵濡而成者也

以四達戒其功事

鄭康成以夫家衆寡六畜車輦稼穡耕耨旗鼓兵革爲四達劉執中以食達兵達賢達能達爲四達二家分數四事經無明文可據以事分配之乎鄭鍔云遂大夫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司徒司徒達之於王王氏曰自王達之於大司徒自大司徒達之於遂人自遂

人達之於遂大夫自遂大夫達之於爲邑者郝氏曰自遂大夫達縣正縣正達鄙師鄙師達酇長酇長達里宰三家又以上達下下達上上下遞達爲四達又何據以轉遞之四爲四達乎余意四達且渾說不必指數易氏所謂四達而不悖者得之如爲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爲家邑者四達於家削之地四達而戒功事則民無不趨事者功者矣功事之戒即教也

草人

掌土化之法

草人土化法辨九土之宜施九等之糞及下篇稻人稼下地用治水蓄泄六法以揚芟作田其事至纖細

矣而先王必設官掌之其爲農民區畫矣所謂其小無內者也糞種八爲獸骨其一爲麻王氏云以麻子擣之以漬種劉執中謂取九獸之糞非是獸骨漬種取獸骨焚爲灰煮汁以漬種也或謂以汁糞地骨汁能有幾可徧糞地乎且與經文糞種義乖芒種二字升庵以注者不知其解引農書郭賦爲証可不必芒種即稻也稻未有無芒者不過言下地種稻耳

土訓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誦訓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地里有圖方域有志覽地圖而古今之形勢邊腹之衝僻山川之易險地事可知也讀方志而帝王之成敗賢奸之消長風俗之醇離其事可觀也居堂宇之內而九州如指諸掌千古如眎諸目矣夫地圖之掌於司徒方志之掌於外史者王固久睹識之及巡守所及土訓誦訓二官夾玉車以從復爲王歷歷手指口道之以詔地事觀事焉向聞於耳今矚於目覽今形而思古事即舊聞以証新見涉歷既深得喪既審以法以戒其可以匡君德而益王治者豈淺鮮哉此土訓誦訓之大者至地慝方慝等精察其利害媺惡俾王飲食起居得宜特微者耳地事鄭註謂若荊揚

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觀事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何小之乎言地事觀事也甚非

廩人

以治年之凶豐

自古理財之道家國天下不過耕三餘一量入爲出八字廩人以歲之升降爲用穀之隆殺故年適豐不侈於有餘年適凶不苦於不足治年之術莫善於此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年上斂而藏年下出而賑倉人有餘則藏之待凶而頒之後之常平義社諸倉皆祖於此此皆古先聖王耕餘量出之遺法也後世治法具在治人絕少一遇饑荒間值良有司乃以上聞文移反覆比及報可而百姓已阽癘待斃矣及賑恤令下官之潛侵吏之濫支奸以巧得愚以拙失者比比也至無狀司牧逢迎上意水旱秘不言坐視饑眦流離道路塡塞溝壑而膜然無一毫矜恤之心者更無論矣悲夫

周禮質疑卷四

襄城　劉青芝遂草纂

春官

大宗伯

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五祀雜見經傳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戸竈中霤曰厲通以五祀爲門井戸竈中霤禮運中霤國門國行戸竈是爲五祀禮運之五祀與月令同而白厲通則易行爲井楊升庵以井兼行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非有異也鄭節卿云門戸人所資以出入中霤人所資以居井竈人所資以飲食陳氏云中霤土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用事故祀於夏井水用事故祀於冬戸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鄭鍔云中霤土也季夏祀之井水也冬祀之門金也秋祀之戸木也春祀之竈火也夏祀之皆五行小神之在地者是足補陳氏祀中央之時而增門戸爲金木以足五行之數也升庵又云祀戸以羊竈以鷄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蓋五祀皆爲人所資而祀以報之又必有其時與物今元旦祭竈祭土地之神土地即中霤也二祀徧今士庶家矣余按女祝掌王后之內祭鄭註內祭宮中竈門戸宮中小祀豈可與社稷五嶽同科王平仲云五官之神在四郊者亦得稱五祀宜從鄭註說是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視

此鄭註所謂賓禮之別有八也此八者皆以諸侯見王爲文朝宗覲遇諸侯以四時而見王也諸侯之事各以其國事來謂之時見統以諸國事來謂之殷見天子之事不時各至者謂之時聘同時畢至者謂之殷類蓋王者以賓禮親諸侯賓道以親諸侯爲主故曰諸侯修王事王皆以禮見之也鄭註以諸侯見王爲文只云六禮非是鄭鍔以小行人有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遂定爲王有頫禮於諸侯而以行人時聘結好殷頫除慝爲王見諸侯之文何其固也如以三歲徧頫爲頫禮則歲徧存五歲徧省又何禮乎至於四時之見賈公彥云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秋則西方盡來冬則北方盡來陳及之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或以方計或以歲計煩數已甚王制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是四方諸侯六年乃一朝但以春來則曰朝夏來則曰宗非定以四時見爲常制也

以軍禮同邦國

凡邦國有異志與謀者以軍禮一之故曰同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註謂親爲親其恩謂成爲成其性疏以親迎諸事是親其恩二十敦行孝弟是成其性似不如鄭鍔所云親男女之情成男女之德方與經文親成繼以男女字有關會也至陳氏之說余竊疑焉陳云冠禮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之於客位祝之以成德王之於伯仲責其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爲臣而忠爲少而順也是矣獨曰見之於母母拜之見之於兄弟兄弟拜之方責以爲人子等項是遵何道哉其悖禮害義已甚古必無是冠禮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天產地產舊解頗多然莫善於易氏之說易氏曰天之所以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爲主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爲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爲主是以深沈重厚或至於不和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爲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鄭註謂陰德爲男女之情陽德爲分地利以致富其論何其迂遠而支離也至下文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王昭禹之說最爲簡易明快昭禹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惟其爲天地之和序故能合天地之化和故萬物皆化序故萬物皆別惟其能化別群物故能合百物之產惟其和氣以通乎幽則鬼神之無形可得而事矣以治乎明則萬民之至愚可得而諧矣以格乎物則百物之有知可得而致矣

小宗伯

辨廟祧之昭穆

按禮器家語荀卿穀梁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黃氏曰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爲七廟合廟與祧乃七非祧則止五廟豈古制哉即以周家七廟言之或以爲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亦非也自穆王上至昭王康王成王爲四親廟則文武正在二祧之位至懿王時則文王當遷至孝王時則武王當遷然二廟不可去故別立二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而所謂三昭三穆者自在王廟以下以爲七廟之外更有文武二廟是也王東巖以爲累世之後但以文武居七廟之數是周家七廟但以文武虛位足之實五廟

也必不然矣王平仲云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毁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如此庶方合七廟爲天子常法

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國祀之禮天神地示人鬼之位及祭之物與器大宗伯定其位而言物與器之所當用肆師備其物與器以致用而祀禮立矣王昭禹謂大宗伯得禮微而難知之義肆師明禮粗而可陳之數豈大宗伯不明其數肆師不知其義乎蓋祀禮之義寓於數之中大宗

伯命之肆師陳之故曰佐非義與數大宗伯肆師分任之也王下文用玉帛牲牷鄭鍔解義甚精祀必以玉者取陽精之純以禮神也必以帛者取人功之勤必有牲者取天産之精而易氏言大祀次祀小祀之異用其義亦精大祀貴精純而尚質故用玉帛牲牷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

類造上帝

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王介甫云類造皆祭名而項氏謂在軍中言類造類其位而造焉蓋一祭此解與註謂造猶卽以類禮卽祭上帝恰合其說較長余謂類者上帝之祭造者宗廟之祭王者出征必載木主木主卽廟主也故軍中類上帝兼造言之耳

祭表貉

康成謂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是矣謂禱氣勢之倍增則非古者將卜祭先卜將用火祭權又將何所禱乎

鷄人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

鷄向陰伏向陽鳴至於司晨先王尊祭祀故特設鷄人之官預養鷄使嘑旦以警百官之惰慢者嗚呼雞爲物至微而一鳴所關甚巨在禮文王朝王季雞鳴

而衣服至寢門問安否孝子以事其親也詩云女曰雞鳴子與視夜賢婦以警其夫使不懷於宴昵之私也又云雞旣鳴矣朝旣盈矣賢妃以告其君欲早起視朝而不卽於安逸也推之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孳孳爲利又豈非舜蹠之所以分哉當此雞初鳴時旦晝所爲未交夜氣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古來賢聖戰兢惕厲未有不從此一夕爭人禽者先王於春官中特置雞人其旨微矣

司几筵

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此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陳氏曰王之次席繅席與

莞筵而五是以次席繅席加重焉而成五也賈氏曰五重據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用三重是以祭之名而異席五四三之重也陳氏曰王天道故席用三所以爲陽奇諸侯地道重一席所以爲陰耦是又以陽奇陰耦論席用三用重一之意也迄無定解余謂鄭鍔謂莞筵紛純以全體爲之質繅席畫純以文釆爲之文次席黼純以斧形爲之斷文質備於內然後以斷行之外故莞席在下繅席在中次席黼純在上如此爲說三席之義備矣正不必區區較量於爲五爲三之間也

左右玉几

几所憑以安者不坐何以憑將謂立亦可憑或左或右天子亦無側倚以爲憑者陳氏謂朝覲會同立而不坐誤矣且引曲禮爲証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余謂朝覲之時天子下詢諸臣上奏其論道經邦反復辨難者不知有幾豈一立所能了所謂而立者謂朝覲之時天子當依當宁而中立也自後之坐不待言矣必定以爲立而不坐何其固哉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奔走堂下周公攝位尚負依而坐天子乃獨立哉

天府

而獻民數穀數

民數穀數天下之大寶也故與大寶器同藏於天府然先王之意豈第曰藏之云爾哉民數登下穀數多寡權度其間以爲平歲之經制至水旱不虞則有三十年之通在林氏所謂獻民數穀數是爲致太平之要務也祭其神而獻其數王拜受而後登於天府先王之重民數穀數也如此後世乃虐天民而暴天物亦獨何哉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節

天以十二朔成歲王者法天衣裳所以備十二章也十二章者彰君之德故必取象於十二物使之被服

不忘以全其德焉疏云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宗彝虎取其猛蜼取其智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人黼取其斷黻取臣民背惡向善或謂山取其鎮安黻取其判劉執中曰日以象其陽德月以象其陰德星辰以象其經緯山以象其生殖雉以象其耿介（尚書注云華蟲雉也）宗彝以象其芬芳藻以象其仁物此諸家言取象之不同也舜觀古人之象繢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陳君舉以龍山華蟲皆德之上故繢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皆德之下故繡之於裳執中陳氏又謂繢於衣者六德煥於外

繡於裳者六行根於中與舜六績大繡同與君舉言績繡異此諸家言衣裳績繡之不同也余謂取象績繡同異無關緊要解經務得先王本意之大者善乎俊儀王氏之言曰服以象德服是服者必全是德一德不備不足以臨民故觀其象必惕然三省焉被其象思其義行其德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哉嗚呼先王於服飾之間三致意焉豈無故哉名以命之數以紀之遠取諸物近彰於身欲王者朝夕之間時睹於目時警於中知服飾不能須臾離諸身即知省察不可須臾忘於心顧名思義終日凜凜以無愧斯名無忝斯義而君德成矣此所以為典禮

之大者後世視為具文於先王取物命名之義畧而不講哀哉

冢人

掌公墓之地

鄭註公君也若以公為君則下文先王更屬何人劉氏以公為共先王以下共族葬於此得之王昭禹謂地屬於公非私有之郝氏謂公墓猶言官墓皆此意也

凡有功者居前

居前鄭註居王墓之前王氏非之謂在應埜之域超其列而居前甚是

職喪

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五禮至今日敗壞甚矣而凶禮為尤甚臨喪不哀尼父弗觀世子哭泣弔者大悅言凶喪之貴哀也子羔三年不見齒所泣者血君珍淚灑石成痕淚淩地成醎古孝子遭喪惟見血淚流耳今則不言戚而言易矣召朋祭奠以酒肉為歡樂演劇送葬以衆多誇鄉里愚者羨焉爭相倣效君子憫之弗能止也先王職喪之設豈得已哉五服之異制也貴賤之異儀也殯歛虞祔葬祭禫含之有定法也有執喪以主之則事皆適中無過則無僭於上者矣無不及則無遺其親

者矣吾願倣古法設職喪亦以過不及為準無過則無無禮之侈靡以敗俗而辱親無不及勉為孺慕之懷以報罔極之劬勞勿安甘旨之為以忘哀哀之父母職喪者以德教動之以至情則民感而化以法繩之以嚴威則民畏而勉凶喪之禮下逮萬民庶幾稍近於古也乎

大司樂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古來掌樂之官多使掌教何與益學政必自樂始古者十三學樂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其善心而收歛其邪志此為

凡子弟言之也至國子弟齊聚成性驕悍慣習尤爲難化惟納之鐘鼓管絃之中聲音以靜其神舞蹈以和其氣優游浹洽動盪鼓舞庶幾潛移默化而不自知也有虞之世命夔典樂教冑子正此意耳成均習樂之所大司樂以樂官之法治學政樂德樂語樂舞樂官之政也中正和樂之德積於中發而爲語安雅中節必無鄙背之響德言也形而爲舞抑揚合度必無暴慢之態德容也德足以有爲言足以有應容足以有接皆由樂陶冶而成之樂不綦重哉然大司樂猶退然不自以爲足也必延請有道德者使教焉及其死乃謂之樂祖而祭於瞽宗未嘗以師道處之此

古人掌教寓於掌樂之深意也西漢博士隷太常猶有大司樂掌成均遺意至宋東宮官左右春坊每用武弁小[illegible][illegible]者先王合國子弟之學其法蕩然矣惜哉

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詩如商頌周頌之類奠定也已定之世繫諷誦詩因知已定世繫之盛衰用是番諸樂章而奏於祭享之時使人君知前世有德則盛而子孫世繫綿長無德則衰而子孫世繫微弱國語所謂昭明德而廢幽昏以休懼其心者又鼓琴瑟以合而和之樂作而情移發善抑惡捷於影響皆瞽矇誦之鼓之之功也鄭鍔以諷誦詩世爲句世何以諷誦乎又以奠繫爲句瞽矇於何定其所傳之繫乎其解謬甚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先王因聲制器律同和而中度則陽聲順於上陰聲順於下而黃鍾得其準矣劉執中曰黃鍾之長用之以起度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黃鍾之容用之以起量則樂器深閎之所賴黃鍾之重用之以起權則樂器輕重之所出黃鍾之積用之以起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鍾之氣用之以起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故

爲樂器者必以律同爲之本余謂制度量權衡又必以樂器之黃鍾爲本以黃鍾審度則分寸尺丈引之五度審以黃鍾嘉量則龠合升斗斛之五量嘉以黃鍾謹權衡則銖兩斤鈞石之五權謹舜典曰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夫度量衡曰同言其不可二也今度則有縫尺匠尺之不同矣量則有商量官量之不同矣權則有京法廣法之不同矣參差錯互因緣爲奸若以黃鍾所準之度量權衡式四海俾有司遵奉畫一無得增減庶幾乎先王同文同倫之盛治也夫

籥章

掌土鼓豳籥

周家王業起於豳故用豳籥以籥而龡豳詩之章逆暑迎寒則歌之祈年祭蜡則歌之欲使其子孫無忘先君王務農教稼之勤苦耳孫氏曰周先公出入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之間曰殆及公子同歸爲公子裳獻豜於公入執宮功躋彼公堂皆室家父子感其君者深愛其君者切序曰陳王業見王業所由興也旨哉斯言後世君王深居簡出閒事田獵蹂躪其民而已曾未訊及閭閻疾苦稼穡艱難圖欲治平得乎

司干

掌舞器

疏云文武二舞所執之器皆司干掌之籥師教而不掌王氏謂武舞司干教之非也此亦如韎樂之舞旄人與鞮鞻氏共其事但鞮鞻氏掌而不教旄人教而不掌正與此同

大卜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國之大事待決於龜者有八征象與謀果至雨瘳將以卜吉凶也征鄭司農謂征伐人王氏兼行役言亦是乎謂亦云行巡守巡守有定期何以卜爲象鄭司農謂災變雲物舉易天垂象以明之乎謂有所造作小之乎言象矣與鄭司農謂予人物與當辨一介道義不須卜也劉執中云與奪之利害鄭鍔云將合人以共事得之謀決大疑定大難也果爲事卜卜其成否鄭鍔謂決其進退猶爲近之明齋曰果古祼字祭莫重於祼儀禮卜祭之類則非矣至爲師卜卜其至否雨爲農卜卜其雨否瘳爲疾卜卜其瘳否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註云凶則告王救其政若以爲政凶而告王救之者余謂凶則告王以政救之修德政刑政以救之也救之於凶兆將萌尙可轉凶爲吉救之於凶徵已著則見凶必爲災是在人君時存敬畏之心預盡修省之道而已嗚乎詔救政一言眞大卜之官箴也夫

簭人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凡占有心則不應龜蓍何心之有故簭者卜者必託於無心之物以決之疏云按洪範龜從筮逆又云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得無出於有心乎語曰再三瀆瀆則不告正謂此也註云於簭之凶則止不卜庶幾得占之道矣

占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註云羣臣獻吉夢於王歸美焉則王拜受得無樂諂而屈體乎舍乎謂讀爲釋舍萌猶釋菜釋菜以祭以

贈惡贈惡亦何須祭鄭鍔曰季冬之月歲且更始迎新送舊之時聘問也如聘女之聘而來也贈送也如贈行之贈贈之使往也夢者禍福之機之先見者鄭言聘其吉夢迎受福也贈其惡夢除禍萌也解甚明快至云用菜萌以祭亦非劉氏謂萌兆也夢不吉則求所以不吉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其惡夢則得之矣

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大祝六祝爲四海萬民祈福而已以辭薦信欲其報應之不爽也祈福祥求永貞總六祝而言賈氏謂祈

福祥卽吉祝求永貞卽年祝特取二事爲總目殊乖經旨順祝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四時和順耳如註云順豐年則年祝又何說也吉祝註謂祈福祥文與經文祈福祥混鄭鍔以有五福之備無六極之凶爲吉得之化祝鄭氏謂化廣被非是鄭鍔申明註弭災兵之旨謂變禍亂爲和平移哭泣爲歡笑解化字切當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天下至不同者莫如人鬼六祈曰同何也神人一理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德同也亦欲與民同其吉凶患同也故六祈云同耳攻說二祭鄭司農皆謂以辭責之非經文五六分配之義攻鄭鍔解爲長曰攻如鳴鼓而攻之攻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然旱而乾水溢災變不常是神之罪故以辭攻而責之說劉執中解爲長曰說謂以論說祈求若湯旱告雩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六者自責以說天

喪祝

乃載遂御

遂御鄭司農謂喪祝爲柩車御也喪祝所掌者多矣御車必非其職也其說非是

司巫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註雩旱祭也旱豈巫舞雩所能免魯僖公舞雩不得雨而欲焚巫尫過矣楊氏曰龍見而雩詩頌所謂祈穀於上帝者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耳其謂雩祭當矣余頗疑帥巫舞雩非先王盛世之制

掌巫降之禮

註降下也巫下神之禮王氏曰大旱帥巫帥女巫也後世巫婆下神本此然先王命官之意已誕妄不經甚矣决非周公作也

大史

大史掌官書或作或藏或讀不一其事與法則之書

大史所建建作而立之也約劑之書大史所藏以貳六官者也正歲年序事告朔頒邦國皆大史治歷以明時也卜日以禮書協事大史與羣執事所共讀也祭日執書朝覲以書將幣執書書非大史所藏乎大師抱天時天時吉凶之式載於書大史所抱而藏也大遷國抱法法國之典法也大史守而藏之久矣遺日讀誄贊氏所謂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是也射事飾中舍算舍釋也射中則釋算以記其中之數大史釋之者大史職當記注故也蓋大史所掌者多矣事悉關官書後世史官專以撰述爲職失其旨矣

小史

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葉氏曰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小史者大史之屬故詔忌諱與奉諱惡之職同蓋以人君行事當知就善避惡卽吉忌凶故王之忌諱莫如惡事之當諱忌鄭鍔曰詔告之以王朝之忌諱使無犯焉易氏所謂有事如賓祭之禮忌先王終日諱先王之名詔王於行禮之時使之知避是也鄭易二說較長

保章氏

察天地之和

和與乖反陰陽和則物暢茂陰陽乖則物催傷萬古不易之理中庸所謂致和萬物育是也推之一身和則一身理一家和則一家昌一國和則一國治天下和則天下太平矣忿戾暴慢驕恣縱肆亂亡之堦也

以詔救政訪序事

災變見於天救之必有政事卽在政之中但事各有所宜與先後之次耳此序之所以訪也災變未至而象方萌有先時之救政災變已至而形旣著有後時之救政詔導爲人君言欲其時加脩省也易氏謂訪序事於下欲人臣知戒諫矣後世因災異求直言卽訪序事之遺也

內史

凡四方之事書

事書二字王東巖謂小行人得其書反命於王若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及某爲一書共五書之類是也黃氏謂卽外史所謂以書使於四方者鄭鍔謂內史旣掌爲策命以言其人之德及其人治四方之事以書來上則使讀之所以驗前日策命之言不爲溢美諸說繁冗穿鑿非善解經者余謂四方言事之書只六字所包甚廣而其義已明矣

外史

掌達書名於四方

書名六書之名也達欲同文之意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書若詔書勑書之類即其令也書其令即書其書也為書而使仍命書之外史職也

御史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治令即法令也凡治者即凡數從政者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皆治令也而法即寓其中出自天子以治邦國都鄙及萬民者冢宰須而行之御史則書寫傳播以授凡治者又攷察從政之從違凡數之大槩數之也因糾其不如法者正所謂贊冢宰也○王昭禹以從政登下多寡之數不可不

知故有凡數鄭鍔謂數小數凡總數區區考校從政數目小之乎言御史職矣贊書鄭註謂尚書作誥文非魏氏謂贊冢宰令書寫藏其副是

巾車

王之喪車五乘

鄭註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練所乘漆車禫所乘賈氏曰天子至士庶車五乘貴賤等喪車自始遭喪至禫異車而不辨貴賤者統三年之喪言之也劉執中謂三年之喪皆乘木車齊衰之喪皆乘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駹車服緦者乘漆車是又以服之輕重而異其車矣禮天子諸侯絕旁期親又安得與士庶同以服異車哉

周禮質疑卷五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著

夏官

序官

王六軍

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而言非專以六鄉爲六軍也若六軍盡出六鄉則六鄉之人歲歲無寧晷矣鄉遂之征十一與二十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甸稍縣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合千里之內遞相更休而調遣之則居有守而國勢壯役不數而民

力休洵盛世之軍制也按司馬法一成之中百井八百家征調時只三百家十家征一人計三十人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餘五百家者留以爲番休用是五百家者固以休而迭而三百家者即行乃合資亦不見其苦也周家優民之至意於此可想矣

大司馬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量地之遠近以爲守則勞均而力舒酌典之輕重以爲則則法平而人服而邦國有不安者乎

遂以蒐田

春田曰蒐蒐擇也必擇而取之恐春害物也春時鳥獸孳尾先王重傷生物之類所以養其仁心故不多取而擇焉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又曰不麛不卵皆此意也今春田曰圍禁得無近於合圍掩羣乎且圍中必有麛卵得無近於取麛卵乎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恐傷生意今春田用火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生意安在皆與蒐田之旨乖經文之可疑者也

遂以狩田

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也而軍法寓其中第曰軍習兵也習殺人也無乃費人乎以田教戰鳥獸害稼者也殺罪獸以當罪人大

閱所謂誅後至者斬不用命者天下軍政莫大於是況祭社享礿祀祊享烝咸籍此以備物乎聖王以教兵寄蒐狩又所以事神也後世則徒作禽荒矣哀哉

巡陳眡事而賞罰

巡其戰陳之旗表眡其戰事之勇怯而賞罰之下文愷樂獻社即賞有功者厭奉主車即罰不功者其死可弔相王弔之其勲可勞相王勞之功罪判而賞罰明畫然兩事易氏謂陳之隊伍疏數莫不眡之王氏謂眡事機以爲變化皆失之康成謂勞爲勞其傷者亦非功罪賞罰對舉之意也

司勳

以等其功

等功以功小大爲差也五功皆大獨戰功小耳鄭氏以國功民功次王功又以事功治功專於勞力爲恥皆非也鄭註王功若周公國功若伊尹民功若后稷事功若禹治功若咎繇此五人者其功寧有高下因事立名列而數之耳至戰功鄭謂若韓信陳平者執俘折馘斬將搴旗耳豈可與伊周比烈故未及之

馬質

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旬之內更者謂前之所養失其職非受馬者之罪故更之更以其物如其齒毛買以償之也其外否不須償後者夫養耳

則以任齊其行

於其行任物以齊之或輕或重各如其力而其行之足則齊

小子

凡沈辜侯禳

王邵禹曰沈謂貍沈辜謂驅辜侯謂侯福禳謂卻禍凡四項按羊人云凡沈辜侯禳釁積鄭註積讀爲漬漬軍器謂釁其軍器則沈辜者磔牲沈之以祭侯禳者侯惡氣祭以禳去之方與釁積之文之解爲一類而小子分作四項者非也

掌固

夜三鼜以號戒

鼜鼓名也沈約樂志鼜鼓長丈二尺三鼜三擊鼜也夜擊鼜以戒守吏使之聞之卽所謂號也易氏謂鼜爲其鼜號爲呼其所守者之名鄭註謂戒爲戒守鼓皆非是

司險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國主國也五溝五涂卽遂人田間之五溝五涂也賈氏以爲非何也若謂於田間溝涂之外復設溝涂恐

鄉遂都鄙間未必尙有此遼濶之地任其介畫若謂於田間溝涂之中復設溝涂無乃錯互阡陌而割裂乎王明齋謂遂溝洫澮川卽有阻迦之阨徑畛涂道路卽有曲折之艱王畿之內畝畝之中有無形之險者其說爲長守禁賈氏謂必因其地之民使職其守禁是王云授之田則非旣職守禁先王自有所以養之者經無明文不須妄註也下文以其屬守之李嘉會謂司險之屬其胥徒止四十人如何守天下之險上文掌九州之圖方是說天下此言王國耳

候人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

其方其國之方也國方不一處故曰各掌下文方治裁是遠方遠方各以其方之事來質正王朝以求治者道治但言道路修治耳王氏以治爲治其出入迎送之事與道字分作兩事解非出入迎送之事在下禁令中防其侵掠禁也教其不知恤其不足令也候人出入迎送之事寧外此哉

環人

訟敵國

鄭康成謂敵國兵來則往與訟曲直敵兵至矣尚何曲直之訟鄭鍔謂不辨敵國紛爭之國則有相攻擊之患以分我師之勢恐分我師之勢先辨敵國紛爭

之訟使不至於攻擊事難而策迂黃氏謂訟敵國之曲使知而服之則師可已以此釋經差爲近之但恐第訟曲而不能使敵遠服也劉執中曰訟敵人之過惡以激我師俾無不怒一怒而敵可克權自我操斯乃得訟敵國之眞解矣

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黃氏謂公卿大夫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余謂今經文有其摯則其爲初命始見之公卿大夫可知鄭註但云將射始入見君之位未言初命始見郝氏以始見不得與燕而射遂疑爲非始見矣盍取經其摯之文一思之也

服不氏

射則贊張侯

鄭鍔曰服不氏力足以服不服羆熊虎豹之物皆能張之故使贊之按熊虎豹三侯所畫耳非實有是物也其說悖甚

司士

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

古昔進賢關者非一人謀者非一事舉賢能而賓其禮則有鄉老鄉大夫教三物而與諸學則有司徒辨官材以定其論則有司馬詔廢置而持其柄則有大

宰掌其版而知其數則有司士然大宰詔王廢置者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王治者詔之於論定之初也呂東萊嘗論王制升士之法謂一人之身凡經七級然後得祿非所謂其難其愼者哉魏晉而降古法蕩然矣定賢否於一面之頃取卿相於立談之間以此擇材眞材安得出以此取士佳士豈能顯此倖進之所以日衆而天下事之所以日敗壞也

大僕

出入王之大命

主之大命國家之安危生民之利病係焉出而宣之於外入而納之於內惟大僕是掌其任何其重也少

有壅蔽則上德不下流下情不上達矣章邯之請以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而邯遂降楚趙充國之奏以七日得報而漢遂成功非其明驗哉况僕御侍從左右王者也王之動容周旋出入起居皆在是爲親暱小人近日聞活僻之辭則政日荒吉士遠日聞讜正之論則德日進固有潛移默化而不自知者先王以士大夫爲之厥旨微矣記曰射人師僕人師信所謂風義之臣也後世左右王者皆弄臣耳鄧通是也雖漢文且不免可勝歎哉

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辭於三公孤卿以不眡朝之故告之也三公孤卿大

臣也若以安燕廢朝其何辭以告大臣乎先王戒王勤政之意微矣

槀人

弓六物爲三等

鄭註謂以上中下三等之士分爲長短三等之弓而服之曰人各有所宜豈上士皆宜長弓中下士皆宜短弓乎易氏謂視其身之長短而爲三等之制得之

校人

掌王馬之政

成周馬政有牧於民者八軍之馬也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乎時官給芻秣有警則供其召發有牧於官者校人所掌也牧之有地教之有法養之有人出入有時特以給公家之用與師遣騎公家私乘皆有所備焉後世皆養於官漢馬缺將相或乘牛車唐馬盛一縑輒易一馬而馬政不可問矣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卒十八萬期至貳師取善馬僅得善馬數十匹大僕張萬歲領群牧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馬之蕃至七十萬六千岐豳涇寧西河數千里之地悉爲牧場四海騷動閭里蕭然耗矣夫然後嘆周家馬政之盡善也

趣馬

簡其六節

疏云六節即上種戎道齊田駑六種是王明齋謂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駑馬雜之乃行止進退馳驟之六節也此解亦虛而無據劉執中曰目以知其瞻之不驚口以知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鬣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跲六者備馬之大節也節同然後信爲良馬得之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

天下地圖司徒營之司馬藏之而職方氏掌之者豈徒識四方形勢險易阨塞之所在哉辨其人民而知強弱剛柔之異俗辨其材用而知布帛財貨之異資

辨其九穀則生殖別種辨其六畜則物產殊性然後以數而總其要復以數要而周知其利害大司馬按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利與害除使九州之廣無有不貫之利者皆由此也再考古人圖志每秘而不宣者何將以弭姦也戰國策士案圖籍以闚周江都淮南本輿地以謀變豈非地圖泄布之所致與後世郡縣圖志貯於庫而亡可以吏有司遞傳不輕發猶有職方遺意今乃任人私竊而增刪之古法蕩然矣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九州之國曰鎮曰澤曰藪曰川曰浸曰利曰畜曰穀入者九州之民資之以為利者也九州之土東西南北異方山林川澤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產黍稷稻粱異種丹漆絲枲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職方辨其異以教其所宜如高者黍稷下者稻麥如其地以布種也東南絲纊西北織皮如其方以居業也九州之土性與人性各安之而不拂而利有不同貫者乎嗚呼先王經國大業不出服食財用有無利害之間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盡在於是後世高談王霸之略者乃以此為鄙事細業卑卑不足道不亦悖哉

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

先王巡守之制恐列服曠職廢事也然不預為之戒恐近於不教之殺故設職方氏之官於將巡之時即戒於四方示以不敬戒之刑及王行所至則先道而巡前所戒之令以考其率否而施其賞罰上下通達略無壅蔽制何善也漢初遣謁者循行天下猶有職方遺意自元封後郡置刺史每秋分後行部以六條察吏生殺由刺史掌握而下情不上達矣迨宣元間天子有郎官之出宰相有掾吏之行各奏所聞此匪彼宣而王於天下事寧復有不聞者乎有明巡按之設所以代天子巡守也威風若雷霆迅疾若閃電明察若鬼神行部所歷顯良善而除凶殘只在須臾間猶存古法乃督撫忌其擅奪獨持之柄而此職遂廢哀哉

合方氏

同其數器壹其度量

鄭註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壹其度量丈尺釜鍾不得有大小善哉先王之法也余嘗欲在上者以數器度量一定之規頒示海宇畸重畸輕之弊絕而權衡平闊大闊小之奸除而丈尺釜鍾準雖有滑胥寧能高下其手乎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

傳道康成謂世世傳說往古之事易氏謂今事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爲法者余謂不必拘定古今但有嘉言善行便爲王誦耳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順歲之始與之更新故曰觀新物傳曰舊染汚俗相與維新此之謂也

秋官

大司寇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輕典漢高約法三章是也中典釋之所謂廷尉天下之平卽中典也重典武侯所謂威不立則惠不行卽重典也

以兩造禁民訟　以兩劑禁民獄

鄭許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凡事皆可告不必定財貨也獄訟成曰獄王氏謂因訟而守之者獄也康成以罪名相告爲獄卽訟有不相告以罪名者乎入矢取其直入金取其實果直與實仍還其矢金否則沒入之而民自不敢妄與訟獄故曰禁民訟禁民獄

以肺石達窮民

肺以通氣謂肺石者寃抑之氣由此通也肺赤色故用赤石意取必赤心者始來陳辭也立肺石於外朝門之右者可任窮民之立無阻隔也立必三日者正見其心之赤眞實寃枉不得申非妄瀆其上也劉氏謂立三日審寃攷核得其情實然後告王則是寃枉者故以三日捎勸之使不得遽達耶鄧氏謂路鼓大寃抑欲急聞此小獄訟故立三日士乃聽夫窮民無告倘得謂之小獄訟乎三日立以驗其誠非謂不當急聞也嗚呼自肺石之制廢天下之含寃抱痛哭訴無門者不知凡幾矣安得普天郡縣各立肺石窮民立三日其長弗上聞者罪庶幾天下無寃民乎

小司寇

以致萬民而詢焉

舜以好問成大知問卽詢也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卽致萬民之謂也試觀萬民之位王南鄉公卿長吏或北面或西面或東面小司寇擯之使進而王乃問焉以匹夫賤民與大小臣工並列天子之廷有問必對其往復辨難者必且上舍其已下獻其誠所謂輔志而弊謀者盡在於是一廷大同太和之象不於此可想見與後世深居簡出惟言莫逆者視此何如

讀書則用法

情訊旬弊已極詳愼盡心之至矣讀書刑人常例也故讀書卽用法耳劉氏謂審而弗變乃用法豈至讀

書時尚煩審訊哉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刺有二義三刺之刺斷取也下文刺宥之刺殺也上服罪之重者宜施上服之刑下服罪之輕者宜施下服之刑先儒以劓墨施於面者爲上服宫刖施於下體者爲下服誤矣

士師

掌士之八成

邦汋酌取機密以爲本邦害者邦諜刺探陰事以爲異邦間者邦賊賊害邦國者爲邦盜盜竊邦柄者犯邦令干犯邦令者撟邦令詐稱邦令者爲邦朋樹私

黨以傾國者爲邦誣造訛言以惑衆者之八者或顯爲病邦之蠹或陰爲亂邦之階皆姦人之所以爲禍本者也士師本八成以治之庶幾預剪其芽蘗也乎

鄉士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

獄訟辨而死罪之刑別異死刑必有要辭又恐其虛承也一旬承者實而訊者審矣然後職聽於朝與衆共棄焉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

皆在公也各麗其法各引法以證也議之公而援據審獄訟有不得其平者乎

朝士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辜

鄭司農及王安石鄭鍔皆以爲攻盜鄉邑及家殺之無罪攻盜鄉邑及家此叛逆也尚論殺之有罪無罪乎蓋謂盜賊徒黨已成軍伍勢將猖狂不可遏止鄉邑及家人皆得殺之無罪耳鄉邑連下解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昌黎復讐狀云周官復讐先告於士無罪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此謂不能先告於士者倘突遇仇讐何暇先書於士乎且復讐多不使讐知顯白於官不慮讐之聞風遠遁乎但

復讐後士必究其果讐與否讐則旌否則抵罪庶法與情兩得之

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

內則子生三月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由宰遍告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三年大比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凡以重民之生也而司民乃屬主刑之秋官得無戕民之生乎不知聖人制刑本於好生故以三典酌刑以三刺斷獄以五聲求情以八辟議罪以五禁左右刑罰以八成預防姦禍詳而慎之蓋惟恐一獄成而民數即闕其一也入會

以春春主仁仁哉秋官也重民之生憐民不再生是天下全民生者莫秋官若管子謂法者人之父母不信然哉歐陽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焉可爲千古典刑者官箴也

司剌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司剌掌三赦之法三赦之外皆在所不赦也後世動言大赦惠姦賊良害與大焉管子謂赦爲小利大害又曰惠者人之仇讐咨有見於此矣諸葛治蜀赦不妄下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所以伯仲伊呂者正在此

掌戮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墨劓宮刖髡五者不死之刑也先王全其生必思所以養之又必思所以用之門關內囿積之守養之用之也盛世無棄人職此之故

司隸

掌帥四翟之隸

蠻閩夷貉四翟總名其性鷙悍不可畜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魑魅者而可使之執其兵以守王宮與野舍乎五步之內變出非常將柰之何晉惠公誘陸渾之戎遷之伊川尙遍諸姬爲中國患乃引而近之以爲左右侍衛必不然矣此先儒所以疑周官多僞也

布憲

掌憲邦之刑禁

康成註刑禁者國之五禁王志長曰刑司寇五刑禁卽士師五禁禁者禁於未犯之前刑者刑於已犯之後故曰禁者所以左右刑罰也余謂刑以懲惡禁以輔刑義雖相貫而名則兩著鄭解非王解是

以詰四方邦國

詰者詰責其不如禁令者耳鄭註謂詰爲謹使四方謹行之當執節宣布刑禁時卽令四方謹行之矣何用復詰爲

禁殺戮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斬戮官刑之名謂官妄行斬戮耳從無私相殺謂之斬戮者康成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非傷人見血里黨擁遏而不以告卽今所謂私相和結者攘獄司農謂卻獄不受余謂攘攘奪之意卽今所云拒捕者篡囚者遏訟訟已到官官遏止之使寃枉不伸此四者掌司皆以告於有司而誅之

禁暴氏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

力正爲亂暴以强力脅正人者。劉氏謂脅衆從已似矣謂以邪爲正尚未是亂暴胸懐王昭禹謂惟亂惟暴乃以力而正之人之力有所不敢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則大非似人爲亂暴在我只能以力服便被告訴先王必無此刑典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凡國無故聚衆庶必將爲亂爲暴故特戮首惡以徇衆王氏謂聚衆庶爲祭祀田役之屬祭祀田役國之大事衆庶之聚宜矣即有犯禁者亦豈遽至於戮哉其說非

大行人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四時王見諸侯之名耳圖事比功陳謀協慮王考四方諸侯之績耳疏謂春東方來豈東方諸侯但圖事而不比功陳謀協慮乎說者又謂圖事取義於春豈夏秋冬皆不可圖天下之事乎蓋先王朝覲之禮君臣一歲必相接上恩無不下流下情無不上達耳來朝以方恐諸侯咸集王畿塞而四海空也考績以時偶別名以拈舉非積以時分而不可易考以時定而不相貫也通其義不泥其詞庶免固哉之譏乎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

書言五服一朝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來會止於五服侯甸男采衛是也此獨言六服有所謂要服者蠻服也去王畿三千五百里政教所不及刑法所不施要約羈縻而已故曰要服惟此蠻服言語不通衣裳殊制風俗異宜不可以德諭不可以情曉不可以威迫昔人所謂四海之外宜存而不論者故先王五服之內不列焉若欲收之疆域之中以王官易其土官道以中華之政齊以王朝之法則上下不寧民官相讐踹呼歎鳴殺戮時聞千百生靈盡於一旦豈不重可惜哉凡有國家之責者宜三復也

小行人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事故札喪凶荒師役禍事禍災之事故也以賻補賙委犒禬慶賀哀弔之五物治之非札喪等外別有所謂事故賻補等外別有所謂治也蓋總結上文語黄氏謂非獨賻補等而已必且治其事故而使濟焉似與上文作兩事解非是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及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四方風俗善惡各異小行人以五物辨之以書獻王

王於天下風俗善惡周知之矣然善惡必有故在王宰使知其故而已乎求其源委而知其所以然則必有所以處之矣前二書利害順逆並言與除刑賞必兼舉焉悖逆一書姦宄之事也必思所以征討之札喪一書凶禍之事也必思所以拯救之康樂一書安泰之事也必思所以慶賚之因其事之故以施其故之政閱見審而勸懲切賞罰明而取舍當皆自小行人五書之辨異始自行人職廢四方之利弊萬民之苦樂官方之良酷政事之美惡皆壅於上聞雖有明目達聰者亦何從而知之而處之哉安得行人五書之制常行於今古也

司儀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

古者大經大法存乎禮至度數繁悉則具於儀出爵賜命掌於春官序爵秩禮詳於秋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大司馬正儀辨位先王命官分職制禮習儀森嚴不可踰越煌煌乎典憲矣自舊章湮汨三綱淪斁陪臣金奏大夫雍徹惟名與器悉假於人而禮儀尚可問哉漢家列爵二十雜取秦制有唐序爵九品一襲隋陋視周官九儀已大相逕庭矣迨至後世天高地下而禮制廢拜揖登降而儀文乖甚者卑凌尊幼慢長而上下無等其趾高其視仰而鄙背有象極之士紳與皁隸爲伍冠裳與胥役無別先王禮籍儀板蕩然無復存者可慨也夫

環人

凡門關無幾

言有環人送迎則賓客出入不見幾非謂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

掌客

凡諸侯之禮

凡諸侯之禮天子待五等諸侯之禮數也觀下文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爲天子待諸侯卿以下之禮則此爲待諸侯之禮益信矣疏謂是諸侯自相朝

主國待賓之禮又謂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余按掌客但言諸侯亦無自相朝之文而輒謂自相朝可乎但言之禮亦無主國待賓之文而輒以其禮爲主國待賓可乎鄭鍔曰攷此下文有夫人致禮事則知爲諸侯待賓之禮無疑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既見之又賸之正所謂助君養賓也而據以爲諸侯待賓之禮之証誤矣

掌交

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王何好以民之所好爲好王何惡以民之所惡爲惡所謂天下之公好公惡也辟行之使邦國諸侯辟行

之與聚勿施耳後世上多私好私惡而其下亦多私探其好惡於深宫嚬笑寢興之間於是聲色狗馬財賄寶玩土木神仙諸項競進遞投矣讜言正論上所忌也則箝口不言善人良士上所厭也則避不使達柔佞諂媚之徒環侍左右水旱盜賊之形匿其見聞甚之天變於上民怨於下萬民若鼎沸四海如纍卵而九重之上尚視爲泰山之安盤石之固而盤樂怠傲以窮日夜也悲夫

冬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六職下文畫然六項六項之中百工居一下文已明言之矣故此云與居也鄭謂於天地四時之職處其一百工一技藝耳安得當司空之職而與六官並列乎鄭解非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王公自是王之三公三公坐而論道其來舊矣東巖謂王公乃王與三公誤矣王昭禹曰王公制法以示百工三公與天子坐而論道經邦大業都在所論中百工之事似無煩三公制法也亦非

輪人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陰陽之木有以山南北分者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有有一木之南北分者向日爲陽背日爲陰疏謂矩謂先就樹刻之記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然後以火養其陰是以一木之向背言也天下之木皆有向背凡斬轂者必先記木之處而中分之以火養其半亦不勝其煩矣鄭鍔謂木在陰者失之太柔木在陽者失之太剛以之爲轂必不勝其任故取材之道要當順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因天時之冬夏變木材之陰陽其材必美余謂陽木斬於仲冬必無太剛之失陰木斬於仲夏必無太柔之失此其材之所以美也以冬夏之時爲規矩而斬伐之則剛柔適均而陰陽無偏山南北之木無棄材一木之向背皆可

用此矩其陰陽所以爲斬轂之道也與

㮚氏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量之爲制不同周用四營之數四龠爲合四合爲升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鬴計一鬴六斗四升也西漢之量以十衍之升十爲斗斗十爲斛計一斛十斗也其爲量也金錫爲之金錫必改煎然後權其多寡以準平之以量量之六分金一分錫鎔爲汁以納於模範之中而嘉量成矣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洵美且善也按鬴金重一鈞三十斤也兼以六斗四升之物市人日手舉以爲用難矣況鬴耳

皆附於牖是斗升萃於一器何以分別而量物乎余謂生今之世行古之制而不必泥於古此正所謂損益百王也用四營數不若用十成數以十衍量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推之千百不窮但鑄銅爲之可矣不必金錫相和求其堅明而不裂也不必消煉求精觀其青白之氣候也升斗鑄爲二器藏於內府每省各頒二器藏於藩庫四方準之以爲式不得妄爲增減竹木任民如此則便用而費省器同而制齊師古而不泥其跡斯與今日之佳量也

匠人

匠人建國

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又小宰言冬官掌邦事所謂事者亦不出邦土四民地利之外豈百工制器可以畢冬官司空職哉漢儒劉歆校理秘書得考工記遂以補司空之闕先儒多非之余謂匠人所紀建國營國溝洫諸篇其言水地眡景晝參夜考以求天地之中乃王國之中者九里三門祖廟國社三朝三市之建置溝洫澮川廣深之規畫邦事寧有大於此者邦土之掌四民之居地利之時猶可想見其遺意焉必當年作考工者採冬官之事條記於此惜冬官亡於秦燼遂無從而証之矣吾於考工取[illegible]三冊者匠人建國等是也

[illegible]

周禮古義

〔清〕惠 棟撰

據清道光十三年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七五毫米寬二六〇毫米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第五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輯

周禮古義

元和惠棟松厓著

天官腊人注云腊之言夕也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㫺从肉昔夕古字通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管子云旦昔從事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昔是皆以昔為夕昔之為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久久猶昔也

外傳云厚味實腊毒韋昭曰腊讀若廇昔酒漢之酋久白酒亦云昔酒張參五經文字云說文作昔石經作昔

大宰六典二曰教典以擾萬民注云擾猶馴也案春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曰注史記擾音柔擾馴也尙書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本作㹛見玉篇㹛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

九賦注云賈人倍算此漢律也應劭漢書注云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

小宰八成一曰聽政役以比居先鄭云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為五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李靖曰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

宮正幾其出入注云謂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釋文呵作荷音呼何反又音何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案閽人注苛其出入比長注呵問秋官萍氏苛

察瓌人苛留凡五處音義皆同而字或作荷或作苛或作呵其實一也古字通用俗用大抵如此漢書譙問作何責問作呵亦作訶刻虐作苛芙渠作荷棟案刻虐之苛字本作荷毛詩序云哀刑政之荷春秋傳云荷慝不作漢書好持荷禮是也今本皆作苛非也荷擔之荷本作何易何天之衢論語何蕢是也責問之呵本作苛漢乙令有呵人受錢見陳羣新律序說文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苛从止从句則為㱎字經典所無然古文

可與句通康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說文引書云盡執抲但苛从艸从可不从止以苛爲止句故說文以爲不合孔氏古文

內饔馬黑脊而般臂螻注云般臂臂毛有文疏云鄭荅冷剛童牛之梏牛在手曰梏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般臂北山經曰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璞云臂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班臂膢

外饔饔士庶子注云士庶子衞王宮者若今時之饔

衞士矣續漢書禮儀志云饗遣故衞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衞士入自端門衞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案前漢饗衞士於曲臺後漢於平樂觀

瘍醫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何焯云氣訂義音餼則字不必改而義得矣棟案說文餼客芻米曰氣氣本餼字經傳無五氣之文內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故鄭據此五氣當爲五穀訂義非也

酒正四飲二曰醫注云醫之字从殹从酉省也案文當云从殹从酒省說文云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

司裘注中秋鳥獸毨毨釋文云毨音毛棟案毨當爲毣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云中秋鳥獸毣毨中冬鳥獸毨毣涉下而誤耳

內司服注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

有沙穀者名出于此釋名曰穀粟也其形足足而踧視之如粟也又謂沙穀亦取踧踧如沙也說文云穀細縳也與鄭說合

地官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案管子五輔篇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卿子云定廛宅是古廛字皆作壇也

土訓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案訓與馴古今字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又殷

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
作訓古文作愻俗作遜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
初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馴從也徐爰音訓依
鄭義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詩云惟我節侯顯德遐
聞左右昭宣五品已訓訓與聞協則知訓讀爲馴
先鄭之說信矣
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
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案救當作捄古文
求說文引虞書云旁捄孱功蔡邕石經般庚云器

非捄舊皆以捄爲求古救字作捄裘字作求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
于圜土鄭以古土字有作士者故復以圜土釋之
詩周頌云保有厥士義作土世本作篇云相士作
乘馬卽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
靖而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爲土周牧敦亦以士
爲土
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
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

名令時八月案比是也東觀漢記元初四年詔曰
方今八月案比之時李賢後漢書注云案比謂案
驗戶口次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
道皆案戶比民疏云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
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案管子度地篇云令
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
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
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注云故

書舞爲無杜子春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古無與
武同音武又與舞通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注
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融云射
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疑和字衍有容儀
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
舞同漢武梁祠堂畫象云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
陽知古字通
牛人共兵車之牛以載公任器注任猶用也二老堂
雜誌云宋景文公博極羣書其筆記云余見今人

為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柢每亦自愧常讀式目中
有任器字注云未詳其任器乃荷擔之具雜見子
史中何言未詳子謂禮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
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云中中禮者也
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記君
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史記索隱）封禪書云
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
中皆訓為得呂覽云禹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

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
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
保氏五射注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
儀也釋文云襄音讓本作讓諸音非棟案讓亦音
襄古字通大戴記投壺篇本云弓既平張四矦且
良洩拾有常既顧乃讓乃揖乃讓（讓从言襄聲）乃隮其
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是讓有襄音（詩角弓讓與亾叶）
調人云凡有鬬怨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
和之猶令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

此其類也何休公羊注云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
方伯和平之後後相犯復故罪此調人成之之法
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裦集僮約注云漢時官不
禁報怨（引見御覽）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
難之條鄭云後復相報移徙之者案後漢桓譚疏
曰令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
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
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
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

逃亾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
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卽先鄭所
云移徙之法也
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注杜子春云淳當為純純
謂幅廣制謂匹長案管子作綧制制分篇云衡石
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上經注云量度若今處斗斛及丈尺愚謂斗斛屬量戈兵屬度管子是也）
掌節皆有期以反節注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
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漢書趙充國

傳云充國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
報從充國計此郵行有程之證
遂師及窆抱磨注云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疏云天
子千人分布六綍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
棟謂歷當作秝說文秝稀疏適也讀若歷稀疏適
均故謂之適歷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
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疏云案毛
詩云惟禹甸之不爲敶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

而言敶敶是軍陳故訓爲乘由甸出車一乘可以
爲軍故改云乘不爲甸也棟案敶古文陳見義雲
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又甸
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古陳
田字同陳又訓乘又與甸通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注云斂灋者豐
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疏云
鄭舉漢灋以況義十傷二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
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
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
案後漢紀云永元五年詔令年郡國秋稼爲旱蝗
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注云所損不滿四者以見損除也然則不滿四者
謂十傷二三也十四以上勿收田租則不在斂灋
之內矣
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
其言之筵席通矣大射儀曰賓升就席注云今文
席爲筵是筵與席古今字故云筵席通

職喪注云職主也周書大聚云立職喪以恤死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云故書祀作禩
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案小祝保郊禩于社杜子春
讀禩爲祀說文云祀或从異汗簡云古文尙書以
禩爲祀
五命賜則注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
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王莽傳云諸公一同有衆萬
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
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

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其合當一則案十里爲成成百戶故方百里爲萬戶方七十里爲四千九百戶言五千畢成數也方五十里爲二千五百戶皆與王制合附墉猶周之附庸自九成至一成降殺以兩五差計之合一則二十五成之數呂覽愼勢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附城一成其古制與康成謂唯劉子駿識之爾

小宗伯云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注云若今時肆司徒府也漢書淮南王傳云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注云肆詣也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

肆師注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案尙書大傳亞作惡鄭注云惡讀爲亞施宿石鼓文釋云亞汗簡作亞云古孝經作惡詳易古義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注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漢官儀云綬長一丈二尺闊三尺故云有文而狹

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注云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易大傳云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其說與冢

人合丘者丘隧故曰王公曰丘封者葬下棺故曰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皆失之鄭注檀弓仍以封爲高下之數非也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敎育子是也釋文云育音胄本亦作胄說文引虞書云敎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今薛宣書古文亦作育尒疋育胄皆訓長故馬季長注尙書亦云胄長也敎長天下之子弟詳尙書攷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注云中猶忠也案中
與忠通漢呂君碑云以中勇顯名義作忠後漢王
常爲漢忠將軍馮異傳作中古文孝經引詩云忠
心藏之何日忘之見釋文今毛詩作中曾子大孝篇云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知忠與中同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故書播爲
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棟
案古藩字亦作播尙書大傳五行傳云播國率相行
事鄭注云播讀爲藩

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
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案古人皆謂
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
之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顧炎武云漢
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
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
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
去

樂師詔來瞽臯舞注云鄭司農云臯當爲告元謂臯
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說文曰禮祝曰臯登謌
曰奏故臯奏皆从本周禮曰詔來鼓臯舞臯告之
也先鄭讀臯爲告者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
爲告歸今之歸寧也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
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號歸卽告歸
也臯讀爲告告讀爲號臯告同音故大祝注云臯
讀爲卒嗥呼之嗥漢書記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
虔云告音如嗥呼之嗥是告又讀爲嗥然則臯告
嗥三字同物同音故二鄭所讀亦無兩義顏籀注漢書以爲告字假爲嗥音並無別義態朋來經說又以鄭氏前後異讀皆不識古音而妄下雌黃者也

大胥注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
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
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
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疏云旣云取七尺以上而
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又
引鄉大夫職以爲證棟案劉昭後漢書補注引盧
植周禮注所載大樂律七尺作五尺鄭注論語云
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賈疏失

之
鏄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注云守鼜
備守鼓也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
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夏官掌固云夜三鼜以
號戒杜子春云讀鼜爲造次之造爲擊鼓行夜戒
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趨與造音相近故曰
終夕與燎案鼜說文作𪔚云夜戒守鼓也从壴蚤
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鼓注作鼜引司馬法云云夜半三通爲
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注作昫讀若戚鄭於鼓人注

用叔重之說杜子春又云鼜讀爲憂戚之戚與說
文合賈疏云言鼜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
趨造音相近長言爲趨短言爲戚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
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
後漢書陳禪傳云尚書陳忠劾禪曰古者合歡白虎通作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
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
齊魯之詩也今亾

大卜原兆注云原原田也周易比卦云原筮元永貞
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春秋傳曰原
田每每說文云每艸盛上出也高卬之田坼如龜
文故曰原田兆之璺罅有似高卬之田爾雅云高平曰原
故曰原兆賈疏以爲原與原田字同恐大憒憒也
大祝六號五曰齍號注云齍號爲黍稷皆有名號也
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疏案禮記正
義云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
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今此注

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獻帝宗廟
祝嘏辭所薦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眎香合
嘉疏醎鹾豐本而不及明粢又蔡氏獨斷載祭宗
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
明粢一句
九𢷎三曰空首穆天子傳云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
許男降再拜空首郭璞云空首頭至于地
夏官司爟說文曰爟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
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从火雚聲或作烜从亘案

司爟注讀如予若觀火之觀古喚反　秋官司烜氏音毀
讀如衛侯燬之燬鄭氏兩讀許君合而一之葢本
賈侍中之說高誘曰爟讀如權字漢郊祀志云通
權火

羅氏云中春羅春鳥注云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
郡黃雀之屬郭義恭廣志云黃雀脂肥絕美江夏
竟陵常給獻大官御覽

司右注司馬灋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
以衛短短以救長案今司馬灋曰右兵弓矢禦殳

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賈
公彥曰弓矢圍者圍城時也愚謂圍當作圉古禦
字作圉管子墨子書皆然鄭注作圍傳寫之誤今
司馬灋爲禦字从俗作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注云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
如今魌頭也應劭風俗通曰俗說亾人魂氣游揚
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魌魌然盛大也或爲魌頭
爲觸壙殊方語也御覽說文云今逐疫有䫏頭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注
云鄭司農云窮謂窮寃失職則來擊此鼓若今時
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
者亦擊此鼓元謂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棟案漢廐
律有上變事及驚事告急漢廐律魏改爲郵驛令　漢書梅福
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
對急政輒報罷師古曰變謂非常之事黥布傳賁
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

職方氏樊毅脩華嶽碑云周禮職方氏歐陽永叔云
識字字畫分明非譌闕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

棟案周禮多古字如樴字作職職字作識識字作
志漢時已不能盡攷況後世乎

秋官司圜注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
今獄城圜春秋元命苞曰爲獄圜者象斗運宋均
注云作獄圜者象斗運也初學記引

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王伯厚云
漢泰山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案夏本紀禹
姒姓後有冥氏

薙氏注云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今俗閒謂麥下爲

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說文云鬀鬄髮大人曰髡小兒曰鬀盡及身毛曰鬄案甘泉賦云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春秋傳曰五雉爲五工正夷民者也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薙讀如鬀者說文云古文雉从弟篆文弟夷字相似荀氏易渙六四云匪弟所思今本作夷

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蜮乃短狐

棟案說文蜮正字也蟈或字也許氏以爲短狐

壺涿氏注云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云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汋邦賊以下八事賈疏以爲小宰之八成非也東觀漢記鮑昱傳云時司徒例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民訟則知漢時決事雖多至三百餘篇其都目以八篇爲率故先鄭引以爲證

小司寇云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注云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杜預僖廿八年傳注云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以八辟麗邦灋注云杜子春讀麗爲羅元謂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案麗者離也離猶羅也羅當作

羅洪範云不羅于咎史記引作離尙書大傳引作麗古字並通

議親之辟注鄭司農曰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續漢書百官志云宗室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詣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議賢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眞也吏六

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議能之辟說文曰罷遣有辠也从网能言有賢能而
入网而貰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
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後漢光武紀云建武二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
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蔡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
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鞫就刑竟以不先請免官
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
尉奉引矣續漢書輿服志云乘輿大駕公卿奉引

大僕御大將軍參乘乘輿灋駕入卿不在鹵簿中
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
尊中之酌國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
探尙書事詩正義云汋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
作汋公羊僖八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葢酌之也
注云酌挹也穀梁作汋是汋爲挹取之義沈約曰
寫書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尙書事是也後漢書楊
倫傳尙書奏倫探知密事應劾風俗通云司徒韓

演伯南爲丹楊大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
探尙書演法車徵葢漢律有此條故鄭據以爲說
訝士云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云如今郡國
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棟案此請讞之法當
在漢興律篇中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
北堂書引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
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
失杜周傳云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
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
數百里會獄注云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
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爲臣下承用失其
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移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
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後漢襄楷上疏曰頃數
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
多死牢獄葢自安順而後請讞之法稍弛矣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注鄭

司農云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鄭展曰
漢律有故乞鞫司馬貞索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
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云
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
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息
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
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云所

赦者唯赦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尙
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大隋
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
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
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
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
復之賈孔之說葢本崔張
司刺三赦注云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
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光武紀建武三年詔曰男子

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
所名捕皆不得繫鄭氏孝經注云手殺人者大辟即漢律所云不道也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稾注云鄭司
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元謂奴從坐而沒
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高誘曰漢律坐父兄沒入爲
奴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說
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初學記引風俗通曰古
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
爲官奴婢獲者逃亾獲得爲奴婢也初學記引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荀
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
輒辜磔內儲說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巫咸文云
纍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
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楡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
也壺涿氏注杜子春云梓讀爲枯枯楡木名與鄭注易同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云若今卒辟車之爲也續
漢書志云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百璅弩十二人
辟車四人

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注云含實曰繩釋文曰繩音孕棟謂繩當爲黽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黽婦不銷弃注云黽古孕字大元馴首曰黽其膂人一月而膂黽與黽同玉篇云黽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尚書以黽爲孕（孕讀如繩易漸九三婦孕不育荀爽本孕作乘乘繩聲近故漸九五云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

伊耆氏共其杖咸注云咸讀爲函古咸與函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減減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

書天文志閒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立當前疾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案車上無名疾者說文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音範疑此近是棟謹案禮說云諸侯來朝行享於廟入大門下車所立之位上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侯子男立當車衡案侯俗作疾（唐石經及宋本皆同）論語邢昺疏（鄉黨）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侯相似易亂故前侯譌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誤人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軓云軓車軾前也詩小戎陰靷傳云陰揜軓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軓故謂之陰考工記軓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侯然則陰也侯也胡也皆前軓之名揜軓曰陰曲中曰侯下垂曰胡總名爲軓當依說文定作軓則前衡後軹而軓在其閒讀者一見而心目了然矣

凡諸侯之王事注云孟子曰諸侯有王毛氏正誤曰諸本皆云孟子曰諸侯有王案孟子無此句小行人注引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此注是也棟案蓺文志孟子十一篇趙臺卿題辭云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外篇今亾秦漢諸人引孟子者今孟子皆無之（見王伯厚攷證）鄭氏所引安知不在外篇乎毛說未是（劉昌詩云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謂四篇然則孟子逸書宋時猶有存者唐時尚未亾也）

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秋獻功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盧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劉昭注補

司儀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

孔子聘問之辭㮚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元謂夷發聲案此則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爲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焉使者言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音焉爲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

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隸法周作用又作月舟作貝或作𠂆字本相類謹案詩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案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彝敦或謂舟爲丹又以爲井董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

古文周字汗簡云朱育集字顧埜王釋亦引詩爲証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卽爲周舟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也詩以舟爲周考工以周爲舟義並通

輪人以其圍之阞捎其藪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中也案說文曰棷車轂中空也从木聚聲讀若藪然則藪本作棷讀爲藪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注云殺衰小之也案殺猶衰也見儀禮注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

云衰小也小猶殺也
輈人大車之轅摯注云摯輖也案摯本軒輊字或作
蟄見淮南子或作鷙見儀禮注既夕云志矢一乘
軒輖中廬人注云反覆猶軒輖也軒輖猶軒摯毛
詩如輊如軒傳云輊摯也張有復古編云摯抵也从車執别作輊非
輈欲頎典注云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頎讀爲懇典
讀爲殄駟車之轅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棟案
殄古文腆字腆善也尺許一束一輈五束故謂善
也毛詩籧篨不殄箋殄當爲腆燕禮不腆之酒注

云古文腆作殄
終日馳騁左不楗注云書楗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
也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
是券與倦同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刀
古者刻木爲之故从刀从力者古倦字考工記輈
人左不券是也
冶氏案周有函冶氏爲齊大公置良劒見戰國策高
誘注曰函姓冶官名也因以爲氏知鑄劒曉鐵理
能相劒

鮑人云察其線欲其藏也注云故書線或作綜杜子
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絤謂縫革之縷說文綫
縷也古文作線線與綜相似漢書功臣表云不絕
如綫晉灼曰綫今線縷字以線爲今文未之攷也
韗人爲皐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
邪之空案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
讀从之古穹與空同韓詩白駒云在彼穹谷文選注
今詩穹作空薛君曰穹谷深谷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云玉多

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三玉二石說
文曰全純玉也龍四玉一石也瓚三玉二石也將
說文作埒埒玉石半相埒棟案鄭氏之說本逸禮
王度記引見白虎通許氏之說葢本賈逵逵作周官解
故許从之受學故說文多依其說
矢人凡相笴欲生而摶生謂材生也古謂初取之材
爲生管子曰棟生橈韓非子曰涂濡而椽生皆謂
初取之材也生而摶者燥則直是良材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趙明誠曰大觀

中澣之昌樂丹水岸得爵及觚二器以觚量之適容三爵與攷工記合鄭氏據韓詩以爲觚當作觶（七經小傳云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此劉氏欲闢鄭氏改豆爲斗之說案文云爵一升觚三升一獻而三酬適合一斗之數故鄭云豆當爲斗如劉氏之說當云一獻而三酬乃合一豆之數）

瓬人炙諸牆注云炙猶柱也釋文云炙音救封也音樹炙說文引作久云从後炙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桼既夕云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灸士喪禮云羃用疏久之注云久讀爲灸謂以葢鬲其口下注云以柱兩牆之閒輓而内之與儀禮久之同義是久爲古文灸爲今文也（灸从火久聲古文省火）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鄭司農云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謂耒下岐疏云俗人謂顙額之上有疵病故讀從之棟謂其顙有疵當在孟子今書疵作泚或先鄭所據本與趙氏異耳賈疏失之

弓人菑栗不迆注云栗讀爲裂繻之裂毛詩東山曰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跋

周禮本多奇字然字異而其爲義則一也若此卷所引則字異而義亦因之以異而余所尢服膺者周人附庸之制令人莫能知其大小松厓先生于大宗伯五命賜則一條引漢書王莽傳云子男一則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于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觀于此而五等附庸大小之制彰彰矣此等制度有關典則不小自非通儒其能見及此邪翠嶺沈楙悳

周禮客難

周官客難序

周官周禮作於周公攝政之年七年歸政又十五年而周公始卒則謂周官爲未成之書者誤矣全周官周禮皆燬於秦楚二炬山巖屋壁之周官李氏所獻者又以屋壁取書者不愼而失冬官然以較周禮自左傳所載則以觀德四語曲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孟子景子所引外別無一字見於傳記者猶幸有五官之存乃其存者如新莽介甫之用而壞之臨孝存何休胡氏父子蘇次公輩之不能用而妄議之無論矣卽唐太宗宋諸大儒無不尊信者亦不能不惑於註疏之踳駁至我朝聖聖相承無不本周官爲治法而聖制十條尤能發揮經文外之微旨惟聖人能知聖人不其然乎玠之客難於訂訛補遺較他經爲多庚午蒙中丞阿補堂先生保薦經學刻六卷携赴都門因未及呈送九卿九卿未見書故未獲與公保嗣後二十餘年又得補編若干卷亦於補遺爲多蓋名曰周官則凡因襲前代非周所創者例不載故地官不載井田什一之稅而詳園廛漆林之征不列五教五倫而詳周之十有二教以五倫之教井田之稅皆前代所通行也至五等封內

皆有天子之地之民之兵則因鄭釋凡建邦國節而詳推之因知梓材王啟監王制三監春秋單伯王子成父爲齊魯監大夫并知巡狩益地削地及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之解大司樂中和祗庸孝友爲中庸二字所自出則因孔子民鮮久矣之一言而詳推之因知五帝成均之遺法存於周時者尚有六字爲國學遞相授受之至德凡此數條皆似數千年未發之覆一一辨明補明以告深於此經者或不致有怪駭云爾乾隆癸巳四月丁未南昌龔元玠書

畏齋周禮客難

目錄

卷一 天官

九賦

正月　歲終　正歲

周禮賦稅總論

鹽人

周禮賦稅所出總論

孤卿有邦事掌次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 玉府

掌御敘於王之燕寢 女御

卷二 地官上

土圭求地中

五等封國里數

遠近郊里數

鄉遂　都鄙

采地鄉遂旁証

采地鄉遂及餘地細數

井牧 溝洫

卷三地官中

載師郊甸稍縣畺細數

載師任地及稅法

里布屋粟載師

侯國郊甸稍縣畺細數

閭師八貢

卷四地官下

司市 廛人 肆長

司門 司關

遂人溝洫

論復井牧

角人 羽人

司祿

卷五春官

吉禮

禘嘗

四命受器 五命賜則 七命賜國大宗伯

大司樂至樂德樂語樂舞三段

中和祗庸孝友大司樂

大司樂職祭祀用樂

小舞樂師

九夏鐘師

豳詩豳雅豳頌籥章

卷六夏官

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總論大司馬

大司馬兵制

王畿兵賦實數

蒐苗獮狩

國畿九畿

挍人馬數

職方氏封國大數

卷七夏官補編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卷八　秋官
秋官刑罰總論
司民職
司盟職
司隸　五隸
野廬氏　修閭氏
九年屬瞽史至聽聲音　大行人
若國札喪至令哀弔之　小行人

長齋周禮客難卷一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天官

九賦

客曰九賦之賦與太府所稱萬民之貢閭師九職之貢有別乎曰嘗考太宰所列賦貢及地官所言賦貢諸職無一及於諸臣田祿之賦又據太府之文先九賦次邦國之貢次萬民之貢亦無一言及於諸臣田祿之賦然後知陳氏以此爲釆邑之賦陳氏云釆邑有賦而無貢其說不可易也今以其說求之邦中爲近郊內公邑之吏之賦四郊爲遠郊內六鄉外公邑之吏之賦邦甸爲六遂及六遂外公邑之吏之賦家削爲六十三家邑及家邑外公邑之吏之賦邦縣爲二十一小都之吏之賦邦都爲九大都之吏之賦關市爲關市之吏之賦山澤爲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之賦幣餘則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之所入之賦也於前後經文處處脗合又於萬民九職之貢不致重沓而凡貢賦兼出之疑俱可豁然然則以此爲諸臣田祿之賦實爲九賦定解固不得更參以他說也曰鄭氏何以釋爲口率出泉也曰鄭氏唯不知爲釆邑之賦因有此謬解且并誤解

鄉大夫皆征之文合之解膳夫泉府諸職、其得罪周公貽禍後世爲已極矣、

凡賦聚訟凡有三說口率出泉、稅私田百畝二說、均爲誣聖賦經合賦貢爲一者又於太府司會諸職九賦九功竝舉說不去惟悟爲諸臣田祿之賦乃覺處處脗合賦貢爲周官開卷第一大政此篇爲集中開卷第一有關係文字、蔡松亭

正月　歲終　正歲

客曰、周禮正月正歲何以異歲終又屬何月、曰、正月、寅月也正歲子月也歲終亥月也周以天統子爲歲首故建子爲正歲建亥爲歲終改正不改月故敘各職首建寅之正月次建亥之歲終次建子之正歲此定論也曰嘗據此以求之各職如大宰職、先正月之吉始和次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小宰職先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次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此合兩職見正月歲終正歲之次序矣又如大司徒先正月之吉次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次正歲令於教官此合一職

見正月歲終正歲之次序矣然經終未明言未審外此有可確指其前後截然不移者乎曰州長職先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次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次正歲則讀教灋如初曰如初則是以正月爲初正歲如之初者爲前如者爲後明矣曰鄭以正月爲周正月正歲爲夏正月子前寅後於如初之義亦似未背曰閏一月亦可以言如初乎州長先歲終而後正歲將以歲終爲丑月乎且正歲本以歲首得名如以夏正當之於本朝歲首之義何居也又鄭於小宰正歲註曰夏正月於凌人正歲註曰季冬於大司徒歲終又註曰季冬自爲矛盾如此吾何

為妄聽之也曰正月為寅正歲為子於經文有證否曰內宰職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子月無獻種之理此正月建寅之證也凌人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子月冰益壯丑月水澤腹堅此正歲建子十二月建丑之證也司爟職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火見辰伏戌行火政者視之此又季春之辰為三月季秋之戌為九月之證也

周禮賦稅總論

客曰周家賦稅所入較後世何如曰以迹言之則後世賦稅重於周以實言之則周家賦稅所入豐於後世曰何謂也曰法為之也後世法壞取民無制出賦者苦而君富不及三代三代法良取民有制出賦者樂而君富過於後世盡周以前秦以後賦稅之輕重分人君之貧富判實古今一大界限難為尋章摘句者言也曰其詳可得聞與曰即以周禮徵之可見矣嘗合周時畿內畿外之貢賦總計之畿外專論六服四公各貢五百里之半為百里者五十六十侯各貢四百里三之一為百里者三百

二十百一十伯各貢三百里三之一為百里者三百三十三百五十子各貢二百里四之一為百里者一百七十五千三百男各貢百里四之一為百里者三百二十五合六服五等侯國出貢之地為方千里者十二仍以山川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共得井田中公田八萬萬畝八百萬夫再以一半除各該地吏祿已共計收四萬萬畝實稅雜貢及藩國之貢尚在其外也畿內三等采地百里之國九視畿外男國貢四之一以次而降七十里之國二十一貢五之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貢六之一此外六鄉六遂公邑則何在九賦之中者又共計若干此其所入

後世有不能及者矣曰周制鄉遂公邑除田稅九一十一不論外其他取於民者較後世何如曰所謂寸地尺天皆入貢者惟三代乃足以當此也今以境內山林川澤等言之與義左氏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九夫爲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彊潦九夫爲數五數當一井偃豬九夫爲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皋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此可以知山林川澤等之稅矣以園廛言之國中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十二漆林二十而五

此可以知園廛等之稅矣其他如界上之關十二國市與道路之市四百井一切民廛市宅與農民夫屋莫不有應供之稅蓋後世之所有井周家之所無乃如後世之所不常有而亦周家之所有也曰然則周之取民酷於後世何以云取民有制而出賦者樂也曰此所以爲聖王之制君民交受其利而非後世所能望也蓋後世養民之道不備或授田不授宅或并不授田授田者兼有戶賦不授田者僅田上山澤關市之賦若既無以業民薄取不以爲惠厚取則以爲怨矣三代則不然六鄉計人數之多寡以授田六遂及都鄙計土質之美惡以授田故出十一之稅而甘心也山林授九夫以當一夫藪澤授八夫以當一夫故出一夫之稅而甘心也關有廛以居貨賄市有廛以給造作給居積故各貢其所有而甘心也郭外有十畝之圃在邑在田有五畝之宅故出二十而一十一二十而三之稅而甘心也蓋無人不授地宅故貢以類而胥樂尺地莫非王土故歛雖薄而亦豐此自黃帝堯舜遞積以至於周萬世永賴之良法而後世敗之故民不能有三代之樂而君亦不能有三代之富也曰後世所不常有而亦周家之所有此何稅也曰漢晉隋唐之戶賦德宗之稅間架此不常有者也周計民授宅則廛稅屋粟固其

所宜有者矣

自有周禮以來能將賦稅原原本本由一代而知前代聖王之法所以良由三代而知後世之法所以敝不穿鑿不附會不遺漏滔滔汩汩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而莫測其涯涘者孰踰此論君亦受秦變法之果此意　從無人見到　蔡松亭

鹽人

客曰或謂後世國課取給於鹽其源蓋自太公管仲開之周以前不與民爭利人人得自煮鹽而無稅信乎曰聖人於天地自有之利與民共之固非若後世禁民私煮專籠其利權於上也然就三代法制言之鹽不列課而未嘗不陰收其稅蓋煮於場者有場地之稅出於田者有鹽田之稅運於商者有宅肆之稅矣

自來論鹽政者俱未窺及此巢義左氏云淳鹵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政與此論相發（楊子載）

周禮賦稅所出總論

客曰周禮賦稅所入既豐於後世矣敢問其所出視後世何如曰聖王度地制貢非以自利所出亦復數倍後世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而常有餘也今考大宰九式參之太府所列概可見矣而其尤異於後世者有五焉一曰養官二曰優賓三曰救民患四曰養俊選五曰養師儒以養官言之周官三百六十其統數也就其屬剎數之下士一千二百四十又一千九十六（夏官趣馬都司馬秋官象胥朝大夫都則都士之屬）又一萬八千（比長里宰鄉遂中之中士）七百二十八又二百九十七（夏官數夫都司馬秋官象胥都則都士之屬）又三千七百五十（鄉遂中之閭胥鄰長）上士二百三十又二百六十二（夏官僕夫趣司馬秋官象胥朝大夫之屬）又九百（鄉遂中之族師鄙師）下大夫八十九又一百八十（鄉遂中之黨正縣正）中大夫三十二又三十六（鄉遂中之州長遂大夫）卿六公三孤五官總之已共得官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九職而公卿大夫有采地者又各有治采地之官其須祿也供職於朝有家側之匪頒如孟子之所陳退養於家有采地之常祿如所稱千乘之家百乘之家者是其設官之多祿養之厚何如也以優賓言之賓客在道有郊里之委積過行寄止有野鄙之委積九式之正有邦中之賦視掌客所陳待四方賓客牢禮饌獻飲食之等數其禮過

之降品物之豐何如也救民患者鄉里之委積以恤囏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郊內之野而賙囏阨司救為天患民病而巡國及郊內外之野而以王命施惠司稼巡郊內外之野觀稼而賙急視後世之賑貸厚於城中而遺於野何如也養役選驗外千八百國三年之所貢畿內鄉遂都鄙大比之所貢不下四千餘人其養於學也各得公田百畝之入以代耕而又家受田二十畝使之知稼穡之艱難視後世之膏火僅贍一身或幷不給廩者何如也養師儒周之學制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以六鄉計之三千塾以中士致仕者為之

師增給下士公田之祿百五十庠以下大夫致仕者為之師增給中士公田之祿三十序以中大夫致仕者為之師增給上士公田之祿六遂及都鄙公邑倣以此例之視後世之塾師不給俸於官府州縣衛之學師員少俸薄又何如也合五事觀之在在所貴不貴蓋先王富有四海財賦有餘操縱斂散惟所欲為所為事無不理貧無不悅民無一夫失所成均經內積之士比閭鮮失教之民馴致囹圄空虛笙絃鐘鼓之聲不衰樂由乎此也噫先王什一之法行而其致治若此後世何以及之哉

若無此篇則什一取民之制為善政矣篇中於九式外拈出五則其中條例甚多學者須玩全經并春秋戴記註疏參合之始知立言根據精切不同他家泛設處蔡松亭

孤卿有邦事掌次

客曰鄭以孤為王之三孤何緣知其非公之孤也曰典命列三公不列三孤下文列公之孤此外或言公之孤或言大國之孤或言孤卿無有稱三孤者似此經孤卿亦應為公之孤鄭云爾者蓋誤信周官三孤之言耳曰周官三孤不可信乎曰既云孤何得有三古文尚書不足信此亦其一已曰邦事之義奈何曰邦事聘頫之事及從王祭祀師田之類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 玉府

客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又兼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何也曰此宮人職之錯簡也應在宮人共其惡臭之下共王之沐浴之上蓋燕衣服衽席牀笫褻器皆小寢中之事與除不蠲去惡臭共沐浴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相類不應以掌金玉玩好兵器良貨賄者兼掌之且玉府等署宜在庫門內不應越雉應路三門而掌寢中之事故知應屬宮人不應在此職也

掌御敘於王之燕寢 女御

客曰鄭所論羣妃御見之法何如曰其說似是而非竊意羣妃御見之法放月紀應一月而徧世婦女御經不言其數不必定滿百二十八其現有數可紀者又有年衰有疾有娠已舉子四等皆所不御其應御者女御於任丹後敘之故曰以時御敘於王所大約后當三夕三夫人九嬪各當一夕共十五日而徧其餘世婦女御亦十五日而徧卑尊先後於其應御之內敘之如是乃御得其時而嗣息廣若如鄭說恐徒受剝陽之害而無當於以時御敘之義且既有定期又何須女御之掌御敘也曰方氏云王齊喪及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皆出次故曰以時御敘其說何如曰既出次則不近婦人不假言矣其意雖善要非經之本旨也

畏齋周禮客難卷二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地官上

土圭求地中　大司徒

客曰、地中之說、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之、而吳幼清以成王未嘗居洛、因以地中之說為非、如何、曰、居洛者武王周公之志也、成王不忍舍鎬京之舊、而殷會諸侯、未嘗不於洛、觀諸侯於近東都之地、有朝宿之邑、可見矣、鄭氏以為使成王居之、雖未得其實、而吳氏直以為非、則已疎矣、曰、東都有朝宿之邑、此據公羊許田、及左氏有闕之土、以共王職之說耳、此外朝洛正文、史何以未之一見、曰、史雖未見、亦時時見於他說、周書王會解曰、成周之會、成周者、洛陽也、小雅車攻、及瞻彼洛矣之詩、皆在東遷以前、則雖宣王以後、依然朝諸侯於洛也、

五等封國里數

客曰、周禮封國里數、與子產孟子之言不符、何也、曰、竊嘗以開方法計軍賦、算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實不可信、蓋百里之國、以四面各二十五里為遠郊、計二萬二千五百夫之地、三分去一、得一萬五千夫、僅置一鄉、受田一萬二千五百夫、外餘二千五百夫、尚不足二鄉之數、何能有三鄉三軍、耶郊外四面只得二十五里、計六萬七千五百夫、三分去一、得四萬五千夫、遂民一夫受二夫之田、詳見後、何不及二遂五萬夫之數、又何能有三遂、且有卿大夫之采地、耶至七十里之國、四面各二十五里為遠郊、與百里同、郊之里數俱詳見後、亦不足二鄉二軍之數、郊外止得十里、計二萬一千六百夫、三分去一、得一萬四千四百夫、不及一遂、二遂及卿大夫之采地、無所出、五十里之國、以四面各二十五里為遠郊、已盡四境、通國僅有一鄉、零二千五百夫之地、遂及卿大夫之采地、亦無所出、據此、百里何以為大國、七十五十何以為次國小國、耶反覆推之、二子之言、殊為小誤、固不得舍周禮而曲從之也、曰、孟子以齊魯始封、皆方百里、有可証其說者乎、曰、明堂位、稱魯方七百里、朱子信之、費誓、伯禽受封之初之書也、說費與曲阜相去里數、已不符孟子百里之數、何論

四境管子相齊歸侵地正封疆南至岱陰西至濟北至海東至紀酅方三百六十里幷附庸計之正與周禮四百里之言合據此三條齊魯始封百里之說不足信略可見矣曰附庸在封疆內其數有幾曰此於經未有明文然以理斷之五百里之國附庸爲多四百里三百里以次而降大約公五附庸侯三附庸伯一附庸子男五命不賜國一鄉一遂外所餘無幾乃無附庸耳曰各國總甸出長轂一乘卿大夫采地幷附庸之數亦有可析言之者乎曰五百里之國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外餘地積二千四百甸有奇以三鄉三遂及千甸屬公室餘一千四百甸除孤

卿大夫采地外應屬附庸四百里之國三鄉三遂外餘地積一千四百六十三甸有奇據管子魯地方三百六十里革車八百乘合於降殺以兩之說應以三鄉三遂及八百甸屬公室餘六百六十三甸除卿大夫采地外屬附庸三百里之國二鄉二遂外餘地積八百零三甸有奇以二鄉二遂及六百甸屬公室餘二百零三甸除卿大夫采地外屬附庸二百里一百里不建附庸亦不能依降殺以兩之例二百里一鄉一遂外僅積三百四十八甸有奇以一鄉一遂及三百甸屬公室餘四十八甸爲卿大夫采邑一百里一鄉一遂外僅積三十六甸有奇除一鄉一遂歸公室君之甸地及卿大夫之采邑俱在所積之內耳

有費誓一條與明堂位管子相証此案遂不可動揚子載

遠郊近郊里數

客曰司馬灋王國百里爲遠郊此遠郊百里之說所本也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鄭據此以東郊爲近郊約五十里白虎通杜子春亦以近郊爲五十里此近郊五十里之說所本也而侯國置郊之說不一賈公彥云諸侯之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邢昺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今以四等定郊制且以伯爲三十五里子男俱二十五里何也曰周制郊內置鄉郊外置遂王國侯國一也若以侯伯

爲三十里僅三十六个十里三萬二千四百夫之地三分去一得二萬一千六百夫伯之二鄉二萬五千夫尚不足何況侯之三鄉耶至以子男爲二十里十里二十里僅十六个十里一萬一千四百夫之地三分去一得九千六百夫尚不足一鄉萬二千五百夫之數何況十里僅四个十里三千六百夫之地三分去一得二千四百夫一鄉之零數尚不足又何以爲郊耶曰三十五二十五之說有據否曰嘗按邢昺爾雅釋郊之言知先儒定侯國遠近郊里數俱各以其意照王國遞降差之遂不覺其有妨於鄉遂之制愚照三等鄉遂之制定之雖無明文實確據耳又孟子言大國百里正與遠郊五十里之說合次國七十里正與三十五里之說合小國五十里正與二十五里之說合乃知孟子直以四郊屬公室者爲言都鄙采地不在其內偶拈出之一大快也

從三等鄉遂之制以定兩郊里數是謂逢源篇末忽然合到孟子使周禮爾雅孟子諸言郊處俱如冰解的破是謂會委

萬芝堂

鄉遂 都鄙

客曰周制二百里內郊內爲六鄉郊外爲六遂二百里外至五百里統稱之爲都鄙信乎曰非也二百里內鄉遂之地未嘗不有縣都二百里外都鄙之地未嘗不爲鄉遂曰此言有明文可據乎曰近郊遠郊各居五十里可以爲四十里之都者十二與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之文合此以知鄉遂之地有縣都也大司徒正月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下即繼之曰令五家爲比云云此以知都鄙之地有鄉遂也且以遠郊內之田計之十二都抵三同六鄉僅受田七萬五千夫不及一同可爲縣都之地至十萬五千夫過於一同七萬五千夫溝洫之外俱可用井牧之制此益以知鄉遂之地有縣都也以大比興賢能之禮例之二百里內僅十六同六鄉三歲興賢能六遂三歲興甿而二百里外地居八十四同反無興賢能興甿之例又理之不可信者此又以知都鄙之地有鄉遂也曰何以知六鄉之在遠郊也曰近郊幷王城共五十里地抵一同爲九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僅六萬夫不足以容六鄉此以知六鄉之在遠郊也曰六鄉之位置何如曰經未之及以王制攷之殆左右各三鄉與

周公監二代而定一代大制莫大於鄉遂都鄙井牧溝洫諸事鄭賈源草詮釋貽誤千載實爲周公罪人今止各據經文搜剔得其確據使聖人真法蝕於註疏者粲然大明於世此種絆訓古今誰與爲此盛于茲

采地鄉遂旁證

客曰、都鄙有鄉遂有見於他書者乎、曰、左傳楚莊王聽申叔時之言、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陳之不止三鄉明矣。又平陰之役、范宣子謂析文子曰、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與齊接界之地而亦有鄉、則鄉之不徒置於國中又明矣。又如孔子生昌平鄉在陬邑、老子之厲鄉在苦縣、雖與言之五鄉在商水對舉、以其鄉亦非國中之鄉、春秋時之書、雖不足盡證周禮、然自管仲作內政置鄉與周制不同外、他國未聞有變制者、學者誠以參合周禮、不特王國鄉遂之制明、雖五等侯國鄉遂之制亦無不明矣。(互鄉在開封商水縣)

采地鄉遂及餘地細數

客曰、三等采地既有鄉遂、其數若何、曰、采地立兩鄉、不足於諸侯、其置鄉遂亦當降於諸侯、大約大都視畿外百里之國、一鄉一遂、小都家邑不足以容遂、僅一鄉耳、曰、鄉遂之外餘地可得聞乎、曰、大都百里、遠郊內四面各二十五里(二十五个十里)二萬二千五百夫、三分去一、得一萬五千夫、置一鄉、受田一萬二千五百夫、餘二千五百夫、制井邑、郊外四面各二十五里(五十六个十里)五萬零四百夫、三分去一、得三萬三千六百夫、置一遂、一夫受二夫之地、為二萬五千夫、餘夫以半計之、六千二百五十、受田穀於國中、照孟子侯國二十五畝之例。四夫受一夫之地(校正夫八之一)、又為一千五百六十二夫有半、餘七千零三十七夫有半、制井邑、為五大夫及士之田、又其外至竟四面各五里(七十六个五里抵方十里者十九)一萬七千一百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得一萬一千四百夫、制井邑、為兩卿之田、小都七十里、遠郊內四面各二十五里、置一鄉、餘地制井邑、俱與大都同、郊外至竟四面各十里(二十四个十里)二萬一千六百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得一萬四千四百夫、制井邑、為兩卿五大夫及士之田、家邑五十里、以竟為遠郊、四面各二十五里、置一鄉、與大都同、餘地置井邑、為家臣之田、凡此皆可按

數知之者準此以制兵賦亦不勞而可定耳

井牧　溝洫

客曰、小司徒井牧遂人溝洫、果如鄭註分屬鄉遂都鄙之說乎

曰、此與鄉遂都鄙皆周禮第一義、鄭不詳玩經文以井牧專屬都鄙、以溝洫專屬鄉遂、其疎甚矣、蓋二百里內有井牧鄉遂之內皆溝洫鄉遂之外則皆井牧也二百里外有鄉遂鄉遂之外皆井牧鄉遂之內則亦溝洫也二法活行擇其可溝洫者為鄉遂可井牧者為井邑邱甸縣都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鄭氏失於細分窮經之士承訛踵謬幷疑井牧之制三代後不可復行遂使聖人良法有如畫餅此予每謂鄭賈註疏之誤功小而罪

大也曰經文可據以證鄭賈之誤者有幾曰小司徒遂人之文備矣小司徒言井牧之制自井邑至縣都而不及同以近郊遠郊各五十里止可縣都而不可同故也近郊五十里不足以容六鄉不必用十夫百夫之制則士田賈田未必可都而皆可以井邑邱甸縣遠郊五十里六鄉之民受地七萬五千夫不及一同六鄉之外餘地十萬五千夫過於一同則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可以井邑邱甸縣而亶至於都此以知六鄉之外皆井牧也若二百里之甸地居十二同一百零八萬夫三分去一得七十二萬夫六遂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上中下一家受二夫僅十

五萬夫之地又餘夫以半計之僅七萬五千夫之地餘四十九萬五千夫爲公邑之田皆可以井邑邱甸縣都而并至於同此以知六遂之外皆井牧也三百里稍四百里縣五百里都三等采地據大司徒之文已知其有鄉遂矣并知其爲溝洫者蓋鄉遂之軍制以五起數不得不爲十夫百夫之制考遂人治野之文始之曰夫間有遂終之曰以達於畿十夫百夫之制已合畿內通言之此以知都鄙之鄉遂之亦爲溝洫也曰據此則經文甚明鄭氏之失於細分者何也曰觀其釋載師註便知之

畏齋周禮客難卷三

南昌龔元玠瑑山甫著

地官中

載師郊甸稍縣畺細數

客曰載師任地自國中至畺凡八則其細數可得詳乎曰當按經文條分縷析釋之國中爲王城方九里內八十一里七百二十九夫之地廛里者公卿大夫士之官舍及士工商賈之居室也王城外至近郊并王城九里計之四面各五十里抵一同爲都者四中藏十六縣六十四甸園地附郭故場圃次之宅田者農民二畝半在邑之宅也農民居郭外便於作業故宅田亦附郭參場圃而任之士田賈田者所謂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之田也以其居城郭中故以郭外近郊之田授之近郊外至遠郊四面又各五十里抵三同爲都者十二中藏四十八縣一百九十二甸爲二十七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得十八萬夫六鄉之民受田七萬五千夫餘十萬五千夫爲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官田者無采地及庶人在官者之田也以其祿薄故於郊內易於收稅之田授之王制所謂百里之內以共官者是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并諸侯朝宿之邑之田公羊傳云諸侯時朝

子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田别無可附故知
賞田内有朝宿之邑之田也抑或兼在官田之内與牛田牧田
者畜牧家所受之田幷牧地也其不來者爲所受之田其來者
爲畜牧之地遠郊外至二百里爲甸地爲同者十二一百零八
萬夫三分去一得七十二萬夫六遂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上中
下一家受二夫爲十五萬夫餘夫以半計之又七萬五千夫餘
四十九萬五千夫以正南十夫爲藉田千畝餘皆爲公邑之田
以公卿大夫之次推之命士之圭田其在此與甸地外至三百
里爲稍地爲同者二十據王制封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即此

周禮客難　卷三　地官中　二十

經家邑爲王子弟更疏者及大夫之采邑此外當餘四同零五
十里爲稍地餘田稍地外至四百里爲縣地爲同者二十八據
王制封七十里之國二十一即此經小都爲王子弟疏者及卿
之采邑此外當餘十七同零七十一个十里爲縣地餘田縣地
外至五百里爲畺地爲同者三十六據王制封百里之國九即
此經大都爲親王子弟及公之采邑此外當餘二十七同爲畺
地餘田甸稍縣畺餘田皆置公邑天子使吏治之皆爲公邑之
吏此悉可參傳記而知者也曰鄭氏之失奈何曰經云近郊遠
郊鄭不分解但曰遠郊之内地居四同則不特不知六鄉之所
在幷無以知六鄉餘田之數及兼行井牧之制矣經云甸稍縣
畺鄭不分解但曰合居九十六同則不特不知采地分國之數
幷無以知甸稍縣畺餘田之數及兼行鄉遂溝洫之制矣又宅
田明云近郊可知爲附郭二畝半在邑之宅鄭以爲致仕者之
家所受田誤引在邦在野之文以釋之士田爲城中之士之田
鄭改士爲仕誤以圭田釋之六鄉之制視人之衆寡以受田之
上中下鄭誤以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例釋之潦草既極蹐駮
遂多而千載下竟無有據經而指其誤者此窮經之所以難也

周禮客難　卷三　地官中　二十一

經文爲經三傳戴記漢志及諸註疏爲釋而以開方法逐一
細算使千里内積數三等采地實數零數無不一一分明作
者解周禮得力處實從載師一職爲始讀是經者細細玩之

盛木齋

載師任地及稅法

客曰載師任地不及六鄉六遂之田何也曰此皆任鄉遂采地外公邑之地也近郊無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在六鄉外公邑之田在六遂外家邑小都大都之田在三等采地外曰家邑等田既在采地外何以亦從家邑等稱曰寔非公邑也因其土宜或異當以類任之并欲其可以識別故即以家邑小都大都等名之曰鄉遂之田什一而稅井田九一之稅蓋於公田耡粟安所得十一二十三十二之等差今此所言果何稅也曰此專言園廛漆林之稅也言園廛之稅因地而異附郭二十稅一近郊

十稅一遠郊二十稅三甸稍縣都皆十稅二所以然者近者多役從輕遠者少役從重故耳近郊以下蒙上文故不復言園廛至於漆林則無論附郭近郊遠郊甸稍縣都皆二十稅五以其人力少而利重也曰園廛出稅細數願析言之曰園即所受十畝場圃之地也附郭每三家二十畝出一畝之稅近郊每一家十畝出一畝之稅遠郊每二家二十畝出三畝之稅甸稍縣都每一家十畝出二畝之稅廛即在邑在田五畝之宅地也附郭每四家二十畝里布屋粟各半共出一畝之稅近郊每二家十畝布粟各半共出一畝之稅遠郊每四家二十畝布粟共出三畝之稅甸稍縣都每一家五畝布粟出一畝之稅蓋據經文前後細參之因其所列有可析言之者如此曰何以園廛而下恰如上經之序也曰鄭之誤解爲田賦者以此然國宅漆林上文又何嘗言耶曰田稅什一周禮絕不一言何也曰什一爲三代所同猶五典之敎爲唐虞以來所同非周家所創故皆不及也近郊十一以下十九字歷天下人者二千餘年疑我心者亦數十年今竟通指園廛漆林不惟經義大明益覺經文高簡方望溪先生切齒莽歆欲削去十九字令見此文能不爽然自失盛子埜

里布屋粟 載師

客曰里布屋粟之義云何曰里布屋粟皆五畝之宅稅也里宅里屋室屋宅旁樹桑麻故有里布粟出於耕故農民之埒出屋粟蓋通一井八家在邑在田之廛宅合計四十畝每四家二十畝共出一畝之稅又布粟各半所謂二十而一者也宅不毛田不耕言雖不毛不耕猶照四家例出布粟并謂耕田種桑麻者便可不出布粟也曰夫家之征云何曰張橫渠以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謂之家王明齋亦謂辨其夫家之衆寡而起力役之征蓋亦照衆例出夫家

之征非謂有職事者便無此征也曰此三種係何等人曰朱子有云宅不毛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爲其爲池沼也民無職事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也蓋以此爲士大夫之有土者下經閭師不畜不耕等方爲庶民其說當矣曰鄭氏以此皆爲游惰之罰今何以知其非罰也曰自古安有游惰而未罹罪之民一家而罰二十五家之布無田而罰百畝之稅一民而罰一家力役之征者哉王明齋云游惰之民必多貧乏雖刑罰日施何能強其所無也且經例言罰者必標出罰字如罰一[illegible]罰一帝之類是也今經不言罰鄭以臆釋之而事又必不可行安得不通考

當日成法舍經之正解而曲從其謬解也

侯國郊甸稍縣都細數

客曰五等之國郊甸稍縣都亦可照載師職析言之否乎曰諸公方五百里計二十五同達郊四面各五十里里一百个十里抵一同共九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得六萬夫三鄉三萬七千五百夫餘二萬二千五百夫宅田外制井邑爲士賈官牛賞牧六則之田郊外甸地四面又各五十里抵三同二十七萬夫三分去一得十八萬夫三遂一夫受二夫之地爲七萬五千夫餘夫以半計之一萬八千七百五十照孟子二十五畝之例較於王國四夫受一夫之地較工夫八之一又爲四千六百八十七夫有半餘十萬零三百十三夫

有半制井邑爲公邑又其外稍地四面又各五十里抵五同四十五萬夫三分去一得三十萬夫制井邑爲士田及公邑又其外縣地四面又各五十里抵七同六十三萬夫三分去一得四十二萬夫爲疏子弟及大夫采邑及公邑又其外畺地四面又各五十里抵九同八十一萬夫三分去一得五十四萬夫爲親子弟及卿采邑幷附庸諸侯方四百里計十六同達郊四面各四十里六十四个十里五萬七千六百夫三分去一得三萬八千四百夫三鄉三萬七千五百夫餘九百夫宅田外制井邑爲六則之田郊外甸地四面又各四十里一百九十二个十里○每加一百二十八个十里十一萬五千二百夫十

七萬二千八百夫三分去一得十一萬五千二百夫三遂一夫受二夫之地幷餘夫之半共受地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七夫有半餘三萬五千五百十三夫有半制井邑爲公邑又其外稍地四面又各四十里三百二十个十里二十八萬八千夫三分去一得十九萬二千夫制井邑爲士田及公邑又其外縣地四面又各四十里四百四十八个十里四十萬零三千二百夫三分去一得二十六萬八千八百夫爲疏子弟及大夫采邑及公邑又其外畺地四面又各四十里五百七十六个十里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三分去一得三十四萬五千六百夫爲親子弟及卿采邑幷附庸諸伯方三百

里計九同達郊四面各三十五里四十九个十里四萬四千一百夫三分去一得二萬九千四百夫二鄉二萬五千夫餘四千四百夫宅田外制井邑爲六則之田郊外甸地四面各三十里一百二十个十里○每加七十二个十里六萬四千八百夫十萬八千夫三分去一得七萬二千八百夫二遂一夫受二夫之地爲五萬夫餘夫以半計之一萬二千五百四夫受一夫之地又爲三千一百二十五夫餘一萬九千六百七十夫制井邑爲公邑又其外稍地四面又各三十里一百九十二个十里十七萬二千八百夫三分去一得十一萬五千二百夫制井邑爲士田及公邑又其外縣地四面又各三十里二百六十

(四个十里)二十三萬七千六百夫三分去一得十五萬八千四百夫爲疏子弟及大夫采邑及公邑又其外畺地四面各二十五里(二百七十五个十里)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夫三分去一得十六萬五千夫爲親子弟及卿采邑并附庸諸子方二百里計四同遠郊四面各二十五里置一鄉與大都同餘地同大都之數宅田外制井邑爲六則之田郊外甸地四面各二十里(五十六个十里每加三十二个十里三弗八千八百夫)置一遂與大都同餘地同大都之數制井邑爲公邑又其外稍地四面又各二十里(八十八个十里)七萬九千二百夫三分去一得五萬二千八百夫制井邑爲士田及公邑又其外縣地四

面又各二十里(一百二十个十里)十萬零八千夫三分去一得七萬二千夫爲疏子弟及大夫采邑及公邑又其外畺地四面各十五里(一百一十一个十里)九萬九千九百夫三分去一得六萬六千六百夫爲親子弟及卿采邑諸男方百里計一同遠郊四面各二十五里郊外甸地四面各二十里置鄉遂井邑俱與諸子同又其外至竟四面各五里同大都制井邑合郊內外共積三十六甸爲士田及親疏子弟及卿大夫采邑此五等封國郊甸稍縣畺之大器可知者也

問師八貢

客曰閭師所稱八貢本於九職竊謂工商嬪婦皆自以作業爲生無與於上今亦一例出貢何以異於筭緡耶曰是何言也三代時從無虛取於民者安得於周禮而疑之蓋九職之民莫不受地宅於官如工商之宅肆嬪婦之桑田臬地蠶室皆是也既同各職一例受地安得不同各職一例出貢所謂器物貨賄布帛正各出所有以充地宅之稅也豈與後世之剝民自奉者同日而論哉又任地就其地而計之任民就其職而計之名二而實一非旣賦於地復賦於民也後之論者以爲民樂上之愛已而忘其勤樂出賦稅以供上稅足食賦足用其亦誤矣

長齋周禮客難卷四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地官下

司市　廛人　肆長

客曰、王畿之市幾何、而司市以下大夫為之耶、曰、畿內十里、道路之市四百、家邑之市六十三、小都之市二十一、大都之市九、并國中之市、共四百九十四市、此司市為四百九十四市市官之長、故其權不得不重、曰、孟子謂市廛而不征、今廛人有絘布總布、此何稅耶、曰、絘布、先鄭以為列肆之稅布、蓋古之市廛皆

君之地、故凡列肆者、皆以其肆之大小、準廛之例、稅之、非別征其貨也、總布、後鄭以為守斗斛銓衡者之稅、蓋有稅則不爭、故亦計其所守之地幾何、準廛之例、稅之、非別於無肆立持者有所征也、與孟子之言、未嘗或異、細玩自明、曰、肆長之總布、後鄭用杜子春之言、以為無肆立持者之稅、是否、曰、無肆立持者日有稅、則民病矣、蓋同一總布、肆長分斂之、廛人總斂之耳、

周禮言關市、與孟子異處、家穆堂先生亦大疑之、嘗滿札間方望溪、以求其故、今讀此及司門司關等篇、而千載不決之獄立判矣、有稅則不爭、亢孫宜命、業李景修

司門　司關

客曰、司門職、正其貨賄、鄭氏以征稅釋之、然乎、曰、汝儀王氏曰、正者、禁其淫侈、而歸於正也、據下文財物犯禁者舉之、此說為是、若如鄭說、則貨賄之出入門與關者、皆兩征之、先王之困商、毋乃慘於後人乎、曰、司關之征廛、鄭氏以為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則貨賄固征於關乎、曰、征廛者、即征其廛之稅、非邸舍之外、別有稅也、孟子所謂關幾而不征者、亦謂不別征其貨、非謂邸舍亦無稅也、知鄭氏訓征字之誤、則周禮孟子固一一脗合矣、曰、貨不出於關、舉其貨、罰其人、此豈非以其避稅乎、曰、非也、

凡貨之運於陸路者、每日所宿邸舍、未嘗無稅、必為是者、為其貨賄犯禁、無從稽察、且恐有奸人出入、故舉其貨、并罰其人、

遂人溝洫

客曰遂人溝洫之制鄭何以知鄉之制與遂同也曰鄉遂之里居軍制以五起數故十夫百夫之制不得不同然所同者十夫百夫之制耳溝洫則井牧皆有之匠人之所稱是也昔人或以井牧溝洫爲鄉遂都鄙之別誤矣曰十夫百夫之制每鄉每遂作何分配曰一鄉爲萬夫者一又千夫者二又百夫者五以四州四黨五族區之六鄉爲萬夫者六又千夫者十二又百夫者三十餘則以井牧之制行之六遂三之餘亦以井牧之制行之曰地之形實能一一如制乎曰雖不能如制何害也地之平衍

者可由十夫而積至萬夫如不然者有千夫百夫之地則授千夫百夫之田矣有十夫之地則授十夫之田矣有一夫之地則授一夫之田矣要使一鄉之內合爲一萬二千五百夫之田整散相參變通盡利聖人之制所由萬世無弊也後世不知周制活法遂謂溝洫之制三代後不可復行此釋經者所爲上獲罪於周公下貽害於萬世其罪不可勝誅也曰以四州四黨五族區之者何也曰五族四黨四州合之爲一鄉必區之者以萬夫合爲四州之田千夫合二黨二千夫則四黨矣百夫合一族五百夫則五族矣若復細分之一比則爲一夫者五二比則十夫矣一閭則爲十夫者二又爲一夫者五矣又析之則爲一夫者二十五矣一族則爲百夫者一爲十夫者十爲一夫者百矣一黨則爲百夫者五爲十夫者五十爲一夫者五百矣一州則爲千夫者二又爲百夫者五矣又析之則爲百夫者二十五爲十夫者二百五十爲一夫者二千五百矣一鄉則爲萬夫者一又爲千夫者二又爲百夫者五矣又析之則爲百夫者百有二十五爲十夫者千有二百五十爲一夫者萬有二千五百矣凡此皆見溝洫可隨地廣狹高卑斜曲爲之不必盡如棊局之平也曰六遂三之者何也曰通上中下一家受二夫則倍之通餘夫

之半計之則三之

論復井牧

客曰、如公言十夫八夫之制、後世可復行、井牧之制、亦可復行乎、曰何爲不可、地平衍則都之、不然則縣之、鄙之、又不然則邱之邑之、井之、又不然則夫之、其幷不能夫者、則畸之、如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皆其畸者也、豈儒以由百畝中分之爲五十畝、四分之爲二十五畝、直不足當一噱已、曰以今日計之、人多田少、安能人以百畝給之乎、曰此正商井牧溝洫者之大惑也、司馬遷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周之一畝、僅百步之積、孰謂周百畝之卽今百畝乎、盡歷代授田多少不同、而所同者、必以人爲程、周田百畝、一夫之所勝任也、推而言之、夏田五十畝、亦一夫之所勝任也、商田七十畝、亦一夫之所勝任也、今之畝制、不特稚於周、抑且四於商、三於夏、何以明之、如南方稻田、以中人爲率、一夫僅可種十五六畝、或加至十七八畝、雖上農亦不能更有餘力、然糞多力勤、足食十人、則十八畝、可敵周百畝、與步百爲畝之數、略相當矣、以方田數計之周田百畝當今田二十四畝以此例之、平衍爲井牧、山崖地角、村落之旁、池沼之曲、則側以爲畸、計畝數而田以授之、吾未見古制之必不可復也、蓋人衆於今日爲極、而田畝之墾闢、亦於今日爲極、所以不慮其不足、稻田且然、況北地

之土曠人稀、其易行尤百倍於南方者乎、曰如公言井牧之制、誠可復矣、然必如五溝五涂之舊法、則所棄之膏腴、無算、寧不可惜乎、曰五溝五涂之設、蓄洩有資、非大水大旱、不至歉收、以故周之民、常有餘三餘一之樂、自阡陌既開、蓄洩無備、幸而倍收者、十之一二、不幸而荒歉者、十之四五、故阡陌開之利小而害大也、且溝涂之利、可以限馬足、可以杜兼幷、可以養魚蝦、可以蓄蓮藕菱芡、可以種桑麻瓜瓠、可以植烏桕木棉、蓄洩之外之利如此、而乃以爲棄乎

角人　羽人

客曰、此兩職所稱山澤之農、受百畝之田否、曰、此乃無夫田之農、山林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授九夫以當一夫、藪澤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授八夫以當一夫、其出邦賦、亦如百畝之稅十一也、曰、春秋楚蔿書地之法、亦可以說周禮乎、曰、竊疑此實周禮之遺、蓋山林藪澤等、棄而不任、則遺地利、弛以與民、亦起爭端、今以九度八鳩之制行之、殊爲經理盡善之道、卽周公當日、未必一一盡如異義所云、要必有近似者矣、先儒鄭賈、引此條以解井牧、予亦深以爲然、不以其不載於經而疑之也

司祿

荅曰、昔人疑周禮設官過多、田祿不能給、今但就五官并鄉遂之官計之、已共得官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九職、冬官之屬、及公邑之吏、尚在外、既有養子孫之采地、又有供職於朝之匪頒、其祿之所頒、與其所自出、亦有可槪言之者乎、曰據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知大夫以上始有采邑、又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知六十三家邑之外、大夫無采地者、及受職之命士、始有圭田、三等采地、已據王制詳載師職、圭田五十畝、出於甸地、皆所謂世祿也、至家削之匪頒、則自公以下命士以上、無不與者、合五官并鄉遂之官、共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九職、以王明齋泰合春秋周禮爵祿之數通計之、共止須十九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夫之地、便可足匪頒之額、（下士二萬三百三十六視侯國之上士人四夫共八萬一千三百四十八夫中士四千七百七十五視侯國之大夫人八夫共三萬八千二百夫元士一千三百九十二視大國之卿人三十二夫共四萬四千五百四十夫下大夫二百六十九視附庸人八十夫共二萬一千五百二十夫中大夫六十八視子男人百六十夫共一萬八百八十夫卿六視次國之君人二百四十夫共一千四百四十夫公三視大國之君人三百二十夫共九百六十夫合之得十九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夫）其所自出、則太府所謂家削之賦以待匪頒是也、然家削之別有二、其在稍地者、五十里之家邑、凡六十三、每邑各貢其六之一、爲四甸之公田四百夫、六十三家邑、計得二萬五千二百夫、其在甸稍縣都九十三國外者、五十里之公邑、凡二百一十有六、（甸稍縣都餘地計五十四同有奇每同四公邑合之得此數）每邑各貢其五十里之半、（公邑官屬少且不世官故貢其半）爲十二甸之公田千二百夫、二百十六邑、計得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夫、合家邑所出、共二十八萬四千四百夫、除十九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夫、尚餘八萬五千五百一十二夫也、

根據禮運王制及太府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句、立解、使世祿匪頒來歷明辨、晳也、純粹精也、世人疑周禮設官過多、吏祿不給者、何不細心讀此文、　兄松丈

艮齋周禮客難卷五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春官

吉禮

客曰吉禮祀天神三祭地示三享人鬼六其等差大略可得言
與曰祀昊天上帝所謂郊血也祫禘六享所謂大饗腥也祭社
稷五祀五嶽所謂三獻爓也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祭山林川
澤四方百物所謂一獻孰也曰實柴槱燎二祀鄭以爲六宗果
即虞之六宗乎曰六宗出虞書未列其名家語宰我問六宗孔

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祖迎於坎壇祭寒暑王宮
祭日夜明祭月幽禁祭星雩禁祭水旱祭法與孔子之言合今
經所列與家語祭法不同其數亦復不符何必牽合爲一也曰
司中司命後鄭以爲文昌之第五第四星信乎曰此於經別無
可據或以爲星宿之名多出於緯書姑從其說可乎曰五祀之
說孰爲允曰五祀列社稷之下五嶽之上則鄭據左傳家語以
爲重該修熙黎句龍五官之神確不可易矣王不仲既明乎此
而又以五官爲五帝何其不詳考家語月令也曰享先王不言
祫禘何也曰鄭氏以首二享爲祫禘姑從之其四時之祭與飞

詩合與小戴記言春禘夏禘者異然禘嘗實有大禘大嘗時禘
時嘗之分乎禘嘗考辨之詳矣

禘嘗

客曰禘之名雜出於論語春秋經傳國語小戴記等書或以為有大禘時禘之分或以禘為禴或以為三年喪畢之祭先生將何從曰按周禮大宗伯職以饋食享先王後鄭以為禘祭然終未見其名據魯語祭法稱四代皆有禘祭似禘之名始於虞然別無所見蓋不可悉矣又記禮者於王制祭統則曰夏禘於郊特牲祭義又曰春禘於大傳曰不王不禘於王制又曰諸侯禘一犆一祫其合祭之人與舉祭之時又岐出不一矣今姑就傳記之言求之則分大禘時禘之論似不可易大約魯語四代之

禘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大傳不王不禘僖八年禘於太廟襄十年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及論語中庸之禘皆大禘也郊特牲祭義之春禘王制祭統之夏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廟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及禘于武宮（昭十五）襄公（昭二十五）僖公（定八）之類皆時禘也大禘專為天子之大祀時禘通行於諸侯二禘之義明而禘之見於諸書者皆可無疑矣曰以禘為禴者何如曰禘嘗並舉釋禮者於祭統中庸未嘗致疑獨於郊特牲祭義改禘為禴自相矛盾何可從也曰何以謂為喪服即吉之祭也曰先儒因吉禘于莊公寡君未禘祀之言而有此論然乎以為喪畢可以吉祭者為可從耳曰嘗為四祭之一與禘對舉何也曰四祭之嘗時嘗也時嘗之外別有大嘗祭統之言曰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據此則大嘗與大禘同為天子之祭非與四時之嘗同也明矣以此推之凡曾子問郊特牲祭義祭統燕居中庸等篇禘嘗對舉者皆大禘大嘗也其他四祭並舉者皆時禘時嘗也

分別大禘時禘較貴與馬氏之言為尤暢世之株守趙伯循之解者何其陋也至大嘗時嘗云云則自有祭統以來從無人見及　特為拈出真議禮家一大快事　蔣莘畬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　七命賜國　大宗伯

客曰四命受器註以公之孤王之下大夫當之王制稱大夫祭器不假何耶曰經明云四命則王制之說誤矣註引禮運夫子之言正與周禮合學者以周孔之言爲斷可矣曰五命賜則鄭云則地未成國之名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此言何所本曰子男五命爵列五等典命中已明有國家之文何以云未成國耶蓋所謂賜則者子男爲小國之君其卿大夫得有采地賜之以治都鄙之八則也賜國者伯地九同侯地十六同其國以次而大賜之以附庸之國也依經立解毫無牽強鄭別爲臆說殊可怪也

大司樂三　樂德樂語樂舞三段

客曰成均之灋以大司樂掌之何也曰古者師之教弟子之學惟樂之功用最神故師保二氏所養大比所賓邦國所貢必受學於大司樂其所以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人心有非人力所能與者矣舜教胄子以夔周教國子以大師樂其揆一也西漢博士隸太常有成周遺意而先王之樂已亡後世更分大司成太常爲二職學與樂全不相關敎學遂俱不如古此又古今學政人材升降一大界也曰樂德樂語之義云何曰暴慢鄙邪穢渣滓有一之未化不可以言樂德樂德之至極者也淸濁高下疾徐語默有一之未協不可以言樂語樂語語之至適者也子路行行不足於樂德率爾而對不足於樂語樂德樂語各如其分斯孔子所謂成於樂者非聖哲之流不足以與此也曰或謂以樂教人所以養其六德欲其達此六語其說何如曰離德語於樂而二之既不識德語并不識樂且於文理未安於樂舞句更不可通何如依經立義之爲確也

閔子長府之議可以當樂語之語子路負米百里可以言孝不可以言樂德之孝恐人疑篇中於六德六語外添設議論因復記此

中和祇庸孝友　大詞樂

客曰中和祇庸孝友之六德異於鄉三物之六德何也曰此兼鄉三物之六德六行而爲言也以中庸爲主和祇統於中卽六德之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統於庸卽六行之孝友睦婣任恤周公列其目曰中有綱大學之恆言提其綱綱中藏目逮我孔子贊爲德之至推爲不可能歸之君子聖者而中庸之德乃益顯子思推而衍之然後中庸卽德卽道直上接二帝三王之傳而下啓趙宋諸儒之學聖經賢傳源流井然毫不容混宋儒誤以中庸之名創於孔子因指爲孔門傳授心法蓋未嘗沿波討源固宜其說之疎漏已曰何以知中庸爲太學之恆言也曰據孔子稱中庸俱是現成名目且曰民鮮則知周初學校盛時民多有此德而他書又別無所見故知爲太學之恆言也曰和祇統於中孝友統於庸顧聞其略曰謂之中謂之和六德之中和也戒懼愼獨六德之祇也子臣弟友稱庸德孝友統於庸也吾中庸客難言之詳矣

中庸在六德中周公以爲成均之首教經文甚明不知前此何以無人見及豈經義源流大顯於世亦自有數存於其間耶謂之中謂之和本卽此經中和二字因太學恆言以中庸約六德而孔子又屢稱之故用中庸名篇三十三章莫非六德衍義六德仍歸二德息心參之一一可想　蔣莘畬

大司樂職祭祀用樂

客曰大司樂祭祀用樂既曰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又曰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曰凡樂圜鍾爲宮云云其分屬既有詳畧之異而其用之先後亦有所未審也曰易氏曰大合樂謂求神之後合六代之樂以致之分樂而序之謂薦神之際各有其序而六代之樂各以類舉此說得之矣曰求神用何樂耶曰天神地示人鬼各用一代凡樂圜鍾爲宮三條是也曰求神致神薦神之別如何曰祼之前奏求神之樂既祼奏致神之樂此後薦腥薦熟等奏薦神之樂天神地示可類推矣曰如此則求

神之樂次於薦神之後何也曰此補敘之文也鄭氏不知經文順逆錯綜之妙而以爲禘大祭此後人之所以深譏也曰求神之樂用九磬之舞於宗廟薦神則舞大磬以祀四望又四望山川皆求神中所無其不同何也曰求神無論先妣先祖皆用九磬之舞薦則有大濩大武之異祭地示以山川等從祭專用咸池之舞別祭則有大磬大夏之異分合觀之固自不相礙也曰一變致羽物以下鄭氏以爲大蜡祭百物者何如曰玩經文六變致天神下卽繼之曰六變八變九變云云可知此段爲下文求神作引非蜡祭用樂正文要之蜡祭固不外此矣

小舞樂師

客曰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帗羽皇旄干人之異名陳祥道馬貴與皆以爲雲門以下之器具然與曰非也小舞自是在大舞之外者意祭祀用舞之時先小舞而後大舞與若如陳氏馬氏雖似說經貫串然雲門以下之器具或在六者之中或并在六者之外只如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小舞何嘗有戚耶且經明云小舞而釋爲大舞之器具恐於文義亦似難通耳

九夏 鐘師

客曰杜子春以肆夏爲詩又引呂叔玉之說以國語所稱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然與曰此解後鄭已不從據疏以爲文王鹿鳴舉見在詩篇名肆夏等舉篇中意義之故然以享元侯之說思之三夏並雅耳鄭既知其篇亡又以爲頌之族類復何據耶又執競有不顯成康之文乃昭王後所作周禮九夏不得有此詩以此思之鄭賈之說疏而叔玉之說直妥也曰鄭以九夏皆詩篇名爲歌之大者夫子刪詩應在所存何以樂崩遂皆從而亡也曰予亦疑之然嘗以爲內傳文王鹿鳴稱工

歌肆夏稱金奏周禮九夏亦稱金奏據朱子論鄉飲酒禮奏南陔白華華黍爲有聲無詞似九夏亦應爲有聲無詞之樂然則肆夏等并非詩子春之說亦未爲信也曰韋昭又以肆夏爲樊昭夏爲遏納夏爲渠者何如曰只肆夏與樊重見其說之不足信可知已

豳詩豳雅豳頌 籥章

客曰豳詩豳雅豳頌鄭氏及後儒之說孰勝曰鄭氏以七月一章爲豳風六章爲豳雅卒章爲豳頌自始至終別爲三體牽强無理先儒已非之矣後人又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爲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豳頌其說似矣而未的也蓋嘗按經求之楚茨奉宗廟無與於田祖信南山亦享祖考且南山非豳山二詩不得謂豳雅甫田大田其豳雅與思文頌后稷之德噫嘻爲成王後之詩皆無緣列於豳頌載芟良耜其豳頌與曰臣工豐年何以不與曰臣工戒農官豐年與載

芟不相屬固不得強附之也曰王氏謂本有是詩而亡之者何如曰安從見其亡也三百十一篇除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無詞尚餘五篇過於三百之數故凡言詩亡者皆謬論不足信也

畏齋周禮客難卷六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夏官

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總論 大司馬

客曰周制軍將皆命卿則六鄉之鄉大夫卽六卿也師帥皆中大夫則三十州長也旅帥皆下大夫則百五十黨正也卒長皆上士則七百五十族師也兩司馬皆中士則三千閭胥也伍長皆下士則一萬五千比長也鄭釋軍將云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未審周之人才文武兼優果能一一無負所使乎曰周制造士選士之法不有不嫻於武事而能登仕籍者蓋自其人小學也十三舞勺舞象成童習射御其入大學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其由大樂正而升諸司馬也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而後官之則凡疎於武事不克中司馬之選者樂正必不升於司馬司馬必不以告於王而官之矣天子又親試射於澤宮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則雖既膺爵祿猶無不以射自淬厲矣以此見周之人才文武止是一途所為策仕之後無事則公卿大夫士各供其職有事則隨其高下軍將師帥以至伍長無所

施而不可也

何故辨論官材詔王爵祿必出司馬其義直至今日始出 錢秀升

大司馬兵制

客曰周之兵制或以軍言或以乘言其别若何曰鄉遂之地由伍兩卒旅遞積而爲軍守衛王國天子自將之兵也井牧之地因何出長轂一乘而爲乘隨時徵發更番調遣之兵也軍不可以爲乘乘不可以爲軍自春秋後軍乘之法漸非周公之舊後之談兵制者更混軍乘爲一蓋周禮兵制之不明也不自康成始矣亦不自康成止矣又何尤焉曰軍不可以爲乘乘不可以爲軍何謂也曰乘之制出於井牧其法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挾

輜後又二十五人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厮養五人樵汲五人是也并甲士步卒共一百人軍之制出於鄉遂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伍長皆下士五伍爲兩兩司馬皆中士四兩爲卒卒長皆上士五卒爲旅旅帥皆下大夫五旅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師爲軍軍將皆命卿軍統師師統旅旅統卒卒統兩兩統伍一卒之衆下士二十人中士四人上士一人共甲士二十五人并步卒共一百二十五人一軍之衆下士二千五百人中士五百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上大夫二十五人中大夫五人卿一人卿大夫士共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并步卒共萬五千六百五十六人軍乘之異制如此如之何軍可以爲乘乘可以爲軍也曰軍制用車與乘同否曰此宜具於小司馬軍司馬之職今已不可復知然嘗以意求之鄉遂爲王之精兵族師有帥四閭之吏技六畜車輦之文里宰有比六畜兵器之文疑每閭里有一車一輦每比鄰有馬有牛用兵之時一卒之中卒長兩司馬宜皆車伍長宜皆騎其百人乃爲步卒與曰春秋後軍乘之法漸非周公之舊可得聞與曰以軍言管仲相齊參國作內政爲軌五家里十軌連四里鄉十連之制兵有伍五人小戎五十人卒二百人旅二千人軍萬人之名將有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帥

之號則已變周公鄉與軍之制矣然家一人猶之周也至晉作州兵則征籍於一人之外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三男子爲卒二十一萬則更兼正卒羨卒而盡用之矣又如魯作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言乘言邑則并軍乘之名而混之矣至若軍師旅卒兩伍之遞制者終二百四十二年以至於戰國未之一見此軍之濫非周公之舊也以乘言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其數增舊之半矣鄭作丘賦魯用田賦加賦於丘之外矣魯作丘甲三甸增一乘矣又如魏舒崇卒敗狄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甲士且變爲

伍矣用此知列國之乘類多變易此乘之法非周公之舊也噫
軍乘之變易無常如此宜乎後世用兵談兵者之茫如也哉
說經談兵家可曾夢見否作者嘗語予曰俞子封帥車二百
乘乘也公伐諸鄭軍也衛取當其半乘也寡人當其半軍也
可知看經貫串無蓄不可通後輩讀書心粗不能冥搜細研
雖盡讀萬卷終書簏耳安能有心得哉 盛于埜

王畿兵賦實數

客曰王畿兵車萬乘以一乘百人率之當用士卒百萬人周之
兵若是其盛乎曰此猶未足以盡王畿之兵也蓋王畿百同爲
甸者萬曰萬乘者槩以甸通率之耳以實數計之有六鄉六遂
之兵有鄉遂外邱甸之兵有稍縣畺公邑邱甸之兵有采地鄉
遂之兵有采地邱田之兵莫非天子之兵也以公邑專言之不
過六千餘乘以畿內通言之則鄉遂十二軍公邑六千零四十
一乘采地鄉遂一百零二軍采地邱甸一千二百十六乘通計
士卒正數約二百十五萬零七百有奇蓋倍百萬而更過之矣

曰鄉遂十二軍不待言矣公邑之兵及采地鄉遂邱甸之兵願
終言之曰遠近郊六鄉外餘地積二百八十六甸一邱三邑一
井零三夫甸地六遂外積八百五十九甸一邱二邑稍地家邑
外積四百二十五甸縣地小都外積一千七百七十一甸畺地
大都外積二千七百甸此公邑六千四十一乘之兵也九大都
各一鄉一遂得十八軍二十一小都各一鄉得二十一軍六十
三家邑各一鄉得六十三軍此采地鄉遂一百零二軍之兵也
大都外鄉遂餘地積三十六甸一邱一邑二井零三夫有半九
大都共積三百二十七甸零二邑一井四夫有半小都一鄉外

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36 版反內

積二十九甸一邱一邑一井零七夫二十一小都共積六百十六甸二邑一井零三夫家邑一鄉外積四甸一邱一邑一井零七夫六十三家邑共積二百七十三甸一邱三邑此釆地邱甸一千二百十六乘之兵也六鄉六遂之兵合之得十五萬人公邑六千四十一乘之兵合之得六十萬四千一百人共七十五萬四千一百人釆地鄉遂之兵合之得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人釆地邱甸之兵合之得十二萬一千六百人共一百三十九萬六千六百人總計之爲二百十五萬七百餘人畿內兵賦實數盡於此矣曰甸出車一乘計夫筭之果如七家一人之說否曰以甸計之五百七十六夫之地出車一乘以人計之一甸除公田六十四夫得五百十二夫又一夫受二夫之地實止得二百五十六夫大約八家出步卒三人六十四家出步卒二十四人一百九十二家共出步卒七十二人以命士爲甲士三人統之又六十四家卒二十四人將重車以命士爲甲士一人帥之共爲一乘百人以此言之七家一人之說似未考其實耳曰出兵之制何如曰四方有征伐之事則以牙璋授鄉使帥釆地鄉遂之兵或邱甸之兵以赴之如小征伐及出戍則以牙璋授公邑大夫使帥邱甸之兵以赴之如王自將則六卿從王帥六鄉之兵以赴之或專用鄉遂或兼用邱甸大約調遣多者惟邱甸釆地之兵鄉遂之兵王出則從王不出則守衛城郭別無調遣之事此其大率已

蒐苗獮狩

客曰大司馬四時之田畿內皆與大都去王城五百里一歲四時就國教閱不幾擾民乎曰非也春蒐不及六遂之外以道遠不欲以往來妨其農務也夏苗兼鄉遂及家邑不及都邑秋獮兼鄉遂及都邑不及家邑冬狩歲晚務閒於四時之田爲特盛始合畿內皆與大約六鄉百里內一歲四田六遂稍遠歲三田家邑都邑又遠歲各二田細玩經文自瞭然耳曰金鼓號名旗物之辨各以時異何也曰亦不然只春蒐專係六鄉人少禮略不辨號名以帥之門鄉之州所素習也不辨旗物以雜帛之物所熟識也夏苗辨號名又曰其他皆如振旅則兼辨金鼓矣秋獮辨旗物又曰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則兼辨金鼓號名矣惟冬狩三者皆辨故不言所辨安在其各以時異也曰此經所載旗物與司常不同何也曰無不同者師都大都小都也司常師都建旗大小都之長也此之軍吏載旗即大小都之長司常孤卿建旜諸侯之孤卿并大小都之卿也此之師都載旜即大小都之卿司常大夫士建物王朝之大夫士并鄉遂之大夫也此之鄉遂載物即鄉遂之大夫司常縣鄙建旐郊外六遂中之縣正鄙師也此之郊野載旐即郊外六遂中之縣正

鄙師司常州里建旟州長以下之百官也此之百官載旟即州長以下之百官反覆詳玩無不脗合王明齋心粗反以此經爲誤豈知文異而實不異哉曰古制四時農隙講武都家一歲二田不亦畧乎曰都家在本處亦自有四時之田蓋講武獮獸人所同欲都家四時之田外并就國教閱一歲計六田人君常田之外臨祭取鮮則鄉遂之民亦不止四田三田耳

作者所著各經客難皆實從先王制度及本經細心紬繹而出從無一字強經從我即大司馬兵制王畿兵賦實數及此篇觀之其他可以類推　盛水濱

國畿九畿

客曰大司馬國畿竝九畿其爲萬里與孟子王制不同何也曰以漢地志考之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許慎亦曰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朔方經略萬里以今地圖參之亦及萬里然則周禮之言是而孟子王制之言誤也曰後儒多以孟子王制之言爲信者何曰蘇秦說六國燕齊各方二千里趙方三千里韓魏各方一千里楚方五千里以開方法計之合得四十四个千里東西周宋魯衛中山鄒滕等及諸小國尚在其外秦地大於楚得天下五倍之一統諸國計之爲千里者已七十有奇過於後鄭所約六服七七四十九个千里之數何謂方千里者九耶又周制三百步爲里其視今地里之數有過之無不及故知周禮之言是而孟子王制之言誤也曰周之疆域與禹貢九州同否曰禹貢青州東至海揚州東南界淮海荆州南及衡陽雍州梁州西至黑水如許慎之所稱莫非九州之地唐虞與周寧有二耶

校人馬數

客曰校人良馬駑馬之數及左右校之馬數果如鄭氏所約之數乎八麗八師八趣馬鄭氏俱以八爲六字之誤信乎曰據鄭註校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其說混駑馬於良馬之內殊與經文不合又渠以駑馬三良馬之一種因以經文自圉至馭天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因改八爲六尤爲誕妄予細玩經文良馬駑馬剖然二段良馬由乘阜繫廄遞積而成校校有左右俱以良馬言每校千二百九十六匹中大夫二人各主一校合二千五百九十二匹每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爲二廄五種計二千一百六十匹爲十廄餘四百三十二匹各以其種其爲二廄此良馬之數也駑馬三良馬五種之數合七千七百七十六匹凡七馭夫每馭夫千二十四匹爲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餘六百八匹疑亦分散於各馭夫以備病死此駑馬之數也駑馬雖不以廄言亦別爲若干廄分隸二校十二閑可知如此則八麗八師八趣馬之義既通而左右二校良馬駑馬之數亦較整齊矣且以

成周全盛之時天子之馬不應如鄭說之數之少今如予說良馬駑馬乃得合一萬三百六十八匹又以其次降殺之邦國半之家三之二而衛文騋牝三千齊景千駟亦可無僭侈踰禮之嫌。蓋曰騋牝則非騋非牝者尚在外曰千駟則不成駟者亦在外。若如舊說舉官民通數言之又何足以見衛文齊景之富耶曰如公說則駑馬似太多而良馬五種反居駑馬三分之一種馬齊馬道馬雖可無缺於用戎馬田馬不太少乎曰駑馬給役事安得不多良馬五種較鄭說已增四百三十二匹矣戎馬田馬不病其少者錄此止共王路及試車從車等其餘所出則舊

說所謂藏之於民每甸賦取馬一匹田獵征伐臨時徵召之說得之

職方氏封國大數

客曰據職方氏以千里計封國之數有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之文以九服通算之可與千八百國之數合否曰止就大行人六服相距方七千里計之已有餘蓋四十九个千里除王畿及四公共二千里餘四十七个千里封侯得六十侯十千里封伯得百一十伯十千里封子得二百五十子十千里封男得千男共一千四百二十四國餘七千里以四千里封二百里之國得百子以三千里封百里之國得三百男合之得一千八百二十四國畿內國及附庸不與此外沿邊各千五

百里爲方千里者五十一皆在蕃國世壹見之列蓋周家之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有如此

六服內五等之國一千八百二十四附庸三百一十共二千一百三十四國六服外方千里者五十一以二十五个千里封百里之國二千五百以二十六个千里封七十里之國五千三百零六國餘六个十里共七千八百零六國內外討得九千九百四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合之得一萬零三十三國周官毛詩易傳舉成數言之故或曰萬邦或曰萬國

畏齋周禮客難卷七

南昌龔元玠琢山甫著

夏官 補編

小司馬

小司馬之職掌國子之版而辨其德與其材以詔於王而任之以其次守王宮以其倅歸於諸子掌受成均之士而辨論之以詔王爵祿以五等次之一曰長二曰主三曰師四曰儒五曰吏凡大比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都視次國家視小國一適曰好德賜車服弓矢再適曰賢賢賜秬鬯三適曰有功

賜虎賁一不適曰過再不適曰傲三不適曰誣以王命讓之凡試士以司馬灋射人試射司戈盾試干戈大司馬小司馬涖之以軍灋治軍凡軍軍統師師統旅旅統卒卒統兩兩統伍以時閱其車輦稽其馬牛簡其兵革及致亦如之凡都鄙大都二軍小都一軍家一軍有司治之以乘灋治乘凡賦車甸一乘同百乘王畿百同六千乘以其餘爲都家之乘諸公二十五同千乘王乘亦如之諸侯十六同八百乘王乘三之一諸伯九同六百乘王乘三之一以其餘爲都家附庸之乘諸子四同以其甸爲乘王乘四之一諸男一同以其甸爲乘王乘四之一乃命有司稍人以時會都鄙稍甸郊里之乘而稽其士卒車輦馬牛旗鼓兵革之數及徵乘帥而以至比而戒之及戰巡之凡四方有故詔王各以其方令征之出戍詔王各以其方遣之若國有大故令令虎賁氏徵師於四方使各帥其乘以至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客曰受國子之版論成均之士二條不見於大司馬何也曰或疑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治王宮之政令糾禁而大宰無列何也王昭明曰宰治不通王官乎先之刑後賜治後之則慢王宮故無列此互備之也觀此則知此二條冠小司馬之故

矣曰虎賁氏職無以虎士賜諸侯之文書傳果可信乎曰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侯虎賁三百人後之九錫皆祖此想其說自有所受耳

軍司馬

軍司馬之職掌受灋於司馬以各治其軍而掌其政令以陳灋授軍吏凡一軍小陳百有二十五陳百人卒長百二十五師之中陳二十有五陳五百人旅帥二十五師之大陳五陳二千五百人師帥五師之小陳藏中陳中陳藏大陳大陳藏軍軍將帥之大師羣吏聽誓於幕前涖殺行王南嚮羣吏左右各以其次南面軍將一行六師帥一行三十旅帥一行一百五十卒長一行七百五十兩司馬一行三千伍長帥其伍十行長一萬五千徒七萬五千中軍北面而誓乃令有司條狼氏執鞭趨以命之既誓涖斬牲以狗陳軍吏不用命者斬

之遂狗之凡比軍衆賞大司馬及戰巡陳亦如之既戰令軍吏察吏傷耤甲兵若師有功叙羣吏之多以告於王以授司勳若師不攻叙羣吏之罪以告於王而誅戮之大會同以師從亂次者戮之巡守亦如之

客曰軍將誓師羣吏左右各以其次南面中軍北面而誓何也曰六軍出征王在師中中軍北面不敢背王也羣吏以次而卑故南面無嫌

輿司馬

輿司馬之職掌受灋於司馬以各治其乘而掌其政令凡乘馬一驅牛十二車甲士三人徒七十二人重甲士一人徒二十四人乃治車之卒伍以令陳三三為小偏乘九三五為中偏乘十五五五為大偏二十五乘二偏為卒五十乘五偏為伍一百二十五乘以徒之卒伍貳之惟所用之及師羣吏聽誓於陳前輿叙行羣吏各以其次北面伍一行卒一行大偏一行中偏一行小偏一行主帥南面而誓乃令有司條狼氏執鞭趨以命之既誓涖小子涖斬牲以狗陳士不用命者斬之遂狗之凡兵車皆掌之凡舍以車為衛及夕

令三鼜以戒凡比車衆賞帥巡乘亦如之其他皆如軍司馬

客曰軍司馬軍吏不用命者斬之此曰士不用命者斬之其異何也曰所謂軍吏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等是也故不用命則軍司馬斬之所謂士則各乘之甲士四人是也故不用命則輿司馬斬之

行司馬

行司馬掌凡軍乘之行陳之事凡行師在塗以其長爲之行及舍以其局爲之行聽誓以其等爲之行將戰以其陳爲之行糾行之不式者陳之不整者亂行者戮之以狥徒不用命者亦如之凡會同巡守掌其師之行列之事

客曰亂行者戮之以狥此何等人也曰行司馬兼掌軍乘之行陳觀魏絳戮揚干之僕則軍吏甲士亂行皆在所戮矣徒亦統軍乘之徒言

畏齋周禮客難卷八

南昌龔元玠珠山甫著

秋官

秋官刑罰總論

客曰先生於呂刑刑罰並舉之罰爲罰金始於虞之金作贖刑今秋官言刑罰各職顧一一析言之曰小司寇之八辟麗邦灋附刑罰據灋論刑援刑論罰也士師之五禁左右刑罰五戒先後刑罰則欲其不麗於刑罰也司刑以五刑之灋詔刑罰刑疑則入罰也司圜之刑不虧體罰不虧財刑但加明刑不傷肌罰但施職事不出金也曰罷民不入五刑但以明刑恥之何爲不可以金贖也曰此所以爲收教也如以金贖則有金者終於罷民亦不能改矣此與學校之刑不准金贖者正可參看曰五刑墨劓宮刖殺各列其目何以五罰不列目也曰因前代也自虞立贖法夏商因之周初亦因之故不列目也至穆王恤刑重加增損故特列其目吾於呂刑言之備矣曰金作贖刑則罰以金宜矣何以職金又兼貨罰也曰無金有貨者許以貨代金亦得免罪所以廣自新之路見聖人立法之善愛民之至也

司民職

客曰此職掌登萬民之數亦書年月日名否曰此與媒氏職互相備也觀辨其國中都鄙郊野云云則必并書生者之父云某某某甲之男某甲之女某年某月某日生乃見分明云歲登下其死生則不但登其生者并登其自他來徙者不但下其死者并下其徙於他及以罪流放及在圜土者藉於孟冬獻數於王可知也不然必雜亂而不可稽已以此推之媒氏亦必辨其國中都鄙郊野可知不然亦雜亂不可稽已曰此職屬於秋官何也曰不屬地官而屬秋官且列於司刑司刺司圜掌囚掌戮之

前於此見聖人愛民之至登於天府之數不欲其入於刑辟也蓋司民孟冬獻民數王拜受之必取而關之入司刑五刑者若干人入司刺刑殺者若干人入圜土而出者若干人入掌囚待刑殺者若干人入掌戮膊焚辜肆者若干人其少也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已其多也則必有食不甘坐不安傷心於麗刑辟者之多以傷天地之和者已至於數生齒繁而國用裕固其後焉者也曰媒氏僅下士二人司民則中士六人官尊員多何也曰媒氏自司嫁娶聽陰訟外無他事故二人分管六鄉郊野都鄙足矣司民孟冬獻民數於王三年大比又獻三年總數於王登於天府其事爲繁故必六人分管六鄉郊野都鄙乃足以給也要之二職實徧布周密之根抵蓋有二職則民數燦列於版生死鰥寡無不可知而天患民病羸陀老疾鰥寡孤獨惸瘝等事具籍按此西周盛時所爲無一民不得其所而致刑措也宣王中興賢主及因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豈司民之職已不舉耶然仲山甫有司民協孤終及司商司徒司寇牧工場廩七協之言抑又何也

司盟職

客曰據司盟之職盟載之灋天子以下士掌之其載辭則詛祝為之春秋邦國之盟掌其灋為其辭者何人亦有此二職否曰據襄九年十三國盟於戲傳稱士莊子為載書則非王朝之詛祝矣十一年同盟於亳城北載書內有司慎司盟之文則司盟為神名非官名然盟載不能無官要知非王朝之司盟矣又經文云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春秋時朝聘亦多有盟則更與有疑會同之盟不同矣又周制大司寇涖盟不與盟也春秋僖八年盟洮二十八年盟翟泉則以王人與盟矣至成十七年盟柯陵尹單與盟襄三年盟雞澤單子與盟昭十三年盟平丘劉子與盟則皆卿公與盟矣僖九年盟葵丘宰周公不與盟人以此多桓公然三公兼宰涖盟亦非也攝司寇乃可耳曰宋儒或以盟詛為譏何如曰周禮有詛祝司盟等官猶文周繫易衰世之意之類也後儒議之可謂不知時變矣且古人盟詛二字何為也

司隸 五隸

客曰司隸掌五隸罪隸外有四翟之隸無戎狄二隸何也曰叅之小雅采薇詩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尚書大傳亦云文王四年伐犬夷史記云明年伐犬戎賁成明年之皆與玁狁西戎之說合然則西北二方文王用兵發久已向化成王時二方不復用兵故無戎狄二隸可列也曰蠻閩夷貉之征伐未見於經也曰武王十三年肅慎氏貢楛矢十四年西旅獻獒成王二年魯侯伐淮夷六年越裳氏獻白雉叅之汲冢周書王會解則四隸為征伐之所得四翟之所獻可知矣曰此五職似多錯簡義多不可曉曰司隸節帥其民以下總言罪隸之事帥四翟之隸以下總言四隸之事下分言之罪隸節末其守王宮以下十四字依王明齋割入於閩隸節之末閩隸節掌子之子依王氏以為鳥所生文義亦無不可通矣曰罪隸搏盜賊役煩辱積任器助牽傍其事多矣安能復任囚執人之事也曰所囚執者多所搏之盜賊且司隸有徒二百人合之罪隸共三百二十人亦不患其少矣又按此囚執人之事屬之司隸之秋官則諸侯不得執他國之諸侯與

大夫矣况大夫乎此諸侯相執春秋所以譏伯主晉人執朱仲幾春秋所以貶韓不信也

野廬氏　修閭氏

客曰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其官駐於何地其下士胥徒專管兼管之制如何曰此官應駐於國外十里之首一廬分管王畿千有二百廬者也下士六人一人管二百廬胥十二人一人管百廬徒百有二十人一人管十廬每一廬應有府史各一人徒四人貯薪米記簿冊造飲食經偶缺耳曰至則爲之辟註以爲使守涂地者然乎曰守涂地之民皆有職業夜可以聚擽日則安能舍其所業爲有節有爵者辟行人也殆令本職之徒及各廬之徒爲之辟與曰修閭氏專管兼管之制如何曰此

駐於國中者下士二人一人管三鄉徒十有二人二人管一鄉廬各有供飲食之徒亦與野廬氏同可知曰國粥註以爲國所游養羨卒竊以羨卒爲餘夫白有餘夫之田何復名爲國粥曰嬰兒無依養於官者名爲國粥亦羨卒中之一種追伺盜賊則修閭氏比之田獵竭作亦修閭氏比之可知矣

九年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大行人

客曰據子思書同文之言則自周初至戰國時六書無改於其舊何以每經九歲必諭書名也曰六書雖創於三皇增於伏羲與蒼頡而終不能全備蓋後世物產自繁事變日多機智日出書名宜隨時增益以備用天子有考文之權故九歲中有新增之書名必令史徧諭邦國以協於一也成康昭穆所增不可考若宣王命史籀增造則已見傳記矣曰聽聲音何也曰此瞽之職也大司樂職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聽聲音者欲令盡歸於中聲也二職之所繫若此在東遷後已不克舉矣蓋令諭書名之職舉則無得登之聲之訛桀洛溠要之韻之訛并寸身為射委矢為矮之形與辟並訛矣聽聲音之職舉則無好濫淫志之鄭音燕女溺志之宋音趨數煩志之衛音敖辟喬志之齊音矣以此知周官所設之職後世不能不因而其事實繁且密於後世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周委之若國有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　小行人

客曰經稱令賻補云云所令者何人賻補等所需之物出於何人何地曰令云者小行人奉王命令該國諸侯及監臣也賻補等所需之物則天子所食者半及三之一四之一在五等封內之地所出也曰願聞其詳曰吾於梓材韓奕大司徒王制春秋傳各條言之備矣今叅各條詁此經固有可互相發者蓋五等封內天子之地使大夫監之如魯單伯之類是也單伯監魯近魯之國有須用王師王臣者天子即於魯命之如逆王姬使王命單伯會齊伐宋匡王命單伯如齊求昭姬是也諸侯入貢於天子天子加恩於諸侯則以諸侯主之荅會監臣共經理之而不見於傳者每年常節不容瀆也以此推之此小行人所令賻補等之物皆出各封內天子之地特令諸侯及監臣計財物之數稽會舊典以與其事故相稱耳而或以為會合鄰國之財貨或又以為閒田之所儲偫皆非也曰此五令乃適然所值之事若非存頫省之年諸侯有此五事使者何人曰非存頫省之年則小行人事簡其出使不待言矣平王下賜諸侯

之妾不使小行人而使宰宰不能諫所為書以譏之并名宰以責之也

石谿讀周官

〔清〕官獻瑤 撰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八毫米寬二二六毫米

道光乙巳季春新刊　翻刻必究

石谿讀周官

本衙藏板

新刻讀周官序

安溪官石谿先生舉鴻博後以甲科入詞林督學三省弊絕風清得人極盛歸田三十年著述宏富而於三禮尤精廷玉與 先生爲同館後輩嘉慶戊辰又偕文孫壽相同舉於鄉憶少時趨庭先

大夫亦時言在都與 先生次公敏亭君友善是廷玉以後輩而兼年世誼嚮往久之讀周官一部精深考覈發前人未發之秘別具苦心因備貲屬同年詳校付刻以惠後學敘其緣起弁諸簡端而廷玉得附名以傳更爲厚幸至未刻

各種尙望有同心者
道光乙巳三月同安館後學蘇廷玉拜
譔

蘇廷玉

石谿讀周官 卷一 序 二

讀周官序

孟子稱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仍孔子監二代而損益之之說也周官成於元聖窮日夜竭心思之書經孔孟表而出之後之論治者舍是書奚以哉顧吾思焉以鄭康成一代通儒且漢之東去周未甚遠也而以口泉解賦法判鄉遂都鄙田制軍制而二之其立說自相牴牾者數矣賴後賢講去其非以歸於是夫豈其智不足以及之而後之人之識又果能高出前哲乎哉經書義蘊大包小舍非萃衆巧不能成巨室非滙衆流不能成大川非集衆人之思不能比類而通變審異而致同生於漢唐宋元明經說大備之後師洙泗多聞闕疑家法重以信好深心知者見知仁者見仁富有日新殆測之而彌深引之而彌出也獻瑤曩歲從吾師望溪方先生學周官恭逢我
皇上命儒臣纂修三禮先生實董周官書獻瑤亦承乏

石谿讀周官 卷一 自序 一

編校因得繙閱歷代講家名本擇其醇者錄正然
後奏
御裁決書成刋布學官多年矣老來溫經於易書詩春
秋儀禮凢數過是書從先生講貫最久又分修地
秋二官用心最劬功最勤居閒尋繹前聞偶有觸
發得若干條幷舊章草藁繕爲六册夫其宏綱大
旨具載
欽定書中是詹詹者無異毫末之在馬體然因是悟聖
人之廣大精微遭際
明盛折衷羣言善弁美備譬如陽燧取火於日陰燧取
水於月無不各得其欲以去惜也年歲既晏衙往
愈殷追企愈難三復孔孟之言徒深嘆喟焉爾已
乾隆戊戌季夏石谿識時年七十有六

石谿讀周官第一

安溪官獻瑤述　　同安後學[illegible]
姻後學[illegible]
孫壽相　仝校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六官皆設官分職以遂民生復民性而納之于規範之內故曰爲民極也必先言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者方位正國野分而國乃建建國而後設官分職事之序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
國

董子云本末舛逆首尾衡決非甚有紀惡可爲治治則物得其宜事得其叙絕去舛逆衡決之病均孰甚焉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
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

以其長大卿曰冢宰以其爲治官之正曰大宰大對小言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正掌王宮之政令與內宰掌王內之政令相對自膳夫以下執事在王宮以內者宮正掌之自寺人以下執事在后宮以內者內宰掌之內宰下大夫宮正乃以上士爲之何也內宰所掌關后夫人嬪御之陰禮陰事宮正所掌止宮中官府之徒役與宮伯所領卿大夫子弟之戒令糾禁至於王身之飲食衣服財用別有官掌之宮正不與焉與內宰所掌不獨事勢之繁簡不同體制之尊卑亦異宮正不以大夫爲之而以士官爲之也固宜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庖人所共皆取之獸人等官及四時田狩所以充庖者亦設賈人以知物賈豈六畜六禽六獸以外有不足於供者亦有時而取于市歟抑乾豆賓客充君之庖必知物賈者然後能辨其物品之高下

而不苟歟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藉田在南郊甸師特象掌之徒必三百人者薪蒸之用多非此不能給非助王終畝之謂助王終畝者庶人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𩺰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獸人之徒僅四十人𩺰人之徒至三百人之多者獸人取之四時之田其非田而取者僅矣若季春薦鮪季冬薦魚祭與賓皆需之漁人非多其徒殺不可矣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食醫中士二人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自酒人至幕人皆奄爲之酒漿醯醢鹽幂內職也不可以男子代之又不可不以官司之嚴男女內外之辨而制造之物必嫺必精周公窮日夜思而得之此其一也秋官禁暴氏凡奚隸掌其出入註謂奚衆男女此役于女酒其爲女奚無疑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幂人奄一人女幂十人奚二十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次若帷幕幄帟可以爲暫時休息之稱幕人共之掌次即以所共者張之也鄭氏鍔解舍爲久留次爲暫止是已以會同祭祀分屬之則非凡會同祭祀皆有次次則在所舍之中而舍可以兼次次不可以兼舍掌次與掌舍二官之同而異者在此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有大府無小府則大當讀如字合九府而掌之爲天下財貨總滙故曰大府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王府掌王之服御器用不以大夫而以士爲之一切皆稟命于大府猶九式退羞服于祭祀賓客喪荒之後大府以式貢之餘財共王玩好之用之深意也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有徒無胥與內府同豈邦布之入出外府司之而鑄造泉貨別有其官或隸于司空歟不然銅炭之執役實繁有徒豈十人遂足以供事乎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小宰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第總其大凡而已必鈞考其功罪積日累月而後小宰之所弊者亳釐不差司會之責也其權重其職宜相埒次于大府之後者以財用必當會計不獨財用而已凡膳飲衣服亦財用之類皆當綜核其名實故自膳夫而下司裘掌皮而上以司會之官莞其中譬如豚絡灌輸于全體之內而五官百骸運動焉而不自知也其官尊與小宰俱掌典法則之貳以毗輔大宰卬大府內宰亦仰承焉是天官六十屬之樞紐也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九嬪

世婦

女御

記云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其數既多不必備其人九嬪言數猶外官之九卿缺一不可也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
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司服縫人皆女御親其事不獨蠶織之勤即製造縫紉之功亦自王宮始縫人有女工以役女御而司服則無之豈縫紉之事縫人專之司服之職惟在辨其服之等差遇吉凶之事則共其衣服之故工

人可省與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
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邦國通指侯國與官府萬民對舉而邦國居先明邦國亦有官府萬民也其治之紀之從可知餘五官放此 二曰教典以

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
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
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五官之典俱冢宰建之苟五官不能舉其官則五官之責即冢宰之責通五官各盡其職而冢宰之職乃盡猶春夏秋冬不失其序天心乃無憾即坤元之資生皆乾元之資始統之謂冢宰為天官其義已見於此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
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

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
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舉如合衆力以舉重之舉各句意義明白惟聽官治頗難解官有常聯不愆于素不後于時是之謂聽猶聽令之聽○耜卿李氏曰八法皆曰邦治官聯官常言官者官聯取會合衆官乃治官常則取官有常職不待聯而自治也有官聯官常則官職可脩矣官成官法聯者聯此也常者常此也
以八則治都
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祭所當祭非所祭則不祭神依人而行若以法馭之者然
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
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

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王操八柄以馭羣臣詔之者大宰也王以柄馭羣臣則柄不下移大宰詔王以柄馭羣臣則柄不倒置予錫予也如路車乘馬之類爵祿一定賜予不常有所以幸寵之也過與罪對罪重過輕注以責讓釋誅允當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

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馭羣臣有八其要歸在命討馭萬民亦有八其要歸在典禮皆奉天以出治也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治絲枲自典婦功頒于宮中始故舉其貴者而稱之曰嬪婦實兼上下言之臣妾公卿大夫家之所畜也聚斂疏材編戶氓庶之事亦自貴者始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

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傑也程氏曰家削有餘地均爲公邑賦入于公而家削亦當有賦觀左傳襄二十二年穆叔令倍御叔之賦侯國如此王畿可知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賈疏云若采地之稅則四之一蓋惟加田無國征賞地有稅三之一則采地有稅四之一從而差之其義自不可易由家削而推之縣都其賦一也○按邦國有貢都鄙則以賦四之一爲貢八則賦貢以取其用公私之費斟酌損益歸於均而且安所謂馭也○金玉錫石丹青絞漁之利不可以數計或有事其事者或有兼其事者事其事者無田可授者也則以其物爲賦兼其事者有田可

授而田不足于供則兼有事山澤之利以其物爲貢以當賦山農澤農是也合是二者其義乃賅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祭祀賓客喪荒之費最夥故居先而羞服次之○邦卿李氏曰工事幣帛芻秣上與祭祀賓客喪荒羞服相關通而亦以供匪頒好用者故敘于中間按此所謂均節財用合九賦九貢九功之所入而以九者之式均之節之也九者之用或多或寡總使之均勻攤配無此盈彼絀之患王制所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亦從九式推之何以知其然九式喪荒合言大府頒財式法

止有喪無荒蓋大府所以待用者專指九賦大宰九式則通九賦九貢九功言之以三十年之通制之備荒年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故九式兼喪荒大府待用有喪而不及荒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曰邦國之用明九貢之物皆邦國之用物取之于民者卽以其物爲貢不貴異物也必分爲九者雖同出於九賦九功又各以其國之所有如包茅取之荆橘柚取之揚是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

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天子至尊無對不可以兩言降此則皆與民相比耦而維繫不散者乃天之所爲非人所設也合九兩而戴一會此所以聯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會其有極歸其有○舉極冢宰平治之道其大子此故以是終之九州之牧以概五等之君九有地者舉六官之長以概三百六十之官九有爵者賢有德者道有行藝者在位則大司樂師保之屬去位則鄉先生君子之屬主謂公卿之有食邑者通徹內外而言不云地而日利利祿也食其祿之入與民同利而巳其地非彼所得專也自比長以至鄉大夫自鄉長以至途大夫皆吏也使民與能入使治之卽以其鄉之人治其鄉上下相得莫甚焉友如出入相友之

友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故曰以任得民也藪職方氏所掌者藪而大川大浸概焉名山大澤不以封非牧伯有地之君所得掌者爲民生之大利故另叙于後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布治于邦國都鄙便包有邦國之君都鄙之長縣治象使民觀法在內下云乃縣云云舉近以概遠又以見萬民所觀之法乃大宰調和而后布之之法也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注謂乃者更申勅之愚謂此更端之詞蓋上文和布者乃大宰治典與五官之各布其典同此所施之典則六典也不專以治典言矣必云施典則于邦國都鄙云云者以篇首第言邦國而未詳邦國官制第言都鄙亦未詳都鄙官制故臆陳之于先而退官府于後以六官之屬叙官已詳之也大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已見尚書其攝冢宰宗伯司冠之說乃注家推言之弟既云攝則當以卿攝不當以大夫攝攝彙也若以大夫則不可謂彙矣五大夫邦國都鄙一例看爲是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帝分而爲五者猶大極之有陰陽五行非有二也不必以先舉五帝爲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祀大神示兼天地祀五帝耑言天不一例故曰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玉幣以玉加于幣上也玉獻以玉兼皮若馬爲獻也聘禮國君受玉受幣宰不離側冢宰在王左右以贊行禮是其職也玉几王爵醴賓時用之見儀禮）大喪贊贈玉含玉（士喪禮含以貝）

（亦宰贊之）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各正其治句受其會句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句先令百官府各正其治百官府既正之而後冢宰受之會者司會所計之治狀也曰百官府則司會亦在其中矣有治狀然後就其所致之事而虛平其心以聽其所計之當否而後詔王廢置慎之又慎也正其治者百官也會之者司會也廢置者王也聽而詔王者冢宰也無數曆折數語寫盡）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而王內不與焉內宰掌治王內之政令而王宮不與焉惟小宰兼之故曰掌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謂凡宮指后宮而言或曰后宮包在王宮內所謂凡宮如閽人掌王宮而及囿游是也亦通宮正內宰第掌其戒令糾禁其令之而不行禁之而不止則麗于士師之宮刑而建之者小宰也非小宰建之宮刑則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無由而治矣三官聯職而小宰之權尤重○建如建極之建其事非其官則不立也凡言建者放此）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八法治官府大宰職其要小宰則職其詳自此以下皆言其實○耜鄉李氏以官敘爲官常尊卑先後不可紊亂理之常也以敘爲常近是無敘則亂有敘則治小宰佐邦治者故以官敘爲先）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事所以不舉者以上有倡而下莫爲之輔下欲行而上又事事掣其肘也大事從其長則大事舉小事得專達則小事亦舉矣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

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治職之節財用禮職之事鬼神刑職之除盜賊事職之生百物其義易知惟教職之懷賓客政職之聚百物義似闊遠蓋地官主於敷五典以安擾兆民苟近者安而遠者不安則職有未盡賓客安而後萬民無不安矣賓者邦國之大賓客邦國之小客懷賓客則邦國之安又可知矣此遺人掌郊里之委積卽次于鄉官之後委人以稍聚待賓客卽次于遂官之後意也政職終以聚百物者大司馬之政修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如職方所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九穀六畜之數要如王之外府

然百物之聚可知矣非必斂之大府而後爲聚也百物聚而邦國服萬民正亦可知矣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以聽官

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八法獨遺官刑者以見於秋官刑法是其專職又下支令於百官府不共有大刑宰夫乘財用以官刑詔冢宰皆是也若官中之刑乃小宰之所建者又不待言矣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以賓客言之如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是戒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是具也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

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喪有含襚荒有幣玉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所謂以叙作其事以叙受其會也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帥屬觀治象非已之所建也憲宮刑之禁于王宮乃小宰之專職曰常刑曰大刑輕重自見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

吏之位掌其禁令燕朝外朝王之御之也有時以太僕朝士掌之治朝乃王日所視以聽事者大宰贊聽治宰夫則正百官之位以肅朝儀猶小宰之以叙正其位也但小宰所馭者廣宰夫則第以叙正朝位而已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猶小宰之以叙進其治也但此所叙者乃治朝羣吏之治耳令自上而下者復逆自下而上者皆羣吏主之宰夫則爲之叙而待之令畢舉賓客者九式以祭祀先賓客次之祭祀有常期賓客或不時而至待之厚薄等差隨時出令故于治朝見之以概其餘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自要而凡而目而數皆一事也析之則愈細而愈詳合之則有體而有要本末先後瞭然畢舉成周治典獨冠千古者以此○胥徒中之有才智者凡事至物來能曲得其次序便是才智發見處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大府而下掌財用司會而下掌數計互相稽覈法詳奂窮其流弊至失財辟名而止而諸職不及焉獨以宰夫專其事蓋宰夫

太宰之考也邦用太宰主之宰夫成之嚴官刑之法則百物皆完善弁會齎貫朽亦無患焉然後大府司會得用其心力以相鈎考是立法之最密者也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祭祀先戒次具禮行之時薦豆爲先至羞庶羞內羞則祭將畢矣舉首尾以該中間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掌待賓客之禮是宰夫專職故治朝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爲先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士喪禮始死未行他禮即訃于君喪家一訃而已君隨遣

人弔另舉旋襚襚舉賻賵相繼而至以設官事涖其事宜乎哀卹之亟如凡民之匍匐以救也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對王與后稱執事其實卽官有司也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此與司會聯事者宰夫令正日成而後司會以參互攷之令正月要而後司會以月要考之令正歲會而後司會以歲會考之司會自日而上溯之歲是由數以及凡故日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廢置宰夫

由歲而下核之日是由凡以及數故日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官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此與內宰宮正宮伯聯事者小宰以宮刑憲禁所以戒之也宰夫書良者能者告于上所以勸之也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官府不皆在宮中此所比者乃宮中之官府如膳夫至內宰所屬之官吏徒役也舍寓居也次暫時休息也舉次舍之衆寡而其居處休息于次舍人數之衆寡該之矣

此謂宮伯所掌之士庶子入直宿衞者宮正掌之故言官府兼及次舍○夕擊柝宮禁徼巡尤嚴于夜擊柝以比士庶子之宿衞者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自內宰言之王內爲內王官爲外自宮正言之宮外爲外宮內爲內界限明庶內外往來進止各有定所禁者禁其雜也○淫怠與能者反奇衺與良者反不言官吏者凡官刑小宰宰夫掌之也宮正去其民之不能不良者而後宰夫乃擇其能者良者書之二宮相聯事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凡邦之大事介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

政令邦有大事供役之人繁多凡在版者皆宜先期聚以待事此通指官吏士庶子與國有故令宿專指士庶子者不同春秋以木鐸修火禁火禁無時不謹此特因火星出入而申令以警動之修修舊典也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闢人蹕宮門廟門此云蹕宮中廟中注故知爲隷僕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合四正四隅皆有次舍以衞王宮更番直宿者士庶子也與官府之常在宮中者不同故宮正職兼言官府宮伯職單言

次舍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　以時頒其衣裘賞其誅賞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非所當用者則不敢以饋凡膳夫所饋者皆飲食之正味所謂養也總列所饋之數以見惟辟玉食然未嘗求難得之物以恣口腹之奉非謂每食必備所饋之數也苟所饋之數每日必備下文不應復言王日一舉矣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

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用樂與飲食相[illegible]始聲和味和則[illegible]和變理陰陽自王躬始膳夫之職即太宰之職也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無授祭嘗食之禮但掌其膳羞而已其小心調護與王同故曰以養王及后世子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古人受祭肉必拜非君之臣不敢受摯二者皆禮之重者受而膳之非但以其物也儀禮凡行禮必有膳醢肉羞之用最多其頒其受皆膳夫掌之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禽獸之類最衆所共之數與家畜同示用物有節也其所共者必非難得之物獸如狼麋之類禽如雉鴈之類必如注疏指定爲何物以實之鑿矣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辨其名物指六畜六獸六禽也既辨其物而物之中又有死者生者鱻者薧者其性不同亦宜辨之加一凡字又不僅六畜六獸六禽而已凡爲膳爲薦爲羞所共于王者皆庖人之所辨也蓋獸人獻人及時田之所獲皆入於君庖設庖人之官以辨其良否然後授之饔人辨其[illegible]名肉物及腥臊羶薌不可食者然後膳夫品嘗[illegible]王乃食慎之又慎君上之敬身臣下之忠上兩[illegible]之矣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合之秋所行之犢乃牛羊豕之小者耳牛羊豕入鼎俎其小者以爲禽獻不貴難得之物亦可見矣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羞醬之品多珍之品無多然亦非常御之物自當選以俟饋若六牲則每日一舉六穀六清則日用必需舉其選以俟饋者而其不待選而饋者自在言外立文與膳夫職相備　其后及世子之膳羞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不言雞者鳥可兼雞與他牲不同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其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其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亦膳夫掌之饔人共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據此則王祭祀賓客皆饔人實鼎俎而朼載不用賓與他有司與或饔人實鼎兼實俎既實俎而後六卿之長乃奉牲俎以贊王與賓客飧饔則饔人陳之而王乃遣六卿之正貳致之與抑此乃王禮而特牲少牢所載乃臣禮不可混而一之與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以授公設之而後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據此則大羹在鑊先進于賓既然後亨人用菜和肉于湆中乃自鑊升之鉶器爲鉶羹亨人掌鑊故共大羹兼及鉶羹與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

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　喪事代王受眚烖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以其在鄉士遂士縣士方士適中之處不與民共之惟刑于甸爲宜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獻人掌以時獻爲梁獻人取魚以時而獸人不言者於四時之田見之陳網罟以取

魚非君上之事故獻人當以時取之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薧以共
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鮮與薧皆獻人
共之獸則腊人共乾者獸人共生者凡獻者掌其政令與獸人掌田獸
之政令同二官不但共王膳羞亦寓育物之意於取物之中凡獻征入於玉府
入于玉府不過筋骨之屬其爲物也僅矣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
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
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所以別夫外內饔之肉脩
膴胖之出於牲者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
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毒以治瘍藥以治病又瘍醫療
瘍以五藥則瘍亦有藥舊解毒藥連讀謂凡藥皆有毒恐誤凡邦之有疾病者
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
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
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
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
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內則所記
與食醫所掌大致相同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上下共之所以躋斯民于仁壽此其一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
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

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能如食醫之防病于未然者上也不
得已而有病亦當以調養爲急務調養先以五味五穀而五藥又次之一言盡療病之方以五
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
九藏之動氣者呼吸之息也由氣而聲而色自微而顯症候了然九竅言變轉移無常九
藏言動微眇難定兩之參之畢竟以五氣五聲五色爲證數語括視病之要凡民之有
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
師史記淳于意答詔問即書其所以之據如灼見藏府之癥結然三代之民所以順化以終而無
天札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凡
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
味節之　凡藥以醶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
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
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　凡療獸瘍灌而
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凡獸之有
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儀禮少牢筮得吉宰命爲酒凡卿大
夫祭祀皆得爲酒其多寡之數厚薄之齊必有一定之式其政令皆酒正掌之不能盡人而共之也
酒誥禁羣飲酗酒酒正之政令行焉必無敢犯者卽或犯焉亦可從而糾之矣　凡爲公酒
者亦如之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
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辨三酒之物一曰
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
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
四飲三酒之饌飲以爲漱酒以爲醻飲薄而酒厚就四飲三酒中又各有厚薄焉掌

其齊所以養陽氣也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凡祭祀以灋
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
壹貳皆有酌數此酌以實尊之數也而實解實爵酌數之多寡亦由茲而定必無沈
湎之患矣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儀禮冠用醴醴啐而不飲祭之用五齊尸
亦啐而不飲可知此齊酒所以不用貳也王五齊備大夫儐得用醴齊進而國君必有加焉然不可
考矣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
糟皆使其士奉之聘禮諸侯夫人致飲共賓客醙黍清此王后致禮用醫酏糟一
質一文質爲上也漿人職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而先以清醴卽此意也　凡王之

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
子皆共其酒無酌數無酌數與上文共其計相對立文燕禮羣臣諾君之賜曰
敢不醉而以徹羃終未嘗無酌數也無酌數者惟饗士庶子耆老孤子而已仁之至義之盡也掌
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
之賜頒不時者秩酒有常者賜頒雖不用書契然亦按已行之成例行之不能踰其節也酒
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入其成入其要皆酒
正以所出用之酒入于小宰也嚴其出所以杜甘酒之源注謂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
盡乃言于小宰按之與經文不合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

會以酒式誅賞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奉之而弁為之役禮之重者也不為之役而第共奉之其次也有人奉之而已第共之又其次也凡三等經文序次秩然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以飲酒為食酒見公食大夫飲酒與漿飲相對飲酒從正饌於東漿飲從加饌於西賓食正饌先飲漿食加饌乃飲酒酒人掌為酒故共賓客飲酒其漿飲則漿人共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所共者六

飲而以漿人名官以公食禮推之食畢先飲漿必不可缺醴涼醫酏或不時飲之舉其多者名之與六飲上水如三酒上元酒自漿以下皆麥米為之但有清濁濃淡之分耳其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日清醴所以別於五齊之濁醴也醫酏有糟而醴無之清醴與酒正所辨之濁醴不同可知矣蓋醴齊以祀神若降與六飲同等凡稍禮國事皆用之失其序矣鄭注每混而一之宜詳考○清醴列于六飲與飲酒又不同注解士冠禮禮賓謂以清醴獻賓是以清醴為飲酒矣亦恐誤凡飲共之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斬冰于正歲之十二月治鑑于春頒冰于夏刷于秋四時皆用夏正而春秋所紀皆周正可知周官一書未見之施行使周公相成王遲之又久周官所紀必一一見之行事其行夏之時也決矣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酒屬酒人醴屬漿人不可以清醴混于酒人所為濁醴也決矣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塞外鹽池積鹵所結無形不有虎形其一耳內饔掌共膴胖魚肉之鮮皆有之鄭注連下鱐通指魚言豈以鮮肉當入豆不入籩與宜詳考饋食之籩其實棗

㮚桃乾橑榛實橑有乾者明棗栗桃亦可乾也若榛實之用乾不待言矣此饋食之籩實所以有八也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先言共其籩薦羞之實明共籩弁共籩之實又恐混薦羞而一之復于賓喪並列薦籩羞籩雖有四節之禮合而言之為薦為羞二而已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

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賈氏謂糝餌無肉則入籩酏糝米肉俱有則入豆以是推之凡籩豆實之所以異者可知矣）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據此則罋雖多其實之之品二十有二而已弁醢人之所實亦在內非有羨繼之物也）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醯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飴鹽出于池以風成者味甘今河西一帶有之）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幂人掌共巾幂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畫布巾幂六彝凡王巾皆黼（巾以幂物或以幂身故云凡以概之）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曰爲曰除曰去皆脩也）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先云旅上帝次及祀五帝大宰職先云祀五帝而後及大神示皆互見不知者尊五帝于大神示之上過矣）則張氈案設皇邸（盛其儀也氈案與几筵一類皇邸與黼扆一類疑此乃司几筵共之非幕人所共者故先及之與）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不重可知矣此亦如設席之或加或不加皆禮之等也）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

案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除九貢九賦九功外無所謂貨賄者其正在冢宰以制國用大府受其貳以佐冢宰故總其入數而頒之於內外府與凡官府郊野都鄙及畿外分財之以待用受藏之府謂內外府玉府也受用之府謂官府郊野都鄙畿外分財之府也內外府非

無用也以在王城之內主於藏以待用各處分財之府非無藏也在王城之外王於用其有餘者乃藏之亦僅矣猶須貨頒賄互文見義恐其意未明復繼之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以見執事財用可就近所貯者受之不必皆受之內外府也如今功令有貯於戶部之財物即受藏之府也貯於布政司即受用之府也注以職內為受用之府職內掌數未嘗掌財又有以外府為受用之府外府主邦布以鑄造之所不在宮城之內而外之耳與內府相聯事無取乎分而須之也○按周官貨賄之府自郊野縣都以至畿外所在有之散見六職如遺人職門關委積以養老孤之類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九式以祭祀為先大事在祀之義也此以膳服為先惟辟玉食之義也合之其義乃備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邦國之貢應掌九貢之貳萬民之貢應掌九賦九功之貳是皆式貢之財也必有餘財乃以供玩好之用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即冢宰制邦用量入以為出之法而大府貳之者也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大府貳冢宰制邦用量入為出以邦之賦供邦之用取具于大府見其職之重也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金玉服用必需非玩好已下比金玉應統在膳服內出于關市之賦所供者玩好已下出於式貢之餘財所供者故列金玉于先而以玩好已下次之內府職云良兵良器可證兵與器為二物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此亦在膳服內出于正賦所供者送死大事燕私衣服王親身之物不應以式貢之餘財供之也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

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四方之幣獻獻于王也玉府職凡王之獻獻于諸侯諸臣也上下相餽皆以獻稱乃交相愛敬之意鄭注自無可疑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得與王同賜予手足腹心一體之義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外府掌邦小用與内府掌邦大用相對大用小用皆用也不可專以内府爲受藏之府又不可專以外府爲受用之府明矣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王及后之衣服用及泉布至纖至悉必遝件會之非奉事至尊之體又恐人習而不察以爲上之用財可無限制也故司書職凡上之用財用必考于司會明乎羞服之式司會掌之司書既考而書之書而仍闕之不會一以尊至尊一以知每年服用之多寡于國體事勢兩

得之矣後世諛佞之臣反藉經語以獻媚于王非失其本心者與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先叙典灋則次乃及財用使人知財用出入皆爲經邦理國起見而欲核官方吏治之殿最仍于財用之息耗見之本末先後犁然具備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書契版圖司書掌其正會計鈎逆則

司會專職也民財夫家六畜之數必羣吏先上之司書而後司會聽其貳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參互猶言參伍綜核之密不一以而足必指定如何爲參如何爲互則鑿矣司會以歲計而先之以月又先之以日于日而參互之則月與歲之參互統之矣參之互之所謂會也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八柄有廢有置而爵祿誅置隨其後此冢宰佐王所以治天下之大權而周知而詔之者司會也舉四國以賅官府都鄙天官官正而外司會之權與官以貳埒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版舉邦中九賦自邦中始也土地象五土此言土地下文言山林川澤皆

祖備　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羣吏如地官載師閭師凡有地治之官取于民財之徵令也司會職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亦衆民財及田野夫家六畜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所以稽吏治之殿最者在此第　文有詳畧耳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　凡邦治攷焉所考者邦治以別乎邦教邦禮邦政各典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大府所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其正在太宰職內所貳官府都鄙財入之數其正亦在太宰或謂其祗存於官府都鄙之吏是本末倒置誤矣職內貳大府以貳冢宰故日以逆邦國之賦用以冢宰制國用而邦之賦用取具於大府也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頒其貨頒其賄大府必有令下之內外府及各分貯之府即以其副下職內書之於冊職內及會與職歲同逆官府財用之出者侍有此貳令也所受者貳令而未嘗受財職內與職歲所掌惟文書而已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司會合財用出入鈎考之職內專掌入數佐司會鈎考職歲所掌之出數相待與否二官所掌者數而已其財用之出則官府爲之必合職內職歲與出財用之官府互相鈎考而司會主之所謂參互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其貳在職歲其正亦在大宰待會計之時而與職內之入數參攷之猶職內之逆職歲也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承上文而言職歲掌邦之賦出所謂式法也不受之于大宰與大府者設職歲之官所以互相檢校而分其任也唐書裴延齡傳德宗云臣以檢校府藏于糞土中得

遺幣若于苟職內職歲之法行奸人安得藉口與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猶職內之贊司會也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官府都鄙凡用邦財皆以式灋用之職幣亦以式灋斂之既可杜用財者浮冒之弊而其所斂者皆所當斂者苛求之端亦無自生矣　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裘猶云大圭大路冕之也注家以

黑羊裘實之蓋祭天尙質以慈準之耳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大喪廞裘飾皮車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皮事蓋庭實之類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獸之皮至秋而毛毨至冬而毛氄斂皮以秋爲始非至冬而不斂之也斂革則以冬不以秋冬風烈革乃乾而不蠹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爲氊以待邦事歲終則會

其財齎

内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此稍食通北宮內之人民而言下文歲終會內人之稍食則專指內人而言正歲均內人稍食施其功事及歲終則會而稽之事體當然經文偶倒介甫遂謂稍食歲終旣會之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正歲又施焉誤矣會內人稍食則凡宮內之人民亦會之不言者于會內宮之財用包之矣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三者于敎九御見之不斥言世婦以上而實上下同之猶敎陰禮見之后夫人九嬪不及九御而亦上下同之也圖婚敬姜云王后親織元紞夫人加織紘綖后夫人亦有織事可見其桑衣服正奇衺禁婦容婦言婦德以漸而修矣功當展婦功勤猶有休其蠶織如詩所云者乎齊家之道莫先于此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凡建國佐后立市內宰職凡云詔云贊者其專職也云佐者本有官爲后任其事而內宰爲之佐卽以佐后也喪事正外內命婦服位者內小臣之專事也○內小臣正后服位則正命婦服位可知

○立市設次置敘正肆者司市之專事也受獻絲枲之功者典婦功之專事也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以此推之所謂以陰禮教六宮九嬪者蓋指祭祀喪紀賓客拜跪揖讓諸禮儀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授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天子理陽事后治陰職然禁令無出自后之禮北宮屬之王陰從陽也○小宰掌王宮不言后宮者

統于王也內宰掌王內則王宮非所掌特揭之曰王之北宮旣以別于王宮而又以見后宮亦統於王也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不獨蠶事親之穀種獻自后幷王親耕之事亦相之矣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內人兼女宮女奚之屬凡在王內者皆是也此等人在王內本無爲之帥者至於出入中門亦無帥則閽人幾之重門禁也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　掌埽門庭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凡賓客亦如之夜則設門燎如燕禮閽人爲大燭於門外是也若庭燎則司宮庶子甸人親執之矣蹕官門廟門先入官門而後入廟門故蹕有先後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

而糾之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　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自九御言則曰學自九嬪言則曰教太上立德立功立言所謂三不朽者婦人與男子同之見婦學女教之重也九嬪以德功言容教九御則九嬪以上皆以身先之矣內德之懋獨隆成周舉其實四者盡之關雎諸詩所載是也　凡祭祀贊王齍贊后薦徹豆籩　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濯概括凡祭器爲齍盛之器亦在焉齍盛大夫用黍稷天子則兼用六穀皆先期帥女官具之至祭之日女官乃陳其具世婦親臨之舉內羞而齍盛不待言矣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以次供御之言侍也所謂奉巾擳抱衾裯是也先儒專指御女言之遂有疑王每夕御女非所以保王躬者固矣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　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持翣目后之喪則大喪應兼王言或疑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供給湯物不當以婦人爲之經言掌沐浴供湯物者如鬯人大渳設斗共其釁鬯肆師築鬻大祝始崩以肆鬯渳尸女御則紀綱其事耳非親爲之也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上云禱祠以祈福也此云招梗招而梗之也梗禦也

如韓愈送窮文云命奴星結柳爲車縛草爲船具糗粻以迎而送之是其証也禬除也禳却也示而却之也凡此皆以除疾殃與凡禱祠之禮又不同疏解招爲招取善祥是與禱祠一例矣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六宮之計女史鉤考之聞見詳密則絲髮不能遁矣○有女史掌鉤考後世宮寢後廡之患無從而生有女祝掌禱祠後世巫蠱詛祝之禍無從而生禮之止邪于未形此類是也書內令　凡后之事以禮從禮指凡陰禮內宰教之其書則女史執以從無敢須臾離也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嬪婦卽典絲所謂外工也內人卽典絲所謂內工也故合而言之曰女工事治絲枲之事也齎治絲枲之費也無以外及內者此以其多者及其窾者耳王宮內所用之布帛孔多豈內工所能供辦必借力于民家女婦工于女事者以事齎授之及獻功則辨其爲絲之良爲枲之苦使買定其精粗大小之價頒之于內府以供王及后以下之衣服下文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不及內人者亦舉其多而言也必須之于內府者王宮除內府別無私藏也典絲職受良功而藏之典枲受苦功而藏之不言所藏者三官聯職所謂良功苦功卽典婦功之辨其苦良所謂藏卽典婦功所藏之內府非有二也典婦功云共王及后之用典絲枲云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皆互文見義三官之設本以供王及后已下之衣服或有餘則賜予徵令亦於是取焉凡國家幣帛已列于九式非專取給于典婦功

也名官曰典婦功爲民間化治絲枲之倡導與九職嬪婦相照應三官合觀之則義相補備分裂言之則彼此格礙不通矣典絲枲云以其物會之皆總受司會之鉤考而典婦功不言亦此意也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其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凡絲皆入于典絲不入于典婦功者明其爲典婦功之屬官也典枲亦然三官聯事故其頒其受皆彼此互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

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物即良功之物下文所云黼畫組就之物絲纊組文之物文織絲組之物皆是）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於典絲曰受良功于典枲曰受苦功則良苦若絲枲明甚苦之言粗非濫惡之謂也典絲典枲分任良功苦功典婦功則兼掌之經文別白注家自淆之不可解）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各以其物會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衣而袍製裏以素沙尚飾也此婦人之服異乎男子者）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典命再命受服指命夫也共之者司服其命婦之服則內司服共之）共喪衰亦如之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　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自衣翣柳之材已上皆共王及后之用專職也掌凡內縫事兼職也）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染帛如此染絲可知所染之色不特三者以天玄地黃夏翟備五色皆以供衰冕之用舉重而言）掌凡染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立文大概與內司服同王后之服六而外內命婦之服自鞠衣以下經明言之王后之首服三而內外命婦之首服不言自某以下者禮

翦副同首服之等三而已詩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鬧君夫人用副則三夫人世婦亦用副自九嬪而下得服編與次可推而知也必云待祭祀賓客者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之為首服亦同之也古人再命受服婦從夫而貴為之服所以異之非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則不敢服是服貴之也）喪紀共笄經亦如之（經之等祇笄猶丈夫之經祇冠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服以章身王與后異其官屨則王與后同之貴賤之別也）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

服之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石谿讀周官卷一終

石谿讀周官卷二

安溪官獻瑤述　同安後學[illegible]

後學[illegible]

孫　壽相　仝校

地官司徒第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先儒以司徒經理土地故謂之地官則天官固未常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天無不覆冢宰以一官而兼五官之典非天不足以名之地無不載司徒以一官而育天下民物之生復天下民物之性非地不足以名之○以地官掌教者望溪先生嘗言禮官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于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此古之聖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非後世之治所可及也愚謂教之大旨無非作民忠敬之心親遜之謹而其所以教者即教著于祭祀喪紀昏冠飲酒與夫頒職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之內故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人而無一事之不教也○民利其利則安民樂其樂則擾擾馴也安之至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或以六官之上未嘗序列三公爲疑按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此三公統鄉民之訟也三公雖無專職而散見於朝士司士等官者甚詳不當以六官之上無三公爲疑矣鄉

太夫皆卿爵合觀周禮序官除六卿之長別無所爲卿者先儒謂六鄉大夫即以六卿爲之與大司馬軍將皆命卿正合六鄉首善之區施教化則樹之風聲制田里教樹畜則郊圻充實而後及於四境計賦出兵無事安居有事則更番徵發故以三公臨之六鄉之六卿領之建無疆之基是地官第一義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載師任遠郊之地有牧田牛田即牧人牛人畜牧之地故牛人牧人充人同屬地官○司徒之屬三農生穀虞衡作材蕃詳焉園圃僅見園人場人藪牧僅見牧人牛人猶嬪婦化治絲枲天官僅見典婦功典絲枲舉其偁于上者而下者可推而知也○自封人至充人皆以祭祀相聯屬封人掌設社壝凡祭祀喪紀賓客軍旅飾其牛牲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故二官次封人而以牧人已下三職掌共祭祀牲牷之官敘于其後後儒師心更易之誤矣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

徒二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康成謂縣師主天下土地鄭氏鍔謂掌公邑二說相發明蓋除閭師所掌之四郊遂師所掌之

六遂與公卿大夫所治之采邑其餘內自郊里外至邦國凡有閒田皆縣師掌之故亦曰掌天下土地而非如大司徒遍掌天下之土地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考三公從在六卿上師氏保氏則以中下大夫爲之其非三公之師保明矣大戴記稱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乃六卿上兼三公之位而非可以中下大夫之師保當之也後鄭引以詁此職恐誤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其職曰巡問觀察通國中四郊甸稍縣都之民皆在癸勸之內矣○載師至均人所掌皆土地人民之事師氏至媒氏所掌皆教禁調和之事次于六卿之下門關六遂之上者所以毗佐鄉吏教養之政而達之畿內遠近斯道德一而風俗同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大小相承其制與鄉遂之吏同後鄭謂皆司市所自辟除則鄉遂之吏自上士已下先儒謂鄉大夫使民自推擇賢者能者興其秩而增受田令其子弟備閑民耕之以代祿其說似可信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金鐵無荒年先王通商阜貨以利農法莫善焉故泉府列之地官而屬于司市徒八十人備銅炭之役多也疏謂掌市之征布故連類于此乃其一義耳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鄉之官以上大夫主之遂之官以中大夫主之門市之官以下大夫主之具有深意或疑門與關等不知王城重地管鑰之任非輕必位毋權重乃能防閑而禁詰之也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門官府在國內司關官府應設于界首適中之處庶毋關關吏可不時便于檢校疏謂亦設之國內其信然歟國貨出入皆有節傳以聯門市故司門以下三職附于市官之後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人掌野秋官遂士掌四郊鄉以外爲野前後似不相應按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賈人凡治賈劑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曰郊曰野並不指明鄉遂可知其地難以劃定陳氏曰謂六鄉取國中之地作之不足則取之四郊六遂取四郊六鄉餘地作之不足則取之邦甸故六遂之地或云掌野或曰掌四郊乃互見法原不相背也。或云遂人遂師官府在國內或云在遂後說更長遂地稼穡之事爲多如臨時移用隨地補救皆刻不可緩若官府設于朝必待稟命而行其曠廢也多矣按秋官遂士掌四郊說者謂獄治在四郊以類推之遂人遂師亦當如是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自上士以下亦如六鄉使民自推擇能者入使治之而鄉長則無秩猶之遂大夫不以卿爲之皆下鄉官一等也遂大夫不以卿攝或謂乃以朝中王官衆之或謂王官各有專司且爲中大夫見於敘官者亦無多人當于會爲王官而致仕歸于家能勝此任者充之卽卿之州長黨正遂之縣正亦然是儀禮所謂鄉先生君子也二說未知孰是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遂之賦粟里宰當之遂人遂師令之入于廩人倉人其餘留之于野方春耕時民有不足則頒之待

秋成有餘則斂之所謂散其利也其尤貧者則施之而不責以償所謂施其惠也以其衆聽新甿之治故名官曰旅師後鄭指爲縣師斂野賦穀之官詳本職並無此意鄭氏蓋以縣師徵野之賦貢而此職掌聚野粟不係此所謂野事指六遂之野言耳惟易氏謂始未皆補助之政近之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大夫之采邑在稍地其兵賦則家司馬掌之進而小都大都公卿之采邑則都司馬掌之其采邑外之餘地屬之縣師之稍人蓋與縣師聯事專主公邑之兵賦者故其職曰以縣師之法作其事同徒奉贊云云也公邑包縣都而曰稍人者舉其一以概其餘鄭氏謂小都大都自稍以出是也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遂人掌縣鄙溝涂其法達于畿內故序旅師至稍人六職俱主郊野米粟兵車芻薪與夫糞種作田之事次于遂人之下蓋與遂人相左右者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次土訓誦訓二官于卿遂之下山林川澤之上者地勢之高下平陂不同所生之物產墝惡各異設二官備顧問王者不出戶庭而五地九土周知洞曉不異與阼大司徒所云土會土宜職其要耳其詳見於圖書則二官備矣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山林川澤各分三等與職方不同蓋職方主于同
貫利故所掌者皆名山大川為一方之綱領虞衡
王于量度十坤所宜物產所殖故以山川之大小
為設官之多寡而撙節愛養之道至纖至悉義各
有當也閭師職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
事貢其物即下角人羽人掌葛掌炭諸官以其時
取之于山農澤農者是也而專其責于虞衡之官
自王國以達于九州生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星羅棊置與鄉遂之官無以異蓋山林川澤為
國之資中庸言天地生物不測而及山水明寶藏
之興貨財之殖皆在是焉自虞衡之政不修利之
所出惟責之三農後世財源日涸皆由于此往在
史館曾以此義請進
上特命閣臣改為
旨頒行直省有地治之官果能實心倣古行之其利
民溥矣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自廩人至稾人皆掌米穀舂揄炊爨以類相聯司
稼主稼穡不列于鄉遂農官者以年上下出斂法
與廩人以歲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相聯事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稾人奄八人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

女稾每奄二人絣八奄共十六人女稾又奚各五人合四十人蓋冗食于官實繁有徒非是不足以供之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

以名其社與其野

此承上土地之圖按圖而知九州之地域因類而分之大槪不過五土辨其名物而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必施敎以一之如下文土會所云也辨其名物而知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因而詔地慝任地事如下文土宜所云也辨其名物而量地肥瘠爲賦高下視地墽惡爲法輕重故因而制地征均地政如下文土均所云也于土會曰辨五地物生于土宜曰辨十二土壤之名物于土均日辨五物九等此句起下三節較然矣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者先王圖次侯國次都鄙下文于制畿疆則曰千里于制侯國則自五百里至百里邦國之數也于制都鄙則曰以室數制之都鄙之數也此句冒下土圭三節又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畫之大端而非圖則無以辨之此掌土地之圖所

以爲大司徒之首務而邦非此則無以立也○建國必設社稷者社祭土稷祭穀而始敎稼穡者田主也必象樹之敎民報本反始也樹立也同壇祭之也鄭氏解社稷爲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解田主爲神農三者皆田主也田主所以配土穀之神鄭賈舍正祀而專指其配食者展轉相因文義不明又將樹字聯下樹木謂田主即以所樹之木爲憑依益不可解矣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

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先言動物植物者人物皆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以所生之物不同引起所生之民之不同耳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敎焉一曰以祀禮敎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敎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敎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敎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敎安則民

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此明司徒之教所由起也施教以變化人之氣質氣質之偏但以形體驗之土有五民生其間形體亦有五各象其土而不能相同則知民之性各囿其質而不能相通始于資稟之殊後遂成爲習俗之異先王辨之因設爲十二教以一之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

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以敎民言舉五土可包九州以九州之人皆稟五行之氣以生也以居民言五土分爲十二土而十二土之中又各有五土必周知之然後可相宅而同貫利也既辨土復辨壤者庶土與穀土所由分也又草人掌土化之法未化爲土既化則爲壤矣猶須相其宜而爲之種故別而言之於義乃備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作民職如閭師任農以耕任圃以樹令地貢如閭師令農貢九穀令圃貢草木斂財賦如閭師徵圃

中四郊之賦遂師縣師微野之賦是也土均本以制地征而民間之禮俗亦稱是而爲之節故曰以爲齊天下之政○合上二節皆經畫土地而因以裁成輔相之有土會之法而民不域於地氣之偏矣有土宜之法而民各享其土壤之利矣有土均之法而沃土瘠土無以相過貧國富國無以相耀矣已下乃及制邦國都鄙之事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

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典瑞職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蓋量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者也深如儀禮南北以堂深之深以地之廣輪言也所謂地中者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有形之中主于形言天之包地如卵裹黃皆圓體也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景之處爲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冲和會合乃可謂中當以歷法推之周髀之說窮南極北晝夜偏蔽赤道之下冬夏適均北極之下半歲爲晝夜其地大寒赤道下一歲兩冬夏其地大暑惟中國當赤道北暑移盈縮與時進退二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故謂之地中而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之地假如地在日南東如西與廣

則當景短之時[illegible]日其地必多暑而非中矣地在日北如口北塞外則當景長之時其地必多寒而非中矣地在日東如今閩浙近海一帶則當景夕之時[illegible]照之時云夕暑所其地必多風而非中矣地在日西四川一帶則當景朝之時地偏西而朝日照之時所云朝陰其地必多陰而非中矣所謂地中者地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寒多暑之患合故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合故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四時風雨寒暑皆天地為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之合為之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非必曰景尺有五寸乃謂之地中乃言地中之處其影尺有五寸用此以為標識耳[illegible]○地如彈丸當天之中天動而地不動南北二極謂之樞紐恆星天之極謂之赤極日行黃道出入于赤道而月五星之道又出入于黃道各有其極不與赤極同雖參差而有常可推算而得也

注疏四游之說書緯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日景于地千里差一寸不知地安能升降特日月五星之周天于地有遠近耳千里一寸施之于用自不可通自衡岳至陽城二千五百里而陽城之表日至尺有五寸衡岳之表夏至日中無影是百六十餘里已差一寸矣鄭賈未解地圖應天度之說宜其解經之謬悠若此○紀上二條參季文貞公與茂夫先生暨莊元仲先主識叔衍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其食者半後鄭作天子食其貢之入先鄭指諸侯自食其租稅三山鄭氏指地之可食者言先鄭之說于文義較妥所可疑者諸公一半實封一半附庸侯伯則實封纔一分而為附庸者反居二分子男則實封纔一分而為附庸者反居三分不可解也從三山鄭氏之說與遂大夫辨其可食者合然通九土而封之除山林川澤不可耕者半其半皆可耕者于諸公之國既然矣侯伯子男之國亦宜然何以彼此懸殊在大國則可耕者半在次國則可耕者僅三之一在小國則可耕者僅四之一乎不可解也唯後鄭謂大國貢重小國貢輕春秋傳子產曰天子頒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制也題有証據然如其言當云貢者半或三之一四之一矣不當以食字作貢字解也各家議論紛紜不出三說而究不能衷于至是今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制其地域又曰以其室數制之言以邑中之室數幾何制為邑外之田地幾何因而封溝之以為界限也其制之之法又必辨其上中下地不能劃定每家百畮此即土均之辨等以制地征而但計畝數不言里數者自井邑積而邱甸縣都其里數可考而知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法而待政令

此總上王畿侯國都鄙之地域既定乃分地職如載師任國中以廛里任園地以場圃是也奠地守如虞衡掌山澤之地為之守禁迹人掌邦田之地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厲禁而守之是也制地貢如平地貢九穀山澤貢齒角灰炭是也三者定而地政備矣乃頒十有二之職事于邦國之君都鄙之長使奉為地法以登萬民而以待上之徵令○自土會至此皆經劃土地之事而安擾人民者在其中自此以下乃專言人民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

二曰除盜賊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自一至五韓氏愈所云安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之道備矣同衣服者古者長民衣服不二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蓋貧富不相耀則民無忮心浮夸者不相慕悅則民有定志此又安之之要也合上二節先王之于民也值其變則荒政以捄之處其常則保息本俗以安之所以躋斯民於仁壽而無一夫之不獲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始和布教有法有象將使邦國都鄙官長縣之以為民觀者也與天官同施教法非第法而已將使邦國都鄙之吏循之以教其所治民者也教法即德行道藝也鄉大夫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州長正歲讀教法蓋司徒施之鄉大夫受而頒之州長讀之凡邦國都鄙皆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吏其受而頒之讀之與象內同故曰使各以教其所治民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登萬民與小司徒使六鄉各登其鄉之衆寡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義同頒職事使登萬

民其故有二一則使天于之人各修其職職事修則民心閑而不放其誘而之善也易望溪先生曰冢宰任民九職司徒且增其三焉冢宰制國用者九職所任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數則秀民之學道藝巫史醫卜之世事庶人在官之服事其職業不可缺矣一則按籍而稽公家之力役施舍可因是而詳覈之鄉大夫所謂賢者能者卽此之學藝世事而優焉者也所謂服公事者卽此之服事也有民必有職有職必有征而是三者則寬其舒役此所以必盡登之而後可歲稽其多寡而定其弛舍之數以待上之徵令也○大司徒定比閭族黨州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蓋伍兩卒旅師軍卽寄于比閭族黨州鄉之內也大司徒頒職事以登萬民小司徒乃頒比法使登其鄉之衆寡蓋老幼貴賤賢能之人六畜車輦兵器之物卽寓于士農工賈職事之內也此皆掌人民之數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有十二教又有三物何也或謂十二教以覺庶民三物以課秀士其說似近而實不然詳州長黨正以下鄉官當讀法之時各屬其州其黨之民而教之何嘗專教秀士特教成而賓興者乃秀士耳然則三物一教十二教又一教歟非也十二教者據其教之始而言也三物者據其教之成而言也當其教之初祭祀則教民敬而已飲酒則教民讓而已昏婣則教民親而已州長凡州之大祭祀大喪黨正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皆教其禮治其事是也及其教之久也有以敬敏任恤見若矣

則閭胥書之有以孝弟睦婣有學見者矣則族師書之有以德行道藝見者矣則黨正州長書之至三年大比則鄉大夫從而賓興之此猶後世立孝弟力田諸科以鼓舞斯民使各修其職各盡其事其不能者不與是選耳非十二教之外別有三物之教亦非教庶民一法於秀民又一法也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或以鄉刑謂扑作教刑非也扑如閭胥之撻罰是也此鄉刑卽士師之三曰鄉刑上德糾孝與野刑國刑等同謂之五刑者是也不孝不友之罪浮于元惡大憝造言亂民王制所謂殺無赦者也而以扑教之可乎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十二教首祀禮次陽禮次陰禮皆五禮也次樂禮六樂也餘雖不言禮樂而無非禮樂之意大約有序者皆為禮不乖者皆為樂先王施教不過使人同歸于中和而已顧承上會而言主于一道德同風俗故備列十二教所以化其氣質之偏也此以淑性陶情而言王于防民偽制民淫故專言禮樂所以祛其情欲之累也夫然而民乃復其固有之善而完其天命之初矣推而大司樂之教國子其為禮樂一也特因其已能者而優游漸漬以臻于熟耳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地官言獄訟最詳鄉大夫用衆庶則聽其獄訟鄉師斷其爭禽之訟司市聽其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聽其小治小訟以至遂師作役事則聽其治訟遂大夫縣正皆曰掌其治訟如此者不一聽而足皆所謂有地治者也有地治者既聽而斷之而民猶不服教而訟于司徒復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一以致其慎一以質其成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望溪先生曰小宰所令于百官府者王宮之事也故不用命者曰不共司徒所令于教官者教事也故不用命者曰不正○按地官所掌者地所司者徒惟所掌者地故按土地之圖始則辨五土以知地生經則辨十二土壤以物地事復辨九土以均地政故因而制王畿建侯國造都鄙而經畫土地之事備矣惟所司者徒故通掌人民之數立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而民徒之室數可稽定士農工賈之籍而民之職事可核稽其室數核其職事則民之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無隱漏遺脫之弊矣而其大要則使人相糾相勸有一善焉可得而舉也有一不善焉可得而誅也此三物八刑所以[illegible]于其後也經畫土地又皆爲安頓人民起見蓋土會所以復民性也土宜土均所以定民居遂民生也舉凡制田里薄稅斂立學校明禮義皆括于其內故以荒政已下三者休養而生息之也一篇止此二義相爲終始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掌教法而曰以稽民數者地官掌敎無一人不在所敎之中凡春秋之聚衆庶序吉之屬民皆于讀法之時寓校比之意比經云掌敎法以稽九比之數下文又云頒比法以施政教互言之而義見矣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乃會萬民之卒

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施政教行徵令不得民數則政教徵令或有不均而壅蔽之患起然欲稽之必先以校比之法頒之使鄉遂之計簿則歲時入之邦國之計簿則三年受之于是財產有一定之籍人戸無隱匿之弊按之以施政教則政教得其中按之以行徵令則徵令得其平不獨此而已九比之內果人民衆六畜多車輦備則吏勤而政善可知其不能者反是此職末復云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平教治正政事正與此相應也然則稽比數頒比法受比要小司徒之所以貳大司徒者此其首務而會卒伍起徒役皆因比法而速及之也

此與天官相聯以歲時入其數即司會歲會月要日成也三年大比即司書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也○五家爲比比近也輔也作去聲讀因其比近也而校比之又轉作上聲讀○追胥曰比者卒伍既定各以所居遠近相次而追胥也令貢賦者因賦出兵因兵令賦參稽之其政益均也賦載師任地之賦貢閭師任民之貢後凡言貢賦做此○懍也程氏曰後鄭以九賦爲口率出泉又以井田偏屬三等采地全經牴牾不可枚舉矣即以制軍之法論之本節五人爲伍云云賈氏指爲鄉遂兵制以比附于比閭鄰里之數而都鄙軍制則取司馬法井十爲通每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實之如其說是鄉遂公邑則每家出一人采地則三十家止出三人何多少懸殊乃爾又况鄉遂公邑大喪大役趨事之日更多乎魯作邱甲每甸五百一十二家百人爲兵春秋猶譏之豈有百家徵發百人而首先重國其鄉遂公邑之理乎愚意平時訓練則七萬五千家可任者以二家五人爲率至于調發自以甸出一乘之法爲準然則下文四井爲邑云云亦鄉遂公邑通行之軍制也審矣○又曰經概言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未嘗言出軍每家必派一人也蓋軍事有更番有旅會有遠近勞逸有技力強弱以均人之法通融于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之中而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如班志所云未嘗不聲相聞目相識未嘗不肄愛足以相死斯制之善者矣豈必拘於五家五比以成伍兩哉○又曰近日通儒皆暢辨井田之法通行無異則田法以四起數固鄉遂都鄙之所同矣至于居民之法以五起數由五家積至千萬家安見鄉遂公邑之與都鄙有異法乎管子之法制鄉則五家爲軌積至十連爲鄉制鄙則三十家爲邑積至十縣爲屬皆以五起數蓋本先王之法變而通之亦可

見鄉遂公邑都鄙地邑民居均無異法矣 按賦出于田田制既通行乎畿內則軍制亦通行乎畿內豈惟畿內推之九州侯國之制皆同程氏以五家爲比所以綴民居四井爲邑所以制田賦民居之數定則軍旅行列之制亦定縣師職會其居人之卒伍其一證也田賦之制定則更番調軍之制亦定中秋治兵鄉遂郊野師都各載旂物而至其一證也備稽則可任之丁夫不嫌多以時討練軍實人人皆勝兵也故曰起徒役軍旅每家以一人爲率其法通行乎遠近內外也徵發則趨赴之武夫不在衆更番節其勞逸兵出而民不擾也故曰甸出長轂合六十四井而出一乘其法亦通行乎遠近內外也田制軍制相爲經緯以此說經經不相齟齬故備錄之以佐觸發云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五伍之法每家一人爲正卒言也此悉數人民戶口而總計其可任者爲羨卒言也毋過家一人指五人爲伍者也其餘爲羨通指可任者也田與追胥竭作雖日所役近爲時不久亦欲人人習于武事隱有不可犯之勢焉其寓意深遠矣　貢疏謂六鄉每家出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爲上剩致甿六逘每家出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爲下剩致甿謂之饒遠夫羨卒卽餘夫也特對正卒言則曰羨卒對一人言則曰餘夫耳鄉逘皆然何嘗專厚于逘乎

大司徒辨地有九等通九州之山林川澤邱陵言也若就無州可耕之土分之大概不過上中下三等而已計口受地則口衆者受之肥田口少者受之瘠田極人數之多家十人而止矣極人數之寡家二人而止矣舉其中惟六七口之家最多故自七人而上者皆受以上地自五人而下者皆受以下地而六人之家則概受之以中地經文本明白注謂舉中以明上下其說可通如貢疏分析言之則鑿矣鄭氏鍔疑之是也然謂鄉逘邦國都鄙受田之法有四節則非蓋不易卽上地也一易卽中地也再易卽下地也合之逘人大司馬彼此皆同上地食者三之二卽逘人之田百畝兼五十畝可任者家三人卽此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卽逘人之田百畝萊百畝可任者二家五人卽此之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卽逘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可任者家二人卽此之家二人也土均之法通行乎天下無

遠近內外一也何嘗淅于遠而厚乎近乎不悟前後互見詞有詳畧乃謂先王之厚于鄉將以強內于公平正大之意失之遠矣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政教戒禁一事也詞訟賞罰一事也政教者道之以當如此戒禁者禁其不當如彼也詞訟必有枉直直者在所賞枉者在所罰犯命者犯其政教戒禁之命也誅以警衆又不但罰之而巳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望溪先生曰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而有大故則司徒致之何也諸子掌其戒令糾禁而修業仍於鄉學也于諸子曰羣子以合諸學合諸射合諸喪祭賓客而言也于小司徒聯曰餘子各據其家而言也與士並舉則曰庶子言各有當也　按已上皆賦大司徒教人民之事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春秋傳井衍沃牧隰皐衍墳衍也沃沃土也隰原隰也皐皐壤也四者皆瘠土故可井而以牧濟之乃通而不窮逘人所掌有田有萊田卽井也萊卽牧也以田與萊相參者爲率倘遇膏肥之壤則專授以田而萊可不兼遇磽确之壤則專授以萊而田亦可不兼蓋以井屬之田牧屬之野隨地之勢因土之宜極之山林川澤邱陵凡遇穀隰皆可栽長補短以井牧之制行之此山農澤農所由來也必按圖而索之刻舟而求之則室礙而不可通矣　望溪先生曰注以此節爲采地

田制異乎鄉遂非也井邑邱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幷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以及八家之場圃皆取于所加百畝之中且四井爲邑量地制邑亦必取于四井之中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即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邱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又曰康成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匠人之法止九人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同也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無幾其不可爲以十起數之溝澮者亦不可以爲九起數之溝澮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于畫井矣謂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況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則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之說亦不

可通哉一則以五與四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綴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法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何不可通行井法哉且制地授田出稅賦役稽夫家畜產之法見于司徒見于小司徒見于鄉師及鄉遂尋吏之職疊出互備不厭其繁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經界水道彼此各異是地法之最大宜特書而詳見者乃竟無一語及此則注疏之可疑明甚矣又曰小司徒專掌六鄉而所載乃井邑邱甸縣都之制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大司徒聯具之矣故獨載井法以示內而六鄉外而六遂以及都邑名雖各異其地法則皆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積累而區分之也○按井法一而已得望溪先生說折衷之可謂明晳矣後鄭又以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

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推而上之爲縣爲都爲同無不皆然後鄭蓋以小司徒與匠人皆言九夫爲井而積而累之甸都之數與匠人成同之說不合故曲爲是說以合之然五溝自匠人爲之其制已成不過歲爲修治而已考稻人職以溝蕩水以澮瀉水以作田則治溝洫與治田本是一事下地如一此平土可知何至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稅分治田與治溝爲二事惟王氏與之謂匠人法即司馬法皆兼山林城郭以十起數所云方十里成百井方百里同萬井者特舉成數而言小司徒則專以穀土爲言故同而不同耳此與王制三分去一之說合會而通之則小司徒匠人之說合而班氏漢志之說皆無不合矣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大司徒職于王畿曰

制其畿封于侯國曰土其地制其域于都鄙曰制其地域而溝封之皆所謂分地域也其事既詳于大司徒故小司徒約言之辨其守即大司徒之奠地守施其職即大司徒之分地職平其征即大司徒之制地貢合上二節皆貳大司徒經土埊之事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

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狥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此與上頒比法受比要相備○小司徒所以貳大司徒者亦惟土地人民為大而文意皆相承大司徒頒士農工賈之職定比閭族黨州鄉之制未言其所以稽而登之者若何也小司徒則歲頒比法以時入其數至三年而復受其要則几九比之內其家之貧富民之賢否戶口之衆寡畜產之豐耗器用之完缺皆犂然于胸中而政教徵令所以斟酌調劑者無不盡善矣政教所該者廣徵令言之惟軍法役法二者軍則五伍相承而極

固結之勢役則舉家一人而有寬然之樂觀于徵令之善而政教之善在是矣人民之事既詳次乃及土地之事太司徒以土宜之法任土事而所以任之者亦未言也小司徒乃經土地而相其宜可井則以井任之可牧則以牧任之井牧相間自一夫以至萬夫推而九州之內無不關之萊無不耕之土然後以土均之法制地征令貢賦而凡載師之任地草人之化上稻人之作田閭師縣師遂師之徵斂賦貢皆統於是矣惟制畿封國設都之法已盡于大司徒故不復贅言之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叙秩常也叙次序也王祿賞言則因其才之高下事之成否而次第之使不紊官伯所謂月終均秩歲終均叙是也王作事言則事之大小各有常度功之先後各有次第此經令作秩叙里宰治稼穡行其秩叙是也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

窆執斧以涖匠師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狥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國與野對言則國謂國中野謂國外四郊亦野也與下鄉大夫國野遂人掌邦之野同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正歲稽其鄉器

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國野之征舍早晚不同鄭注與陳氏深之說似牴牾

細思之實相是壹注謂國中役者少野役者多以人言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役少以事言也惟國中之服役者既少而役事又殷繁此所以征之宜遲而舍之宜早也惟野之服役者既多而役事又少此所以征之宜早而舍之宜遲也○征事指力役疏亦云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鄭解冢宰九賦引此征謂口率出泉非也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

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主皮解見儀禮鄉射與白矢之解不同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長即九兩之以貴得民者三百六十之官是也治即九兩之以治得民者鄉遂之吏是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

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三年大比

則大夫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一命齒于鄉里里族猶齒之況父族乎再命齒于父族則鄉里不敢與之齒矣三命卽父族亦不可與之齒矣倘異族者爲賓介三命者固無不齒矣再命者席位如之何按周官典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儀禮鄉飲酒設遵席三命者如賓禮再命者如介禮皆位于賓東卿三命大夫再命儀禮言諸公兼孤卿也孤四命再命者齒于異族之爲賓介者儀禮既有明文矣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書德行道藝于正歲而糾戒于四時之孟月吉日同一讀灋也而勸戒不同何也亦互見其義而已矣抑孟月用周正則建子之月受教法而以上命悚動之利于徵戒至夏正建寅之月旋旌其善所以鼓舞之于後其序固當如此與四孟日四時建子固孟春之月也其改時又可徵矣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孝弟睦婣皆質性之厚者加之以學則道藝交修德行並進日新月盛而不能已矣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聯法自比始而成于族軍法十夫有長百夫有長千夫有長賈氏疑入軍時相幷其說無可疑主族與族復相聯則重在平日恩義交孚憂樂與共如管子所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也聯法于族師詳之推而五百家至萬二千五百家皆以是推之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敬敏任恤卽于祭祀役政喪紀驗之如祭

祀恭役政勤則敬敏可書矣喪紀相助以力賙以財則任恤可書矣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令社稷之職凡有職于社稷者皆封人令之蓋封土以爲社稷壝壝是封人首事而畿封

社封樹次之凡祭祀喪紀賓客軍旅飾牛牲又遷類及之冲爲由禮以養起也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稾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歌舞及毛炮之豚凡六牲皆封人歌舞之可知豕之有豚如羊之有羔所以獨著者歌舞及之則無弗及矣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六鼓如雷鼓靈鼓路鼓晉爲享祀賓客之樂鼖鼓與鼛則軍旅田役用之四金則皆師田用之首及節聲樂即雜以和軍旅正田役此鼓人職所以屬之司徒不屬之宗伯而次于比閭族黨州鄉之後寓兵于農金鼓乃三軍之號令也

教爲鼓而辯其聲用鄭氏鍔謂教鞸人爲之康成謂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辨其聲所用之事如康成解爲字字義未晰鞸人能冒鼓王鼓制大小不同其聲之急緩頗異鼓必有謂如魯鼓薛鼓見于投壺者之類鼓人皆習之故以其制授冒鼓者使爲之鄭氏鍔之說似可從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鐸以通之于始鐃以止之于終鐲以節之錞以和之于中間序次秩如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此與鎛師聯職者　田役亦如之　救日月則詔王鼓　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凡野舞則皆教之日野舞所以別于大司樂國子之大舞小舞也然則舞師不與大司樂籥師相聯職明矣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用騂用黝及各以方色言其所當用者如是也毛之者先時選擇其毛色以俟臨時用之也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用牷物則非尨但不必取定于騂若黝耳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國之政令如賓客軍旅喪紀皆是不但祭祀也牛與馬同爲大牲所需用者孔多特設中士之官掌養之與牧人充人專養祭祀之牲牢者不同次于牧人之下者以牧人兼掌六牲以共祭祀不當以牛人越于其前耳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饗食賓射亦賓客之事積膳在未入館以前之牢禮膳羞則在入館以後之牢禮見賓客之需牛多也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牽徬皆繩也繩在前者謂之牽繩在旁者謂之徬如凶禮喪車之引與披皆因其用而名之耳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受之牧人或云受之牛人非也牛人受牛于牧人牧人辨其物色之中犧牲者使充人繫之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　碩牲則贊碩牲猶云奉牲以其告神博碩肥腯故因而名之禮之節也康成解贊爲助王持牛紖義長或謂如封人之歌舞牲亦非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居之通稱許行曰願受一廛而爲民市肆亦民居也故同謂之廛里居也孟子曰收其田里合而言之皆宅也以場圃任園地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所謂五土衆山陵林麓川澤而載師所任則平衍之地爲多平衍之地可任者有三一曰宅居二曰田疇三曰園圃田疇最多園圃次之宅居又次之三者缺一則民無以爲生載師必相其土之所宜以授民而所授者爲三農園圃之地職故他官衆言地守而此不及之以衡虞等各有所司也

石谿讀周官　卷二　四

郊甸稍縣都非無廛里而曰以廛里任國中地者舉其多者自王城起也場圃園地叙于國之下郊之上蓋即以廛里之隙地爲之且附郭之壤與焉故下文制賦同爲一類亦舉其多者以檢其餘也宅田授宅者之田謂農田也次士田次賈田漢書謂士工商授田五口當農夫一人故次于農田之後三者之田皆自耕者公田則包乎其內自近郊始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牛田牧田畜牧之家所受四者之田皆食其稅者私田則包乎其內自遠郊始此亦舉其多者而言自公邑以至縣都受田之家不外此數者可不須臚列故第曰公邑之田家邑之田云云也陳氏傅艮曰廛里不獨國中有也宅田士田賈田不獨近郊有也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不獨遠郊有也舉王城四郊以例其餘耳若泥定官田在遠郊彼官府之吏遍王畿之內倘在五百里之閒豈可受田于近郊遠郊乎可謂洞悉經榮矣詳此職專在經畫土地貫民田宅宅以爲居園田以爲食故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大司徒土宜以任土事小司徒井牧田野以任地事皆治其要至載師則治其詳而以待政令與天官冢宰之九賦相聯國中園地即邦中也近郊遠郊即四郊也公邑即邦甸也家邑即家稍也小都大都即邦縣邦都也惟關市掌之司市司關山澤掌之山虞澤虞非其所徵蓋王畿千里以內之地載師任土所宜以授民宅而敘之稼穡樹藝然後以時徵之司會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正謂此也○廛里即六鄉居民之宅地場圃即六鄉居民之園地宅田至牧田即六鄉居民之田地無疑也後鄭見下言公邑家邑而上獨遺六鄉不得其解遂通計王畿之內若干同就四郊之內四同爲田若干夫除七萬五千家之外域有餘地定受田十二萬家而以廛里場圃至

石谿讀周官　卷二　四

牧田九者充之夫載師任土物地辨以授民也顧舍民田不言而專及所餘之地立言不若是疏矣且廛里場圃既以爲民之宅地民之闕地而宅田已下復舉而屬之官立言不應衡決如是緣此制賦皆與大宰九賦相聯言國中四郊不曰六鄉言邦甸不曰六遂者以此耳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園圃毓草木應有稅廛宅種桑麻布縷之征出焉故廛與園合言其無征者惟國宅謂官府之宅以別乎民宅也十一者天下之中正賦法不宜輕重不一先儒多曲爲之解以求其合而終不得合望溪先生反覆參考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三句二十三字爲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數土而別有地征故特著之近郊三句一十九字則莽歆所增竄也蓋莽凌民之政皆託于周官故歆增竄載師之文以示周官田賦本不止于十一耳其辭甚辨而學者獨有疑焉或恐上下文有訛誤始關之而已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節當仍賈氏之說里布布縷之征也屋粟粟米之征也夫家之征力役之征也先王授民宅里數之樹桑任以婦事而貢布帛故謂之里布受民一夫之田夫三爲屋三三相任而貢九穀故謂之屋粟先王之時單丁下戶則弛其力役小司徒稽夫家之數辨其可任者任之故謂之夫家之征經之本義蓋闕民有宅則有里布使役之宅而不毛猶出里布

也有田則有屋粟使有田而不耕猶出屋粟也有夫家則有征使無職事而游惰猶出夫家之征也如是而有不毛之土不耕之田不修常賦之人亦罕矣故下云以時征其賦則布帛粟米力役也大意重在勸民耕桑力作而非如鄭氏重罰以困之之謂王解里布猶仍口率出泉之說則不待辨矣

以時徵其賦徵賦者閭師遂師縣師而以時令徵者載師也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上文曰以時徵其賦與載師同而下所列皆九職之貢物則貢之外別無賦可知矣特以地言則曰賦以職言則曰貢耳司會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正謂此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後鄭解夫布謂算斂猶仍口泉之誣矣曰夫布者一夫之征也無職之閑民雖不受田未嘗不受廛且有身必有役故使之出泉布以當布縷力役之征雖無職仍與有職之民同其曰夫布所以別于載師不毛之里布耳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不耕者已罰之出屋粟矣仍以祭無盛愧

之不蠶者已罰之出里布矣仍以不衣帛愧之罰之者罰其貨之棄於地也愧之者愧其力之不出于身也故一屬之任地之官一屬之任民之官義各有取績者蠶之兼職也樹畜者耕之兼[illegible]也亦以不衰無牲無椁愧之使不遺餘力而讓[illegible]耳○地官專職惟土地人民二者載師爲司徒任土地之官屬閭師爲司徒任人民之官屬任土地者何嘗離得人民而以土地爲主故里居園圃田野之不得其宜載師之咎也而有不毛之宅不耕之野則禁之任人民者何害離得土地而以人民爲主故農圃工商之不得其職閭師之責也而不畜不耕不樹不蠶不績則禁之合而觀之自國中至畺地所居者即農圃工商之民但使民力盡則地事已盡而必分爲二者蓋相宅之利害辨土之肥瘠其事綦繁而稽夫家之衆寡課民之勤惰或往年下戸而今年已爲上農或今年願爲農而明年又願爲商各因其能而任之以事其稽核比地事爲難故載師可以兼掌畿內而閭師所掌者僅四郊之人民其分任之者尚有縣師遂師若而人也二職征家以爲斂賦之官而不知其尚爲第二義先王之意以爲合天下之土地自足養天下之人民以載師任地則地事與地職相宜矣而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故閭師任民使民各占一職而民力盡矣且一家之中男耕女織或以農而兼圃或以圃而兼牧耕桑樹畜又各有兼職焉而民力愈盡矣其使之以其職爲貢者不責之於其所焉所以便民而其中又有酌盈劑虛活法如擇農山農農也但以羽毛齒角等物爲貢便可以當邦賦屠者斂其皮毛筋骨便可以當壘布民無棄物而公已足用其命意之深全爲民起見而非專爲賦斂設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公邑甸地所任內而郊里外而家稍縣都邦國皆有閒田參錯其中故自邦國逆而數之以至郊里變文以見義若順敘郊里以達邦國是縣師所掌地域視大司徒更修矣注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未指出公邑所以致後來說經之疑也○鄉師稽其鄉之夫家眾寡及馬牛之物遂師登其遂之夫家眾寡及六畜車輦縣師掌公邑地域故亦辨其夫家田萊之數及六畜車輦之稽三職立文相同皆以佐小司徒行比法也

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比閭族黨州鄉有羣吏公邑亦有羣吏其相保相受相及相共之聯法任農任圃任商任工等之貢法必彼此同之蓋六鄉六

遂之法通行于邦國都鄙而公邑可知矣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師田役軍旅會同皆帥民而至遂人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此鄉遂徵發掌于司徒而聽于司馬之證也縣師掌公邑故凡有兵役亦受法于司馬復申之曰會其車人之卒伍則更番調發與軍旅行列皆包于其內舉矣邑而鄉遂都鄙核之矣○莊渠魏氏謂縣師掌天下兵賦非也魏氏蓋泥稍人職受法于縣師因有此解豈知縣師掌稍中公邑稍人掌丘乘徵令則公邑徵令自應稟命於縣師不得以此為縣師掌天下兵賦之證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縣師掌餘地閒田其地之廣狹田之肥磽知之既悉故司徒造都鄙縣師必佐之經畫量其地即以室數制之又必辨其物者如司徒辨不易一易再易之土然後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閭師以時徵四郊之賦縣師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遂師經牧其田野以徵財征故次縣師于閭師之下遂師之前所謂貢即貢九穀草木云云也不云任其力者徵其貢即以其力之所出不言可知矣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待猶大府以九賦待九式之待雖因其地之物以待其地之事而彼此實相流通如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而下又云賓客其道路之委積可驗道路委積凡國野之道皆有之其所以待賓客之需則儲於郊里耳餘可推○委積即九式之財用待賓客凶荒即賓客之式凶荒之式也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

力政亢文與大小司徒相應蓋彼職要而此職詳也先言均地守地職而後言力征者凡力征以歲上下均之二者相因故未云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小司徒三年則大比均人佐小司徒均地守地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至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特其中之一耳先儒以均人爲事掌役事之官過矣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敎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保氏養國子以道道者理之散著于儀文容止之間小學之教也至入大學師氏乃教以窮理正心是性分之不可易而天命之本然也以其純粹至善無以復加故謂之至德先儒云大學之敎乃從小學上㸃化出精微來非保氏敎道藝于先師氏亦無從而㸃化之而非師氏詔以直探本原則亦安能從容順應行所無事哉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敏德者自強不息天行之健也纔不打起精神便閒斷歇絕故日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孝順德也一舉足不敢忘一出言不敢忘推而斷一樹殺一獸尚惻然不忘何逆惡之有乎知字不容易如全身血脈流通一刺着肌便覺得疼敎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賢良望溪先生謂同學中德行道藝秀出者於友行

最合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師氏掌王朝王聽治皆在左右於國事之得失最詳且雖即舉以敎國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游倅也以別乎適子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宿衛之最親近者以四夷之隷守之盛時懷遠之風天下一家之化可想見矣

保氏掌諫王惡董子云積善如長日之至而人不知積惡如火之銷膏而人不見師氏保氏日在王左右隨時納忠隨事救過日變月化而不知爲之者以師保名官固爲早諭敎而設然亦兼有防義君身培養王從之深意存焉而養國子以道乃敎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六書當以形聲二項分看象形形也形不可象則以事明之事不可指則以意會之而形之情狀悉矣諧聲聲也雖非本字之音而展轉相生則轉注亦聲也且聲不用轉注而假借其音以生義亦聲也而聲之變化見矣象形字學也諧聲音學也音學從字學生出至本朝顧寧人音學五書而大明乃敎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

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巡則無所不到問則無所不諮觀者觀其所由察者察其所安直貫到以行赦宥任與司救以節巡國中及郊野皆不時周爰諮諏如今之提學巡按官行部督察校考是其專職也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司諫誘掖獎勸之意多其職如師氏之詔敝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司救激厲裁抑之意多其職如保氏之諫惡太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師氏保氏亦教國子弟六鄉六途之吏掌教萬民而司諫司救亦教萬民師保之官主于教太子王子妙選公卿大夫之賢子弟與之同學蓋自其少時而教之者也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補鄉吏之所不及而策勵萬民使之日進而不能已者也合貴賤長幼範圍而甄陶之不遺餘力記所謂能盡人之性者歟○文王世子載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觀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世子不及焉蓋世子亦國子也國子果德進行修世子可知矣即抗法于伯禽之意也司諫司救之教民豈能有加於三物六行之外蓋設比閭族黨州鄉之吏所以勞來匡直而輔翼之者也司諫司救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之者也其職在此于未形而復糾摘其隱微深錮之病懲創于既往而復激發其悔悟深切之良合童牛之牿與豶豕之牙交爲勸勉焉名官而曰諫曰救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也其旨深矣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罰或用贖或用撻知閭胥所掌者是也司救之職止于誅讓至于三而不改則今閭胥觥撻之至于三猶不改則歸于士然且恥之勞之歸于圜土困苦之而已未遠傷其肌膚凡以云救也罰之者閭胥也加明刑坐諸嘉石納于圜土者士也而自司救之誅讓始故究其終而言之蓋與閭胥士師相聯事之官也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凡歲時

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或曰讐或曰難者自被殺傷者之家言則其讐不可解故曰讐自殺之傷之者言則事出于無心不幸有此若過災禍然故曰難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殺傷過誤必先以其地之民證之故仍以其民和解之蓋昏友相勸譬其言易入或有反覆則衆交病之其掌之勸人而民不敢與者惟勿使之相近而辟之之法耳故下文以凡和難另起然以者能左右之之謂則仍出自調人也鳥獸與人貴賤雖不倫然小民所重者財物每見鄉里以小物而釀大獄者甚多又

當和解之于早或以鳥獸之踐觸人致斃者為解於文義究未順不如汪說為安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如當辟之海外者第辟之千里外當辟之千里外者第不同國故調人使被殺者之子弟執之以瑞節與其地之官長為信也若同國而不辟則執而治之不用瑞節矣由是觀之讎人生為異鄉之人死為異域之鬼死者生者俱得以少慰孟子答桃應瞽瞍殺人之問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即周公之意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成之者民也使之成不可成而先動則書而誅之者調人也此亦諧和之一事果鬬怒者稀則過誤殺傷之難漸省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夫婦無別則亂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故不曰掌萬民之合而曰掌萬民之判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李樛公緯宋范文正治內有男女早失父母年荒家寒過時不能昏合者為備資裝使之完娶即周官媒氏之遺意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娶妻納幣兼言嫁子何也昏禮使者納徵致辭曰某有先人之禮束帛儷皮使某也請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敢不承命是女家與男家同之媒氏掌男女之判合故兼言嫁子禮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以召南行露野麕之詩徵之亦恐強暴之徒藉速訟以汙貞女不使宣露所以全女子之貞非但中冓床第之言不可道

凡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九者皆市政之大者而次敘分地尤為市政之綱故司市專掌之其餘則市之羣吏分掌之而槩其成分司市焉量度成價質劑結信質人職也禁物靡禁詐偽胥師賈師職也禁虣去盜司虣司稽職也陳肆辨物肆長職也行布斂賒泉府職也外而司

門司關掌節雖不專爲市設而皆以譏往來通貨賄所謂以聯門市以璽節出入之者也此下復因九者之意申言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上所理日治下所爭日訟如經市平市以至去暴斂賒皆市官所應治之事訟則百族商賈負販以曲直質于官者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凡萬民之

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敘即思次介次之敘也市師涖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小治小訟既各于其次矣凡萬民之有事于市者亦各歸其地分如有治訟發于某次之敘則各于某次之市官聽之事有分屬則事無留滯官有責成則官不旁諉下文凡得貨賄六畜亦如之亦謂于某次得遺物即于某次之市官取之也合上節皆申次敘分地經市之事辟布即行布也以流通言謂之行以開通言謂之辟猎商賈之皁貨者也量度所以成價微價也市中商賈買價者爲多故次第及之以概其餘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

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刑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賞其賣債之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掌稽市之書契市中有賣買亦有取予聽賣買以質劑聽取予以書契質劑旣以期日治之矣有以取予致訟者亦質人稽之從其類也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斂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絘布輸自胥師總布輸自肆長質布輸自質人罰布主之司市而輸之者胥四者皆斂自他職而後

入于廛人惟廛布則廛人本職之所歛也故後言之明以是爲主也

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入于膳府歛而入于膳府猶之歛而入于玉府皆以當市之廛布也在民無棄物在公已足用一舉公私兩得焉此與泉府歛市之不售者同而義全别蓋泉府所歛者以待不時買者此則以供王膳飲之需耳注恐誤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小刑中刑大刑皆所以禁民暴亂爭訟故曰刑禁憲如布憲之憲胥師所掌二十肆徧傳之易也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

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司市職曰展成奠賈此曰展其成而奠其賈交義更分明展如展幣之展先視其物之良善而後定其賈之高下僞物不成則價不爲之定矣相承立文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恆賈何以不掌之司市而掌之賈師凡物皆有一定之價賈師能辨之不爽錙銖非强抑之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自泉府外未聞國有賣儥之事此蓋與泉府聯事有賈師佐之歛滯貨滯物而物有恆價公私交得所謂抵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鬭囂鬭而譁也虣亂若今閧勾物者陵犯權勢不避尊長也屬遊飲食羣聚嬉遊因而飲食市肆也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司虣之所禁者顯而易見故王以十肆司稽之所察者隱而難知故王以五肆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刑而徇于市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

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不正指坐作出入而言於其微者猶襲之則頑暴姦竊之徒望而氣歛矣○司虣十肆一人憲市之禁令蓋貳胥師憲之也司稽五肆一人巡市而察其犯禁蓋貳司虣察之也胥二肆一人執鞭度而巡其前蓋貳司稽巡之也立文皆相承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市師胥師既聽其治訟凡弊以刑者必下於胥使刑之獨舉扑撻之者憲與徇從可知也罰有罪必使胥者胥二肆一人刑戮各于其地之敘也○質人犯禁者舉而罰之胥師察其詐僞飾行鬻慝者而誅罰之胥撻戮而罰之古人聽扑之刑可入金以贖自唐虞以來未之有改也惟司稽執盜賊以徇且刑之不言罰盜賊爲害于市尤亟不許其贖所以靖市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歛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周官十二職事曰服事凡服勞服役皆用其力也蓋民自相貸則有息貸于官則服國事以爲之息陳氏之說得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國事用財泉布爲多泉府不但斂市布凡司市作布求泉府作之故國事財用取具焉此蓋與外府聯事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內其餘注謂納於職幣非也職幣蓋斂用邦財者之餘幣與泉府不相聯事此所內蓋納諸大府也大府職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今觀廩人掌歛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歛珍異入于膳府其無財物而出布者則斂而入于泉府泉府至歲終計一年之所入幾何其出而斂市之滯貨者幾何有餘者則皆納于大府大府則領其財于受用之府總而計之皆關市之賦非幣餘之賦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二語相承立文王氏應電之說似合方師謂門市相遞舉之使受罰于賈人是也賈人所罰之布多端惟此一項用以養孤老既可杜商賈違禁販物兼可以其財恤窮民無告者而非有利之之心存也正見立制之善或疑老孤至衆恐所罰之財未必能給則遺人原有門關之委積在不必代爲之慮矣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謂征廛各有稅方師謂征廛即廛征也不應既稅其貨賄于門復

稅之于關其說于先王恤民之政合當入思議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所罰之貨賄將於何而用之或與司門所罰違禁之財俱以養老孤歟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言出之而不言入何也正以明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事爲自外入者言也貨賄自外來者未有璽節司關以節達之司門司門達之司市故曰聯也自內出者司市已爲之節今欲達之四方司關更加爲之節并以文書輔之行欲其無阻也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注以珍圭牙璋穀圭等爲邦節羣儒多非之按大行人王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瑞與節自是兩項以典瑞之職與掌節之職混而一之於義未安凡此句爲下數節之綱不應另解羣儒辨而正之是也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同一節也王命之守邦國則用玉命之守都鄙則用角自此至旌節其用不同所謂辨也非節則不能通達於天下故曰以輔王命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六遂言之尤詳方師云六鄉未著其有地域溝樹故于遂著之形體兼有城邑在內獨擧縣鄙者百家以下雖各爲聚落而不能皆立城邑惟縣與鄙然後備城邑而遂大夫即于五縣中擇便以爲治所鄉大夫亦如之此說可謂發前人所未發以是推之掌公邑之官曰縣師當與遂同論語謂千室之邑自千室而上爲鄙爲縣皆有城邑遂人掌野以達于畿凡甸稍縣都之體制皆可以遂人之所掌該之

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鄭注與里宰合耦于耡相合一說與耡者興發野之耡粟旅師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是也蓋遂之賦粟入于廩人倉人其有餘者則掌之旅師方歲東作之時民有不足者則補助之如後世官借種子之類以施惠散利故謂之利甿似比註說更合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先儒引周頌侯彊侯以以釋彊予甚確善田雖均受而丁有多寡寡者不足供田事則丁多有暇力者及爲民間轉移者皆來助之于此見古人不私其力之淳風注以餘夫當之恐誤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六鄉頒田不見于經于遂互見之與下文治溝洫皆統言之陳氏○○之說是也觀大司馬令賦以定軍籍之衆其法通乎天下乃其令賦之制田舉遂法上地食者賦舉鄉法頒服二者人家而以凡總之則鄉遂二田之萊二之同可見矣○餘夫本義王氏應電得之此詳授地之法因其初而究其終也一夫受田百畝假令其家有子三人及

其老也長子受父之用代爲正夫其餘二人皆爲餘夫至有室之後官授之廛及田萊嘗與正夫同故曰餘夫亦如之也于遂然于鄉與都鄙何嘗不然其與孟子不合何也孟子所謂二十五畝據未授室之先言也經所云亦如之據已授室之後言也然則所云餘夫者就長子庶子立丈非對正卒羨卒立丈明矣浮謂餘夫奇受一廛所以厚遂甿謂正卒之外一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爲饒遠後備不安其說解亦如之謂亦如其萊於義愈晦矣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方氏曰凡治野以達于畿明自郊至縣鄙皆用此

法以治之也野對郊則爲甸稍舉則可兼鄉郊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鄉大夫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城郭外亦可通謂之野矣○鄭氏鍔曰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今晝爲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横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横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横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之地合之匠人所云成閒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閒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都鄙之興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只一同耳○黃氏度曰後鄭以小司徒

注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而井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至十萬夫皆十除其一者九夫共得一夫之地以治遂溝徑甸且有寬餘之地矣其餘洫澮涂道爲地可計百夫之洫爲地十七畝有奇涂如之積而爲一成十里爲百夫者十洫涂之地三夫半而已千夫之澮十三十五畝有奇道加澮十一畝有奇而通爲四十六畝而已積而爲同百里皆以十除其一計之又安用許多人治溝洫及澮如後鄭所云哉○按周家井田之制散見于小司徒遂人匠人其說似異而實同得鄭氏黃氏鑿鑿言之毫無疑義後儒補前儒所未逮此類是也故備錄之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

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惟大喪帥役稱六遂蓋六鄉之衆庶屬六引六遂之衆庶屬大紼而甸稍縣都之民不與焉其餘稱野役野民與野牲野職野道俱不指出六遂皆兼甸稍縣都言之歟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

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以時登二字直貫到聽其治訟止戸口耗登隨時變易必隨時稽之登之辨其可任役事者我人以作役事則勞役適均辨其地可食七人者可食六人者可食五人者幾等以徵財征則賦入悉平方師謂人數有增減則耕地宜互易是也合觀地官於稽夫家衆寡或職其要或職其詳不一而足蓋不校比則不弊生待其弊生而後校比必當一大更易一番則民不勝其擾惟隨生隨時

爲之大小相承彼此互檢習爲故常王道蕩平於茲可見○小司徒經土地以井牧田野以任地事令貢賦即此之經田野周知其數以徵財征也參互之而鄉遂都鄙田制之同也決矣疏謂經牧其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是也謂遂人兼掌采地故有井田法非矣○曰辨其可任者文曰周知其數而任之遷與載師任地閭師任民相關照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曰國祭祀則與野之祭祀有分矣遂師與遂人之治在野或當祭祀居期至國中聽大宰少宰之誓戒歟或遂師與遂人同掌遂之政令而其治即在國中與方師謂遂師承少宰之誓戒而審之以戒其屬與民審者聽之詳也不親承誓戒何可謂之審宜更人思議共野牲另一時事所謂誓戒者前期之十日也審其誓

戒乃共其野牲不已後乎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王氏詳說引山澤之農以骨物羽翮當邦賦解此句甚確由是推之澤虞祭祀共澤物之奠即遂人之國祭祀令野職可知矣圃人共祭祀共生獸死獸之物即遂人之共野牲又可知矣遂中包有山林川澤園圃藪牧故亦遂人與遂師掌之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葬事下窆繼以反土故云共丘籠終其事也及者因此及彼因丘籠及載蜃灰之車從其類也如解蜃車爲柩路不獨先後失敘且柩路至尊之車也而以丘籠及之可乎王氏應電之說似比注優

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六遂以外四等公邑縣師主之家稍縣都其長主之凡有地治者之政事不致之於其主而致之於遂大夫無是理也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鄰長凡邑中之政相贊則民之所聚皆可稱邑而所謂爲邑者指遂大夫之屬官明矣註恐誤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
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
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遂大夫掌六遂其職曰簡稼器脩稼政縣正掌五鄙其職曰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上之致意農務如此田功所以日修也然所掌之民至多豈一手一足所能周及觀鄰長職歲時簡器趨其耕耨里宰一職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則鄰長可推矣自鄰長里宰課督田功始等而上之互相推促而遂大夫縣正提挈于上復以誅賞隨之于後崇墉比櫛比戶可封豈虛語哉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

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
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
之政而致事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
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
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有酇長稽女工則閭師黜

不蠶不績之罰亦備矣方師曰女功之勤惰吏得而稽之則婦姑反脣家人詬誶之大惡不禁而自弭矣此成周之法所以止邪于未形而與禮相貫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
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
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
而授之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

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旅師與遺人聯事所云平頒其與積即委積也遺人第言施惠而旅師兼言散利文互見耳於遺人所掌委積自野鄙待羇旅外其餘皆以恤艱阨待凶荒待賓客養老孤于施惠居多而旅師所待者羇旅兼有新甿在內若一一過惠之亦難爲繼矣此春頒秋斂之法並行而不悖者而非王氏青苗之所得藉口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新甿即比長鄰長職所云徙于他邑從而授之者有旅師聽其治所以無流徙之苦而有安宅之樂也
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
注疏分鄉遂都鄙而二之囙謂兵制亦然鄉遂家出一人
小司徒五家為比五人為伍是也都鄙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一乘小司徒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是也所以然者鄉遂之兵用以衛王都鄙之兵用之征戍或多或寡節其勢逸無不均也其說辨矣然嘗考之夏官大司馬親掌六軍蒐苗獮狩所以習戰而大雅常武之詩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鄉遂之兵未嘗不與征行也分軍制而二之與分田制而二之其失均矣五家為比五人為伍者其意在于平居相親愛則臨難相捍衛閭結之制自宜爾非日專以衛王故家出一人也四邱為甸甸出一乘者其意在於卒伍迭發則民力不病車甲更番則民財不傷矜恤之意自宜
爾非日都鄙之制如此而鄉遂不如此也詳見小司徒職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

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
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司馬所謂在公邑則稍人當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
以縣師掌四等公邑而稍人佐縣師令邱乘之政知縣師掌公邑縣地官有等師遂師縣師攸令也官有縣士家土縣士縣士三甸而家聽于朝對國中一甸邱二甸觀之則縣士所掌者正公邑之地以朴宮例地官故知縣師所掌為四等公邑之地無疑也知稍人與縣師縣事者稍地有家司馬掌地之政令故知未地之若都家之調發則都外稍人所令邱乘為公邑也家司馬職曰掌都家之家燕車馬甲兵之戒令以
聽于國司馬無為復受法于縣師也注恐誤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凡其余聚以待頒
賜
凡待賓客者取之于稍聚待羇旅者取之于甸聚非于稍待賓客于甸待羇旅也獨言羇旅賓
客者掌客禾三十車芻薪倍禾賓旅所必需故聚以佐遺人也若恤艱阨養老孤救凶荒所重者米粟而已芻薪藁秸民間自能求之無待委人共之矣余作餘注據縣都畜聚之物而獨以共頒賜於
義未慊不如臨川吳氏作稍甸之餘聚較安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
共其薪蒸木材
上言所待此言所共而共之必以大宰所頒之式灋也九式一曰祭祀二曰賓客三曰喪荒獨云喪紀薪蒸木材非饑荒之備也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其野委兵器與其野
圃財用
軍旅用廣故公邑家稍之委積並蓄以待供又供億事繁委人不獨供芻薪且佐遣人共其委積如注解則經第云軍旅供其芻薪足矣野委兵器與野圃財用對舉謂共野委中之兵器野圃中之財用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非用大師亦軍旅之類館人助捍掫焉其兵器則委人共之也野圃禽獸之所聚如共其田獸以佐餼牽之類注謂藩羅之材或其中之一耳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地征即此職所云平土地之政也曰以作民職即此之地守地事皆在其內曰以令地貢即此之地貢也則壤成賦王者所慎故既設均人復設土均土均次于六

遂之後者自遠郊而外爲地益廣山林川澤原防衍沃高下肥瘠曲折不同必土均均之然後草人以下諸官乃能部分所治而各張其職焉自此以達之畿外莫不皆然蓋日制天下之地征而非如鄭注所云專掌邦國都鄙遂不及六遂公邑也此職蓋與均人聯事均人次于六鄉官吏之後所均者六鄉爲多土均次于六遂官長之後所均者六遂公邑爲多而法則通行之天下不言力征者既詳于均人則此職可畧亦互見法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

凡騂剛赤緹九等之土其色若性草人皆能辨之故能相其宜而爲之種倒糞種之文于下者爲之種而後糞語序當如此○種與土宜一意煑骨汁糞種以化土文一意土化則種益與土宜兩意切是一意故專而言之曰掌土化之法以周知五種之名與所宜地有司稼之官在也

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

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事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時斬材即斬陽木陰木必以其時也民與官同之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承上斬材有期日而言或國家有興造所需材木必經大匠掄擇而後中選在于陽木陰木季材之外者又不可拘以日期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亦兼官民而言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川衡需徒其多者至百有二十人使之共川奠推之山虞其胥徒甚多亦以供材木之用不但巡視而已也此與天官獻人鼈人聯

事者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九兩藪以富得民龜貝珠璣除入王府外皆與萬民同利其利君無貪焉必自澤虞頒之而後吏不敢擾民不得爭也故立文與上三職不同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凡旗上皆有旌文互見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

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此與迹人獸人皆與山虞聯事者山之所產禽獸寶藏其利視材木爲多故特設此二官以司之不與民妄取而實與民同利不言頒其餘于萬民者已見之于澤虞矣蓋金玉之與珠貝禽獸之與蜃蛤其爲國之寶貨均則推而與下同之亦均也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物其地謂辨土色以別所產如管子言上有丹砂下有黃金上有磁石下有銅之類巡其禁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予之齒者去其角故或徵齒或徵角而骨物則百獸皆有故以凡該之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掌葛與掌皮對舉中古木棉未入中夏葛之爲用甚溥或精而爲絺或粗而爲綌皆視其材而征之及其成布也均名曰葛故以凡葛征概之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仲夏令毋燒灰故雖微物亦必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荼之見于詩者有三一曰苦荼亦名苦菜谷風詩誰謂荼苦是也二曰萎葉良耜詩荼蓼朽止是也三曰英荼乃茅草秀出之穗東門詩有女如荼是也掌荼所聚者其荼而已○自掌染草至掌蜃皆不言徵之何人以角人已下例之其徵之於山

農或澤農可知也亦有居山澤而無田可耕者則以作材爲恆業與農圃工賈之屬均宜有職均人土均所謂地守閭師所謂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角人已下諸官皆徵之以供官府之用故角人至掌葛言徵之山澤之農而掌染草至掌蜃不言欲人知所徵者尚有地守作財一項人在也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天官甸人已供果蓏而此復云者甸人所供專王宗廟之薦場人則兼及於賓客共所其視甸人爲多也享亦如之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廩人所掌者穀數以歲之所入穀數與萬民食食核之人四鬴爲歲之止人二鬴爲歲之下由上而及中由下而及不能二鬴則下之下矣於歲統言之於食析言之其義一也歲上則邦用足蓄其餘以待用是治年之豐也歲下則邦用不足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是治年之凶也下節申解上節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

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然後稟人司穀入之數以歲之上下詔國用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
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
簠簋之實饗亦如之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
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石谿讀周官卷二終

石谿讀周官第三

安溪官獻瑤述　同安後學孫壽相仝校

[stamp]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
國

虞謂之秩宗宗者尊也以其典三禮故尊之周謂之宗伯伯者長也對其屬六十而言天地之道春溫秋肅周公以刑官屬秋則以禮官屬春其義昭然無可疑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
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後漢書載曹大家嫺婦則六宮皆從授經比其沒也皇后爲之服喪由是觀之先儒以春官世婦選于內外宗及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爲之其說可行蓋不但祭祀喪紀詔相王后禮事抑且隨事獻箴進頌亦如師氏保氏之在王左右詔媺陳惡其禪益于冥冥中者不少也府史俱女人爲之則其長非男人明矣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外女注指王諸姑姊妹之女來婦者蓋世爲婚姻親之也亦兼有異姓來婦者在內必曰有爵者禮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先儒謂世婦先擇于內外宗之有齒德者爲之其信蓋曰卿曰大夫士即從夫之爵之不論在位與去位者之命婦皆可充之旣不爵爵無其人且世爲婚媾則出入宮闈于禮尤合也內外宗不必皆有爵者故其數不可預定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大夫之爵與冢人同或恐墓地爭訟猝難譬解非官尊不足以鎮之歟上古形家之說未興而先王已預爲之防如此抑亦可見送死藏魄之爲大事設官巡視貴賤同之愛敬人之親無異于吾親厚之至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
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司樂以中大夫任之與小宗伯同貳大宗伯樂師猶肆師也故亦以下大夫任之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然禮先樂後亦於此見之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
十人
成均學士肄業者多其版籍徼令特設大胥爲之經紀而小胥佐之使羣士無敢萌軼必然後大司樂得以施其樂德樂語樂舞之教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
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樂德樂語樂舞三者大司樂教國子之法而稟大
司樂之教以教者即大師小師也故于矇瞍中擇
其嫺於德行道藝者而隆其爵以生羣士畏敬之
心觀春秋內外傳所載師曠伶州鳩議論雖名卿
大夫有高識博學者無以過焉使國子日與之居
春絃夏誦因佼以脩道因藝以講德固宜直溫寬
栗廣博易良之材比肩而立也自大師之職不脩
有志者競以風雅相祖述而不知詩者樂之章也
樂教亡而詩孤行豈能收淑性陶情變化氣質
之益哉瞽分三等上者止四十人大小師又拔出
于四十人中者其慎簡之意可見矣
典司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大師小師所審者音也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以典同之官繼之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

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大射儀樂人宿縣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又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以鎛師繼于磬師鍾師笙師之後大大昭小鳴其序應如此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
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其職教國子舞羽吹籥隆于旄夷舞者故以中士為之當序于韎師旄人之先或簡失次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庸功也左傳武王克商大封同姓分康叔以大呂分唐叔以姑洗密須之鼓藏以所得樂器班示子孫無忘前人之功此官典庸器則不專樂器如寶玉大弓皆是畢竟樂器居多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退司干於後亦止戈之意歟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卜祝皆執藝以事上者以下大夫為之長重交神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云無數者不取足于額也巫覡惑人以中士為之師其人必精爽不貳者以致羣巫一出於正如史冊所載神奸之弊庶幾免矣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或疑內史爲大史屬官反以中大夫爲之而大史以下大夫据其上爲不稱今細按設官本意大史乃司天之官而馮相保章氏爲屬內史乃納言之官而外史御史爲之屬雖同爲史官不相統攝特

以所司者典籍故以類爲序耳混而一之則非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工百人蓋以更續弊車之事繁多歟此與冬官聯事者今不可考矣巾車所掌自天子達乎孤卿大

士所乘之車與司常之職通乎上下者同蓋尊卑貴賤之等衣服爲先車旗次之故春官以是終焉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如國語所云其人幾通乎道矣經僅以藝目之又不爲之額亦無其人則闕之之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
鬼神示分之有三合之一神也大宗伯何以建之以吾心之實直清建之也篤恭而天下平是建保邦國之實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禋祀記所云內心實柴槱燎其義相因蓋先以牲體實于柴上而以火燎其所積之薪使氣臭達于上以氣感氣記所云外心也疏謂三祀互相備其義精矣）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五祀五行之神也五官乃其配注每以五官當五行其解社稷亦舍土穀之神而以后土后稷之配位先之例失其序矣天統地陽兼陰既首舉昊天上帝則坤靈包乎其內故自社稷五祀五嶽之血祭始血祭熟陰與祀日月星辰之報陽相對王精意以享則天地同之使明者自得於意言之外所以爲聖人之交也既祭五嶽又祭山林川澤猶旣祀星辰復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其有功于生民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神道事先則有薦腥之禮以人道事先則有薦熟之禮宗廟之祭備此二大節而隆殺由之以分故先舉之而以四時之祭明之言其所以享先王者卽以肆獻祼享之以饋食享之也四時祭之外有追享之禘朝享之祫亦以肆獻祼享之以饋食享之已包在內更于司尊彝職備列之）

（欽定周官義疏云宗廟之祭歲四舉而大禘大祫錯于其閒禘則或春或夏而春禘則不祠夏禘則不禴大祫于冬而旣祫則不烝每舉大祭則不復舉時祭故追享朝享于司尊彝見之而此無其文者以四時祭中巳賅之也大禘大祫與時禘時祫經傳每多錯互夫三時祫而一時犆見于王制此時祫對犆言也時祫合七廟之主而大祫則象祭毀廟主以此爲異大祫卽大烝可見歲不兩舉矣郊特牲云春禘秋嘗祭統云夏祭曰禘此時祭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大禘不于春則于夏因而春夏之時祭還以大祭之名被之而祠亦名禘禴亦名禘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可見不必追祖之所出而後謂之禘也左傳云寡君辛未禘祀可見其爲時祭之通稱也　拔特牲祭禮稱皇祖某子不以妃配注家謂或遇時祭適當服除行吉祭禮則不復行時祭禮故不稱某妃配由是觀之則天子行大禘大祫不復舉春祠夏禴冬烝禮懼太數則瀆瀆則不敬也顧經傳稱名錯互棼亂眩人心目得欽定義疏指出確有根據如亂絲復理不覺爽然）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

（歲凶則民多疾病宋富鄭公趙清獻公青州越州荒政先爲病坊以處病者凡醫藥之物無不具焉卽哀凶以及札之意）

以弔禮哀禍烖

（禍人禍烖天烖如同一水火也有以人事自致之者有莫之致而至者）

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

（觀周禮大行人司儀王所以親之之實備矣人相見則情生卽不能時相見而）

遺人問視則情亦生親之者忘尊卑濶絕之分敦殷朕一體之愛覲禮王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即親之之意下經不云王見邦國而言邦國見王便兩邊俱到春見曰朝夏見曰
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
曰問殷覜曰視以軍禮同邦國禹誓師曰爾尚一乃心力即同之之意大師用衆是正義大均以下皆連而及之蓋徒衆既多必以軍法行之乃無參差不一之患大
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
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
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昏之禮親成

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
方之賓客賓射享燕二者皆賓禮也賓禮施之邦國此則萬民可推而行之會數而禮之勤物薄而情厚所以嘉其所會者莫大焉故曰嘉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
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朋友祭肉之饋必拜賀慶則士庶人同之亦舉上以該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王國之臣命于天子推而侯國
之君侯國之臣之貴者皆命于天子蓋天命有德天子奉天之命以統馭羣下而莫有僭差焉者也故曰正邦國之位九命詳見典命制定于一尊六服咸稟行焉不必皆親受之天子此云九儀之命則皆親受之天子者蓋舉王國之臣以概其餘故注兼內外言之然當以內者爲先壹命受

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有職而後有服有服而後有位有位而後有器命以漸而加禮以漸而隆等而上之皆同此意所謂儀也其枋在王其詔王以馭之在冢宰其儀則宗伯司之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八則也有受之者必有賜之者則互文見義抑受者尋常施受之稱曰賜則不常有之恩寵曰作更爲特典異數矣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
執鎮圭六瑞皆以爲摯王執鎮圭以朝日餘祭祀亦執之摯自冒者始也公執桓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
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請覲請面有庭實則用皮執摯用束帛而

表以虎豹皮蓋如羔鴈之飾以繢故曰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或以庶人爲在官者故有摯士相見禮庶人曰刺草之臣庶人亦臣也工商可推矣自宜有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
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
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聘禮束帛加璧謂之禮玉覲禮天子祀方明畢禮日禮月禮與祀不同故後鄭謂始告神時以玉薦于神坐是也有玉必有幣意亦束帛加玉獻禮神後然後用牲以祭故有牲而牲與幣各放其器之色後鄭謂幣以從爵如人飲酒有酬幣疑之其信然耶方明設六玉謂刻

木而以玉著其上是其製然也與此禮神之罷又別或因禮天地四方用六玉各象其方之色而方明亦以祀天地四方從而象之末可知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雍正壬子嘗侍前輩陳謙老宮詹講論此節甚有條理其畧云天產樂由天作也以宣湮鬱之氣曰作陰德然樂勝則流故以中禮防之斯和而節地產禮以地制也以昭繁設之文曰作陽德然禮勝則離故以和樂防之斯嚴而泰愚按宗伯掌禮兼掌樂而自篇首至此專言禮其實禮自陰作樂由陽來禮與樂交相為用陰與陽互為其根其本在天地其實不過中和措之凡宗伯所建皆中也郎皆和也合同而化者也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故幽而鬼神明而民物無不歡欣交暢是和邦國之實也大司徒職云五禮教中六樂教和分言之此云合天地之化互言之其義始備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眡滌濯至詔大號天神地示人鬼同之然則實柴槱燎蕭求神于陽血祭貍沉疈辜蓋求神于陰而非正祭之禮與生民之詩曰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我將之詩曰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郊祭與之儀略見梗概惜其詳不可得聞矣玉齍不宜其九嬪職異義郎玉鬯亦不宜分而二之以自亂其例○盛鬯盛齍以玉罷所以別于鬯齍之不用玉罷者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對皇天言疏以句龍生為后土官世人因名社為后土恐非所云祭祀以象其神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頒祀都家八則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神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即此意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服注謂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是也此即司服之所掌者而小宗伯掌其凡猶辨廟祧昭穆是守祧之所掌也亦小宗伯掌其凡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三族之別別其正體而旁出者之服制視此矣古人重正嫡必正室方謂之門子則嫡庶之分嚴宗法立矣宗法立則收族有人不獨親者親而疏者亦不至相視如路人矣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六牲

不言用而六齍言用者黍稷稻粱或用簠或用簋或用敦以盛之而後可奉六牲則須之于五官助王牽之及亨人亨之由鑊入鼎由鼎升之俎一而已故第云其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疏云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因此可証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必有幣以器玉而非如賓客酬幣之謂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自成葬祭墓至此皆言爲位之事以建國神位小宗伯專職也不附于篇首者此所言爲位皆禮之變也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祀天神言之昊天上帝大祀也用玉帛牲牷所以佐大宗伯禋祀之禮日月星辰次祀也用牲幣所以佐大宗伯實柴之禮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小祀也用牲所以佐大宗伯槱燎之禮推之地示人鬼皆然互見其義以相足蓋禮文繁多非一官所能備載也或曰國祀係國祭祀之禮異于天子者也亦通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與此同一說祈如小祝祈福祥珥當作彌如小祝之彌烖兵皆小祭祀故肆師序而及之亦通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十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將祼乃築香草而鬻之以和鬯慮香味經時輒散不耐久也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

禮成則告事畢儀禮凡祭祀諸儀節告事畢皆宗人爲之肆師宗伯之考也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畺及郊大喪大湃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外猶慮有不中法者肆師復禁之服與杖同時其授之杖必中法可知苟不中法則不授之杖亦可知古人服以首貌貌以首心衰不中法其失不止于衰也故禁之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

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凡卜必設涖卜士喪禮卜日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作龜宗人受龜示涖卜涖貞受示反之必有占色占墨之事非但臨之而已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祭祀小臣沃王盥鬱人又掌之者凡尊者之盥或奉槃匜或授巾不一其人也大喪之湃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以秬黍釀爲酒不與五齊掌之酒正而特設鬯人重祼也鬯豫爲之將祼之時乃築鬱而煑以和之觀鬯人職惟載所用之器與所共之鬯而他不與焉蓋未祼則鬯人掌之將祼則鬯人共之鬱人與肆師和之而鬯人不與各分掌其事以明敬也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脩從注作卣此未和鬱時

所盛也既和鬱則登之彝乃司尊彝之官掌之矣注以宗廟盛酒之器彝爲上卣尊爲中罍爲下而以卣爲免喪即吉始禘時用之夫經第云廟用卣無以知其非大祭祀也大祭祀之鬯盛之以卣和鬱則盛之以彝三者相聯事文義明白何故另生別解乎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湃設斗共其釁鬯肆師大喪築鬻則釁鬯中兼用鬱明甚矣由是推之鬯兼用鬱居多鬱人職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祭祀言凡則專用鬯者亦僅矣鬯人自社壝以下皆以凡祭祀概之與鬱人同則社壝以下所用之鬯亦兼鬱未可知也賈疏以祭祀惟據宗廟言之山川及門社等只用鬯之說亦可疑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雞人掌其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鬱人以鬱和鬯之時將祼矣用彝盛之與鬯人所盛之鬯又不同彝用舟異于尊慎之至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三酒九王獻諸臣與諸臣交相酬皆用之觀特牲少牢禮可推而知注解昨謂祭獻尸自酢亦言其酬耳朝踐即朝獻饋

獻即再獻當從介甫說與籩人醢人合注疏紛紜于義未安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注讀獻尊爲沙尊引郊牲沸酒之法以釋本文詳矣介甫謂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涚也縮之而已宗廟事神濁尚質爲先清尚文爲後此說不用改經文而意義更長○酒正備五齊本文遺泛醴沈三齊注謂泛從醴醴沈從盎當有五尊與本文不合因變爲大事于太廟用五齊四時之齊則不備亦無微之諭且朝享追享當如後儒以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六享用尊之數俱同固未當有軒輊也大喪存尊彝大旅亦如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純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

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書曰民協于中如字讀義更長治而適其中則比于禮矣故與天官聯事而以春官掌之都鄙雖王子弟公卿自立兩陳殷置輔而羣吏之治中詔王察之所謂法則以馭其官也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三年大比獻民數者司民也則獻穀數者必司祿其文闕無從而考矣司民獻民數于司寇司寇獻之于王王命天府藏之受之者受于司寇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瑞與器玉人為之既成以授典瑞掌之繅藉典絲為之典絲染人職凡繅飾既成以授典瑞設之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自祀天至祀山川其序與大宗伯之祀享祭大累相應凡此皆禮神之玉故與王之所執以朝日朝諸侯者不同歟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

以卹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治德與易行對結好與除慝對自大圭至琰圭皆名物也曰以者皆用事也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公侯伯子男君之爵也公孤卿大夫士臣之爵也君之爵五其命三臣之爵五有王之臣有公侯伯子男之臣自八命以至一

命不可一二數矣後鄭以孤以下四命三命二命一命不命釋諸臣之命恰合五等若兼王臣則自公孤至上中下士其等不止于五矣蓋掌諸侯之五儀遍乎天下者也掌諸臣五等之命遍乎國中者也大宗伯九儀之命兼內外言之以內爲先皆親命之天下者也典命亦兼內外言之而于外較詳邦國之臣不皆命之天子者也立文互相備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命于其君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

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先昊天上帝次五帝立文有序其餘皆互見故後先不同非有異義也大裘尚質冕十二旒尚文無首服尚文而衣偏于質之禮故以十二章之衣裼裘不言可推也冬裘夏絺郊祭在冬以衣裼裘則祀亦帝在夏以衣表葛亦不言可推也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或疑四望山川不當列于社稷五祀之上又享人鬼之服九章七章祭地示之服五章三章似失其序蓋禮之大義不外尊親二者而已以尊言之則地示在人鬼之上以親言之則宗廟在社稷之先且天統地服大裘而冕以祀上帝則神靈同之故以袞鷩冕服享先王先公乃情與文稱不可易也社稷五祀既不可以理沈之禮祭之無以血祭之禮用之四望山川故宗伯職列社稷五祀于先司服職退之于四望山川之後義各有當鄭氏鍔謂非尋常小山川乃四望以外之大山川亦求其故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也凡兵事韋弁服眂朝則皮弁服皮弁服加一則字明乎二弁皆皮為之皮弁之色白韋弁之色赤兵事夏官司之于赤為宜故王用韋弁覲朝則當用皮弁其為皮則一也皮弁韋弁同等之服而韋弁序于先亦有叅斂詳見聘禮二弁俱用皮第有生熟之分通言之韋亦皮也觀考工止言攻皮了然矣韋弁色赤詩云韎韐有奭其服皆赤可知皮弁色白冠禮素積白屨其服皆白亦可知凡甸冠弁

服注以委貌解冠弁郝氏敬曰委貌冠也不可謂之弁按首服冕為上弁次之冠又次之以冠為弁其等紊矣且弁與冠之制迥然不同郝氏之疑固當應詳考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注謂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或引小記謂弁絰即皮弁按皮弁吉服絰既以凶事別吉服則弔事亦凶事也當以注解為當且與下經王為公卿大夫士諸侯衰服其首服皆弁經一例更無可疑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上下文皆詳王之吉服凶服忽攙入臣服似不倫蓋君至尊以分言之不當為臣服然君有父道后有母道為臣者既為王服斬衰為后服衰齊矣而王不為之制服忍乎故為三等之為

衰而首服有絰衰者摧痛也絰者實也雖其縗其布與齊斬迴殊而其寓哀痛慘怛于衰服首服之中以明腹心手足之義與思則一也五句當一氣讀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注曰君臣素服縞冠以此推之弔服之不可用皮弁益明矣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士服首皮弁加一等爲玄冕乃不以玄冕助祭而以爵弁助祭冕與弁尊卑之界劃然矣抑因此疑冠弁

卽士三加之爵弁歟首服皆以上兼下不應王不服爵弁而專爲士制爵弁于皮弁之上亦于例不一爵弁微赤用之旬易之以素而加絰用之弔其爲王之首服明甚當詳考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先敘王之吉服次凶服次諸臣之吉服凶服至王與諸臣之齊服俱不見而獨詳于士何以故或其字對王之吉服凶服另起以見義歟宜入思議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域卽下文所守之厲禁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天官世婦帥女宮而濯溉爲粢盛此云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則天官世婦亦在所帥之列且所帥者人不止于天官世婦

也其不可混爲一官也明矣按特牲少牢之祭祀內外宗相主婦廟中行禮主人酬賓兄弟於階下王婦酬內宗宗婦於房中無算爵亦然等而上之天子之祭內外宗之禮事尤繁多故特設春官世婦以相之亦卽以外內宗之嫻于儀者爲之因相外內宗禮事而凡六宮之禮事亦詔相焉蓋兼職非專職也敘世婦于內外宗之上則設官之意居可知矣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

遂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眡豆籩在堂東未設之先佐后薦豆以至于徹自始至終外宗皆在后左右與內宗同之其職之重如此不立春官世婦以詔相之可乎）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王葬居中昭左穆右墓制如廟制昭之族屬有爲諸侯者祔于左之前有爲卿大夫士者祔于左之後所謂前後與昭同面譬如分作兩列以第一列爲左之前第二列爲左之後耳各以其族如武王爲昭其所出祔于武王墓康王爲昭其所出祔于康王墓穆之右前後亦然諸侯植內諸侯所以別夫于子孫之爲卿大夫士而未食采者）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不入兆域遠之有功者居前近之如同爲某昭之族爲獨密遷于某昭之兆同族者不敢與之齒以寵異之後世功臣陪葬皇陵卽因此禮而通之）

（但後世象同異姓此則專指同姓言耳）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上文皆言葬事此則既葬以後要其終而言之）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自大喪至守墓禁皆指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者此仍指諸侯及卿大夫士祔葬者大喪冢人請度執斧其任葬禁至祔葬于墓者則第披圖授之兆既葬之後爲之蹕爲之守而已與大喪之禮禁者不同也疏衆異姓言之或謂兼王族之無爵者恐誤）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族葬各從其親爲之圖使各有私域以便其族葬也今比方大家墳塋太祖居中子孫各以左右分昭穆猶有周官遺意）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

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禮樂興自黃帝而堯舜述之舜命夔教胄夔聖人樂者也備道德于一身而推以教人其教之法曰樂德樂語樂舞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唐虞以至成周學校皆祀之所謂樂祖祭於瞽宗者夔其一也樂德樂語樂舞之教法即五帝成均造士之法周人設大司樂之官掌之蓋本夔之教以爲教者也司樂必妙擇有道德者爲國子師有道德然後能知禮樂之情識禮樂之文也而司樂之官備道德于一身又可知矣樂德樂之理也樂語聲也樂舞容也舞象六代王之于帝其號雖殊其昭德象功一也不學詩無以言不學樂無以語六義首興不言比比亦興也道者敷陳其事而道之即賦也而詩成矣因而長言詠歌之其聲低者爲諷高者爲誦合之皆歌也言語者溫柔敦厚詞令從容錯舉一端如賦詩見志春秋傳子展賦草蟲趙孟曰保家之主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賦詩者不言而詩代之言言也拜賦者因詩中之意而述之語也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

石谿讀周官　卷三　卅

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十二律各有五聲合金石絲竹等音及于戚戈羽謂之樂朱子曰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蓋樂之實也大合樂即大胥春合舞秋合聲又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蓋歌舞入音或分習之或合習之合習之而聲客無不備則調之大成均所肆之業以此爲先而極其效至于不可勝既上言樂德德不可見見之于聲音舞蹈叶乎律同合乎宮商比乎節族齊乎綴兆由是而從容馴致乎中和之域而德行乎其間矣此節承上文成均教國子弟之法而推言樂之所以爲樂者乃天地中聲以和召和其應如響以起下數節之意以致鬼神示始以和作動物務下文致五土之示及天神地示人鬼可得而禮即此之致鬼神示也致五土羽毛鱗介等物即此之作動物也不及邦國萬民賓客遠人者致其難致者而易者可知猶舜命夔教胄子而及于和神人神人和則胄子之和在其中夔化氣質陶治性情誠莫先于樂而自五帝以至三王末之有易也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五聲十二律循環凡六十調皆中聲也宜于人聲則爲歌播于樂器則爲奏動乎人體則爲舞舞之俯仰涵伸肯與歌奏之節相應樂容與樂音一也六十調皆有奏有歌互文見義亦有奏而不歌者鍾師之金奏是也歌則鮮有不奏者升歌用琴瑟合樂則八音並作矣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上文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先律同而後五聲者律以立均調之所由生也調

石谿讀周官　卷三　卅一

般一曲之至聲則逐字而命之六樂皆調也曰文之以五聲乃是調中之五聲朱子曰如首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其按拍處那五聲依舊都用[illegible]之八音奏也文以五聲歌奏兼也故知六樂或言故曰文之以五聲也播奏或言歌皆互見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注解變爲樂成更奏尚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詠謂堂上升歌也詠與球瑟之奏一終是樂成也又云下管鞉鼓堂下吹管鉦擊鞉鼓是更奏也詠一終而祖考來格與一變而致羽物川澤之示同義　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

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

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欽定義疏曰後鄭以四樂混合爲一不知諸律之爲調而以聲當之見其于次不合則歸之本位不用而遷就以求合焉朱子謂此是四樂四樂則四調也今試仍以上文求之上言以祀之樂四黃鍾大呂姑洗南呂此云黃鍾爲角謂黃鍾之角調則姑洗也大簇爲徵即南呂也姑洗爲羽即大呂也惟圜鍾爲宮不合上言以祭之樂四大簇應鍾蕤賓函鍾此云函鍾爲宮即函鍾也大簇爲角即蕤賓也姑洗爲徵即應鍾也惟南呂爲羽不合上言以享之樂四夷則小呂無射夾鍾此云大呂爲角即

小呂也應鍾爲羽即夷則也惟黃鍾爲宮大簇爲徵不合夫三宮之儀應乎三始子天氣之始也午地氣之始也卯人事之始也然午者正陽之位故地從其合而始於未此三宮爲樂之本不可移易然則天宮之圜鍾當爲黃鍾人宮之黃鍾當爲圜鍾蓋互訛耳其餘二調乃各以六律五聲之序求之則當之者名其調焉然則地宮之南呂爲羽當作小呂小呂之羽大簇也人宮之大簇爲徵當作夾鍾夾鍾之徵無射也亦字之誤也黃鍾爲宮則黃鍾宮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黃鍾黃鍾爲角則黃鍾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姑洗大簇爲徵則大簇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南呂姑洗爲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大呂餘皆以此推之不直言其姑洗大呂南呂而云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者所以明南調之不用又以見上六樂姑洗之爲黃鍾角南呂之

爲大簇徵大呂之爲姑洗羽與此互相明也其餘皆然如此則十二律分布均齊無滿無複而於天地人三官之義各有歸宿且與上祀祭享之六樂分合有殊而名數不異條理井然矣按此爲六篇首六享之辭皆周官盤互參錯之處今爲之析其疑而發其蔀分曠聽之亦如開所未聞也備錄之當千周萬遍思之起調畢曲有歌有奏若合樂則歌奏兼舞所云六變八變九變皆要其終而言如舞雲門必于六變舞咸池必于八變舞大韶必于九變也舉九德之歌歌與舞同時而雲門咸池不言歌亦互見之義抑此知後鄭以歌奏之節新變字的確不可易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屍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國子所舞

鄭以祭以享以祀者歟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比鄭殺伐之聲是也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樂師大司樂之貳也國學之政卽大司樂之所建者小舞如舞勺舞象之類是也疏以下文帗舞已下當之恐誤小舞對雲門諸大舞言帗羽皇旄等舞者之所執也大小同之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出諸口者謂之語動諸身者謂之儀有樂語不可無樂儀樂師掌之與大司樂相左右也亦互見法環拜以鍾鼓爲節一旋一拜悉中鍾鼓之節皆教樂儀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此在教國子之外者曰治其樂政以別大國學之政也凡國之小事用樂

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告備有二鄉飲酒升歌笙入閒歌合樂畢工告樂正曰正歌備一也鄉射省升歌笙入閒歌三節止有合樂一節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二也合而觀之一曲終則爲一成故注解上文一變曰樂成則更奏注引燕禮告備是通四節言之不如引射禮更切詔來瞽皋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以其學于成均謂之學士以其爲公卿大夫士之子謂之諸子其實一也必別而言之者兼有俊造之士在內耳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聲對舞言謂歌及奏之聲也合之者大胥而其教之者不能無籥于大小師及笙磬鍾鎛諸師矣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會聚也合也合六樂而歌之奏之舞之清濁高下疏數疾徐合同而化上文所謂大合樂也加此則舞位正矣舞易參錯正之所以序之出入似指出入于綴兆行列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

撻其怠慢者比而不至是不敬其事則觵之巡而怠慢不敬又甚焉則撻之所謂學之政也樂主于和而以敬爲先不收斂則不能發舒亦禮先樂後之意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辨五聲之播于鍾磬者樂之綱紀也二八十六枚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李文貞公曰鍾磬十六者蓋十二正律并四清聲耳樂惟五聲得以爲調十二律旋相爲宮而自夷則以下少一聲自夾鍾以下少二聲自無射以下少三聲自仲呂以下少四聲故復四清聲以具商角徵羽之調此鍾磬所以有十六也二變不爲調故不登于縣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音由心生故樂以詩爲先詩以言志以六德爲本則志和而形之吟咏皆溫柔敦厚之詞玩詞自可以感人更以律和之而審其音務得其性情之正矣上文言掌陽律陰呂文以五聲播以八音樂之實也虞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其立文之序前後如一此言六義以六德爲本六律爲音樂之本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其立文之序亦前後如一是大師與大司樂樂德樂語之教以敎國子

皆康成謂僅以教瞽矇恐偏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曰令擊拊令鼓朄足矣復加奏字見擊因鼓朄皆以律呂奏之雖以導樂亦無不中乎節爲小師稟命而擊拊應鼓則奏字可省矣射帥瞽而歌射節不疏不數謂之節儀禮曰間若一射者所以循聲而發發無不中也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所執者典同所鑄之律也以別夫凡言律呂先律後同者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帥皆在左右謚大事以大師作之其意深矣凡國之瞽矇正焉教在所正之中故知教六詩指國子屋多不然此語贅矣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以歌詠之凡所教之樂器皆以人聲爲主也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舉大師可兼小師然則所教者不但瞽工矣亦國子同之歟此下凡言教者倣此惟籥師專言教國子經例自分明鼓鼗並言蓋教眡瞭也眡瞭凡樂事播鼗賓射奏鐘鼓與此職相應立文注解鼓字未確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聲五聲也音八音也樂之實節與和盡之矣六樂不言舞小師所審者音也非容也李文貞公曰小師所教乃起樂止樂之器及人聲人聲是爲諸聲之綱故於此言之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亦以歌爲主大師小師瞽矇三職相承皆審音者而總以八聲爲貴故曰樂其可知也言播鼗而不及鼓擊鼓非瞽矇所能故以屬眡瞭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歌工諷誦瑟工鼓琴瑟以和之見儀禮奠者定也當如小史云奠世繫文偶倒耳史俱在王側故其職同瞽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九德之歌指韶也六詩必夏商周之詩在焉如正考父得商頌於周大師是其證也或云九德言其事六詩言其詞皆指韶而言也六義蓋自韶已有之亦通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以大射所縣者推之凡鐘磬鼓鎛之大者小者編者特者俱在爲天子宮縣舉其盛者而凡柷敔應雅之位置于堂上下者皆大師司之亦皆眡瞭設之觀鄉飲酒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則琴瑟與笙管亦眡瞭掌之其設之必有其地隨時取而用之可知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愷獻必歌愷歌歌者大師奏鐘鼓者則眡瞭也注云其登歌大師自奏之蓋指此又賓射大師歌騶虞以爲射節鐘師亦奏騶虞以爲射節奏鼓者乃眡瞭也以與鐘師聯事故亦兼言鐘鼓由是推之先儒謂九夏有聲無調金奏特按譜奏之是也而不可謂凡歌者皆不用奏也蓋鐘備十二律呂按譜而奏固謂之奏歌者在上擊鐘者按律和之以鼓節之亦謂之奏合是二者其義乃該而不偏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既曰陽聲陰聲矣又曰辨天地四方者指其實也天陽地陰合天地四時之氣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掌律同之和而辨其聲以制器是以天地之氣感而太和也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上言十二聲此乃言爲樂器則鐘亦在樂器之內矣注解十二聲單指鐘言者蓋自黃帝命榮猨鑄十二鐘以寫十二律國語伶州鳩曰度律均鐘則十二鐘即十二律矣顧律管之厚薄本乎天而鐘

律之鑄造成于人其形製少異則其聲頓殊此典
同掌律同以辨聲必先辨形因其形之偏而知其
聲之病則去其病而後能得其聲之中凡爲樂器
以鍾律爲數度又必以鍾聲之病爲劑量焉其形
得則其聲斯得矣朱子謂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
已下則磨其耑是也由鍾而推之磬由磬而推之
他器無不皆然然則爲典同者必以耳聽之聰運
般倕之巧乃無愧乎是選而鍾之器定則凡樂器
俱定矣　十二鍾加四清爲一堵十二磬加四清
亦爲一堵合琴瑟笙管塤篪以和人聲由是而特
鎛特鍾特磬以聲之振之發鼓以節之祝敔以合
止之而皆以歌聲爲主制器之先後亦可想見其
樂
凡和樂亦如之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
鍾之特者鍾師教擊之故此
端舉編鍾以別之磬則編與

特皆磬師教之矣陳
氏暘之解似可無疑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及祭祀
奏縵樂

鍾師掌金奏
所掌者金奏不言鼓下文又云以鍾鼓
奏九夏何也鍾師所擊者特鍾鍾備律
呂可以按譜而奏鼓特以爲節耳然有鍾不可無
鼓故又合而言之　金石爲八音之綱紀而鍾鎛
爲衆樂之詔號所奏者天子九夏之
樂其與盛其音宏故特設二師掌之
凡樂事以鍾
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
夏驁夏
卿射大射賓出奏陔奏驁特以爲出入之
節耳蓋行步有疾徐其所奏之曲與之相
應亦猶環拜以鍾鼓爲節也下文笙師掌舂牘應
雅以教祴樂三器皆築地爲節與步應猶之鍾鼓
之節也或謂奏夏
象備八音未必然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
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
鼓縵樂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
樂
籥師掌教吹籥笙師又教之何也籥師所教者
以節舞其精微以笙師教之而始善也自磬
師至鎛師金石土竹四者之音備矣其餘不
設工師詔之何也小師瞽矇之教綦詳矣
凡祭
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
器及葬奏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鎛師掌金奏之鼓
鍾師以鍾鼓奏九夏不及鎛鎛亦
金也比鍾差小耳以其具律呂擊
之成曲故亦曰金奏而以鼓節之金奏或用鍾或
用鎛或鍾鎛金時同奏二宮各司其職或謂鎛師
擊鼓而不及鎛恐誤鍾師四人鎛師二人所掌者
金奏其官屬與眡瞭擊鼓以節之行軍鼓鼙亦然
特立文有
詳器耳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
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
鼜亦如之
李文貞公曰夜三鼜者行
鼜也故曰守鼜以別之
大喪廞其樂
器奏而藏之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歛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樂樂器也聲歌人聲也　李文貞公曰四

夷之舞則旄人掌之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庸器鄭注崇鼎貫鼎之屬蓋與樂器同就敵而得之者亦嗣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太卜掌三兆之灋以三易況之或首艮或首坤或首乾其爲易則一也三兆有隱顯不同或用隱或用顯或不第顯而大明其爲兆則一也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經常也爲兆爲卦爲夢三者非此不立如網之綱衣之領其條理則謂之頌謂之別卜舉頌與夢舉別互文見義頌辭也筮與夢亦當有辭一體十頌猶之一卦六爻而卦第言別豈夏商之時爻未有辭至周公而辭始作歟抑占卦而爻在其中歟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

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命龜命筮其受命也如響非贊之而何卜筮全是教人補過自修故云吉凶與民同患也儀禮載命卜命筮之辭甚簡亦舉其大概耳古人告神必有一番敦懇之意悱惻之文如金縢冊祝其大焉者也故知太卜太祝之官非誠敬通乎鬼神者不能稱是職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眂高作龜大祭祀則眂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康成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與劉氏解四兆

又不同卜書既亡此類當闕之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或云將卜先以墨畫龜次用火灼之其璺坼與墨痕合謂之食墨反是者謂不食今以經觀之則所謂墨者乃揚火作龜其璺坼之後有烟痕致然非先以墨畫之也所謂不食墨者殆爲火而龜不坼火大熾則龜雖坼而焦故但不占歟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奉其所當用者各以其物而卜師因辨其爲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二職相聯事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燋王氏謂燒木存性者如今之炭是也先以明火熱炭使歛發然後以楚薪炷之炭揚其火以作龜焌契非兩物謂所焌之契也木斬斷者一邊尖利如刀契然或謂以刀契先刻龜恐誤注以契爲楚焞甚明遂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方師云卜人必兼通于簭既得八事之頌猶恐龜象未審復以簭義參決其吉凶是謂以八簭占八頌也疏析分明以八卦占簭之八故注謂更不占八頌此小事之占也曰以八卦占而不及頌太卜職止曰其別六十有四舉卦以該頌可知矣故如大傳又明于憂患與故之故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占坼者卜人本職弁及體色墨舉其至也此皆言卜而兼簭言者欲人知卜簭之爲一事也大傳亦然占人掌占而十人乃其屬其占之中否占人計之以告太卜定賞罰則占驗之術益精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八命事之大者九簭事之差小者相補備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觀此而人之精神與天地相流通顯然矣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

夢正夢無心而感與天地交郎感陟也噩驚怪郎觭夢也思寤喜懼皆有因而然郎致夢也太卜夢凡占夢舉日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釋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吉者聘之使來惡者贈之使往遂令始難毆疫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不敘于馮相保章下者此與占夢厰事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也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

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化謂變化畢命示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洛誥祝日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是其証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祝皆事鬼神示六辭象親疏遠近言之曰作曰通則善爲辭令以道達誠意如召陵之會子魚論蔡侯不當長衛侯洋洋動聽矣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郊特牲云君再拜親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禮爲祭祀設次乃及于所尊敬者凡拜皆跪推肅拜俯身下兩手而巳介者不拜爲其不便于跪春秋傳郤至三肅使者是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此祭之先事也取水于月取火

于日給烝饎饎之重者以其明潔故祝號曰明水明火記曰明水者謂主人之潔著此水也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此祭之初事也迎牲入而後釁迎尸入而後隋文例耳右者侑食勸飽也數者皆禮之大節故鍾鼓以明敬所謂金奏也而令之者大祝亦如之凡牲凡尸皆如明水火之有祝號以明敬也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此祭由中以及終之事也來瞽大祝令樂師詔來之令臯舞大祝令樂師臯之此與樂師聯事者也祝以將命自尸入至出皆大祝相之尸謖祭畢而徹亦大祝令之合上三節皆大祝之正職而冠以大禋祀肆享祭示明小祭祀則小祝掌之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此如會諸侯于東都贍洛車攻見之小雅其明徵也蓋十二年不巡狩而會同其正也因巡狩所至而殷國或王朝不時有事而大會或之陪京而大會皆統謂之會同不可執一論也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禁者禁于未然督者督于已然頒祭號于邦國都鄙合上節大宰八則馭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此其事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對大祝立文明六號爲大祭祀之祝號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皆對大祝立文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自斂至殯喪之大節皆大祝小祝主之自啟至下壙亦喪之大節而事尤紛總特設喪祝以司之大要在導率執引執披者小心防護不震不動魂魄攸寧皆仁孝之心曲體焉而無所不至者也及辟令啟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田以充乾豆故行出反舍奠之禮後嗣世守之豈有禽荒之失乎師甸致禽于

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掌盟詛其正職也類造已下亦盟詛之類故其祝號衆掌之作盟詛之載辭大祝作六辭其四曰會注會同盟誓之辭也會盟國之大事故特設詛祝掌爲載辭其五者則大祝爲之小祝佐之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盛主以匰自羣廟合

祭于太廟始司巫共之大祝奉之歟及道布及蒩館凡祭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所掌者望而祀之望而延之之鬼若神當詛祀援祀號之時男巫則以茅招之于四旁所謂望也此招之使來者至冬則自堂贈逆之使去無方無算鬼若神無不之也祝以將命於鬼神巫以逆送於鬼神二者相聯事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太史遷以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自任可知古史官皆明於典法則之精意不但司其籍而已故能與司會司書佐太宰鈎逆斟酌而損益之而其籍則藏之金匱石室不患其散佚凡有疑者徵信焉是其專職也辨法則典則可推矣　菉園李氏曰辨法若子產爭賦貢宋仲幾辨役事之類故士伯數仲幾以故府之法而執之以其不信也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上節以貳六官讀斷若六官所登者或訛亂然後太史開所藏之法以驗之不然不輕辟也或謂六官衍字雖經之誤也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作事當依中氣加春耕夏耘秋收之類亦有接新朝正朔以行事者如朝覲會同祭祀之類二者象正之百工釐庶績熙矣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朝聘惟將幣禮儀殷繁雖有擯相大史猶必執書以詔慎之至也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

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太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太史所謂書者皆王朝之志其侯國之書則小史掌之世繫昭穆及王之忌諱皆志中所載者惟掌之熟悉其本末故能奠之序之詔之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禮法即禮書讀之者太史也史小史也于太史讀禮法之時小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小史能辨昭穆者也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

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馮相所掌即曆也辨歲月辰日星一定之次位而敘次人事與之合即敬授人時也于是致日致月即敬致也第立文有詳略耳歲有太歲有歲星保章氏掌天星所云十二歲者歲星也馮相氏曆日月星辰所云十二歲者太歲也太人抱如太極之太歲者一歲陰陽之氣也歲陽曰十干主天歲陰曰支主地十二支配十二月故舉歲陰以該歲陽十二年木星一周天故木星亦名歲星

欽定義疏案語云歲星因太歲而得名而太歲究無與于歲星也最分明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人事動于下天象變于上辨其吉凶以知休咎之徵而詔修省補救焉所掌者如史記天官書其遺也按天官書次舍與保章氏合首中宮至北宮紛星也歲星至辰星緯星也皆天星也次角亢氐兗州至翼軫荊州皆星土也次望雲氣至卿雲皆雲物也次八風皆十二風也惟十有二歲附見于五星中其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又可知保章掌天星象言日月之行蓋星辰之變動必兼察日月之行以知之也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天地之和祥也乖別不和妖也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于保章氏曰詔救政于太卜亦曰詔救政其道一也訪序事謂訪其事而序之政大綱事小目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太宰以八枋詔王馭羣臣疑乎太宰等以已意預其間矣不知命討出于天有一定不易之理存焉自古及今遵而行之不偏太宰不敢差忒即王亦不得以意為之內史所詔者乃王之八枋之法也立文皆相應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贊制祿而制爵可知賞賜即賜予也又云掌書王命則凡八枋之嘉命皆內史書之矣凡藏其貳不必皆已書而遂貳之惟內史耳蓋可以徵信于後煌煌天語莫之能易矣

外史掌書外令曰外令則內史所書者皆內命乎曰非也命諸侯獨非外乎凡命與令對則命大而令小命無內外皆內史書之予于外令則外史書之史一也分內外名官益以此而命與令之分亦以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上節以地言下節以時言掌達書名于四方書之名造于三皇五帝達于四方所志者必無訛謬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所書者令也非命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正月之吉始和而布之者皆御史書之敷掌贊書贊內外史也此官益以書服役于內外者以其朝夕王側秦漢以後遂爲要職猶僕人射人之官後世以寵宰輔勢使然也凡數從政者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凡車之制皆車工爲之巾車特掌其政令官以巾名取衣飾之義不論吉凶車與服同等皆有飾以別之其所飾之器物亦皆官具之如冬官攻金攻玉之工與天官縫人典婦功典絲之屬取給焉巾車不自爲之也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躁以纓爲夾馬頸注以纓爲當胸非有二物蓋以大帶絡于馬腹繞馬胸夾馬頸而左之右之以爲固其大帶在馬腹則爲樊樊與纓以罽毛染五采成罽爲之或十二就或九就或七就合而言之皆帶也惟革路五就之樊纓則以條絲爲之木路之樊纓則以淺黑色鵠色之纓韋爲之而不言就蓋條絲可染五采而韋乃熟皮不可染五采耳或謂木路亦五就經既明言其色曰翦曰鵠矣而五之何也初看殽雜細數之却有條理當俟博物君子再詳之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于王之五路言錫言勒于后之五路更言其錫與勒之當馬面亦非有二也注解錫爲馬面當額盧蓋鏤金以飾馬當額非馬面而何耶當馬面

之金飾曰錫當馬膺之金飾曰鉤而皆施之于勒勒馬之銜鑣也著馬勒直兩耳與兩纓則謂之總總馬之銜鑣而名之也車飾之盛者具銜勒施鏤金于馬之額馬之膺其次則第用龍色之韋爲馬面之飾故曰勒面也勒面承王龍勒而言其總則有朱焉有繢焉有鷖焉合而言之皆馬之鑣隨所在而名之耳今之馬鑣諸飾俱備披之皆同惟注以勒爲韋爲之以總爲繒爲之似勒與總爲二物當詳考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王之五路亦有蓋詳于后者婦人以蓋隱蔽爲禮故因容而併及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史記乘黃屋屋即握也漢去周未遠然則王之五路容亦有握耶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裧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

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複革飾駹車雚蔽然複髹飾漆車藩蔽豻複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自王之五路至役車天子以至庶人車乘之等其用有常所謂叙也其無等者第以功沽別之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巾車下大夫二人一執蓋於後一持旌於前及墓嘑啟關陳車小喪共匰路

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幣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明所共者五戎之萃而五戎之正皆巾車掌之車僕當昔其萃之時各歸其正而不亂耳見軍容之整也五萃皆王之倅車車僕共之戎僕掌之射人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無事則爲輿衛有事則備不虞設官分職命意深矣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疏謂革車用皮乏亦用皮故使爲之共之者車僕事也爲之者非車僕事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常日旂日旜等皆名也日月交龍通帛等皆物也各有屬當從介甫之說于待國事之義乃通或曰各有屬即下文王與諸侯大夫士等各建其旗之物名不敢奈也大閱者國事之一也亦通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

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軍事致民置旗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可知矣弊旗詠後王者亦可知矣故曰何亦如之明四時教田即教戰也顧夏官以旗致民者大司馬而可常春官何以亦掌之蓋軍事主之者大司馬而司常

所掌者旗物相聯事佐之者非司常而誰歟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衣服兼宮室車旗互見家宗人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

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三辰以日爲宗月受光于日而星又日月之散氣也二至爲日晷長短之極陽生子半陰生午中又爲陰陽之始故神示鬼鬽以類而致上文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此其實也所掌者禬禳之事如男巫之茅招堂贈女巫之歌哭而請特其未者爾凡太祝之六祝六示皆不與焉其或巫覡有闕則以次充焉而不必限以數也專家之術非應事于祿則誣道與矣

石谿讀周官第三卷終

石谿讀周官第四

安溪官獻瑤述　後學[illegible]孫壽相仝校

夏官司馬第四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此皆以室數制之合畿內外無異法至於臨時徵發則甸出一乘詳見小司徒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軍制備於車徒輿司馬主車行司馬主徒觀春秋內傳所載陳法如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必祖周官之遺法自二官亡而行陳之制闕如矣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師上六開國承家以論功行賞爲終此列司勳於官正之後論功行賞爲首其義一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軍政以車乘爲先行軍以壁壘爲重故次以馬質量人之官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以司爟屬司馬兵猶火也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固與司險掌彊相聯能守而後能戰師之要也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此與下環人皆主候望何察之官行軍有備無患漢書程不識嚴刁斗遠斥候所以爲名將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

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
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列弁師於夏官何也凡弁皆摎皮爲之禮冠謂之皮弁武冠謂之韋弁傳所謂韎韋之跗注兵服也掌五冕而名官曰弁師列於夏官或以此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齊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右與僕皆以掌齊車道車名齊者無時而不敬道者無在不與道俱使之顧名思義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天官有獸醫此巫馬之醫專爲馬而設者重馬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附職方於夏官猶附大行人於秋官而職方掌天下之圖周知九州之利害披圖而贊行師列於夏官尤切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八則賦貢以馭其用田役以
其衆于都家司馬徵之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
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
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制軍即序官王六軍以至一軍軍制立有犯禁者
則司馬整師旅以詰之所以糾不正而歸于正也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
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司徒所簡稽者王畿六鄉之民也司馬所簡稽者
兼邦國三卿二卿一卿之民也下文均守平則亦
皆侯國之都鄙故
云用邦國安邦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
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
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九伐以罪之輕重爲序自負固至
外內亂五者罪尤大故列于後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
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乃以九畿之
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
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衞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蕃畿
九畿之圖掌于職方載于策則其籍也二者皆職
其廣輪之數按籍而稽之復按圖而校之瞭如指
掌矣九州山川相入道路曲折不同豈能盡定曰
方百里云云皆以虛空鳥直之筭法核之與禹貢
五服地圓二百五十里而當天星
一例參一度卽虛空鳥道筭法
九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
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
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中春教振

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
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
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
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中夏教茇
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
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
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

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
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
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
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

中春辨鼓鐸鐲鐃之用將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中夏辨號名之用將以辨軍之夜事也中秋辨旗物之用不言所教所辨者書其事則知其事之人書其號則知其人之號春秋鄢陵之戰欒鍼望楚令尹之旌曰楚人謂彼爲子重之旌彼其子重也夫蓋號名以辨夜事則旗物書事與號

一望瞭然其爲辨軍之晝事不言可知也愫也程氏曰治兵辨旗物與司常互異竊謂旗物不同之故經已明言之司常云大閱辨旗物此云治兵辨旗物明二者所建旗物本不同也大閱旗物以會畢內外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旜與旗互易孤卿之旜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旟互易大夫士之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旟百官載之惟旐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旆者有納旌於弢中不令敵人見者故旗物有變通之法歟　按治兵大閱旗物不同程氏分疏頗有條理抑因是見行軍徵發王畿遠近更番迭出者田役小司徒家出一人加其法行之六軍之衆

豈虞人所萊之地能遍容之且載旗物而至者不第鄉遂并及于師都以田役之吏番迭出夾軍旅之更番迭出信而有徵而鄉遂公邑都鄙田制軍制之無異同也決矣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
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
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
鐃各師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
如戰之陳皆坐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
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

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中軍若王不自將則大司馬也上文建旗後表之中殆五軍分據前後處中而指揮號以鼙令鼓然後鼓聲同時並奏非中軍枹鼙不執鼓也注謂六軍三三而居一偏是中軍之軍亦居偏也何以謂之中　敎戰若六軍並集一表必不能容若六軍各立三表經文又未嘗言及此勢亦有難行慄也程氏曰四時之田並分番教閱一日不必偏集六軍之人一人不必歲供四從也覺於事勢較合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　乃鼓退鳴鐃且郤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百人為卒卒相去之地百步屯守不離其伍復恐其軼亂有司巡而檢察之此行陳之法也層累以至于軍皆卒之積也　野有利於車者有利於人者闕禁以之為主兵法所謂因地車與徒臨時裁合不可割定矣鼂家令云山川邱阜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平原廣野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

卽以是推之　案經云皆作皆坐皆行車徒並言蓋徒以衞車陳法之常也因地制宜或主車或主徒陳法之變也敎戰自當常變兼之

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

亦鼓進可知

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伐之名有九歸于救民伐罪而已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死事則弔之有功則勞之象承上有功無功二項亦通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　大會

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射人王以六耦射六耦倍三耦以明尊也六耦射畢然後大司馬請王射當與大射儀同司馬掌射政凡射禮司正爲司馬本此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司馬之官主征伐賞以戰功爲上而序于王功至治功後者欲人知殊勳異績在正君定國救民奮庸熙載汗馬之勞不敢先焉武臣雖蒙厚賞咸知斂戢矜奮矣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　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

頒賞地其輕重不能同所謂等也如司勳舉其職則在上者不得以意爲之此與大宰司士聯事皆稟天命以行事者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

物更其外否

償也程氏曰以其物更謂以他物量償之或半賈或參之一不責其如馬以償也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視馬力以任輕重及其行也道里遠近不同則以輕重之任合道里遠近而均配四馬之力使御者得施其技十六蹄如一匹所謂齊也一乘如此推之各乘皆然不惟無輪轅之患且亦無羸敝之憂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　禁原蠶者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

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詳見職方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若干亦量人分國爲九州建國之遺法也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邦國之地與天下涂數皆書而藏之

蕭何收秦圖籍以知天下扼塞要害量人司險所掌在秦猶然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掌喪祭奠竁之俎實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斝讀如雅詩奠斝之斝卽酳尸尸酢主人之爵也鬱人職曰卒爵此曰斝歷其義互見不用讀作嘏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祭祀贊羞受徹焉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凡祈珥共其羊牲　賓客共其灋羊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羊易蕃息尙有耗敗況馬爲大牲乎觀於羊人馬質二官之有賈而嘆聖人慮事之豫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　凡祭祀則祭爟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鄭鑄刑書不以其時而融風起烈火爲災周官之火政修必無焚煬之患後世陶冶不以其時民習爲固然且有議周官爲迂者蓋謂變之精理無有能喻之者矣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皆爲士庶子設之分之均之士庶子爲萬民守固故任萬民弁其材器而用之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

守者受法于掌固不易其處矣而云通守政何也兵甲所以捍禦財用所以供役而變之來也非常不無移多就寡互相應援故云以通守政又恐守者藉此擅離部次故云所得通者惟此耳非有不得已應移動者不敢悖其所受之法也且有應移動以贊其不足者必掌固與其地之有司帥之雖

欲擅鄙次不可得失數語盡事情之曲折國有司乃有地治之官司兵甲與財用者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

固城郭溝池樹渠也法士庶子之守法也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

有山川則因之

溝樹爲城郭設推而國都之邊竟及郊不必有城郭皆令民鑿溝封樹以爲固而遞守之中原一望平行後世善禦盜者敎民深溝種樹劃地而守迻不敢犯見于史書者不可枚擧其法皆本於周官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

道路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

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守禁則樹林不至毀傷達道路則溝涂不患窒礙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

者達之

無事雖阻路必通達之以便行有故則阻路加藩塞焉以禦暴非平日周知地勢則不能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圖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

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此與掌訝相聯事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

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致師非以怒敵誘戰也蓋以察敵軍之陰慝而乘其間耳邲之戰以二憾敗鄢陵之戰以軍師不和敗皆察其慝而勝之訟者訟彼之曲揚者揚我之直王者無敵有逆命儼然敵矣故訟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　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

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

之而沃之

日守以水火又日分以日夜者夜用火日則不用故須分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

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

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　若有國事

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

以大耦射句斷言王射以大耦其侯與獲與容各三也以六耦射言初射非正射也下文同

樂以騶虞九節五正

注解正為正鵠其說支離不可通正當如字讀謂正發失時也先歌四節之樂于未射之先以和其心留五節於正射時歌之不疏不數循聲而發發無不中矣三正二正義同私意是如此後閱敖氏解大射儀先得我心不覺躍然

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上象言王侯孤卿大夫士此專言王故以若字另起注疏因此指上言射為賓射遂誤正為五采之正皆非也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

儀禮大射令服不去侯者司馬也侯國禮此命去侯乃射人為之係天子禮射人司馬之屬也立于後以矢行告儀禮以射正主之射人下大夫二人即射正也上士四人下士八人乃射人師也櫃弓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襄以是舉爨則下文大襄與僕人遷尸其射人師贊抑櫃弓所

稱若侯禮若天子禮則射人正為之歟

卒令取矢祭侯則為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正與敵同凡射敵司馬掌之射人佐之其儀孔多不第告矢行數射中數事而已射人與大僕俱侍王側凡王有事皆左右之獨以射名官重射事也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

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敎擾之　凡祭祀共猛獸　賓客之事則抗皮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射鳥氏掌射鳥　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

國老行羽物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猛獸第教擾之畜鳥則兼言阜蕃順物性也鳥物以共庶羞膳羞禽獻射鳥氏以弓矢取之羅氏以網羅取之皆不可養者其可養者特設掌畜之官以阜蕃之庶不缺於共且物類滋息亦寓對育之仁焉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

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

司士所掌者上而并周知卿大夫之數者其職在掌朝儀必知其尊卑貴賤之等而後可以擯王也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常

詔爵已下所謂治也八柄大宰詔王司士與之聯事而所詔者亦羣士爲多王制言之詳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或北面東上或東面北上所謂位也或特揖或以其等旅揖所謂等也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

云國中則邦國之士不與焉蓋侯國自設司士之官以掌之 下文稽邦國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未嘗不與知之但不掌其治與戒令耳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凡會同作士從賓

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 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

曰六軍之士亦士也古人文事武備兼之所以別于凡民司馬統六師平邦國而以辨論官材屬之何也月令孟夏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雖秦法必三代已行之夏者大也春取長養故成均造士以育才爲先夏取盛大故司士詔爵以升俊爲重或曰弧矢以威天下而可以觀德用以取士射人屬之司馬則司士屬之司馬宜也亦通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凡國有政事國子與羣子同聚處雖有適庶之分其親則兄弟也致其殷勤子愛謂之存不曰羣子曰游倅者言其優游有餘力也不欲其優游而棄日力故諸子因其相親愛也而使之修德學道如三德六行是也春秋則同學同射學與射對舉而盖詩書禮樂之類相觀而善之謂摩其德行易成而業易精可知矣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

自三右暨屬車之右皆司右選擇比次之故曰掌羣右之政令或疑三右乃大夫士皆有員數豈藉于司右之選擇曰雖有員數而不必備選軍旅會同慎選干城心膂之士非司右稔之有素能保其得人與且司士職待于王之後者惟大右一人而三右缺焉非其證耶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徒有徒之卒伍車有車之卒伍大司馬仲冬大閱旗居卒間以分地險野人爲主徒之卒伍也易野車爲主車之卒伍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不獨取其勇力不畏路阻象示王之干城服心以急事告則奔視官守者宜急矣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喪紀則衰葛執戈盾　軍旅則介而趨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逆尸從車

郊祀不言掌裘冕承上掌裘冕而言也二人執戈猶之六人維大常如注說從王服假令裘冕而維大常已非禮所安况裘冕而執戈何以肅觀瞻嚴對越乎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程氏傈也曰大寢之門第五門也其外有庫門雉門應門各有閽人守之窮民未必能至此擊鼓經文以待達窮者明有爲之達者非窮民自擊鼓也以大司寇朝士御僕大僕四官通老之此窮民實即肺石之窮民既立肺石三日朝士聽其辭得其情於是爲之擊鼓此鼓御僕使御庶子守之大僕聞聲而逆問乃令御僕告于王御僕掌庶民之復者也朝士司寇不直告王必擊路鼓者明其非常使衆共聞也大僕不以告王而必逆守鼓之官者各有職守也曲折情事似是如此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

月亦如之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王燕飲則相其灋　王射則贊弓矢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

以論語攝齊升堂觀之治朝外朝俱無堂則所升者乃燕朝之堂也臣與君行禮當拜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亦燕朝也大僕掌擯相其延接臣下禮儀之多可知與眡治朝之正位而退又不同

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

合大僕職觀之路寢之事皆大僕掌之王自路寢退小寢一切小寢之事皆小臣掌之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　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王之祭祀法儀及牲事大僕掌之小祭祀小臣掌之或有故不親祭使攝祭僕以王命涖之于反命

之日戮其牧皆誅其不敬者嚮敢不祗肅將事而神右享之可知矣

大喪復于小廟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賜之禽謂詔于王而以王命賜之雖不與猶與也此非有故而其不與也事相類故亦祭僕掌之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大祭祀相盥而登　大喪持翣　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此與小臣聯事者合觀小臣祭僕御僕之職或掌祭祀或掌復逆或掌服位皆佐大僕左右王躬周命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於此徵之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糞如爲長者糞之糞僕御至供洒埽其細已甚雖隸於大僕而自爲一職以供役王之寢廷事煩職冗其徒多至四十人視大僕反倍者以此

祭祀修寢　王行洗乘石　掌蹕宮中之事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云繅斿九就又云繅斿皆就似不可通細按之九就者諸公本等之冕也繅斿皆就者其所兼之冕也凡冕服上得兼下諸公九命其冕之繅九就其斿所繫之玉亦九就等而下之所兼之冕其繅之就或七或五或三而每斿所繫之玉如之斿玉如繅之就故云繅斿皆就也由是推之諸侯與其孤卿大夫倣此矣惟天子至尊其冕之繅十斿不皆就耳何也天子冕繅不獨十二就者其斿十二玉卽九就七就五就三就其斿亦十二玉所以別于諸臣也着繅斿皆就四字上對天子下對諸公侯孤卿大夫立文簡而該所以爲聖人之言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王先言冕次言弁諸侯及孤卿大夫冕弁並言尊君應爾象使人知天子之弁玉亦十二與冕同等以諸侯及諸臣冕玉各如其命數推之也韋弁在皮弁之上重兵服也詩曰靺韐有奭以作六師司裘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此不言士言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司裘不言等皆互相備注解弁經之等以喪績皆禮家細密處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或疑兵甲戈盾俱賦之民此所頒者出諸官何也軍器所以壯國威以車乘推之有國馬必有公馬則兵甲戈盾觀此矣且民間兵器當選將出車之時必先期致於司馬及授兵然後從而頒之所謂法也觀內傳授兵于大宮春秋之時此法猶存及其授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用兵如車攻吉日會同講武之類與征行不同故兼及之祭祀授舞者兵　大喪廞五兵　軍事建車之五兵

會同亦如之以會同推之所建者王及諸臣之車也於下經司戈盾徵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辨其物者司兵也掌其物而頒之者司戈盾也戈爲五兵之首故舉之以槩其餘下文兼授旅賁殳可見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司兵授舞者以戈此職兼授干也亦如之亦如司兵也此與春官司干職聯事歟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弓三等用各有宜蓋通尊卑貴賤言之至下文又分屬天子諸侯大夫士何也其位至尊則天必畀以神武之資力其次以漸而降禮之體也如天子之侯道九十弓其次亦以漸而降爲七十弓五十弓然天子射三侯中則皆獲于尊之之中寓優之之意禮之宜也曰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未嘗專言天子則其餘可推矣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

（此所共四者皆不及弩何也無所用之也獨於大射燕射共弓矢言如數者禮射有弟子取矢不獲則司馬命再取可以如數共之其餘有不能如數者矣共弁夾矢着候高必取之其餘則不能皆取之可不用弁夾矣）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幷夾　大喪共明弓矢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物即弓矢所辨之物已見上師役會同用弓兼用弩故俱頒之）田役充籠箙矢共矰矢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矢充籠箙師役會同所同也惟田弋射飛幷共矰矢不在籠箙中者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　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王射以矢行告射人之事也此職與之聯事）

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數秋獻成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第即弓弩三等矢三等之等先書其等之上中下必乘計其事之成功而後饗之弓弩有三等之不同又就同等中試其良否而下其食而誅之上其食而賞之食稍食饗乃非常犒勞此工所以勸也）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弓弩矢出入當核之司弓矢而核之槀人者以入功于司弓矢其入若干則其出若干司弓矢必闕之槀人故云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也會而攷之仍闕其亡者王之弓矢既無會計又惟禮射唱獲取矢必索其餘不可以苟求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

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辟盟者要其終而言之揷血畢當以盟書辟盟府而藏之非辟其舊藏之書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行中肆夏趨中采薺車行與樂歌之疾遠相應也至馭路之儀如組如舞五馭所謂鳴和鸞又不但趨與行中節而已大馭舉其凡以概其餘

戎僕掌馭戎車

大馭之下次以戎僕重軍事

掌王倅車之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狩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觀此則巡狩爲乘車之會明矣王有兵車之會如宣王常武之詩是也齊桓自詡乘車之會兵車之會蓋亦踵周官行之

掌凡戎車之儀

於金路曰法儀於象路亦曰法儀即大馭職凡馭路之儀也惟戎車之儀有同者有不同者故又別而言之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

統言之則驅逆之車亦佐車也分言之則佐車如倅車貳車其驅逆之車校人於從禽之時帥田僕而設之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而於車馳徒走之時提馬而走不驟也諸侯提馬而進雖遠於王亦不驟也大夫則與甲士之車馳同當鼓進之時亦有尊卑之等焉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馭夫佐校人養馬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其所駕之車亦馭夫授之王氏之說比注優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先戎馬於齊馬道馬亦重戎政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

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僕夫卽掌五路之官或疑大馭戎僕其官尊不宜與養馬之事以理推之乘馬一師四圉積而上之至於馭夫其於馬政禁密且詳矣大馭戎僕等官不過掌其要凡而已無慮其繫之[illegible]聯奴且與校人聯事知其馬性然後用之祭祀會同軍旅田獵朝夕出入無不如意故以馭夫次之而繼以校人相爲左右不及僕夫者以既言馭夫則僕夫卽五馭之僕夫可推而知非闕也

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

馬特居四之一馬以壯爲貴然必及時扇之留以爲特者所以爲孳息計扇其三存其一可也下文執駒卽爲扇之地也馬特如過多通淫之後弁特亦攻之矣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如道僕田僕十有二人等而上之戎僕齊僕亦在其中以時選其性行淑均才技嫻習者備不時任使更換臧如射則臧兮之臧在王之側不可不慎簡下早而以屬之校人則與五馭相左右又可知矣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馭夫亦僕也講之欲其臧也互見法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　凡賓客受其幣馬　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等其祿食所以勸之然則僕馭與三右雖員數有定亦隨時更番任使不必備其人非贅說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　掌駕說

之頒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正校人員選

注謂貝選爲師圉之屬然則校人所職指道田之僕信矣以中大夫而選擇居官以下士而選擇師圉其事稱也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度人相馬之高下尺寸以形言也校人毛馬以色言也物馬而頒之以力言也辨六馬而首種馬取其調良以性言也相馬之式備矣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闔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凡賓客喪紀牵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同其利而貫通之九州之國如一家然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澤中有地謂之藪一望皆水謂之浸水長流謂之川

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地多藪牧便於養畜鳥獸與揚州同曰鳥獸可兼六擾曰六擾不能兼鳥獸

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

關中洛水一源于商州上雒禹貢導洛入河是也一源于北地至鄜州洛川縣始大會渭入河杜詩閱三川水漲是也此與渭合敘應指三川口之洛

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

遼左與山左相對中隔一海聖祖仁皇帝常駐蹕奉天覽觀形勢謂北幹龍脈渡迤于醫無閭諸山穿海由登萊歷青兗而盡于徐海先儒謂泰山山脉被黃河沖斷其說非是今觀朕方以山左貕養之藪與遼左醫無閭之山對舉貕養在今登州萊陽縣正山脉遙接之處中隔小海形家所謂大崩洪也益嘆大聖人睿哲天授與經脗合

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此開方法通五土總計之于制除山林川澤邱陵專以墳衍原隰計之故二者之數不合其實一也

上云九服統言之此云封國析言之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名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合下巡狩殷國觀之設之牧而制其職貢者王也將巡狩殷國戒四方各修職守者職方氏也有職貢不修者大司馬九伐隨之以職方殿司馬見其任之重也

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測土深正日景而東西南北之寒暑風雨多寡了然胸中天氣與地氣相通因之而知土宜土化之法不偶然也

王巡守則樹王舍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周之盛時越裳獻雉有重譯而至者觀下文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則貢使居多而商旅次之自土方氏至形方氏其官皆以方名蓋自王畿以至蕃國皆掌之而懷遠之意居多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與懷方氏聯事而通惠商旅其專職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政事及上下之志皆顯然有徵者傳道則事未可知而得之傳聞皆爲王誦之以廣見聞正歲以象魏所縣者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猶事也此又爲民布告之以新其耳目定其心志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蓋備四海九州之美味以供祭祀者賦與不貢遠物之意並行而不悖者也山師川師俱以師名亦世其官而習熟其國故者重在周知其地之美惡而頒之俾爲上者爲民與其利而除其害皆所以柔遠也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匡人之職修而邦國無非心撢人之職修而邦國有從志合觀司馬諸職所以維持封建于不敝者

可謂曲盡後儒猶嘗議
封建非聖人意過矣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石谿讀周官第四終

石谿讀周官第五

安溪官獻瑤述　同安[illegible]
孫壽相仝校

秋官司寇第五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
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
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
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
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自鄉士至方士按地設刑官以糾之使民知附于刑卽歸于士然後有地治之官其合易行其教易入也○曰鄉曰遂曰縣曰方自近而遠國野次序最分明當合地官對勘條理愈秩然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次司隸于掌戮死者旣伏其辜矣其緣坐相連者尙冀其湔除舊汙列于齊民設官司之所以防範而安全之仁之至義之盡也所掌者罪隸而蠻夷之俘獲者屬焉亦望其革化更新如漢金日磾以匈奴沒入掖庭養馬卒能自奮爲國名臣豈可以其爲俘而棄之

罪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司爟主變國火屬夏官司烜掌明水屬秋官因其兼取明火以司烜名之陰不先陽之義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自冥氏至庭氏為民除蠱祛毒纖悉畢周然所設之官不過一二人易氏以為王防患王身潔清閑

見其義得之而設官皆宿其業者傳授有自俾民講求已驗之方而去其滋蔓之害惠甚溥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既云刑邦國矣又曰詰四方者合東西南北之邦國計之其民情俗尙不同而新國平國亂國之等出矣此典之所以有三也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刑貴適中或輕或重隨地而異其用所謂權也

好生之仁明允之智缺一不可大司寇所以建邦立極者莫先於此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自國而鄉而野經之例也所謂國刑指國中言之無疑上愿糾暴暴如字解華殺首善之區總以愿謹爲先循法守令而强暴不率化者去之無使敗常亂俗尙書君陳之篇詳矣顧西漢尹翰張之治京兆稱賢吏猶有周官遺意刑法藏在國宪者一獄吏能辨之所難在得法中之意耳三典示用刑者所當用五刑示用刑者所當上權乎天理人情之至非聖人不能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

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國中不齒三年合衆罷民而束之于尋丈之地勞相勉恥相戒幸而更新則圜土猶庠序也寘之聚教誰曰不宜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入圜土者其害人比坐嘉石者爲烈矜以其無心故拘禁之冀其改也若私逃出是有意爲惡必不能改故以其所犯之重罪而寘之重典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

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非是則不敢立于肺石而士亦不為聽矣窮而無告者必達而許訟者亦無由藉以長奸皆運用天理而曲盡其精微者也長官之長也惸獨老幼最容易陷抑者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觀此乃知春秋書盟之故蓋盟為邦國大典而諸侯僭之為非禮非但譏其信不由中質于鬼神而已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大祭祀奉犬牲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大軍旅涖戮于社古人罰大刑甲兵而涖戮者必司寇法定于一也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所詢者大事當冢宰司徒主之而屬之小司寇者冢宰與司徒已列在羣臣中矣朝士屬司寇外朝其即大司寇亦列在羣臣中矣朝士屬司寇外朝其所專掌而以刑官之貳臨萬民困敢不肅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

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此即鄉遂縣方諸士所上之獄訟而司寇聽之者也小司寇見之大司寇可知文有詳略耳所讀之書于即士師所投之中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聽其聲而觀其色聆其氣察其耳目皆纖項事非詞則無由得其情故曰五聲于小司寇見之通上下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八辟序次輕重如秤稱而出　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

之辟勤非必有功其勤躬盡瘁亦可矜愍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
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
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小祭祀奉犬牲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
如之祀五帝大司寇奉明水火小司寇因之實鑊水士師因之洎鑊水皆取秋氣潔清之義亦如之亦實鑊水以亨牲也上實鑊水以滌牲　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
之喪亦如之　小師涖戮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

蹕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
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
府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
其屬入會乃致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
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
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此與大司寇五刑相左右刑者刑于已發禁者禁于未然鄉不言禁者八刑已申于司徒矣有宮禁無宮刑者已專掌于小宰矣　以五
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
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
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
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
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自鄉遂以至縣方獄訟成皆士師受
中協日刑殺要其終而言也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原其初而言也司寇斷獄弊訟于朝士師已

詔之于先果無疑誤然後以其協于中者授之士師不如是士師不遽受也　掌士之八
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
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五禁左右五戒先後皆不欲民之麗于法也至于一成而不可變皆罪在不赦者書曰暋不畏死罔弗憝次于禁戒之後非得已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
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
別約劑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王燕出
入則前驅而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凡釁珥則奉犬牲　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司寇大師小師涖戮于社即士師所戮之逆令犯禁者也官尊故涖之用此知戮于社者乃軍中之刑若師還則戮之于市矣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

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糾戒之庶獄訟寡不獲已而有之乃察其辭辭者聲聽也已得其實故謂之辯辯別也若黑白分也乃異其爰書或附于大辟或附于墨劓刵宮在後世決獄之官將奏當行法矣而古之士官未敢以爲當也需之十日果罪人無反覆然後以所職之要聽于外朝大司寇則其長也聽之五聲聽之也聽而後弊之羣士司刑則其僚也各以所附于刑者出衆見以議之司寇言弊羣士司刑言議以位之尊卑言實則合衆見而歸一是如此而獄訟乃一成不可變重言之者言成之不易也在鄉士辯之謂之要在司寇羣士司刑斷之議之謂之成在士師受之謂之中中者中也然後擇日而蔽厥辜焉慎之又慎讀此而不生惻怛之心者非人也遂士縣士方士辭繁不殺此與立政篇總呼太史而思蘇公羣出復吞真仁人之言哉○此所謂期職聽于朝之旬也王與大詢之禮與三公六卿萬民衆聽之不但司寇羣士司刑而已格外之典如八議三刺必衆乎人心之同王者不以已與也若者不常有之詞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以下文六卿大夫將事之遠近別之所以優尊也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鄉士官治在國

中遂士掌六遂官治則設于四郊鄉之地入于郊而遂自郊始則鄉必無餘地可爲公邑矣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鄉一旬而職聽者恐四虛承或有反覆也遂縣宜皆同其旬以漸而增加則論地遠近而包旬而職聽之義于其中不疏不數在官無怨期在民無易慮在上無繫壓之患在下少凌獄之憂政之善物也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此所謂期二旬職聽之期也餘倣此王非

厚于近而薄于遠也獄事繁欲身親之勢有不能推于國中躬治之外此命諸臣代理以官之尊卑別地之遠近其矜慎之心則同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　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寇亦如之舉六卿以包三公猶縣士舉大夫以該公卿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郊外爲野六遂野也自遂而稍縣都皆野也承遂士掌四郊則其官治設于郊外之野又可知矣自遂而稍縣都公邑之獄訟各掌之猶縣師掌四等之公邑也注謂官治自二百里至四百里以漸而遠所以使民要之皆野也

疏謂遂有公邑是已謂遂之公邑獄訟遂士掌之與經例不合縣士掌野與遂之公邑宿通今治獄訟遍治其公邑之遠者而合其公邑之近者于義何取乎○以公邑任甸地掌之者當日甸士然如此則家掌都家公邑之義不明曰縣士掌野則甸在其中矣　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

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寇亦如之

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或以死刑爲大辟經變異言辨則若死若刑不可變同辨之正所以異之也注說不可易外諸侯獄訟上于朝期以一年則內諸侯獄訟期以一時治體應爾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

令　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師掌公邑疑與都家之法不同而辨夫家人民田萊及六畜車輦之數則自鄉遂以至都鄙一也豈獨公邑哉專舉縣法以其地之連畎公邑言之而都家之公邑縣士兼掌之又其明證矣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罪刑謂有罪而當用刑者邦國讞決未當故特命訝士宣道意指亦不常有之事不然以九州之廣邦國之多豈訝士八人所能遍及哉諭罪刑則邦國無枉撓之獄訟有治必達于士則邦國無疑滯之獄亂獄往成則

邦國無畔理逆倫之獄訟四方雖大詳士掌其要領皆在範圍之內矣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

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凡國中郷遂及野都家之獄訟皆聽于外朝大故詢衆庶及三刺亦皆于外朝朝士之職修而德立刑行政成事時邦非是則無以建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外朝萬目共睹之地以所拾者歸於朝上不但便于領取且無所用其私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士指諸士期獄王會其期之期朝士掌外朝之政必諸士職聽遲速有定期乃可會集官正有屬而定其議或王欲

親涖之又必合三公九卿萬民而大詢焉假如期日參差不但無以肅政體且日不暇給矣故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聽之謂朝士聽其眞偽也朝士掌外朝與萬民時相訊亦兼掌聽斷之事自此以下數條意同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此節恐錯簡按士師職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與此意同應移在大司寇職末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歲登言每歲必以生齒實數獻于小司寇小司寇乃據以獻之王此不言者文互見耳自鄉士至縣士皆云掌其民數方士脩縣法亦掌民數也次司民於朝士之後民數欲其多不欲其寡好生之德協于民心矣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鄉士遂士等職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皆此比掌于司刑者其常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日訊羣臣再刺日訊羣吏三刺日訊萬民壹宥日不職再宥日過失三宥日遺忘壹赦日幼弱再赦日老旄三赦日惷愚朝士職公孤卿大夫州長羣士所謂羣臣也公侯伯子男雖出封亦羣臣也羣吏在諸侯之後衆庶在三公州長之後衆庶即萬民也王欲免之會其期則合羣臣羣吏萬民而次第以訊焉衆以爲當刺則刺之當宥當赦則宥之赦之必以萬民爲主此掌于司刑者其變也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觀此則必可宥可赦者然後免于刑殺王欲免之原未有成必也中即受中之中未斷民中士師將何以受之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即司約萬民之約劑也既有約劑而猶相控必奸民也故繁諸獄或有不得已而控當判其曲直故既敢入金則司寇亦以聲聽之法聽之不可憚煩也然既有約劑則犯約而控于司寇亦俟矣止獄訟于先使狡焉者各慮其後此王者設盟約之司之深意也以邦國及萬民則邦國之約劑尤重故下文約劑分大小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司盟掌盟載之灋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掌盟載而兼言約何也蓋有約而不盟者矣未有盟而不約者也司約可不言盟司盟不可不兼言約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亦如詔明神貳載書之儀法也盟之本意欲其久而弗渝一變而盟犯命司之掌惡臣以示戒又一變而出三物詛祝之以示畏此相因而起者故別言之已上邦國已下萬民日約劑日盟詛亦相因而起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

物之嬔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及刑殺告刑于王包有爵同族者在內司寇行戮王爲之不舉有爵同族者加痛愍焉注爲王欲有所放義之偏者耳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

殺之于甸師氏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恐人疑軍旅田役乃司馬之事故特言之大小司寇涖戮士師戮犯禁逆命行刑者皆掌戮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內傳衛莊公髡某氏之妻以爲呂姜髢至于人故是人之所甚忿者先王謂可以生善惡之心故以髡次于墨劓之下使守積視守內守囿者又有間矣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上云掌五隸此云帥其民所以別于四翟明其爲罪隸之民也邦有祭祀賓

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與帥其民對舉民以搏執盜賊翟以守王宮野舍同一徒隸而使之各傳其宜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所謂辨其物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即司隸役辱事爲百官積任器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

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自蠻隸至貉隸各有所役亦用其一長與役百官府者又不同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以字總上各項告與司對司伺也雖盛明之世亦有生於窮荒邈壤相戕虐而抑于强禦無伸者故設是職以禁之司寇禁民訟而遏訟者亦禁之禁民獄而攘獄者亦禁之王道所以不蔽于一偏也攘如攘臂之攘力爭喧嘩不使得前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非能正其不正也以强力正之耳奸民之權幾

與縣官等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不叙則擊互者不得前舟車銜尾而至擁擠多又不但擊互而已稽滯時日釀衅生爭非久客于外山行水宿不知叙而行之之法良意美也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凡國之大事

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蜡氏掌除骴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

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沈如陸沈之沈澤中有藪劃去之一望皆水以爲池沼之樂與爲苑囿者皆棄貨于地故禁之）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晨行言禦非有害於人慮其罹于害耳宵行夜游則作奸可虞故禁之）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明齍水火兼故先言之）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司爟兼禁火禁于野此惟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

史曰墨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陂之遠去毋爲民物害盡弧張阱擭所不能除者未嘗必與之角以傷人也注義似牽）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上除蠱官自涂之也至于民間敺蠱則令之以攻除之法又比攷使相助去毒不遺餘力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獸之蟄也以冬故可及時獻之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羽翮砯為飾矢用致鷹隼之化也以時故亦及時獻之經文無一字虛設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

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鏃草木有政令攻草木亦有政令物既盛而當殺故屬之秋官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掌凡殺草之政令攻草木或以通道路或以去茀薉不皆為滋穀土以茂黍稷也倘遇沃衍之區則又教民以化之之法聖人所以盡地利兼盡物性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亦兼為民去耗蠹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蜃炭燒蜃以炭薫而去之也是未成灰者灰則和水遍洒之蟲遇灰必死故曰毒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

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夭鳥不皆有巢可摘又設為驅除之法明于天地之性陰陽之理非誕也

銜枚氏掌司囂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軍旅田

役令銜枚　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伊耆氏掌國中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軍旅授有爵杖　共王之齒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六典以治邦國天子諸侯共之因設為賓客禮儀以明君臣之分以通遠邇之情曰事曰功曰謨曰慮曰禁曰政曰好曰惡皆六典之散見者講去其非而歸于一明通公溥驩其比而無私親之至也）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四者天子使臣下交諸侯之禮朝覲至聘頫是諸侯與其臣上交天子之禮上下交相親固結維繫蓼蕭湛露之詩所為作也自大行人之職不修其流弊至于紀綱不振下陵上替而王迹息矣春秋所為作也）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禮先樂後別而後能交辨之等之而後能同親之者仁也

等之辨之皆善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朝位一項擯相一項將幣祼酢一項以辨等差非相承上文自注疏看作一串遂費許多牴牾信乎離經不可不細也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也明君臣故無迎送之禮而侯氏奠圭于廟享幣亦于廟覲禮所既明自無疑然則賈氏非不習儀者而請受贊請于朝朝後行三享之禮于廟何也善乎惲也程氏之言也曰賈氏見此經禮備載迎法而覲禮文

無迎賓之文故分朝禮于治朝謂無迎法惟受玉畢既正南面之尊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則于經本文皆合不知禮者序也忽而分階揖讓忽而負斧扆南面可謂序乎然則受玉受享俱于廟如覲禮所云確矣而經載朝位迎送遠近何也曰吾固言之矣是離經之誤也夫迎送之禮享食燕之禮非朝覲之禮也湛露之詩曰不醉無歸以燕禮公食禮衷之其有朝位遠近也固宜蓋朝覲以明君臣則尊卑之義重故不獨覲禮正北面曰朝曰宗遇皆正北面也受玉受享同也饗食以正交接則慈惠之恩隆故不獨燕禮備揖讓曰食曰享皆備揖讓也大賓大客同也然則當宁而立東西面曰朝非歟曰是記者言之耳按之諸經無是也）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

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
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
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　諸伯執
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
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
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
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
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　諸男執蒲璧

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
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
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　凡
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
皆如之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
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
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
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

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
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
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
以其所貴寶為摯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慄也程氏以此決諸侯之卿時聘王亦行饗食燕之禮是固然矣竊疑賓席當仍牖前歟王之席仍在阼歟當入思議　王之所以
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
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
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

則司馬九畿九服以稟正朔通聾敎言之也行人僅數六服以巡狩述職之所及言之也六服分六歲朝畢去天子巡狩殷國之期尚遠故自七歲屬象胥以至于十有一歲禮樂綱紀文章行人之官稽察加密焉糾毖加嚴焉虞書修五禮同律度于時巡肆覲之際觀于周官乃知已先期釐正此王靈所以丕振天威所以如臨也○言語尋常十應對詞命言語之成章者也書字學名音學
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職方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殷國亦如之殷國因不巡守王當施政于天下乃舉行之所謂殷同也時會之則同皆大也尋常發禁施政不統四方天下言之殷謂之小經例本明若王巡守而考制度于方岳如虞書肆覲東后亦可謂之殷國掌客王巡守殷國國君膳以牲犢是也又覲禮附見合諸侯爲壇之禮則發禁施政亦不時行之經屢言大會同與大

朝覲遂樂是也此節言王撫萬邦自方一歲至十二歲以漸而加密自應象巡守與不巡守言之注不可易○自邦畿至此皆言諸侯之修職貢天子之撫友邦而掌其政令者大行人蓋與春官宗伯相左右者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兼言邦交之禮諸侯各有行人掌之而實稟大行人之命以行之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令

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入貢與春餘三時可知也秋獻功則春圖事亦互見法以其籍禮之諸公執桓圭九寸已下九儀之等也小行人掌禮籍佐大行人其詳已見上茲特撮其畧耳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達天下之六節已下至末皆小行人專職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稿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若者不必有之詞果有之則以王令令之宗伯掌其綱有

行人而宗伯之凶禮乃不虛設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所及者甚多約而爲五天下之故皆在其中矣非每國皆備此五者辨而異之無其事不敢以告皇華以五物報政與大司馬九法九伐實相表裏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

之節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朝覲宗遇不詳其儀獨詳大會同舉其盛也合諸侯于壇不于廟非但地不足以容兼有祀方明之禮或舉盟載盟牲之與必于國外乃合也　以壇爲宮宮有門旌門也門內有壇壇以爲堂宮以爲墻壇廣輪十二尋階三等足以行執玉獻幣賜裸之禮宮方三百步壇外餘地尚寬車馬之多庭實之盛介紹僕御之衆足以有容矣注謂分四時春東方六服盡來夏秋冬如之大以十二尋之壇三等之階六服諸侯盡來將于何處徧行拜跪揖讓之禮此以經文按之而知其必不然者無惟後儒之皆讓也觀春秋會盟所書諸侯最多不過十餘人雖王霸不同其規制事實約畧可推時會發禁原不必畢后畢集若殷同分時來覲或依或伯皆可報政順命覲虞書之咨十二牧詢四岳亦不必一方盡來也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當王升壇時諸侯已先就其旂而立矣王乃降揖諸侯禮之也王南鄉則諸侯北面以西爲上惟同面故王上中下其揖而南鄉如故後鄭以明堂位當之顯與經悖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擯之延之使升也以覲禮約之侯氏先賓玉于其等擯者曰王將受之侯氏坐取圭升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于其等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降將幣及禮如之如其降拜升成拜也徧擯公乃擯侯伯徧擯侯伯乃擯子男徧擯子男畢然後施政大畧如此　王燕則諸侯毛 禮分三等享食亦分三等皆以爵序惟行燕禮則尚齒觀此享食在廟燕在寢彰然矣此更端之詞非一時事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　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 車進上加一賓字明車逆拜辱者之爲王人也 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 及門必揖相相揖也 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禮謂儀容辭命揖讓之節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 儀禮聘于隣國無積出入同 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致館如初之儀　及將幣

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儀禮使卿還圭與將幣之儀不同儀禮所紀者侯伯禮非諸公禮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詞命亦從其爵上下之見古人修詞之工爲命之恪 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擯相之容盡于數語內傳云禮成而將之以敬論語曰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雖傳遽小事必以旌節行之主于必達也因小行人達六節綠于行夫可以不備故特言之 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聘禮使者所過之邦致幣請帥卽邦國之通賓客而送逆之也故上介還人主其事 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 注曰令令野廬氏觀此則附行人于秋官亦取其相聯事歟 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此節必有錯簡黃氏度謂合上二節皆小行人職未知是否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

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皆諸侯也于其長者行十有再獻之禮其餘以漸而降或九或七或五如儀禮飲酒先獻賓次獻介次獻衆賓各以其列不患日力之不給也或以十二獻統之如燕禮徧獻卿徧獻大夫之禮亦可行司儀言王合諸侯奠圭將幣及祼禮而止此乃逓接上經而及饗禮以終之與尋常賓客享禮又不同其食禮與尋常食禮亦必有異但不可考矣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 侯國此有行人之官然牢禮膳獻飲食之等出令者乃天子之掌客莫敢為主也 王饗諸侯庶具百物備諸侯獻天子令百官百牲皆具上下交相愛敬之義也禮盛物充而無簿禮無異物所以可久 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

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凡諸侯之禮 已下所紀牢禮膳獻各件第舉其數至陳設次第方位不及聘禮舉無蓋周官志其要儀禮志其儀詳畧不同也 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 飧取其速飽以致味為主故以庶羞珍美之食為先與饔之盛禮先太牢者不同 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

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

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

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在野先儒謂行禮在郊蓋遠郊近縣

之地然則會同合諸侯行盛禮在近郊可知矣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遺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注謂受正不受加有羣介在不受饗餼將何以供之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　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九稅冢宰司徒兼之九禮宗伯之事也九牧九禁九戎司馬之事也

以行人掌賓客通諸侯故設掌交之官交者事相通也職六官如一體合天下爲一家深哉

掌察闕序官云察四方所察若疑即小行人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逆順之類蓋佐行人諮諏諮詢而後書之以告于王

掌貨賄闕序官下士十六人而無府何也蓋貨賄掌于大府特設此官與掌客相聯凡幣帛饔飧膳獻之物掌客書之其以文書關于大府而出入之者則是官也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　凡

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誅責也戮也都家之治刑罰也都家之士主之而禀令予朝大夫刑罰不中則朝大夫不得逃其罪矣乃刑之大者而有都家司馬在則朝大夫可以辭其責然則秋官特設朝大夫主都家之治而五官無之重刑法也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石谿讀周官卷五終

石谿讀周官第六

安溪官獻瑶述　同安後學蘇廷玉刻
[illegible]後學郭[illegible]
孫　壽相　仝校

冬官考工記第六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九職首三農重本業也此記六職以百工次王公士大夫重利用也通珍異以資之資百工也飭力以長地財亦以助百工也百工所攻之材木皆山澤農所封植者至於金玉皮革等物皆商賈阜通以資百工為器皿之需而嬪婦所成之絲麻即畫繢所藉以施五采者曰嬪婦之化治絲枲亦百工之一也其必先以論道之王公作而行之士大夫者百工之事皆聖人所作技巧業精乃通於士

道而大道之行乃無敢作淫巧以蕩人心司市偽飾之禁在工者十有二先王防範之精意存焉作記者非知道之君子不能為此言也○先鄭詳審曲面勢為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以治之細看面字與審字對句義謂審其曲面其勢也如以木材論其曲處便為直作勢先審其形之曲次乃面其文理自然之勢順而導之非審曲無以面勢而面勢正所以妙審曲之用分看為是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守之世斯盡極巧生而神智行乎其間粵鎛燕函秦廬胡弓車家有良工惟世守之非一朝一夕所能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申智者創物之義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工雖未可以語夫作者之聖必窮述者之巧而有之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上言工巧必合天時地氣材美三者而成之此又言工巧矣材美矣而不得天時地氣仍不良四者之中又以得天時地氣為要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以天時終四者之中又以得天時為要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王制天子六工一曰草工又樂器中笙管琴瑟之類記皆闕如三十工亦大概言之非謂百工之事皆盡於是也以攻木始以摶埴終而下文敘次先後間有不同其為錯簡明甚竊按本文之敘訂正之如左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三十工以輪輿爲先以周人尚輿制度大備如輈人在三十工之外亦附於輿人輪輿者工之所聚也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獨詳兵車古人就田出賦建國莫先於邛乘也又軫四尺人長八尺則乘車之制已包於其內故下云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輪人序於輿人先者以此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厚重也微至輕圜也二者少一不可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惟人身長八尺故輪大崇則不能登前後義相備兵車能超乘者爲勇士然使輪太高雖欲超乘其道無由也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三材既具材美也巧者和之工巧也斬材必以其時天時也斬材或於山陽山陰地氣在其中矣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輻指牙牙抱輻輻指直則輻之力不讓牙牙抱固則牙之力不讓輻而交併其力於轂材有三渾成爲一矣輪何以敝木質勞久必漸蝕若具利轉直指固抱之職雖敝猶渾成爲一故曰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迆斜也凡圜者其形必下隤幎爾下迆之貌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凡纖小者患不能肉稱豢而有之所以爲難直而易言其滑洽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眼突出貌廉擧斂貌亦相反以相成轂之眼一木爲之也其廉則幔革使然故加一幬字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上牙輪指輻轂分言之此復眡其綆合言之也綆注謂輪箄箄者圜物之中隆

而四周下者也乃漢人語輪箄牙之埶向外則偏重於外而行地不掉矣然輪勢既箄則輻爪之入牙中者難使之正爪不正則與輻菑參差不相值而齵之患生矣今瓬其綆輪雖箄而爪牙仍然中正與菑相值無一毫俛戾所謂三材具而巧者和之之明驗也此其故頗難解惟程慄也先生言之甚詳而確○程氏曰輪箄牙向外而蚤仍正者牙之鑿未嘗偏但輻入牙之枘不用正而用偏鍥邊向內幪如聯則牙自偏外而輪箄矣匡正也古人語有相反而轉詁之側去汚而曰汚治亂曰亂正匡曰匡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程氏曰今時車皆用短轂一取其利一免塗巷轂擊也然而車不免於捏杌正摯之驗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

程氏曰今轂與古異古用一木空其中今合版而以鐵圍之較古爲簡易古轂既長鑿壺中內弘外殺疑其甚難意如今人用刀鍥車空之法不用鑿也捎字只當訓除不必訓鑿防三分其圍而得一注謂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是也藪謂轂空壺中注本明白後鄭言壺中當輻菑謂其外當輻菑耳蓋空壺中近賢處大近軹處小當輻菑之處得中因下文言去二去三故指其中處言之其實通壺中皆可謂之藪後言量其藪以黍是也林氏希逸不得其解因

衆輻所趨一語輒以三十輻之孔爲藪夫轂上三十孔其廣必當半寸以上方可容菑而堅牢如只三分有奇則菑甚弱安能勝任且輻與牙上之孔訛謂之鑿不謂之藪也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此言轂兩頭之空承上文轂中之空而及之注謂去一當作去二則大穿實六寸五分寸之二小穿實四寸十五分寸之四除大小穿皆以金目之厚一寸大穿實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實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壺中空實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自賢而藪而軹其穿之受軸處由寬以漸而窣所以詳言之皆轂以無有爲用其運軸利轉全在轂穿廣狹適宜也轂之善有二一在長短合度不柞不蘖一在空中廣狹適宜故先言轂長耳之輪崇繼言轂穿耳之轂圍而轂之形容尚末明故下言陳篆施膠施筋與幬以終之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

篆正膠厚筋數轂容之所以能直也終以負幹之幬則木理之堅柔適中爲之裹而皮革約束廉惡爲之表與上耵諸惡相應立文○注以篆爲轂約以幬負幹謂革轂相應似約轂之革卽覆轂之革然約與覆異義約以皮條覆則用全皮以幹慢之自不可渾爲一義或依記文逆數之幬必負幹先以革慢轂木然後施筋閉之施膠傳之閉之密傳之厚則華之慢着緊着轂上矣復以革條作數節縛之於華條上施丹繪之如篆文然故曰陳篆如此轂容直挺如矢不謂惡而何哉前韋於此節議論棼如聊以意度之未敢以爲然也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注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似漆出記明言筋膠並不及漆施膠厚無所用漆也慢革而摩之其色青白指革

之色不指漆也青白者革之善卽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程氏曰輻內轂九寸半所以然者以七寸之空處容輿旁作兵闌而轂入於輿下者僅二寸半其內地卽當置伏兔銜軸以承輿轂更不可長故置輻宜如此。按轂之長一在內而二在外所謂暢轂也）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抏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弱菑也度其輻廣則輻不小矣以其廣爲之弱則其入轂也必深固與彊兼而有之故可以任重不折毀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上言鑿言弱指入轂者此言骹圍指近牙者）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牙必足見也（程氏曰鄭注得謂倨句相應賈疏謂輻直爲倨牙曲爲句非也謂輻之入牙者作倨句之形卽余所謂邊桿如紗帽者是也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能盡遍況後人乎）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程氏曰綆只是邊桿向內牙向外之意非別有一物必先言輪六尺有六寸者所以別於大車之輪九尺其綆一寸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其綆又不足三分寸之二也固卽不綆也非堅固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

杼行山者欲侔（輪象樸屬微至然有行澤行山之不同則又有杼與侔之分杼者微至之意多侔者樸屬之意多）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或以萬爲車弓是與規以眡圜一例矣從舊說似與匡字合凡圜者其四隅必中矩圜能包方方之至正圜之至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又合兩輪兩轂而眡之智無不周於此可見）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圍視轂圍窄之又窄其鑿孔以分計不以寸計故先視）（此句爲綱）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注謂部厚一寸記不言而先言部頂之高一枚蓋下臚列弓鑿之廣四枚其鑿孔之上留二枚孔之下留四枚不鑿總計之適合一寸之數則部頂

之高一枚在一寸外可知矣一寸之部其厚無多言鑿廣四枚足矣弁上二枚下四枚不鑿亦言之者明乎必如是庶無迸裂之患也又下之餘地多於上者部之致力在下為多也既云鑿孔深二寸有半又云下直二枚者蓋鑿深之孔卽上鑿廣之孔若併四枚之上下左右而深之其餘地無幾仍懼其不牢固也今鑿孔下正者僅二枚而上低二枚自外觀之鑿廣四枚也自內計之其深二寸有半者僅二枚不患其不牢固矣其亏又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其內之端又削之使狹止一枚狹止一枚則其端之入也深平剡其下二枚則與鑿深下直二枚者適相得至二寸有半以上為鑿孔之口廣而與亏之圍四枚一律矣所謂菑也鑿深直二枚在下而不在上者先儒謂稍仰其鑿孔使亏向外作軒起勢庶亏末不至低抑所謂上欲尊而宇欲卑也記言亏鑿注家補出亏平剡其下二分而內之意義乃可通細疏密㮰以是嘆康成之功大也

亏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亏長而撓其一撓其一者近部者也近部二尺撓之使並向下四尺持之為宇曲則其勢順而傾可以吐水又不患蔽日矣賈疏併補出鑿亏孔時外畔亏上二枚亏下四枚內畔上下俱四枚故亏頭仰仰故近部宜撓之使平經義盎犁然矣下四枚不鑿易知也合上四枚言之者上二枚不鑿鑿內下直二枚其上低二枚者仍與不鑿同故曰上下俱四枚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亏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

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釋達常二尺揭長四尺者二之故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部斗僅一寸厚以二十八亏菑之其深僅二寸有半而鑿之深者又僅二枚其勢難乎堅牢而牢不可拔堅不可撓能因難以見巧故嘆美之也冒與紘則亏有所維繫故弗冒弗紘而弗隊為尤難輪有轂蓋有部輪有輻蓋有亏輻有股有骹亏有股有蚤輪之難在輻之入轂蓋之難在亏之入部而蓋之部斗輮菑亏鑿不深則不同鑿深揹廣則易裂視輻之入轂為尤難然輪亦有難於蓋者輪輻不惟入轂兼入牙既欲其蚤之正又欲其輪之第其巧在入牙之爪作倨句形以化其傀戾猶蓋之巧在弓鑿之深止二枚留二枚放低亦作倨句形以化其虓薄此皆節明於法而不為法所拘者其巧同其圍規之體勢亦同故善為輪者必善為蓋而皆以國工讚美之也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程氏曰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謂兵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是也因前有憑式之木故通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正橫在車前其曲而至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也揉者何也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所以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有稜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仔扶手亦揉曲木是也扶手監置而式則垂置也式崇三尺三寸弁式深處言之此式之真形

肰前人但知式車前橫木不悟車前三分之一處通名爲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以不得其狀而鄭注較兩輢上出式云云遂意其在橫木之上而車制背謬孔多矣

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程氏曰鄭注較兩輢上出式者輢者車之兩旁三分隧之二者其輢可亦倚是也然其詰輢爲其高出式謂之較較有左右人立即可憑也鄭注明白而解者不得式之形狀遂謂較以一木楁於式上以縮爲橫以兩較爲一較謬甚琥計卜飭有縮而繼非之當詞亦刃之○按賈疏謂較之兩頭皆置於較上故据兩輢出式言之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据此則輢與較相承似植木而非版也更當詳考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其輿承車輿求從軫圍說起輿爲車箱軫乃車箱後橫木并全

車之底皆謂之軫所謂收也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較在輢上軹則植者與橫者午貫而上承較植者之上端爲輢貫入較中以爲固其數則植者三衡者二歟一箱如此左右同○式橫於當面而兩相採深入隧三之一下以輢承之其數則植者十二衡者三敫二植於兩閒近式採曲處四植於兩箱六植於當面勻布如欄轛者耳對人爲名兼以偶數爲對也○按較圍小於式圍軹圍又大於轛圍乃以軹承較以轛承式者何以故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衡中水言平也直者如生繼者如附

程氏謂軹轛植於任正木上牢不可拔若木之生地上故曰如生植版之相連與軹轛橫直相交若枝之附幹不可折開故曰如附按此通上數節而結之與輪人視圍視匡一例言輿之精緻也

凡居材大與小無幷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程氏曰大謂木之大者小謂季材此言析木爲車軫輿版及較式軹轛所用之材宜大者則均大宜稱者則均稱不可大併於小堅脆不一致有摧絕之患也按上節不言制作之精此言選材之慎即工巧材美之意程氏說比注優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輈

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軹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軫與任正相連軫耳之車廣其圍尺有一寸任正耳之軸長其圍尺有四寸五分寸之二蓋軫管車後一面而任正所持者車之兩箱與前軌三面凡輢軹轛式較俱樹於其上車之所恃以正者皆在於此故其材實當視軫圍爲較壯軌前十尺車衡鈎於輈末車與馬相接全賴衡以任之故亦謂之衡任斷下持輿馬車上當轄頸是精力之所衡日節衡非兩物主義自明騐式頸以恐頸誤爲而其圍尺有三寸五分寸之一工人入山擇木選材於二者尤致意焉故以凡任木領起

而小於度謂之無任取其材質足以持正任重與輕微細巧者文不同也軒輖之軹轂任軸正馬輈任正者取之輈長以不以輈輿人爲人者以而此**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不云車廣而曰軫間男全輿收物者皆可謂之軫且軸近於軫亦所以運軫故其圜即取之軫間**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注謂任正相應蓋任正當車兩箱而輈當兔之圜當兩箱之中三者並排其圜皆尺有四寸五分寸之二不患其相并矣當兔者當伏兔之中也當兔之圜居中兩伏兔居旁皆與橫軸相銜而午交其上於此又可以知兩伏兔之圜亦尺有四寸五分寸之二故伏兔之圍可以不言也合任正觀之午交於軸上者爲木凡五馬任正兩相也兩伏兔也輈當兔也其任正謂函以嵌薄版而軫之輿底連於任正下有伏兔當

石谿讀周官　卷六　五十四

兔度之圍衡軸運車**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頸爲首踵爲末皆以人身取義當兔之爲中昭然矣然則謂之形踵細於頸頸又細於中中之所以麤者與軸午交細則力不勝也踵之所以細者以承軫當與輿底平也頸之所以麤者大細則鉤衡無力大麤則勢能軒而不能輕也以丈有四尺四寸之木而首鉤衡中承輿末承軫全車之機幹係焉擇材既難煣揉復不易自輈人之職不修而後世兵車乘車皆發而爲直輈人馬兩誅之意全失矣**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

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此言下阤難上言登阤難大車之轅直而無撓須用人牽徬施於馬車則不可以行此輈之難全在於揉也揉之而穹而上則不患其直矣曲而下則不患其無撓矣以其穹曲如舟形故謂之輈以其穹曲而仍有直勢故揉欲其孫而無弧深**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依鄭注準利二字行文勢經義俱優**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

石谿讀周官　卷六　五十五

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輈知其行也如輕如軒似有且進且却之形馬謀人謀言人馬皆適也**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登登阤也車登阤馬豈能不用力以輈曲而有直埶曲則車不負馬背有直勢則輪圜軸轉故馬力雖竭輈猶能爲之吡助也不言下阤若登難而下易也**良輈環滑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

斿以象大火也言旂以至旜兼言乘車明甚以兵車始以兼言乘車終凡言輪言輿皆兵車乘車兼之矣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附車制名目○夾車兩旁而圓轉者謂之輪輪之外輮而行地者曰牙牙之中直指湊轂者曰輻輻之所湊而貫軸利轉者曰轂轂向內之大穿曰賢轂末之小穿曰軹轂中空壺處曰藪兩端貫轂之大穿中空而出於小穿橫於輿下者曰軸軸末以鐵止輪之外軑者曰牽轂大小穿肖以鐵而輨於轂端背曰軏幔轂革曰轉輻近轂而稍粗處曰股近牙而稍細處曰篋琶準之人轂鑿者曰菑亦曰弱韜準之下大牙者曰蚤轂輿牙之受菑蚤者曰綮鑿之凶有暇以固之曰藥輪牙稍偏於外而輻

股向內隆起者曰篳[illegible]已上輪人車身受載者曰輿輿之深曰隧輿後橫木當人登降之處曰軫全輿之底通曰軫亦謂之收車之兩旁植版曰輢輢之植者橫者曰軹輿鑯末兩輢上出人立可用一手憑之曰軾自較以前揉曲以周於當面人可俛遝之以爲敬者曰式軾下[illegible]橫植於兩箱幷當面對人者曰轛與[illegible]材[illegible]與軫連軹轛樹於其上曰任正[illegible]已上輿人[illegible]車轅曰輈輈之前持衡者曰頸輈前胡曲中曰疾輈之後承軫者曰踵輈之當伏兎者曰當兎遮於輿伏於軓上以度輿軫以便駕說者曰伏兎亦曰轐曰轒輈之前頸所持而下爲兩軛以駕服馬者曰衡文謂之衡任已上輈人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自宣而欘而柯起車之度柯又半之謂磬折起耒之度下文先言車人爲耒而後言爲車者以此磬折者人立而俛之長人長八尺磬折則帶下四尺又五寸矣注解宣爲人頭蓋以磬折帶下推之然欘與柯謂之斧柄明甚則以宣爲罷物者其說長磬折取象於磬其爲罷物一也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

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上膕列下庛及中直與首句九六尺六寸此又云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明六尺六寸乃句折之零數若以弦計之與步相中只六尺整數耳既形容耒之形作擺折勢兼可以耒代步量地也代步量地之意輕重在倨句磬折直以利推而不過於直句以利發而不過於句其磬折也僅倨句然如此乃與柔地剛地相中也易言揉木爲耒斷木爲耜鍬易而揉難故言耒而不及耜非畧也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爲耒重在磬折爲車之度重在柯復從柯說起恐人不知柯當合及通計故及之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

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大車行平地兼行澤栢車專行山其轂有長短之異其輮有反仄之不同通言之而後及栢車之制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栢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牡能施而牝能受服則服牛之服其爲載物之車箱可知二柯有二分柯之二其長視兵車之隧倍之更崇載

物孔多所謂大車以載也不言較崇者以兵車輪崇六尺六寸其大車箱之崇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推之大車輪崇三柯凡九尺自較以下不止五尺五寸可知矣不言兩箱相距之度程氏謂以後言鬲長六尺可推也疏解牝服謂較又謂之平鬲皆有孔納輢子於其中軨即輢輢即軹注謂輢之植者横者曰軹是也因大車牝服又可悟兵車之較有孔内軹於中軹有植者又有横者午交以爲固而輢之木版排植於軹間較不但有孔并當有溝下嵌薄版以爲固以輢謂軹固不可兩軹與輢相聯續雖二而實一注謂輢之植者横者曰軹其解自不可易注疏前後互見非因此無以識彼乃嘆鄭氏賈氏之心苦矣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栢車二柯栢車輪崇六尺較之長亦六尺大車輪崇九尺較之長八尺羊車較長七尺其輪崇從可推矣凡爲

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長兩轅之長也鑿其鉤鑿於兩轅下當軸之處以嵌軸不用伏兎凡牝服之爲較爲軨皆樹於兩轅上亦更不用任正也轅兩木並排其力足以負重輿而鉤心鉗軸不患其脆弱比兵車之用輈止一木其制較省然輈穹隆宜於馬背之高轅直無撓宜於牛項之低各因其自然而施之今時乘車輿古牛車兩轅之制彷彿轅入箱下各鑿二孔下鐵鋌以鉗軸謂之鉤心亦更不用伏兎與任正木而車轅馬背其行次且以之任重致遠欲馬之無傷也得乎徹廣六尺程氏曰輪必出於箱外其間又須有空處容輪轉徹廣安能與鬲同尺數此當疑而前人未致疑者望溪先生正之極是經文數目字之誤如職方氏之伯掌客之公鉶校人之麗師趣馬之騶之賢皆必須改正者此徹廣亦

猶是。馬車輿廣而不深欲其容人而便騁也牛車牝服長而不廣欲其任載而便山澤也馬性驟故轂欲長而安牛性緩故轂可短欲其利而惟山車轂長也服牛乘馬制度各有所宜如此馬以四而制有多少牛以一當轅而任重或加旁牽皆無關於車制故記不言焉鬲長六尺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

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鸁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閷

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此承[illegible]重之[illegible]而言獸之可畏者一在爪二在目三在鱗之而鱗者獸之近爪處有甲如鱗然而與鬣同之語辭獸之鬚鬣也獸怒則縮其爪瞋其目張其鱗鬣而梓人能深之出之作之言刻鏤之省也舉獸鸁屬而羽屬鱗屬可推而知）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是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文勢一正一反同是猛鷙之獸不善雕鏤則頹委廢頓雖有彩色亦似不鳴欲叩之而若鳴之出於簴能乎疏以此節說脂膏之獸不可爲簴之義恐誤）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觚依注作觶觶三升與儀禮合酬未有三者故知一獻謂以一升獻三酬謂以三升酬也四升合爲豆不必作斗字解爲是〇戴記觴酒豆肉未聞有斗肉見於經史者）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

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大射用皮儀禮大侯之崇見鵠於豻豻不及地武以大侯之崇計之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其植難乎深固不搖故以屬之梓人又梓人與工人士畫物是亦聯事之一証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

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程氏曰凡木一年長一暈惟心最久而堅自有赤黑之色近刘則色白矣赤黑者赤而兼黑也注謂木近根者奴甚好嘗親驗之梨木近根者多朽蠹而枝上愈良閩桐木亦如此其幹取向心遠根欲其堅勁也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先取幹而後相視非所取者則不相眡之矣先眡幹而後剖析非所眡者則不析之矣三節相承幹以爲遠此兼深言之對下立文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者血氣之餘疢疾之病在裏角之傷亦在裏瘠牛無病角之裏未必有傷也然角之形於外者無潤澤則亦不可以用矣先舉稺老病瘠之牛角不可用則其所用者必牛之壯盛而非病瘠者也故繼之曰角欲青白而豐末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䐉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以角之中當弓之畏則角之本恆當弓之柎角之末恆當弓之簫可推而知獨於弓之畏言之者弓之着力在隈以角之中堅者當之則柎與簫容易爲力矣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䐉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角末之柔與角本之柔其用不同角自本而中而末因其形之曲而反之以取其埶非欲其柔也角末則無埶可取取其柔與弓末相適而已立文相應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二尺有五寸之角僅矣下士弓長六尺除挺臂五寸角必二尺五寸乃自本而隈以及於簫其不及是數者但取其堅白豐末與弓相當比次接續而爲之詳見下文居角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眂之類不能方柔眂之物類孔多惟鹿馬已下六者中弓之用非凡物類之眂者所能比也此如取幹取角必慎擇而後用之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然則相筋亦必擇獸而取之獸之剽悍者多故不復列其名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

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
則張不流冰析㶉則審環（三材當從望溪先生指幹角筋而言其所以合之者則膠絲漆也注所以知寒奠體謂納之欒中定往來體者以張不流証之也其張也不移其本體其弛而體定不言可知矣冰析㶉則審環頗辯鮮程氏日環者漆之圻鄂也冬寒有冰時施漆漆乾而㵝文有定也後言合㶉若背手文合㶉對析㵝而言疑析㶉者分析弓之表裏而漆之其裏文則環表文則黄與斥蠖也按寒不必有冰冰則寒之至也施漆乾而㶉文有定當傒漆工細問之）
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
茶斲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

者必强强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蟾恆由
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
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
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
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
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膠非能摩角患在斲幹不均施膠大厚幹在裏角在表而懷膠於內以摩其角摩角者幹也賈疏補出幹不均極細）凡居角長者以次
需（程氏日需字與上同義謂角之柔耎者也角長者施於淵中長不能達簫則以他角之近末而）

柔者續之此句為下張本下恆角而短是當長而短也恆角而達是當短反長而當需處反堅也）
恆角而短（程氏日角需先以長者置於淵中今中堅當限弓乃有力而放矢疾今竟角而短則末之柔者當限而弓弱矣）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挍
恆角而達（程氏日弓不能以角達未須以短續長令角末之柔者當弓之末今接續之角過長而近末處猶當其堅則弓亦不利如常縛於轂中甚言其放矢之不疾也注乃謂送矢太疾與絀之喻正相反矣○按合三節觀之正申明弓長而角苦短全在巧者比次得宜而角長二尺有五寸與弓之堅需恰合者所以可貴也）辟如終絀非弓之利也今夫茭
解中有變焉故挍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恆角而

達引如終絀非弓之利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
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
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註解濕為生生則不熟是病在不及也然熟又不宜太過如幹之熟於火而羸角之熟於火而爛引筋盡而傷其力煑膠熟而水火不相得皆熟而過者也居旱而動太熟而剛勝居濕而動太生而柔勝）善者在外
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
良矣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

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𥿻弓而羽𥿻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强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程氏曰參者三相等莫家所謂籌邊三角形也弓鼓時矢三尺半弦三尺弓隈虛量亦三尺是中參如弓制長者半弦加長而矢亦加長皆中參爲圖以見之如疏所説張之弢一尺者惟唐大耳昔王弧張之尺有五寸夾庾張之五寸相差甚多安能引之皆中參按下文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亦如環如環者弓兩邊皆形三角則如環然矣程説比疏優程氏又以下柎之弓至如環皆作約語讀亦可以尋其條理弓有六材不可缺一而强之則維幹也弓之張如流水自柎至篇其力均散而防之則維體也體謂往來之體皆在於此

石谿讀周官　卷六　卅六

防如水之有隄防也引之則矢與半弦半弦中參所以中參者角爲之掌距也如彈弓不用角則弧短而不中參矣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幹角筋不相勝其力如一也力如一幹所以爲遠角所以爲疾筋所以爲深也量其力者以物試其力也繩繫兩簫加物以一石張一尺二石張二尺三石張三尺量之之法也因是而知幹之力勝一石角之力勝一石筋之力亦勝一石也注疏本明白以辭害意則失之矣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

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角幹筋三相等言其力相等也復及膠絲漆三者言其用費亦大概相等也上工之用物所以有餘者銖兩不差也下工則不能矣篇中屢言居材因其用若干可知其居積當若干也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上文言弓之形與制有一定此言其用之也又當因其人之性質而變通之舉君而

石谿讀周官　卷六　卅七

大夫士可知或曰專言君以優尊也躬與血氣以質言志慮血氣以性情言射之爲道必內志正外體直而後持弓審固可以命中因其形質而爲之弓則外體之直者可幾矣因其志慮而爲之弓則內志之正者可幾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豐肉而短骨直以立以形與氣言也寬緩以荼忿埶以奔以志慮言也因弓而及矢所以調劑而變化之者無所不至也程氏曰危欲剽而疾也安謂柔而緩也疏乃以强者爲安弱者爲危何耶觀下文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力弱明甚矣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

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三疾不患其不中但其中非出於自然愿者意之所適也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篇首言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疏謂弓弱宜射遠若夾臾之類弓直宜射深若王弧之類舉王弧可該唐大此乃斷而言之與篇首相應又以申明合九成規以下云云也夾庾射遠力弱所謂安也王弧唐兼大射堅射深力強所謂危也皆弓之制一定者也程氏曰此猶大射侯道有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以辨尊卑王射時臣各射其侯而君則三侯皆可射以優尊也大和無灂其次

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和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記恐人以夾庾亦敝弓之類故申言之惟角至爲句弓不可用若夾庾則不惟角至且幹至可以射侯及遠若唐大不惟角至幹至且筋至可以射侯及遠且射深又其良者也不言王弧者王弧利射革與質上有明文不待言也因此而弓之等分焉矣其等之上者驗其體則合九焉謂之天子之弓因其上而上之也等之次者驗其體則合七焉謂之諸侯之弓因其次而次之也等又次者驗其體則合五焉謂之大夫之弓因其又次而次之者也其實上可以兼下天子不惟用王弧兼用唐大不惟用唐大兼用夾庾故曰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而因之有危弓安弓危矢安矢之云言不可泥定也若泥定則是強王以射甲革椹質而九重之尊必秉萬夫之強也有是理乎至弓之所以分等次者由於角幹筋三者有兼至偏至之故故和三材之所以貴於巧也章法首尾照應甚明白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

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程氏曰彈者滑而脫握之不固也蜎者耎而撓椿之不致也柄爲隋圜形則握之固纖欄翾欲握處正圜則椿之勁矣與粗相稱足圜欲轂兵同強舉圜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圜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

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於殺兵日舉圍欲細於刺兵日舉圍欲重重者粗之驗也不言柲圍之尺寸者以刃推之也凡柲之長短并刃言之戈刃廣二寸則其柲之粗可知戟常刃廣寸則其柲之細可知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蜎者柲上半柔也均者全身強弱平也終歸於勁然後句兵能擊之疾刺兵能入之深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不曰柲不反覆而歸之車者六等自短而長自輕而重揷於車上短長輕重勻稱皆廬人爲器之時

合全車之力而斟酌之與輿人輪人相聯事篇首臚列五兵之尺寸有以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建國先辨方正位水地以縣先以水平平其地然後可立柱而用繩可正柱也兩言以縣恐人誤解水地謂將以建宮室城郭猶云其水地也將以縣耳於何縣之八尺之臬以縣之也置眡以景地平槷正然後景端可眡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規圓體日出景西日入景東東西正矣東西卯酉則南北子午一定不移合之成規故爲規以識之今人用星盤定日晷即其遺法也以正朝夕應在日入之景下日中之景景北也極星天樞亦北也參之考之以正南北也置槷眡景正東西而南北之正已包其

內更參考之者欲以致其詳耳形家晷重立向古人造其端而未嘗不盡誠慎也如此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言經涂九軌不及緯涂者可知也亦以朝位南北爲主起下文左祖先舉祖廟而後及世室重屋明堂明其制與祖廟異也注以世室爲宗廟前人指其誤是也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殷人重屋言堂不及室周人堂室兼言而不及階與門明其制與世

室同也記人歷敘三代而不上於周則非周官舊文亦可見矣度九室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五度起於律工人以之制物仍以物之度爲度以其便於位置也野度以步而溝涂不至參差涂度以軌而車轂不患擊互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不容猶不足也不足於乘車之五个必餘於四个可知鄭注恐失記文本意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路寢有堂居中王出則有九卿涖國事入則有九嬪

治宮事修齊治平交修並理王心無爲以守至正可想見矣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法知都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者奇數自三而五而七而九以其等遞爲升降知之也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經涂至三軌而止無以復降也解見王制此已上匠人建國之制也自營國至市朝一夫爲一段自夏后氏世室至周人明堂爲一段自宮中度以几至環涂以爲諸侯經涂爲一段已下詳爲溝洫以木工而兼水土之工爲一段

匠人爲溝洫遂人掌之匠人爲之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五溝起於遂實始於耜自五寸而積之爲尺爲尋至於一里十里百里井然不紊溝洫信非匠人莫能爲矣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百里之水合而爲川因其源委載其名以別之此井田所以順水之埶非鑿也凡天

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即不行井田之法川與涂大地必有之特川有大小耳禹貢所決之川皆大川也因大川而明於天下之地埶所以濬諸小川以距大川復濬畎澮以距小川也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逆地之脉理其水不行易知也順水屬之而梢不順脉理仍不行惟匠人熟於水平之法不差累黍微乎微乎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梢末也自溝之末泝溝之始水行三十里其末之廣必倍其始然後能容以下流諸小水入焉故也九云溝通五溝而言之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奠水平地之水杜子美詩江平不肯流是也磬折則句三弦五曲以取勢而奠者行緩者駛矣欲爲淵則句於矩水奠欲其行水行或欲其瀦以蓄水則句中矩不但如磬之折而已蓋水性直而曲之必深注迴漩一面擁起浮沙一面渟爲清潭而淵成矣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閷因溝而及防防以東水基厚則固閷其上以游水而寬其埶也防大則水力愈大三分之外又閷焉以游衍之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自此至崇三尺皆且仍註解亦未詳是否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

十有二分實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右攻木之工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此與篇末九鑄金之狀相首尾百工之用自木而外金居多金必與錫同齊而後可鑄爲諸器故總言之而後分列攻金之工於後猶[illegible][illegible]合衆工而成車先總言之而後分列攻車之工於後也金有三品第言金錫之齊竟不目其品何也曰赤金也何以知其爲赤金也於篇末鑄金之狀徵之若黃金白金精粹之至何以有黑濁之氣乎用是而知白金黃金爲飾器之用鐵爲黑金供錢鎛之用不言可知矣赤金質濁錫質黑云黑濁則合赤金黑錫而煎之至於不耗不耗言其質清白言其狀也錫之黑者一名鍚古人鍊銅之精如此制造諸器皆堅緻光潤久而不壞如周秦故都地中掘出者寶色班駁陸離數千年如一日可驗也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法云形若弓反張曲而不甚曲所以便於削也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必言圍寸者矢刃旁廣而銳其末與直體之刃異也鋌十之重三垸合下戈重三鋝戟亦重三鋝文法一例鄭疑冶氏爲殺矢文有脫誤過矣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兩邊有鍔中起脊與刃在一邊若不同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

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爲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

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清濁之聲薄厚致然加以形之侈弇清濁之聲又不同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長甬郎甬長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大鍾疑指鍾鏄小鍾疑指編鍾歟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聲之清濁由薄厚使然其舒疾短遠則由大小短長使然上文先言銑鉦鼓舞以至甬衡合大小短長而求其稱則無此病矣鍾爲金奏鼓節之故其丠文同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度也疑即下文黃白青白青氣準度數然後入模如注解云云金錫厚薄長短參差何以能按之如水之平歟○慓也程氏曰準故書作水近見前輩書有水準之法甚善大概先以方罷貯水令滿定其重乃入金錫於水水溢耵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斤兩與分寸以知金錫大小之比例可謂巧矣按此可知注解齊其金之大小擊令平正之法不可行也錄之備一解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段氏闕攻金之工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權其輕重以均其長短與輿人一例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摯熱之至也然過於熱則革蔽而易敗鍛甲是函人第一義已敝則橈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革熱則針易入故孔小孔小則不患易裂故下云其革堅完其初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橐

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杜子美云細意熨貼平可作無齘正解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澣宜疾不可遲遲則水漸漬而色滯汙欲其茶白不可得也脂宜遲不可速速則脂不青而質乾燥欲其柔滑不可得也引而信之欲其直也引而信之以剥其緩急卷而摶之以序其厚薄非舒則無以爲卷故補引而信之於卷而摶之之前治革之道備矣已下乃言其效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

甐

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合三鼓觀之皐鼓鼖鼓三折而背乎磬鼓兩折而背俯兩折而倨句磬折之形見矣要之總以穹其中而稍窄其面使聲蘊於中而後出之故宏大而舒遲也鼓無當於五聲故不中言清濁與鍾異然鳧氏爲鍾亦言其大凡而已必如典同之言十二聲乃盡其變此以知考工記人之疏與周官之細織相去遠矣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瑕猶疵瑕之瑕漆之液也環猶角環灂之環漆液融洽紋理有圈累累言其匀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韋氏闕

裘氏闕皮可以爲冠者韋氏司之可以爲衣者裘氏司之上古未有麻絲人衣羽皮後世漸加飾治之功而皮之用愈廣惜乎二官之亡良法遂以不傳也右攻皮

畫繢之事雜五色下文對方爲繢次比方爲繡次而繢合於一衣繡合於一裳則五色

燦爛交錯故曰雜總繢次繡次而言之也繪與畫皆以設色言其先必畫其方位界限以爲本今畫家謂之粉本故畫在繢之先衣裳其大者其餘或五采或三采皆以類相配故云畫繢之事所包者廣也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如畫春夏秋冬景物其雲色各象其時卽朝暮亦然火以圜山以章諸家所解俱穿鑿或恐草字之誤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應篇首雜五色而章之至於巧不可階四時五色或對或比其位也所以章之者卽山龍藻火及鳥獸蛇等物也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先以朱砂和水漸染赤粟質既丹矣至三月之久乃熟炊之使丹液赤汁滴瀝爲湯然後以盤若禹盛羽取湯沃之不云沃而云淳猶儀禮淳沃之淳言不驟也既沃則湯與羽以漸而入故謂之漬亦不驟也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漬之取出是一入也又再漬爲再入三漬爲三入疏云纁入赤汁爲朱緅入黑汁爲玄是以他色旋加之矣

筐人闕

㡛人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去地尺必有物藉之矣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雖漚之以涚水及其暴之也亦必用清水淋之故謂之水練湅帛以欄爲灰沃淳其帛渥卽漚也淳卽渥也以灰水漚其帛復以清水渥之實諸澤器淫之以蜃要其終而言之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上文淫之以蜃注云用蜃粉令帛白固然矣盝又云於灰澄而出之晞而揮去其蜃非也此清其灰乃接上文湅帛蓋所漚之欄灰非蜃粉也欄灰漚必澄清而晞之日猶恐澄之不盡故晞之旣乾旋揮去其餘滓而後以清水渥之而又晞之卽今人之漂也漂乾復以欄灰塗之而宿諸井明日又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如今人漂絲帛必數次第言沃而盝者省文也此乃申言淳渥之義未詳是否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右畫繢之工

玉人之事玉人職記文失序甚多竊訂其先後如左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

服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祼圭尺有二寸以祀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牙璋中璋七寸射四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以結好琰圭九寸判規恃也程氏曰賈疏謂琰圭自半以上琰至首非也其規與琬圭同判其規爲兩岐耳以除慝以易行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琢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天子圭中必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繼子男執皮帛繼子男執皮帛此句疑爲命圭節闕文

楖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聲之清濁由於薄厚而薄厚又因短長而異可謂微乎微矣一云摩其旁則薄薄者磬之內非旁也旁以廣狹不當以厚薄言矣宜人思議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

也古人執矢皆以兩指夾之見儀禮而指能知其豐殺之節由操之熟也一撥撓之以眂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右刮摩之工

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

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觀此則豆與簋大小可知矣簋以實黍稷豆以實醢醢惟其稱也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考工皆官造陶甓民間容自為之故工之沽者禁不入市器中膞豆中縣膞崇四尺方四寸右摶埴之工